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六册目次

萬曆武功錄十四卷（二）

〔明〕瞿九思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萬曆武功録卷之七

翰林院承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上

順義王俺答阿著子也或言諰阿郎子三代以上有熏鬻山戎淳維獫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皆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驘駃騠騊駼驒奚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以革作帳然今已習屋居有文書類獸篆所奏皆從左而右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喜盜好殺輕生嗜利刻木封箭爲信寛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挾弓馬長技上下山谷間往來聚散倏忽如風雨饑渴不倦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有名不諱而無字大畧猶有匈奴風漢時匈奴最强大而烏桓亦盛漢末爲鮮卑所滅鮮卑衰而蠕蠕强大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之後五代以及宋

契丹爲盛後女直滅契丹於是侵中國遂僭帝號號金其所部蒙古太赤烏塔塔兒克列亦各有分地後蒙古又并諸部滅女直及宋國號元按元之先蒼色狼與慘白鹿配度騰吉思水至斡難河源不兒罕山生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馬察至十二世日孛端察兒始大先是日孛端察兒之母阿蘭果火寡居夜寢有明光照腹果生日孛端察兒日孛端察兒生也速亥也速亥生鐵木真以孛兒赤斤爲姓父之也速亥死鐵木真幼其部曲多散歸它部泰赤烏泰赤烏遂合七部諸精兵攻鐵木真鐵木真與其母月輪率部曲爲十三翼大擊泰赤烏破之於是諸部曲皆嘆曰鐵木真衣人以衣乘人以馬吾當歸之由此赤烏遂微鐵木真益盛是時金塔塔兒叛鐵木真帥衆從金師討平之授木真察兀禿魯察兀禿魯猶漢言招討使也自是之後鐵木真復破乃蠻太陽罕而部曲多相率來降鐵木真黨於是稱强矣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畧而還益大會諸酋長斡難河建九游白旂自稱吉思可汗爲元太祖居沙漠凡四世有五十七年然後傳忽必烈始遷都燕京爲世祖歷十四帝於是元百六十三載矣而

高皇帝卽位逐元順帝走應昌既三年崩愛猷識里達剌嗣十一年愛猷識里達剌崩脫古思帖木兒嗣虜所推爲可汗而漢所封爲崇禮侯買的里八剌矣其二十一年藍玉出大寧破虜於古慶州北脫古思帖木兒遂走獲其子地保奴於是部夷也速迭兒窺隙遂弑之頃胡中立坤帖木兒始去帝號稱可汗而猛哥帖木兒最倔强亦立爲瓦剌王然爲韃靼部酋非其種也而瓦剌地在甘涼外邊北山是時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國公老撒等皆擅兵可汗弗能制其二十二年秋捏怯來部款塞請歸降稱臣其二十

五年 上遣周興等擊也速迭兒聲其弑君之罪破走之其後大酋脫列干等款塞而可汗及猛哥送款北平佐兵頃之坤帖木兒死鬼力赤嗣鬼力赤雖非元苗裔乎然自順帝至鬼力赤已七世矣以故部曲多叛者賴太保阿魯台知院阿魯帖木兒太尉乃兒不花撫緝其衆得不亂而太師右丞相馬兒台哈咱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及瓦剌又皆本兵柄稱强不受可汗約甚亡可奈何是歲建文三年也其明年 文皇帝新卽位使使者風諭韃靼可汗鬼力赤得通貢久不報而會可汗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相攻殺是年馬哈木阿魯台並入貢其四年春 上復賜韃靼可汗鬼力赤璽書復不報其五年 上有詔讓阿魯台其六年阿魯台求得蒙古宗入本雅失里迎歸於是殺鬼力赤而立本雅失里其明年春 上遣給諫郭驥往諭虜虜殺驥不報其五月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旦莫相攻殺因倪首係頸獻見 上願委質爲藩臣世其貢職 上以虜殺我行人故遂受三酋降 詔封瓦剌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義王於是賜印綬俾撓本雅失里其明年七月遣淇國公福將五將軍出塞擊之尚書夏原

吉議以爲師出塞遠餉難請用武剛車三萬輛大率轉餉二十萬石踵軍行十日請築一城貯之又十日築城亦如之 上曰善於是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居頃之果敗阿魯台諸將丘福等於臚朐河其明年二月 上親勒兵十萬發京師大國於鳴鑾鎮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軍苦渴 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其四月次瀠海其五月至斡灘河斡灘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遂引去是時阿魯台請降幷欲得女直諸番內廚廷臣皆以爲便可施行獨學士黃淮以爲虜狼子

野心散則易制得併爲一則勢專難開上甚善之
乃不許平大破於靜虜鎮勒石玄石坡禽胡山清泉
流而還先是士饑 上以大官所儲給三軍軍食巳
乃食次開平張易大酺將士士酺巳乃肉食其親愛
士卒類如此居歲餘瓦剌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答
里巴其明年七月河魯台與瓦剌相仇殺窮蹙南保
塞乞降請討馬哈木 上受之詔封阿魯台爲和寧
王冊若妻封夫人是後瓦剌以和寧王故朝貢不至
數犯邊其明年三月 上自將兵征瓦剌待邊其六
月至撒里哈兒與馬哈木太平孛羅達戰擊破之追
亡逐北至土剌河瓦剌遁 上乃班師是時阿魯台
稱病遣使請行在所其明年十一月瓦剌馬哈木貢
馬請死罪居歲餘馬哈木死子脫懽嗣其二十年春
阿魯台結兀良哈叛去寇興和 上親征類于 上
帝告于 宗廟 社稷厥明輒承天門焉居庸北山
川告旂纛太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至雞鳴山阿
魯台大懼盡棄其輜重於闊灤海旁遁去我軍捕其
牛畜而還其五月五日 上復親征宴羣臣丁卯大
閱 御製平胡三曲俾將士咸詠歌庚午召列侯騎
射辛未發隰寧北征擊阿魯台破之遂擊兀良哈蕩

其巢而還是時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
雅失里妻率其妻若子來朝其二十一年夏阿魯台
爲脫懽所敗人畜殆盡其秋 上親征阿魯台其九
月駕次沙城知院阿先等來降其十月次土莊堡韃
靼王子也先土干等來降 上大說賜也先土干姓
名金忠封忠勇王時故元苗裔爲馬哈木阿魯台所
殺僇殆盡金忠或言本雅失里子或言答里巴子或
言答里巴弟之子其十一月還歸父之虜降將屢告
阿魯台弒主雲人違天逆命當誅願捐軀爲士卒先
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
戢也金忠曰如邊人荼毒何 上曰卿意故善然寧
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邊不自先姑待之其明年開平
將奏虜竊入數盜邊請討之其四月 上親征道應
昌阿魯台遁走其六月次答蘭納木兒河弗見一虜
而還是夜 上夢神爲我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
諭虜令自歸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當是時內帑以
數擊胡匱士苦騷動先是廷臣伏 闕下以死爭大
司農原吉繫掖庭大司馬賓自縊死然虜亦以積威
大創不復肆如興時乃 上竟以陟方殂焉豈不哀
哉洪熙初賜本雅失里妻妻母米月五石會胡中諸

酋數相搆戰塞下款塞言欲降　上有詔詔大將軍
武安侯寧大畧言虜多詐受降如受敵宜嚴爲備邊
其宣德元年馬哈木之子脫歡遣使進馬令嗣父王
其明年阿魯台脫歡亦力把力王歪思各遣使朝貢
其明年脫歡歪思又各遣使朝貢賜之金綺加賜歪
思弓刀甲冑其七年九月阿魯台殺兀良哈遂往
牧遼東塞明年阿魯台遣使自遼東入貢　上方英
武閑武事以爲往虜自宣大入今顧從遼東此必有
以乘我者詔大將軍備邊邊益嚴其九年夏瓦剌王
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其衆衆不附乃求故元苗裔

脫脫不花立之居于漠北哈喇嗔諸虜皆應之於是
脫歡來上阿魯台捷且獻前元玉璽其九月阿魯台
子阿卜只俺降　上納之授中府都督阿魯台部遂
亡瓦剌獨盛其正統元年脫歡與其部酋朶兒只伯
不服數侵殺其二年脫脫不花來貢馬其三年詔御
史王驥敗阿台虜於塞下朶兒只伯走死其四年五
年虜驟貢馬其六年冬脫脫不花及其太師淮王也
先遣使者貢馬賜予可汗與太師等也先脫歡子也
其八年也先及阿魯骨遣人貢馬是時脫脫不花弱
而也先强盛乃以其姊妻脫脫不花因挾脫脫不花

並入貢得金幣無筭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所
過肆殺畧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輸我中國
實虛也也先遂因通事人請婚中國通事人佯應曰
諾已謾之曰也先喜已通事人面謾曰吾爲若奏
上幸報可矣也先復大喜自以爲得和親中國廼誇
詡張諸酋揚揚大自雄也而朶兒只伯又死无返顧
憂侵驕不可忍其十三年十月上谷將楊洪破阿台
部于塞下其十四年春遣二千人大貢馬爲聘而
朝廷曾未知之也　詔對殊無一言半辭及和親事
也先始大媿恨其七月盡發其種落大入雲中上谷

邊而會中貴人王振用事顧自意怙中國威重以爲
虜當可以聲勢壓也佐　上親征大臣皆不得與議
於是公卿皆伏　闕上章章留中不從丙戌命中貴
人金瑛輔　郕王宿衞而　上自京師出居庸過懷
來至上谷天大風雨雷鳴其八月辛酉師覆於土木
上遂北狩百官廷勅振罪振族誅　景皇帝以　皇
太后命即　皇帝位遥尊　上爲太上皇帝時國遭
大變衆惟索無固志侍講珵依天官倡言當從都公
卿業有遣家室南避者獨尚書謙痛哭抗疏稱引宋
南渡事以爲鑒而中貴人金瑛亦以謙議爲是遂寢

其十月虜復入寇上谷廣昌破紫荊關遂擁　上皇
南進薄於都圻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詣行
在以覲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使復中書舍人棨克
九卿如虜帥朝　上皇上皇微語曰彼無善意宜亟
反是日虜焚　長陵　獻陵　景陵殿寢門遊騎四
出南至於盧溝廷議欲鍵九門淸野以老敵尚書于
謙曰不有戰何以守於是躬擐甲先將士出反闉德
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前薄虜敗之大將軍石亨軍
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侯孫鏜王通中外夾擊又敗
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檄諸路募番

漢軍能禽斬也先自效者予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
懼遂遁而伯顏木帖兒奉　上皇出紫荊關　詔諸
將分兵躡虜於淸風店大破之而遣諸邊將各還鎭
於是都御史沈固軍上谷尚書石璞軍雲中都御史
羅通都督范廣軍山西都督王通軍天壽山都御史
王竑軍居庸起周忱爲司空鎭撫秣陵令轉蘇松餉
於是戰守畫大具而虜使來諭平方虜圍上谷時擁
上皇索金幣約賂至　駕歸偏將軍郭登善戰守備
益力徇雲中雲中備亦如之至都城虜益以　上皇
爲盾肆危言譙讓少保于謙颺言曰曾亦未嘗聞夫
社稷爲重君爲輕乎於是與石亨等引兵疾力戰發
巨砲擊虜虜死無筭殺其酋長鐵頸元帥虜始知留
上皇終不得大賂乃以好使奉　上皇廻蹕還　京
師遜居南宮大赦天下時景泰元年八月也是後乜
剌酋知院阿剌遣使貢馬請和　賜勑答之其九月
普化遣皮兒馬黑麻貢馬普化卽脫脫不花也其明
年也先欲自立爲可汗數攻普化且來貢馬我報之
稱也先爲乜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酋長中
書右丞相其明年春乜剌同牟撒來王子遣使貢馬
是年也先怨普化不立其姊子爲太子而立其庶子

遂攻敗普化遣使來獻捷時普化以數十騎遁去也
先盡得其妻子人畜其十月又遣使來朝貢馬且迄
命使通往來下廷議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
往來殺略人畜益驕橫無忌虜又東結朵顏西交哈
密脇引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言官以爲虜懷窺伺
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下戎部尚書謙曰臣職本
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卽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
也制曰使勿遣於是　勑也先言太師求報使一本
欲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
遣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遊人苦之邊將請謝絕

朕念太師忠義姑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
爲詐冒防其明年正月宴尾剌使臣察占等二千八
百七十六人于儀部 勅賜其酋長正副使二十二
人遷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犀金銀帶有差
它皆賞段絹靴帽至十餘萬其七月也先攻敗普化
普化敗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關
之遂聚其族類殺之前元之裔殲焉乃自稱大元田
盛大克汗(西史稱田盛)改元添元田盛華言天聖也冒元
之稱實非元裔是後虜皆尾剌種矣事聞下禮官議
而儀制郎章綸言可汗在戎狄則帝者之號觀其上
唐太宗號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
莫若賜勅別封爲敬順王或尾剌王便而安遠侯溥
給諫林聰徐正又言宜稱太師至禮官會議則言可
汗乃隋唐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宜可聽
詔書宜稱爲尾剌可汗示羈縻便其十月也先遣哈
赤貢馬貂鼠我以書報之竟稱爲尾剌可汗其十一
月尾剌使臣火只爾阿麻回回來貢玉石却令自售
也先弟賽因孛羅會王諸酋並遣人貢馬自是之後
也先新立恐衆不附欲通好中朝始不復深入先是
虜騎屯和林也先既稱可汗乃營于上谷北哈剌莽

來之地而以輕銳屯沙窩漠南之虜悉盡自是始也
昌平侯楊洪請出軍三道討之與都督俊意同獨少
保謙以爲虜方奉 上皇駕南還討之無名 上竟
如謙議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剌者欲繼也先爲太
師也先不許因襲敗也先走死後哈剌又爲孛來所
殺而立也先之子爲可汗始號小王子小王子也者
謀稱也先時號普化大王巴小王故也小王子既立
無衆受制於孛來瘤王子亡何孛來殺小王子於是
營於塞下之涼亭林子時亦款塞求食其二年春孛
來阿羅出始入河套安遠侯柳溥禦之輒敗其三年
八月胡騎大寇我雲中直擣鴈門忻代殺略亡筭去
復寇我上谷其五年六月胡騎入河西大將軍仇廉
禦之敗績遂度河大畧當是時孛來稍衰而其大酋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猛可少師與孛來瘤王子讐
殺而立脫思爲可汗亦曰小王子虜中言脫思者故
孛來所殺小王子從兄也脫思既立虜衆小定而脫
思弱不能制其下各酋擁兵自便毛里孩阿羅出孛
羅出遂大入河套然相猜忌不敢深入爲寇時亦遣
人貢馬然兩酋必後先掖邏於道恐中國有所左右
也其成化元年二月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二閱月

乃滅是時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入貢由喜峯口
入挾三衞夷與俱先是北使入貢由大同三衞使從
喜峯口而北使至賞賚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
孽故至是忽自異部以聞　詔言北使既混同三衞
直以三衞夷禮禮之紿其心虜使恚有違言通事人
諭之故上書伏罪乃遇以故禮如初於是著爲令令
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二四十人使從雲中入
項之阿羅出結哈密北山旱西洋部酋乩加思蘭孛
來結其同部酋長毛里孩各爲黨又東通朶顏而中
國被虜若亡命者爲鄉導其九月遂自河套大入榆

林撫臣項忠盧祥任壽敗之會孛來與毛里孩忽相
仇殺乃引去我內邊自是多事矣已而虜又入我雲
中塞是年乩加思蘭攻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
都僭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爲太師入於河套大轉入
雲中　上命撫寧侯行邊故可罕脫思不知所終滿
魯都亦瓦剌部酋或云脫思族孛羅忽或云卽孛來
其五年秋乩加思蘭與毛里孩乜烈忽孛羅大入榆
林塞已入上谷塞轉寇朔方遂至於固原其六年秋
七月阿羅出餘衆寇榆林撫寧侯擊却之其九月臺
御史王越巡邊敗虜於平崖雲川又敗之黃草梁其

冬毛里孩及其別部酋乜烈忽寇關中大將軍劉聚
擊敗乜烈忽餘虜引去其七年王越奏乞搜套復東
勝乃遣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畧盛不知要領奏不可
遂寢其秋置榆林衞始葺內垣也其八年秋七月撫
臣馬文昇敗虜於黑水口禽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
千其八月孛來引阿里孩男阿扯來營衆入於河套
其九月虜寇固原馬文昇伏兵湯洋嶺敗之斬首虜
凡二百級其九月撫臣余子俊築延綏邊垣徙鎭榆
林虜知有備不敢居套者垂二十餘年其八月王越
帥兵搗虜於河套出榆林塞行四日餘襲虜營大破

之虜懼徙而北其十月虜來貢馬是月虜寇廣寧
虜可汗滿魯都寇宣大轉寇甘涼又遣使貢馬其十
一月虜乩加思蘭大畧於靜涼是月滿魯都寇上谷
塞其十一年撫臣徐廷璋築寧夏阿東邊垣其十二
年春乩加思蘭亦寇上谷塞其十三年冬虜可汗滿
魯都太師乩加思蘭遣柄哈阿忽烈乎七百五十人
貢馬及橐佗五千當是時乩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
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服廼謀殺滿魯都而立
斡赤來爲可汗不克爲滿魯都所覺遂殺乩加思蘭
併其衆其十六年春二月滿魯都寇榆林其三月尚

書王越等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捷首虜凡四百
三十七級其十七年滿魯都太師馬亦思因寇上谷
塞聲言報威寧海之怨也是時大司農師京營兵禦
之虜引出其十八年春二月山西臺御史何喬新敗
虜於灰溝其冬滿魯都死馬亦思因立把禿猛可爲
可汗亦曰小王子尋遣使貢馬其十九年馬亦思因
寇上谷塞其四月寇興和是年虜驟入宣大烽火通
於長安其二十年冬虜騎寇雲中塞其二十一年春
虜入開原塞其冬入甘涼蘭鞏弘治元年夏虜可汗
部及答剌忽諸部入貢其冬虜可汗把禿猛可死弟

伯顏猛可嗣其十二月可汗部及乩加思蘭諸部入
貢其二年春可汗部及尾剌部入貢時尾剌種之留
故地者仍號尾剌在可汗諸部最强是年六月可汗
部酋知院阿剌忽引四萬騎款塞求貢 上諭止之
虜亦知有備引去其十月尾剌部入貢其十二月可
汗部入貢其三年春雲中臺御史許進賄小王子書
俾其還我河套不報是年六月可汗部入貢其四年
初五年冬可汗部北貢馬皆自猫兒庄入宣大當是
時伯顏猛可幼故鮮爲寇其七年秋八月虜大入我
關中而會可汗西部大酋脫羅干之子火篩壯用事

大爲邊患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也畜産富厚倍小
王子小王子數與爭雄長而議者言虜入貢從邊關
諸隘熟險夷又瞰知我兵力於伏患不小請閉關却
貢而火篩遂邀結諸部入河套殺畧吏民其十年冬
十一月火篩寇宣大其十二月寇甘涼是月虜遣使
貢馬時火可汗因火篩相仇殺漸衰十一年冬十月
虜迭入榆林寧夏大同其十一月尾剌部遣入貢馬
十三年春正月火篩寇上谷其二月詐敗我師於雲
中長安戒嚴其七月火篩寇榆林其十月寇順聖其
十一月寇偏頭關其十二月遂入於河套其十四年

正月元日關中及河套地震是月火篩寇榆林其二
月臺御史史琳襲餘虜於河套斬首百餘級其夏臺
御史陳壽與火篩連戰皆捷虜懼誅引衆渡河北去
其秋火篩寇花馬池至固原自是虜入寇即道花馬
池矣是月火篩轉寇雲中諸將陳瑛朱瑾馬昇秦恭
逮論死宥適邊十五年秋置鎮固原虜復寇大同塞
其十六年秋虜寇榆林其十七年夏虜大入雲中塞
其秋虜寇環鳳其十月虜寇清水營其十二月胡騎
大入於陝四之靈武監時小王子結兀良哈爲援求
入貢甚急不可諸酋遂分道謀犯我黃裹黃裹者漢

言京師也。上命臺御史楊一清嚴備之。其十八年
夏，虜寇宣大府。武廟初卽位，命史琳及保國公出
京兵禦之。琳等於是分道而出逐虜，虜不勝引去。巳
復入固原寨垣之。虜寇虜臺嶺，大將軍白玉戰敗。其
九月，虜自花馬池入，陷清水營，大畧固原、平凉、安會
而去。其十二月，火篩帥其子大入寧夏，臺御史楊一
清禦之，虜引去。亡何 孝宗宴駕，逆瑾竊柄，輔臣本
兵諸督府經固者接踵逐去，而邊大圮。是年秋七月
巳丑，彗星見於參井，入北斗，至於戊戌乃滅。其九月，
總制使楊一清奏復城東勝，守河套，不報。其四年春，

虜寇寧夏，巳寇花馬池，大將軍方寬禦之，中流矢卒。
其十一月，火篩與小王子相仇殺，太師亦不剌殺小
王子，而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吉遁入於海西，居青
海，殺食諸番夷，諸番夷畏之，而河西始有虜患矣。其
七年冬，虜可汗伯顏猛可薨，仲子阿不亥、阿著卜孫
伯顏生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父之阿爾
倫死，遺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孤，伯顏乃以阿着
嗣，稱小王子。是年虜寇固靖，遊擊史鏞敗之，虜潰去。
其八年秋，虜寇雲中，又寇上谷。其十年春，寇固原。其
秋，又寇花馬池，畧秦隴，又轉寇大白羊口，將遏居庸

關。詔侍郎丁鳳、都督劉暉出京營軍禦之，虜亦引
去。其十一年秋，虜寇宣大。其冬，虜突入白羊口。其十
三年夏，虜寇朔方。其秋大入花馬池，秦隴大震。頃寇
陽和，巳寇上谷，備守張杲禦之，虜遂解去。是年阿兒
禿厮、亦不剌往歸小王子。其十五年秋，尾剌與土魯
番相仇，自是尾剌部徙而西，不爲我患害。其十六年，
虜寇花馬池。時虜可汗阿着死，部人立故阿爾倫台
吉之長子卜赤，號亦克罕。亦克罕者，虜言可汗也。亦
可罕控弦之士七萬，爲營五，在偏頭西北咸寧海大
沙窩，古雲中、五原郡地也。別部四，北部曰兀良哈，叛

去不服從。東部三，曰罔池，曰罕哈，曰爾嗔，大營七，衆
可六七萬，直上谷。南部二，曰哈剌嗔，曰哈速，大營各
一，衆可二萬，直雲中。西部三，曰應紹不，曰阿兒禿厮，
曰滿官嗔，大營二十五，衆可十三萬，直榆林。又西爲
尾剌，衆可五萬，直酒泉。大氐亦克罕所統部，皆尾剌
種而在故地者，猶稱尾剌云。亦克罕部東至朶顏，西
至哈密，控弦之士三十萬，皆旁我漠南，而故和林地
則黃毛諸達虜居之。向勢弱，近頗聞漸强大矣。其後
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不及兒台
吉，卽乜明，或曰卜赤子也。阿着生六子，長吉囊，次俺

答。次兀慎一克打兒汗那言。次老把都。次那林台吉。次我托那言吉囊居河套生子男二十有一人。長吉能。次大那顏。次小那顏。次僧戒阿不孩。次華華阿不孩。次孛吉兒阿不孩。次阿卜害。次虎剌吉。次祝囊權。次藕台吉。次狠台吉。次都喇台吉。次肯騰台吉。次格力箇台吉。次那木漢台吉。次白馬台吉。次威正台吉。次黃台吉。次打兒漢台吉。次艮定台吉。次筆寫契台吉。子女子一。討賴或言子。一委兀慎打兒汗台吉。或言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通貢傳及抜市答問）吉能生五子。長把都兒黃台吉。次炒忽兒台吉。三子莫可考。次隱布台吉。次北把什台吉七侄有衆數萬。亦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地。弟老把都兒昆都力哈有衆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居焉。俺答居豐州城。其長子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居興和迤北。次子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母胡媪者。俺答以事殺之。於是答妻一克哈屯憐把漢那吉幼孤。而以僕阿力哥之妻乳那吉。以故阿力哥得顓家柄。是時打來孫。尾剌兀良哈皆小部。打來孫依套虜屯。皆居雲中西北。依俺答而會小王子裔孫土蠻。方分爲四枝。曰

多羅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艮台吉。曰着力兎台吉。曰克鄧台吉。擁衆十餘萬。恃其蕃盛。數與俺答爭强盛。爲薊遼迤東患害。而俺答亦有衆十餘萬。精銳者可三萬。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歲時居雲中上谷迤北。橫行塞外。嘉靖初　肅皇帝至神聖。慮無不在邊。以楊文襄一淸胡端敏世寧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日嚴邊然。於元年春虜猶寇花馬池乎。其夏寇固原。其三年寇上谷龍門所備守馬驥禦之。虜引去。曩時應紹不爲營者十。其部酋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曰兀罕。曰失保嗔。曰叭爾敖。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後亡去。遂各散逸。獨哈喇嗔存。始阿爾禿厮爲營者七。亦屬亦不剌。已歸吉囊。合爲營者四。其部酋曰叶合厮。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亡慮四萬人。滿官嗔爲營者八。始屬火篩。已屬安灘。安灘卽俺答也。於是合而爲營者六。其酋長曰多羅田。田土罔長吾兒。曰兀慎。曰擺腰。曰兀魯。曰土吉剌。亦四萬人。於是吉囊俺答復强大矣。其五年寇井坪。其六年寇葛峪。其八年深入我朔州。是時制置使王瓊修邊據要害甚備。其十年西虜套河。益恃其驁悍。擁十萬餘騎。

至延綏聲言入貢買賣實欲困圖我襲臺其十一年虜遣松潘漳臘㬵蜀西塞是歲虜中王住子亡抵於漢爲偏頭軍江咬住言小王子將引衆四五百萬大入塞有狀先是雲中臺御史何棟以彗星再見其應當在邊事請增宣大總制及都督 詔可之推擇御史大大劉源清都督同知郤永往其十二月吉囊帥四萬騎踏氷出套潛伏山後欲西搶迺先遣千餘騎從石嘴兒渡河往野馬川且日千餘騎度堠泉兒與沙山虜竝西南走詐言寇亦不剌五郎漢以出漢不意頃之侵我鎮遠關我王將軍效斬首虜凡一百四

十級然自是雲中虜皆入套益爲河西患矣按輿西河套在東賀蘭山在西天隔以黃河不可渡十數年而來虜乃用牛羊皮爲渾脫雖夏秋亦可浮水渡矣以故套虜得入山後而長流水青山墩虜亦東北走然西行則必奔蘆塘松山土豹嶺以犯蘭靖莊涼間殆亡虛日其十月大同一卒王福勝以帥李瓘治兵嚴集衆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叛因遣通事人楊越奉遺小王子金幣及女妓粉兒金斗兒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其十三年正月福勝念邢通事往約虜久不至復使薛源以紅綠緞二純繩繫出城齎鉞趨

虜虜行至白馬城巡北會酋長黑台吉青台吉卽遣關鉞送奉繒幣因與吉囊合營詣城下福勝及曹璽張進寶許淮武城等攻敵漢兵凡三日引虜十餘人入燕勞如上賓因指顧代府曰吾以此府居而小王子可乎諸虜皆叩頭而退其後小王子果勒兵塞下會陝西帥帥輕師潛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其四月俺答挾衆欲入貢其七月吉囊入榆林大畧安定花馬池賴制置使唐龍策斬首虜四百五十四級賜爵有差後御史劾大將軍劉文冒功掩罪不問以虜自弘治而來大爲朔方邊害而況近者殺大將抗雄

趙瑛至鴛鴦父老以爲此捷功不二於朔方也居有頃吉囊俺答阿不孩復擁衆十萬從延綏定邊乾溝入鐵柱泉謀欲犯固原不得入青沙峴遂深入安會金三縣大帥劉文擊破之斬首五十級巳擊其歸路又破之斬首五十七級其八月胡騎五萬從紅山堡入靈州將軍效擊破之斬首二十八級其十一月小王千引萬騎逐水草至威寧海白墓千於是臺御史韓邦奇遣遊擊趙綱爲一軍軍於高山站戴廉爲一軍軍於聚落堡頃之胡騎五千從啞口屯還走黃家山臘鷄屯而偏裨段堂兵邀其前葉宗兵擊其後斬

首捕虜凡八十級奪獲馬一百六十餘騎自是之後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遼薊先是小王千多畜黃金犀毗直百萬有牛皮帳九甚富厚佚樂厭兵祇射獵自娛而已然套中不屬小王子者亡慮率千人即亦卜剌亦畏甚父鼠竄洮州吉囊分居河套當關中次饒俺答分居開原上都最貧媿不如益盜邊自肥小王子詘矣異種黃毛悍席死地亡憚三部往往擒其虛諸虜孕重憧殨罷極苦之黃毛始降自是之後俺答移踞河套窺我延綏吉囊徙居山後窺我寧夏並在石莆暖泉列

黃河兩岸相鄉而陳父之與黃毛併力往雲中何大邊求遲每入大輩十萬中輩萬餘少者數千是歲也左司徒黃綰以兵變寧夯苦諸侯王因上書請罷宣大總制提督以宣大偏頭虜不出小王子及吉囊青台吉拔小王子無常居其部可四萬人吉囊部可五萬人滿冠部可三萬人火篩部可三萬人大率五部凡二十萬人囊王住子言四五百萬皆欺熳我勿信其十六年正月胡騎從偏頭直入威寧海子於是分道逐水草揚揚自烏石嶺過彌陀山墩或野馬川或圐子河或羅村北山墩休舍大同前衛兵出南門鳴

砲行至沙嶺兒會虜騎百二亦至石板溝聞砲聲皆還歸大營其二月吉囊俺答並踞套而答所提又皆火篩部夷弓用鋪筋矢用鐵鏃尤精强邊吏以為弘治成化時所未有廼帥五千騎從大同左衛大黃口沙背進南灰河廼北逐水草至分水嶺珍珠莊窩於是徼使三百餘騎馳三家川石佛廟漢使諜者伺之大小灰河之間固巴二萬衆矣頃帥七千騎走玉林衛尖山墩二千餘騎走大同右衛長溝馬耳山而以七千騎往牧諕墩子父之復合營三萬穹廬數十並聚桃林山往往遣輕騎窺隙而起殺略我軍民圍困

我墩臺滅絕我烽燧或因而逮繫我樵人訊知我虛實大亡狀是時塞下多畏虜鹵略我廢耕我近邊膏腴地土皆荒蕪不治其五月胡中益縱數百騎少者或數騎數十騎往來龍王堂窺邊日時不乏絕於是臺御史史道度秋高馬肥虜必先犯我雲中廼以雲中奇遊兵為一軍軍於神木上谷奇遊兵為一軍軍於大城榆林奇遊兵為一軍軍於偏關有如榆林告儆則以晉遊兵往雲中告儆則晉兵移平虜城皆艤舟而度其六月套虜營又逐黃河水草自橫城至花馬界延袤二百餘里每三步一人人二萬五千二百

六十二人魚鱗而陳殆如漢是時虜益能紮筏及皮
袋浮水聲東寇西使漢不可測於是使二千騎從水
頭兒走威遠衛賊入嶺拆墻而入大將軍郝鏜提兵
至亂墳山逢戰銃砲火器所擊傷甚多其十月吉囊
俺答阿不孩及喇不台吉復從黑石崖踏水至河西
套內居歲餘被蝗美草盡於蝗蟲之口其十七年十
月復度河而東逐水草至於是與小王子約連兵寇
黃毛達子兀艮罕巴延決策草青并皆入朔方塞塞
上口語籍籍盛或言吉囊卜吉華兒俺答阿爾禿厮
欲寇花馬池或言卜只哥兒阿探欲從定邊營深入

或言吉囊有眾十萬鹵略我邊人六七萬強益盛小
王子亦皆治鍬钁牛皮撐棚欲寇我乾溝皆有狀督
臣劉天和乃令延寧備定邊乾溝花馬池固原備甜
水堡靖虜十八年正月果至大沙窩小王子乃與諸
虜別去於是吉囊喇不台吉往大青山迤北俺答阿
不害往豐州迤南頂之臺御史道見爲永寧旁近天
壽山恐河水漸解竊必虜至此地避夏乃上書請延
綏偏宣遊兵以爲應援先是大虜在延寧宣大套中
乂　上幸發京營兵往而屬大司農轉餉虜以故弗
敢入道大意欲請如故事便其二月胡騎六百皆披

戴明鐵歷甲執鬭器從安子山墩東空入頂之古城
墩鳴砲於是指揮使戴昇提兵馳聚落城巳雷公口
界墩復鳴砲而備守使閆桂兵盡捕伏高山城是時
漢兵列花園屯峯子澗甚具頂羽檄交馳都督梁震
復擁精兵壁懷仁而虜騎亦冉冉至鄭家堡矣分六
七百騎從西山馬石嶺口落川東南走我兵追奔至
石梯子會莫虜皆休舍閆家村旦日零騎馳南梁漢
亦出兵馳三十里舖虜佯敗北示乏馬以誘我我備
守使蘇英覺於是捕伏豬兒窪少出兵倚河而營頂
虜望見漢兵大喜以爲漢幸中我計趨發兵鼓行而

前及至漢伏兵從中起銃砲弓箭並發如雨虜大驚
去日夜馳是夜我兵追亡逐北至新城城頭鼓發雞
鳴矣虜過鬧山岔間有漢兵聲息廼先遣五十餘騎
挑戰會天大雨雪蔽面士卒廬指者什二三兵罷虜
亦從馬石嶺出口落川往東南走漢伏兵復追逐虜
益棄馬牛驢走石梯嶺還趨黃土坡偏將張世忠先
巳至丁家村代其歸路虜果傘空騎援至戰漢所發
銃刀弓箭骨朶甚銳擊破之斬首凡六級餘黨皆逐
走復追亡海子窪斬首捕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凡
六十七騎明甲三鐵甲一夷器達箭五百一十有奇

我兵傷史堂等凡一十人漢馬死者凡一十二騎已
又追亡至西山虜得阻山爲險拍馬張弓誇漢兵漢
兵疾力戰如初又擊破之斬首凡二級奪獲馬凡五
騎其七月西寧人徐友信自虜中來言吉囊已至威
寧海迤北俺答阿不孩喇不台吉已至下水海迤南
北小王子已至大沙窩迤南合營謀欲大入塞於是
副將軍戴廉出聚落陽和指揮白欽出四十里鋪都
督梁震出方城遊擊王陞出懷仁當是時天城有備
陽和有備中路左衛有備威遠有備西獨西路平虜
井坪朔州止老營援兵西鎮城及聚路高山止正兵

兵不至四千七百人臺御史史道迺請營兵并遼東
軍軍懷來順聖保定軍軍渾源應州有如虜一日起
乎上谷則我以上谷奇遊兵應之偏頭軍軍雲中延
綏軍軍偏頭井朔老營俻有如虜一日起乎偏頭則
我以雲中奇遊兵及保定漢虜兵應之上谷軍軍雲
中有如虜一日起乎雲中則我以偏宣兵及遼保京
營兵應之其八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喇不台吉及小
王子馳大壯寨止壁長東西可三十里闊南北可十
五里頃之胡騎千餘從陽和二邊入漢兵追至十里
關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二匹其九月胡騎三萬從

陽和衛大邊望海墩入至沙河下營於是二邊雙溝
兒墩及大同後衛祁里墳墩諜者竝以其狀來請是
時漢募得敢死士幾千餘人而少監衛進引衆登城
望見野狐嶺黃崖四寨虜騎蔽川而下亟使使者告
於臺御史是日趨指揮林春楊虎登東塘坡列兵而
營壘諸虜諸虜貫弓執矢跳驅而前夾我城兩脥衝
鋒我兵砲矢交下所擊傷甚多虜於是退奔五里之
外休舍夜半我兵竝譟虜營發火箭火砲攻圍虜虜
遂亂呼鼓譟趨移壁然已遁已十里矣旦日月出中
西路及偏關延綏兵至者四面幷皆馳飄毛口擊其

前鋒而以遊擊王陞提兵馳迤南磁窰口參將紀振
提兵馳迤東僂寨兒壯皆虜走紫荊關便道也頃之
胡騎二萬果至泉子頭漢兵合戰獨一虜乘黑馬先
登麾諸虜不幸中我兵火砲旋墜馬我兵劍斬其前
級虜皆股栗退舍十里河頃遣數十餘騎伺候時家
莊警急見烽火候望頗精明皆勒馬西還居二三日
胡騎二萬復從大同前衛宣寧野口七諸墩拆墻而
入大將軍梁震即從懷仁因發紅旂號召諸路戒收
斂人畜臺御史度虜騎方南下必從高山左衛深入
朔州於是徵副將軍趙卿備磁窰口及渾源口以扼

虜徑道戴廉傳鵝毛口劉江傳天城遊擊王陞傳偏
嶺叅將張世忠傳大峪口紀震傳許家莊以扼虜分
道遊擊李蓁及叅將周常傳馬邑井坪以扼虜朔州
道居亡何虜果先率八十餘騎走山陰釣魚岩誘漢
兵漢兵追奔畯狹溝虜乃出三千餘騎接戰我兵神
鎗佛郎機大砲弓箭甚銳擊破之斬首二級奪獲男
婦六人馬六匹牛驢羊二百一十五頭夷器達箭五
百一十有奇亡兵亡二人傷一十三人自是之後
上既玄修西內念獨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而足
卽督撫大臣往往逮詔獄劾治輕乃謫戍而刑大臣

莞國者頗倚寵納賂賂滋章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
萬名餉犒而絡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免罪以故
邊愈益圮而虜患益滋其十九年八月吉囊俺答分
道入上谷略蔚州馳屯者再月而守將以論功遷巳
小王子從大城陽和入吉囊從平虜衛入於是分二
萬五千餘騎壁墳嶺墩一千餘騎壁三山墩五千餘
騎壁井坪所賽兒嶺二千餘騎壁小青山瑯頼平虜
朔州堅壁不可下皆還歸堡化家庄旦日走羊房口
巳狗會寧灣及鎮河堡雲中軍顧與虜約若無我略
我無若虜虜嚙指折箭誓而去遂越雲中度鴈門入

寧武嵐靜交城殺略亡筭臺御史史道大將軍王陞
幸無事俱置不問是月虜又略安邊定邊總制劉天
和禦之斬虜首凡五百級李張奴兒殺吉囊之子捷
聞賜金幣有差其二十年六月黑剌麻與小十王欲
寇蘭州畏蘭州邊備於是剌麻遣王家保而小十王
遣的納詷漢塞家保恐邊吏覺削髮爲比丘飾的納
無鬚爲婦人飾從河西沙井驛入塞廼知我蘭州兵
亡慮千餘人易襲我引衆由李成溝可襲而破也具
告囊小十王遣兵壁城下蓮花池奪獲人畜無筭巳
遣的納等視河州被邏卒所逮非復曩者所爲易襲

矣其八月吉囊從白泉口長驛入代副帥丁璋力戰
死事聞以樊繼祖鎮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翟鵬督畿
南兗豫軍事繼祖曰虜張矣一與當徒以七尺飽一
鏃耳于數何益堅壁不出遊擊將軍周宇竟禦虜太
原北死之而邊兵物故者亦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
殺略以萬數至平遙居民揞臼挺與格虜有斃者以
故不前吉囊方聲重出俺答後入越太原至石州殺
略益慘浸淫平定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
大臣制三關增築繳南亭障廣募敢死士下令督過
雲中上谷行間吏以屏翰失職其二十一年吉囊函

忻代伎淫日夕卒死子扳不孩牧套中俺答初會兵
略黄毛是時俺答亦不幸大札人畜死者什二三大
懼乃往問神官神官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必入
貢南朝乎先是弘治朝答父諰阿郎入貢父老皆相
傳以爲盛事俺答遂勃勃有通貢意矣而會石天爵
逐牧葫蘆海即以令箭二枝馬四匹付天爵與肯切
令兩人款漢塞請　貢因好謂天爵曰而幸爲我往
告漢漢與我我即與小王子索降書自是漢耕塞以
內我塞以外即弗與我我必以數十萬騎橫行塞上
不休矣是日俺答即遣虜使及亡命谷世山陳坤吳

五十段月送天爵至陽和衛關吏不納已復詣雙溝
見墩墩軍李虫祿不知故迺留令箭而以天爵與馬
獻見塞吏言欲請歸降項之減窪墩墩軍劉進見谷
世山具爲俺答告入　貢意然後進天爵問狀天爵
者卒石文宗子也嘉靖初往紅石匣被俺答所逮服
役至今頗親愛之邊吏竟弗許俺答怒其五月克藏
族引海虜大入塞克藏普故甘州番族也以罪亡抵
隆奔族巳稼西石峽是時小王子把巴台吉另號召
海虜於是整克大同義罕打罕乃使阿都赤請受事
於卜兒孩孛著孫著小榆王等以爲幸而許我我易

牛羊以從不然者吾直走塞上請內徙今我海上騎
萬數方陳兵鹽池唯若等馬首是瞻初卜兒孩遺帖
木哥請質子建衛後以吉囊至遂寢至是大同義罕
打罕亦意在漢市不可得其六月俺答竟入太原至
七月始出塞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殺略二十餘萬
人馬牛羊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
區當是時諸將皆觀望不戰獨偏師張世忠張宣張
臣以力戰死　詔賜贈卹祠祀勿乏絕已復有詔詔
無問部士賊黨有能殺俺答者賜萬金爵不次先是
胡莊肅松視山西學政發憤條邊事甚具書多不載

大都言大同陰納賂遺令勿踐巳地而又欲微倖一
時因嫁禍於後人以致虜賊敢於深入而不忌是山
西之禍大同寔成之　上常拊髀嘆以爲忠　命擢
用而當路者嘻笑之以爲越職自炫鬻非所宜言也
欲頓蹙敗之轉紊政備兵代州居數月虜入論免官
自是虜益橫歲深入而輔臣覘　上意厭聞兵諸警
諜不時上獨制置使翁萬達請罷戍寧鴈內邊八百
里併守雲中外邊可省十萬緡　上嘉納之中丞孫
繼魯持不可　上怒逮至京卒從萬達議其十月俺
答及小王子皆聚兵打狠三營兒河益治鎧鑵謀欲

寇保安或言浮河寇西海或言寇雲中或言寇蘭州
寧夏紛紛藉藉甚旁午其二十二年九月俺答竟中
分軍一軍寇黃毛一軍入河西套於是胡騎六七百
皆披戴盔甲張旂幟從北海子還從大川我軍先巳
伏獐子梁河口及石觜兒大川口紅山墩虜猝至伏
兵隱隱從中起舉火鳴砲追逐至老溝破之斬首二
十級奪獲馬三十騎巳追至文家岔破之斬首十級
奪獲馬一十五騎其二十三年九月俺答既得海虜
為因緣迺復追脅諸番及紅帽兒等族以益其勢賴
上威武神靈所變化番族皆逃匿不從俺答乃走張

掖塞殺略人畜頃之虜從刀楞山透甘溝小清山巳
透黃羊川七姑堆將軍迺下令令諸番有能斬首一
級者予三十金奪獲馬牛羊即以獲予之而是時虜
騎七千巳從黃羊川過分水嶺直走西海矣自是之
後零騎常往來黑古城寒鴉口大河口將軍以為當
備水磨川高古城三條溝王秀堡毛卜剌乃治賺馬
坑及田車火器以備虜居亡何虜乃帥二十餘騎視
三條溝見我塞上備於是從大小勝房鸞鳥平羌照
壁山走黃城兒我兵亦自水磨川還永昌旦日追亡
逐北至回回墓虜亦陳兵炭山口與我師相去三十

餘里旗鼓相望虜迺吹舉喇叭張里纓坐纛氣甚雄
我兵行捕至沙河虜悉走復踪襲栾蘭雙莊兒虜迺
三分軍鼓譟我師殊疾力追至果園破之巳至烏牛
壩破之巳至夾胡破之大率斬首虜一百二十二級
奪獲橐佗馬牛羊三千一百六十七頭夷器計什物
亡筭於是大將軍仇鸞驗夷器坐纛纓皆用五色頂
用銅鐵喇叭用木帽用紅氈氊靴用粉皮袋用金甲
上用明柳葉下用鎖子圍肩綠閃色襖黃段邊臂手
用皮弔線褲用皮佩香繫絲皆異常與漢同大驚其
十二月藕台吉狠台吉至自西海為我兵大敗所鹵

略甚多其二十五年春虜竟深入關中總督曾銑因
上復河套議為咸寧侯仇鸞譖誣論死萬達亦議以
為不可遂寢是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見
甎塔城用牛二犋耕城約五六頃所種皆穀黍蕎秫
糜子又治窯一座大雖以為偃旗息鼓歸休田野豈
不大榆快乎哉遂與平虜人高淸青馬一匹令箭三
枝紅毛頭旂一竿幸為告太師阿俺答巳具駱駝馬
牛白牛白馬各九頭色皆絕白及金銀鍋各一口要
請入貢如初先是俺答把都台吉與邈圮滿會累達
子有隙素相攻擊而又見雲中方修邊堡深溝高壘

以爲大舉必得二十萬然後可入其徼意誠欲得漢
許和因籍兵數十萬威嚇滿會會小王子約俺答俺
答曰老夫業已易心移慮請入貢有萌芽幸無厚命
孫小王子乃與吉囊兒子合兵寇西番項把都台吉
夫人亦至墩左按刀而右橐矢誠毋略漢塞已以刀
加頂因爲誓願充漢保塞夷是日俺答遣旁寨諸虜
寇鈔鷹詔保回子誠亦如之曰若等過塞上敢犯塞
上秋毫者聽若等得奪其穹廬及馬牛羊如令於是
使通事人李天爵至左衛大邊中平山告俺答以七
月既望獻番文關吏項把都台吉忽使通事人小子

引夷使二人阿俺答以今年馬年不利利在明年明
年羊年也當以是年入貢今已擊牛祭旗纛往西北
矣敢告於是邊吏留夷使二人居雙廟山墩而助馬
堡鎮河堡破堡子堡李謀欲以毆機二疋青梭布二
疋大米白麵各五升火酒二瓶誘夷使飲飲醉執而
殺之然後請功事覺邊吏嚴爲戒填之堡李董寶竟
從外塞殺二人及夷使一人奪獲馬四匹實迺言是
日虜師五十騎到堡索我木工書工鐵工往豐州蓋
城夷使告以漢法嚴不可虜遂強捕我我大驚跳走
墩上虜始退以六人伏臬上我是以殺二人其夷使

乃孫通所殺也其一人竟亡抵胡中而制置使翁萬
達給諫徐自得後先以書奏　上有詔言迤北入貢
起　成祖朝原有封號印誥今奏來番文既無酋長
姓名年月求貢字樣顯是詐僞總督等官令通事譯
審番文及該館官生譯語有無相同仍詰虜情馳奏
居亡何虜怒漢無故殺僇我使者遂大入雲中萬達
以三鎮城矣所不備者鎮安使帥趙卿駐焉其九月
虜佯欲攻獨石帥遣制悉兵走獨石虜竟入鎮安還
走長安嶺略隆永而去填攻滴水崖副帥董暘江瀚
盡亡其軍虜遂攻懷來雲中帥周尚文穴地爲塹窖

質明虜壓我軍而陳遇窖馬多仆益發火器擊之合
士衝鋒毋効首功旦而戰見星未已陳百餘合虜死
數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　萬達師偏
裨兵援者雜遝虜然後解去其二十六年春正月俺
答大自愧悔以爲市事已楚今者以一使故用小隙
幾敗大事亟大會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曰
吾終欲請入　貢備外臣朝請鏵䥥耕具及犁樓
種子因歸耕以養且莫逾快幸勿復入寇於是以白
馬一匹騸馬三千匹白橐駝七頭獻　皇帝陛下願
遺我白段一疋麒麟蟒龍九疋我若得白段即以爲

袍掛大神道它悉以自服受漢　皇帝賜亡窮我豈復有它賜之可虞請自今外塞稱臣於是東自遼東四至甘涼不敢以半馬匹筴復至矣是日卽令猛可白坦賽麻寫番文一紙旁註漢字用印齎李天爵等四人復詣大邊海東山墩傳致二邊黑山墩言阿俺答方在黃河東岸洪費子山吾來已走一十三朝矣於是通事人王朝以天爵送大將軍林椿所卽移臺御史臺御史詹榮屬備兵使陳燿朗狀若俺答旣款塞曩時胡亂我陝西遼東塞天爵應對甚支吾反覆而制置使翁萬達以爲弘治中小王子番書稱能襲

殘元故號及平章知院御史可馮今則無印信封誥淆矣第番文稱小王子俺答吉囊爲大酋長者三把都兒等爲小酋長者九誓以東西不犯我塞以結永好辭頗遜順所許況自冬至春遊虜零騎數至墩求貢我卽請以今秋爲驗有如東不犯遼薊西不犯延寧甘固我卽限之以地與人旋質其酋長俟踰秋及冬然後我頒賞我因縱其質而遣之北去此不可以觀虜乎其二月俺答復以番文至大將軍周尚文以書多草率弗上其五月俺答與把都台吉吉囊子並居威寧海子遣小四兒齎番文三紙漢文三紙詣黑山

門言阿俺答實欲入　貢以故弗從小王子寇遼東塞隙益深而爲我亟告漢漢若許諾我我能連漢擊破小王子以斷漢巨禍不然者則是漢自驅除我我豈不能與小王子復講和我俺答豈爲慮我政恐宜大山陜之間自今不得高枕而臥矣其六月俺答把都兒官兒台吉益倦倦請款索段子氈衫紅氈諸物因欲以義兒柳根子弃番文相獻柳根子故漢人久爲達所鹵略者先是把都台吉青台吉滿官嗔等以龍年略廣昌蛇年略陽和皆不獲吉俺答夙好日者卜筮術因與言曰吾始謂而龍蛇年當易出今如何

哉吾欲入貢必須三年然後可貢之俺答與把都台吉各遣虜往遼東覘路而把都台吉因詣小王子是時俺答欲得款甚堅唯恐貢事稍緩有如把都出其東吉囊子出其西爲之柰何挖龍蛇馬羊年者辰巳午未也至所稱引出其西西益指陝西東益指遼東及順天言也時制置使翁萬達輩亦以爲因其款順而納之　廷議竟以爲不可其七月俺答始與小王子請和於是使小塞等二人告漢漢竟不納款自是之後俺答遂走龍門所盤道口所過必鳴砲砲聲大如雷漢出兵追奔至磨石口擊破之斬首虜二十餘

級奪獲馬五十餘騎而會大風雨如注諸虜阻山梁
以爲險發鳴鏑中我裨將呂陽及軍士死者亡筭虜
皆退舍李家庄堡復寇我拒墻堡賴周尚文車兵敗
却之其二十八年七月嵐縣人胡小子自胡中亡走
漢言俺答尚在豊州塔後山令與孩子玄于阿不孩
擺腰阿不孩兀慎阿不孩部雙兒台吉委兀兒慎不
哈台吉謀欲寇我雲中塞乃佯言入東塞以出漢不
意是時高茂張倉亦自虜中來又言俺答以金輸東
虜請東虜爲鄉導實欲行遼陽大鈔略歲餘有獲
然後寇我雲中上谷間皆有狀其八月右衞人牛修

墩則又言俺答小王子帥二十餘萬從松樹兒入關
南漢使諜者出邊詗虜果二十萬從前白墓子徭河
中分營一營走東道一營走西道俺答由柴溝堡退
閆家堡休舍頃之從西陽和入塞我兵鏖戰沙嶺兒
自旦至莫不克虜益爲營長水海子亡何虜騎從渡
口堡傳發於是保定軍逢戰三十合石矢所擊傷甚
多而是時小王子尚勒兵十萬聲欲寇獨石而邊益
蕭然苦兵矣其二十九年二月上谷諜者言虜已移
壁威寧海子已又言虜欲寇朔州於是大司馬言虜
寇獨居威寧海子者最强而雲中上谷尤虜所甘心

馬有如入朔州則必衝白羊橫嶺紫荊倒馬諸關有
如入上谷則必衝黃花白馬古北諸隘而薊州保定
尤爲當路請嚴爲邊備是時遼東又言虜欲寇海西
開原而朶顏諸夷則請備白馬關如是　廷議備薊
鎭以爲京師屏蔽欲以河間軍軍密雲保定軍軍通
州皆聽薊州度調　詔可之其五月三衞數引北虜
犯廣寧遼陽聊胒白馬關益逼黃花鎭是時朶顏夷
與小王子和親大司馬條對十事語在奏疏其六月
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塞爲三覆待我師大帥張達
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死副帥林椿出援

亦殲焉事　聞逮郭宗皐等罰治有差起咸寧侯仇
鸞帥大同其閏六月虜犯河防口先是猛可犯馬蘭
谷鮎魚石臺御史王汝孝奏先後斬首一百二十一
級大司馬覆汝孝奏但盛稱功伐而不及失事將領
之罪宜命御史覈實以聞　報可是役也汝孝憤朶
顏諸夷索賞無厭嘗出邊撲殺之諸夷以此蓄宿怨
數入邊雖再失利遁出然後通東北大虜至亡狀嗚
呼寔禍所從矣其七月俺答脫脫辛愛等自威寧移
壁斷頭山調衆十餘萬謀深入間南宣大其八月俺
答引套虜入寇獨石外邊壁金字河兵部言獨石邊

南潮河川乃　陵京門戸宜發遼東軍軍白馬關易
州軍軍古北口　詔從之甲子虜至宣府兩河口鸞
遣其黨時義脱俺答以金曰請釋憾於敵鎮而東償
之虜乃東之上谷戒寇薊薊山外與虜界畓三衞蕃
焉鸞既使虜東詳奏虜情叵測　詔發京邊奉旁騎
屯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
平居則恣睢遇敵則辟易未有能窺左足而應者乙
丑　上命東官叅將吳尚賢出密雲西官叅將梁臣
出懷來爲宣薊援兵辛未命鸞調度諸路客兵同上
谷帥趙國忠併力禦虜先是虜犯上谷鸞引兵趨懷

來國忠亦趨龍門赤城　上嘉鸞忠勇特令兼將諸
路客兵而使國忠將本鎮兵助之癸酉虜遂駐大興
州去古北口可一百七十里鸞師所部軍居庸關南
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隨虜
搏戰或徑趨通州備京師惟　上所命是時順天都
御史王汝孝居薊州以諜者言虜馳西北本兵於是
請亟止鸞兵勿東備雲中　上令鸞居居庸視薊州
緩急然後得還鎮亡何興州告急遂　詔鸞壁居庸
而　命汝孝備聾華城副帥劉通備天壽山乙亥虜
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伏牛馬谿谷中頃之擁衆

薄關城大將軍羅希韓遊擊將軍許棠都護曹世德
提兵禦之不能郤御史王忬按順天急疏言古北口
距　京師僅七里地平無漫無衞戌可瞭望虜卽烏
舉如景不可搏請固　京師而集廷臣議戰守晝召
郡國兵入衞急　京師疏發卽身馳通州遏虜令毋
西丁丑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
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它從間道西黃榆溝諸所拆墻
而入汝孝兵大潰虜遂由石匣營達密雲縣轉略懷
柔至順義城下國之幾入其郛聞保定兵居城中遂
解去於是鸞上書請復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國市

大略言俺答脱脱辛愛兀慎割據我大邊墩臺虜代
軍瞭望軍代虜牧馬而故大帥周尚文又私使其部
與虜市而叛將王臣及亡命沈繼榮虜輒撫而用之
以故虜窺我虚實而邊益不可爲矣臣竊以爲胡中
生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若或缺乏則必需求需求
不得則必搶略彼聚而衆強我散而寡弱彼知我之
動靜我昧彼之事機是以歲毎深入無不得利而返
往時虜嘗請　貢廷議未從尚文懼虜衆觖望必將
肆毒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賂之利虜既如願邊
亦少寧尚文非得已而爲之也然與其使邊臣違禁

交通利歸于下孰若　朝廷大開賞格恩出於　上
詔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即詳
議奏聞毋得推避居亡何道路有言虜欲遣入潛居
長安謀焚各場芻茭者給諫王德奏臺基廠等場積
芻宜半給馬兵半令五場商人轉入城中覘上納數
而蠲上御馬亦悉發郡邑牧養至廠衞五城尤宜嚴
爲令譏察非常　詔嘉納之丁丑虜至三輔自土木
難後百年靡儆至是市師廛廛集諸營兵壯者出邊
敗死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中貴人廝徒役養在
其中矣戊寅虜遂走通州御史王忬悉收白河諸舟

楫虜逼逼連日沮水不得渡會臺御史王儀亦至虜
乃壁營河之東岸孤山分鈔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居
僇甚慘　詔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已發羽檄徵
邊兵及河南山東兵入援於是鸞以雲中兵至都御
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皆與副帥朱楫參將祝福馮
登兵並環列崇文門彰義門一二日間七鎮兵十萬
餘雲翔於郊　上乃詔侍郎王邦瑞侯蔣傳督九門
門各文武大臣任城守從嚴相國嵩議也已　詔都
御史商大節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可四萬又集武試
生可千人合坊甲保伍列者闔都門儆戒道路不通

益進守謙少司馬諸道兵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
將軍帥焉是時大司馬丁汝夔條對禦虜計甚備多
不載而會偏帥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伏漢法
繫獄他若遼東帥劉大章周益昌陝西帥時陳皆有
風望禮尚書徐階請比張達例復居官如故令擊虜
自效司隷陸炳請發太倉減直濟流徙老弱皆　報
可是日木星晝見守井宿巳卯虜大衆營白河東分
遣遊騎略枯楊樹諸村然去京可二十里鸞率副帥
徐珏遊擊張騰兵至通州列陳河西自固而守謙及
朱楫兵營於東直門外時諸路援兵頗集而說者皆

謂宜移京軍入備內禦於是邦瑞請以巡撤軍軍東
西長安市而尚書陳汝夔亦請城外兵入營十王府
慶壽寺　詔從之時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無所出
階密言虜間瀟城西莚不足衞請還大內　上以爲
忠而吏尚書夏邦謨亦請　上躬御正朝延見羣臣
以繫屬衆望侍讀敖銑則爲倥偬之際諸司章奏浩
繁恐傳達不時因西失事左御史黃如桂謂不宜閉
關隔絕內外給諫俞鸞請治援兵糗糧增設塘馬於
薊州以侯馳奏此皆部議所未及者頃之山西參政
艾希淳以進表至轉遷爲御史右丞偕侍郎孫襘治

城外壕塹以保關廂　上乃有詔詔九門以虜未至
毋先閉關以自困但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玩勿怯
已發銀五萬窖雲二萬昌平乞客餉庚戌虜駐通州
河東分鈔馬林店殺略居民亡筭焚胡渠馬房執中
貴人楊增等而去　上於是以虜徼命附馬都尉鄔
景和祭告　太廟亡何上吞大帥孫勇及遊擊賀慶
帥兵入援　上令與仇鸞兵會悉力禦虜賞勇及所
部金錢有差當是時士卒不宿飽及晨炊又不繼
制下犒師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緩期啓廩則譎鑊
薪炭無所需士疲甚鸞軍益驕辮髮入村落行略被

逮有司不敢法疏請　上謂雲中首援士以疲故犯
新死薄其過覺而弗誅第付鸞撫處尚書丁汝夔下
令禁勿捕有捕至反搒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患甚于
虜於是執金吾陸炳言大虜聊睨通州未即渡河所
恃者仇鸞兵扼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遠卒饑疲餽餉
不繼可爲寒心趣令大司馬應兵令大司農轉餉勿
乏絕令薊鎮守臣伺虜歸路邀擊之事寧紀功御史
王忬以聞　上深然之因譙讓民部曰仇鸞等各營
兵馬至此糧草不敷安能應敵李士翺不以國事爲
重俱令停俸戴罪即日計處兵食運送各營毋得違

悞時刻餘悉如炳言已給[illegible]請　上居大內
意與階同　上有特詔詔[illegible]近日關廂人民入
城者多米價騰踴必至艱食[illegible]函發米五萬
石每石價五錢會官發糶於是給事王德御史李逢
時請石直三錢五分禁富室乘機[illegible]者　詔可之
已命都御史楊守謙同仇鸞相機戰守曰有能斬虜
酋首一級者予金一千二百兩賜爵都指揮使俾世
世勿絕斬虜首一級者予百金賜爵一級能奮不顧
身衝鋒破敵者雖無斬獲功亦賜爵二級頃之御史
姜廷頤言虜犯通州乘城軍士止一千七百人今虜

野無所略勢必深入官軍環觀而拱手莫與決一死
戰者請發勁兵迎敵　詔可之因下令數古北口兵
將縱虜入境者以名聞已　命發戶部金五千貯兵
馬司聽御史商大節以便宜募軍有伎勇異能士倍
予金已　命叅將劉錦帥所部兵同王儀備通州已
給軍直米令其晝夜擊刀斗宿衞不得更番已英國
公張溶言守城官軍有兵無將難於統攝　詔戶兵
工各推撡屬官分遣諸門聽調度於坐門大臣是月
虜自通州度河西向而以七百騎爲先鋒至安定口
邀北仇鸞徐珏邀虜後騎於白河孤山斬首一十三

級奪獲馬十騎壬午虜大衆薄都城分鈔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　畿甸大震總帥高秉元都指揮伯昂徐鏞提兵禦之不能克　上醮讓大司馬坐視不行驅徐令朱㭿亟以兵應援因下　詔詔以大通橋漕餉餉軍士巳　賜三軍金帛布八萬九千八百有八十兩綿花二十七萬二百斤　上又念城中米價騰踊預給官兵九月十月俸糧於是乎邊兵皆入援王河矣而虜竟不敢逼虜使諜候虜所至皆列營焉自是後虜益遣間許市守謙自謂被命將神京自衛有如我軍一日不可支則虜張矢約勒其衆毋輕于

敵　上謂鸞不惜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吝兵弗遑志於賊心怒之居亡何俺答果爲嫚書附羹所鹵中貴人楊增以進曰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我歲一虔而郭　上以其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因召對於西苑事多秘不載嵩廷以御朝旦日上御便殿命階出集羣臣議當許貢與否廷臣相視莫敢發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言此何必問問則奸邪臣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入震　宮闕譬抗我吭而迫之乃許貢耶於城下盟何異爲今計獨下罪巳　詔進錄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其後敕給事

中沈束出之獄捐帑金百萬而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任其咎時束以理尚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後徐議守未晚貞吉怒衆叱之爭之堅執金吾經歷沈鍊申趙語大宰邦謨目攝之若何小史也鍊曰大臣祟不言故小吏言之獨不曰主辱臣死耶尚書階持衆議弗予貢　上遣中貴人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獻辨傳者一人同執金吾諭營中勞軍以激厲士氣仍許開捐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爲戰戰而能斬首一級者

予五金敢逗遛不戰者斬　上覽奏嘉之遷貞吉諭德兼御史齎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諸公卿由此多嫉貞吉矣是時仇鸞拜平虜大將軍文吏三品以下武吏副帥以下敢不用命者皆得以軍法從事西守謙亦已進爲御史右丞矣於是鸞獻首虜六級爲政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徘徊觀虜所上首皆死虜有狀而守謙兵薄虜營而陳以無後繼竟堅壁不戰　上自是不說守謙矣是夕虜焚安定門關外民廬舍火光震天明日　上震怒念大吏玩愒不畏法畏虜致虜跳梁如此出御　奉天殿公卿以下皆公服行拜

叩禮　命禮尚書奉詔書至午門大鴻臚宣示羣臣
於是給諫王德御史李逢時奏舉將才太史則尹臺
趙貞吉王維禎臺諫則張秉壼葉鏜唐禹楊允繩呂
光洵黃如桂部佐則江晃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材
司丞則張遊葉縣令則馬如驥　下所司問狀時城
門儆戒民避虜至城下者不得入鼓譟聲徹西內會
德等言及之遂開門聽民得出入先是階在西苑與
上密言請以計款虜言虜所上書書皆漢文　朝廷
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復遣使
賚番文因雲中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來之間

四方援兵皆至我得因而議戰守　上深以爲是甲
申階上俺答求貢議意大略如初是時獨通政使樊
深陳大政中言鸞與虜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非上
不用命即主將養寇要功　上謂深借陳言隱攻鸞
免官爲民是日虜退趨白羊口而戶尚書李士翱侍
郎駱顒兵尚書丁汝夔侍郎謝蘭工尚書胡松侍郎
孫禬皆奉　詔陳狀引罪汝夔竟下獄士翱免官松
顒禬蘭皆奪俸已　命執金吾逮都御史王儀參將
劉錫繫獄初胡騎自上谷來本兵不虞虜猝至不爲
備獨御史王忬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

亡何虜至　上從使中貴人覘忬方屬士乘城　上
大喜以故轉遷忬代儀時勤王兵未有至者都御史
楊守謙以保定軍疾馳至入衞曰極知不敵然　京
師急義無所得逃避也　上聞守謙至則大喜遣中
使賜資問勞日數至輟大官飲食之進爲左司馬會
大同咸寧侯鸞以師至激烈大言謬爲忠驟得　上
而虜略郊關近郊者逾日夜多殘破中貴人園宅寺
院別墅在西山者甚壯麗尤苦之都御史守謙營城
外虜騎三數輩旅進誘我師欲縱守謙恐陳動持不
擊而中貴人請趣獲西山又守便宜急　京師持不

行相與環泣　上前守謙兵距賊僅數武僤避虜不
擊怨咀之　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固心怛又
聞宮中人相向哭則大恚於是逮守謙同汝夔至午
門外訊鞫已捕至廷鞫之　命王邦瑞攝本兵以艾
希淳領守謙衆戶兵大小吏皆停秩乙酉虜道至清
河遂北分鈔天壽山東山口康陵果園　詔大將軍
鸞嚴護　陵寢於是御史邢尚簡劾奏汝夔及都御
史王汝孝總帥羅希韓盧鉞　詔執金吾逮汝孝檻
車赧至長安後汝孝以劾首虜來藏謫邊丙戌　京
師戒嚴侍郎王邦瑞請羅虜歸路擊之會天大雨彌

日京師泥淖竟尺御史呂洵亦言宜乘雨虜馬難騁
可攻　上然之趣遣郎中江晃董懋中等分詣諸將
營督戰是日左遷趙貞吉爲荔波尉貞吉以出城勞
軍還復　命因言臣已奉宣　明詔懸布賞格勸大
將軍鸞以乘雨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備諸營獨上
谷帥趙國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陛辭不敢遠去
上怒貞吉言多欺誑逮送執金吾已榜掠之五十貞
吉既出獄盛氣謁大學士嚴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
者通政使趙文華趣入毋妄言貞吉愈怒罵嵩嵩愈
大恨乃佯寫貞吉齎金出郊外勞諸軍時虜騎充斥

徼發旁午而諸軍爲屯城外者相去各數里貞吉儻
民車致鸞所鸞不受餉虜且漸引去貞吉計畫無所
復之恐後時乃奉　勑巡城外偏諭諸營而還虜內
入多瑒略既飽又感神異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略
且行丁亥遂至白羊口迤東紅橋雙塔虜以白羊道
狹恐我軍邀擊之遂中分道半出高崖口鎮邊城半
由昌平東北古北口出塞鸞帥諸將兵十餘萬雲翔
相覷不敢一矢加遺獨白羊守將不勝忿王儀惓惓
扼險要邀虜虜迫棄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鸞軍遇
鸞未陳虜騎蹂入諸軍接踵死于道鸞匿車中裨將

戴綸徐仁奮曰賊入不擊恥也今避之又益恥也力
與戰不克虜竟長驅天壽山見總帥趙國忠列陳紅
門前不敢入而去是日誅汝夔守謙尸諸市夔妻流
三千里子適戍鐵嶺衛諸法司大臣彭黯屠僑沈良
才給諫張侃杜汝禎馬從善議以爲丁汝夔因事重
重發不適死　上怒復笞掠之數十僑等貶秩五等
侃等竟免官爲民初虜薄都城汝夔恐喪師輙戒諸
營兵勿輕與戰諸營兵惟守謙營最近城風聲易適
以故諸將士不戰者輙引本兵及守謙爲辭語　聞
禁中二臣由此罪至死不赦戊子虜出橫嶺口趨懷

來川制置使蘇祐臺御史趙錦李艮提兵邀擊之斬
首四十八級獲生口三人　上幸賜侃鸞以下金錢
幣帛有差以入援劬勞故也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
馬饑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之敗終憚不擊而潛
與之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睨之虜去便尾其後鸞
竟隨虜至石匣城及張家口古北口而還頗聞虜所
至則書牆壁閒曰仇鸞兒送於是郡縣上虜所殺略
人畜二百萬而鸞亦上功至八十餘級或云遊擊王
祿于懷來斬首虜十七級奪獲馬十三匹遊擊柴縉
于昌平獲男婦二百四十人都督九聚于滸店生獲

四人或云鸞收虜所遣我雜羽及降者逃者以捷
聞至是鸞姦益漸覺矣其九月遣侍郎騤顧察虜所
往來死傷捕卒乘加鸞太保罷朱希忠以鸞代內使
領營事恐以從屬冒籍中操空名而耗實將又不力
兵　上察其奸罷提督內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
邦瑞奏建王事二人給事御史各一人是月召翁萬
達為兵尚書又不至以邦瑞代之其十月開督府薊
門薊門舊隸鞏下中丞獨修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
鎮焉又設經略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從期降受之
設守昌平都御史弁遷泳密雲為四重鎮未幾皆罷

鸞請召雲中李五百人營鞏較訓練給練武庫伏大
司空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伏不外移大將軍
易之非法鸞議格分遣使者畿南諸道募輕銳士歲
集京師備秋警鸞上請北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
積貯督遣賦使京營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儆
諸邊帥束手京營帥又不任事日索糧餉而已鸞矜
其功伐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郎　報可不下部議
然亦莫敢抗者獨王邦瑞力持不可而是將　肅皇
帝已三十年矣

中三邊武功錄卷之一　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七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中

上谷守臣發藍伏勝爲犄虜因獻馬而會俺答自入寇歸畜產死人民疫病廼旦莫恐恐以殘殺過多大爲天所厭棄而況所鹵略大半又皆歸部曲甚劇艾乃使其子脫脫率十餘騎詣上谷寧虜堡呼通事人出關語之故因鑽刀爲誓請以夷酋虎喇記爲質已縛我叛李朱錦李寶以示亡它賜曰若善爲我告邊吏我以馬二騎贈若也於是督臣蘇祐等以聞大略欲分枝開宣大延寧市以我布帛糗糒易虜牛羊鸁馬　下廷中會議於是兵尚書趙錦大會咸寧侯仇鸞等請比永樂成化間海西女直及三衛事開市五堡漸及延寧大率歲四舉而皆以季秋爲期會故事謂得徤馬輕值利可三倍疏入　上猶豫久不決會比虜每一貢我賞賚凡七萬五千餘金以故說者嚴相國嵩亦奏市可予請著爲令令歲予市者再詔曰可先是侍郎史道以　予告歸至是起雲中主市事而以偏將軍徐洪佐之兵部郎楊繼盛深言市

不可因振暴鸞罪下繼盛吏於是制置使蘇祐及臺御史何思大將軍徐仁微使諜者覘厥河道逢脫脫爲言塞上幸許若市矣脫脫乃目笑數眺旋自疑弗信諜者具以實告脫脫對曰第恐若誘我我阿答第一至牖門若必襲而禽矣道廼復遣偏將軍徐洪劉潭至寧虜堡明示以丹青之信脫脫始躬帥二百餘騎到塞塞上指天日以爲誓誓毋復犯漢塞已廼請曰阿答誠惶懼常恐以一日之不祿煩太師斧鉞唯是日廪廪待罪塞北太師儻亦有意乎洪好謂使者曰脫脫凡吾所言皆太師意太師不若欺也而旦日於是乎四月朔矣脫脫卽遣丫頭智頂拾卜經的告兀嗑赤往雲中居二三日還報俺答期二十五日至鎮羌堡闢市下先期俺答果至既見黃帷香案叩頭跪起常自稱皇上皇上不容口我曩時欺心侵犯負漢德自今改心易慮願爲　陛下保北塞謂答不信天刑所不赦已俺答送奉九馬曰俺答敢獻　皇帝陛下馬必以九我夷中以九數爲至敬也已俺答誡諸酋毋飲酒失事毋予駑馬馬必身腰長大毛齒相應然後入於是俺答及脫脫巡徼關市下諸酋肅然既四日市馬凡二千七百八十餘匹以我緞帛已竭

而罷因具酒食犒勞如禮奮遁請比女直故事賜俺
答大紅紵絲膝襴衣一表裏金帶一金頂大帽一脫
脫大紅紵絲一表裏丫頭智及虎喇記等四人青綠
紵絲衣皆稱是公賜　勑書一道得出邊已俺答遣
丫頭智牽馬二騎送督臣史道道請發軍士時議者
以龍門所去滴水崖可七十里虜衛請著于令甲勿
復議開市至撫夷與永寧城均歲皆以六月十五十
月二十爲期會大酋長能奉我文吏約束毋以小入
盜邊賞花幣一純與它酋異而漢亦毋得闌出邊通
虜其六月上谷新開口堡市成先是酋長把都兒辛

愛伯腰卜郎台吉委兀兒愼台吉以市未有期廝通
事人酪酒十卣及熟羊肉十腔赤扇馬一匹請期於
太師得二十三日辛開市是日易馬凡三百餘匹須
之印烙給緣邊卒是後俺答請復市歲率以兩市爲
例　上所予太僕金十萬雲中得六萬餘貸上谷道
乃奏雲中市易繒幣四千七百四十疋價費八千八
百九十三兩梭布七千疋先後易馬四千七百七十
一匹馬每匹十金費凡四萬四千三十二兩它悉以
佐犒勞費其七月議開延寧市鎭巡張愚等以爲延
綏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墻獨定邊稍具又地多

平漠而況至紅石硤僅九里外即虜穴於此開市恐
召虜侮以至　國初而來未有議市者無已請於花
馬池花馬池界在二鎭之中邊垣三百餘里而遥乎
宜令延寧合市而以先後互易便是年竟以吉能市
延綏狼台吉市寧夏（史道疏載市花馬池）悉如雲中上谷漢因
使諜者喬得出詗虜行至衆梁被鹵得遁請於吉囊
囊方以市成爲幸即犒勞以酒飯遣之還先是俺答
漸與小王子不相下既得　漢天子金幣喜揚揚甚
自得以爲持歸是可以矜誇小王子矣行至拾字庄
窩西溝逢蕭芹丘富呂明鎭閆倉等芹故左衛人而

富亦衛舍餘也夙習白蓮教黨與幾百竝亡抵於虜
自以爲次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貰謂虜曰雲中
歸毒水上流陰伏甲市傍若幾不免虎口今彼中歲
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且吾有衛神咒人人死喝城
城崩城中子女玉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枒幣爲俺
答於是復有喜心矣脫脫即遣丫頭智告雲中吏以
示異時有它狀非已意當是時蕭芹業已約張攀龍
候天寒孫大典爲內應期五月初三日夜半具鍬钁
開南關迎虜虜騎三門竝入會砦頭軍賀白與王世
平至麗樵邏比逢隆等躡足耳語語如前期爲白等

所聞即以告守備使趙綸是夜提還卒巡徼南關王得道等方會諸叛於黑龍王家計上城還卒即捕侯天舉孫大與果得腰刀小尖刀紅棗葡萄鑰匙三把而俺答已擁左衞城下鳴砲矣監門戒嚴遂解去旦日邊吏大會王政張才逮攀龍至庭中問狀龍廼言主此者實蕭芹喬源卦李三也於是制置使史道遣指揮林叢蘭賫檄讓俺答脫脫既見漢使䫉即偕往俺答所誠答毋輕聽小人言亡益徒自斃耳答唯唯因飮叢蘭酒留一日而還脫脫送至五里許徼告蘭曰阿父妄爲此輩所易誘耳今太師讓書幸至此不

至深入第恐有如一日零騎從間道撲至足爲太師羞吾以間道指若若善自蚤爲計塡之臺御史何思大將軍徐仁捕芹及攀龍家室數十餘人銀鐺示丫頭智令歸報俺答彰芹言不足採丫頭智跪起曰若既有一神術抑何柰妻若子皆不皇恤也於是齎丫頭智檄以往頃俺答果擁衆馳榆樹窩庄丫頭智追脫脫付以檄文曰此漢太師檄也吾已見芹妻若子交三木就縶柰何尚自以爲喝人喝城乎脫脫具告答答殊無意往獨芹堅執不可以爲漢不還我家室吾必擣長安不已於是俺答壁外邊遣輕騎三百從

芹至破虜堡熟視芹芹至墻下喝喝如此者三日夜聲已盡失不能語而墻竟不少崩也俺答始慚爲芹所左乃使使者告吉囊令傳把都兒黃台吉誡勿復聽芹吾已決策城豐州以拼殲爲務矣是時督臣蘇祐見爲胡騎倖至此入必以喝墻誘之者遣裨將劉潭往以滸爨與雲中市與俺答脫脫夙相喜故也潭既至右衞馬堡召脫脫丫頭智問始與漢盟如何脫脫即引見俺答皆言此來非巳意具番文以告於是督臣遣通事人王相往俺答營索蕭芹其六月叢蘭執李定閻倉王得道呂明鎮曾大敎左紀陸維先陸

塘張淮賀友賓張廷春來獻已覃岔薄青脫脫又行賂賂衛叛乃歸而請俺答俺答即遣蒼頭儻兀等四十人從丫頭智佯爲易馬護蕭芹至鎮羌堡使芹市甲與側禽芹窠數十人獨喬源丘富劉景陽竟匿虜所不得出事　聞進史道尚書爲太傅俺答爲人慓悍貫絕諸虜第獨苦不識文藝少智以故漢人亡命者易於誘引百欺而百折始芹至虜時言虜不從我我以車輪馬頭大水冷擊死若及至塞輙又殺水泉兵及巡徼兵十八人以示無欺答意答益信弗疑於是與芹等騎馬而脫脫丫頭智乃惡其敗漢約怒罵

盡奪其馬與衣殺張應儒等三人而俺答尚立塞外踰
快自若望暍城暍城其輕信術士言類如此其秋仇
鸞言庚戌之變由影克哈哈赤陳迺事請發兵擒其
地爸方與督臣何楝爭以爲是樹虜黨而徹我藩也
乃止入　貢如初市初議議以段布米麥易馬牛羊
後虜欲易馬急漢第以布帛應之頃脫脫言富虜能
以馬易繒貧者唯有牛羊而已我胡中富者常什二
三乞皆貧請易菽粟道欲許之以爲粟五斗可以易
一牛斗餘可以易一羊討莫便於此者而說者曰虜
故不粒食此不過欲得我粟以食我逋逃我復資粟

彼益不內思矣此甚迂願　上才察蘇祐議以爲非
迂一牛數庚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竭廪不能
厭也是時雲中卒除戎羅戶我多戶物爭兢殺我卒
三人督臣令俺答黠問答迺以鳴鏑射兩酋幾死奪
其馬五十四牛一百頭久之小王子部夷不爲慢等
引三萬騎大會把都兒謀欲寇雲中塞俺答以將軍
令誡把都兒勿往因奪其高招坐纛諸物遂引去迺
遂以檄止俺答勿復請粟於是御史王紹元劾道脂
韋澳忝爲國辱給諫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道欲
爲虜請封號且虜所上表章皆道爲撰有狀　上以

裕愷既有所知當不移刻陳奏何事一探試　朝廷
各廷杖八十奪秩一年而道亦以此　予告歸其十
一月虜酋以不得菽粟三入塞鹵各畜産甚多邊吏
讓俺答讓應曰有之諸虜以貧故飢餓無從得食
往往嚴禁弗能止譬如中國法雖嚴民間皆無寇竊
耶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其十二月
俺答姊夫卜吉哥以道遠赴市後期俺答慮有以分
市利令入山西求市守臣不應復即雲中因市大沙
溝易馬凡四百匹貢馬凡十八匹會莫虜衆潛襲入
復奪馬略人裭其衣而去事聞　詔以非時國市停

臺御史何思大將軍王懷邦俸已俺答復遣使進馬
九匹而以二百匹求市請飼牧弘賜堡部使者李遣
時謂　詔禁非時市叱去逮諸通事人就吏於是俺
答寇雙溝鶯李家寨已寇團山墩及威虜張家堡我
軍皆大敗　朝議於是籍籍歸咎馬市非計鸞益勃
勃不自寧矣鸞疏請罷市有　詔禁言復開市事其
三十一年正月虜入王石匠河縱鈔威遠城外已胡
騎二千從弘賜堡入攻陷羊圪塔堡掘燒窯窖殺略
人畜雲中尤甚鸞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　上問
相國嵩嵩以爲可　上不許乃下疏曰若零賊無勞

卿行第遣將調兵逐勦是時鸞實無意討賊顧第爲
大言自解免嵩見鸞橫誕既　上寵信深不可鬧亦
欲因事出之以暴其敗鈌如此居頃之虜叩上谷塞
求市撫臣劉璽言自開互市雲中寇盜不爲衰止而
上谷宴然今乘其效順之機撫之易耳請毋以拘臣
以歲再市法便兵部議以爲可第金無越五萬馬不
踰五千能守此則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　報可其
二月虜大入寇雲中鎮羌得勝堡閻裨將孫麒軍於
洞兒溝遊擊將軍呂勇劉潭提兵赴之望麒軍而陳
虜分守麒而以二千騎迎衝勇潭勇力戰潰圍出麒

潭僅以身免虜還攻二堡不下乃遁頃俺答罷腰等
移壁並天城于虜塞於是邊吏赤白囊日夕上兵尚
書言前時虜當冬春之交移營遠徙今乃狡悍若是
度秋高勢益不可禁請嚴爲令許總制得斬都指揮
以下總帥得斬兵士并行咸寧侯鸞分劉以折虜謀
詔可居亡何虜復引二千騎寇我雲中威虜堡指揮
使王恭禦於平川墩戰死參將張騰駐兵助馬堡相
去兩舍許卧壘不出虜遂由高山城甎窯兒南下大
略懷仁石井村而去督臣蘇祐言虜騎且三萬兵尚
書請備薊保及國門　陵寢　上允其奏而心慮之

令遣飛騎偵虜患何地及諸將有能抗禦與戰者否
因問舊時塘馬報事今如何也蓋是時邊吏無以王
恭死事奏者頃雲中臺御史何思以虜退聞　上亟
覽其疏疏不言虜入所在及虜騎衆寡及出邊駐營
上益心疑之趣兵尚書疾遣人馳視虜以千騎入弘
賜堡已從榆構入懷仁川已二千騎復入平虜奶河
堡使者具以實告因言恭敗死及偏裨呂勇劉潭張
騰孫麒焦澤王懷邦狀　上廷譙讓兵尚書曰虜先
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乃訹於蘇祐言謂且三萬其
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豈不有悞軍機驚疑

遠邇耶已兵尚書以諸將校失律狀奏於是　詔執
金吾逮孫麒劉潭免王懷邦呂勇焦澤秩級令帶罪
視事得自効雲中自弘賜堡拒虜市後日若侵暴虜
數傳言求開市如初至是復遣丫頭智求市且云不
允則大舉入寇通事人林叢蘭故與丫頭智善迺誘
入塞縛之智曰殺我易耳第恐中國自是無寧期矣
叢蘭方以它事適邊　詔釋蘭遂梟斬丫頭智雲中
市自是之後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臺御史何思
以其事請因齎使者王鋭金繒至邊李無一虜至諸
將急招虜曰若來吾以　天子賜與之於是虜稚至

副帥王懷邦幾爲虜禽賂免饒陽王克績劾奏之以爲虜且充滿館舍醉釀飽鮮事之惟謹以故虜益横行而莫敢誰何諸將且誡士無殺虜殺虜如殺民罪且上谷亦開市今且六七舉而未聞有一失者以將有人故耳　上命山西御史李逢時覈實以聞下徐仁獄懷邦竟免官鸞乃提兵往上谷塞往正虜罪其三月定邊軍徐打成自胡中亡抵漢壽叛入虜至是詐稱兀力其山衛指揮納兒賁　勅書及馬入貢事兒伏誅沒入勅及所進馬其四月鸞提兵出出鎮川堡既行二百餘里至猫兒莊逢伏虜殺我軍二十人

傷二百一十二人我軍斬首虜五級奪獲馬三十騎然尚請比時陳例邀賞兵尚書以爲不可　上竟賜鸞金五十兩表裏四之它皆有差其五月虜酋大把都兒黃台吉等三衛諸夷及李家庄諸賊勢張甚諸邊軍書交馳羽檄輻湊先是馬市興邊墻益爲虜所壞塌者什五六　上數下詔詔修邊境無驗益壽責諸塞吏是月虜復圍我紅城子堡二日始引去其六月鸞奏曩時歲遣三輔踐更士十六枝戍雲中上谷漁陽而以六月往十月還欲轉弱爲强也今已届期請還諸三邊邊皆三千人　上報曰此事卿等但就營

中教練勿令之外時　上意頗疑鸞擁兵太重稍抑損之以節收其權而禍已有萌芽矣其八月諜者言俺答把都兒打來孫誘犯喜峯古北諸口鸞不幸病疽請輿疾赴軍　上諭止之頃鸞死相國徐階　奏鸞通虜誤國狀　上大驚命執金吾陸炳廉鸞會炳與鸞有隙素狠鸞其根株窟穴所在皆夙知之先鸞死一日炳欲發其姦恐按驗無實迺微使人詠鸞蒼頭軍時義侯榮趣令亟逃虜以避禍察兩人行當至中道炳使使者遮縛之悉發鸞初鎮雲中遺虜化貝幣諸物虜亦遺鸞箭囊恃此爲異時不犯雲中左券然

實時義往來胡中也事　聞下司隷緩跡驗問鸞先有反謀狀於是剖棺尸諸市籍其家其九月虜騎三萬從弘賜堡潰墻而入寇雲中。及安東十七衛懷仁二縣。尋自鎮川堡遁去復以萬餘騎入平虜堡寇朔州馬邑山陰諸郡。　上以鸞既伏誅。親舉謝典於內殿五日遣公侯駙馬告謝　南北郊。社稷　宗廟如禮因頒　詔布告四方。虜始發難時。調雲中李萬人戍京勞費不貲至是臺臣爲請罷其二枝其三十二年二月虜從新河口入寨。參戎史略死之。又入青邊口。副帥郭都死之。延綏帥丁碧以衛李與抗虜。乃

引去其七月虜入古北口會霖雨道淖遂入雲中弘
賜堡直擣紫荊西鎮合兵禦之虜敗遁楊博言保安
廣昌兩關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虜侵保安每折
而西必躪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參將與紫荊表裏
策應從之其六月總師岳懋巡邊至滅虜堡逢虜先
是張彥文自胡中亡抵於漢授我還事後以功勞轉
試百戶厭俸薄計欲驚陳以媚虜復亡於是微告虜
我極知漢東南角可受敵遂破我軍殺懋及軍士凡
五百餘人彥文獨還居營營衆莫敢詰何其八月復
徵延綏卒二千入衛其九月虜犯神池帥李淶追擊

至大虜嶺拾騎逐虜虜甚衆會諸軍爭級而囂陳亂
淶敗沒其十一月虜入上谷柴溝堡御史吉澄言頃
以墩兵通虜故議罷於是哨探重置墩軍孤處單外
寧能赤手捕龍蛇哉其通虜計畫無俚耳虜來靡定
靡常先事賓哨探將事資烽火若之何偏廢撫而厚
之則易虜之耳目爲我之耳目也　詔行修復其三
十三年正月靜樂入呂鶴約趙全王廷輔楊通等亡
歸虜先是鶴號稱盧山祖師呂明鎮又名呂二號稱
呂老祖專以白蓮教爲務鶴自言能讖讖緯言未來
事驗如神明遐傳告塞下今天遣北番王灋漢人民

死者當什六七吾欲脫衆生於厄有如收轍從吾吾
能致若免虜患於是塞下遂覩鶴猶神明是時丘富
以芳事覺亡抵於俺荅所爲部夷富褱在漢亦號爲
丘老祖至是欲徼靈寵於俺荅因言盧山祖師事謂
若預知那頗與欲相與以有成荅大喜廼留富居營
中矣而會富有衆曰全輒習梓人藝卽爲荅造起樓
房三區其壯麗巳造舳艫一艘得度河西兵而東巳
置農器種禾荅益大喜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遂易富
名曰一克喇把進而爲酋長矣自是之後富亦起室
屋三區治禾數十餘頃然鶴亦時時浮慕虜恐虜弗

稱信我我將柰何計廼取三輔臺諫及金吾爵舉諸
名籍持以藏橐中冀中俺荅難是日卽度鴈門走應
州託於蒼頭軍楊通其以浮辭波蕩入如在雲中通
遂執弟子禮師事甚恭以左衛餘丁趙全及臧畫田
大倫至巳渾源人王廷輔王爵至巳眞定人李巡劉
本李忠陽至皆相得甚驩亡厭悔相知晚由此日夜
謀謀欲亡入虜反居亡何鄉人梁天祿覺上縣官飛
文全懼卽携妻子趙有庫趙有倉及其弟趙龍趙愷
借王廷輔李自馨馮世周陳鉞李河梁滿楊河羅朝
宝孟大益梁廷相張朝宗李山潘雲高金等三十餘

人從寧虜堡師家口出塞謀歸鐵背台吉爲兵於是自馨易夷名曰把漢筆寫契廷輔易夷名曰猛谷王餘皆從漢名與丘富居古豐州川造室力農間則闌入塞誘漢好物賄俺答又之鶴亦帥藏畫等從威胡堡潛出塞謁富前此胡中向無一筆寫契寫契者皆中國識字之人也請爲紹介願得那顏受事焉富卽引趙全王廷輔王爵見俺答全迺言俺答有天分當尊爲帝是時俺答方病在兩腿患甚趙全言我善治惜無藥耳俺答與富謀謀留王爵居營中而遣趙全王廷輔還與鶴索藥及百工五采爲俺答繪宮室造諸關器鶴因

闕匿田大倫所頗聞賀彥英以治弓矢鳴遂誘英英適有心病鶴輔以醫恙幸已事覺鶴卽移薛家營趙全尚匿應州城中買乳香地黃艮薑諸藥材田大倫乃引彥英謁鶴於是先遣英及趙全王廷輔田大倫往是日宿寇家寨雞鳴走塩房營至酸剌河從威遠邊出塞既至黃河東套以藥材送奉富富問英等惡乎長英以治弓矢倫以治農對富具如所語語答答以趙全王廷輔田大倫屬富獨留英英出鹿角以爲膠治弓數十張俺答見大喜而是時鶴已易名牲曰王變父移滅家寨矣富易名遣王爵田大倫索鶴鶴報以

書約富與小王子反有期爵等既得書還歸逢小王子部酋察罕於是殺倫而爵獨得脫身走報富富復遣英詣漢覘畜產地孰盛異時所鹵獲請轉若爲酋長得覘兵馬事不而欺矣英迺偕虎喇計小厮漢從威遠邊入分走英走應州山陰虎喇計小厮漢走井坪朔州英既至威遠城南爲指揮使張翔所執得其姦請於督臣許綸按臣毛鵬卽下令令逮捕鶴及藏畫楊通對薄悉如英言頃副使楊順參議使王朝相僉事使張鎬請當謀叛法法至死妻子及財產悉沒入縣官其八月虜不知事已覺引三千餘騎馳朔州

塞塞備甚嚴遂引去然全與李自馨日夜誘諸夷造鉤杆攻城具聲言欲奪我漁陽雲中上谷地遂中俺答驩已得立爲酋長矣於是兩人各築土堡一座全堡可五里馨堡可二里頗堅壁自國父之大把都小把都寇我偏頭老營鐵莽提秤鼓以從已莽盆引哈漢及坑不路戶啞都孩俺答不利哈十漢我兒孤大形力至弘賜堡略我樵軍蘇寧鄭習子頃爲鎮羌堡所遂問虜部莽廼言吾領小把都之衆三百餘人居大青山迤北去俺答二百里而遠頗知俺答在東套騎萬餘生六子黃台吉可六子餘騎傳臟阿不孩可

二千餘騎啞阿不孩可四百餘騎把伱台吉可五百餘騎脫脫故義子可千餘騎囊皆從俺答東至下水海西至河西東套其河套迤西吉囊有衆五萬去俺答可二百餘里小王子有衆二十萬大把都可二萬皆在大沙窩敢告其九月初七虜從利民堡分寇太原督臣許論令兵捕伏分九道而故使諜者大言虜已爲漢所破殺三千餘級馬萬騎已又遣黃廷王言發三輔卒九枝並絕虜歸路綸與臺臣齊宗道度虜必中我諜者言急出朔州平川我得困而爲計居三日虜果從塞川環城東北走道遣礦兵四百人以擔

肩攻其東標兵六五百人以火器刀斧攻其北勢且亂復從它道設伏兵疑兵夜半督撫皆乘城舉火鳴砲諸兵並鼓噪入虜營疑兵亦應之聲震天地於是虜營大亂自相犇騰竄入漢營兵馬死者亡筭它皆從臙河口出塞居頃之虜騎四萬馳上谷水漫坪止壁綸亟遣縹者賀祿分發砒霜毒藥用酒食佯置當路塞虜果從山西內邊攻麥川牛肋肢攻城走鎮西衛督臣許綸遣總帥孫濂軍井坪城參將張勳遊擊翟瀚軍八角堡綸亦自上谷躬擐甲胄驟馬馳山西老營堡晝夜行七百餘里是時臺臣王崇王忬最知兵

或捲其前或擊其後或設疑以驚之或夜斫以亂之然後大戰於紫塞八角虜度勢不與漢兵遁遂逃荻麥川出塞綸復懸金募敢死士追亡至平虜邊唐其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二級餘虜行至六百戶村傍會偏守使劉漢遣諜者楊洪用轉火酒二罈佯爲賣漿者伏道左右六虜不意中有鴆果下馬飲飲不下咽輒墜馬口鼻流血而死於是諜者賀祿亦於紋澗水澗乾莊子佯稱鄉村賽會置酒龍王廟亦知之虜聞酒皆棄旂鼓走奪飲死者亡筭其十二月虜遁帥百五十騎往張家口南行於是我兵馳孤

山臺逢戰虜益衝鋒且行且戰至東溝口南梁虜先以一驍騎發鳴鏑傷我裨將世清世清即劒斬此一騎墜地虜遁大驚尋逐走是歲也左衛亡帥岳懋尚書聶豹言邊餉本折相兼不便請如故事月給糈詔遣直指覈議邊餉許綸言雲中地勢平衍固戰場也先年垣焉列師千里不蔽風日請建臺六百費九萬金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其三十四年二月虜騎百餘略我懷仁畜產漢出兵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已還走善家堡奪馬六騎已走梁家店奪獲馬六騎已走右衛雙棗子南灣我兵追至歪頭山奪獲馬

驟一十八頭虜從小營兒水口出邊我兵分騎伏破
廟破房兒堡以備虜復至項之虜從馬堡虎頭坡墩
入伏兵起追逐至錢山嶺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其
三月胡騎二十馳臥羊墩夜半以木鉤援墩而上墩
軍忽聞馬嘖聲嚮起窺覘則一虜已將上矣我軍急
發矢石擊之虜墜地死餘黨始引去其四月胡騎三
十入芍藥坡墩往南走已走黑嘴子南山墩漢兵追
亡至乾溝子河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復追亡牛寨
兒坡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五月虜帥三千餘騎
馳天城剪子關我師亦馳馬營河項之虜趣從天城

水磨口向南走走王進堡我師擊破之斬首二級已
追亡遂北至風神廟沙河溝伏虜千餘騎鏖戰破之
斬首一級奪獲馬十一匹虜見漢兵盛爈燒號火吹
掌觱篥召諸虜虜騎至者三千我師益疾力捕斬亡
筭是夜夜半虜聚順聖川西城虜皆從水磨口得遂
走將軍亟下令令軍中有能尾虜後斬首一級者予
五十金於是蒼頭軍弓南方錦等追亡至莜麥川斬
首一級已至剪子關大庄窩斬首一級居亡何虜騎
萬餘分道走而以七千騎入右衛齊家河三千騎入
窯子頭我師逢戰滴水崖馬蓮灘破之斬首虜五級

奪獲馬五騎是時遊擊將軍劉勛尾虜至碾兒頭破
之斬首二十二級奪獲馬四騎牛驢三十五頭大帥
焦澤追至張家莊虜已爈燒號烟往北去矣項之胡
騎三千復寇鈔我天城已萬餘騎從威遠入漢塞其
六月俺答帥萬餘騎三道並入一道從担山兒犯沙
嶺兒一道犯虎兒山一道從飲牛南溝犯聚落川我
兵追至南沙嶺擊破之斬首五級奪獲馬八騎已至
北沙嶺破之斬首三級已至虎兒山破之斬首三級
其九月擺腰把都兒俺答黃台吉屯懷來川攻我南
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侍郎王忬督兵擊走之忬

奏減諸路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柰何以二
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是月虜分二路寇太原蔚州
帥李賢嬰城不出兵使汪來出拒之手刃一酋虜遁
復犯寧化宣大伏兵擊其隋歸斬首五百級其十二
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却之撫臣李鳳毛言俺
酋匪茹謀出丘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計獲　詔給
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蕙自虜中來言虜遇富甚
備親為掃除富與虜謀墾田積粟造舟渡河於是將
軍復下令有能捕斬俺答賜萬金爵伯丘富周原三
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于司馬曰虜可購也購之急

則虜益重兩人是託兩人于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
虜購兩人以致虜則亦購虜以致兩人也是時丘富
說俺答收奇偉倜儻士顆書穹廬外孝廉諸生幸辱
臨胡中者胡中善遇之與富埒於是邊民黠知書者
詐稱孝廉諸生詣虜帳趾相錯俺答令富試之能者
統衆騎不則給氈脫地令事鉏耨舍人張邦奇夙蓄
倭刀纖緯書爲部夷賂致俺答所自言有秘書寶劍
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所言雖未合然答實
心愛習奇矣居頃之雲中人孫廷美方羈比庭謀剌
富因與王浩議浩乃曉譬富以順逆已邦奇亦譙讓

富富益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大罵浩曰汝豈奇貨
丘公鈞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
攻雲中自是之後小王子打來孫益攻我一片石喜
峯口王杼拒走之其三十五年九月虜闌人灤河殺
略甚多　詔免王杼官其十一月富令虜集諸部城
豐州程土石其黨密問曰何爲曰吾陽爲壇而陰爲
陳使彼怠而弭耳三分道入會虜諜言中國臺垣相
肩臂倖未易攻關陝遊騎安難樂死歌虞殯待我矣
乃散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
之拜獲酋長錫臘得呂仲祐姦狀伏誅事　聞賜鎮

巡以下爵賞有差浩與廷美厚恤其家其三十六年
二月俺答引五萬騎從拒胡堡入邊殺我守備使唐
天祿及其家室二十二人軍五百二十人已攻平虜
朔州諸村落殺略男婦萬餘畜產亡筭本龍與廷輔
謀也虜圍我右衛自正月至三月各路援兵大集始
引去其五月俺答約東虜分道古北馬蘭義院冷口
諜言往薊士憚守塞令撊然登埤凡席之矣虜不敢
發遠西往收捕厖剌甘肅鎮臣大勒兵敗之其九月
俺答引衆六萬皆執鉤杆從雲中左右衛直走懷仁
應州山陰馬邑攻村堡一百一十餘所殺凡八千餘

人略馬騾牛驢凡一萬餘匹焚室廬凡三千五百餘
區李自馨乃大言呼宗人往歸虜而李朝及李自橋
之屬載輜重往者固已三百二十餘矣其十二月俺
答引三萬騎從右衛深入逢參將王浩轉戰軍中自
馨帥虜衆圍衆圍浩浩以盔甲九百五十副軍裝及
器械二千有奇賂全得解免居亡何黃台吉部夷蠻
帶通其妾桃松懼誅率其黨來降黃台吉怒屬鞬索
諸塞守臣議遣許綸田勿遣遣示弱且塞降者路我
不能得丘富子彼而彼得蠻帶于我祇辱國何楊順
懼私與之爲言當抵罪其三十七年虜復圍困我右

衞逾月不解右衞地斗入匈奴南面通川虜分騎塞
道邊臣告急發帑金十五萬調遊兵八枝應援楊順
復授契偏帥夜薄虜巢斬首虜百級虜始解去許給
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十萬金楊博奏言各邊
功次武夫力而獲諸原文吏坐而享其利請自今非
履陳者議賞毋爵博又請罷班軍改徵金錢佐邊又
言獨石東薊西宜相錯如繡宜令精卒憑衞其間有
急左右折衝赤囊白羽兩鎭互傳不及者請論如法
益宣密虜巢嘗得其形薊倚屬夷先得其情宣薊如
左右手落虜角距矣江東言虜以實窺獨石則衞卒

師關外過南下若以聲撤獨石則衞卒師關內杜東
侵從之是歲九月俺答陰合東虜入犯箭桿黑谷諸
路我軍頗有折傷兵尚書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
甚薊卒慣懦坐食諸臣不任練習實負　陛下請以
郎中唐順之按薊卒順之既乘傳到薊覈諸路卒鈌
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戰還大略言東漢以漁陽突
騎定天下而唐盧龍一道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
記之矣臣至鎭見其人物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朔氣
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咎也請下令令鎭兵為
守徵客兵為戰練主兵一枝則損客兵覩為率異日

王兵精銳入買餘勇更議免調至于逃亡之故皆由
邊垣工役卒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深澗力辦不及
賃錢賠贖各關夷人旬撫月費悉出軍資將領乾沒
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北地既虜衞士尤磽确誰能
終日擐以徵纏使其不亡乎請　詔邊吏悉心區畫
禁貪饕加餉給嚴勾補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
上練兵九事事下部問狀其三十八年三月把都兒
約俺答八萬騎從潘家口入寇遵化諸村落殺略萬
餘人鹵馬牛羊二萬五千餘匹焚室廬亡筭　詔逮
帥歐陽安坐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逮問誅忬其

六月俺答引萬餘騎從祁皇山弘賜堡九墩入攻懷
仁大同圪塔頭長安村殺襄垣等府諸侯王聰辨俊
櫂俊埰家室三口及軍民八千二百餘人馬牛羊一
萬四千六百餘頭焚室廬車輛亡筭其三十九年六
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首虜數百級是年雲
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為隊率四十人合十三隊為
一小營合十三小營為一大營皆命大猷規畫其九
月俺答居西海患瘴部下病死率衆東還犯涼莊殺
略甚衆是月虜數十騎入略土木偏帥董國忠王孟
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我兵為二

國忠死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由洗馬林入把蔚
州乂之俺答引六萬餘騎從拒墻堡直擣鴈門關崞
縣破寨堡凡一百餘所殺萬餘人略畜產亡筭壬戌
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迹滿灤河矣賴延綏遊
騎四面至始引去。上怒誅督臣楊選其四十年十
一月張彥文從雲中帥劉漢馳平虜湯西河遂棄旂
鼓亡抵俺答營易夷名曰羊忽廠以彝時嚮陳功轉
爲酋長先是老營將軍李應祿兵劉四又名天麒怨
應祿嚴又漁獵餉稟欲亡遂與陳世賢王麒謀殺祿
即携其家室一百三十餘人從羊角山亡抵俺答亦

易夷名曰劉參將於是偕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
導引虜騎萬餘從左衛黑龍王墩入破雲陽諸堡凡
五十餘座殺略一千六百餘人略馬牛羊凡七千八
百餘頭俺答即以所略及漢亡命二千餘人屬四四
亟使漢人築土堡一座可二里有馬牛五千稞粮五
千餘石是月丘富亦引虜寇榆坡不克中流矢死其
四十二年十月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張彥文劉
天麒引俺答黃台吉十萬餘騎從墻子嶺入通州順
義平谷諸郡殺略馬牛羊亡筭京師震驚已謀攻天
壽諸山陵見宿衛嚴轉所鹵略得快其欲而去已越

我都城直走路河既還俺答大喜延封全官爲把都
兒哈而以漢人萬餘屬之其四十三年九月全益乘
勝帥五千餘騎深入朔州攻我念高村殺二百餘人
略馬牛羊二千三十餘頭全以所略廣陵王府賈儀
賓室餘慶郡君爲妻答因封全爲儀賓倘不浪其十
二月虜騎三萬寇鈔我大原岢嵐興嵐諸郡殺略八
千餘人畜產萬餘其四十四年全與李自馨張彥文
劉天麒僭稱俺答爲皇帝驅我漢人修大板升城創
起長朝殿九重期五月既望日上樑焚楮贊呼萬歲
如　漢天子禮會天怒大風從西南起樑折擊主謀

宋艮兒等八人答艮弗敢居其八月呂西川引江廷
實康伏郭先趙大朋等四十餘人亡抵全全故與呂
西川善遂以屬李自馨其九月全等引俺答萬五千
騎從朔州西山小北谷口寇張蔡庄殺略亡筭其四
十五年正月全等復引俺答二萬騎從太原保德州
破堡五十餘所殺三千餘人略畜產五千其三月全
與自馨彥文天麒等遣漢人采大木十圍以上復起
朝殿及寢殿凡七重東南建倉房凡三重城上起滴
水樓五重會畫工繪龍鳳五彩艷甚已於土堡中起
大宅凡一所大廳凡三重門二於是題大門曰石青

開化府二門曰威震華夷已建東嬪宮西鳳閣凡二
重滴水土樓凡三座亦題其樓曰滄海蛟騰其繪龍
鳳亦如之其七月呂西川等引俺答黃台吉三萬餘
騎從張家口入塞寇鈔我深井滹沱十餘堡殺二千
餘人掠馬牛羊三千三百餘頭焚室廬亡筭其明年
莊皇帝即位矣全等迺引其衆大入燕代於是起戎
部侍郎譚綸填薊薊將故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失事
則督臣受罪諸將顧恣睢自若督臣往往不能令綸
請於　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又謂薊兵弱
無以倡敢死士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已建車營

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稍近則輳
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卻遂北乃出騎兵綸所募南
率多百金士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軍容大震已請修
塞垣益跨垣為臺臺高五丈週二十丈約可駐百人
為堵三重中疏戶以居上為睥睨皆可安履器械芻
糧以時預儲虜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足而
我兵有恃膽益壯大率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害築
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而大司農緡錢益
發至三百餘萬矣居亡何虜竟寇鈔我漁陽我兵乘
其惰歸追至黃花峪虜衆迷道焚溺死者無筭其九

月趙全說俺答曰薊臺垣固所徵率常選攻之倅未
易入晉中兵弱亭鄣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
彼耕宜雲為救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敝
必得所欲俺答乃移壁黑石崖聲欲寇鐵鍋白羊之
間已分六萬騎四道並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
關率皆悍勇邊軍遇之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
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敢復入壁虜衆十餘萬
遂從山西偏頭關老營紅門青陽卯入督臣王之誥
聞變率遊兵六千騎倍日并行於是雁門雲中延綏
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頃之虜直擣五寨三岔

岢嵐臨泉諸郡已從羅漢洞東嶺潰牆入永平而給
諫孫枝張齊皆後先上書大略以為虜或屯結一時
未有久如今日者或聚黨一路亦未有東西合營如
今日者是時虜已入嵐平嵐去邊三百里負山道阻
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虜遂長驅無復狼顧而又會
黃台吉窺上谷土蠻逼灤河羽書告急　詔王之誥
還懷來護　陵寢斬廷徵率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
其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牛
之蝨視平陽而蟣蝨視爾城也而必我犒我毋破而
城不則我以禍平陽者禍而城矣其十三日虜圍城

飛矢雨集埤睨州守王亮驗富民以貲啗虜有反唇
者亮忿下城衆逐賊不能止虜擁入亮被禍男女死
者數萬帥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
尾之而已先是驛騎書至發卒二萬往援後度弗及
乃以便宜罷師頃之虜分犯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遣
間入汾內應叅政使宋岳禽之焚其僞書以安衆虜
攻汾凡八晝夜皆不利引去是月俺答論張彥文導
引功轉爲大酋長而以千餘人屬之其九月俺答東
趨鴈門雲中帥孫吳連諸鎮卒營篙泊村虜趦趄不
前臺御史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敢衹取辱

耳張懺疑之虜走故道行鹵略至十月八日出邊內
地計損人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岢
嵐去代五百里而遲撫臣若鼓行而西庶知軍曲折
可以鞭箠使之顧留代不行及虜至汾應發鴈代之
卒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嚄唶不發一卒人臣救抱
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謂甲不足材官五萬
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衛　詔逮撫鎮詣廷
尉廷尉當維岳逗撓棄市繼洛適遝王之誥以備懷
來自解奪一官兵尚書以虜菜　上請責實效明職
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蕢

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
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耐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
于內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庶有事而不
娃玉至于諸塞則愼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
商賈通主客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
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
陳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實
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直無廪廪爲也
臣嘗行上谷一月而易卒二萬其誰有它慮其三年
二月西安人楊一林以關與虜私易馬尾事覺亡入

虜虜以屬李自馨於是一林以呂西川爲兄號曰呂
小老是時俺答方在雲州城聚兵十餘萬全等卽引
答從屹峪墩入我上谷塞右衛會答所徵禊兒都司
兀慎擺腰哈奴皆陳兵哈喇聲言寇石州及應州渾
源制置使陳其學邇聲懷來備南山邊火侯望甚精
明頃之胡騎二萬果入我鎮川堡越三日而出是時
虜中乏食皆欲入應州懷仁山陰我兵分爲三軍一
軍軍羅家庄一軍軍屹塔頭一軍軍廣武山陰令虜
不敢入應州虜竟攻北官庄焚室廬凡九十區殺略
儀賓王廷樞等凡二千餘人畜產萬數東虜亦至許

家庄東井子焚代府守冢戶殺四人破駝子西堋田諸村凡三十餘所殺千餘人畧畜產數千而去其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宦奏 國家恚都繼薊內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郊圻愼固疆圉周且密矣四鎮之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羣醜盤據戶外朝揚鞭子朔漠暮飛矢于居庸覘諸鎭爲最急延永之壤南山之麓 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于東路鎭南墩與薊鎭所屬火酸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治一帶共修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子墩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聯而爲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豹之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子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師失人虜多深入當事者苟且目前綴誅避咎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矣顧遺蹟雉堞屹然猶存所頹壞者十之二三苟少加修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揚許二衝石掖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外犄角近蔽延永遠護 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爲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修內塞不惟有以固

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營于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踢踏山中自成土崩之勢此所謂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谷偪側砂石窮塉虜無所利益番延延永將胃險內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而守矣若復成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 陵京虜若匪茹逡巡前郄于崎嶇之側攻之不喫掠無所獲力倦謀衰不駢首就擒則啣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內地不驚則北路諸城堡勢亦自緩而窮羌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是時以方逢時塡雲中其二月陽和軍馬西川掄次人李孟陽與虜私易馬尾久之竟與老營堡李義韓龍岡李興孫大臣約亡入虜其三月遂誘俺答八千騎襲老營堡堡備嚴弗下孟陽竟携馬尾馳楊州全等復引胡騎犯平虜偏帥張剛幣賄虜使移衝翈于威遠虜竟從威胡堡小水口入馳龍鬚寨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挐殺傷大當已裨將盧甫誘諸虜和因飲以火酒酒酣悉將楊

緡襲破之斬首二十餘級自是之後俺答益怒緡欲
報之緡急遁遣甫送奏紅布三百改機二十梭布三
百水獺皮三十曰此以贖死者命可乎是時鐵山入
張三等十七人被鹵久至是亦以梭布一百九十六
疋得贖還皆有狀頃之答竟帥五千餘騎走響水溝
約東犯威遠西寇邵家堡平虜衛於是虜從楡樹墩
梁家山馳乾河我兵追逐至古城擊鼓並鳴砲叫噪
伏虜萬餘忽起自胡溝合戰日餘不決虜乃伏山溝
岔而以三千騎誘戰皆亡所失已虜騎從天城楡林
口拆墻而入裨將胡鎮擊破之獲生口一人斬首三

級奪獲馬二十一騎給練溫純以為虜歷平虜威遠
以至天城可二十餘日俄而老營俄而威平俄而天
城不聞我兵以一矢相加此與辛丑時雲中帥賄虜
以嫁禍于晉何異於是剛下吏緡甫及林鳳　詔執
金吾逮問其學亦兒宣而以王崇古鎮焉其八月諸
酋祠踏林議所入而黃台吉把都兒永邵卜棨落土
蠻兒都司兀慎擺腰欲入新平及宣府洗馬林俺答
哈台吉阿兒都司髙奴欲入上谷坤的里罕欲入獨
石永寧惡兒都只昂辛愛又欲入上谷雲中獨石至
老營是時俺答把都兒只昂辛愛方聚兵擁漢腦兒

而給諫溫純以為擁漢腦兒在白廟兒三間房旁近
塞上谷則永寧四海冶黃花鎮漁陽則石塘嶺古北
口塘子嶺皆甚近請備馬蘭以西其九月虜帥零騎
三十馳老營邊外長嶺口副帥錢棟追逐至連溝十
里山伏虜數百騎鏖戰棟死于野自是之後俺答遂
豐州徵卜邵卜及河西鐵匠家虜分聚雲中太原而
板升人趙全以為宜乘隙先略旁近塞糧餉然後興
時可圖也其十月虜遣萬餘騎馳桑乾河許家庄先
是老把都欲逞志幾輔打來孫朶顏撥答至陰山是
月俺答營白海躍旗臺待東虜黃台吉台吉往扼上

谷幾斃心憚內犯不可請北掠黑達議又不可諜聞
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宣大督撫臣自陽和至懷來
捍　陵京二鎮帥臣不需徵發率大衆馳援不愆遺
一旅茲二鎮若啓重鍵而恣虜摩剃方逢時以為非
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
以尾為首乘虛豕突則雲中累邪今督臣駐懷來宜
留帥雲中審虜實東帥從內地趨可先虜至不者搗
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邊外舊列臺十五率
寓望焉率啗虜耕反為虜耳目逢時盡徹以疑虜偵
知帥不東又撤臺率曰必襲我矣罷內寇其九月俺

答西韃。掠土番。留妻一克哈屯係把漢那吉守巢。

中三邊武功錄中卷之二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八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下

把漢那吉故鉄背台吉遺孤也長而傈利有口俺答心愛之尤爲一克哈屯所撫於是妻俺答壻歹愼女號比吉已六載矣已把漢復取兎撦金女會俺答外孫女美而艶許襖兒都司俺答好弗能予強納之襖兒怒攻俺答俺答奪把漢所聘女與之耳心焉把漢初妻比吉不相中今復弗如所願快快不得意謀降漢乃告

奶公阿力哥曰我大父妻外孫女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矣吾聞　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俗先禮讓而後刑殺吾今往歸之若爲我謝俺答吾行矣阿力哥懼誅不敢請俺答遂趣之行於是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疋頓顙敗胡堡求入塞後俺答聞亟使克寂騎產馬追亡弗可得而是時制置使王崇古以秋至備山陵獨臺御史方逢時居雲中俗兵使劉應箕居陽和逢時明而習於計以爲亟當許我可得因而爲計畫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念謂請比故事此不過一中國禁錮之因益令俺答怨忿從此侵擾邊不止矣且日命以甲楯五百騎導入雲中逢時坐開府侍衛者露刃見之遣出豈舘餼餝輿馬甚都與制置使王崇古議即請於相國張居正且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因與爲市必縶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束陽申其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請方漢匈奴質子事有如故部來降請方漢置屬國居烏桓事而即以把漢部之畀將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而吾以一　居者貲合蠹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

舊存部落勢必聲應黃酋聞其復返勢必忿爭其與黃台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仇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居亡何御史饒仁侃武尚賢姚繼可各後先列狀上下大司馬議　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子戶各賜衣五稱其十月俺答乍失那吉心私念之哭泣目盡腫一克哈屯又朝夕請黑台吉非君少子耶所遺孤幸長柰何以遲逆殺之俺答愧迺遣黃台吉九合兀愼擺腰入弘賜堡直薄城索那吉不可得召趙全等計事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不則必脅

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奉必悉出戰吾因據其
城而索之亦一快也俺答深然之居四五日率衆萬
餘入雲中直走上谷計欲捕一偏將軍而與漢請易
時冬寒草枯馬饑俺答衆憚寇指全等怨詈甚於是
制置使移上谷帥趙苛引兵帯刀嶺逢虜戰敗其前
鋒而斬其驍虜之首陸虜憚之遂轉兵從故道至鎮
羌堡而出自是稍稍有內屬意矣因爲營營平虜外
邊樹雜色幟曰如荼朱如火玄如墨佯以振耀我邊
吏然後請把漢邊吏曰寇深矣其若之何逢時曰彼
幸索我急此天所以讚我也乃遣使金國賁傳貼往

殺之已遣侯金往又殺之已遣鮑崇德往崇德故役
胡中與虜狎遂讓俺答而欲得把漢急胡亂乎俺答
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不勝祇犢愛耳願移珍
贖爲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賓方輸錯出誰利是吾爲
若謀可不費一縷俺答曰唯使者命曰而不欲得把
漢則已必欲得把漢非以趙全李自馨等生獻見莫
可者先是使者言把漢已部送長安俺答故惶懼計
畫無所復之今聞崇德言歡甚卽引兵却出塞而遣
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　貢祁那吉還崇古
要以兆諸諸逃人爲主畫爲羽翼爪牙者以來庶得

遣大略如所畫策是時相國俺答子辛愛頗怨俺答溺
少妻幼子欲謀答漢可因以爲間崇古復遣崇德往
俺答曰吾欲以牲贖那吉崇德因言中國牛羊被野
財物腐朽　王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
牛羊馬吾來欲爲若謀得孫耳若不可不遣趙全等
亟詣幕府請那吉不然旦夕斷那吉首矣於是俺答
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降旗斧　天朝請封
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道我興兵南北疲於戰鬪今
父子妻孥且不保皆諸酋罪也吾柰何愛諸酋頭而
不以易一孫乎若爲我請太師幸憐我北番爨無釜

衣無帛既欵之後請得歲給我金繒及釜甑以爲生
我當以舊釜還漢且微獨是我胡中人至亡賴誠非
假漢爵必不奉約束以太師之重請　皇帝陛下有
如授我王封剖符通使得樂太平　聖制足矣願太
師勿遲疑於是別崇德因使其部夷火力赤上書請
約麾騎避一舍約已定屬黃台吉以萬騎偪雲中永
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腋進逢時曰彼不罔約
耳密取把漢矢使使者授之諭以肯黃台吉手其矢
泣曰此阿弟故物太師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敢
不受承太師之明德遣部夷隨使入逢時勞以犒醪

黃酋喜。出張家口。我上谷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酋曰。戰則敗約。我無辭於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項之崇德復馳虜營。俺答微難。我欲先出把漢。我竟欲俺答先獻所虜獲。其十一月初五。獻被虜男婦八十餘人。夷性最躁急。又寒餓。不倖得把漢。送寇抄我雲石堡崇古亟令守備苑宗儒以猶子苑國圍及其弟宗偉宗伊。質虜營。易全等。俺答喜曰。太師誠語我我背之不祥。其十九日。遣其黨伍奴柱收捕故陽和人趙全趙龍。山陰人李自馨渾源人王廷輔靜樂人呂西川後衛試百戶張彥文。陽和軍馬老營劉四

兒皆面縛檻繫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飲酖死。元故黃岡人也。而板升所為不可捕者。僅馮世周等七十餘人。先是呂老祖與其黨李自馨劉四等歸俺答。而趙全又率漢惡民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互相延引黨眾至數千。虜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後亡命者窟板升。開雲田豐州地萬頃。連村數百。驅華人耕田輸粟。反資虜用。所居為城郭宮室。極壯麗。全多畧善謀。自馨諳文字。周元治扁倉術。劉四有膂力能陷堅。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逼城堡。全叛後教虜左右

疏計課校人牛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眾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先擊牛灑。全眾計定迺行。以全眾熟知險隘阨塞。又率人得先驅諜視。故邊將不能防。然全謀百無一利者。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而行擁北地精兵。那顏一旦捐館舍。眾屬黃台吉黃台吉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拔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雁門。獨以一面西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伯之伐也。謀未定。會我兵

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者以萬數。其好大言鮮戌事類如此。五奴柱恰台吉故俺答紀綱僕。所全信任。反居下。而年谷奴虜畜之。以故伍奴柱樂為我耳目。捕全遂得分其有。悔捕全晚。其二十日。出把漢那吉於庭。宴以酒食。　詔賜綵幣四純。布一百疋。遣康綸送之歸。把漢與其妻。哭泣而去。逢時因詠夷使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既行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　帝天也。覆露我南鄉。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親丁亞都善入謝。疏言　帝赦我遹遝裔而建立之德無量。願為外臣。貢方物。請表箋楮式及長書表文人

者因言阿俺答所以欲亟請王封誠欲糴土蠻得相
與爲敵殺也始把漢出塞時衆將牛相子伯傑尾把
漢後馳虜營部酋恰台吉因言吾亦欲生獻馮豪傑
張家傑楊天下劉五等若易我金繒可乎歸而與相
謀即借着頭軍敖八赦臘台出苧絲五采挑線草獸
衣一稱青緑紵褁二稱段二純鍍銀鞓帶一根送奉
恰台吉乃言俺答方得把漢誦經謝天地以打牲爲
禁因與伯傑馬鞓帶小刀解錐亦如之遲我月餘來
索人自是之後相數使使者結恰台吉爲兄弟歡恰
台吉竟欲得千金相弗能辦事覺相等皆請論如法

而是時上谷有老把都之酋河套有吉囊之酋山後
有兀愼擺腰之酋永邵卜之酋哆囉土蠻之酋非俺
答昆弟則其叔侄數爲諸邊患崇古必欲俺答大會
老把都吉能同表請然後可俺答獨苦力不能制土
蠻土蠻故主也賴老把都與土蠻善倘風告土蠻見
東虜皆已内屬我得毋離其黨而遂自孤乎先是諜
者言老把都俺答行至小白海強黃台吉寇漁陽黃
台吉竟欲寇西番而趙全又以秋田霜死媚俺答酋
婦轉爪傳言雲中兵出擣趨俺答還歸爭久成隙以
故邊吏欲以此窺諸酋肯之俺答果遣使十八人申

前約以爲諸酋悉聽命於太師無異同業已指　天
王佛祖以爲誓誓畢復遣打兒漢土骨赤還報自今
虜毋掠漢歲貢馬四百匹世世不背漢亦毋燒荒毋
擣巢毋趕馬備兵使劉應箕見爲疏語多錯亂且辭
多倨侮遺大會督臣譚而竄走之乃代爲上奏事下
大司馬議大司馬言虜方求款而要我以不燒荒不
擣巢我即以爲可從有如要我以不繕塞不設備亦
將聽之乎果若虜言是以酋脂毒我也不如却之毋
引慝焉王崇古言先年開市虜方張邊臣媚而致之
故盟未幾而兵今虜仰我若赤帝之仰陰雨也昔制

在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徼聲聞於　天
王竟以聞　詔下三鎭會議先是將軍令有能捕斬
俺答黃台吉很台吉者爵伯予五千金小酋如擺腰
兀愼爵指揮趙全周元爵都指揮予千金其十二月
邊吏以便輿膠致全等至長安大司寇按反狀悉具
上御午門命禮官爲文祠告　郊廟僇之東市支解
以徇於是王崇古晉大司馬廕一子千戶方逢時少
司馬廕一子百戶皆執金吾章服鏹楮皆有差璪趙
全等於市復下令令叛升諸亡命欲歸漢者聽始全
等對簿時崇古欲得諸虜名數急乃以八人分屬分

守使分巡使備兵使及大同守都護輸問以觀異同
於是得禊兒都司印吉囊子六人控弦之士可三萬
居黃河西套黃台吉可七千。擺腰可二千。兀慎可一
千居野馬川鴿子堂鄉天城陽和怌安萬全左衛去
邊二百餘里兒突里哈即老把都兒可三萬鄉密雲
宣府萬全右衛委兀兒慎可一萬居大青山哆羅土
蠻可一萬居黃河西北鄉神木俺答可二萬䠞提兵
七千居豐州灘去老營堡平虜威遠右衛可三百餘
里而以三千屬打兒漢倘不浪以一千屬火屯倘不
浪去老營邊可六百里以五百屬莽兀十倘不浪進

折漢倘不浪王八屯兒去平虜邊可五百里以二千
屬出郎那言去平虜可四百里以一千五百屬歹臣
倘不浪以五百屬打兒漢以五百屬土兒箇去平虜
可五百餘里以五百屬脫脫兒畢去偏頭關可二百
餘里以二千屬恰台吉去右衛可百里以五百屬青
山啞拜倘不浪宰散倘不浪去右衛可三百餘里以
一千屬把里台吉兵兎台吉去右衛六百餘里以五
百屬我的戶倘不浪去右衛五百里以五百屬打臘
台吉去右衛邊西可三百餘里以三百屬眞武窩兒
把都兒倘不浪去右衛邊東可六百餘里大小板升

漢人可五萬餘人其間白蓮教可一萬人或二千餘
人皆有酋長分部諸酋少者六七百多者八九百大
板升則馮世周孟大益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
豸張豪傑李三尾四潘云陳鉞十二人小板升則東
打兒漢火力赤張榜勢毛榜勢打兒漢小則則火同
智海代首領俺墨兒器長腰兒火里智丫頭計大筆
烏器刀郎小則磨毒器打兒漢劉楝鎖合兒韓候兒
王鎖禿舌兎八兒黨小則則紅眼小則則徐先兒李
自榮火力赤老漢代鎖合兒馬通小則則火里智老
漢五合器李只害蕭牌子高洪馬洪三十二人已問

諸叛胡中所生子趙龍自言生十六子長火泥計次窩
兎次尾拜兎次尾十兎次簿合兎次寧安兎女三長
三皇昏次五皇昏次六皇昏孫四長擺言次聖場次
場關次擺吉劉天麒自言生丫頭子王廷輔自言生
猛哈子李自馨自言養李明以爲子趙全自言生二
女適楊河高金既得狀然後知諜稱數十萬於是謬
矣其五年二月崇古極言市虜甚利大略言虜比歲
深入凡民間鐵器衣物無所不具今一日許其通貢
則酋長歲有上賞自足取給而獨患苦諸酋恐無以
爲資勢且必小入間盜邊故虜使往往以鍋與布帛

爲請計莫若開市便是時給諫章甫端言虜得封號
衆且益附是假之翼也入我境窺我文物是啓其心
也宋應昌言虜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
兵則非萬全張國彥言虜向入寇往往旋出塞虞西
北諸夷議其後耳彼無我患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
入于匈奴是加之左右背而益其强也請乞之費歲
加月倍吝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賈市
賈不已必及禁藏張思忠紀大綱議與崇古互有異
同 詔下於是定國公徐文璧侍郎張四維御史大
夫李棠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戸尚書張守直以爲

不可許工尚書朱衡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兵尚書
郭乾則謂夷狄來王古今盛事因以覊縻實制馭長
策九塞外虜俺答最雄自上谷抵甘涼旁廬萬里東
服土速西奴吉丙先年謝絶致憤驕藉諸邊三十餘
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儼然聽命於藩籬之外是三十
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藁街尋丈之地而以脇夷情
狹皇化失神靈所想望宜從其請至若搗巢燒荒率
搗巢可罷燒荒不可罷是故相國張居正尤破格獎
勵於 文華殿而請 詔行之已以 文皇帝封和
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援付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崇
古互市初開邊民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覺怨易
生今歲且宜官爲計使邊氓睹利則人乃樂從一也
鐵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不
已今聞廣鍋毀不可復爲宜出官錢市之嗣歲請如
數以易二也虜既不令入 朝則安置宜周鎮城之
中民物殷阜易起戎心異時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
鑒頃者流議皆起於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
倘邊堡可容毋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二帥趙雖喜
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所部多
眞虜頃聞不樂封貢之議今既不能去宜以計用之

毋令積恨生變四也已又議所當修補者亦有四要
害城堡及時修併二邊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沿邊
之氓闢墾荒田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
勇敢常若敵來二也趙全等雖誅家室猶存宜於互
市之時陰察虜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則衛之
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搗巢赶馬在邊士雖借
以邀功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
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它日渝盟之事不在虜
而在邊人矣此宜預慮以杜釁端者四也崇古既得
札遂決策許虜乃爲議市場雲中以威虜堡上谷張

家口太原水泉營先是大將軍馬芳及參議使黄九成崔鏞僉事使韓宰論雲中曰弘治時北虜入貢乃從紫荆關然後入長安此不過欲給彼長道以亂虜情耳臣以爲紫荆道半歷畿輔市井紛拏適以動其覬覦於計不便莫若由威虜以歷左衛雲中抵陽和請督臣按驗畢即從陽和入天城懷安上谷自懷來歷居庸爲便請歲以三月爲期會以是時春雪未消胡馬尚弱故也宜著爲令令馬毋過三百匹使毋過二十人而又中分使以半居左衛以半進　乘輿馬亦毋過三十匹然必從陽和臺御史驗得肥壯高大

者然後遣奉　闕下駝馬匹直十二兩市場請以左衛威虜堡地旁西北竊比榆林易馬堡築圍城鑿池令副帥統兵備兵使監市硝黄銅鐵盔甲兵刃各有禁約虜入毋持弓矢甲冑使虜得與塞下民互市市我以段紬布絹綿花針線索改機梳篦米鹽糖菓梭布水獺皮羊皮金易虜馬牛羊騾驢及馬尾羊皮皮襖諸種族貢使既還而後罷市大將軍趙苛及參政鄭洛副使康逢節參議使何棨論上谷曰貢道今雲中雖紫荆上谷雖居庸而紫荆則入腹裏居庸則近山陵矣請守臣嚴爲備誠是至市場微舊市張家口

莫可若臣等按地形東北中三路層巒叠嶂南地又地爲腹裏豈可令外夷窺乎馬直請以年齒盡寸分三等上馬匹十金中馬八金下馬六金互市大略與雲中同我所資於虜非馬牛羊則皮張馬尾而虜所資於我亦惟布帛綿索而已第請三鎭皆以春月歲一舉與又日同庶絶重市之蠹備兵使紀公巡議山西曰苛嵐一道外内边皆險按内邊東南起八角界水黄墩放丫角山而北可九十四里屬雲朔地外邊東起丫角山放老牛灣黄河岸而西可一百八里屬虜地去俺答巢頗近然必從雲中邊而走貢道以居庸爲便捍我崎嶇之地以苦虜跋涉庶虜益畏道險

而又期正月二十三日至長安於是期而不至者罰第守臣請毋忘滑石驢皮窯馬頭山之備然後請市于水泉營水泉營去板升近矣當以紅門分内外邊外邊築瓮城其爲制建閘閘外築大臺名爲驗虜臺臺左右復建大臺名爲瞭虜臺入此則爲關矣關以内爲驗市廳關以外爲水泉營迤南築夾垣二道高丈餘則又建内關堡得移寺堧兵於其中聯絡水泉營虜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餘騎并皆就瓮城闈封而徵老營兵馳水泉營偏頭兵馳寺堧堡兵

不足則以馬步兵及架梁兵晝夜擊刁斗巡徼城中竢市畢犒虜驗市廳遣還始入市時我繒布錢線梳篦鐵鍋皆各以其式直著爲令而虜馬亦必以四歲以上八歲以下三尺六寸以上者爲上臨市毋有異議分市使孫枝亦曰所市如布帛鍋釜及鍼線梳篦米鹽糖果之類應從賈人互易至繒帛則請以太僕年例馬價易之而以所易馬給馬兵斯亦一便也於是都御史孟進請　上著爲令令先進貢而後酬以封章項虜酋變詐益甚俺答老而多謀黃醜狡而慣戰把都猾而善附土蠻梟而漸張而況把都土蠻連

姻結好聲勢愈滋恐春日漸和必更蠢動莫若歲以仲秋朔日爲貢期蓋時屆八月虜馬方强正與日狂逞之候若容其通貢往返三月天寒水凋即欲鴟搶勢無及矣至若燒荒搗巢劫馬諸厲政亦宜稍免以示招携自是之後崇古及臺御史劉應箕等奏上虜酋乞封貢便宜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答擁衆入犯漁陽執我馬房中貴楊淮等脇以奏聞馬市　先帝不允而用咸寧侯仇鸞將兵撻伐出塞無功懼虜復至潛以金幣掐虜本心由逆鸞私謀故不旋踵而叛盟肆掠益甚　先帝震怒始

眞于辟最爲之禁　明旨具在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哉顧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虜所亡去亦略相當又我兵出境搗巢趕馬虜亦苦之是虜非昔之强也屬者　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　闕下復約其弟侄并各部落誓不犯邊又非如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兎刺蚕食西番慮我軍議其後故堅意內附以自固其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貢後容令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固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使　先帝在亦必俯

從無拒也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城戒嚴至倡爲運甎聚灰塞門乘城之議幾爲虜笑今虜既納款內附乃必欲定久要以幸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罪是豈惟臣等不能逆覩卽俺酋亦止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侄能要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諸酋于身後也夫拒虜甚易執　先帝之禁旨則虜詐之難信可數言而決虜必憤憤去卽以遣降之恩失心不犯猶恐宣大土蠻及三衛歲糾俺酋爲聲援以窺薊遼如吉能子宰賓兎諸酋必爲蘭靖洮河之患九邊騷動財力困竭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

各邊有數年之安乘時修備虜設背盟則以蓄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愈于終歲馳騖自救不暇者哉臣等又歷稽　國朝北虜舊有勇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兵語在天順日錄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許封貢便因條爲八事以聞一議錫封號官職北虜惟土蠻爲小王子之苗裔所在遼薊有衆十萬以兵未精强故難獨逞俺答與其兄吉囊弟老把都皆其臣屬分駐宣大迤北雲州靑山河套山內及河西大小松山未易柔合每一入犯必糾會於數月前聚至十餘萬方敢深入不則分逐水草時遣精騎撲搶歸農此其大較也虜自土蠻而外惟俺答爲尊請比忠順王及西番故事　錫以王號須給鍍金印信俾號召其宗盟它一切大枝若老把都若吉能若黃台吉請受秩如三衞視都督而弟若姪其子若孫凡四十六枝若兀慎打兒漢等秩視指揮諸壻他不浪等十餘枝秩視千戶請倣把漢那吉阿力哥事皆賜官服俾知臣禮一定貢額夷虜入貢名雖效順而實希賞今宜定制歲許一貢俺答馬十匹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黃台吉各八疋使各四

人其諸酋長聽俺答分部落大小以爲差大者五四疋小者二疋使各二人通計那吉等凡四十七枝歲貢馬不得過三百匹使不得過百人有如請增無已亦無過五百匹使百五十人而以舊馬三十匹囑使者六十人隨進　闕下餘俱待命於市堡稟食縣官餘馬分三等以定直上馬匹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最下老弱及羸畜毋得入它一切分給三邊乘操而以椿朋充市馬賞夷使聽以所直縣官市布繒還給諸酋以爲酬賞至　欽賞悉如三衞西番使一議貢期貢道虜入貢互市宜以春月馬弱之時且及　萬壽節四夷來庭許夷使牽馬送奉表文自雲中左衞驗問俺答許四人它枝大者二人小者一人得入京分駐犒勞花紅牛酒縣道卽傳次至陽和已至上谷然犒勞如初駐嵩衞而以行使道入居庸關走昌平直迎置長安驛夷邸月餘儀部請廩食如禮既還至陽和臺臣復按驗遣歸所在郡縣爲設官邸禁私通未往盛陳兵仗以示威郵傳給餉資餼牽甚備使使至如歸異時聽撫臣得議償亡徒勞驛使一議立互市北虜散處漠北人不耕織地無它產今幸貪漢物鍋釜鍼線之具繒絮米藥之用咸仰給漢使使者頻

額求通市而邊吏卽以爲可許冀免盜竊非謂求開馬市也請得如弘治初北虜三貢故事虜以金銀牛馬馬尾皮張易我緞帛釜鬵諸種於是期至令虜酋三百人驅牛馬類百頭駐外邊我兵五百駐市場令市盡一月而止有如貢使旣還而市猶未畢令虜酋駐邊旬日必市竣而偕還以示要質又或行賈貨不足道使者於城市給遺令勿絕及商得馬令市諸營營無所用復得市諸關中文吏毋繩以闌出財物如邊官法至一切夷馬商貨當有稅悉如遼東開元市以爲撫夷費當是時成虜市聽約束於協守副將軍

及城備兵使張家口市聽約束於上西路參將及口北分守使水泉市聽約束於老營副將軍及岢嵐備兵使凡市漢禁鐵器而俺答亦禁諸囚毋擾邊寧開乞請法量而給賞毋令通虜媚虜踵故常之蠹敢不如約者邊吏請論如法一議撫賞故事歲時戒備則有調遣客餉春秋擺邊則有行糧料草各營則有哨探丁夜行糧各墩則有常餘行月二糧爲費不貲且一歲之間軍丁或零斬虜級或被虜傷死所以犒賞而優恤者皆例外之供優恤多者三十金頂量于三五金而犒賞則級予五十金矣銀牌花紅猶不與焉

凡此悉取給督撫贖鍰不足則取商稅商稅不足則取地租歲亡慮數千金今旣通貢則墩哨可漸省三二百人歲可得行糧三五千石而又無斬獲中傷之優恤歲可免數千金皆足爲撫賞之需復不足則取年例客餉三五千金一切爲治繒布費酋長人段二疋紬二疋以好至者酌夷使大小量爲增賞夷兵人布二疋以今歲所餘充嗣歲所費積之數年客餉或可半省以節禁藏且議招降一款聽華人歸正而各塞收得眞夷亦充家丁調虜於是華人歸者十七夷人避罪降者十三其有詐降以詷我虛實陰爲虜鄉

導者宜下令勿收納以杜虜酋索擾至漢人來歸亦察無盜虜及被虜歲月籍貫及虜中主名方入塞所騎馬留邊聽虜追還人與紬二疋布二疋而還一番經權夷狄之于中國有順有逆帝王禦制之策有經有權經以制禦之而無忘有事庶常勝之勢在我狡胡無所乘其隙權以羈縻之而不拘文法庶操縱之幾可決邊臣得以效其謀至于目前之利鈍日後之變態其始固當預防其終誠難逆覩也屬者俺答納款乞封至今邊塵不聳在虜實有呼韓突厥款塞之誠在我當有優遇受降之禮今議者必欲嚴其始之

峻防以要其終之不變固爲守邊之經然臣等歷考
古昔春秋之列國漢唐之封建雖中國友邦同姓尚
不能守法信度而欲責之夷虜恐非達權之宜也今
俺答年近七十其弟老把都子弟黄台吉吉能各年
逾五十皆非昔强壯時倘各酋未死之年那吉輩繼
承之後邊境有數年之安則宣大山西殘破之城堡
可漸充實荒蕪之屯田可漸開耕河西延寧之大邊
可漸修葺薊鎮邊臺既修腹裏城堡亦可漸增築主
兵既練入衛之兵亦可漸減各鎮練兵設險積餉除
器之務靡不豫圖數年之後兵氣振而邊備嚴整縱

虜有反側我固有以待之以守可固以戰可勝是不
失經常之守而所省財力且無筭矣雖暫假職名無
虧大體暫借客餉一二爲撫賞充費是一時羈縻之
微權而保固疆圉生全邊氓不既多乎釋此不事則
拒虜甚易而滅虜實難虜東西歲擾我遠近戒防士
馬疲於奔命財力匱于徵輸非計之得也一戒狡儦
言今之爲將者平居既無料敵之智敢戰之功及聞
虜納款率務爲誇誕陰肆傾擠以爲將必恃戰不宜
聽虜和以沮其氣然自二三年來虜屢犯宣大未聞
與虜一戰惟規避堺罔閘出搗巢趕馬所獲既不足

爲虜輕重而滋疆埸之擾揺奪國是重誤邊計罪可
誅也請　勅九鎮將領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縻
虜之暇務實修備使虜知我之有待不敢復叛虜或
陰懷異志則揚兵伐謀使虜不能乘我之虚數年之
後犂夷安堵邊備增飭則錄其功倘或挑怨搆釁弛
備疏防則治其罪今有造言餙詐陰壞貢議者罪之
庶貢議不阻而邊事可無患矣　上覽其疏下戎部
議於是兵尚書郭乾議大略相同獨封號引襲尚書
潘晟議議倣三衛故事授以都督秩仍聽各自爲部
不必假以統兵之權至虜使宜留邊城督臣使使者

代進齎使者賞賫　上復下廷臣議議如初貢期以
二月爲率獨是歲以期迫聽三四月後得行之先期
俺答至近邊漢使約虜演習禮儀候　詔至爲位跪
起望　闕下叩頭如漢官儀既受　封具番表謝
恩後如有求增貢數及互市不從約束聽關吏閉關
謝絶　詔從之於是雲中臺御史劉應箕致書俺答
大略言異時市馬出　朝廷財用易辨今歲出百姓
矣假令馬牛羊羸弱亡所利則嗣歲不可復繼而俺
答亦報書願如約因使使者索黄鸞及五采往繪佛
像是時督撫稱俺答爲老官人而俺答亦稱督撫爲

大賢德往往如漢昆邪例其五月俺答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　封俺答爲順義王賜之　詔曰朕惟天地以好生爲德自古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包含徧覆視華夷爲一家恒欲其竝生竝育於寓內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萬方成祖文皇帝順天繼統鎭撫九围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迨朕纘承丕緒於茲五年欽天憲　祖愛養生靈胡越一體併包兼育頃因爾孫來歸特命近臣護視給其服食厚加附納以禮遣還爾感朕恩稱臣內屬歲

歲入貢永爲荒服俘獻叛賊以表悃誠邊臣爲奏懇款再三朕念北番朝貢代固有之在我國家亦惟常典爾能慕華內附請命恭虔可謂深識天道者矣朕實嘉悅特允所請封爾爲順義王爾弟爾子及諸部落頭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爾世居本土逐草射獵各安生業同樂太平朕代天覆幬萬國無分彼此照臨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無或爾遺爾尚仰遵天道堅守臣節約束爾衆永篤恭順使老者得安幼者得長保境息民世世安樂朕國家膺萬年之天運爾子孫亦保萬年之福澤豈不永有美利哉倘爾部衆

或背初心擾我邊境此乃自乖大義輕棄盟誓天地鬼神實共鑒臨非爾之福爾其悉體朕意尚欽承之故諭乞悉以次除吏都督同知則把都兒(即昆都力哈俺答弟)指揮同知則黃台吉(俺答長子)指揮使則把漢那吉(俺答孫)指揮同知則賓兔台吉把林台吉(即野鄧白吉)不他失里(三娘子所生皆俺答餘男)扯力克(即扯力兎俺答長孫黃台吉長男)青把都兒台吉(把都兒長男)曰洪大(黃台吉子)邵上大成台吉禿兀兒愼着力兎台吉(俺答侄)哆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哈喇愼着力兎把都兒台吉(即打喇名噠台吉)指揮僉事則那木兒台吉波兒哈都台吉把都兒台吉台失哈不害孫木兒哈不害哈木

兒阿不害(皆黃台吉男)把都兒台吉(俺答第二子擺腰男)阿不害(俺答弟六子打郎台吉男)那那台吉(俺答伯叔弟)哈不愼(即來三兀兒台吉)滿五索台吉滿五(大台吉皆把都子)滿克寨台吉旭胡美台吉(皆俺答伯叔弟)麥力艮台吉差方兎台吉克臭台吉克鄧台吉(皆俺答伯叔侄)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允邵上大成台吉弟)正千戶則阿力哥打兒漢台吉(俺答侄兀愼男)來賽台吉來洪大台吉(青把都兒台吉子)大成台吉大安台吉阿拜(哈不愼台吉子)薛的箇台吉蠻根兒台吉不喝杜台吉(滿五索台吉子)白愼台吉插漢敖不愼台吉哈不愼台吉(皆把都兒侄)隱克台吉(即安克阿不害)挨肆台吉(即挨肆阿不害)挨着兎台吉(皆永邵卜大成台吉子)挨落台

吉(為大台吉子)阿不害(着力兎台吉男)委敬阿拜(嘍羅土蠻把都兒黄台吉之子)
副千戶則阿拜台吉(克臭男)阿不害(滿克賽兒抽吃把都兒台吉)惡
不慎台吉八耳谷台吉(大成已故都騰兒子)唐伍台吉(哈羅氣男)阿
不害(俺答伯叔弟楮吃把都兒台吉男)　五奴谷把都兒台吉薛的哥
台吉銀定把都兒台吉嗽偵把都兒台吉獨騰兒台
吉滿根大台吉(皆把都兒昆都力哈姪)　百戶則恰台吉打兒漢
凡六十五人皆有　勅勅曰朕奉天撫運君主萬邦
異域殊方無不欲其得所但能效順即吾赤子無彼
此也茲者俺答感恩慕義率爾等奉貢稱藩出自誠
悃朕心嘉悅特封俺答為順義王併爾等俱授以官

爾等其各率子孫使他每都相和睦各領部落使他
每都遂生養斯稱朕覆育綏懷之意國家保祚隆長
輿圖無外爾等既得內附宜允篤恭順堅守臣節朕
得仗天朝之威靈沐天朝之恩澤傳之萬代福利無
窮豈不美哉故諭當是時得勝堡外九里建廠廠長
闊可三丈用綵杆木料廠用藍帛五十疋紅布二十
疋青綠羊絨三梭二十疋手帕汗巾四十方蓆五十
領麻繩一百綵亭四箇綵旗二十對中庭設黃幃焚
香供張都先期夷使打兒漢克漢至公署習儀既畢
大張旂鼓迎赴棚廠都撫皆壁弘賜堡遣副帥趙伯

勳遊擊康綸齎　勅諭十二道及賜俺答蟒衣一襲
表裏四純它皆獅子衣稱是二十一日俺答躬率諸
夷迎　詔南鄉叩頭者四巳漢官抄黃開讀畢俺答
行謝恩禮復脫帽叩頭者四夷禮以卸帽叩拜為敬
也巳日崇古使使者奏　聞於是俺答亦欲為番表
謝漢而胡中獨河西吉能及其侄切盡黃台吉兼通
番漢佛經迺迎為表文因糾合都督同知昆都力哈
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
吉等指揮僉事擺腰把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慎打
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拜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貢

馬凡五百九匹上馬凡三十匹鍍銀鞦轡馬鞍一副
而齎夷使祉布哼囉不散台布等六十四人詣崇古
表文移祭以佛語極恭順尚欠文崇古即使漢所使
書表夷使台質榜實等改正付表匣封驗因宴勞夷
使發陽和城邸撐青白紅黃銀合棗騮騙馬凡四十
匹開具毛色齒歲咨儀部選三十匹入內貢駝四百
六十九匹悉發三塞山西凡一百有九匹雲中上谷
皆一百有八十匹價御馬一匹予綵緞二表裏生絹
一純半給金五兩費亡慮百五十金留邊馬以上中
下為直如崇古議請太僕椿棚銀費凡六千七百有

五金是役悉貯塞上都護矣歲轉輸臺使者凡定率
永樂弘治故事幸賜俺答　勅一道大紅蟒白澤紵
絲衣各一襲織金蟒龍一純金眥白澤一純腊骨朶
雲翠藍二純大紅二純素栢枝綠二純素絹六純木
紅四純藍青二純綠緞十五表裏大紅織金胷背獅
子一純青二純翠藍二純栢枝綠二純素大紅二純
藍青八純俺答妻及把漢那吉及黃台吉及夷使衣
幣有差而俺答妻亦多不過八寳雲襖紅骨朶雲裙
而已而切盡黃台吉亦以迎　勅撰表賞綵緞二表
裏生絹一純金紵絲衣一襲木棉布四疋靚指揮俺

答既得委質爲藩臣共貢職大喜告使者曰趙全等
雖誅趙宗山猶存此輩不滅亡終敗和約崇古以聞
詔捕繫獄先是漢使使者珊瑚鮑崇德譚責俺答使
部夷私通邊答因還恰台吉兒流唐文安克把獨兒
台實打兒漢首領土骨氣獻我叛人張實趙天王穆
天爵孫天用會諸生計龍及民王道科趙景庫被鹵
胡中久往往爲胡書番文亦欲歸漢乃以白蓮教及
張輝等與叛兵劉天麒謀獻老營事微告漢使於是
崇古聞亟逮景庫弟景敖衣中以還居頃之靜樂令
劉受帥邏卒執張輝王道兒而老營堡亦執石倫閆

先兒馬探兒囊三人約俺答來爲獻城及門諜皆有
狀而輝與道兒尤以祈禱鳴邏卒常鄉鎦道兒道兒
私誦符呪幾得脫受廼令邏卒以犬血塗抹始就繫
旦日分守使王九成備兵使崔鏞分巡使韓宰鞫獄
廼知趙天王輿人也名宗山宗山有子曰百年兒與
郝廷庫妻張爲虜虜居草地令張亡歸爲宗山具言
百年兒宗山即謁馬西川李蒙陽道之亡虜虜中事
幾就若無患矣廼與穆天爵張定孫天用抵板升是
時靜樂人兩善友王道兒汾州人張從虐王大花奚
大用奚大真奚大秀文水人趙傑嵐人閆鎦爲宗山

傳習白蓮教頃宗山謁俺答獻雉黃半斤廼以宗山
等屬趙全自是之後宗山闌入關窺邊及賈漢物通
虜爲虜言今正馬年答又有天分吾等其興乎虜廼
寇抄我石州及汾州平虜威遠靖虜鎭羌天城本宗
山謀也於是請論如全法事聞　上有詔詔俺答執
逆來獻誠順可嘉賜金三十表裏四之恰台吉打兒
漢十金幣皆有差其秋套虜吉能等亦願輸貢使夷
使請於制置使戴才曰吾以俺答爲長專約束彼既
修貢　天皇帝得市中國財物吾獨處西偏何至常
在化外唯太師矜之督臣王之誥議須數歲不盜邊

方許崇古言吉能親俺答叔勢相依倚許俺答不許
吉能是錮其首而紓其臂也俺答必墜乎吉能之衆
市晉吉能亦必陰藉俺答之衆窺秦是晉爲秦受困
而秦爲晉中禍也并請於　朝許其開市入貢酧延
綏寧夏悉如宣大例報可　賜吉能都督同知官餘
以次拜指揮千百戶秩凡四十九人並賜衣幣自市
入貢馬凡五十匹而留邊馬宣大山西凡四百六十
九匹延寧凡一百八十匹語在吉能傳於是　上遣
光祿寺丞一人鴻臚序班一人到塞治宴而以總帥
待之宴俺答席連十金花二樹大紅蟒衣一襲彩緞

四表裏老把都黃台吉吉能席連五銀花二樹金色
段二純他酋長席治楪食餚果品二張湯飯五道色
段二純牛五頭羊十頭燒酒三十罈面餅五千大米
二石中段二十疋中紬二十疋色布千疋獨俺答得
用贊相而以我鎮羌鎮邊守備及遊擊指揮左右之
蕆禮既畢因請市矣是時五月將盡塞外蚕虫漸生
虜多移壁大青山虜歲以此時往河套祭先人墳墓
崇古以爲宜及今開市得勝堡廼自五月二十八請
數至六月十四官易俺答馬可一千三百七十匹賈
萬五百四十有奇而以九百八十九匹給馬軍餘三

百八十一匹屬賈人得賈直三千四百六十六兩三
錢偏裨及商人易馬騾驢牛羊可六千七百八十四
頭大率八千一百五十有奇我於是諸酋有燕賞酋
長監市有撫賞效功勞漢官亦有犒賞凡一切段布
花紅牛酒費悉仰給本塞撫賞金亡慮九百八十一
兩新平市爲熟夷五樂詐黃台吉言欲誘至寨下因
執之俺答亦惡其不赴得勝堡迎　詔黃台吉心愈
疑之會邊吏欲閉關廼自三衞克臭夷婦帳西來與
擺腰兀愼自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市畢官易馬可七
百二十六匹賈凡四千二百五十三兩有二錢一分

而以七百二十匹給官軍以六匹屬賈人得賈直凡
五十五兩六錢五分偏裨及商民易馬騾牛羊可三
千二百三十三匹大率三千五百五十九頭費撫賞
金亡慮五百六十一兩一錢二分張家口市自六月
十三至二十六日官易昆都力哈及永邵卜大成馬
可一千九百九十三匹賈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八
錢而以一千一百七十六匹給馬軍以四百七十二
匹屬賈人得賈直四千五百七十兩有五錢以三百
四十五匹代各衞奉得奉金三千二百九十八兩五
錢官易屯主牛七十二頭官軍易騎埸爲七百七十

二一匹商民易馬騾牛羊六千九百一十二頭大率馬
騾牛羊九千七百四十九頭費撫賞金八百有一兩
水泉營市先是多羅土蠻委兀愼還帳避暑蝱虫乃
自八月初四至十九日市畢官易馬二千九百四十
一匹賈二萬六千四百兩盡給馬軍商民易馬騾牛
羊四千四百五十一匹大率七千三百九十一頭費
凡一千五百有奇是後昆都力哈黃台吉皆以市最
後請續市獨石月量以牛馬易布物按臣以獨石孤
懸不便許赴原市市馬凡七百餘匹崇古乃今偫兵
使行筵宴禮及撫賞虜王及都督指揮大酋長悉如

封貢時予金色段二疋潞紬二疋銀花二樹加銀臺
盞一副大率金段潞紬百三十疋銀花六十五樹銀
臺盞三十三副皆仰給三鎮協濟撫賞銀費凡九百
八十八兩四分諸酋快甚自以為利乃設黃帷香案
謝恩如初是日俺答即與諸酋申訂盟誓以為東有
昆都哈永邵卜大成西有襖兒都司虜敢敗約者我
三家並治之或小入盜畜產罰馬牛七頭有如獲人
予馬一頭邊民盜虜亦如之是時虜中獨以不得襖
猴為惜崇古恐互市之初商民鮮至有難應酬請以
庫貯馬價及各營帑藏朋合得易馬匹十二金務足

二千匹先期出馬價二萬給商官買段梭布水獺皮
羊皮金獨兵刃硝黃鋼鐵及龍蟒衣物有禁馬價以
布縉兼予上馬十二兩實得金九兩中馬十兩實七
兩五錢下馬八兩實六兩四錢民間以故衣雜貨易
馬牛者聽一梭布可易一羊一布衣可易一皮襖利
皆倍之先是以威虜市山高乏水請解得勝堡以堡
故舊市所也黃台吉亦以與父有隙請與市議者以
平遠不便竟開新平分東西市市皆遵臺御史劉應
箕議先期俺答傳箭必貢事甫畢然後召入市及入
亦必以俺答約約其部為某日而又各以酋長監之

虜騎皆毋得闌入塞而商民有積貨欲與虜易者先
以名籍告關吏我市本暫請借客餉金四萬不足則
請雲中庫出年例客餉金三千官遣指揮一人偕行
賈往臨清而以千三百治段千二百治紬五百治布
段必二兩以上紬亦欲堅厚闊機布用藍紅諸色不
足則借朋合一萬一千兩班價七千兩發四道道各
五千兩分往張家灣河西務治金縉諸貨至西市則
預入左衛東市則預入天城令僧人定物價毋欺慢
虜市既畢則筵宴酋長犒勞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
粟米五合麥面一斤時酒一瓶小菜油鹽醬醋及馬

草銀七分二厘飯柴炭銀二分皆取給尖丁銀及商
稅是時大同左衛及山西高站皆責送撫賞金二十
兩爲貢使治厨傳始崇古議鐵鍋爲胡中炊具虜行
寇鈔必以得鍋爲奇今與之衣而不與之食且虜其
何以自贍而說者曰虜得鐵必以爲兵而不知胡中
不習鍊炒生鍋破百計圖之不得已至以皮貯水煑
肉以爲食請徃遼東建寧市市廣鍋廣鍋鐵生不受
炒鍊而況宣大山多道險鐵鍋鮮至決筴市廣鍋矣
兵尚書咨備兵使及分守使分巡使大會庭中鍊炒
於是以廣鍋十斤鎔鐵五斤應筭以爲不可復市計

莫若用砂鍋便臨市上谷帥爲一軍軍弘賜雲中帥
爲一軍軍左衛山西帥爲一軍軍老營以備不虞其
八月四市既成市騎七千开所錫繅綈葛苧費六萬
緡後以漸增加至二十五萬緡矣於是晉崇古太子
太保劉應箕巳下爵賞有差是時與虜爭定物賈力
抗虜索雖致忤虜王而不懼者是時通事副千戶鮑
崇德功迺與百戶李寧竟得陞一級世襲其九月老
營備守使孫錦行部黎兒窊逢賊略禁中裝殺我墩
軍二人而去先是水泉備守使陳一言與刀兒計私
通縱賣馬尾以歡虜心虜亦月欵牛銀以安軍種巳

虜復盜黎兒墩邊邊吏田世威薄責順義王卽許之
使疏捕草灘果得其姦藏而渠率則先已逃匿矣於
是略其畜產贖死者命久之冬至崇古使使者頒大
統曆而衆乃復求贖市以爲富者以馬易段帛貧者
亦各以牛羊氈裘易布疋鍼線不謂無利顧一歲市
數日焉能遍及崇古請比開元海西月市事月令巡
邊吏同欲市吏各以牛羊皮張具告叅將聽赴暗門
外軍民得以布貨變易漢因稅其物以克撫賞間不
過一二日而止而必以叅將臨之然時吉能亦先請
行延綏矣其十二月銀錠賓兒扣我張掖酒泉索撫

市俺答傳言禁之甚力然其後家丁滿答漢沙紀打
兒漢東貴時往來我三條溝寒雅口寧遠堡不乏矣
其六年三月雲中遣指揮使偕商往臨清張家灣河
西務易繒布水獺皮羊皮金諸貨而扯力銀台吉尤
合擺腰兀慎與其父黃台吉爭部落請異市守口堡
是時吉能及昆都力哈罹霜露病甚吉能迺送奉貢
馬十五騎詣俺答所昆都力哈亦欲俟病愈然後入
皆請寬假期會於是俺答使娃娃臘物來聞崇古亟
使使者存問兩人則以初三日溘然逝矣久之崇古
遣使祭弔而會昆都力哈老婦素狡悍或往來者言

中國壓鎮其夫死怏怏甚而又天雷擊死夷馬益大
懼方圖擇日祭天不受漢祭而其子青把都女太松
阿不害恐漢使怒屬使者爲告太師必如漢約不鈌
貢而俺答亦念其弟若侄甚建齋誦佛經陰爲度兩
人地已請兩人嗣及邮典其四月不答失禮進貢馬
一匹鞍轡一副大成那吉馬二匹鞍轡二副恰台吉
打兒漢首領威靜宰生馬十匹禩兒都司先進馬十
匹上谷氣台實計龍昆都力哈大成二百五十匹俺
答亦如之迺使夷使十人并台能使四人昆都力哈
禩兒都司使二十人請入京所上表出大都榜實手

殊不識字意迺漢式俺答乞加美言事奏　上有詔
賜俺答大紅蟒白澤獅子紵絲衣各一襲綵段二十
三表裏妻亦賜大紅五綵紵絲衣二套綵段四表裏
是時倖惠之翰治宴夷使具言願得代價於是上卓
三席不得代而酋長代中席二兩散夷代下席亦如
之俺答既還盆誦佛經專以殺生靈爲戒獨恨不達
佛理迺請西番剌麻公木兒榜實公實榜實黃金把
實恰打兒漢　上亦遣二剌麻皆訓以經義師俺答
歸善道於是俺答請工師五采建寺大青山及剌麻
通事人金奉官而吉能子把都兒黃台吉方搶番忽

闆父計還歸而能弟那木漢壻威靜恰求貢甚亟於
是俺答請貢使入京及鐵鍋及印信及屬夷恩賞於
是應箕以爲宜比哈密忠順王例予鍍金銀印一顆
至貢使給諫梁問孟議以爲便陸樹德以爲五不可
應箕稱引弘治初北虜小王子歲遣千五百人居雲
中邸而以四百三十五人入京次年增至二千二百
矣三衞歲貢馬三百匹海西建州千五百匹使皆與
馬稱且俺答所請入京使僅十五人許之便諸使聽
制置使具名送部本鎮得宴勞如禮已儀部請光祿
丞一人賫金幣詣邊治儲待總帥祭酒丞亦與焉鐵

鍋始議如薊遼例欲以廣鍋說者又以價貴販少而
遼左亦撫賞時乃議以砂鍋且虜以鐵柱石塊爲竈
鐵釵木杓爲器難禁擅敗楊博議銅鍋以鎮甘肅時
所獲夷器多鍋故也莫若以潞鍋每生鐵十斤炒煉
可三斤又賤而況胡中鍋漏則補塞充煑破裂卽隨
地廢棄不知炒煉乃令以破毀易新者便是年虜或
貸傍近帳鍋或以馬易鍋不得輙抱憤欲叛者十人
而五以故俺答索鍋甚急撫賞應箕議虜中以粟帛
爲衣食故捐生搶掠西無忌虜俗視子女爲一體故
衣食必共而不吝俺答黃台吉書稱各有丈人女婿

姊妹外甥及部曲，大者一二千，小者數百人。今其宗
枝皆有爵賞矣，而獨親屬不得，大爲羞怨。於是虜貧
蓊順義王令板升種田千頃，歲差足自給，老永二枝
去邊遠，獨黄台吉素窮悍，亡賴，冬旁近塞行獵，春至
往往索我巡徼使市畜産，牛米豆石餘，羊䅗糗數斗。
無畜間以柴鹽數斗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把易米
可二三升，而其甚者或解皮衣或執皮張馬尾，惟冀
免一日之餓，問其故，曩時資鈔略以爲生，今既不敢
犯邊，惟有坐以待死，宜予之賞，便且每酋不至一二
十人，各量予紬段二疋，布十疋，米石餘，鍼線茶菓諸

種，悉如酋婦例，及互市時亦各予布數百疋，米豆一
二百石。邊外復開小市，聽虜以牛羊皮張馬尾易我
䅗糧布帛，關吏得稅其物以充撫賞，不足則以減哨
及賞功入官費及各塞節餘客餉金，大抵虜寇則利歸
於部曲，虜款則利歸於酋長，不得不曲爲諸窮夷地
耳。而獨給諫宗閎孟以爲米豆非塞上所易足之物，
後恐難繼，且知三衞撫賞不足則削月糧，月糧不足
則令軍士買柴以充賞，而況俺答、黄台吉、昆都力哈。
老把都強悍非三衞比，有如歲以爲例，則釀塞上患
深矣。其二十九日，俺答、多羅土蠻、委兀慎等先赴水

泉市，至五月初九日畢，官易馬二千三百七十八匹，發
而以上馬七百匹發太僕，以一千六百七十二匹發
諸營，費凡一萬八千六百一十七兩有奇。商人易馬
驢騾牛羊二千二百有九頭，皮襖凡一百一十四，馬
尾凡一千四百九十斤，我燕賞及撫賞費凡一千七
百有五兩，會　莊皇帝宮車晏駕，崇古爲位，率貢使
哭臨成服，是時青把都、太松阿不害儼然有父之喪。
而迤北黑夷乃窺隙奪其穹廬，殺八人而去，以故貢
市最後，然自去歲至今，數萬騎炫黄於加峪關及西
海者，皆俺答部夷意欲胡爲乎。其五月，崇古請轉遷

切盡黄台吉、威正恰把不能官，爲指揮同知，大都[illegible]
貫及諸生計龍及軍餘小土谷氣台實有書寫功，夷
使安克黄台吉啞都赤被虜總旗，王繼祿有傳報功，
迺比恰台吉打兒漢例，授百戶。　詔從之。其六月，
上新即位，黄台吉亦赴新平市，廷臣請大赦。　高皇
帝於忠順王、　文皇帝於和寧王事，皆予印，於是賜
俺答印一顆，印池一面，鍍金，惟入貢表文始得用。俺
答迺率黄台吉赴宴所，稽顙樹頟扶服蹶伏悉已，恭
領隨佩金印紫綬，踰快，因齎夷使公實把實馬七匹，
奉表稱謝，用黄紙油印，字畫又粗拙，俺答亦自稱不

曉文藝乞太師再加美言崇古卽使譯者崇文光譯
明代爲改正而俺答所怏怏於中國者第以部曲四
十萬夂不得鍋爲請先是俺答請金番經數部及剌
麻番僧一人事隷祠祭司於是咨僧錄得金字經三
部行順天府復造及墨字經大率十部遣其剌麻僧
星吉藏卜堅叅札巴及其徒領占班麻星吉堅剉往
以堅叅札巴曾使西番兼通經故也崇古幸俺答晩
喜佛意欲番僧闡揚慈教啓發善心乃取撫賞金造
禪衣褊衫市稅金治米麵茶果菜蔬及紅黃紙劄頁
器具而以漢僧八人陳列法器令番僧至虜中誦經

於是通事人金奉珊瑚與俱既至虜營二僧出地藏
十王神像及心經華嚴金剛觀音等諸經以爲此梵
王初傳妙音與傍門邪法不同佛家爲傍門者七十
有二而傳法降魔皆非正法因陳說清淨貞空明心
見性令戒殺去暴全天地好生之德免十閻羅地獄
之苦崇古又恐番僧多習咒法有如二僧不知徒爲
虜王所爕易迺令傳告虜王漢法禁習傍門徒知奉
西方大乘敎法已迺擇日治道場謝三寶圓滿功德
如令俺答既聞僧至卽引衆出迎四十餘里膜拜迎
入穹廬與胡中番僧哈望噴兒剌夷僧公木兒把實

大都把實黃金把實恰打兒窖叅伍無異俺答卽率
其子若孫及部衆萬餘日夕丫手而禮佛崇古復給
綵布四十餘疋米麵四十餘石以爲建醮費其七月
俺答如胡僧俗授二剌麻大國師秩是日遣夷使公
實把實安克等二十餘人送堅叅札巴等四人還塞
與之馬七十餘匹橐駝牛羊百頭禪衣各一套綵布
數十疋俺答故不識番經及漢經復請韃靼經而漢
亦張鼓樂導迎夷使陽和邸賞銀牌綵布如禮頒之
黃台吉亦請僧建齋而虜衆亦以佛爲宗以僧爲師
矣於是相率念佛傳咒同戒殺生化兇殘與慈悲之

念易豺狼受獅象之馴崇古復稱引　祖宗朝　勅
建弘化闡敎諸寺於洮河諸處寫給金字藏經封以
法王佛子令其分制西域因俗立敎請下　明詔
詔儀部咨內外經廠給韃靼經因賜堅叅札巴等僧
官官予禪衣坐具僧冠而會經廠夂焚禮尚書議以
爲番僧止習本敎不達虜字仍與番經便至番僧堅
叅札巴星吉藏卜哈望噴望剌授覺義其徒領占班
麻星吉堅剉公木兒把實公實把實大都把實黃金
把實恰打兒漢授都綱皆西番秩故事覺義儀部咨
吏尚書請勅都綱太史撰文皆令居虜中以化導諸

夷於是幸許諾廼遣使者賷　勅書五道勑命新
匣包勑袱匣外紅綿布包袱各一紅綿三兩授僧冠
坐具禪衣六襲虜酋雖習番經字不識文藝每與督
臣書札皆出漢人手多爲群姦所波蕩往往書辭以
口傳背馳以故不足憑是時順義王甚加被恵澤蒙
休德願格心易行歲奉表稱臣顧不識漢字　詔書
晏下如類亡知者廼請譯者與習胡字者參伍得傳
習書寫以便爲表於是戎部咨四夷邸遣鞮狙譯者
叢文光咨剬置使所譯畢即傳次還京着爲令每貢
期迫歲遣譯着往會文光所携字譜忠孝經皆番字

崇古以爲　朝廷幸遣官生以訓虜衆俠弘文教甚
大惠也廼諭虜王敬文光至備國使副帥麻錦治米
麵蔬菜使通事人楊亮金奉送文光與具既至虜王
大踰快如獲百朋而文光廼日與諸虜傳受番文較
對字意講忠孝大義令那吉擺腰習字居月餘虜王
報以上馬遣歸適東西虜公實大都等聞風慕義尊
文光以師禮邏拜因賷番文以求印正文光皆爲譯
辨人人各自爲說已低佪者八月得還始封貢時遣
譯者馬繼志往從授序班鴻臚寺崇古請官文光亦
如之自是之後文光繼志間遣一人往驗番文放喜

峯口例也其七月扯力兒台吉擺腰台吉兀慎台吉
赴守口市語在扯力兒傳是時俺答以暑急蚊虻久
避青山作佛事其八月始赴得勝市自二十九日至
九月初九日市畢官市馬三千五百六十二匹費凡
二萬六千八百二十一兩有奇商民易馬牛驢羊一
千一百九十七頭馬尾五百九十一斤我燕賞費一
千三百七十三兩有奇其九月指揮同知永邵卜大
成台吉挿漢赦不兒等入貢語在永邵卜傳崇古於
是約馬賈山西匹七兩八錢大同西市匹七兩五錢
東市匹七兩三錢官府匹八兩二錢較始議上馬十

二兩可省四兩中馬十兩可省二兩下馬八兩可省
數兩是時所獲馬倍直至十五六兩少者或十二三
兩即以馬價及椿朋齎買紬段梭布水獺皮以爲異
時市馬費其元年夏俺答入貢復欲避暑竣秋至互
市是時黃台吉欲西略番乃以貢馬數匹付俺答而
遣其妾若干人市先是老酋婦疑老把都以酏死而
會永邵卜夷人又死於市益心疑之以故青把都永
邵卜貢市皆不至俺答機械變詐飾身赴市場漂漂
約束陰令其子黃台吉促青把都躑躅邀索因而詞
停示德貴酋市每役朔部下李府略我民人又挾使

車東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僅之而已無速狄壘以旨諭虜王每口置酋長二人分地千撫疏捕謂之守口夷而御史孫琮亦以爲貢市初以夏末夏初爲期今過期久不至或有變盟之意迺上八事請嚴爲邊備書多不載是年俺答率都督同知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賓兎台吉等九人指揮僉事擺腰兒台吉等十九人正千戶兀慎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副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百戶恰台吉等八人大率遣使七十人小酋二十六人入貢然馬直匹增五兩西邊馬增十兩矣是時我漢人王道科

及趙景庫計龍小土谷王繼福辛惟曾亡胡中又往陰爲我漢人耳目積功勞崇古檄使通事官楊亮胡天福珊瑚金奉往諭之令以漢亡命及虜情來告其二年三月俺答獻罰鶴等四人把漢那吉獻李四劉洪四宗璉恰台吉把兒漢竹愛巴達子五奴骨器獻姚丙只此其人皆日夜佐虜叛盟或群以歸降我而實欲塞上有事爲虜嚮地胡天福等亦逮叛卒王天福等二人盜邊馬弓等五人泄邊情者田大紀王結等到集請論如法　上從兵尚書議賜俺答紵絲衣一襲表裏六之把漢那吉以下有差王道科等表裏

二之楊亮等秩一級其五月黃台吉堅請鐵鍋弗得請鐵釘虜使多舍民居僧寺往往略鐵釜馬鐙民間或闌出鐵私易於是御史陳文遂陳八議至籌胡馬貢期尤備大略以爲江南江北輸馬値二十四兩至部部以十二兩發邊邊以八兩可易馬一匹月給料一金於是議解寺寄養則不習水土難欲以代官兵奉餉則又變易難迺欲以兵二人領馬一匹卽以折色餉抵直凡二季而又復其役半載便矣臣獨以爲軍役歲不過修邊邊不可乏人而況二軍有如皆貧馬卒不可易則胡以爲資而兼之夷情漸狡常以駑

馬混售至直七金者又多所未有計莫若如雲中事勿扣餉毋已請增數人養一馬卽扣折色餉毋出一月無軍無賠馬之苦而月糧亦省矣貢市按初議議以二月終入貢五月初開市期而不至則絕之大都春初草芽未茂胡馬羸弱而我又赤地千里虜亡所鹵略至盛夏則胡人苦熱矣獨我塞上水流草青於此時得馬可資以爲養誠便計也今貢期常至四月而市則益後竊跡新平市六年以七月元年以八月張家口市六年以九月元年以十月而青把都以十月矣大虜既得延引至秋馬肥弓勁而我又禾黍滿

野虜得因以爲利甚者陽以乞故請假期或至冬土
李隆指者十二三而虜獨耐風寒揚揚請市意得甚
及馬入漢則以無青草倒死相望柰何常中虜計而
不寤乎當是時四月已盡貢馬猶不至宜亟下令令
俺答督諸酋貢無出此月至市事亦欲以六月告畢
事下所部問狀於是戶尚書按文燧議議宜大撫賞
已歲各支積貯客餉二萬金矣不得復借及減削尖
丁商稅稞公務夷稅等金歲終皆聽綜覈於部使者
而以青冊移所部驗問　詔從之其八月制置使方
逢時議通市馬大略以五年宣府凡一千九百九十

三匹大同凡二千九十六匹山西凡二千九百四十
一匹六年宣府以老把都諸子不至易永酋馬凡九
百二匹大同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匹山西凡二千三
百七十八匹元年宣府凡七千八百一十匹大同凡
七千五百五匹山西凡三千九百八十八匹今二年
宣府至一萬四千五百有奇大同至七千六百七十
有奇山西至五千有奇矣先是科臣議北直隸河南
山東暫停歲俵馬姑行折色匹二十四兩動發三邊
收買胡馬胡馬價不過十二兩則一馬乞二馬之用
且八兩又多貨物則二馬之價更拯有三馬焉崇古

議歲發三鎮各萬二千金同椿朋馬市馬千匹轉發
薊鎮或俵充京營或給戶寄養兵尚書竟請三萬金
馬給邊後御史右丞楊錄又請以部價所市馬給三
關餘悉解太僕匹三貨本十二金少大僕卿屠義英
見爲胡馬來自塞外不宜水草未及半載多所倒死
請以三軍軍或如有餘一切屬縣官官賣不得議解
京發寄致滋耗損於是逢時議軍民或不及盡賣請
三邊各擇水草薦美之所建牧場一區及舊草場皆
清覈令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爲一群十群爲一
校而以一把總領之于校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

而以黎遊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草班其毛齒稽其
良否視其醫藥夏秋放青兼令軍餘采秋青草以備
冬寒而山西則領於行太僕宜大則領於備兵使陽
和則立一小場請比種馬例行賞至孳生馬駒聽軍
民得以金請易　國家歲令直隸山東河南養大馬
數萬匹轉太僕爲軍國計耳顧民馬每匹費四十金
而芟芻猶不與焉今請於市馬歲擇肥壯者宣府二
千三百匹大同千五百匹山西千二百匹送戎部轉
移太僕得委官屬臨場大會行太僕及兵備使守巡
使選擇充給京營衹徵直隸山東河南金錢以爲市

本費二薊鎮歲叅萬二千金上谷易馬凡千二百匹殊便今眞大河保諸郡偏裨馬亡慮數千半仰給於太僕寺皆軍自行買不足則佐以橐中金宜比薊鎮例請增三千匹每營歲有常官領軍自行易買眞定赴水泉市保定赴德勝諸市價視馬上中下上馬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三上谷以一鎮而當永邵卜青把都諸夷以故市馬比二鎮獨多幾萬五千餘匹而我塞上卒僅僅四千七百有奇猶三不當一乎今請擇舊給軍馬二千餘匹轉太僕發京營以抵眞保春侯馬薊鎮則量增千匹而以新馬償原軍以後於牧場選

解是月俺答使大都三静嚇害等送剌麻番僧堅叅札巴班丹聰明乍徙屬領占班麻星吉堅剉及番指揮馬你卜剌還塞皆酬以衣馬奉表謝　恩及書報制置使甚恭因請遷剌麻秋謂春和時歲還僧設醮傳經遵大漢持齋戒殺訓也先是俺答請鍍金佛像及金字番經剌麻僧以故馬你卜剌等復奉金光明經往於是制置使議陞覺義堅叅札巴都綱領占班麻等四人秩賞馬你卜剌以其人習各國語及韃靼番經也其九月俺答赴寧邊河候市而會察罕兒約兵犯薊鎮俺答不從廼告通事人敖八當備邊是時

青把都亦欲犯界嶺義院口察罕與青把都夙通姻媾又巢穴甚近亦有市心其十二月俺答以寧夏中衞市遠請徙蘭靖是時二子賓兎一居松山一居西海而家丁韓林大兒娃四孩兒剌海赤又在河西勃勃有西意矣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黃台吉妻五蘭比妓及其子松木兒台吉赴新平市二十九日兀愼擺腰赴守口市我兵備保平尾窯口然至次月初九日幸告成其七月初四日永邵卜大成台吉赴張家口市其八月十四青把都亦至至二十六幸告成其九月十三日俺答自青山營偕多羅土蠻妥兀兒愼

赴水泉市我兵備老營然至十七日幸告成其十月初一俺答又赴得勝市我兵備弘賜堡其十一月俺答進表及貢馬則請鐵鍋農器甚堅先是三衞哈密每入貢得在途貿鐵鍋制置使方逢時知俺答春秋高厭兵廼比故事與之約約以鍋折馬直大者口紬一疋中梭布四疋小梭布二疋於是水泉得勝市多受布用大率三百口因著爲令鍋毋得過五百口禁子貴器如初是時松山賓兎及其子阿赤兎引千餘騎略番聲欲入塞臺御史以檄諭俺答答即遣夷使馬你三静肘寨打失等六人往誡兎其三年四月使

通事人土忽智請　貢期塞吏譙讓忽智如初忽智曰太師言是實兎以不得市於甘肅而去寧夏又道遠不得知諸部悉就理甚爲塞上所患苦今縱不開大市亦宜善爲撫賞撫賞惟均何患不受約束哉其六月黃台吉妻大成兀愼且沁比妓松木兒比妓及其子靑把都扯力兎擺腰兀愼等市新平守口頃白洪大靑把都幷永邵卜大成及其子隱克等後先市張家口市其九月俺答市水泉其十月又市得勝是月俺答請城名　上以貢事積功勞會五年法當上賞於是　賜金幣名其城曰歸化其四年七月至八

月新平守口水泉得勝市如故其九月俺答遣夷使火力赤等進馬九匹及鍍銀鞍轡鍍金撒袋各一副弓一矢十五臂朴頭一次子不他失禮馬二孫把漢那吉馬三姪擺腰把都兒馬一鍍銀鞍轡一黃台吉偕兀愼打兒漢多羅土蠻委兀愼等貢馬凡二百五十匹留邊馬凡二百五十匹上馬凡三十匹是年遷把漢恰台吉爲指揮僉事進合羅氣偕將軍馬五索嗣父指揮同知秩沙赤星遷副千戶秩皆視事部夷撒袋榜實等各遷百戶秩而已故哈剌愼著力兎把都兒台吉妻靑哈屯及擺腰毋一克比妓兀愼毋七

慶比妓皆得比合羅氣妻一克比妓有上賞已給勅凡七道一順義王及那吉一黃台吉及扯力克一靑把都一永邵卜大成一合羅氣一兀愼擺腰一套虜把都兒黃台吉以酬主市之勞也其十月貢夷打剌明安及錄定部夷旁觜房堡行獵會把總張維屏等十餘人亦往邊外樵蘇見虜衆鳴砲迎戰戰不敵遂略人營携往與和城頃之還我六人聲言漢無故納我降人背初約不信實欲索我重賞也於是制置使方逢時禁邊吏毋得以一布一肉往討第使通事人楊亮趙國勳歐陽淸譙讓順義王與靑把都急也

居月餘俺答大會黃台吉及永邵卜靑把都切盡黃台吉皆爲漢恩覆載不可背亟使夷使辛牙赤偕包素恰倘不浪搶的庫接銀錠打剌明安罪酋長人罰槖駝二頭部夷馬一頭大都如所往而止先是漢與虜約背盟者罰羊一千馬二百七匹槖駝三頭後竟如漢約也俺答黃台吉遍請留羊一千槖駝一它悉以送秦塞下已銀錠打剌明安亦款塞請除罪復市貢如初如是　賜俺答金三十兩紅紵衣一襲彩段六表裏布二十疋黃台吉金二十紅獅子衣一襲彩段二表裏布十疋邊吏復以所罰馬子諸虜俺答凡

八十匹槖駝凡三頭黃台吉凡十五匹青把都等凡六十匹永邵卜等凡四十匹切盡黃台吉凡十二匹其十一月俺答獻賊夷阿都赤鼻鶻𫁲其五年四月俺答及昭勇將軍把漢那吉等入貢如初獨沙赤星台吉新來先是　上幸賜西海寺名曰仰華寺而俺答丙兔亦復得修城青山以故俺答益求索亡厭迺請遷啞兒開大周思漢哈秩及切盡黃台吉金印其五月各市戍獨張家口則滿五素及其妻太松阿不害等亦初至它一切如故是月俺答復使大把巴石虎兒害恰等致書臺御史侯東萊請五藏剌麻請令

縣道傳次𨑨顏料蓋寺西海岸已迺索金經鍍金佛供奉西寧寺數數然請出馬你卜剌議策安御史邢玠上書恐松山加略諸酋相煽而起宜備水泉岔口及永昌鎭番其六月俺答至得勝市以避敎虻復還是時大將軍備弘賜堡其八月至水泉市大將軍復備偏關是後俺答請遷巴陵台吉七子官大抵貢夷每一至則請遷酋長秩覲事及覲事則復賞散夷皆率以爲常其閏八月俺答使大首領何恰上書言欲迎生佛飲長生水先是河套諸酋略戹剌殺其酋長數人兵馬死折者已千數已故諸酋皆慙愧休舍加

峪關欲報怨迺約俺答俺答以春秋七十老耄難于乘馬第詐許之實不欲往也已迺迫切盡黃台吉請徵永邵卜襖兒都司哈剌愼及宣大諸酋長𨑨乞西寧開茶市於是躬赴水泉市市畢始挈數十萬衆決策往矣即遣恰台吉宰牙赤公實把實那吉等守市因巡撫塞上敢背約盜邊者罰如剌明安例制置使方逢時及給諫裴應章後先皆上書大略以夷狄相攻與中國無與第嚴備邊以待之其九月御史李時成奏俺答毋延茶市甚禁勿予便是時給諫陳三謨薦都御史石茂華鎭三邊其十二月番僧恰打兒漢

至甘州請謁俺答俺答以多羅土蠻與北夷相仇殺故弗西行而又會部曲青山倘不浪曲兒克榜實皆後先物故故刦中歸咎於俺答不見番僧所使然如出一口也者頃之俺答復引把漢那吉及擺腰扯力艮起西海仰華寺建醮因遣夷使土骨赤索貢賞及請通事人與俱西行之日惟恐塞吏之有疑心也其六年正月御史黃應坤請宣大通事官二人先至甘肅以備虜是後郭銘李福保至請授甘州衛試百戶秋其四月賓兔狹虜王略熟番甘藏諸族大獲凡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盟牙而延寧套虜亦務爲利

而西甘肅多事矣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律繩其下得中國錦綉奇巧每以驕土蠻土蠻亦索封貢於邊語在土蠻傳是月俺答從甘州外邊蘆蕭套黑水亂骨堆至昌寧已從寧堡闌入邊至周家灣已從永昌城至橫梁山壕已從新城兒至石頭口已從西南大川至大河口已從九條嶺透洪水花寨曹古城至大馬營泉腦其五月至扁都口然虜王亦以法繩諸部夷令毋近城堡毋踐苗禾而漢亦給米麪酒肉茶果以中其驩是時蘭靖莊浪涼永鎮番西寧每二十里建塘馬三騎塘軍三人覘虜緩急以告邊吏猶恐

貪洪水曹古城美水草益備虜制置使董世產亦移蘭州頃之俺答自甘州外邊使夷使兀監漢還豐州川治貢事先是答往西海迎佛而以貢故吾兀慎台吉恰台吉等經紀其事於是邊吏使使者諭黃台吉青把都永邵卜大成及河西卜失兔阿不害等遵約束入貢居亡何酋長恰台吉五路台吉阿拜台吉打兒漢倘不浪討龍土骨赤寺果送奉俺答馬九匹及弓矢至邊而黃台吉兀慎擺腰多羅土蠻禿兀慎及諸部以貢馬二百五十匹上馬二十匹留邊馬二百三十匹至是後哈剌愼青把都永邵卜大成打剌明

安銀錠打兒漢台吉五路台吉市守口若黃台吉并妻若子松木兒台吉等市新平俺答及恰台吉阿拜台吉市得勝水泉皆如初是於俺答及其妻哈屯妾三娘子與把漢那吉凡一百四十三人兀慎與擺腰凡一十七人黃台吉凡四十五人青把都凡八十八人永邵卜大成與合羅氣凡四十三人皆受上賞而去頃之俺答請授且且台吉等十九人秩爲副千戶討討兒恰等四人爲百戶賞俺答女中索阿不害如太松是時指揮同知把林台吉父物故矣請以子著力兔把獨兒台吉嗣皆

給 勅書視其枝以爲率其九月邊吏請以虜王茶數百觔以供佛其七年十一月御史趙楫奏俺答居西海中盤牙連歲有四不便四可慮語在邸狀是月俺答請以馬五百至洮州易茶并從者繒布米糵御史羅應鶴上書大略言曩時丙兔索茶猶賴虜王罰治以堅初約今則躬自蹈之矣度虜請茶微意不越二端或者以番人懸命於茶而需茶於市以爲我不羈操市權則番未易以威劫也非然則以 國家視茶爲重務法嚴輒假此而撓之以請幸而漢即我予我復從洮州而西寧已從西寧而河州即不我予亦

可坐索重賞此其勢不宜予請嚴爲禁便從臺御史
傳希摯奏亦如之其五月俺答自甘州外邊使使者
還豐州趨哈台吉打兒漢倘不浪扯布土骨赤貢馬
如初是時哈剌慎青把都台吉及永邵卜大成台吉
打剌哈安銀錠台吉打兒大台吉等後先赴張家口
得勝守口新平水泉市其七月俺答返巢先是制置
使吳兌賚金幣通事人金鳳師國勳偕夷使羊羔兒
賜俺答趙東歸俺答大喜迺以番書還報稱謝而我
所使通事人珊瑚戈陶及王自保李登雲郝景奎趙
國勳黑倉龔喜土骨赤曾世美啞獨賴監王西行亦

爲王所孚信并皆斤斤奉約束唯謹其八月俺答發
自石羊石虎川腦至寺兒峽居四五日復走木不藏
休舍而我塞上卒則恐虜自甘州迤南則入蘭靖迤
北則由松山入寧夏中衛及赤木口稍北則由賀蘭
山後入延綏於是叅政使李汶備安遠副觀察使張
九一備石夾行太僕馬圖備石浪備兵使石槽備岔
口制置使部光先亦移蘭州軍居中而俺答冉冉從
大同河寬溝兒入鎮羌境矣已從鎮羌東閣門出走
東北草地所至幸靜息亡它穢而御史趙楫部光先
具以狀 聞其十一月俺答還至大㭼升燕恰台吉

其十二月俺答益戴漢撫賞恩遣夷使海大首領扯
兒克首領何恰撒袋榜實上表稱謝因貢白駝一頭
黃駝二頭馬二騎甲一刀一氆氌二疋而番僧滿頓
失禮虎筆力哈亦貢銅佛一尊刀一口氆氌二疋裁
絨褥一條徒屬溫布剌麻貢氆氌二疋刀一口襖兒
答把剌麻禰兒哈度剌麻閃定剌麻以另慶剌麻貢
氆氌四疋表文甚恭於是制置使吳兌臺御史賈應
元使叅將張元實代進因賞賜俺答及西行者北晋
者大成台吉以下皆有差八年二月臺御史宋守約
亦以套虜還巢聞其三月制置使鄭洛詐使使者趣

虜入貢陰察虜情是後以不他失禮積功勞增秩爲
驃騎將軍而酋長常漢我不銀台吉等十九人亦授
衛衛視百戶諸酋班定兎阿不害等皆受上賞而去
其五月俺答黃台吉及套虜卜失兎阿不害等入貢
如初是月開市至十月報告罷其十二月俺答請寺
名及選番僧哈望噴兎剌秩爲大覺禪師於是禮尚
書會大司馬請於 上詔從之賜圖書及幣帛名其
寺曰弘慈寺其九年五月俺答以滿五大盜遼左邊
召至佛前譙讓之語在滿五大傳其六月丙兎益以
索茶市未遂故略楊答二番族及漢人在田間者於

是俺答及都督同知卜失兎阿不害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使使者薄責丙兎因罰馬如初約執火力赤等五人并皆來獻已大司馬方逢時覆臺臣郜光先李堯德奏　上有詔賜俺答以下金幣有差究假火力赤等死罪屬俺答以夷法治之因勞以贖罪馬牛羊其十二月俺答請部酋皆從套中往西走亡何答罹霜露竟不可藥遂死於是妻三娘子使使者高榜實保素牢牙氣把恩害首領告訃於塞上曰答以是月十九日卒制置使鄭洛以狀聞　上有詔念俺答款貢年久恭順愈堅特與　勅書一道祭七壇綵段

十二表裏布一百疋以示優恤是時胡中疑邊吏乘虎擣巢輒潛移帳房一夜至十數起賴鄭洛曉譬漢實無此意始得安堵其十一年三月洛大會臺御史賈應元遣遊擊況棟奉　諭祭及降真香七炷往歸化城於是答妻三娘子及黃台吉躬率諸夷望　闕叩頭謝恩然後行禮禮畢復叩謝如初其四月三娘子奉表文一通上馬九匹稱謝　上復賜三娘子及黃台吉不他失禮金幣有差答生九子長黃台吉次擺腰阿不害次鐵背台吉次賓兎台吉次把林台吉次打郎台吉次不他失禮次沙赤星台吉次倚兒遜台吉答死黃台吉嗣已黃台吉死孫扯力克嗣始答最屈強常以為王之故欲令嵩嵐備兵使蔡可賢下拜賢為人有膽厲氣以折之竟不拜是後答見吾塞吏輒和柔非復昔日答也

讚曰

善哉乎賈生所謂五表六餌也今以治虜果有驗而說者言一敗於弘治再敗於嘉靖是大不然夫嘉靖中以仇鸞不法敗大事此自敗非胡敗也頃貢市成中國止費數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且胡中衣食宮室悉仰漢制此天所以資漢制其死命雖以

板升扒沙之盛土蕃兎剌之合何益哉

中三邊武功錄俺答下卷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八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黃台吉列傳

黃台吉俺荅長子也嘉靖中索馬市雲中雲中弗許計窮無所獲迺提精兵走薊遼而獨石古北潮河之間蕭然苦兵矣又佯言我積怨於三衛必欲報之制置使何棟知虜詐弗可信請備邊日益嚴是時胡中名黃台吉爲辛愛日引安灘把都兒克失炭等略伯彥帖忽思因以所略馬牛羊闌匿深山中先是亾命陳打罕與黃台吉合兵略朶顔把卜亥馬牛羊得算迺復謀我薊門假以取妻朶顔故得久逐潮河水草塡之移壁長水海口廟兒有吞噬三衛之志自是上谷以東漁陽以西胡馬充塞道路矣黃台吉益縱兵鹵略朶顔都指揮哈哈赤馬牛羊及車輛過半意在脅三衛以自歸然後連衛而圖我可知也制置使使通事人焦萬福齎檄馳哈哈赤示三衛毋得陰與虜合以中虜計而哈哈赤先已殺黃毬子三人捕打賴一人迺遣其子鐵庫以簡與膠致喜峰口請献見闗吏闗吏驗問打賴故酋長鐵卜囊部夷也鐵卜棠方

大會把都兒辛愛及輕生台吉小失台吉薛蘭努都台吉阿素台吉阿都罕台吉莽古台吉等二萬人並休舍討來灣斡兒期走塞上討欲鹵略我繒布我塞上烽火連月不息賴哈哈赤力得解免　上從兵尚書議賜哈哈赤金頂大帽大紅膝襴獅子紵絲衣一襲表裏四之鐵庫衣幣皆有差把卜亥亦給段絹布帛及米鹽牛犋輜重令復業是後趙小厮新從胡中來言把都兒在商都趨窮廬各殺羊五頭爲脯欲略黃台吉因走京東當是時安灘亦欲走大西邊阿牙台吉則又欲從古北口走　京師大橋皆有萌芽爲伯思哈兒覺具以其狀來告居有頃黃台吉把都兒又徵套虜往河東與大酋俺荅虎喇哈喇把兎會兵謀欲分道而馳並危我京東以京東美水草故也已復自恃合小王子打來孫之盛又欲略京南獨畏漢兵强恐其鋒難當乃詳言吾欲走遼陽彼得從古北口起出我師所不意而哈哈赤頗忠漢以爲其計果行則京以東京以南窣得晏然已乎亟使使者徼告漢得蚤自圖之已引衆三萬人逐水草至青山欲南馳直趨渡口我伏兵四面起黃台吉遁走休舍大青山插漢腦兒會伯顔打來避辛愛亦潛移薊鎮石塘

鎮制置使劉燾恐辛愛且至薊門徵兵以待之已廼檄告三衛有能捕斬俺答黃台吉者不惜萬金賞是年黃台吉女領卜衆額卜指與黃勇通勇本漢人亾抵虜營易其名曰失兒克亊覺復亾歸漢居亾何莊皇帝即位矣是年正月黃台吉起自插漢腦兒把都兒起自火郎不喇酥並治兵黑漢腦兒圖我薊門逦西適安灘病弗可行獨把都兒往影克營祭旂纛因徵安灘吉囊兵欲冦鈔我水冲而黃台吉則引擺腰兀愼打兒從他不囊馳龍門金家庄及鎮寧外邊大同灰河殷殷勿乏絕給諫歐陽一敬廼上書大都

慮東虜與北虜合急在山西寧鴈其九月兵尚書郭乾著爲令今有能捕斬辛愛把都兒者予五百金遷其秩三級是時俺答冦山西土蠻冦永平獨黃台吉遷上谷外邊按兵不動以致我師有顧此失彼之虞於是南山黃花古北告儆矣其十月黃台吉引千餘騎索伯顏打來伯顏打來實與黃台吉講好者特託言爲讐故以示塞上或無疑其二年四月辛愛借把都兒詣伯彥奴兒修城其後一年爲庚午正月俺答貪左衞美水草欲田漢人耕種廼走板升城號召把都兒永邵卜及罟奴與落土蠻阿兒都司擺腰兀愼

恰台吉攻雲中黃台吉攻上谷洗馬林已徵坤的里罕坤的里罕以馬瘦止欲攻獨石永寧是時俺答令諸虜人治羊一頭馬二騎下貧者人治馬三騎並詣雲中上谷於是上谷臺御史王遴雲中臺御史方逢時各以狀聞其三月辛愛把都兒只昂復馳插漢腦兒廼欲自上谷雲中至老營堡行鈔略給諫溫純以爲插漢腦兒在白灘三間從此窺上谷則永寧四海冶爲急窺薊門則黃花鎮石塘嶺古北口墻于嶺爲急且土蠻方倔强有如一日從太平以東窺左足而應虜爲之奈何其八月諸虜各聚兵黃台吉則腰帶

山把都兒則插漢腦兒土蠻則搶剌毋林益未嘗須史忘古北潵蔚冷口間也居頃之辛愛把都兒安灘東走土蠻期九月冦鈔我獨石黃花鎮因壁商都大古城於是虜酋傳箭來告而御史傳孟春請於 上事下戎部亾何俺答果引其衆東行道逢黃台吉言欲先蹂踐我近邊田禾黃台吉恐兵力不足言不可於是俺答怒東走大白海子而黃台吉亦北走各別去其十月黃台吉兀愼擺腰乘俺答西行索降人擺衆馳弘賜堡掘墻而入直薄鎮城旦日零虜並走東塘坡古城砲鳴震天是夜至許家庄漏盡雞鳴矣環

鎮城而居者倉卒不自意虜至多被殺略於是臺御
史方逢時遲日出登東城樓望見虜益逼城下計晝
無所復之亟遣通事人龔喜土忽智曉譬黃台吉趣
歸降黃台吉始信之俄而復疑迺質喜遣腦木兒偕
土忽智謁逢時所說甚秘弗得聞已犒腦木兒牛酒
及紅段機一純遣歸黃台吉志在洪州弗聽竟走高
山站副總戎麻錦欲援之逢時止弗往賴雲中副總
戎劉國鏖戰許家庄多所斬獲我軍大率減五人時
制置使王崇古遣總戎趙苛馳燕山頭擊破之斬首
五級虜騎盡東南馳而偏將軍胡鎮馬孔英復追亾

斬首九級會總戎馬芳亦自井坪來邀戰虜見我師
勇氣益熾逗遛不欲前先是黃台吉所歷馬鋪牛家
堡七十餘所殺略男婦凡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凡二
千餘頭糗糧凡一萬二千餘石焚室廬凡五百餘所
且以　代府墳墓所處亦焚其殿一座何皇它問乎
於是御史姚繼可劾奏諸備守者罪有差其十一月
俺答偕黃台吉執趙全等塞上請歸把漢那吉語在
俺答傳其五年正月漢使李寧過黃台吉聞窮廬哭
滂聲不絕以雲中所殺虜多故也其三月俺答益感
得孫之惠强黃台吉把都兒委質而臣事漢御史劉

良弼上書言黃把二酋祇為父兄所强終非本意而
況往來者惟侯天祿及二三中國亾命之徒兩相傳
說皆一切欺謾語弗可信是月黃台吉諸酋婦索邊
賞亾厭制置使王從古讓書再發率黃酋如漢約不
然者漢第以一偏將軍收其部曲殺其妻孥而黃酋
自此悔禍其五月漢授黃台吉都督同知歲以二月
入　貢先是二月將盡聽四月得復舉是月黃台
吉迺約俺答並入　貢始漢使鄒沂王勳齎　勅書
及蟒龍獅子衣表裏至得勝堡會黃台吉感於熱疾
五藥言言制置使王崇吉計欲誘而執之猶豫不迎

詔僅遣其二子至於是從古致書俺答俺答詰問益
急其七月黃台吉貪漢市物迺自大東三衛克臭夷
婦帳西來帥其妻若子并指揮使擺腰正千戶兀慎
赴新平市漢亦賞賚如它市黃酋迺叩頭者四稱謝
不容口已迺求續市市馬凡四百疋是時黃台吉獨
後至市市閉馬以故未盡售然亦偶覓假之耳後它
酋不得請以爲比黃台吉爲人凶悍鷙變詐亾常常
以榼酒發狂積過失雖俺答及昆都力哈爲父若叔
猶率意而行必不能遵約束獨控弦萬餘輒多恣肆
黃台吉反至不能制其死命也今關市下索屬夷酋

賞及欲徙熟夷至再三四殊不類阿父得勝市清晏
要皆諸部夷過也其八月史大史二諸部夷盜黃台
吉馬牛羊黃台吉遣夷使亞都善同打兒漢請于崇
古大畧自言曩過聽日者言畏是歲屬兎殊不利於
南迺以疚阻父叔父叔不入莿秋毫皆我力也今加
以那吉來降自以為旦莫可幸無它虞何至今史夷
盜我馬牛羊乎願太師為我畫便計有如不還我我
請以兵問諸塞上太師其勿督過之崇古惡黃台吉
詞傲至不恭且故以此恐懼我以為我遂賞熟夷罪
我竟弗與於是議召其父若叔語之故然後張吾三

軍往正之黃台吉聞羞負且懼天誅亟退舍遠邊崇
古迺遣通事人金奉告俺答俺答獨行出帳外微語奉
謂奉黃台吉數背約勢且再入入予太師幸為我計
殺之我自無怨悔頃黃台吉亦使使者請其世叔昆
都力哈願與父同力索熟夷父若叔皆不答黃台吉
於是度勢孤乃佯為行獵獵旁近塞以詷我竟何如
狀崇古既聞黃台吉悔禍且近塞乃微告總戎趙苛
亦佯示不知故狀擊牛酒飲黃台吉黃台吉中酒果
大喜以為久負　中國恩罪當死顧非我一人所私
行實以父命故屢入塞然亦未敢深入屢入屢被折

此太師所深知自今永為藩臣世保漢寨有如吾言
弗可信請以天日臨之崇古幸許諾是後益忤其父
父居恒偏愛後妻及那吉絕與黃台吉不相能自那
吉還黃台吉心愈疑疑父與叔并皆圖危已也頃之
與小酋擺腰有一日之怨輒棄妻子走市門曰與其
居胡中為此屬所魚肉孰若借居漢塞上沾　聖化
黃印闕副使申佐相鄉闕下曉譬者竟日而其妻若
子則又皆環泣扶掖始解免歸其十一月黃台吉齎
頭夷彩克及昆筆寫氣景四等八人書二紙至新平
堡謁崇古屬使者先覘以一書書覽而太師不色怒

然後次第出出則一以請謝前過一以請　勑及市
馬牛羊及索米鹽蓋為歲事所迫也崇古得書果大
怒以為昆筆寫氣本我漢人名王繼祿曩黃台吉所
致書倨侮皆出此曹乎今一切謝絕毋令復入塞諸
夷皆俯伏叩頭請乞極悲哀於是許給　勑賞時冬
至會順義王與那吉亦使使者七人索水泉市市諸
賊夷并索沓經崇古於是設　龍亭丹墀率使者從
諸將吏後叩頭山呼萬歲行慶賀禮使覩漢官威儀
類如此已頒明年大統曆俺答黃台吉各一冊黃封
遣之夫亾何制置使趨總戎趙苛召史大史二總諸

部夷以竊馬說謊罪從漢使至塞上與黄台吉講和黄台吉故納史二女當勿相搆隙已許黄台吉赴新平與民市市牛羊以百數彼以羊一得我布可二疋牛一得我布貨可二金大都我所出布疋不過二錢而止而彼牛羊至漢漢固已倍屣之矣是月復立新平市以俺黄臨市往往憤沮大事故也其十二月黄台吉部夷四人至西界臺臺軍桑六馬文寶食以火酒麵餅乘醉飽睡遂以已布襖易其皮襖四夷幸從醉中覺起舞殺傷兩人而去頃之黄台吉使小酋長猛嗑綽賴走洗馬林邊索降人備守李三極弗與因

犒以牛酒酒酣大醉以爲此特故爲無降者以欺我我不聽我惟執董威所牧馬六匹欲以爲質是時夷人肯只貴行獵洗馬林鹵我馬二匹已又從鎮河臺入鹵我馬六匹我亦執其夷酋曹通事娃娃二人於是崇古遣通事人安天爵簿責黄台吉黄台吉亟遣他不害還所鹵馬而漢亦出曹通事娃娃屬黄台吉當以夷法自是之後漢歲令俺答及昆都九哈黄台吉每邊口各立夷兵二十人而以兩酋長掌之給以信牌二面皆稟食漢官歲時巡徼邊口有盜邊及無故走墩臺求索者皆執以告虜王虜王請論如法其

六年二月黄台吉比妓誘東夷哈不當革固穹廬數十走密雲邊黄台吉東住酋婦凡四人其一爲哈不當女一爲克臭女一爲朵顏阿大女一爲史二女其四月各酋婦皆過龍門所請月賞語在史車傳是月黄台吉新與察罕兒搆隙已又與多羅土蠻爭夷婦然以俺答追竟入　責是年賜黄台吉八表裏生絹二純紵絲衣一襲綿布八疋其八月黄台吉遣其酋長阿的庫恰王把總等赴新平市是時扯力艮及擺腰兀慎與黄台吉有深怨請以七月分市守口堡然復給　勅書以勵之者殷矣其九月黄台吉部夷巴

很首領哥誤通事人土寬等五人爲西番襲殺之海上賓兔使使者追問實以誤殺亾乜腸於是罰馬以贖殺者命是後黄台吉勢益窘困其馬牛羊及部落多爲扯力艮所殺略其冬日諸部曲猶恃行獵以爲生恐春至益束手無策襲時黄台吉諸部獨單弱貧甚上者牽牛羊走邊口牛一易我米豆石餘羊一易我雜粮數斗下者則以柴鹽鹽數斗不至米豆一二斗柴石不至米一二升而已又下者則以皮張馬尾甚至解所衣皮衣接食食亦不及夕安問朝乎皆相怨嗟嗟以爲居恒搶略頗有餘今以畜易食猶至禁

我我胡爲者於是崇古議賞及親屬而小市益得列矣居亾何往來者皆言黃台吉奔歸察罕兒崇古常私度黃台吉此不過以異時怨父若子姪故窮而來歸我我不內今始言奔東虜以要我我遂以檄諭順義王庶假我以解禍勢不久當且復合頃之黃台吉妻果使使者詣崇古所言黃台吉勢窮幾自盡請爲阿夫釋憾於其父崇古亦以書微告俺答當和合子任毋相乖戾以永 貢市已傳諭黃台吉黃台吉即詣俺答漸與俺答合卒如崇古所什其應變如神類如此其十月黃台吉遣夷使請僧欲傳經建齋是時

黃台吉春秋已逾五十豈悔心漸萌乎其明年則爲上之元年矣其三月我通事人歐陽清馳黃台吉所黃台吉具爲清言察罕兒花旦計欲寇遼東是時臺御史張學顏則又言黃台吉與察罕兒聚兵於是制置使劉應節御史陳文燧及給諫張書皆以爲此黃台吉言不足憑大都恐陽爲傳報以要私好而陰實有它腸耳其六月黃台吉以馬從俺答入 貢已令其妾及子赴新平市適大言言吾自欲寇西番也是後黃台吉求復市守口堡給諫蔡汝賢奏安攘大計書多故弗載其十一月御史孫錝上書陳八邊計以

爲黃把之乍順乍逆皆俺答明委之以賈我厚利使我不得于彼而懷戒備則必厚施子此以爲鑛鋌地耳其二年五月黃台吉妻五蘭比妓松木兒台吉赴新平市其九月黃台吉入 貢其三年五月黃台吉偕青把都聚兵獨石外邊語在青把都傳其六月黃台吉妻兀愼且沁比妓松木兒比妓及其子青把都扯力兎及擺腰兀愼赴新平守口市其四年六月黃台吉同妻威兀愼赴新平市其九月黃台吉入 貢其十二月俺答大會黃台吉驗問打剌明安諸賊夷語在俺答傳其五年五月同妻威兀愼比妓及兀愼

擺腰赴新平守口市其八月黃台吉入 貢其又八月雲中告儆制置使方逢時遣襲喜持箭令解閒徒知黃台吉盛壯時不意今已衰竭且多病幾至不可支矣其六年五月黃台吉入 貢或稱都督同知或稱龍虎將軍蓋無常云其七月黃台吉同妻松木兒比妓赴新平市其七年八月黃台吉入 貢其九月青把都大會黃台吉欲連衛三衛寇遼陽其八年九年黃台吉皆以五月貢市如故是年部夷長麻兎及不彥台吉索重賞亾厭其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其十年正月黃台吉使使者速兒庫首領告訃于漢頃

之順義王妻三娘子遣土骨赤計龍以王喪未發請
寬假貢期是時制置使方逢時度黃台吉必請嗣於
漢有如後我貢事則我得以阻彼封爵乃許之居亾
何黃台吉遂以三月朔先入　貢前是諸貢虜皆以
深秋然後次第至於是黃酋志在得封可知矣上
幸有詔詔加黃台吉大紅白穤紵絲衣一襲其八月
俺答妾其十月黃台吉遂與父妾三娘子婚其十二
月襖兒都司吉能永邵卜大成哈剌慎昆都力哈及
言黃台吉等七十九人遣夷使宰牙氣等齎番文請
以都龍鐵木兒黃台吉嗣頂之黃台吉亦遣南答素

等自言為王嫡長子當襲順義王指揮同知男扯力
克台吉當襲龍虎將軍順義王大娘子且當賞是役
也夷使後先至者凡四百餘人制置使鄭洛撫賞悉
如法於是人人各極其欲而去其十一年正月臺御
史賈應元以轉遷去會胡來貢塡雲中辛應乾塡晉
而來貢則新到官晉事乃召按察使梅友松參政使
鄧林喬副親祭使劉思中總戎郭琥副總戎麻貴議
應乾則召備兵使張惟誠邢玠總戎王國勳副總戎
陶世臣議議皆如黃台吉請初黃台吉貪鄙宣婬常
奪諸夷婦二十餘口後至以百數久之以不能養贍

故往往縱其走各邊需索衣食費以致外奔胡中口
語妹藉藉自俺答物故黃台吉始貪封爵益悔禍於
是指天日戒酒而屏婢妾百餘人子子姓且莫悲詞
以求封豈不欲佩金印懸兩肘得恣無涯之欲而不
知耄期已至亦亾亦及之矣其二月黃台吉大會西
部襖兒都司東部哈喇慎等龍門口龍門口益兎毛
河邊也於是三娘子冶具而屬酋長擺言速戶等三
入祭酒乃徼靈於　皇天上帝今已聞漢太師議議
予黃台吉嗣王位既嗣之後凡一切貢市悉方先王
父故事敢議約及不如約者請以天帝擊之是月襖

兒都司復帥諸部遣夷使南木答剌首領等九十九
人番書再至先是王俺答而亦官及諸酋長光龍甚
黃台吉部夷於是請以為比并請答妻大娘子　欽
賞與哈屯哈屯即三娘子也是時黃台吉生母矮克
哈屯與俺答頗失歡以故未請賞頃大娘子死俺答
亦死洛以為諸夷所請皆是獨言諸部夷官不可叠
答以始王不得不予諸酋長以漢秩今豈可相提而
論乎乃破羣議以請事下禮尚書及兵尚書問狀後
上竟從其議以黃台吉襲順義王賜大紅五綵紵絲
蟒衣一襲表裏八之授扯力克龍虎將軍時十六日

也其四月制置使洛齋將馬芳忠時師國勳傳諭黃台
吉赴邊迎　詔其五月黃台吉帥酋長南答素等三
百餘人待命殺胡堡當是時黃台吉亦新更名爲
乞慶哈矣先期偏將軍潘忠朱翰任秉公詣公館供
張甚都進南答素等庭中演禮旦日大張旂鼓鼓聲
震天應時等乃齋　詔書從兎毛河口出邊於是乞
慶哈扯力克至榆樹灣酋長蘇木兒及儻不浪等五
百餘人至黑河去巢近者百餘里遠者二百里郊迎
既望見　詔書輒俯伏叩頭者四前導至壇場演禮
如初越三日晨起乞慶哈俯伏堦下叩頭漢使宣讀

詔書乞慶哈及諸酋俯伏叩頭已夷首歹言恰扯布
及三娘子次第並進　恩是日乞慶哈擊牛酒犒漢
使遂與東西諸酋長切慶黃台吉等爲長夜之飲驩
甚黃台吉自誓感漢恩重當舉酒拋天願永永爲保
塞臣毋窮其六月黃台吉遣酋長宰牙氣等一百四
十八人送奉馬九匹及表文一通稱謝洛隨遣副總
戎潘忠代進幸賜黃台吉及哈屯金幣有差其七月
黃台吉入　貢然弗稱乞慶哈者避　勅書所載耳
是年以家難未平至十二月然後諸酋赴得勝水泉
市而黃酋之婦曰大威兀慎且沁比妓亦與焉其十

二年正月五蘭比妓部夷小色巴等奪我通事人劉天
祿馬一匹五蘭比妓故黃台吉妻也後聞乃罰小色
馬二騎牛一頭羊七頭其十三年三月威兀慎比妓
部夷啞都赤等盜葛峪堡邊奪我軍盔甲我軍追亾
得生口擺言而大威兀慎亦黃台吉妻也迺罰牛十
八頭以請除罪其四月哈不慎犯雲州挾我市賞我
兵追逐旋悔罪還所鹵略於是乞慶哈爲謝罪賜金
幣以勞之語在哈不慎傳其七月乞慶哈遣不他失
禮入　貢而番僧答賴及閃坐巴剌麻三綠囊素刺
麻亦進馬與銅佛舍利子珊瑚海螺氆氌犀牛角白

黑犀牛尾白狐皮黑檀香漢藥各有數是月打賴台
吉部夷畢同盜右衛邊於是三娘子及打賴台吉罰
同馬三匹牛二頭驢一頭羊三頭其十一月五蘭比
妓部夷紅達漢盜我北界臺鐵砲一位行至鎮河臺
爲臺兵馬大山所逮膠致五蘭於是罰牛四頭羊六
頭其九月乞慶哈遣夷使講卜失兎馬賞語在卜失
兎傳是月夷酋小厮漢傷我通事人姚廷奈等三人
於紅崖小厮漢故乞慶哈之塔卜吉素倘不浪部夷
也於是三娘子罰馬牛羊稱所略其十二月順義王
乞慶哈死於大成娘子所其十四年三月龍虎將軍

扯力克及弟五路台吉遣酋長阿剌兀等二十九人比俺答事請諭祭　詔從之五月臺御史胡來貢遣遊擊將軍馬應時通事官龔喜齎　勅書祭文及綵段布降眞香悉如俺答禮於是三娘子扯力克遣酋長扯布台實等二百餘人郊迎漢使者宣　詔于乞慶哈之靈諸夷皆望　闕叩頭謝恩其六月三娘子及其子扯力克姪五路台吉等遣酋長安太耳六常戶首什等八十四人恭進　表文一通白馬九匹稱謝是年貢市皆三娘子及扯力克主之其十五年五月遂以扯力克嗣而三娘子　封爲忠順夫人先是

乞慶哈沉湎酒色旦莫呻吟於床蓐之間蕩甚以故三娘子擁精兵而索居西哨扯力克統部曲而僻居東隅威令甚不行也頃三娘子益欲私其子愳印而扯力克又睥睨其中頗鞅鞅不相能諸部曲及板升多有欲窺隙而起者殆非俺答沕時之景也乞慶哈妻五妾一子十七女四又名孔昆的秣兒辛愛黃台吉

讚曰

語曰妒娼生患信哉乞慶哈始爲將軍已慓悍雄諸部又蕩佚皆莫敢誰何已得嗣王封遂蒸父妾姪益甚然不兩載而哈旋物故豈非好色必亾者乎又聞三娘子與乞慶哈年相若甚妬始爲答妾時亦奪矮克哈屯之驩矮克卒鞅鞅而死迺不得授我漢封哉夫矮克哈屯故乞慶哈母也何迺忘母大怨甚至散其諸婦而又寵之宜其蚤死而不克王位也

不他失禮沙赤星列傳

不他失禮俺答第七子也。始我指揮僉事秩。隆慶末貢馬及鞍轡。　上幸賜幣帛如禮。答以三娘子所生。故益寵愛之。令復進鍍銀鞍轡。　賜彩幣二表裡。居二三年。轉而爲指揮同知。　上巳即位四年矣。歲入貢時。或缺鞍轡。弗如故。其後庚辰秋。臺御史高文薦以不他失禮貢事。積功勞。比把漢那吉事。加將軍名號。以旌之。是年拜驃騎將軍。久之。俺答物故。所遺山西大同諸市口屬不他失禮。沙赤星倚兒將遜。而板升諸部屬大成比妓。以故三娘子爭欲得大成比妓。

以爲不他失禮地。竟弗可得。語在三娘子。及扯力克傳。居亡何。黃台吉又死。而王篆及兵符。皆匿三娘子所。先是不他失禮與扯力克爭婚。不相能。日鞅鞅睥睨於其間。而會三娘子聚庵扯力克爲王。得稍解。然後三娘子請加不他失禮勳階。以慰藉其意。是時驃騎將軍。政掌西部兵。大自威武也。　上幸賜不他失禮爲龍虎將軍。於是與扯酋長子晁兎台吉官並。既相雄長矣。時丁亥三月也。其後庚寅。從扯力克大冦我河西。給諫徐桓張應登。計欲立不他失禮而大封諸部。則扯酋聞而大懼可知矣。後相率從川底東還議遂寢。其明年。扯酋禽史車。得復市。而不他失禮亦轉遷爲都督僉事矣。曩者既不得如三娘子意。人慮之。彼迺執櫜鞬以從也

沙赤星俺答台吉第九子也。而與不他失禮及倚兒將遜。皆三娘子出。以故俺答心絕愛之。丙子秋。制置使方逢時請遷副千戶。是後黃台吉爲王。而阿兒巳爲指揮同知矣。三娘子不勝愛少子。意日夜思欲爲沙赤星地。亡從乎。而會癸未貢事既畢。法當賜諸酋爵一級。於是黃台吉。請比不他失禮。願爲沙赤星增將軍階。而制置使鄭洛。如其請以聞。遷沙赤星爲指

揮僉事。而賜之以階。曰明威將軍。久之。扯力克嗣王。而與三娘子上書。請爲二子增武弁爵。而制置使鄭洛。以爲沙赤星倚兒將遜。皆庶支。弗可許。而況倚兒將遜。久受我百戶秩乎。迺獨進不他失禮爲龍虎將軍。要之兄弟三人。皆忠實亡他腸。亦賢矣哉。洮河之役。酋孰無反覆心。卒之趨虜王東歸。走川底者。迺龍虎將軍。走毛卜剌者。迺明威將軍也。

讚曰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壟斷焉。三娘子既已用貴顯。而惓惓尤爲諸子計。倘亦有市心

乎。觀兩將軍事。嘉其忠實。不然西行之日。夫豈不知我易王之說也。至不他失禮與晁兎並誅。則三娘子志念。又深遠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願扯酋毋蹈覆轍。戒之哉戒之哉。

扯力克列傳

扯力克黃台吉長子也。始辛未。我指揮同知秩。與其父市新平堡。明年。遂與擺腰兀慎起。奔。奔父部落。父以故深怒之。於是扯力克懼甚。迺詣關吏願異市守口堡。御史孫鋘上書大略以爲扯力克縱不能從父。獨不當從大父市得勝堡乎。然竟與擺腰兀慎得守口市矣。克爲人強而習於計。懾服群夷。控弦之士動以萬數。大父嘗心竊異之。是時識者已知異日結連東西虜。大爲邊患者。必此酋矣。居亡何。上新即位。諸貢夷亍亍奉約束惟謹。自是之後。扯力克比赴守口市亡他賜。丁丑冬。俺答西行。扯力克及把漢那吉。擺腰與俱。後壬午冬。俺答死。黃台吉嗣。扯力克亦授龍虎將軍。初黃台吉請封時。說者謂與扯力克不和。且那吉爭講板升。勢必內生變。弗可許。制置使鄭洛以書言。頃者黃台吉爲扯力克請將軍。而扯力克又爲黃台吉請王。所爲父子不和。此皆往來者妄言。不足聽。竟予封。時癸未二月也。語在黃台吉傳。其明年三月。扯力克部夷尾失戶盜我尾窯口邊。罰牛羊如法。其五月。與三娘子爭大成比妓。大成即把漢那吉也。先是板升之衆及俺答所遺諸蒼頭。盡屬大成。大

成兵馬雄諸部。亡何。不幸舜物故。三娘子遂欲收其
妻。以妻少子不他失禮。果爾。則我可因而得諸部落。
而我益强盛矣。而王俺答事者。酋恰台吉頗不利於
三娘子。弗欲與。乃日夜相仇殺。語在三娘子傳。會扯
力克亦欲室之。聞三娘子方使使者持羊酒禮。往大
成娘子所。即陰與恰台吉謀。謀以爲已地也。於是不
他失禮引扯布等四百餘人。往大板升迤南。恰台吉
引衆馳後山。休舍黃鵝兒我卜。是日扯力克亦微走
後山。而爲酋長海大所窺。具以告三娘子。三娘子始
知爲扯力克謀也。益治兵。是時恰台吉計欲捕不他

失禮。覺。趣走。三娘子嘗三娘子旦日即馳後山道。俺
答墳墓。而以騎兵過山。步卒悉止壁板升也。三娘子
既至。則扯力克已於是月十一日四更時。與大成比
妓合矣。三娘子忿甚。益欲相攻殺。弗休也。其明年冬。
黃台吉物故。　上幸賜祭葬。覩俺答。而三娘子及扯
力克。叩謝如禮。語在黃台吉傳。是時三娘子匿王篆
及兵符。欲以私其所愛子。而扯力克從中睥睨。益鞅
鞅與三娘子不相能。其明年十月。扯力克始入三娘
子帳中。掛弓矢合婚。於是敎胡堡備守沈陳。以其狀
來聞。其十月。東虜麥力哥。把兎以挾市不遂。出鈔我

河西。制置使郜光先。條對欲華西行諸虜市賞。因繩
扯力克以法。必流虜移帳東歸。然後予王封。鄭洛議
以爲太羊善測人意。我使者往。娘子與扯酋。必奉行
毋異言。則是我示酋以肯綮。而今之重輕。損制馭之
威。增驕酋之價。非計也。莫若俟諸酋舉嗣王之時。因
與諸酋約。約使使者。宜諭使其明年二月。光先果遣
王志賢。以檄諭三娘子。及扯力克大略。稱引俺答迎
佛時。諸酋皆奉約束。毋擾邊。今多羅土蠻之屬。以仇
瓦剌爲名。遠流甘肅。託言假道。遂至公行鹵略。要挾
開市。若不及今徵還。則大漢必不與市。而封爵亦且

消壞。後雖悔之將安及乎。於是三娘子。扯力克亦報
以書。其略曰。吾家自兵兎台吉。及圪抽台吉。克臭台
吉。多羅土蠻。威靜阿拜台吉。招力兎台吉。把兒誤台
吉。故住牧西海。未嘗一闌入漢關也。頃者歹言黃台
吉鹵瓦剌黃毛。幸得捷還歸。獨遺其子威靜阿拜。於
是瓦剌黃毛。亦報之怨。以故我歹言黃台吉深偕麥
力艮圪抽深爲孩子地。來今所過。或不免請縣道。道
里費。檄到。當即調還。東還之日。幸爲我諸酋比先王
西行例。令縣道得予米麪段布也。志賢既居虜營五
日而還。其三月。北虜襖兒都司。吉能哈等。二百八十

餘人保結頭目襖兒都司吉能吟黑刺愼自洪大哈永邵卜合羅氣把都兒台吉補兒漢台吉不他
失體黃台吉黑刺愼前把都兒威靜張禿賴台吉
打兒漢把禿兒台吉賓兎台吉歹言黃台吉五路
台吉擺腰台吉兀愼台吉衮圪浪青把禿兒台吉
速木耳台吉把汞不兒哈台吉沙赤星台吉脩失
那遜台吉答賴阿拜台吉恩克木台吉麥力艮台
吉哈木台吉安兎台吉賓台吉段奈台吉阿不
艮台吉敖卜台吉長漢阿不艮台吉多羅土蠻克
聰台吉克臭台吉補兒漢台吉威靜打兒漢儻不
浪卜吉素儻不浪張四儻不浪把都阿害儻不浪
威靜把哈木儻不浪蟒夕合儻不浪五路歹成儻
不浪我包大儻不浪哀五大儻不浪青山儻不浪
遜儻不浪恰台吉合同害儻不浪毛兒儻不浪禿
吉兎儻不浪討討兒儻不浪也信儻不浪哈刺儻
不浪也辛大兒儻不浪阿乞賴儻不浪公賓榜實
黃金榜實歹言恰大都榜實歷兒克首領海大酋
領阿刺物首領滿克首領鐵兒打兒漢批布台
實土骨赤台實計龍高松計虎高承恩實留素把
實筆關赤兎恰綽實克恰鐵令恰百克大恰恩克

榜實姜圪榜實班慢榜實習令恰安著兎恰把零
阿阿刺勿把兒兒蛇進擺三兒戶恰台吉各羊打
兒漢甲同恰乞慶榜實自列盖恰頂鐵兒恰撒兒
随恰阿害兎蛇進歲氣蛇進討討兒恰合恰門獨
克恰綽不害王筆寫氣可可榜實大成竹刺氣班
渾大榜實五監漢大恰黃鷄兒首領擺大恰安大
首領鎖定儻不浪五納哈賴恰補兒介領恰阿綱
物阿不戶榜實擺言竹戶恰南答素首領把禿兒
恰襖兒都司公實閣兎鬥牙氣刺戶閏牙氣阿失
兎恰麥力艮把禿兒奔布三靜把禿害土麥蛇進
打兒漢燒不害把戶榜實巴拜阿班大恰卜兒速
恰五哥氣打兒漢分戶首領阿戶榛蛇進阿出打
兒漢阿舍打兒漢甲馬哈擺寨卜吉素答郞太襖
兒六馬渾恰他刺害蛇進襖兒害台賓姑大恰補
兒害台實阿罕答立恰海牛台實答賴恰吉信蛇
進阿刺台實不花榜實板租榜實乞慶溫布三綠
囊素補綠恰五藍害利刺麻世儻不浪虎兒害恰
狗五哥若太恰姜圪恰惱太蛇進撒刺納儻不浪
虎拜襖兒六伍習盖恰卜吉素恰乞令恰阿牢恰
威靜阿把太昌害恰王堂老撒儻不浪襖兒各大

儻不浪班慢台吉哀克宜儻不浪刺麻失克台吉鐵奔打兒漢託合赤恰速蠻儻不浪圪探台剌擺二恰蛇綾恰阿吉利榜實等並以其狀請封大將軍因論兩事復得三娘子夷書略言威靜阿拜引克臭台吉西來實爲修黃毛兎刺之怨耳而以虆中裝空虛一旦告急於漢太師志在索撫賞而或以馬匹請值此亦易與也而塞上卒亘必欲發乘矢遂射死我克臭台吉甚亡辜而我襖兒都司設刺克炭黃台吉廼誘歹言黃台吉發難是以有關中之役橫禍生民今三鎮及佛僧答賴刺麻問及我等其爲說欲我諸酋走外口道遠而况邊外春寒無草馬驘弱弗可行誠願內假

關中道而以通事人及我虜酋十數人與俱因約麥力哥東還惟太師輕重布之洛復進使者庭中問狀使者歹言哈所陳說亦如書指廼弗于關內道而虜使亦欲竢草茂然後行也居有頃麥力哥青把都皆後先還巢獨歹言黃台吉及火落赤要我建城修寺始去我河西境志且决矣其三月 上從禮尚書沈鯉議以扯力克襲順義王而晃兎台吉及不他失禮皆襲龍虎將軍封三娘子爲忠順夫人 賜幣帛有差巳扯力克率三娘子並請得勝堡外邊請謁制置使鄭洛臺御史鄧林橋總戎麻貴恭議使許登壽然

後中俺答故約約諸酋諸酋亦皆徼寵於　皇天上
帝敬如約已𢈔夷使滿兀害儻不浪表文一通白馬
九匹　詔賜幣帛以酬之是月　上方赫然追奪始
事者如董世彥侯東萊邊吏益讋服於是光先大會
臺御史曹子登上書大略言三娘子書言克臭台吉
死而胡中殆亦未暇詳聞乎此台吉殛我僧大實歹
言黃台吉義子而親克臭子也是夜我僧大方大醉
夜半乘醉竊我馬牛羊殺我千夫長姚二我伏兵四
面起發流矢遂中台吉台吉死於是火落赤焚其骸
骨而去今胡中執我實殺台吉而漢亦執虜實先殺

我千夫長何不可者良以麥酋番文數至不一言及
我僧大事烏容辯此亦自知其彼以盜竊而死死固
當耳獨三娘子未知故安在其不書及之也至若建
城之說始自俺答他固未有舉之者而兇一經修
寺初則藉爲巡工以遷延繼則動扯酋禮佛之心皆
無一可者計惟有調遣耳當是時海上有丙兒之酋
阿拜之酋阿榜之酋把都兒之酋把爾谷之酋且且
之酋兀剌他卜囊之酋撒溫之酋嘉峪關外有抄胡
兒之酋青把都兒之酋苦賽之酋把漢剌叭之酋矮
木素之酋阿機大之酋把都兒他卜囊之酋蟒速兒

他止囊之酋古羊我爾六之酋撒戶之酋俄脫罕台
吉之酋剌叭台吉之酋把兎台吉之酋歹奔阿卜害
之酋虎動台吉之酋哈壇把都兒之酋歹牙乞之酋
青山他卜能之酋威正他卜能之酋王把都兒之酋
歹成之酋肅州則有麥力艮之酋捨剌乞炭之酋項
背相望桴鼓晝鳴而抄胡兒方以得西提爲媮快政
欲移壁水塘於是光先發遊擊將軍王國柱備當路
塞卜失兎始馳鎮番昌寧湖外邊約毋若妻還套而
使使者畫匠等徵部夷置鎮夷外邊矣光先見爲套
虜既解散益欲驅歹火二酋急而三月又盡塞外草

青夷使正可往來復遣通事官王志賓師國勳戈闍
趨扯力克及三娘子徵書其四月志賓等自胡中還
順義王書大略與前者三娘子同盛稱麥力艮之還
皆我使者𤠶克禊兒六把兒漢首領把不盡等七人
力也今獨有歹言黃台吉黑勞赤台吉在河西今業
已遣擺言答兒巴石台賴巴石黃鵝兒恰虎倫恰首
領討討奈恰虎兎賴打兒漢首領召兒合首領俺得
賴巴石株弄害首領朝木打漢設藍漢首領等二十
餘人往虜俗以不報先仇爲耻是時扯力克與三娘
子新聚應歡甚而俺答所遺精兵又盡歸部下竊恐

志驕意滿勢且並項兎刺矣曩者遣使必欲假內道
則非中心奉漢約可知此不過欲得封急而姑以此
應接我其徂詐類如此其六月御史孫愈賢後先條
對大都慮扯酋有父風襲封之後必率諸部以翕兎
刺請邊備甚具書多不載其明年夏寧哈大會扯力
克諸酋報兎刺而扯力克與三娘子皆勃勃神王矣
其十二月扯力克果移壁多羅土蠻治兵欲西行道
路或言由川底或言由甘州時兵兎台吉適物故扯
力克益恐部落失主爲他酋所收遂夾策往以表劄
屬酋長土骨赤以六月入　貢且令其得監市場毋

壞大事是日遣夷使捨布等請於制置使鄭洛書詞
以永舍布矮力漢儻不浪犯而寧襖兒都司及威靜
禿賴台吉犯甘肅爲愧恨以爲吾此行擇永舍布黑
刺慎兩家諸酋長與俱必欲携還毋徒苦河西邊將
爲也兼以送番僧歸骸骨惟太師假我內道幸使使
者偕往至撫賞悉請如故約幸甚洛屢以貢市成敗
阻之不可因許外道而扯力克與三娘子直欲走內
道洛迺譙讓使者使者告以兵兎之事急惟太師哀
憐我幸許諾先是俺答西行我雲中上谷並遣使者
往使者迺爲彼使令往來需索亡厭也以故洛不欲

我使偕往與虜王約我請數王至日當爲八月也先
期吾爲若各送諜者官二人至境上遲而不而欺也
而爲我戒諸酋毋扒墻窺閒毋盜竊馬牛羊我大漢
之法重若等善自愛毋煩我邊吏刀鋸也有如我緣
邊卒通虜及藉虜爲姦者我自請論如法王所請當
爲王請得視故事行其明年五月扯力克舊妻滿官
正娘子及把林安兎毛明暗段奈把都兒儻不浪老
落賴恰五蘭比妓以馬貢其八月扯力克與三娘子
一克黃台吉至寧夏外邊始俺答東還至賀蘭山然
後走赤木口請市馬然一市不再市矣我乃犒從者

費凡九千四百有五兩頃扯力克以先年歸路爲來
路卽擁衆至平虜打碰口齎夷使計龍武天祥等一
十五人書及馬一請備守使沙賜所請假道於寧夏
莊浪吾等去巢之日久從行台吉比妓打兒漢等至
一千五百人而撫賞散夷猶不與焉誠橐空請易馬
至三千匹已送致馬一騎制置使梅友松請亦如之
屬按察使戴光啓問狀於是大將軍下羽檄令北備
平虜南防玉泉西守廣武而以備守使士文秀軍居
中以扼赤木之口是時給諫胡汝寧上書奏邊計計
至多弗載而光啓及總戎張惟忠亦皆言虜王夫豈

不知俺答故未嘗曾假我寧夏道而又豈不知我關
吏之堅弗內也特度我漢人必畏虜騎蹂踐我內地
即弗予我道則必予我重賂我可坐而購大利也此
爲計甚狡何不召二三夷使問之我故知計龍天祥
先皆爲石州茂才博通文藝習往事第諳以伊大父
西走故道及撫賞事縱不自愛奈成法何是日擊牛
酒大犒使者而退其七月秋順義王乞慶哈傳發自
長灘至銷金水乞慶哈即扯力克也其八月自山後
行至把力大休舍去邊二百五十餘里矣襲者俺答
道由川底去我平虜邊千餘里而遠今扯力克徙我

近邊此左右必有以誘之者以爲已索賞地於是甚
御史姚繼可果遣備守使沙陽召計龍面折之因許
暫市馬三十匹他悉俟還日議計龍具以備守言告
虜王虜王曰吾來必欲多市馬然後濟吾事今且行
獵賀蘭山若毋妄言也是日虜王宿蒲草泉去賀蘭
山百五十餘里漸近矣已移帳黃硤口而以一克黃
台吉至亂井所掘井汲水迺發羸馬弱卒詣鎮北於
是躬帥控弦之士待邊日講市市必欲比先王父法
先是俺答東還得市馬至五百八十匹今廼虜王請
使者請求五十有六匹甚臺臣始許如故事已申之以

新約約虜王指天日以爲誓吾東還之日走川底不
得復假寧夏道而以索賞故擾邊此必王手自大書
而以王印印書封付我關吏爲王請市期約如是虜
王猶未饜也迺從蒲草泉道赤木口休舍長湖復使
武天祥求市中衛願得市馬九百四十匹已使夷使
視河南道會中流水深弗可渡告罷於是臺臣亦復
使使者讓順義王必如夷使言橫欲增市則豈惟市
不可得且請以大兵問王王奈何虜王於是懼而聽
命始唯唯請罪惟太師所約其九月講撫賞自初九
至十六始定於是開廠中衛而以副總戎哼拜爲一

軍軍廠東遊擊石松爲一軍軍廠西副總戎解一清
及參將趙寵備守王文秀爲一軍軍大邊以備東西
聲援是時東虜明暗台吉猶住牧平虜迤北迺道備
守朱綬爲一軍軍石空寺遊擊能國臣爲一軍軍棗
園堡王泉營備守劉弘業爲一軍軍大壩堡而以十
九日入中衛市市馬凡五百五十匹及鎮城馬三十
果如俺答數已遂我塞吏馬九匹已求鑄佛市馬凡
五匹我市本借清水中衛平虜備市河套山後諸酋
金費亡慮八千一百八十金有奇已請開民市市米
穀爲道里費不至一日市馬驢牛羊凡五百八十二

頭稅凡二十五兩四錢有奇。我催撫賞者三費凡六百三十餘金。靦曩時俺荅費。自大損損千餘金。顧弗遵漢約束。甚至大言。欲鈔我近郊。范我將吏。以疑懼我塞吏。我塞吏一折於平虜。再折於赤木口。三折於中衞誰謂而土室之人疆者。而往來者直迺言曰。前哨之在甘州。猶劫掠我居民。挾犒勞。以致城門斂戒。道路不通。虜王至又當如何哉。其二十八日。虜王出寧夏外邊。自營盤水傳發。旦日休舍松山灘。於是御史崔景榮言。虜雖聲爲報仇。然志在搶番。況鞍馬射獵。習以爲性。泉甘草美。所至爲家。有如貪西海。久不

還。則東套諸酋旦莫託名我爲靦王子。來由此胡馬結轍於道。邊吏何以待之。迺籌邊事至悉。語在邸狀。其明年正月。扯力克至甘州。縱諸部公行黑松古浪間。挾平西專爲奇貨。陽以泰山自靦。而陰濟其貪暴。不自知彼於我漢。漢亡當也。其二月。臨洮地震有聲。其三月。固原地震。其四月。天鼓鳴。是月。扯力克逢郵使。轉馬價金十萬。奪之而去。其五月。扯力克擁衆屯河西不出口。臺御史趙可懷以狀　聞。是月。順義王盖留意松潘多茂竹。遣夷使七人。渡黃河以卜居。已遣大城灣卜窩馳八什。言欲索西番而付以篆字圖

書。於是作兒蜂以禮遇之而去。其六月。順義王携家室。馳沙果川休舍仰華寺。已請火落赤計事。是時扯力克益荒淫於酒色。毋厭。迺簡控弦之士三千人。治皮袋。從綽遜口渡河。而會仰華族恩落龍剌麻力阻之。弗可。又調番水夫五十人。皆携皮袋渡兵馬而南。大言欲南略洮岷松茂。東略保安撒剌河州馬家灘。此實雙蓬台失爲之引導也。而給諫張貞觀張應登及臺御史李楨御史李本固皆後先上邊事。備隴蜀。書多不載。其七月。扯力克在甘肅。使真相火落赤卜失兎等。公行劫略。大肆殺戮。曩所稱送佛及仇尾剌

平西寧。皆嫚言以欺人耳。主計者議欲絕市賞。是時火落赤日往來扯酋帳中。已大寇我洮河。盖志在建寺揑工川。以內固其窟穴。而藉扯力克聚西川以外樹其黨與。於是扯力克亦至小鹽池。迺先遣三騎詣火落赤。御史崔景榮以爲扯力克主謀。良是。而給諫薛三才亦請致書虜王。令尾火二酋獻逆。得除罪。居亡何。火落赤以輕騎渡河。迎扯酋。扯酋欲莽剌川。迺爲火落赤所左。竟引扯酋之衆萬餘。並馳揑工川。以捜諸番族。於是制置使梅友松大會臺御史趙可懷。急使使者李文學奉書譲虜王。虜王亦報以書。書詞

多支蔓。犬不敬。其八月。制置使蕭大亨。會臺御史王
基。召虜王諸酋長。聲其背德之罪。欲停市賞。而御史
黃卷請兵之。居有頃。順義王使夷使齋令箭詣闕吏。
吾欲略回子。不可得。去略番子。又不可得。皆闕匿。不
知何所也。今吾兵馬十萬。窘困甚。幸多予我蟒段金
銀。然後請罷兵。不然者。我直從臨洮鞏昌鈔至洮州。
始出邊。自是之後。火落赤果九合真相台吉克臭永
邵卜。聲稱順義王引所部紅台吉黃台吉白寡婦昆
都力歹成拜言着力兎正哈明愛台吉。萬餘騎馳大
山口。我總巡王好武。提兵備爾哈喇耳記山。虜果衝

鋒至。我師生獲卜哑一人。奪胡馬一十二匹。夷器二
駝。虜迺直擣老鴉船板槐樹諸關。公行劫略。略至西
尔喬家岔。沙麻關千戶王官鏖戰。中流矢死。是時總
戎劉承嗣居景古城。僉事郭宗賢居臨洮。間微。卽日
馳河州。會莫宿和政驛。而遊擊孟孝臣兵亦至。虜迺
搶至陡石關巴思關。而以五百餘騎衝和政驛南門。
承嗣帥衆發火砲。斬獲首級及夷馬二匹。亡何。遊擊
李芳。副總戎原進學兵適至。皆止壁安陽山。接戰破
之。斬首虜八級。奪獲馬牛羊一千一百九十有奇。生
獲五人。我兵亡八人。馬一匹。巳承嗣兵挑戰。斬首二

級。先是。諸小虜多　冠紵帽。託爲漢人。飾以劫
略我村落。村落始不知其爲虜。及持刀捕人。人迺知
其爲虜也。巳虜復走定無驛。環洮河數百里。殺略益
甚。我男婦死者。凡三百一十人。鹵者凡四百一十九
人。馬牛羊。凡一萬八百有六頭。蹂躪田禾。凡一百五
十頃。室廬燒燬者。凡一百三十二所。巳虜復大圍我
景古城。城中十餘日。不得水。窘困甚。虜迺微使諸零
騎。黑夜渡洮河。以出漢不意。漢惟知虜老營方接戰。
頗無疑意。以故諸零虜得脫身走臨洮。臨洮守岳惟
華。政乘城堅壁以自固。虜始走狄道及臨洮衛渭源

縣。於是殺狄道男婦二十三人。傷三十二人。鹵二十
一人。馬牛羊八百二十有五頭。蹂躪田禾三十一頃。
殺臨洮男婦一十人。鹵亦如之。馬牛羊二百四十有
六頭。殺渭源男婦一百二十九人。鹵七十九人。馬牛
羊一萬七百四十七頭。燒燬室廬二百五十有七所。
我師斬首捕虜。於景古城不至八級。於河州營不至
六級。於臨洮府不至十二級。奪獲馬不至八匹。承嗣
於是憤胡虜爲計甚狡也。亟遣子總劉子都一軍爲
前哨。孟孝忠一軍爲先鋒。躬自引李芳兵趨蜂窩寺。
以逐零虜子都。獨不幸。跳驅忽下溝。爲虜所冲突陣

亡而軍士死者亦一十三人我師不過奪獲馬六匹而已諸零騎復明目張膽從秉臈節子闖而走盡渡河還具古城老營於是遊擊羅惟忠卜天兆引兵備郭麻灘而承嗣及參將鄧鳳皆壁墩甚臺山會天大屑雨以六日不息也我師止壁山上苦為風雨所飄搖火器銹澁弓矢膠弛虜方散居民室得火食醉飽而喜揚揚甚自得也居有頃雨止我師移壁朱家山鳳迺引兵為首營孝臣為二營承嗣為三營營各二千餘人去虜可半里虜迺佯使使者馳鳳營請和鳳即引虜使偕孝臣有光詣承嗣營曰此故火落赤使也

請歸我人口嗣喜遂攜虜使前虜使果前諸虜忽披甲兵上馬衝鋒而來我師殊疾力戰斬首二級虜於是復下馬步衝衝入遊擊李芳營芳年七十餘猶急奔以示叟鏢奔未至數步墜馬死而承嗣盔甲亦中四矢適有天幸得免而裨將裴勳李光顯用火砲從中起擊虜虜始走適一死虜仆地我師取其首級以告它於郭麻灘斬首五級餘虜悉乘勝出麻灘口當是時道路或言虜欲從洮州出或言虜欲奪河州茶物而以死攻城或言虜與諸關高厚而欲從故道寧哈剌耳記山出境漢兵於是四面走頃之御史崔景

榮按陣亡諸兵將遊擊死者則李芳千總則劉子都賀守義何天衢李國瑞李如玉魏承勲王官及兵士凡二百四十六人重輕傷者凡三百二十有七人馬凡九百二十四匹盔甲凡一百九十有奇始虜騎衝我大山口雖崎嶇然實洮河界迺走洮岷便道也賴裨將敏祿戰疾力而遊擊嚴惟忠卜天兆又南守重臺山土官楊受楊臻楊奎名及土舍昝四列咂族族長並引兵三千餘人伏郭麻灘安籠以故虜得不入大山口至是部使者列其功罪以請事下戎部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請罷扯力克市賞必有如擒斬火落

赤來獻然後得議復先是扯力克以書致賓兎妻大娘子已又與卜失兎約約皆欲毋與漢講好語在卜失兎傳以故廷議議獨薄責順義王　上於是詔曰扯力克襲授封號欵貢多年却於西鎮生事黨助凶逆侵掠邊境顯是背恩犯順着該停革市賞是月罷制置使梅友松特欲遣大臣經略宣大山陝七鎮已從吏尚書言屬鄭洛兼制之是後給諫張希皋侯先春亦上邊討至悉語在邸狀其九月給諫張棟御史周孔教迺劾奏其事大都言洮岷之間為虜所鹵殺者衆也臺御史李廷儀於是深辯其事書多皆不載

是月。扯力克遣捕兒蟒虜達。鈔我阿壩寨。遣二百餘人馳殺路塘趲鹿蹕路。而西番急使三人騎馬。走鳳凰觜。召還圓壩藩咂商巴石觜諸土達。然臨河去松潘草茂道平。蓋輕騎可八日至也。松潘自嘉靖十一年北虜人冠以來。幸無虜患。於是蜀臺御史李尚思。請備虜項給諫張應登。御史牛應元。亦以書至。事皆下戎部。大都以蜀登瞕朧之山。而莽捏在望。虜聚莽捏之地。而蜀番震驚。勢不得不備松潘急也。其十月。扯力克還海上。與三娘子並致書制置使鄭洛所。益凜凜於 上威武。兼以洛奉 新命。提大兵至塞以

亟故欲東歸以綏須臾毋誅。洛迺具以實奏。 上詔之曰。 朝廷既假卿便宜。一切制虜方略。務要隨機措置。以保萬全。而給諫徐桓書。則主於戰。書略言東還。未可盡信。以曩時邊吏。所上出邊。不過引其衆渡河已耳。今經略悉以屬洛。洛昔爲扯酋請封。今肯其封而討之乎。昔爲扯酋假道。今肯追其往而逐之乎。 命下之日。廷議竊必其主撫也。臣以爲虜誠一日斬二一酋頭。傳塞下。請死罪。卽撫之。何不可者。顧恐如西寧故事。陽責其叛盟。而陰厚其撫賞。而徒執一二小醜。飾降表以愚我。此臣之所大懼也。臣之愚計。

獨以爲莫若葦其封。離其黨。孤其勢。而益其敵。何也三娘子方使使者趨扯酋東歸。扯酋不從。心頗鞅鞅怨望我邊吏能從中陰欵之。亟使使者。立其愛子不他失禮。而諸部諸酋長。一日悉分封。如漢立五單于故事。且使自相仇併。我可得高拱而視孰成敗。以收漁人之利。此一策也。臣聞虜每一入。必先傳箭約期。令誠募敢死士。入虜營。密爲偵探。先期收保。不得恣爲鹵略。俟虜圍自解。我然後出精銳之師。邀其惰歸而擊之。此又一策也。書奏下戎部。先是偉答來也。由涼州之寧遠永昌而西。及其還歸。則由莊浪之鎮羌

而東。今扯酋則燒黃羊川邊柞一克黃台吉。則折泗水堡水凋擁衆而入。非復在寧夏時。聲言走鎮羌道故約也。御史崔景榮。請欲虜從川底以還。而鄭洛亦嚴爲令。令虜毋得假內道。當是時。莊浪則備鎮羌堡。黑松則備鐵櫃兒。涼州則備泗水堡。永昌則備水泉。及寧遠。甘州則備石硤口。此數道。曩套虜得假之以偷倖而來。懼我伏兵起。不得久居中巳。偉答復假之。於是往來諸虜酋。稱引以爲例。而不知彼皆奉我關吏約束。卽搶掠未必無。然有則輒罰。罰卽輒止。豈必如今日之甚者。於是諸關吏。益堅閉以自固。其十一

月。火落赤恐扯酋果東歸。勢孤。迺數入帳中。百計留
扯酋。摩欲復犯洮河。因冦松茂。以堅扯酋毋東還。頃
之卜失兎。亦懼而請死罪。其十一月。副總戎原進學。
遣撤刺族番官韓恩。及其孫韓亦速。徼出塞詷虜。行
至烏常溝。逢虜。擊破之。扯力克之部。死者董刺上巴
恰泥巴失牙什愷牙褁必台失土巴恰。凡五人。他皆
火落赤子壻。語在火落赤傳。其十二月。宰僧馳他家
溝追亡虜。遊擊原進學。誤以爲扯力克。永邵卜。馳攞
羊戎。吉囊馳杏兒腦。爲欲復鈔我河州而來也。洛以
書劾奏之。其明年正月。扯力克悔爲火落赤所誑。迺

殺褁時引導者。遂遣夷使武天祥等。送致我河州諸
備虜者。馬崇安滿業等。凡三百餘人。馬凡一百四十
六匹。盔甲及衣物。亦各如數。曰。此故火落赤所鹵者。
惟太師幸才察。要亦惑於我。欲易王之說也。給諫張
應登書。以爲宜防其狡詐。是月。扯力克令大成妣吉。
先出口。又三月。扯力克及三娘子。不他失禮。把漢妣
吉等。請漢官護行。洛迺給以白旗。期初九日。雞鳴而
駕。而以念日。從扁都出邊。於是漢亦遣通官韓大友。
張安等與俱。已扯力克復遣葛賴首領等十餘人。持
番文。請從肅州外邊。道川底而歸。願許我得市馬千

餘匹。以爲治裝費。幸甚。而不他失禮。卜失兎。書亦如
之。是時分守使張思忠。分巡使朱正色。賫書使萬世
德。驗問使者。實以馬牛羊羸弱。畏甚。且恐內闌闍吏。
不容緩行。願優游塞外。俟草長馬肥。得還故巢。使洛
迺許諾。虜酋故多疑。且詐。始請鎮羌。我固已許之矣。
而又以道狹請扁都。我又許之。洛唯唯恐後。然虜王
誠畏我議其後。逗遛弗前。而況虜王始來時。自鐵檻
山假道走黃草灘。低徊者半載。迺至扁都。於是居民
之受禍者。十家而七。以故洛忻然從虜請。其爲遠謀
如此。自是之後。御史張應揚上書。大都慮虜王東歸

必有以復市賞請者。臣愚以爲縱不能得火眞來獻。
亦必獻我計龍武天祥。如俺答獻趙全李自馨故事。
我迺因而開關以予市。然後可。事下兵尚書石星議。
以爲先世之約。迎佛假道搶番。啓釁皆有明禁。今李
聯芳之死。豈非計龍武天祥爲禍首與。有如一一逆不
擒。終閉關謝絕。幸勿予。此爲上策。非然。則寬其能悔
罪。弗佐逆黨。且新從海上來。姑與開市如故約。約市
額新增者。皆一切報罷。因著爲令。令永無請增。此爲
中策。至若執彼小醜。以塞邊吏之請。及横肆虎狠。而
故干我邊吏。陽爲安邊。而實以媚虜。此爲下策。然此

則非臣所敢與知也。惟 陛下才察。其四月。御史李本固言虜王殊無意東歸。今非託以馬瘦。則言道險。此皆故以此緩我師。俟秋高馬肥。尚為我塞上患。若也。於是葉夢熊劾奏洛。不當用王志寶計。龍策數與虜約。臣以為宜主戰。大略欲斬虜王首。與給諫王德完同。語在奏疏。是月扯力克。約諸部由東還。而會火落赤留之。堅以為王縱不為我少留。獨不能遣我諸部落乎。而扯力克終不能忘情於市賞。況切盡妣吉。則又約虜王還套。虜王勢且不能不還矣。於是許留諸部落。以佐火酋。遂決策東歸。臺御史葉夢熊。以書

聞。然扯力克亦既已移狠灣郎野牛河矣。狠灣。故甘肅絕塞。迺走川底道也。去仰華寺。可五百餘里。是時狠灣猶地寒。草極遲。虜馬半倒死。殊自窘困。虜王意欲假諸鎮羌自知背初約。畏弗敢言。迺使三娘子。告急於制置使鄭洛。弗許。其五月。襖兒都司吉囊。至扯力克帳中。欲及草青以圖尾刺。不然者。吾等且引衆以還。扯力克竟以大札故馬死。並恐為天所殺僇。迺與諸酋誓曰。謂吾復不搶尾刺也。惟歸故套便。按歸道走川底者。過肅州鎮夷堡。其間三十里無邊垣。我邊吏備邊難。獨為嘉峪關。關外道可無問。走扁都口者。則

過甘州。行內地三百餘里。甚為我耕牧害。走鎮羌者。此固經內道。然界在莊浪邊。隘不至一里。許虜旋至即出蒲口。幸亡恙。顧沙磧我內地。鮮耕牧。易為備。而虜則苦山險。且氷滑。始迺佯使虜使請此道。已變而請扁都口。又變而請川底。此皆為計甚狡。而實則扁都口也。扁都地寬平。虜逐牧便。以故洛堅意不許。虜走扁都也。其六月。御史王有功上書。略言西海之虜。自宜大延寧來。而甘洮之害。亦自宣大延寧貽也。今當借力於延寧。借財於宣大。今一歲所停市。本不下二十萬。敢請以佐甘肅。於是兵尚書石星覆其奏。

上從之。詔曰。扯酋西牧。致逆虜擾邊。朝廷念其罪惡未著。姑停市賞。責令回巢。如何展轉遷延。久戀西塞。顯是變詐難以姑息。着經略宣諭本酋。勒限驅逐。如過期不遵。便絕貢革封。行令大同山西各將吏出搗勦。不許再行支調。於是雲中臺御史邢玠。推擇宣大山西勇敢士。以佐戰陳。而洛亦使使者趣虜酋。以六月之八日。大出邊。虜帳傳以漢太師。幸許我過鎮羌。皆為感德語。歃血出誓言。大略為吾等不久必拔帳而東。顧紅帽兒失馬凡六百匹。而扯力克方且追捜馬駝出。令即不得奉漢太師約。王至當即旋。豈敢背

大德幸爲我寬假其期其七月切盡妣吉部撤戶首
領及白馬台吉歹成沙計台吉過鎮羌邊而阿赤兔
卜失兔宰僧我尔着亦休舍西古城皆言吾侯扯酋
至出邊乞亡意疆吏勿深疑也先是俺答東歸縣道
傳次與市賞及延宴以勞之以答故未嘗犯我邊吏
旂鼓也洛惟恐扯力克不念彼洮河之役有死罪而
槩請以爲比亟下令令延寧諸邊禁勿予其八月罕
木台吉從寧遠堡出邊已大成比妓及酋長蟒兀舍
倘不浪也辛倘不浪沙赤星等從永昌水泉兒毛卜
剌出邊已順義王三娘子不他失禮明艾台吉根兔

台吉黃大台吉脫賴榜什折兒漢等驅馬牛從塔兒
灣姚家寨走壓腰山復分爲兩道一道走紅山贙一
道走月牙湖水泉兒並至毛卜剌其九月扯力克引
衆從鎮羌驛出口於是邢玠以其狀　請始　上從
制置使魏學曾議詔陝西四鎮修守事務不必會議
而又言北虜欵貢多年順逆不等未可一槩盡絕以
故玠復以書請　命臣洛赴宣大議虜欵也是時給
諫李汝華以巡邊至上疏言邊情大都見順義王居
黃草灘凡八月炒把居大黃山則以歲計追其所由
來始不過請市牛羊而已後至馬市至撫賞扁都莊

浪之所山丹并峻之間歲費鉅萬而夷使李龍武天
祥輩甚且乘傳而馳止舍郵亭此皆有傷國體而況
虜王雖歸遺孽猶存誠不可不爲之圖也已又上疏
劾邊吏以蟒段賄賓兔妻且言順義王出塞時我堡
皆予虜酒食及駝牛糧鍋虜迺殺我永昌軍沈剛等
十一人略我居民十干等三人鎮番軍文貴等四人
諸不法狀事下大司馬其九月制置使魏學曾尤恐
扯酋姑以老小諸牛畜東歸而陰或引精兵從川底
走嘉峪關而西大會火酋或犯我甘肅皆不可知於
是渡河移靖虜蘭州而給諫張棟亦上書言官洛烏

藏諸番兵以萬數故楊啓二族所服屬我迺築堡以
居之而又月廩食金五錢今皆不足以備緩急乃劾
奏洛及閱視司丞周弘禴都御史梁問孟鍾化民
上有詔調鍾化民居有頃吉囊移帳孤頭皆里馬圈
而以水泉兒失牛羊故益歸怨於關吏迺欲寇鈔我
鎮岔武勝莊浪紅城子於是賓兔妻徵遣使者以生
其七月光祿卿曾乾亨以巡邊至雲中聞扯力克調
兀慎土骨赤扯布迺上書欲寓戰於撫已又言扯恰
兩酋爭板升事板升之衆以萬數皆我漢人不幸而
爲俺答所鹵後懷怨怒爭欲內附而以馬市方堅遣

吏閉關謝絕之殊爲失策今至生聚十萬皆成精兵而又旁近我内地此甚爲雲中剥膚之災今幸以天札死亡過半而又與諸虜爲隙計莫若乘是時誘板升來歸　上可之其明年春扯力克既東歸欲請復市賞愧亡從也而會我邊吏索史二官兒急語在史二傳計廼獻逆酋史二官兒及其酋長我列叩關請獻俘曰願以此贖死罪敢請庚寅辛卯市於是制置使蕭大亨以聞給諫吳之望又上書以爲市必不可復亡何兵尚書石星竟如制置使議以請　上有詔詔復順義王市賞如故轉遷不他失禮爲都督僉事

那木兒台吉爲龍虎將軍皆賜金幣有差語在史車傳其夏哱拜發難而松套諸虜皆助逆　上有詔詔順義王若能如收擒史虜故事約束套虜出邊不使爲逆豈但爲開貢市宜厚加恩賞居亡何哱拜益謀爲不軌而以大位誘順義王順義王堅守漢約束弗欲往獨寧夏諸虜往時御史蔣春芳得請於　上我塞上不惜五萬金及龍虎將軍秩曰第惟我傳賊首來亟予之順義王方戴復市德甚厚諸部佐哱拜王實未之知也扯力克妻三一滿官正娘子一大成比妓一也兒克兎哈屯生一子晁兎台吉

贊曰

扯酋世受我王爵豈可不謂厚幸乎何至假道迎佛遂佐火酋大鈔我洮河之間此胡爲者假令我執叛盟之罪復立其不他失禮扯酋殆哉狐狸之而狐搰之是無成功洮河之役幾敗市事凜凜也願王善保封爵哉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波兒哈都台吉黃台吉弟五子也隆慶末以教刺氣打賴賒進故往往積怨於我邊吏數引其衆盜邊由此波兒哈都諸部酋遂稱强熾陽與青把都滿五大之衆往來我市塲而陰縱其部曲以擾塞下比比然也乆之虜酋哈加氣哇哇亡抵於塞上請降是時波兒哈都方從毋威兀愼比枝往順義王所而部夷俄

蜂鬬兀浪遂託名追亡者廼帥五十餘騎直走羊房堡大邊潰墻而入哨卒王江見虜倅至走告關吏虜廼發鳴鏑中江江死馬亦死於是墩中舉熢火號召邊將王尚忠亟提兵追逐生獲夷人託託及馬牛十數頭餘酋悉遁走時辛巳五月也而會滿五大部夷銀定儻不浪道逢滿禿害采大黃葉滿禿害故青把都部夷也於是徼與諆諆引衆百餘逐水草從馬營大邊騾馬至黃家岡而萯鵝兒汪歹洪大努不愼樶言大乘隙虜我松樹堡卒張宅玘張永等氏餘霍子岱王加友等傷卒海銳等氏餘白四等亦皆十餘人而裨將曹祿見爲貢夷不加兵廼使蒼頭軍宋天祿以鉤鉤銀定儻不浪銀定儻不浪郎以刀砍天祿右大指及顋頰遂解去我兵亦生獲把禿敗奪其鞍轡弓矢兀刺鐔帽虜廼復從松樹堡走君子堡執我卒宗世千等四人而我備捕滿禿害一人虜始從三岔口走大石門川鹵我軍十一人而去旦日諸夷百餘騎復行獵獨石大邊適滿五大部夷那泥等亦以二十二騎採菜相見皆大喜遂推擇五磕氣尹兎頼覘穵廬偕衆擁入大東溝略我馬七騎騾驢二頭總戎董一元亟遣通事人迭可赤尾其後幸捕夷人五磕

氣尹兎頼二人來獻繫獄先是滿五大滿五素潛通東虜犯遼陽而制置使鄭洛大會臺御史張佳胤方譙讓虜王俺答急答問青把都罰治滿五大滿五大躬率諸酋長鑽誓佛前誓不復犯漢塞至是兩臺讓書再至而青把都滿五大具言實不知故制置使以爲虜飾詐所言不足憑是日議免段奈台吉官以段奈故受我指揮僉事秩也而滿五大亦幷絕其貢市制置使奏　聞　上有　詔詔督撫相機處置務要妥當潛消釁萌於是閉關絕貢市而臺臣復使裨將馬應時通官師國勲偕通事人黑倉麻渠小敖八大

羊羔子陳貴馳虜王營虜王遂除波兒哈都台吉及
滿五大職名矣其七月俺答遣討托兒恰等諭諸酋
長是時滿五大住牧東北迤遠而段奈台吉則從毋
在王帳中諸酋脫脫儻不浪前曰此吾等爲之而段
奈實不知吾等所爲即鑚刀誓顙大師幸哀憐我
託託除罪生還罰贖惟阿王所命已滿五大言亦如
之第罰治我自有法俺答何與焉於是俺答獨罰脫
脫儻不浪及黃害哦蜂闊兀浪馬駝牛羊凡一百六
十有奇帳房一頂而洛廼大會住亂及部使者茹宗
舜議釋託託復波兒哈都貢市而以馬牛八十給王

江家室贖死者命他悉子俺答及積功勞者夷啞甲
兒氣啞山兒有差事聞　上從兵尚書梁夢龍議賊
夷姑免死發與俺答照夷法處治已　賜俺答恰台
吉及黃台吉託託兒等金幣有差居四五年丙戌夷
人毛七賴等十五人小入盜我千家衝溝口馬騾久
之牛兒羔等二十餘人又至大定臺索酒食弗可得
奪我兵弓矢而去我兵奮卧追至碾兒溝捕獲生口
端公張達子後關吏詰問皆段奈台吉部夷也於是
輕重罰治馬牛羊如初而馬牛羊即以易金錢佐縣
官撫夷費從制置使鄭洛請也居亡何上谷卒出邊

樵蘇道逢段奈台吉部夷我兵執而僇之磔其尸以
殉洛廼條對以爲此道上行夷也我士卒何與而直
欲以明威此太過且恐異時此酋將率衆寇擾亡已
也其後戊子段奈台吉果寇鈔我小白陽堡略我男
婦凡八人軍馬凡三百有奇備新平者將官一方隱
匿不以告於是御史王之棟及給諫張希臯按論之
上有詔免官一方官頃之扯力克及青把都罰槖
駝馬牛羊凡二百有奇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請復段
奈　貢市賜扯力克青把都金幣有差段奈自是輒
悔過當庚寅時扯力克助逆我聞段奈兀慎擺腰之

屬皆偃旂鼓高臥穹廬也波兒哈都或名跛兒啞都
或名奪奈台吉或名哆奈台吉

讚曰

令甲凡罰馬牛羊旋即以賞酋夷如爲足以示罰也
夫堂堂大漢得一馬牛羊奚賴以夷酋得之足利賴
矣今觀段奈故我漢官也數入關而數擾我軍民者
既皆爲其部夷而令廼曰一切無所與然乎否乎藉
令而與亦不過罰馬牛羊而又旋以予虜此於虜酋
何當哉善哉制置使鄭公請毋以所罰予夷以杜夷
覬覦也

三娘子列傳

三娘子又名也兒克兎哈屯故俺答妾也始封事成實出三娘子意數蒙漢上賞而黃台吉毋矮克哈屯黑台吉毋一克哈屯皆不與焉已俺答西行亦三娘子與俱蓋自爲妾時已藉藉有聲矣後辛巳答不幸物故三娘子率黃台吉等告訃於關吏　上幸使使者祭弔如禮是時奉表稱謝者皆哈屯爲主名哈屯卽三娘子也　上從廷臣議賜哈屯大紅五綵紵絲衣二襲綵段六表裡木綿布二十疋他皆有差其明年二月制置使鄭洛遣通事吏馬應時師國勳安天

爵王志寶王國鎮等東西馳布告諸虜酋故事歲以二三月臺臣使使者佯爲趣貢以詷虜情於是三娘子亦遣夷使土骨赤計龍等請寬假貢期時方以奄穸之事迫而又苦旱草枯馬羸以故三娘子得託以爲辭也制置使廼追使者堅弗許第令其表文不用印以示無嗣王也其三月黃台吉諸部先入　貢襲時諸小酋必俺答貢事畢後先入邊大火已而流而邊吏尤怪黃台吉不至也是歲以嗣封事黃酋獨先至其六月哈屯及龍虎將軍黃台吉等進番表及馬九匹鍍金鞍轡鍍金撒袋各一副弓一張箭十五枝

已以書請諸酋與刺麻僧哈兒嘖兒刺爵賞後一切賞勞如所請其十月三娘子遂與黃台吉合婚娘子爲人有色而擅寵以先王俺答之慓悍且屈首聽命焉此非黃酋所可約束識者已知其不久必死此婦手矣其明年二月黃台吉嗣順義王其九月三娘子見大成比妓擁俺答所遺諸部落及板升甚雄謀欲爲不他失禮室之而陰以爲利恰台吉與三娘子政有隙弗從三娘子亟使酋長扯布土骨赤計龍等引精兵二千人圍大板升會莫弗能接戰恰台吉與滿谷舍儻不浪廼以旦日爲期會於是治兵如扯布披

戴盔甲大戰於板升殺扯布等夷人八十餘人獲生口二十人傷者亡筭奪獲盔甲三十副它駝馬百餘匹扯布亦殺恰台吉夷人把兒孤大等五人已殺六人傷亦相當又乘機至所奪馬牛及帳房夷器兩家皆棄置田野中並弗問已宰生儻不浪又乘機略恰台吉諸臨邊夷千餘人而去亡何諸臨邊夷多走鐵山堡徼惠於巡邊夷人悖洞子等請得居內邊以避宰生儻不浪已土兒寨張筆寫器等二千餘人亦至殺胡堡聲言吾等皆恰台吉部夷也而爲宰生儻不浪所鹵今以不能相從故廼逃而相告願關吏爲我

啓鑰兩堡皆弗內於是諸酋各引去是時三娘子必盡欲得板升而恰台吉又不肯秋毫有所予解忿者甚難以故虎兒害及兀慎擺腰皆遠去而獨多羅土蠻麥力艮褪兒都司切盡黃台吉實有意焉大都又惡三娘子出入兩王間專柄兩王皆弗能制遂至倚勢以凌人而況黃酋則又非諸部所心許者人人欲假手恰台吉以報今麥力哥至私饋恰台吉米一百袋牛一百頭以佐闞然則三娘子之弗能克豈不可知哉其十一月恰台吉鹵三娘子馬百餘騎於是諸台吉與兩家約約毋得殺人赶馬弗如約者吾等得

與衆共罰之亡何三娘子度諸講和者皆不過欺嫚我不足採我終不聽諸講和者言迺遣夷人往鈔諸板升畜產而大成台吉娘子率衆援板升不使東哨得鹵略於是諸講和者怒以爲吾等不過爲兩家好耳娘子既不從我我豈能從娘子哉於是佐板升治行李盡閼匿他哨中自是之後恰台吉亦奪東哨夷人捨剌太恰馬四百匹是時諸酋方殺馬牛以爲食食盡罷於軍旅怨甚而討龍土骨赤扯布又日夜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復徵諸部令人治羊駝各一頭馬五匹米三斗期生擒恰台吉及黃鵝兒蟒兀捨儻

不汲而後休也其明年春扯力克起亦欲娶大成比妓於是恰台吉幸爲扯力克地竟爲扯力克所得也三娘子益大怒誓以死相仇殺語在扯力克傳其四月三娘子部夷卜吉素等三人盜我殺胡堡邊爲邊吏沈棟所捕徃告三娘子三娘子請以馬十一匹牛一頭羊六頭得除罪是年順義王及三娘子以稱兵故未赴市於是備兵使王學書請於臺御史胡來貢俟于趙令虜王得遣酋長至關市受賞也其明年十二月黃台吉不幸病蚤夭 上賜祭葬覗俺答而三娘子及扯力克叩謝如禮語在黃台吉傳是時三娘

子匿王纛及兵符欲以私其所愛子不他失禮而與扯力克頗不相能扯力克迺自立爲王其明年三娘子始悔過而以十月十一日三更召扯力克入帳中掛弓矢聚麀然三娘子部夷牙答漢猶盜我助馬堡而洪實盜我偏關也三娘子一切既罰治如法不欲以干我塞上旂鼓於是偕扯力克及套虜及番僧入貢 上皆遣使者撫勞之而去是時麥力哥把兒等大鈔我酒泉而兵尚書嚴清悉如制置使部光先議請繩以流虜東歸然後予嗣封其明年三月竟以扯力克嗣而封三娘子爲忠順夫人賜大紅彩段粧獅

子衣一襲綵段六表裡先是扯力克及五路等爲三
娘子請一品夫人已請王妃名號及誥命冠帶大都
以三娘子在俺答時爲寵妃而又主貢事積功勞以
故諸酋又得爲阿王毋言也其六月扯力克三娘子
至得勝邊迎　詔其七月遣酋長滿兀害攜不浪等
進表文一通白馬九匹叩　闕下謝　恩如蒙覆載
上復賜大紅五綵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裡是時扯
力克新嗣封而又盡得大王父所貽精銳士大自威
武也且年少幸與三娘子等此必中三娘子歡而三
娘子亦歲時服　漢皇帝所賜五彩服甚艷麗扯酋

心愛之寧損乃公乎好色不已必不忍一時之雄或
好兵好兵不已然後疲而思安樂亦惟三娘子左右
之是時麥力哥發難漢方讓順義王急而會火落赤
尤甚三娘子果乘隙佐順義王往辭曰迎佛及收賓
兎諸部以欺我所不意其明年二月三娘子亦移壁
多羅土蠻其五月遂大入河西境其八月請市馬鎮
城其明年秋扯力克與火落赤大寇我洮河而制置
使梅友松亟遣通事人陳有齋檄馳三娘子所知扯
酋聽三娘子言也三娘子即使使者告順義王趨東
歸往來者言扯酋殊不欲歸而迫三娘子言猶豫者

久之而紿諫徐桓度三娘子必以言不見聽有離心
計莫若乘是時陰款三娘子而立其愛子不他失禮
悉分封諸酋如五單于故事以離其黨其明年又三
月扯力克如三娘子議廼以書請假扁都其六月復
請假鎮羌其九月竟從鎮羌驛出口還故巢語在扯
力克傳自是之後計禽史酋以請復市賞頗相安於
無事數載而來雖以上失兎之族親哼拜之多財誘
之猶不來也

讚曰

三娘子以一婢妾賤人而得專三王寵大豈獨以色

勝哉觀大板升之戰且知兵奈諸酋不從何始黃台
吉所奪諸酋婦至多及一朝得三娘子而盡棄之此
不可謂能乎毋讀番書出三娘子者多委宛則未嘗
不怪柔媚之傾意信有之也

把漢那吉列傳

把漢那吉鐵背台吉長子也生四歲喪父孤養於大
毋及長聘兒搭金女而爲俺答所奪以與襖兒都司
於是怨而亡走漢漢授以指揮使巳歹通等六十餘
人至巳討討兒等四人至巳啞兒兎及妻那蘭住妹
哈喇愼子般不害女綽胡兒至牽引馬牛羊充塞塞
上於是副總兵麻祿提兵出亮馬臺受之時隆慶庚
午九月也其十月臺御史方逢時度把漢那吉親俺
答愛孫必大索塞上乃遣偏將軍備雲西諸城堡居
頃之降人沈世庫言胡中私議欲以趙全周鑾子贖

把漢那吉還而會俺答遣黃台吉提兵二萬餘人馳
威平堡水泉河旦日移大小莊窩羊順坡止壁去平
虜城可六十餘里乃大言索那吉曰與我孫我馬牛
羊槖駝及板升諸首級惟漢太師所命不然吾且引
諸騎入城大鈔乃城中也是時我雲中兵僅萬餘人
而裨將劉廷玉亦大言以報之若必欲得那吉須退
舍獻我板升諸叛酋然後可不然者吾塞上精兵三
十萬方雲屯視酋滅而俺答黃台吉若九牛亡一毛
也黃台吉聞而大喜且懼是日卽遣小酋長腦木合
偕土忽智狂詬逢時所因引至東城召見樓上面與語

語大畧與廷玉同腦木合還報於是黃台吉退舍秋
毫亡所犯是時趙全等方治食物旦莫以奉俺答俺
答猶豫久未決其十一月俺答黃台吉遂執趙全等
來獻 上幸從廷臣議賜以幣帛燕勞之而去其明
年貢市成語在俺答傳其五月把漢那吉貢馬二匹
有鞍轡其明年癸酉 上新卽位諸虜酋入貢益恭
詔加賞賚以優之是年冬把漢那吉獻我叛人李四
劉丗四宗璉 詔賜把漢那吉衣一襲表裡四之居
歲餘丙子制置使方逢時念把漢那吉久主貢市事
積功勞請勳階 上幸賜階昭勇將軍其明年十二

月俺答率十萬騎西行欲留把漢那吉守市後竟與
俱往居西海凡二載旦莫從諸比丘後習佛事殊亡
他腸也其後庚辰譯者叢文光深入虜營而以忠孝
經督把漢那吉及擺腰於是制置使王崇古請比譯
者馬繼志授大鴻臚序班法優文光 詔可之是年
冬順義王俺答死又明年 賜比虜 勑書而把漢
那吉猶與焉其明年癸未四月二十日把漢那吉出
行獵墜馬死於是乞慶哈及酋長恰台吉妻把漢比
妓告訃於臺御史胡來貢而是時胡中諸部哭之甚
悲哀謂把漢那吉妻幼子稚無所歸也於是比遼左

王杲事。請諭祭。　詔可之。其十月。以子朝木台吉襲
昭勇將軍。把漢那吉既還十三載。無所事。日誦佛經
數萬言。間則行獵塞下而已。以那吉所部精兵三十
萬。而獨我交克等屢屢盜陽和邊。則其忠實豈不可
知哉。而竟不得襲者。以倫次當屬黃台吉故耳。不然
夫豈不知首欵之功也。把漢那吉或稱把都台吉。或
稱大成台吉。或稱大成矮吉台吉。或稱把漢孫妻把
漢比妓。長朝木台吉。次克木台吉。

讚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把漢那吉首欵塞。後至擁精

兵三十萬於塞上。秋毫亡所利。可謂善人非與。卒之
身死。未一載而爲扯力克卒。然有其妻。此豈無天道
之極哉。又聞把漢孫之子幼。胡中每一言及。輒涕泣
此必有以感之者。毋廼番僧動以佛經叢文光動以
忠孝經而得之漸磨者深乎。不然何中外皆稱其誼
也。

昆都力哈青把都台洪大哈不愼滿五索滿五

大列傳

昆都力哈。俺答同母弟也。逐插漢根腦及大沙窩。三
間房水草旁近三衛。常以精兵三萬政自强大也。嘉
靖中。夙有志於我汾州。隆慶初。偕土蠻寇我棒椎巖
墜巖死者動以千數。居一二年。以俺答約。鈔我石州
交汾間。昆都力哈輒驕甚。亦謀欲寇蔚州。遂引衆走
偏頭關驢皮窯及老營青陽卯。入已復欲分道馳而
以黃台吉寇新平。把都兒及永邵卜阿兒都司蒿奴
塚落土蠻寇大同。獨坤的里罕不從。廼大鈔我獨石

永寧。然牛馬道死者萬餘。悖矣。而給諫歐陽一敬溫
純後先以其狀來請。是時昆都力哈春秋逾五十。胡
中號爲老把都。然甚好兵毋厭。而會史大等盜老把
都馬牛二百餘頭。老把都益大肆殺略以報之。因略
我漢人七口。驢二頭。而俺答方請通貢。有萌芽矣。制
置使王崇古廼簿責以斯事。老把都悔罪。急還我漢
人及驢。而自謂亦不復殺史大也。惟漢太師所命。漢
太師遂予段紬。老把都乃躬率妻若子及其酋長南
鄉羅拜。受所予。罷之。神車大喜過望。其明年辛未。
上幸從廷臣議。許以把漢那吉還老酋。復得孫。喜甚。

始逸去是年夏五月貢市成俺答爲昆都力哈請封
二字王後竟授都督同知於是與俺答等遣使入貢
上幸賜襲衣表裡已昆都力哈續至得勝堡外制置
使王崇古令備兵使燕勞之因與諸酋爲盟而退其
六月赴張家口市獨諸部後至閉市昆都力哈廼與
黃台吉請續市從之是年臺御史孟重躬至市監臨
以昆都力哈請也先是臺御史劉應箕辱臨弘賜堡
乘得勝市布告法令以故諸虜酋皆必欲徼惠於臺
臣而後始翰快其明年夏老把都吉能以羅霜露病
貢與市皆不至邊吏不知故而以爲把都與土蠻通

婚媾久今或背盟行且合宣大而圖薊遼不可知而
又恐合土蠻則合薊遼而圖宣大又安可知乎頃之
永邵卜貢至而後知兩酋淹淹牀蓐間也老酋且屬
使者把歲器有後言言病愈我且往入貢幸邊吏寬
假之亡何昆都力哈吉能東山各以訃告矣俺答如
失左右手日夜哭亡聊廼誦佛經欲陰爲兩酋地是
時制置使王崇古等亦使使者往弔之而適雷擊死
夷馬於是昆都力哈妻一克哈屯方擇日祈禱於
皇天上帝廼不受漢使者弔初酋婦及其妾猛可真
妄聽小人言疑夫爲漢所魘鎮死政悲憤易我漢使

者而佞子把都兒黃台吉仲子青把都女太松阿不
害子婿索郎儻不浪獨從旁曉譬毋背順義王約因
稱誚敢拜使命之辱自是貢者竟青把都及太松阿
不害也始老把都得勝外邊之言曰東有昆都力哈
永邵卜大成西有襖兒都司我三家相愛敬往還所
不一心者天實擊之順義王方新稱臣而老酋及永
邵卜無故過疑我塞上用酰此大非順義王意妄甚
於是天皇果驅雷擊其馬牛羊亦從老把都盟也
青把都始故授我指揮同知也所居在大沙窩三間
房旁近赤城壬申秋法當貢馬一百匹而以爻埸方

在哭弟之位廼北黑夷又略青把都帳房三十頂殺
八人遂得有辭於邊吏曰頃以黑夷故政凜凜惟穹
廬是保而順義王適命至青把都政在行間幸寬假
我期會我固不敢自外於貢吏也其明年癸酉　上
新即位青把都偕永邵卜以九月至且有續貢惟是
不腆敝貢敢以贖壬申不至之愆是時老把都妻君
子益爲三衞叛夷所誘惑堅執我毒死其夫而永邵
卜亦以一二小酋偶死市塲疑與酋婦同而加以土
蠻諸部大肆殺略御史孫錝深恐青酋數往俺答營
必解盟而況俺答親黃台吉又青把都伯父豈不能

約東其子若姪哉而陰縱兩酋爲亂謬爲恭敬挾我
必厚施以求解忿得乘爲利亦安可知乎至是款塞
塞吏聞而褕快可知矣臺御史吳兌乃請以青把都
轉都督僉事是年青把都以十一月赴張家口市御
史陳文燧請著爲令令以二月杪貢五月初旬市也
其明年七月青把都偕弟哈不慎及永邵卜大成等
至巳又續市　進鞍仗弓矢一副其九月遊擊將軍
謝惟能告儆于備兵使崔鏞韓宰言西虜青把都方
癸旂纛件以寇遼東爲名而實志在界嶺口義院口
之間也制置使方逢時聞大驚以爲入市曾幾何而

卒有此音殊未可信第巢穴旁東虜察罕而又以女
東桂適長昂或垂涎於青酋得西市利而故駕言西
虜以逞巳奸遂至奪其利而固其黨時或有之乎是
後給諫李戴蔡汝賢後先皆上書議亦如之亡何遁
事人劉江又言青把都提兵二萬馳土蠻謀欲寇山
海制置使楊兆亦以狀來聞而酋俺答書至言青把
都業巳聚兵舊閒平志在寇上谷塞殊不可繩以法
令也制置使以爲此亦俺酋故智乎亟使使者詷之
青台吉黃台吉等亟治兵獨石邊外使者因曉譬以
禍福彼迺曰何乞君薊鎮撫賞皮及蟒段也即予

朽敗然則諸酋之內訌抑有由也邊吏何不如約毋
使胡馬牧於塞上乎八走大司馬譚綸按御史陳文
衛奏謂薊鎮故無此例也咨所在嚴爲備邊其明年
四月土蠻大會青把都等二十餘萬馳大寧舊城而
甚臺御史張學顏乃急遼東上書請薊鎮入衛兵及火
藥一千斤鉛彈二千斤其後大將軍戚繼光徐而察
之果屬夷長昂假外父行以便巳搶略巳耳制置使
吳兌即使使者安天爵等詰讓青酋青酋曰吾未嘗
有犯塞意今所言皆虛妄吾第欲鈔朱赤諸達子果
有之然亦未遑舉也既奉漢太師命敢不退舍而惟

貢事是圖奈何重以煩太師乎是後貢市不乏絕其
明年十月打剌明安兔行獵至膳房堡而縱諸部夷
盜邊副總戎賈國忠使使者問諸俺答俺答迺讓青把
都於是罰治如法語在俺答傳其明年二月青把都
與屬夷討孫卜賴有隙欲因緣子壻長昂以報之遂
與毋哈屯及其弟嗹古大嗹古塞哈不慎等馳昂營
癸神引常搶勞等三千餘騎道斗里庫五兎牛直擣
馬墻子嶺於是討孫卜賴降之而獨那莫大受兵甚
其八月青把都入　貢請市馬視山西大同數什言
吾兄弟五人擁精兵萬餘何渠順義王不若乎而制

置使兌亦言青永入　貢與俺答等亦歲以八十八人奉馬二百五十匹得稱金吾將軍豈不揚揚威武雄塞上哉其十二月青把都復引二萬餘騎馳長昂營謀欲寇前屯而臺御史周詠以其狀來請大都青把都入市未幾而即馳昂昂固其主臣而加以長禿董狐狸章兎鷄毛兎董為爪牙以故青酋得以掩飾其姦而猶要我西陲市賞及我問其故則彼乃推委於不可知而益以巧言欺熳我不知我大將軍乞青酋反狀如見肺肝也其明年五月青把都復入貢已赴張家市口然互市之初虜馬在上谷不及二千而

今已漸增至三萬六千餘矣御史安九域甚言青永諸酋吾上谷不能支也為之奈何其七月青把都使使者偕長昂款塞請入貢乞賞語在長昂傳其九月大會于愛及三衛諸酋又聲欲寇遼東塞總戎李成梁因驛騎以　聞其明年八月遂與土蠻老思罕合營大率控弦之士十餘萬於是嗐古歹等先馳捨喇扸林御史于應昌及給諫王致祥後先請備邊至悉其明年五月青把都部夷滿禿害等盜我松樹堡君子堡邊略蒼頭軍宗世千等四人而去而五磕氣及尹兎賴又犯我大東溝獨石營然皆藉口於打牲已

廼罰治請除罪使我塞吏終不得執以為辭而且貢市不乏絕也語在波兒哈都台吉傳其九月委正約青把都寇山海迤東居歲餘癸未青把都又大會逞把都兒謀欲殺速把亥已復與蟒忽塞從東虜把漢大打來罕等寇寧遠是時長昂蒙薊覆載恩久而哈不慎在上谷塞亦如之廼東西合黨巧為彌縫東虜則藉資於西而西虜又復附翼於東已乃各至我關市下我亦予之以上賞亡不人人各極其歡而去抑何姦也兵尚書究甚怒之今大將軍治青把都以故縱罪甚當其明年正月制置使張佳胤及臺御史李

松以潘陽堡捷聞蓋所殺多青把都掌喇喇酋也其五月入貢且赴張家口市皆如初其九月長昂罰諸敗北者馬牛已青把都從所居白言舉兒克引泉馳長昂營聲言祭神又言欲駝米號召諸酋以示漢不意御史蕭大亨具如夷人滿都不賴言以請頃之制置使佳胤輒又言聚兵大寧城老河於是乎薊鎮義院口告儆矣是時部夷小阿卜戶不與青把都俱徃廼借兵西虜掠我開墻子嶺曹家寨賞也時佳胤習知邊事見此酋牽制我首尾使我力分備寡既不得併力於東又不得忘情於西乃佯為治曹家路諸將

卒罪囚而捕之小阿卜戶覺乃遁去其明年四月爲
哈不慎請罪語在哈不慎傳是年七月以哈不慎故
獨使使者曲兒會齎貢至然馬少十匹矣其八月以
猛可眞事往佩遣裨將李如樞問諸青酋青酋曰太
師不自治之迺問我何爲者於是佳佩決策欲主剿
塞上淺火候望益精明而嚴矣猛可眞始惶懼叩關
而請曰惟太師幸赦我死罪其九月長昂亦至先是
閉關久諸窮夷被困怨甚至是青把都始悔過迺與
昂婦東桂促之款塞得除罪是月青酋與順義王遣
使至關中爲卜失兔請增市賞從卜失兔約也語在

卜失兔傳其明年正月青把都及滿都不賴復有雄
心乃治關器具欲燒草青馬肥大入遼東塞以報潘
陽之役後六月法當 貢青酋則復委首從諸酋後
牽馬至魚鱗雜遝其八月縱諸部寇我當路寨非那
詭至獨石城則擺言大卜落赤撦臈戶後先馳張家
口也其明年十六月御史孫愈賢以青永等市馬無定
數請著爲令令上谷毋得踰二萬匹雲中一萬匹制
置使洛恐青永及打剌明安部落至絮衍不可以倉
卒議損遂寢是歲也貢市如初其明年春以罰治段
奈功幸 賜金二十兩紵絲衣一襲表裡二之布十

疋其明年夏大酋首哈羅氣擁萬餘騎雲屯張家口
外邊青酋亦從旁坐視之皆以虜王西牧亡所約束
故也其明年青把都入貢及市張家口益恭順覘饕
時倍之是日聞制置使洛語及西事卽使使者致聲
虜王趨東歸居亡何土蠻及土墨台豬使使者借青
把都兵四萬長倉迺帥青酋子扯稱阿亥先應之其
先恭順非青酋意也其明年正月土蠻果引青酋寇
海州井泉而去我師擊其惰歸斬首捕虜凡九十餘
級御史胡克儉及給諫張棟皆以書劾奏副總戎張
守廉等始養寇罪大畧以蘇家窩零騎不至三十泥

溝堡不至五十而又會大雨雪虜大半陷西古城何
至我男婦被圍者三百人不聞一馳救也始青酋歲
以十月得往東祭先人墳墓邊吏輒私勞以金衣費
凡百餘金驕如是安在其能制其死命乎甚至部夷
若虎兒合氣妻我希今兒小小四娶我歌兒腮汗妻
我頂子尖膀羊羔子妻我張氏唱小廝妻我小廝兒
薛目妻我吳氏且後使我把漢黃天祿百戶趙恩景
爲買屋居以居之名爲守貢而一歲之間僅以半載
往胡中他皆居漢室妻漢婦偃然忘其爲胡虜也者
嗟而土室之人攜我塞上歌兒舞女喋喋而呫呫陋

固何當乎曩者張斷事壽明論之始知江充從戎原
非過計第以戰守和三議時出而互用焉虜在我掌
中矣

白洪大列傳

白洪大把都黃台吉長子也始授我指揮同知秩後
以大父蚤夭所部皆統於青把都癸酉冬制置使吳
兌請襲大父都督同知　詔可之自後貢市不絕儼
然以龍虎將軍歲時從青把都赴張家口市頗號淸
晏也居亡何青把都發難于遼東而白洪大輒與俱
焉遂偕老沙結連東虜蟒戶伯戶等謀欲寇我寧遠

前屯塞然亦青把都誘之及哈不愼之事白洪大輒
譙讓以大義亟謝過此可不謂義舉乎白洪大何前
倨而後恭也

哈不愼又名來三兀兒昆都力哈第三子也入則與
青把都市我張家口出則從土蠻黑石炭速把亥莽
骨大莽骨能等大鈔我東鄙　上卽位頗聞在上谷
塞輒以指揮僉事奉約束斤斤唯謹獨無奈橫行乎
薊遼也丙子冬沙河東關之役諸虜酋以二萬騎乘
虛而入幾破城賴大將軍李成梁兵得亡恙是月復
連長昂等寇我寧前錦義之間自恃與昂通婚媾可
藉以無恐而加以阿兒青把都有積怨深怒於討孫
卜賴也數引衆入塞不意我塞上卒强多所殺略以
故哈不愼等日夜欲報之自是之後諸酋數發難于
薊遼者皆哈不愼謀也庚辰夏連騎數千圍我劉五
臺圍殺略人畜焚燬草屯亡筭會臺御史周咏行海
州諸營兵馳救之遂引去然諸酋甚狙詐欲擊東則
聲言于西塞上未嘗須臾忘備也明年春上蠻復欲
有事于錦義而哈不愼暨古歹等乘隙而起以嚇金
兒爲鄉導時備寧前兵者副使李松亟請于制置使
梁夢龍頃之虜騎二萬塞道以惑我無它備我兵竟

分道而馳大青松山之間以故虜計得不售時給諫
王致祥及王三餘後先上書大略惡哈不愼輩受賞
於宣大而入犯於遼陽大爲彼所欺嫚也請革其撫
賞以創艾之居歲餘癸未制置使鄭洛議亦如之故
事哈酋歲從青承　貢馬十匹是年上谷塞禁哈酋
毋入　貢而屬青把都罰治如法先是土蠻弟小打
兒漢中流矢而哈不愼諸部夷被創痍獨甚兩酋益
不能謝前過欲報之怨其九月哈酋引二萬騎大會
土蠻及大小委正等欲鈔我寧遠山海椎林口於是
備兵永平副使成遜請于臺御史翟繡裳爲山海

以外計討築垣掘壕以待之匹何哈不慎不至於是小委正走厰房大逞克世等走水汲一克灰正走宿商期旦日並至山海關而以四萬人入關二萬人阻遼兵至者而不知我偏將軍王守道杭大才等先巳備中前所及前屯衛矣頃之虜騎果自前屯衛三山營冉冉而來我師亟走老君屯西李家山臺去關不二十里逢虜騎五千餘麕圍我師我師僅二千人巳耳虜皆下馬牽甲而以白旂麾諸虜虜亦惟白旂是瞻旂一引虜十餘騎於是我師發鋼輪大砲虎蹲砲自日中至日夕大戰五十合然後退一里休舍殺傷

大當于是夜叅將守道乘虜退夜半帥諸軍執把刀鎗器具掘壕而以匾運土壕至深五尺火砲多置壕外我師擐甲擊刁斗以自衛旦日虜乃以零騎分為二道一道徇前屯一道徇一片石新堡會遊擊戴朝弁都護霍貢深溝固壘又先期令諸村落斂牲畜虜遂弗敢前乃於營中舉火焚其輜重及糗粮而以七八騎衝我南水關我軍王有功中流矢死獨林見得遝走於是以四騎追至東嶺賴我師鼓譟得解免守道見營中被圍急乘夜漏盡潛出營告急于制置使張佳胤乃亟遣臺頭路及燕河路宣府營三屯右營

兵將至者四面皆壁丘家山旦日虜以鬬器少取居民門窓木片以為扞蔽而我軍火藥弓弩亦幾盡守道討帥三軍以悶棍潰圍而出而適副總戎楊紹勳兵至鳴砲道知其為應兵也亦鳴砲虜大驚稍解紹勳得進與守道合營虜復衝鋒而前我師殊疾力戰斬首一級奪獲達帽套靴及達刀鈎鎗護胸及達箭一百八十六枝射回箭一十四枝頃之太平寨及喜峰路騎馬寨界嶺口劉家營兵又皆詣山海關虜度弗能敵是日日晡迺東過前屯衛從沙河站高臺堡而去迺屬永平倅李一言司理宋伯華按驗我軍死

者僅一人傷十二人馬騾亦二十餘耳其十月哈不慎始道大寧城過塔盤直走敖母林與大小委正會具告以故令亟易馬以報前日之役哈酋因馳罕赤保哈約諸酋復寇前屯山海制置使佳胤度虜騎復至也乃以兵備山海寺兒谷三道關而令有儆遍諸軍赴一片石黃土嶺以禦之匹何虜從前屯大古路口走山海關過歡喜嶺我軍候知儆急趨告守道亟提兵出關虜巳分為四道一道衝一片石奪人畜騰走南山裨將戴朝弁麻栢霍貢追逐奪還周安李真等凡一百三十三人牛驢几二十一頭又二道衝南

北水關以裨將張蘭等備兵嚴畏縮弗敢近已乃衝
南海口旱門角山三道寺兒谷俾將譚堪趙愷等用
郎機火箭快槍石砲擊卻之一追衝關廂新羅城城
北工未就欲乘隙而入百戶陳守仁拒弗克死之守
道乃躬率諸軍大戰十數合虜稍退我師奪獲達帽
鐵口袋鈎槍盔纓達箭各有數頃之虜乃以零騎奔
一片石先是關下銅輪石砲甚具而指揮使林樹勳
又戒塞下毋出牛畜虜知我有備大懼退而走東嶺
殺我居民張貴等三人虜孫虎等六十五人傷譚昇
等二人略馬牛羊百餘頭糗糧七十七石燒室廬一

十九所車一輛已纔百餘騎馳關外焚新堡子鄭家
山遂走八里鋪多所殺略然後中分軍而以一軍爲
營一軍走中前所守道等提兵追擊之虜復走老君
屯是夜虜從大古路口遁走頃之御史李東劾奏諸
失律者將岳汴劉登太王守道杭大才以請而制置
使佳胤謹按故事宣大以戰爲守薊遼以守爲戰但
使匹馬不入即爲首功茲役當以血戰爲功而略其
損軍之罪以保全城關爲重而原其虜掠之未於是
兵尚書吳兌覈山海事覆奏大畧以山海關及八里
庄去前屯七十里去山海七里今遼東城堡無失而

八里庄殺略甚多太等未可盡謂無罪唯　上所財
察於是左遷岳汴而以劉登太王守道等戴罪視事
其明年正月西虜蟒兀等復引衆馳長昂營搖爲哈
酋憤山海關之未逞也先是哈酋約復至日夜引領
以望之居有頃哈酋乃至伍胡罵而與昂會謀欲寇
寧遠東西塞其二月又欲寇前屯已又欲寇開原鐵
嶺及廣寧遼東其九月遼陽大風霾以十日夜不息
先是哈酋提兵四萬往　上廼有特詔屬中貴人張
宏宣示大司馬謂虜衆東行戎心叵測有如賊夷借
兵入犯宜相機堵截是月　上躬視山陵於是御史

張文熙上書言哈酋兩寇山海長昂直搗劉家口皆
去長安甚近於山海關輕騎可兩日至劉家口可一
日至甚爲剝膚之災意在請　上返蹕其十一月速
把亥等又謀犯三岔河已道與哈酋莽兀歹板卜來
等合兵復謀犯寧遠東西塞其明年西月哈不慎漸
悔過又見貢夷數受漢上賞獨已毫亡所得乃先遣
部夷揷漢我不艮及其男小歹成姪班不剌什台吉
牽馬四十四匹牛二十五頭羊六十頭赴張家口曰
敢告關吏請以此贖罪可乎制置使洛見以爲哈酋
不聽阿兄青把都約束敢於啁啁固亡道甚今所請

亦不躬自來乃率衆至邊此不過託名于講賞而實
要挾我況哈酋犯邊又罪重也非牛羊所可贖洛寧
益堅閉不許頃之哈酋亦引衆至旁近塞行獵聞制
置使議大拂初意乃頓足歎曰塞上豈爲我獨不能
逞于宜大哉即引衆從雲州兩河口入鎮安堡我堡
將李春提兵發乘矢中虜虜大怒擁衆而前以鳴鏑
射死六人傷九人鹵我軍韋海左石等耕牧人周月
子等一百八十六人牛羊一百六十二頭洛乃先以
揭告內閣及戎部然後下令令將軍簡兵秣馬亟驅
除之毋輕予一斗粟一尺布以幸中虜計令與臺御

史蕭大亨同始大將軍王國勳以羽檄徵諸路兵備
龍門所是日遣偏將李迎恩麻承勳張充實兵出北
柵子急馳大邊柳河墩而屬分巡使劉葵監之行未
至舊庄科道逢哈酋我乃使使者劉縉國召哈酋前
哈酋之衆三千人皆畏我大將軍旂鼓多懾魄反踵
走弗前會莫我師次獨石哈酋爲人狙詐而善謀見
我師銳于前進恐弗敵故爲敗北示弱而遂以此爲
緩兵計且日遣夷使送奉韋海左石等款塞復請撫
賞詞甚悲哀塞吏終不許知所請詐也哈酋於是從
大邊羊川墩復與我師挑戰戰至數合虜大敗騰山

鑽林走我師乘勝勇氣百倍追逐八十里至赤把都
擊破之虜大率減什二三獲首僅一級奪獲馬二十
八匹夷器二十有八先是將軍令令將卒皆從馬上
亂行砍殺毋得下馬以要功虜以故得輿尸還已聚
諸死尸焚燒煙焰滿川適大風起延及白洪大帳房
馬牛羊延燒死者亦已千餘哈酋乃知亾當于漢也
亟退走三間房待罪穹廬甚媿悔復欲遣使者往而
度塞吏弗信往無益也乃徼惠于白洪大青把都及
七慶把都兒幸爲我請罪于漢太師所鹵略塞上人
畜今俱在願以遣還唯太師哀憐我復我市賞我之

願也於是白洪大遣五碴氣青把都遣小小厮七慶
把都兒遣罕哈把都兒哈酋亦遣羯羊羔送所鹵略
大率百六十六人與俱因道鎮安之役哈酋實爲講
賞來而以李守備故激之爲亂然亦徒自亂耳未嘗
僇漢一人而漢將卒所僇我抑何京觀令傷夷者未
起謳吟之聲未絕太師何不除哈酋前過爲漢請復
市賞乎其哀矜惟太師罰治亦惟太師幸太師圖之
是時我師備獨石及馬營赤城青泉鎮安龍門益固
而制置使洛迫青白諸酋之請急遂以書請　上命
大司馬行御史大夫而以其事屬御史徐申驗問於

是制置使爲檄遣通事官羊羔兒小教八娫世清廣
祿布告虜中必罰治哈酋如法然後可是日順義王
并襖兒都司遣夷使海大問諸青把都青把都卽借
永邵卜大成白洪大滿五索丙兎奧愼把都兒忙五
大攞獨賴班不刺什及哈不愼母一克哈屯妳太松
阿不害合詞致書而屬夷使五礚氣我兒故道銀定
首領補兒克太儻不浪薵罰治如初其六月青把都
躬率哈不愼詣三間房而復遣夷使五礚氣至巳東
虜長昂亦遣使者陶拜等至皆冒雨而來待命境上
月餘亦不鬪出怨詈語其出自至誠可知矣制置使

洛始託爲巡邊乘傳行獨石以察虜情青把都聞之
復約順義王乞慶哈永邵卜大成及襖兒都司亟遣
使者詣傳舍洛迺進使者堂下反覆辯折數日大都
諸夷使感　朝廷恩德而數哈酋罪不容口也每得
制置使一言半辭輒唯唯叩頭以爲太師弟許哈酋
貢市亦何牛羊之不足贖乎惟太師憐而諸之洛旣
見諸酋祈懇如一口且悲號愈切下守巡使者問狀
其七月青把都携哈酋詣獨石大邊因與約願罰駱
駝十頭馬牛羊一千頭且有後言指天日以爲誓誓
自今毋犯塞謂予不信請以番漢文字大書一紙以

爲質洛然後許諾諸虜酋聞而大喜趣使者海大五
礚氣等叩闕稱謝其十月哈酋牽駱駝馬牛羊如數
詣張家口然遲至兩月者以畜數多不能倉卒辦皆
借及親舊故也於是制置使洛以其狀　請下兵尚
書張學顏覆議以奏　上幸許復哈不愼貢市開賞
賜乞慶哈青把都白洪大一克哈屯太松阿不害金
幣有差居歲餘丁亥襖兒都司吉能哈等至塞上舉
扯力克嗣封事制置使洛稱引哈不愼事以爲戒諸
虜對曰何至是哈酋故爲老王子所驕寵無所罰治
未嘗聞大漢法重也今自罰治以來輒悔過兩載之

間不敢以匹馬半騎至東塞誰謂哈酋復起者是歲
哈不愼罹霜露病在手足不仁後病愈輒從青把都
打來明暗起志咢嘗一日不在我廣寧遼東西亾問
誓矣東行之日哈酋唯恐虜騎之行遲也
滿五索又名滿兀四益昆都力哈第四子也所居在
小白陽堡外邊始辛未與其弟滿五大並授我指揮
僉事然以青把都故數數與東虜通鈔我遼陽至不
恭矣辛巳秋制置使張佳胤薄責青把都青把都召
而罰之以爲諸酋嘗指天日爲誓誓不足憑乃徼靈
於佛若曰天耶佛耶其鑑之耶居二三年乙酉哈不

愼假青把都諸酋請犯遼罪于時滿五索之使結報于道要之貢與市皆從青把都入也子薛的箇台吉亦授正千戶。

滿五大亦名滿乃帶蓋昆都力哈第五子也世與察罕通婚媾以所居在大沙窩三間房也始議貢時滿五大歲以馬十疋從青把都入然其後犯遼輒與滿五索俱往青把都常召至佛前誓曰毋犯漢塞言如是决矣乃辛巳夏五月滿五大部夷把兔敗銀定儻不退復盜我松樹堡已不受兒等奪我軍衣裝及糗糧滿五大曰我實不知故而制置使洛臺御史佳亂竟

請免滿五大官及貢市後以順義王罰治得復職如初語在波兒哈都傳是年冬滿五大偕百戶銀定偷不浪波兒哈都並疑塞補貢於是禮尚書請移內府治表裏衣服絹布太史治勅書齎署丞至上谷塞班予之至一切馬值悉如故事仰所在椿朋舍居歲餘癸未滿五大以十月故矣又以部夷犯塞故停襲明年九月上幸從制置使方逢時請以伯子卜彥台吉襲

讚曰

上谷獨優于屯鎮者豈非以昆都父子哉要之皆我屬夷何至借遼陽以逃文罔罔密猶之逃雨也無之而非是矣至哈酋犯我鎮安此尤屬啻大漸不可長滿五索五大佛前之盟甚堅後頗背之豈佛不足憑耶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而況于盟況于夷酋之盟乎

萬曆武功録卷之九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

永邵卜大成所牧在大青山後　莊皇帝時制置使王崇古請外臣俺答封先使使安克諭答必大會諸部然後可以答常鈔我石州故也是年冬大雪深二尺而以月正元日接見漢使驩甚自言深感釋那吉恩雅欲與大王父入　貢少稱塞萬一如大王父言克等恐永邵卜所言詐微以一言相詰問永邵卜乃指天日以爲誓不如約者有如此日於是出太師所予漢布帛諸物姝鮮麗奪虜酋目永邵卜益大喜因設帷焚香南鄉叩頭者三稱謝不容口是日屬筆寫契佞天祿以番札復太師敢不唯太師命是從始定封事授永邵卜爲指揮同知它皆有差是歲辛未永邵卜大成等從俺答從結離並稱外臣請入　貢已乃赴張家口市唯是不腆駑馬冀欲以充塞下一日之選虜酋俱受　恩賜幸可知矣是月續至得勝堡外邊我塞吏亦燕勞如禮其明年以老把都有狗馬病病死而又有黑夷之禍未久寧獨貢市後以九月

至也制置使崇古請遷永邵卜都督同知　上可之賜之詔曰爾等敬順　天道尊事　朝廷以馬來貢誠順可嘉今特賜爾等彩段表裏用示褒答爾等宜益堅臣節圖報　國恩永享太平之福又授奶公大威靜爲百戶然永邵卜殊不知受漢恩深也其明年老酋婦以把都死疑我用鴆永酋遂從而和之而又會一二小夷適偶死關市下愈自堅其說御史孫鍊議欲嚴武備而陳文燧則以永黃二酋構難自治不皇皇它務哉是時　上新即位永酋等貢不敢後然黃台吉已改市新平堡授部夷小威靜唐戶教兒六爲百戶其明年貢市告竣復得與其弟合羅氣受上賞於是授部夷恰倘不浪等一十人爲百戶其明年六月永邵卜以足疾而其毋臺戶哈屯又病並伏在床褥乃遣其子隱克台吉至其明年打剌明安諸部夷盜邊黃台吉偕永邵卜罰治如法語在俺答傳是歲制置使方逢時念永酋貢市毋之絕請遷部夷補兒賽楞實等九人爲百戶是後永邵卜亦進階爲龍虎將軍志寖驕矣而自以爲阿部不在順義王下請得市馬如其數關吏以青永二枝較之固已相等何渠順義王不若乎以是問諸永酋永酋無辭于關吏

乃歲比貢市如初我亦以漢秩畜永酋諸部夷甚備
乃於辛巳授黃鶯兒癸未授俺的畫乙酉授頂華皆
後先爲百戶從制置使鄭洛請也永邵卜爲人反覆
慓悍而狙詐自知宣大遇我厚未可以兵戈擾也顧
義王迎佛永酋遂擁衆與俱遂主仰華寺剎意在託
火眞諸酋而起久之復變易名姓庶宣大毋藉口以
仇我可謂姦矣居歲餘丁亥賓兎搶西寧而子撦瓦
剌它卜囊率精兵千餘騎往岔口堡已乃從寬溝透
泗水堡閘門我師生獲倘不浪二人及後訊之乃永
邵卜部夷也哀懇再三得解免時頗聞瓦剌卜囊强

盛而豈知瓦剌它卜囊即永邵卜乎其明年四月瓦
剌它卜囊及酋長著力兎提兵往海腦鈔黃毛協我
鎮羌閘門過邊其明年九月海虜率五千餘騎從南
川入境聲欲鈔擺羊巳乃鈔南山生熟番然後馳觀
音堂大率略漢人二口牛羊二百頭時備兵西寧者
萬世德卽遣裨將鍾一清等譙讓他卜囊他卜囊曰
我始固不知其爲漢人也有死罪唯將軍所罰於是
一清大索胡中得漢人及牛畜多以還塞上而副總
戎李魁以爲不獨是虜得我漢人三百馬牛羊數千
今安在他卜囊對曰無之我衆方欲行漢地何敢欺

爰將軍將軍幸徧觀之於是虜衆傳發馳高墻堡而
我師亦捕伏西溝沙塘川以備諸虜騎出口虜竟還
走落麻也魁乃窮追而與虜兵並驅我兵獨奪其大
道追虜騎虜騎懼而散走以致諸牽馬羊者多傾跌
墜崖死虜益鞅鞅謀欲報之乃擁衆走及至南川魁
乃挑虜戰虜不答直騎馬上山奪其山頂得據高以
爲險魁亦隨上山諸虜酋麾魁馬魁急麾後軍鳴砲
虜聞砲聲大驚皆出營與我師角我師倉皇甲不及
披弓不及彀自相蹂踐墜崖谷虜遂乘勝殺魁及指
揮阿承印李世顯劉詔與把總李崇謙千戶陳治綱

皆死之而軍士死者亦一百餘人至若虜墜崖死者
乃不過二三騎耳先是生番盜虜馬而他卜囊及魁
捕獲白和尚迫還其馬已又得馬五匹白和尚大怨
望魁乃徼告虜酋把爾台吉謂李將軍匿其肥大馬
於是與瓦剌他卜囊合兵問魁以故魁亦大怨艾虜
兩欲相攻殺計頗堅是固禍所從來矣兩臺郜光先
曹子登乃以其狀請居亾何御史徐大化及給諫張
希臯皆以書請革瓦酋市賞歲不下千餘金而屬兵
尚書王一鶚覆奏　上有詔免萬世德官乃調分巡
使李丁以代之許瓦酋得叩　闕獻逆以除罪自是

之後瓦剌乜卜囊乃許出酋長四人及器械馬匹而又假火落赤來請罪會制置使光先物故遂中止然此特延引歲月羈縻我　天誅耳況火酋討手信希爵賞則又挾而要我然瓦酋姦益露其明年六月宰僧阿赤兎以搶番寇內邊制置使梅友松以爲瓦酋所使豈藉此以窺我强弱乎時副總戎龔成具羊酒及段梭茶能使陳撞子馳虜營以贖所鹵畜友松乃上書劾奏之以其事屬順義王罰治時扯力克方新至也其明年四月他卜囊見塞上調番易馬乃率火落赤等數萬騎公行殺略益甚語在火落赤傳其六

月　上詔大司馬言虜衆狂逞渝盟犯順及邊備久弛制馭乖方欲聚始事部落及失事信地以奏於是御史周孔敎劾奏故制置使部光先及臺御史李廷儀趙可懷備兵使錢楷李丁　詔奪光先誥命調廷儀免錢楷李丁官乜告如故其八月永邵卜擁衆從扯力克大鈔我洮河語在扯力克傳御史崔景榮於是發永酋姦而謂瓦剌他卜囊乃永邵卜別名自西寧犯我偏將乃捧頭鼠竄在海上幾歲我邊吏不皇問也則復移捏工川而與火落赤同巢遂翼火酋而佐扯力克以亂意在要復市賞其九月臺御史廷儀

上書辯西寧事書多不載其十二月制置使鄭洛議有能捕斬瓦剌他卜囊者請比賜兀愼擺腰法予三千金世授以指揮使是時給諫薛三才張棟亦上書請欲討瓦酋罪大都憤李魁死未幾而李聯芳繼之李芳等又繼之數數然也其明年秋永邵卜偕火落赤等馳嘉峪關聲欲寇甘州其冬永酋擁酋長阿相等度河馳莽剌川逾南木甲竹拾龍尾八禾白晝焚草延燒八十餘里是時我通事人捕伏交子爾而畨僧龍力剌麻又自虜營歸得其狀來告於是制置使魏學曾上書恐河東又復東牧其爲說大都言河洮

或可無慮河州景古城有一二天險假令我偏裨諸將軍提邏卒數百騎畫地而守彼豈能飛度哉政恐洮州平漫無險可阻而獨幸彼所逐牧木申竹拾龍尾八禾相踵千餘里今已燒荒胡馬必不能絕飼而馳然邊備不可不蚤自圖之居三四年乙未瓦酋亦旣聞　明詔罷和王戰自知市賞久弗可得乃以九月乘乜虜入市復擁衆馳分水嶺誘捏爾朶硤我塞上度瓦酋必以是日至先期我備兵使劉敏寬朱朝聘遣裨將孫秉乾陳三奇莫負特等帥百金之士捕伏南川山谷間而郎中顏宇坪倅龍鷹高第又皆轉

餉勿絕亾何虜果乞炸越關而入未半而我伏兵舉
烽火鳴砲大將軍楊濬大兵四面至矢石如雨虜乃
中分營東西走而刺撒爾拾拾兒申中等族番兵合
營壘虜自日出至晡大戰數十合我攻其內番攻其
外虜益首尾不相及大破之斬首擒虜六百四十五
級殺虜悉從剌撒柞迤南渡海而遁矣是時我師恐
諸虜乘虛而入鎮海於是遊擊將軍白澤提兵持西
川然後臺臣李汶田樂以其捷　請故事捷至兵尚
書移御史大夫屬所在御史覈功以　奏唯是御史
喬廷棟按西寧捷果如臺臣所錄獨閣臣及兵尚書

石星戶尚書楊俊民給諫吳文梓運籌帷幄功不與
諸將吏並敘於是　上以甘鎮大獲奇捷朕心加悅
內閣輔臣殫力運籌忠勳茂著迺有　特詔詔吏尚
書是日加文淵學士趙志皐少保改吏部尚書兼武
英殿廕一子尚寶丞加文淵學士張位太子太保改
戶部尚書廕一子中書舍人加東閣學士陳子陛沈
一貫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尚書如故廕一子入太學
皆賜金幣有差頃之　上復有詔轉李汶大司馬兼
御史左丞廕一子孰金吾千戶田樂轉御史右丞兼
左司馬廕一子指揮同知皆世襲起制置使鄭洛以
收番族功也而加本兵少保秩及賜諸將吏爵賞如
法自是之後永邵卜益深怨于我塞上諸將史而又
會火落赤敗於河州及以明年六月相率攻我蔡旂
堡是時永酋欲報我西寧火酋欲報我河州卒之兩
無所報相繼敗北我師斬首虜凡一十八級始夷酋
把都尔恰殺李魁於栥硤後我師亦於栥硤執把都
尔恰斬之計其期則又皆以九月異哉君子曰西寧
之捷奇兵也亦義兵也是可以報李將軍矣

讚曰

以臣而伏覩　高皇帝置安定罕冬四衛蓋爲羌夷

歸降者建豈正德而來亦不剌遂竄居我海壖而加
以虜王後先迎佛遂使西海頓成虜穴乎永酋得王
寺剎亦足褕快乃直必與我師角兩受敗北於永酋
何當哉法曰窮寇勿追南川之戰李將軍白速其斃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豈欺我哉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卷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列傳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又名哈羅氣又名合落氣始授我指揮僉事也而貢市與永邵卜大成同始壬申永邵卜大成以世父死而又被黑夷殺略以故貢獨後以九月至惶懼於是與合羅氣等待罪境上低佪者久之我偏將軍提奇兵備左衛遊擊將軍提蒼頭兵備張家口諸路偏裨提桴鼓至者如雲於是制置使

王崇古下令幸竟假合羅氣等後至罪擊牛酒以犒之然後許夷使克賴等牽馬百二十匹入已部夷正千戶抑漢敖不艮等以馬三十匹入並請　貢而遣大威靜牽馬守市我分巡使王汝梅燕勞如禮即趨赴張家口市是日崇古赴岔道而獨臺御史吳兌親臨市撫賞諸虜酋皆歡欣鼓舞如蒙更生官易馬凡九百有二匹軍民凡八百有八十八匹牛一十有一頭羊一十有五頭自是之後合羅氣幸拜明威將軍歲時偕永邵卜貢市毋之絕而獨庚寅歲擁衆萬餘騎環列張家口說者以爲青把都誘之也

贊曰

余觀諸市虜即效順乎然不能不徼有出入而合羅氣則自入市外寥寥無所紀述惜乎庚寅之役擁屯市堡與曩時所繇異矣合羅氣爲德不卒殆小人也

哈喇慎着力兎把都兒銀定把都兒列傳

哈喇慎着力兎把都兒台吉授我指揮同知也已巳秋土蠻發難哈喇慎欲往從之將有事於薊遼而會辛未貢市成哈喇慎幸從青把都後市我張家口不聞有它腸也居二三年乙亥青把都及哈喇慎謀鈔東海道弟滿五大請於俺答俺答方以請佛及經與嶠

段故唯恐毫釐過失以傷我塞吏亟禁阻之着力兎把都兒對曰吾未嘗有犯中國意第使者讓書再至敢不如約曾幾何頃而爲丙子九月哈喇慎以訃聞伯子馬五素台吉襲其臣節之無玷由丞天也

銀定把都兒台吉始授我正千戶控弦之士近千餘人然貢馬與昆都並矣并皆市張家口丙子冬部夷行獵騰房邊也道逢把總張維屏等砲鳴不及終盡爲虜所捕捕往興和城已乃還我六人曰吾還若若爲我告塞上亦還我降夷可乎然諸酋微意意在購重賞也于是制置使方逢時使趙

國勳歟清問順義王王罰治如法令還我精卒得除
罪語在俺答傳是時九塞獨上谷稱強以青把都永
邵卜及打剌明安三部部落衆也頗聞市馬至三萬
有奇孫御史愈賢請損之不可得然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所由來者漸矣

讚曰

哈喇慎銀定皆名夷也其行事不少概見何哉彼市
虜能恭順如兩人者歲不過從酋長一至關市若其
陰謀宛伺誰則知之若哈喇慎早夭銀定以部夷故
待罪謂兩酋無媿于塞吏可也

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麥力哥克臭列傳

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授我指揮同知也先是庚
午歲議封而制置使王崇古見為哆羅土蠻親俺答
宗盟也必會議然後可是時多羅土蠻所居在雲石
堡外邊部兵萬餘議幸與俺答同明年秋遂與俺答
入　貢赴水泉市自是俺答稱哆羅土蠻曰堂侄然
每入關貢市輒相與顛行至久之哆羅土蠻與北夷
讐殺俺答亦移帳詣哆酋所如左右手已復報怨於
兀剌則丙戌八月也去俺答坳時五載餘矣乃引蛇
布褓兒都司及套虜卜失兎莊禿賴往而下令令酋
一牽馬八匹羊四十頭且從邊外川底走虜皆畏道
險低佪久之而會松山酋長着力兎亦欲略黃毛達
子黃毛即兀剌也以清水市未畢先徵西河諸夷趨
治裝亾何套虜何業阿卜害帥七百餘騎壁鎮番外
邊硝池墩大言欲從永昌暗門走南山頃之威正恰
亦帥三百餘騎從大柴溝堡迤西走而適哆羅土蠻
哈炭把都兒龍合台吉威正他不浪穩都乙他不浪
等五千餘人傾巢而來於是並擁衆至寧遠堡堡將
李魁陳善道麾諸虜弗欲入虜請以酋長四騎爲質
乃入牧羊川休舍旦日火落赤擁二千騎馳范家營

山暖泉頃之套虜板及台吉孤洞台吉威正阿拜復
帥三百餘騎至鎮番邊外莱茯山走昌寧湖而獨麥
力艮台吉哈喇各力台吉博介台吉尚在獨青山白
石頭而吉囊諸部又未渡河乃止壁以遲之是時胡
中名哆羅土蠻爲歹言黃台吉矣歹言於火落赤爲
親兄弟於阿榜台吉爲親叔侄以故合族相援扇結
爲姦先是阿榜台吉打兒漢把都兒居南山久則恐
套虜新至乏水草引衆六百騎及馬牛羊八千從東
高舊古城孤山灘馳迤西石嘴墩蔡家湖草古城而
尒失恰威正恰引衆七千餘騎佗駝馬牛羊五萬從

九眼泉砸山灘透花寨九條嶺二馬營草古城高阜灣馳邐北黃城兒江陵口欲以故居居套虜議如是決矣火落赤在里山欲聞套虜至驩甚即引精兵三百人從水泉閘門郊迎於是歹言黃台吉從月牙湖王秀鋪透草古城而與火落赤相接見是日兩酋從大黃山透邐南羊戶口而哆羅土蠻子哈喇狗及酋長兀浪他卜能我令他卜能命都六他卜能脫卜他卜能儈個他卜能汪脫他卜能阿脫漢把都兒亦引精兵二千皆從寧遠走水泉而以華勒根台吉捨剌乞炭苦思賴千餘騎尾其後已忻快把都兒綽賽他

卜浪孛拜他卜浪麥力艮台吉土國赤台吉至已阿木大打兒漢襖兒谷道至并皆入水泉閘門透大營堡而朳胡兒青把都兒把漢喇叭引千餘騎中分軍一軍透新河一軍透西花寨於是制置使部光先亟以檄馳告雲中華哆羅土蠻市賞然所至必撫賞段梭米麪酒食不乏絕也故事犒賞流虜悉出臺臣贖鍰項乃議撫犒流虜銀而借互市冊籍部考驗從臺御史王琁請也是月歹言黃台吉乃與諸虜約約從永昌入邊由南山渡海而西於是假道于永昌將李魁因好謂魁曰那顏若從行之衆五千有奇而加以

吉囊諸部後至者未已且曩時順義王西來故事而那顏豈不聞之乎願爲我畫便計俾我得走故道及所至燕賞如先王禮則那顏之賜多矣敢請而備兵使萬世德因與分守使賈仁元分巡使邢玠太僕卿張孔修請於臺御史曹千登按尨剌在嘉峪關西卜隆河之北而諸虜既云西搶則何不直走西底而乃枉道南渡哉此或虛聲以恫愒人亦安可知時政慮南山無邊牆僅以一口爲限而況由邐東不數日可飛渡黑河邐西不數日可直衝肅境而我河西將卒又散處營中各子五百餘里而遠有如倉卒告儆則

邊胡以相恤於是下令令關吏毋得內虜騎虜竟擁衆壓境上且有後言欲市馬千餘匹邊吏以爲非我市夷不許乃令諸虜走川底道虜復請曰極知太師法嚴顧吾道遠馬已疲倦且川底險而我諸父兄弟又皆在南山必大會會議然後可行事我必不走嘉峪嘉峪則尨剌巢而制置使光先追諸虜請遂遵俺答故事聽虜騎由水泉兒閘門走洪水扁都口出境往邐北野馬川休舍先是丙午夏俺答由甘州昌寧湖至寧遠堡閘門入邊從周家灣永昌城過橫梁山滾石溝新城兒石頭口九條嶺洪水花寨曹古城大

馬營。臭腦扁都口出也。是時卜失兔偕隱布台吉莊
禿賴偕蟒素兒拓不能着力兔偕稗馬兔打正亦欲
西搶。而適莊禿賴遣夷使板龍恰。覘活佛。活佛言。若
等欲西搶。今歲殊無吉日也。頃之切盡黃台吉訃音
又至。於是板龍恰追莊禿賴等。勿出師。合諸虜騎。大
率萬二千有奇。而並欲往甘州。濳師勿出。或言今歲
略諸畨。而明年始事尾剌也。是後御史楊有仁及給
諫顧九思劾西事。奏報緩期。 上有詔罰諸邊吏俸。
三月已兵尚書張佳胤追論前臺臣董世彥侯東萊。
聽俺答道經內地。以致夷酋得請爲比。於是 詔奪

兩人誥命。其十一月歹言黃台吉遂與火落赤從沙
塘川。哈喇只溝入。內邊多所殺略。語在抄胡兒傳。其
十二月。歹言黃台吉義子。我偕大盜順花堡邊。邊卒
詰問。我偕大遂發鳴鏑中我卒。蜓二死之。火將軍劉
承嗣奮勇而前。追諸騎。獨斬我偕大而還。以故歹言
黃台吉。益欲報之。制置使光先遣遊擊范子忠及官
通宛大才。牛哇子。勞歹酋。行至鹽池川。歹酋執我官
使於是麥力哥。乘機挾我市賞後。以扯力克嗣封譙
讓甚急。始還巢。語在扯力克傳。然歹言黃台吉竟與
火落赤。挾我建城修寺。而後還也。頃之歹言黃台吉

遣夷使乞答害恰巴答。而克臭男抄胡兒遣二拾金
等赴甘州講我偕大人命。因牽馬四匹。請與姚千戶
焚楮。願輸罰。而我塞上亦稍予段梭。以資犒喪費。其
明年春。兵尚書嚴清。案臺臣奏大略欲虜王諭歹言
黃台吉。黑勞赤台吉。移帳東歸。其五月宣大制置使
洛。亦使通官戈陶偕扯力克使者。蕭海外調歹酋。歹
酋志在搶畨。然與火落赤離羣矣。其六月歹言黃台
吉偕抄胡兒引衆馳黃河腦。搶生畨阿尔力覺先帥
兵絕其歸路。然後掩虜戰破之。生獲十餘騎。而歹言
黃台吉遂中流矢死。它虜悉還鹽池川。時二十一日

也。於是臺御史子登檄守巡使遣官通張達告酋婦
西牧之不利。巳有明驗趣還巢。酋婦聞漢使語泣下
蔽面。然猶豫不決。巳官通許松。行閒歹妻始議還巢。
唯請故道從扁都閤門入境。制置使許諾。令所在犒
喪如禮。其七月歹妻及其子引精兵七百扶櫬東還。
餘悉置海上。是時火落赤亦使脫谷大博思痛等執
紼送之靈柩進口。我稗將陳善道從柩至黃馬圈。去
口三十里止舍。而部虜五百餘騎後至。會莫彊欲入
邊。邊將張君恩楊國相弗容入。爭論蒼頭軍袁吉遂
反刀毆達婦。婦傾跌下馬。諸虜皆鼓譟攘臂而起。而

酋使牛的箇及脫谷大博思痛等忽從山上撲來佐
鬬亂甚傷君恩面貌我軍益發勇矢石如雨虜被矢
石刀劒擊死者二十二人傷十一人墜山岩死者五
人我師死十六人傷十二人墜死四人虜分其半走
河東墩而善道聞砲聲亟馳還去墩不三里逢虜騎
百餘發鳴鏑遂中善道賴萬金良藥得不死虜皆走
涼州坡我師追逐生獲牛的箇卜言兀博思痛脫谷
大沙尔當撒尔倘三庫土忽尔八人馬甲刀矢如數
虜始知漢兵弗可敵也莽亥酋褊衬前告曰願佐旦
日亥妻遣酋長恰乞他害陶速太邦什等赴洪水而

乃以死請還所鹵略及欲贖死者命漢亦言我有殺
傷於是留乞他害而遣通事人哼羅太偕陶速太邦
什赴虜營驗問死傷果如言而我軍還營中死者則
又八人矣虜使堅欲我予牛的箇等乃得乞他害四
人而去於是臺御史子登大會太僕孔修行洪水令
亥妻移柩大馬營而屬同知王協夢倅劉起涑及副
總戎陳霞復驗斯事乃當牛的箇等六人請論如法
則念脫谷大博思痛爲火酋使者第以軍法笞掠之
數十遣去而我軍死者人予五金以資槥車費始亥
言黃台吉偕我僧大威正恰西牧活佛常告以不利

誠勿往今三人果死於番漢手而我僧大尸至焚散
于烈燄惟威正恰亥言黃台吉猶得裹其骸骨以歸
也

麥力哥又名麥力艮然亦有名麥力艮者乃哆羅土
蠻把都兒黃台吉弟也始以俺答受封故得與着力
兎克臭並除指揮僉事丙戌八月哆羅土蠻西牧也
麥力哥輒與俱往至川底已十月矣川底地寒乏水
草而又以客久人馬俱疲麥力哥乃遣二十騎送奉
番文索帽段琵琶箏葡萄毯海青白表紅錦紙皮箱
及米麵諸什物且有後言言必欲百餘袋或千餘袋

紛紛挾我肅州請開市是時備肅州兵者朱正色帥
裨將孟孝臣拒以肅州無開市例況地狹民貧所請
又非土產此明以難我我惟知塞上精兵殺滅而屬
將奈何哉虜使乃言吾屬十萬餘騎尚後至竊恐煩
將軍亾已也於是犒勞而去其十一月套虜復齎使
者番書索我開市大賞正色亟使通事人高尚仁把
卜肖馳老營諭虜因以羽檄趨標兵傳發而會把卜
肖還侍令箭問諸番手信正色問把卜肖胡暹卜肖
具言爲虜營所繫今虜以三萬騎入邊矣頃之虜果
擁衆而前砲聲震地我師鏖戰于紅橋以徼來告正

色易戎服躬提兵出郊關大張旂鼓聲繹如也孝臣
乃帥指揮汪承宣請予虜酋賞色大怒髮指冠罵曰
奈何賊臨城而予賞乎即偕宣馳紅橋諸將軍殊疾
力戰虜望見城上高標冉冉自天而下大驚乃罷戰
圍我頭墩腰墩色因麾勇敢士六百人捕伏道左而
徼使二百騎以次第下馬扒沙滿盛盈內復上馬徘
徊忽飛沙沙蔽虜面我師多所斬獲然虜亦止壁空
心墩矣先是虜遣諸騎從道上捕我諜者及得諜者
則又恐傳虜中事皆縶以鋃鐺後聞正色至始解縛
於是諜者披髮帶水而來亡何虜從空心墩使使者

丘脫兒復請市有番文文大暋問咱兩家兵勢孰雄
且言我肅州尚萬餘騎吾何畏哉詞大不敬備兵使
以爲東市已華肅州故無大賞費何至挾而謀我益
堅約不從使者請召捕虜卜喇問狀卜喇言空心墩
果精兵萬餘也我師於是移壁壁豆墩虜乃分爲二
道從東西河掘邊出境大言吾姑去不久當復入索
賞且番于人畜皆匿二墩院吾必擊破之然後已令
且與將軍約約二三日一入略不然者吾弟以精兵
五十人阻其東道何悶肅州一孤城哉旦日虜復自
酸棗林明沙窩入邊所殺略臨水堡黃泥鋪河清驛

及西店子永定莊亂骨堆番夷王刺麻僧蛇眼結思
冬等馬牛羊未可更僕數也虜始薄臨水時裨將余
世威見爲去明沙窩不遠請于正色正色明而習于
兵趨三軍下馬人牽馬五匹閟匿堡中而又以舊營
曠闊旋改爲小營置火砲居外於是布陣神槍爲一
層弓箭手爲一層凡三層皆坐地下聽軍中鼓發以
次起立出擊賊賊不退則執刀伏地然後麾二層坐
起亦如之是時將軍令下諸將皆仰面覷旂鼓出萬
死不顧一生毋逗遛者諸將復以旂志高懸樹木已
積柴如山暮夜始乘柴舉火火光燭天虜以黑夜遠

眺旂志與林木相雜人馬莫辨十步之外草木皆兵
矣亟相引從故道走走出邊其十二月御史楊有仁
劾奏斯事以虜常執我備守使達雲妻妾後以八百
金請贖此乃諸將吏驕虜酋罪也於是兵尚書張佳
胤議覆以爲麥力哥如果自悔還我所鹵略我宜稍
予之以賞不然請以大兵問之 上有詔嘉朱正色
任事拒虜乞皆罰治有差自是之後臺臣薄責扯力
克益急必欲趣麥力哥還而後許嗣是時麥力哥與
捨刺乞炭有隙制置使郜光先使使離其黨與而扯
力克又遣蟒克襖兒六打兒漢首領把不盡等趨東

歸。乃十二月還巢也。所遣部落甚多。其明年正月抄
胡兒使使者卜剌害等。爲諸部請食物。兩臺以爲誘
麥力哥亂者。實襖兒都司。夷酋毛大也。亟以毛大獻
我。并罰治鹵略事。我于若上賞。於是命肅州衛治厨
傳犒卜剌害。而許以桃棗沙糖。段巾米麵茶芹。曰善
自治事。漢太師不欺若也。因遣通事人夏才。及來虜
拜三戶。並告虜。虜中皆叩頭唯唯。麥酋罪當誅。顧其
人已東還。奈何責及我酋長乎。我酋長故知麥力哥
東歸時。悉還所鹵略塞上。且有罰。罰乜佗一頭馬二
匹。羊五頭。既已折刀爲誓而去。今毛大貧夷也。我胡

中呼爲餓狗。而況以哱囉事久。往北山搶瓦剌。其何
牛羊之足罰乎。使者凡三往返兩臺。竟不許。其二月。
虜酋答應黃台吉。及王把都兒。遣夷使土剌亦事索
我執虜俄大擒虜卜剌速可貳者。欲釋兩酋。姑置毛
大方在猶豫。久未決。而適胡中亦有議。議以馬八匹。
羸八頭。牛一。羊二。贖俄大罪。以俄大常略我遊擊范
子忠故也。而又代毛大出馬一匹。牛羊各二頭。邊吏
終不許。其三月。抄胡兒還至新城外。邊頗聞。速可死
於囹圄。鞅鞅不自樂。其四月。抄胡兒移牧威虜鎮
夷河堅執毛大。今從北山還套矣。所遺部落。以無王。

未可約束。於是立巡邏。達虜。月給人米三斗。布一疋。
而我乃與王把都兒着力兎台吉。歹成他不能追講
前事。諸虜頗欲得卜剌兩虜。急乃出張文姝保等二
人。牽馬羸八十三頭。牛二十九頭。羊七百三十二頭。
曰乜有所未備。則我速可之死。豈不足以相當乎。已
復出罰服駝一頭。馬三匹。牛七頭。羊四十一頭。羊皮
一十二張。牛皮一張。毛氈四片。皮襖二襲。氈襖一襲。
皮繩毛繩各四條。箭二枝。大率約麥力哥。及王把都。
馬一。牛五。羊七。已足九九罰服矣。是日犒勞從者。即
移寧夏革捨剌乞炭市賞頃之。　上幸從兵尚書嚴

清議。　詔釋卜剌俄大。令勿捕毛大。并皆得除罪也。
始麥力哥爲恰台吉講和。于時扯力克之勢重。意頗
偏恰台吉。而以米百袋。牛百頭。私佐之。頃以扯力克
命。獨先諸虜東還。得兎於斧鉞。麥力於是識時務矣。
克臭亦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弟也。始俺答時。臭
與賓兎。逐牧甘州塞外水草。及款塞。授我指揮僉事。
已輒復去。卯戊冬。俺答欲爲臭等請市甘肅。先期檄
臭等毋亂邊。制置使石茂華。以爲不可。乃議撫賞。而
鄭洛則以爲哆羅部酋。既開市雲中。復請我甘肅。胡
爲者。於是賓兎好。謂克臭曰。若胡誘我徒自疲耳。乃

大略諸村落。亂甚。先是階州木竹坪番賊。執我備守
使范廷武後。乃贖以馬騾牛羊。及段布氊條衣服。諸
什物得解免。以故番益驕橫。弗可制。乃復擊我三岔
花幣。殺略居人崔應新等而去。唯是塞上。恐虜與番
合。乃薄責順義王急。是時虜騎每一至關右。輒咎宣
大。且令俺答禁諭之。　上詔主計者。謂邊臣依違觀
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諉罪于人。豈人臣受職
任事之忠。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今一遇有儆。即令
俺答禁諭。是倒持太阿。反使虜酋得挾以自重。亦豈
當時許貢初意。然後邊吏凛凛于明威。其明年三月。

克臭乃佐賓兎復請建寺。且開市。辭極恭順。我亦誠
勿搶番臭等唯唯敬如太師約。於是制置使部光先
議開市。共十二月。遂開洪水扁都口市。已又開莊浪
岔口堡鋒尖墩小市。語在賓兎傳。是後克臭子我僧
大益邊與我師角。中流矢死。頃克臭以互市至大奥
我邊吏論論欲贖死者命。語在扯力克傳。是年。按臣
董子行。念克臭丙兎居莽剌川久。而又加以抄胡兒
火落赤等。視爲奇貨。當復起。乃上書請分固鎮兵以
備邊。與御史屠叔方意大略同。丁亥。正月。克臭以互
市還哭生番。乃遣哈達子。請西寧兵送之。其明年四

月。克臭引火落赤逐牧河以南寬漫水草。光先復令
順義王諭以東還。不然。亦當歸西海。書去。久不報。居
歲餘。庚寅秋。克臭大會火落赤。揣庫兒宛著台吉。大
黃台吉。及吉囊宰僧惟正他卜囊。明暗台吉。阿赤兎。
眞相阿邦失加阿邦賓等數萬騎。託言建寺。乃擁衆
大鈔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山之間。而時或出沒歸
德捏工沙溝。及武勝馬營水柞。與夫老虎溝水磨溝。
腦松林。李家庄。殺略通事人火力赤楊眞。土人李松。
周思等。馬牛羊亡算。於是河洮之間。紛紛又見告矣。
御史張天德以狀　聞。語在火落赤傳。是年七月。偕

扯力克寇我洮河。語在扯力克傳。其明年二月。克臭
復引火落赤。可卜列潛居莽剌川西山。我總戎尤繼
先提兵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餘級。奪獲馬
牛羊亾算。臭乃引衆逃。先是臭等吞食西番四番有
積怨于臭。以故哈六東哈六部等。出番兵一百人。韓
六韓完等。出番兵五十人。誓滅此而後朝食。識者已
知鼓番爲破虜奇筴矣。是歲克臭復連火酋馳加峪
關。欲出我關吏所不意。倉卒寇甘州。計未售。大都克
臭碌碌不過依丙兎而起。頃與火酋扯酋亂。始益强
悍然假諸番而强也。曩者抄胡兒常遣切盡安兎等。

請死罪。我塞上陳兵甚都。然後延使者入會克臭以
市事至。傍觀見兵威大自惶懼。至變色易容。乃信克
臭蓋因人成事者也。

讚曰

關右豈非故三邊哉。然今非徒三邊也。自哆酋西牧
臭等竄居莽剌。而莽剌又為一邊。余聞其下美水草。
諸酋得恃以為命。始事者議除燒荒之令何哉。歹言
黃台吉。威正恰。我僧大。今安在。臭酋猶不凛凛耶。乃
開麥力東還。得保首領。則未嘗不為西虜大息也。

火落赤列傳

火落赤。亦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第也。辛未春。火
落赤乃聞俺答稱臣奉　貢。弗思約束。以徼惠於漢
官。而顧偕把都兒着力兎。及綽羅哥黑採把都兒我
綽兎阿卜害等。二千餘騎。馳山丹大泉止壁。使古寨
阿剌帳等。十二人分道走。一道走涼州。謁巡撫御史楊
錦。一道走永昌。謁御史劉堯卿。皆稱引把力台吉綽
力兎台吉。大賓兎。小賓兎。欲入　貢。兩臺許從吉能
入。不然。如必强我。獨欲從甘肅入。則恐虜酋不能為
表。而況道遠。行且疲千馬也。夷使皆叩頭稱那顏所

言為是。我乃犒使布疋。及酒食。因遣通事人郭文禮
楊忠與俱。是時火酋志在出嘉峪關搶哈客。欸塞終
非實意。識者已知此酋異日。必為西陲患矣。廼先遣
五百騎。從黃草灘迤南走。以觀我師進退。我師果出
郊。接虜戰。火落赤躬帥百餘騎前曰。吾無犯塞意也。
塞上奈何不予重賞。而又禁我毋西略。則豈欲我等
饑餓死乎。乃擁二子。驟從紅山觀音中渠。小沙渠湖
馳西店子。略西番剌爾卽等族。已略日羔剌眞帖木
兒諸族馬牛羊。眞帖木兒疾力戰。斬虜首二級。虜卽
返黃草壩休舍。旦日虜皆[illegible]紅泉。我師尾虜。至東樂

堡迤西山羊鋪而火落赤把都兒則帥二百騎從壕
頭邊邊接我通事人王名幸爲我告太師亟予我酒
食我迺去先是　明詔詔各邊共結和好以全大信
以故都護竟下令擊牛酒以犒火酋火酋乃走板橋
堡野豬灣湖止壁居一二日始透高臺鎮夷水塘湖
而會我師先已燒荒乏草弗可居亟由三尖海子塩
池雙井兒臨水中渠走肅州迤北譚家堡然後過燒
泉堡清水河馬營溝冉冉馳倉兒湖新城透加峪關
巳迺從水關出塞透大草灘然火酋雖倔强乎猶奉
我將軍令漢使亦日夜趣虜行虜馳無敢後也其明

年二月火落赤復從凉永山丹直走肅州我塞上恐
虜走故道乃東備寧遠西備山丹洪水諸當路塞是
時切盡黃台吉亦假道西搶語在切盡黃台吉傳久
之阿赤兎又引切盡黃台吉火落赤等八千餘騎馳
武勝堡堡吏李崇勳阻之阿赤兎好謂勳曰將軍亦
嘗聞搶番者乎令西番從黑松來搶我胡中馬牛及
漢所予金帛殆盡我安能須叓自緩亟奪關而去直
掎西山外邊諸㕣亦先據險以奇兵伏林中虜騎至
伏兵從林中起發弓矢虜人馬不及避半中流矢疾
馳而虜又弗得地勢無可遮避迺返馬營溝虜巳餓

三日餘矣阿赤兎疑通事人洩之令番得以蚤備怨
甚迺告塞吏亟欲索牛酒御史韓應庚見番虜皆由
內地相仇殺爲必報之仇我弗可以威阻虜又弗能
解甲還勢且久牧擾我塞上數數然矣迺上書請備
邊益嚴時萬暦癸未也而給諫蕭彥御史屠叔方皆
後先行邊所上邊計多弗載是歲火酋請得凉州賣
馬至百餘匹居二三年丙戌火落赤爲抄胡兒請犯
石硤口罪罰馬牛羊各有數其六月哆羅土蠻擁衆
屯南山與火落赤議以略黃毛爲務所至縣道燕勞
如禮其七月果與抄胡兒等殺略番土人民馬牛羊

亡算語在哆羅土蠻及抄胡兒傳其八月阿榜台吉
法當市而以從世父火落赤故未及與是時南山及
野馬川胡騎塞道煙塵不絕聲言搶番搶兀剌大都
志在諸番而兀剌特寓言耳頃之遂與抄胡兒等刑
白馬以祭旂纛決策從石涯馳西甯巳迺從碾伯水
磨溝勝番溝大鈔生番白和尚等族於是以所略爲
營段家灣旦日從哈喇只溝而還先是分巡使玠太
僕卿孔修使使馳告火酋令其從洪水扁都口出竟
直走赤斤河毋得擾我內道然火酋則非復曩者事
也竟入內多所殺略語在抄胡兒傳其明年二月火

落亦秘胡兒復引海虜且且台吉渡河而南制置使光先移備兵使石檟亟遣官通事白闍兒曉譬火酋以禍福誡毋鈔洮河而會火酋首領班隆等在把尔谷台吉營於是總戎劉承嗣遣副千戸李福保及通事人段因大胡祿火力赤而遊擊將軍王鐵塊亦遣通事人楊計保大阿都只乘馬六匹并皆從鎮海堡出邊道逢思哥容生番板的阿爾貢且朶爾加黑巴且答巴等百餘騎執四人殺之乜得逃而塞上猶未之知也居亡何白闍兒還自胡中問福保等安在白闍兒具言往返未接對也塞上疑此人必死於虜手

廼遣通事人蘆伏偕小阿都只往問之僅遺枯骨道上皆指以爲胡祿歸而白於備兵使檟檟曰奈何妄指枯骨而云胡祿乎乃問諸火酋火酋對曰我嘗見思哥容服漢人皮襖顒李福保者此爲思哥容所殺當無疑檟又曰奈何妄稱人衣而云福保衣手盖恐虜酋假手於我而因得以饗食諸番以故弗信虜酋言而適番人板的失加來歸降始得思哥容殺我官通狀先是思哥容鹵我居人趙家保人畜家保居帳中目擊之檟廼亟遣官通馬仲得哈尔力趙奔牙等分道而馳黃河窻麻兒崖之間覗死者骸骨則大荒

以外林禽野犬走者如雲安在其爲屍骸也塞吏於是相與歎曰福保等骸骨弗可復歸矣乃遣番僧趨獻首發難者而生番乃堅約不從漢使者言制置使光先益大怒以爲此福自款塞以來所不見者乃請比癸未時南番逮捕我官軍法議往正其罪而福保等則有宣大官通楊亮例可比於是議贈福保勳階以爲死王事者勸其四月火落赤帥部酋掘邊墉堡吏匿不以告其六月我僧大盜邊中流矢死火落赤奪其骸骨焚之而去居亡何火酋廼以番文索我築城修寺然後請罷兵邊吏堅不可以爲先年築城爲

優俺答今弗可引以爲比且修寺禮佛虜得藉口以蹂踐我內地也其六月順義王扯力克及三娘子趨麥力哥東歸獨歹言黃台吉黑勞赤台吉竟不從黑勞赤盖我所稱火落赤也先是抄胡兒火落赤威正三部並以迎佛西來久弗歸而僅歸其一部今二部仇兎拾番虔劉我民歲無寧日以故御史左丞魏時亮上書慮之甚悉是月西寧備兵使萬世德遣通事人魏文禮馳西海仰華寺詗虜互市會有歹言黃台吉之難火酋不與俱往宰保酋領於是以收生番爲務得剌卜兒之衆固千餘矣而制置使部光先塋御

史曹子登恐番虜合勢益不可支討剪滅其羽翼羽
翼成而西事岌岌矣其九月火酋馳西寧境上先是
紅帽生番祁李二氏最慓悍夙不欲從虜虜亦恨其
盜馬之仇服屬中國酋欲收以爲部亡從也是時火
酋聲取祁李及昂藏班撒手信而道路紛紛言火酋
已得紅番矣子登故知諸番視祁李爲鄉背祁李去
後從者益盛乃下令令紅番毋從火酋敢不如令者
以黑松莊浪兵往正之於是火酋以未收紅番爲辭
退遁西海頃之火酋趨湟左而紅番且令尓加剌卜
兒果引諸虜從邊外思哥窩族出思打壩硤遂入寄

彥才溝奪祁家西番祁和尚牛羊三千餘頭略三人
殺二人傷七人我裨將陳治剛提兵數十人馳水草
溝鏖虜虜殺我軍二人傷居民楊天恩梁計先等七
人傷兵卒異逢吉我亦射三虜皆死之奪其馬騾而
還後以兵寡亡援虜乃得走捏尓朶硤已還本溝撒
尓灣紅崖寺郎池秋池復走南川畧田家寨馬牛羊
大率五六百頭執居民李均兒童男徐黃子受保子
遂從扁道溝出境而會我援兵至皆追亡逐北劍斬
剌卜兒傳首寨上奪獲夷帽皮襖及靴撒袋弓矢各
有數然火酋亦畏我塞上罰治乃謬爲恭順及接見

漢使則曰紅帽旁近邊而與熟番漢人相善今以質
馬牛故致有今日若與虜無與也者剌卜兒素非心
從火酋而一日盜虜馬遊擊王鐵規遂乘機奪其肥
壯馬怨是以引火酋深入冤語在御史楊有仁疏初
火酋破滅多思歹星吉倉二族甚亡辜子登以爲諸
番當有兔死狐悲意且協守魯光祖所提土兵又皆
勇敢士登因得用爲計畫其七月火酋使使者脫谷
大博思扁等送歹言黃台吉喪其十月與莊禿賴歹
牙乞等大鈔我西寧諸寨堡語在莊禿賴傳其明年
四月火酋憤黃毛執慌忽兒慌忽兒逃還於是大會

諸虜報之乃分置家室而抄胡兒青把都兒把漢喇
叭置居山甘歹牙赤置居加峪關皆外邊而火酋以
叅將馬應時故自邊內尖海子請置水塘曰願那顏
爲我閒視之且吾所徼順義吉囊及恭谷兒台吉把
都兒台吉青把都兒若賽兵已旦莫發矣今吾先遣
矮卜哥恰提兵二千人出肅州卜隆吉河視水草行
有日頃之抄把六酋亦先以精兵三百騎至及從風
營大泉中分營而以一營馳山前一營馳山後與火
酋合兵並至關西使廻邊夷俄再賴來告我廻犒勞
酒食而去先是應時以夷僧爲譯者僞造甚臺臣符篆

虜胡中有死罪而以教酋婦習番字功徼遣入求救
於順義王順義王致書臺臣得因火落赤請救遂挾
去自是之後應時出入虜帳漸至今官以故火酋侍
以爲恩後追使命稍移臨邊新城迺謂時曰我有德
於若若奈何忘我乎春退而治賞賚親詣新城邊下
於是請增撫賞費凡七十金而又以賞物不潔榜掠
千戶周繼祖及執事者皆數十然後命蒼頭軍走馬
相戲以爲虜歡虜果歡復請市而會回夷莫明等三
十人至春令與火酋市市馬百匹牛羊千頭已賓兎
妻及其子額成格子塔他卜囊首領打賴恰着力兎

歹牙赤使者必邪氣威正邦什又至巳火落赤阿榜
台吉使者拜要台吉又至皆索我賞賚威正邦什曰
吾欲從鎮羌闇門馳海臘拜要曰吾欲從山後馳紅
崖犛欲搶黃毛黃毛兵在頸矣而御史徐大化劾奏
馬應時大都以回虜不可合使火酋得執爲故事且
尾剌在回夷哈密之北進則慮回之覘知遲則懼回
之襲其後以故虜不敢入尾剌我其以漁人收蚌鷸
乎乃其機則係於回回藉中國以自庇令遲回虜互
市虜將視回爲外府稍不如意勢且伐之回討亡聊
必折而臣於虜回虜既合則虜無藩籬之阻可以高

居哈密置禱尾剌毋論能收尾剌與否虜卽與尾剌
解構將奈肅州何哉後兵尚書王一鶚亦請曰始火
酋偕阿榜台吉之請牧我水塘也其說爲備莊酋甚
哀此固貪牧水草而實假我以誇胡衆且得倚之內
擾異日又據以爲巢此不可不知也其明年十月火
酋爲尾剌屯卜囊請罰治久不報是時御史崔景榮
以火酋挾我建寺捏工川迺上書言捏工故河州外
境也與成正等之水塘皆宜嚴爲禁其明年二月臨
洮天鼓鳴如雷其四月固原地震火酋志在洮河及
擁衆馳歸德所計欲挾歸德移捏工川而會眞相台

吉亦欲爭得之亟遣其子揣庫兒等三十餘騎采大
木十圍以上將萬餘本置朽牙卜以俟興工於是制
置使梅友松臺御史趙可懷以爲逼近西寧會議河
洮之虜自丙兎及克臭等逐牧麟剌川歲引不絕遂
成虜穴今火酋復據捏工勢將滋蔓難圖矣迺決
策募番兵前是阿力族酋長桑節省所生十三子爲
虜滅其二子今部兵萬餘誓以死報故請收番以驅
虜是或一道也頃之給諫薛三才上書陳邊計略引
世廟齋居決事慮亡不在邊毋邊書至輒出　御札
問計帷幄大臣一日至三四下而其甚者則召至後

苑面議意在請　上重邊務也然　上已從大司馬
議發馬價十萬以佐甘肅之急蓋自火落赤揣庫兒
及宛著台吉大黃台吉吉囊宰僧惟正他卜囊明暗
台吉阿赤兎真相台吉克臭阿邦失加阿邦賓賓兎
妻男等起或邀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而使凉州以
西甘州以東絕而爲二或鹵我歸德揑工沙溝而使
河洮不得安枕或盜我武勝馬營水柞而使莊浪不
寧或衝我老虎溝紅崖子水磨溝腦松林李家莊而
使西寧爲魚肉頃之虜騎散走靠羊撒道逢洛巴族
數人自洮州還執而殺之已迺帥酋長威正台吉擺

彥吟南剌扎等四千餘騎從松山官洛大川入口乃
引衆鈔自舊洮州古尔占堡至熟番三若族凡三十
餘里馬牛羊皆閱匿堡中虜迺急攻堡曰若不出馬
牛羊吾攻若堡也因乘風舉火焚燒三若族而備守
使高崇謙趙鬼從城上發火砲火箭如雨而下擊虜
虜退而止壁山坡於是副總戎李聯芳提兵一千六
百九十人馳土門堡裨將李寵丁文臣提兵七百二
十六人馳火煙口虜方略我清泥河牛羊二百有餘
頭而我兩將軍合兵而前乃並馳沙巴兒山頂是時
虜已分兩道走而老營伏包家大頂以待我師我師

亦復分營而屬孫將軍繼祖李將軍寵丁將軍文臣
周將軍輔賀將軍汝登包將軍繼賢提兵七百二十
有六人爲中將軍趨千麻舊墩山口高將軍崇謙提
兵二百八十七人爲左將軍趨千麻杓山口李將軍
聯芳韓將軍啓太譚將軍賓郎將軍應圮提兵九百
六十四人爲右將軍趨包家大頂頂以上有煙墩一
座三面皆漫坡而獨南面不二十步爲陡崖深溝豈
右將軍死所乎群虜望見右將軍從漫坡冉冉而上
出零騎誘我師我師見爲虜寡呼蒼頭軍拜言兎等
鏖虜虜迺從溝中倉倅起衝我鋒甚鋭我兵中斷首

尾不相接李將軍聯芳急下馬呼三軍三軍皆不下
馬還視虜虜已陳兵而前我師四面走聯芳與兵士
楊孟夏等十餘人獨中立奮死發乘矢所擊殺甚多
顧矢盡力疲亡可奈何然足不移寸步勇矣虜酋鵝
兒竟舞刀砍右將軍聯芳及啓太及賓及應圮及兵
士孟勇等大率一百一十二人重輕傷凡三十八人
奪馬佗駝凡六百九十三頭盔甲及槍砲諸什物亡
算是時我兵奔北獨南面者多不及追然自相蹂踐
隧崖谷死者十有六七已左將軍戰於舊墩左將軍
又敗已中將軍戰於麻杓中將軍又敗討番人包完

上杳和尚馬牛羊被鹵者亦皆以百數而火酋迺掲
揚擁衆還捏工川也於是御史崔景榮請薄責順義
王令縛獻火酋而議者以爲不宜令虜合也嘉靖甲
合於宣大則宣大危萬曆初合于遼東則遼東危今
合於甘固則甘固危乃劾奏當事諸邊吏而府丞李
禎因以書請祛四弊行六術而歸重於二策御史張
天德亦欲聯屬番族以樹藩籬語皆在奏疏是後給
諫張希皐薛三才鍾羽正孟養浩張應登張貞觀徐
桓御史周孔教樊玉衡皆後先上書或請募河南山
東勇敢士或請華火酋市賞或請主戰或請繩扯力

克以主謀法或請追論始禍者暴時西寧之變扯酋
猶可諉曰遠不及知今者躬馳塞上而況火酋每入
寇則多扯力克部夷誠無辭於塞吏之問矣其七月
扯力克至河西傳檄火酋欲詰奉剌川而火酋迺率
輕騎迎於道遂引扯酋萬餘騎從綽遜口馳捏工川
而扯力克亦欲大鈔我河洮松茂而火酋真相皆熟
習洮岷者願爲先鋒蠶聚蠶攫得隴望蜀於是制置
使梅友松請拜土官指揮曾光祖爲遊擊將軍提兵
一千人援西寧而以弟光國祿之從李禎議也其八
月火酋寇河州乩藏上寺灘以先期有戒秋毫亡犯

然我兵壁寧哈剌耳記及老鴨烏龍莫泥葱花嶺諸
要道未嘗須臾不戒嚴也而火酋乃糾扯力克及真
相台吉竟從寧哈剌耳記入河州迤東索我蟒段金
銀然邊吏奉有 明詔革扯酋市賞矣乃竟攻我河
州臨洮語在扯力克傳 上又不惜帑金數十萬
特簡制置使而召輔臣面議邊事已大會公卿庭中
舉將材邊無遺畫而大學士王錫爵亦言邊事與古
相反者一況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棄斷斷不可收
拾書多弗載而給諫張希皐御史秦大夔張應揚李
本固郡以仁皆以書奏豈皆非金幌石畫哉亡何切

盡妣吉又見告矣謂扯酋與火酋會謀欲大鈔我甘
州時扯酋能不及俺答而卜失兔又不及老吉能徒
以火落赤鴟張狼跳陰陽其間安在不旦夕亂也是
月也 上從兵尚書王一鶚議贈李聯芳都督同知
罰劉承嗣高崇謙以下有差其九月給諫張棟劾督
臣梅友松臺臣趙可懷奏報未當狀大都按虜騎二
萬而云六萬且虜往來乩寺堡馬家灘景古城大率
二十四日洮岷之間死人如麻而云絕無搶掠生獲
一人射酋長三人斬首四十級而云醜虜受挫不爲
不多獨不念李芳等六將軍皆相率陣亡乎先是周

御史孔教劾始釀禍者乃奪故制置使先先恩蔭而
調臺臣李廷儀頃之科臣恐啓後人畏事趨避不前
廼復以書奏後竟調南然始事者惴惴矣居有頃廷
儀亦上書陳扯酋及火酋事其略曰虜王奉　詔西
牧非私行也以馬羸棲遲南山又盡非內地也即請
市請賞而第以一使者來又非虜王內擾也部酋即
間有[illegible]我師不無罰治又盡非亡當也顧闌之閫
臣及部臣科臣而未敢仰壓　宵旰故臺臣未之知
耳且李魁之敗於毛刺也僉事臣萬世德許火酋以
爵賞令其講處非以夷攻夷之法乎後果許獻我歹

虜四人與盔甲馬驢動以百數而會光先物故廼留
中止自臣到官管事頗聞火酋索手信希爵賞業已
有嚴禁今西寧之事乃不自悔曰將卒失在窮追而
奈何以爲甘肅貽之乎臣聞未款之先亦不刺爲河
西患俺答吉囊諸酋亦圖毛刺搶西番虜劉我內地
矣況頃者扯酋向番索信亦率俺答故事而皆謂今
日始之可乎哉臣誠愚戇不識大計終願從督臣梅
友松更訂要約之說惟　陛下財察已督臣友松亦
劾奏叅將鄧鳳不法狀始景古城之戰臣所徵者莊
浪兵耳而鳳廼請往因列爲三營總戎劉承嗣李芳

爲一營營東山鄧鳳爲一營營西山遊擊孟孝臣郭
有光爲一營營居中鳳陰携着力兎部虜四人內質
故鳳敢爲前列然不使衆聞有質虜也廼召嗣嗣至
西山則虜形已露亟欲徵東山軍合營鳳謂此火酋
來獻我人口無故而移壁徙爲虜所姍笑於是邏孝
臣詣虜營論事行不至二十步虜皆披甲鼓噪嗣已
知幸中虜計即呼孝臣還營虜廼騎馬而前衝我軍
我軍銃砲並發斬首二級虜復下馬伏地步衝李芳
營亂戰傷承嗣盔甲及戰馬賴左右救得潰圍解免
然芳及何把總天衝魏把總承勳賀千總守義李中

軍如玉國瑞死者凡二百四十有六人執是以問鳳
鳳胡爲陰携質虜及虜已發難而不赴救其將何辭
以對哉書　奏下戎部閱狀然與部使所列迥異矣
其十月蜀臺臣李尙思以扯酋雖還而火酋尙牧捏
工川廼令天全六番播州諸土吏治兵以備虜制置
使洛亦請嚴爲禁禁走故道火落赤竟引吉囊那卜
失兎詣甘肅外邊假故道居有頃桑横台吉從莽剌
川遣阿赤兎引小酋羊羔兒卜撒馳邊外撒剌族覘
道路行至寫常滿逢番官韓恩韓亦速及偏將軍原
進學蒼頭原秉儒薛梅執之來獻乃屬進學訊問而

阿赤兎親真相台吉弟桑横台吉妳毋子也在胡中爲掌標把都兒部兵三百人常以月明時随桑横台吉從虜王及火真自大山入漢地以搶略爲務於是以阿赤兎繫獄故事捕斬頭目首領恰把都兒者予百金廼賜韃恩冠帶及百金他皆犒以金錢有差先是進學遣通事人馬二秋應雷等二十人與乞台爇番鎮兒吉等五人徼走捏工覘火酋䠁其移帳輒舉火焚所運木令不得建寺適使者至火酋果涉捏工進南桑腦兒等急走杓牙卜乗大風舉火燒一日夜尺寸亡所遺然則鼓番之効可知矣於是復下令令

諸番有能捕斬火落赤及真相台吉等酋長首級大者千金小者百金王内番王完卜乃言旲古城和政驛事實擊虜死者十六人進學復遣外番哈著加他兒察之果擊死董剌上巴恰麻泥巴失牙什愷牙囊必台失土巴恰把罕兎打尓罕巴失卜纏台都兒土加首領木兒節且令山顛咎巴兒史答土巴害巴都兒湯古巴都兒巴尔其他卜囊竹尔歹恰禾禾歹巴都兒只來巴都兒皆扯酋火酋頭目也巴廼出阿赤兎庭中悶狀言亦如之初督臣皆以幕府上功首虜迺異僅𢭏䅉䦨部至是友松始以請　上婴亦諸將

校二十日鋒鏑之交六晝夜靈雨之慘死暴沙場生者脫身萬死功自不可沒也其十一月虜酋等由嘉峪關外邊西還獨卜失兎等擁衆掘我水泉邉墉我師雲翔而起追逐三十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九十五級奪獲　勑書及坐纛四杆厰箭三隻令箭九枝帳房五十九頂多金書封冊佛像密藏之物馬騾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戎器達衣酥酪肉塊不可勝數而卜失兎丟力骨抄胡兒亦中流矢幾死皆奔走南山道其十二月制置使洛與臺臣趙可懷移書甘肅臺臣余之禎以爲縣賞甚輕大會贊畫王事梁雲夢少

卿王亮及僉事使萬世德郭宗賢副使朱正色叅政使胡希舜郎中胡應辰議廼請購火落赤視黃台吉購貞相及尾剌屯卜囊鵜兒揣庫兒視兀慎擺腰我塞上始購俺答不惜伯爵及萬金黃台吉五千金爵以都指揮僉事兀慎擺腰三千金爵以指揮僉事皆世襲果爾即胡中且當有擒生獻欵者出况堂堂大漢豈無計安國李春白春王現之流復起乎當是之時火酋惟恐虜王東還勢益孤落數數往帳中聲言再寇洮河南搶松茂及嗷喇求所以繫虜王者無所不至矣於是御史周盤上書以爲洮河之敗文武將

吏後先解綏者幾二十人而論者猶紛紛不已寧不
使虜益驕中國益輕邪臣之愚計莫若以扯酋放歸
於巢而於火落赤則明示以不赦且請寬假歲月聽
塞上選將練兵便宜行事　廟堂之上茀垂拱以觀
厥成毋事倉皇毋煩論議毋持宋事輕詆款貢之非
毋引漢事遽期出塞之效書　奏下大司馬問狀其
明年正月遊擊劉天俸獄中上書獻火技請破虜
上有詔詔臨淮侯李言恭戎政尚書張國彥驗問迺
令家屬劉禮運火磚火雷火砲火籠火箭赴演武所
閱視果如所言於是減天俸罪適邊庶得立功是月

火落赤揣庫兒眞相等聞塞上精兵十萬聲欲擣二
川迺乘氷堅渡黃河馳迤北走獨遺酋長可卜列宗
塔兒鵝兒等四百人逐牧蟒剌川南山南山即石門
大山口乃烏思藏門戶也然番人之欲報虜者可乘
而起又當我七鎮精兵雲翔而至於是河州鼓順邊
外番長哈六東哈六卜果引銳番一百人韓六韓完
等引五十人及乞台諸番大率八百人而與我劉將
軍承嗣原將軍進學吳將軍顯合兵先遣番人哈夯
滅偵虜然後進兵深入蟒剌川南山凡七百餘里鵝
兒等倉猝不虞大兵至亟披甲上馬接戰我師殊疾

力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五十五級奪獲盔甲
弓矢亡算生獲可卜列姪拜巴尔的等一十二人拜
巴尔的故從威正恰鵝兒入洮州殺我李聯芳者塞
吏聞而大喜凱歌而還虜迺以百騎尾其後巳師次
撒川虜見山峻拒險知我有備盡反踵走而所過保
安撒剌諸道番人皆執我白旂舉手加額稱踰快曰
將軍爲我驅除虎狼得毋勞苦乎敢以牛酒犒從者
其二月火酋復遣拜腰他不郎等十二騎馳沙溝覘
道里我師鏖戰爰泉溝斬敗之斬首虜三級拜腰他
不浪即哈探把都也其三月火酋以虜王既西還而

卜失兎又新敗比勢孤乃率眞相等鼠竄二川是時
火眞還巢順義王回塞火酋諸部落舉見携貳內外
帖然而說者恐海上遠徙於宣大且不便此說皆虛
謬也藉非不他失禮易王之說使之落膽則扯酋海
上肯并其諸番而遂棄乎給諫張應登乃上書請厚
賚諸番金茶粟帛以勵之先是制置使洛見諸番頗
附虜招徠益力於是生番復自虜歸漢自稱願爲屬
番亦既四十餘族合之凡三萬人給以白旂劄付令
其趕馬殺賊而諸番皆大喜踊躍人人以殺虜自期
許居仁何賓兎妻還我紅帽西番課尔羅漢等十四

圖此皆從賓兔十餘年者而武勝堡馬其撒卜尔加
等七族又相率請歸降者二千人給諫張應登乃上
書陳四大計其一亦爲收番族也是時議者欲築洛
卩山寨而土吏楊受獨以爲鐵纏山寨故番地請築
堡屯番登信以爲可許它若慈山嶺雙池嶺龍洞山
皆在絕頂弗可以興築宜建柴塘而加以俍糞煙灶
因爲房二所以居番酋今哨兵監之至建堡則請於
綠遜卩一旦有警則直自番地以達青海豈不善乎
自後御史李本固深疑於甘凉諸番以昔爲虜鄉導
令忽爲我藩籬也是月凉州白虹貫日天鼓晝鳴瓦

獸吐青黑氣上衝於天又三月扯酋以書復制置使
洛自言河洮之役舉非自我而恐太師以爲𠍴言迺
遣不泯二人鑽刀說誓以明其無他腸雖然火落赤
實我部夷也我何敢背大師之明約而誘之哉亟當
大會諸酋長以我夷法論之其六月給諫張棟行邊
見爲順義王使者請官或請旂或請由扁都或請由
川底結轍於道火酋尚藉虜王勢恐復跳梁二川迺
上書言虜情變詐　上幸念甘肅先後發馬價三十
二萬有奇今所費幾盡以故爲兵餉計甚備是月制
置使洛以論者如蝟毛而起上書論不深入故書多

不載居亡何火酋使阿歹巴等西人馳河州詗我塞
邏卒如虎遂捕阿歹巴來獻其七月西寧諜者又言
火酋與大成妣吉爭奪紅帽西番尚巢海腦會苗兵
二千人白治務芟願從蒼頭軍效力於虜故臺御史
葉夢熊欲征兩川而洛欲征青海顧恐羌虜狀貌不
甚殊絕軍行不無波及生番先期奏　上請以保生
番爲誠項之御史王有功上書極言虜不可信而給
諫王德完言三姤未除語在邸狀然自扯酋歸而火
酋遁西海與邊去遠矣其八月僧番阿尔力言火酋
與吉能克臭把凌台吉永邵卜明愛台吉聲欲馳嘉

峪關寇我甘州於是臺御史魏學曾言虜以老小還
巢恐以精兵出我不意倘至嘉峪與火酋會亦法中
詭道未可知也乃提兵備靖虜蘭州而以書　請居
亡何給諫張棟言番兵不足恃今宮洛烏藏番兵故
楊答二族所統迺散處毳幕與我兵若無干涉其議
與太僕丞徐琰同其九月虜王以索賞不如意聲欲
反兵以要我時火酋鼠竄西海學曾迺從行間上赤
白囊請兵其十一月火酋移帳亦思木川其下西圠
通高臺東南通歸德土計者急河洮然虜王則決策
東還矣火酋反覆爲亂則以兵從事平或請欵以嘗

我不能旦夕解甲也明年四月哱拜叛難火酋迺闖着力兎方在金貴堡而剪誑氣張羞等又佐兵遂偕鐵雷壯秃賴捨達大等計欲馳寧夏迺分道走舊安邊磚井堡先鈔黃婦然後與哱酋合兵御史孫鋐按偕兵使楊時寧檄以奏其六月火酋土昧鐵雷師二千騎從定邊深入嚴子柳門兒羊圈兒我師鏖戰於沙湃虜騎遂徃南馳語在哱拜傳其明年三月永邵卜慴禍大將軍令獻火酋得除罪　國家殊不惜五千金及龍虎將軍秩購火酋頭急也御史劉芳譽請於　上　上幸報可亡何火酋亦令眞牙等來欵其八月

御史方元彦言火酋求欵未足憑請增兵餉其十一月永邵卜與火酋復結歡然火酋亦何當於漢乎丙申春臺御史呂珂請於河歸之南捏工之北推擇強番授以世職俾得以圖虜其二月火酋渡河而北乃遣其子揣庫兒偕眞相挾諸番移帳我師挑戰斬首虜七級生獲坂勝恰阿蘭歹二人其六月火酋從永邵卜復起聲言欲報夙怨是時永酋不能忘西寧猶火酋不能忘河州也乃引精兵千餘冠我蔡旂堡我師疾力戰斬首捕虜凡十八級虜乃從金硤口分道走一道走景古城一道走古濠一道走果藏崖頃之

火落赤請假道歸套臺御史田樂迺因驛騎以　聞事下大司馬大司馬以爲如果道川底則宜任其所之不然必欲從鎮羌則當路塞不可不陰爲備也其八月火酋竟從乞台走故道而諜者則又以牛心山麻古灘亂石灘金峽口諸零騎紛紛見告矣給諫徐成楚上書部使任萬化馳順義王復欲冠我洮河今其首領阿賴等十餘騎在着力兎營九合大娘子及阿赤兎尔成華麻吉等也久之火酋移帳徃腦地去歸德可十二日去洮河可八日始哱拜率通事人鏖虜幸射死打兒漢傷鐵雷而獨火落赤得逃走悔此

時不及授首迺貽禍至今未巳也

贊曰

佐闘者傷然扯酋之冠我洮河永酋之入我嘉峪關哱拜之鈔我寧夏豈非火酋佐之哉何以得晏然清海也番夷之焚積木迺令虜不得建寺此可謂番兵亡益乎又聞火眞遠遯兩川無虜惜乎仰華寺之無以焚也黠哉乎火酋時畔時欵一日不死西二邊終未安也

擺腰把都兒兀慎打兒漢列傳

擺腰把都兒擺腰阿不孩子也所居在野馬川鴿子堂對天城陽和去邊可二百餘里隆慶中俺荅寇我石州與擺腰兀慎而起將士虜及裨兒都司五合六聚甚屈强控弦之士以二千數往來哈喇間後與黃台吉等分道志在鈔我雲中邊頃之入我弘賜堡邊直薄鎮城索降者臺御史方逢時以檄　聞是歲隆慶庚午也其明年貢市成授我指揮僉事秩居歲餘黃台吉與諸部不相能復立守口市以撫擺腰兀慎摏力克五路把林諸酋時黃台吉所部曰東哨大成

所部曰西哨此其二大枝也而擺腰兀慎及五路把林又分為四小枝入　貢有賞入市有撫羈縻之隆何殷殷也我譯者叢文光旦莫訓以忠孝經擺酋猶邊約束歲市如初後丁丑俺荅西行擺腰輒與俱既還久之俺荅為擺腰兀慎請異　詔可之其癸未冬擺腰為三娘子恰台吉講和竟未成去明年冬部夷尾失戶等盜我尾窯口阿的庫等盜我柴溝堡塞上從此多事矣已兀慎爭草地兄弟二人不相容益鈔邊明年旱赤地千里擺腰迺合諸部三千餘騎盜我新平邊以饑故罪可原也故偏將軍管一方李承祿

許以撫賞拊循而去頃之諸酋復帶甲掘邊牆我軍疾力戰殺傷大相當而擺腰朝台吉亦引六百餘騎馳關市下挾我大賞會莫關吏令退舍夜半窺牆隙以八十餘騎直走南山東山背略鄉民李通牛七十羊二百馬十餘騎出邊旦日復帥二百餘騎環關市而立乞皆聚二十一墩大言必賞至然後去於是臺御史鄧林喬遣通事人師關勲至守口市曉譬擺酋迺待命賠門外國勲迺道臺御史意擺酋自言吾以行獵至此索賞非有乞賜叅將弗禮我及縱其軍傷我部夷甚衆我輩以此紛紛請贖命今奉太師命當

走諭林舊巢語畢果引其衆而去還所略馬牛羊於是御史王之棟及荅道楠後先劾奏將吏管一方等匿不以聞　詔下御史逮問罰李承祿俸凡三月御史又以檄諭順義王請得罰治如罰恰不慎也擺腰把都兒生四子長速木兒台吉次冷克木台吉乞弗可考

兀慎打兒漢台吉兀慎阿不孩子也所逐牧與擺腰同間至葫蘆海子控弦之士不及千數　莊皇帝辛未貢市成兀慎得授我千戶秩已遷指揮同知先是俺荅寇新州擺腰兀慎輩實左右之給諫溫純索臺

御史王遴奏請備邊。已俺荅擁衆索把漢孫。而兀慎等乘隙鈔我弘賜堡有狀。慎已著名塞上矣。其七月赴新平市與黃台吉擺腰同市。其明年秋。兀慎擺腰等。與黃酋有隙請改市守口。幸報可。癸酉改元。四夷亡不結驩來王。而給諫蔡汝賢猶聞兀慎堵剌兒尙干我塞頂之。兀慎竟入貢如初。詔優勞之。是後貢市不乏。戊寅。俺荅西行。留兀慎主市事。兀慎曰。我不敢誤乃公事也。獨庚寅之役。以三月至市口歲秒。然後請入市。殊鶩鶩。豈諸部酋主使乎。不然。何比年入盜我陽和。及鎭川西陽河邊。非兀慎部酋五奴谷

把失補兒害的力圪大麻大卜兒合。則妹夫禡不害倘不浪。部酋我交哭參大兒也。兀慎又名打兒漢台吉。又名打兒漢那顏。又名河兒汗那言。

讚曰

擺腰把都兒。始奉冠帶。備保塞吏。抑何恭也。與黃酋爭衡。要挾市賞。漸倨。又考兀慎擺腰爭地。後亡它狀。豈碌碌因人成事者與。語曰。曲突徙薪無恩澤。始把漢孫之降。以撦兎金女。撦兎金。故兀慎部夷也。論款功者。豈獨俺荅哉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土蠻列傳上

土蠻打來孫長男也所部皆朵顏蟒惠伯戶鵝毛壯兕等控弦之士六萬最精壯嘉靖中移徙黃河北常引速把亥入海蓋開原頭之大會矮塔必兀魯台周十餘萬騎忝旃纛聲欲入河東廣寧後從長勇堡靜遠堡入殺略瀋陽迤南遼陽迤北於是大將軍楊照擁兵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三十餘級是歲嘉靖三十

八年也其明年冬虜騎皆牧馬麥河聲欲入錦義時遊擊將軍徐九齡馳廣寧張元禎馳閭陽驛頃虜騎七八萬復移驪墉去邊可十五里楊照亟引兵捕伏十三山驛鏖諸虜諸虜迺從義州大康堡入邊分爲二枝一枝由張弼屯伊家谷走閭陽一枝由達日嶺空中塔走十三山驛我出士四千人疾力戰破之斬首虜十級奪獲馬二十二騎頃之從十三山驛馳張弼屯而以三百人備千家屯屯中墻里兵少又諸屯之衝也諸虜果揚揚騎馬走張弼屯照復轉戰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殺我軍丘祥一人傷高用等三入大相當虜遂跳驅于家屯以邊有備乃引去大會黑石炭王文打來土獐侯河凍略瀋陽奉集間自是之後土蠻部夷小四我羅赤款塞請降居亡何土蠻黑石炭委正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聚炒禿直入界嶺口冷口桃林口巳從花兒營略山海關一片石其明年聲欲略薊鎮燕河諸路巳秣馬黃佃子竟從古城大墩空入而　莊皇帝即位矣其八月虜騎十餘萬欲略山海喜峰口東西迺先引三十餘騎截我諜者道路不通頃虜騎皆馳脫力搿罕聲欲入義院口青山口界嶺是時俺荅入水冲黃台吉擺

腰兀愼打兒漢等亦入龍門金家庄臺御史魏學曾移壁山海關度虜由黑谷頭入塞隔絶灤河之東勢必略永平以東山海以西遷灤昌樂之間不至數日當遁逃矣於是御史王友賢給練歐陽一敬皆後先上書恐諸虜合營勢益熾請備不虞其九月果分騎入界嶺口分水嶺沙嶺兒黎樹窄羅漢洞漢出兵大戰數十合火砲矢石擊傷甚多虜皆咬指吐血扶傷號泣會虜騎二三萬馳救盡炮椁榇葉塡滿山巖復循墻而進臺御史魏學曾即帥恭將李成梁遊擊楊騰李如樌東援寧夏副總戎楊貞山東恭將楊餘慶

大同遊擊戴椿張驛延綏遊擊張臣何遵化遊擊高
仲安西援於是大兵至者四面衝鋒擊破之斬首捕
虜凡一百一十八級是夜虜從義院口花塲谷孥子
口折墻奔突出邊旦日虜皆聚黨平山營但山爲險
復擁精兵挑戰殺傷相當制置使劉燾度虜騎寧濡
滯志在敗我師以保彼所鹵略還歸我須分塗夾攻
然後虜勢分虜勢分然後收攻旦夕也迺使總戎李
世忠王治道及裨將楊貞董一元錢勝等分諸軍爲
三大路鳴砲並鼓行而前虜以一人執旂志先鋒卽
剿斬之以狥虜勢漸披靡漢兵勇氣益百倍虜乃棄

旂鼓奔亂扒墻口走殊逼追跌壓邊外壕塹者不可
勝數餘黨得脫身走走如蜚我兵追奔至棒槌巖虜
將犇上山我兵先登虜不得上中道且行且卻漢兵
四面起夾擊虜大亂自相蹂踐傾跌下巖死者亡筭
山巖溝澗數十丈一時人馬充盈先後斬首虜大率
九百五十四級奪獲橐佗馬牛羊器械以萬數父老
傳此谷巖之戰功略不世出也頃之未平埋高尚仁
詰谷巖翻數得酋長首六級餘多腐穢不可近割取
馬耳三百六十四副馬尾五百二十八縷馬傾跌死
者四千餘疋日一日漢使王道得王隆踰山谷生得虜

二人剿斬一人執一人鋣鏑至轅門與之語語不可
通曉召通事焦萬福譯之自稱名兀素故黃大吉部
夷也大吉聚兵阿母林與土蠻把哈打喇罕塔他喇
太主歹赤那顏俺只孛來等十餘萬趨出塞往南走
啼哭行閒唯恐漢兵復倉倅至聞風響鳥鳴輒大聲
哭叫後邊追殺來了以故兀素乘馬扒山逃匿石巖
中漢使馳紅草溝往覘之虜騎果偃旂息鼓揮淚還
矣是隆慶丁卯事也其明年春土蠻益怨怒漢所殺
損過甚不自忍於是大會西虜把都兒期正月由界
嶺義院口入迺微使㨿巖子馳義院口覘路頃之使

夷使哈不襯至炒蠻營易粮粮其四月聚兵老花捨
剌母林聲欲略桃林口是時把都兒辛愛伯彥奴兒
修城先是孛羅漢部夷阿羅頭兒往火郎務具得其
狀以告語在給諫張鹵疏其明年秋東西虜約分犯
土蠻從捨剌母林馳冷口把都兒從插漢腦兒馳古
北口俺酋黃台吉從畛岦馳獨石黃花鎮皆有狀御
史傳孟春因鄭道以聞　上詔薊遼制置使譚綸宣
大制置使王崇古各要處心奮力其明年冬八家寨
夾河山城葦子谷酋長汪住內英哥鎖落可赤把其
三把兒太甯公提等從湯明臺入是時速把亥委正

抄花好兒趚者兒得聚羊場河與土蠻未合相攻殺
頭之好兒趚與土蠻講和并皆索者兒忒及逞仰奴
養加奴以為有如者兒忒亦講和則請以大舉人漢
塞而會犁木大小把都兒亦聚兵聲欲略前屯於是
土蠻中分虜以其半大索者兒忒以其半九合犁木
大皆入塞先使精虜三百餘騎覘路已虜騎皆入遼
陽西北去邊可一百餘里與我軍相持凡三月臺御
史張學顏亟使副總戎趙完馳遼陽叅將郭承恩馳
虎皮驛遊擊安㸐馳奉集堡備禦裴承祖馳飽家屯
柯萬馳平虜堡齊可馳一堵墻而備兵使王之弼監

軍郎中王念轉穀不乏絕居亡何虜騎果從酒望墩
入是時朱御史及臺御史皆壁清河大將軍李成梁
請先石矢於是令諸軍傳發既行至卓山道逢虜所
鼓相望虜度不可敵皆驚畏我趙完郭成恩攻其後
朱艮臣馬文龍攻其前虜首尾不暇顧乘馬騰山穿
林急走出邊我兵乘勝追逐至虜巢各以銃砲四面
環攻奪壘自日中至莫勇氣益盛擊破之斬砲兒太
甯公提等首凡五百八十八級奪獲馬六百餘騎我
軍亡八人傷二百有二人漢馬死二十二疋明年春
土蠻盡還巢其八月土蠻部夷卜言兀炭正把都兒

惱毛大黑石炭滚兎董狐狸萬餘騎牧馬拾喇母林
待土蠻聲欲窺我錦義寧前黑莊窠其九月虜披甲
牽橐佗戴鉄木鉤杆直擣白塔谷堡戴家嶺分為三
營奔沙河驛一營馳迤西一營馳迤東一營馳雙墩
舖叅將楊燮卽擁兵亂岡臺虜衝鋒漢以槍砲火箭
擊殺甚衆頭遊擊李惟一至合營追逐雙墩舖虜復
戰燮督我兵用弓矢火器戰車殊疾力虜不能敵盡
走沙河驛先是千總李元善備禦葛景岳捕伏待諸
虜虜至伏起并皆鏖戰自未至申不衰會大將軍李
成梁叅將楊騰遊擊傳廷勳至合營虜乘鉤杆而去

其十月土蠻復收仇夷好兒趚以為好兒趚儻不可
得卽往略遼西其十一月漢諜覘之既行至舊遼陽
北河去邊二百里矣遥望兎沙漠中虜騎五六百往
來殷殷不絕於是臺御史張學顏大將軍李成梁度
此虜既聚黨必先人廣寧迤東亟使千總王九貢潘
嘉備鎮寧鎮遠頭之以羽檄徵裨將李國相馬衛都
于志文胡鸞唐朴兵合營成梁欲先奪壘以伐其謀
期初二日出邊成梁冒雨雪先鋒令襲虜虜或覺卽
起火為號大兵接踵繼至虜亦備漢兵襲擊皆列營
並上馬前接戰漢營烽火起成梁急趨兵應接魚鱗

而入大率增什三破之斬首捕虜凡二十二級奪獲馬二百有六騎盔甲器械亡算我兵傷祖承順等一十三人漢馬死八匹是歲癸酉改元時也明年三月土蠻與西虜黃台吉合兵聲欲略遼東備禦使葛景岳即使通事歐陽清諭黃台吉黃台吉廼云察罕兒及花旦都督果有之於是給諫張書奏虜勢因言察罕兒即土蠻也其七月土蠻徵長兎至營中皆以牧馬為務戒毋騎乘先是捕漢兒聚襖伏大會董狐狸從毛挨兎姓南走聲為炒蠻報怨其十月土蠻黃台吉犯薊鎮不得去寧前寧前又不得去錦義錦義又

不得去廣寧開原其十一月與連把亥合塡之虜騎二萬佯言略建州以示漢不備與打剌罕略遼陽金蓋而以夾正擁七千騎馳廣寧東西其明年正月引速把亥十餘萬騎馳遼陽西自虹螺山歷廣平山數百里聯絡相望其四月虜騎五萬持雜帛馬牛貂皮姓仰加奴新塞請婚王台語在王台傳塡之土蠻益結連好兒趂連把亥合二十餘萬是時制置使劉應節以轉運當去官與臺御史王一鶚張學顏大將軍戚繼光楊四畏李成梁治兵馬嚴烽堠其八月王台使使送奉土蠻婦人二口盔甲弓矢二副貂二百皮

段二百純逞加奴仰加奴亦以貂皮一百段一百皆如土蠻禮土蠻遂與諸虜約約秋高略錦義廣寧河東略金復海蓋御史郭思極得其狀以請其九月土蠻果與黃太主合太主等屯洽架秣力刑馬祭旂纛欲略廣寧錦義寧前是時堵剌兒上言兎黃台吉亦欲略清細河而速把亥炒花戒毋以小略費大舉其十一月土蠻偕速把亥炒花以兒鄧樁勞漢二萬騎入錦義未遂於是聲欲略大小黑山高平開原鐵嶺瀋陽其明年正月土蠻男卜言台周大會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夊青委正土買罕長兎煖兎拱

兎抄忽兒堵剌兒六萬餘騎馳廣寧語在卜言台周傳其二月王杲引土蠻五萬騎執鈎杆略廣寧外邊漢出兵追逐至屯不喇哈會屬夷長昂亦帥四百餘騎略架砲所給諫蔡汝賢廼以書請嚴武備塡之卜言台周從西北來黑石炭從西來速把亥從北來聚黨七八萬皆自虹螺山走遼陽城聯絡不絕西可入廣寧錦義東可入遼瀋甚岌岌然危也大將軍李成梁提兵出遠塞會風砂障天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以死地血戰成梁麾兵衝虜營破之斬首捕虜凡四十三級火器所擊傷亡算河東兵亦馳救合營乘

勝。殊疾力。斬首虜凡十九級。餘黨悉竄。其四月。土蠻偕黑石炭。益聚黨可兀。督思太。欲逐水草。居前屯衞。請比宣大開市。我其如約。不則吾以數十萬騎。略山海。迤東。及開原迤西。漢烏忝我何。邊吏得之。太寧人斡多羅忽。朶顏人莽惠。有狀。制置使楊兆。具以實聞。是時廣寧右屯衞。地震有聲。從西北響。如雷。諸臺杆起大火有光。而會賓兎欲開市於西。土蠻欲開市於東。給諫蔡汝賢。奏以爲必不可許。大司馬譚綸議亦如之。其五月。中貴人馮保。於　會極門傳奉　聖諭。前報虜賊數十萬。欲犯遼東。前哨已到近邊。朕心日

夕懸慮。今經旬日。如何又聲息杳然。不知前賊果否入犯。該鎮有無失事。你部裏如何通不以　聞。着從實說來。先是御史陳文衡。奏青把都。聲欲略上谷。制置使楊兆。奏察罕兒。聲欲略漁陽。臺御史張學顏。奏青把都。大會察罕庄。恰聚黨二十萬人。馳大寧舊城。聲欲犯遼陽。於是請發遼東入衞兵。及薊鎮硝黃鉛彈。　詔從之。是時李成梁。提兵壁大林河。會虜騎千餘。直擣塔山所。裨將秦得倚。追逐。斬首三級。奪獲馬六十七騎。我兵傷二十六人。漢馬死者四騎。傷一十八騎。居有頃。上谷臺御史吳兌。使使者解宗堯。及夷

使鐵寧。往諭青把都。青把都言。吾無犯漢意。我來爲欲略朱赤達子。漢使迺告我曰。欲絕我。　貢市。攻我穹廬。忝何謂我爲亂於遼陽。而賈利於上谷乎。於是相引趨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具以實告。以爲今日爲漢東邊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覆奏。上幸詔曰。這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而異狀。看來通無的據。止是傳聞。將來何以待敵。且暑月饑荒。無端爲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秋防猝有虜至。何以禦之。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亟圖戰守。日夕戒備。厚遣間諜。的探虜情。有警。却宜持重安詳。示以

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有這等的。國法不宥。你每職在本兵。居中調度。亦要沉謀審筭。動中機宜。毋但依邊臣奏報之言。謾爾處畫。致乖舉措。致輕外夷。自後。給諫蔡汝賢。亦上書劾張學顏。大略言屬夷則虛張聲以挾賞。將領則假訛傳以冐功。爲陸戰者。則曰虜塵不斷。綿亘百里。爲火攻者。則曰烟焰蔽空。焼燬約有數千。爲水戰者。則曰犁沉賊舡。漂溺殆以萬計。皆成套語。　上從大司馬議。詔張學顏著策勵供職。其八月。土蠻飲馬哈剌毋林塡之馳義哈腦兒。聲欲

略遼陽瀋陽開原會遼陽大水流殺人民於是走廣寧錦義其十一月土蠻男卜言台周姪黃台吉及其部曲炒花煖兎拱兎以兒鄧炒忽兒堵剌兒搶勞漢歹青委正速把亥窺濼東多所斬獲語在炒花傳其明年二月土蠻讐兀把都兒黑石炭速把亥五萬餘騎飲馬遼河聲欲擊開原馬市以報平虜堡之役居頃之師五十騎渡河馳新馬泊臺總戎李成梁提兵往擊之虜騎還河上趨渡赴河溺水死者數騎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九騎我兵傷七人漢馬死者二騎是時總旂尹世爵道行尖山臺逢虜八人追逐會林中

伏虜起射死世爵及蒼頭軍九人馬一十一騎傷五人於是給諫裴應章上書大略言虜酋或言攻女直而實略前屯者或言攻河東而實略廣寧錦義者或牽我兵西向而實略廣寧開原者為計甚詭秘當嚴武備其五月入廣寧錦義乙 貢賞不可得飲馬黃佃子白岩子父之使夷使莽惠來告以為安灘故阿蠻部夷令迺得王封佩金印大如斗它豈不漢子而土蠻老婆乎漢亦使通事姜王祥報曰往俺荅縛趙全百十餘輩來請令誠欲如前事當執速把亥黑石炭歹青炒花煖兎長兎款塞然後許可是時土蠻部夷那安兒自稱能主土蠻事請貢市不容口王祥問土蠻安在那安兒對曰土蠻本王子今張黃盖者是復言以兒鄧速把亥炒花之衆二十餘萬以疑懼漢使土蠻度貢市必不可得還走圍山擊城堡成梁追逐斬首七級奪獲馬一十四騎虜復使宰桑虎剌赤果力箇恩克太阿你赤告漢漢幸許我我以三百入歲獻 闕下稱臣願以銀鍋銀碗銀項圈銀花段布賞之不則虜騎雲翔而至其六月果走開原廣雲堡射三人虜七人而去其七月長昂犯前屯其九月煖兎董狐狸犯義州大定堡其十月土蠻部夷速把亥

炒花哈屯委正歹青黃台吉堵剌兒莽忽大董狐狸長昂長兎三萬餘騎從黑林墩入賴副總戎曹簠等追逐急去略海西王台語在速把亥傳其十一月攻我沙河東關驛斬首三級已遣速把亥入海州太康堡鹵蒼頭軍于朝其十二月入太興堡鹵張仲禮等四人已鹵大福堡韓用及胡孜等八人已鹵大定堡王得功等數十人其明年正月青把都兒哈卜慎莽占歹同母哈屯約長昂大會土蠻分犯寧前於是土蠻馳劈山李成梁提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五級奪獲馬橐佗亡算祭告 郊廟賜爵賞金幣如禮

其二月朔土蠻從海州東勝堡入旦日從前屯瑞昌堡入已飲馬舊遼陽總戎李成梁計曰此誘我西防擊我東乃遣諜于現等七人詷之行至雕背山逢虜殺僇殆盡頃之帥二百餘騎人自靖虜墩漢兵逐之出邊射死馬二騎傷三人其三月虜騎二十入宋家泊奪牛六頭軍一人而去成梁擁兵至中遼河北羅兎去邊可一百餘里衝鋒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五十二級奪獲馬一百二十騎復遣劉友升從代子河北鬧滸兒出邊行四十餘里至爛蒲河鏖虜戰破之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一騎其四月土蠻打來罕大會速把亥歹青拱兎煖兎黑石炭以兒鄧數萬騎聚兵捨剌母林欲分犯薊遼以五十餘騎入自鉄嶺鎮西堡以二十餘騎入自古城以三十餘騎入自松山麻溝台視道里挾　貢市如初居亾何御史趙允升行部宿西寧堡會虜至趨李成梁親臨兵疾力戰語在速把亥傳久之土蠻長兎拱兎銀燈堵剌兒迺治雲梯黃甸子以北廣平山因徼歹青速把亥亾慮五萬餘騎欲入遼陽市夷額頌華言狀我遣使易達子往詷之行逢馬達子遣捕易達子至煖兎傳送土蠻土蠻惡之令割左耳以狗易達子言漢實使我至土蠻怒

髮上指冠呼左右斬之首足異處已漢復使伍承益往行至里松林去邊可一百二十餘里虜騎五六千方吹掌喇叭揚揚馳道上其五月虜衆遂至二十萬入自錦義大勝堡走凌河會天雨迅雷風烈止壁旦日分騎東至塩場南至右屯衛西至吉山驛北至十三站居一二日復合營出邊於是分巡使張崇功告於御史趙允升察所鹵略左屯衛殺陳廷貴等三十四人鹵尹大化等三十七人牲畜三百一十七頭燒燬屋居一百四十所馱犋粮四百九十石右屯衛殺于朝等一十三人鹵董得等六人牛六十頭燒燬屋居一百六所中屯衛殺易萬等五十五人鹵梁成兒等五十九人牲畜四百九十六頭車二十八輛燒燬屋居一百所馱犋粮五百五十石允升具得其狀迺劾奏參將馬文龍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會制置使楊兆亦上書言防堵無虞頃之大司馬覆奏見爲土蠻臨塞要求　貢市甚倨鶩錦州之役天大雷雨迅烈虜迺驚潰時當　北郊大祀乃有天誅及虜請寛假馬文龍罪以部議凡遇虜入可守而不能守當戰而不敢戰請論如法其或保全城堡迎擊衝鋒則當以保全衛戰爲功損傷可無罪也於是　上詔該

鎮將士連年禦虜勤勞實倍它鎮賜李成梁張學顏金四十兩表裏四之張崇功金二十兩表裡一之黃都李澄清徐國輔黑雲龍姚大節楊燮曹簠齊可金十兩秦得倚王維貞高艮髯肖汝芝孔思魯金純儒馬負乾張相孫守廉李得全李平胡寶勇祖承訓朱文翰喬官張承武丁儆高文衢劉希武潘蕭趙栢崔吉夏尚忠王純武張三畏孟文舉金五兩遣使者齎馬價二萬兩犒軍民其十一月犯海州塞其十二月犯前屯其明年正月入丁字泊其二月入寧遠灰山堡鹵我軍陳欽二人已入松山備禦使劉登恭帥伏

兵起斬首虜二級相當其三月土蠻益痛怨邊吏入骨髓迺徵黑石炭等大率三十餘萬治兵期草長而大舉於是青把都及其母哈屯弟蟒古歹蟒古塞哈卜慎提達子常捨勞等來告父之果寬十方寺上榆林鎮遠鎮安靜遠靜馭丁字泊宋家泊諸堡射死我軍朱阿保等數十餘人鹵馬一十三騎而去去遼河逐水草漢使夜不收張歹駒哨至長林子去塞二十餘里見襖兒車輛皆東馳中間一二虜隔河爲漢語語小人故塞外屬夷也今以皐過胃腦土蠻願渡河而東得緩須臾毋死分守使翟綉裳以爲此必紿我

我不可許於是總戎李成梁及副總戎陶承嚳決策議勦矣迺帥裨將佟遲康元吉以一軍軍長定堡佟應科王朝寵以一軍軍新打營裴承祖高雲登以一軍軍小船城而以羽檄徵叅將李澄清備禦王守道陳朝升及遊擊將軍徐維忠王盛宗從征下令逗遛者斬虜方以八十騎捕伏林中欲出漢不意窺塞不知我塞上精兵先已知窟穴矣是日望見林中伏虜殷殷起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窖墻入堡軍趙洗帥吹掌海螺張旂鳴砲聲震天地虜皆懾魄遂逃走走老營我兵追至虜營去邊巳四十里虜接戰我兵弓矢

鎗刀火藥並發如雨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李初太捨矢阿卜塞障太伯兒伯户革失朶卜等凡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三百有五匹牛一千二百九十有一頭羊一千四百有九頭橐佗八頭明甲一百六十七付盔一百三十四頂臂手一百五付餘黨悉鑽林跳河溺死亾算先是阿丑哈引精騎數百臨邊詳請降以緩我師御史李尚默得其姦執不可許時　上注意邊臣遼左尤甚故遼奮死以報德時制置使梁夢龍臺御史周詠以捷聞論功盛稱總戎臣李成梁當封廕遊擊臣陶承嚳當陞廕叅將臣李澄清臣王有

臣備禦臣馬衛都臣王守道臣李梁臣中軍臣佟進
臣康元吉當陞賞遊擊臣徐維忠臣王盛宗備禦臣
陳朝升當賞賚把總臣楊四維臣馬世隆臣裴承祖
臣劉顯臣宋維殷臣周文臣李建邦臣高世武臣劉
世臣臣李志公臣王善臣都文才臣金文忠臣佟陳
臣石定玉臣王延祚臣佟應科臣王朝龍臣林文節
臣劉天秩臣高雲登臣李延齡臣趙國臣臣古文相
臣黃雲龍臣佟世祿臣朴時忠臣江應武當爵賞千
總臣秦得倚臣李平胡臣李得全臣李興臣李寧當
賞賚分守臣翟綉裳臣張崇功當爵賞郎中臣高自

新當厚賚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擇五月初九日
宣捷且爲 高皇帝忌辰以十一日請 上御門行
慶賀禮於是太常具祭品太史爲文章遣公張溶告
南郊伯楊炳告 北郊駙馬許從誠告 太廟如禮
詔賜李成梁金八十兩紵絲蟒衣一襲廕一子指揮
使遷陶承譽都督僉事廕一子百戶皆世世勿絕梁
夢龍廕一子太學遷周詠御史右丞金幣皆有差賜
翟綉裳爵一級李澄清等爵一級與張崇功金皆二
十兩秦得倚等十五兩發馬價一萬犒軍士從征者
賜前都御史張學顏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加本兵方

逢時少保金五十兩蟒衣一襲曾省吾部光先金皆
二十兩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遷所司郎中秩一級
金十兩餘悉八兩其十一月黃台吉到關言土蠻復
請北宣大開馬市索秫糵綿絮諸什物不則陳兵塞
上是時速把亥業已入河東而三屯營尖哨錢恩公
爲黃台吉鄉導有狀於是給諫光懋見爲土蠻數被
兵常勝在遼竊恐常勝之家難與虜敵而犄角之勢
成于多助迺以書 請申飭備禦 上可之居亡何
黃台吉擁老撒恰昌吉奈脫奈朱數萬餘騎要 貢
市而會酋長塔卜囊馳黃河迺大會土蠻以兒鄧速

克赤把赤拱兔煖兔委正卜委正十餘萬聲欲略廣
寧遼陽於是裨將秦得倚千總熊朝臣出海州孔東
儒出鞍山查大受詹承祖出瀋陽徐國輔出奉集堡
陶承譽孫守廉出折木城凌雲出威寧營適速把亥
炒花拱兔煖兔合營遼河大孛長四十餘里而李成
梁帥親兵李如栢李平胡李得全及把總郭梅兵從
鎮安堡末買營出遼而以蘇國賦楊燮爲左將軍劉
承武王惟屏爲右將軍直驅養善木去邊二百餘里
大戰擊破之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奪獲馬
一千二百四十八匹橐駝十六頭盔六十二頂甲六

百二十副臂手四百四十四副我軍死高得功等二
人傷蔡繼祖等一百一十四人漢馬死二百二十八
匹捷　奏賜李成梁封爵宅金幣皆有差語在速把
亥傳其明年正月土蠻使部夷果力箇黑淮等三十
餘騎到關索貢市如初先是黃台吉討賞老小馬并
芽價布疋邊吏閉關謝絕甚嚴土蠻愈却愈求於是
御史安九域上書大略言遼鎮中後所及前屯外邊
烏牛背大青山有朶顏大一千之酋長昂之酋長兎
之酋董狐狸之酋小一千之酋土曾赤之酋忽兎罕
之酋廣寧錦義邊外虹螺舊遼陽有卜兒愛之酋卜

言兎之酋速把亥之酋哈屯之酋歹青之酋遼陽長
安外邊中遼河有泰寧犇金之酋卜勞兀之酋把兒
度之酋卜言之酋哈當之酋開原外邊上遼河有福
餘犇巾之酋炒木之酋卜哈之酋卜言之酋東勝外
邊蛤蜊河有捲兒揹之酋忒木兒之酋土啚之酋孛
兒戶之酋歲爲塞上患我師備河東者曰我慮十月
後河凍氷堅騎可大寇備廣寧者曰我慮秋高馬肥
虜得長驅備寧前者曰我近虜巢尤甚四時無須史
閒也要之二月初旬以後三月中旬以前舊草旣除
新草未長我稍得恃以無恐今正月將盡土蠻頭思

大舉臣必其不敢輕動至二月中上馬至三月而越
寧前至四月而近廣寧三岔河下氷已解矣請以遼
陽兵備西面薊州春防兵備東面虜畏兵威必不敢
南下而牧則邊備豈不精哉獨慮土蠻要市賞匹巳
不數日內以兒鄧及黃台吉又復見告臣竊跡遼陽
市事酋皆因以爲利而獨開原慶雲堡西市匹賴專
誘土蠻爲重前是福夷入市近朶顏泰寧人伯言卜
言以兒鄧者蓋兒及黃台吉哈屯煖兎諸酋皆傳箭
而入要挾大賞不一而足豈直今日事哉廣寧市例
出　文皇帝詔頒榜文禁持弓箭器械裸而牽馬奉

土產赴關吏驗入故欲就約束易開原故未有禁而
驟思繩以文法難主計者可蚤圖之且遼左氷價殊
迥異河東軍士願得折色河西願得本色先是臺御
史周詠請予太倉金爲糴本九域以爲未便莫若開
石昌谷州諸金銀冶令饑民採取四六以佐軍之事
下戎部問狀其二月往來者言稗將馬衛都以酒肉
犒諸虜於長定堡或言陶承譽假以犒賞號召解甲
臺御史周詠深辯之夫朝面殺略暮而歸降一庸夫
能識其詐而况虜性多狡一旦驅之解甲其誰信乎
後土蠻益憤市事不成明阻貢道其八月土蠻克石

炭黃台吉大小委正歹青拱兎煖兎以兒鄧赤勞亥
花台吉宰桑戸土妹大會於兀炭聲欲略廣寧錦義
是時專難董狐狸兀魯思罕䝱毛兎亦治兵待土蠻
略寧前父之土蠻罕他大兒打兒罕灰正蘇把應聚
四萬餘騎在好村刑白馬以祭旂纛下令並馳磕力
曲禮期而不至者罰於是人牽牛二角羊三頭以充
餔賚是日直走錦川營小河口李成梁即提兵馳高
台堡明山川鏖戰虜度不能當還走出塞我兵死一
人傷三人漢馬死者三匹巳復犯仙雲其九月西虜
青把都治鈎鎗諸鬬器大會辛愛及三衛聲欲略遼

左時冬月大雪馬牛多餧土蠻男卜言台周宰桑兀
兒皆治鳴鏑决筴入廣寧錦義略糗糧以糊口市夷
大亦洪只得其狀來請於是夜不收張鐸哨至邊外
歪頭墒地虜皆斂車贏馬雖衆無所用之頃之虜以
三十騎馳長勇堡大邊獾驛站墩宛墻而入備禦使
張世爵提手總王景魁兵接戰虜分為二枝以一枝
圍堡以一枝掠略會遊擊將軍王守道馳至合營殊
疾力擊殺甚多皆鈎馱其屍而去我兵死一人傷二
人漢馬死者十餘騎巳土蠻同男卜言台周宰桑兀
兒大會黑石炭大小委正二十餘萬空巢而來略廣

寧過黃河至那林請　貢市如初大言漢不許我我
破遁城堡於是遣速把亥略河東遼瀋開原備禦使
劉崇正得之降夷召兒兎有狀召兒兎故堵剌兒蛤
剌越部夷也後果略長勇古城鎮北丁字泊諸堡是
歲萬曆庚辰也是後土蠻出沒復志在薊門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土蠻列傳下

土蠻兒伯言蘇把亥黑石炭銀燈五萬餘騎從撥剌兎治行往河西南兀魯班蘇喇哈聲欲略寧遠前屯衛因奪山海關十月諜者馳滾兎營得土蠻近狀方與伯彥等五萬餘騎欲從剌毋林入遼左寧遠間矣夷婦孫則又言土蠻到土列根撥剌兎行欲入黃土嶺一片石東到山海中前所且日竟從敖木林止壁燕河路敖木去遼左寧前可二日去薊鎮東西可五日邊吏皆陳灤河以備虜時遼陽地震復雨雹大雨如注居亡何虜自死兒營入已自錦川入以四萬餘騎布十里許參政使李松亦更戎衣臨兵於是遊擊將軍黃都即摧精兵馳狗兒河轉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三匹都復與遊擊將軍許汝繼大戰石河墩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虜還走山莊巢列陳二十餘里得出塞先是薊鎮總戎戚繼光馳中前所應援大司馬方逢時以督撫梁夢龍臺御史劉詠御史安九域議請 上念兩鎮將吏協力却虜功同斬馘賜梁夢龍

大紅飛魚紵絲衣一襲金四十兩李成梁戚繼光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繼光加少保周詠張夢鯉皆賜金三十兩二表裏遷夢鯉秩一級李松金十兩遷秩一級楊紹勳亦如之黃都金十兩祁棟金五兩其十一月土蠻黑石炭聚黨二萬餘人欲略廣寧迤西其十二月黑石炭銀燈一捎委正帥三萬餘騎約土蠻略遼東廣寧而土蠻志尤在義院以報薊鎮之役誠毋犯遼瑣之虜騎遂合營欲攻廣寧花朶谷猶豫未決於是與速把亥合營移遼河止壁邊外紅土城佯言欲入海州以牽我師東顧又以零騎一犯錦州大鎮一犯義州大靜以覘我虛實土蠻爲人最屈强盤牙遼左邊外兩河患虜錦義爲尤甚焉通近虜巢又塞外山林設險易於捕伏哨探既難追逐不便異時總戎李照王道治死此樹下時按察使李松分守使張崇功洪濟遠分巡使周于德太僕少卿喬應春監軍十道並發而大將軍李成梁捕伏大清堡乘勝出塞二百餘里直抵大營擊破之斬首虜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亡筭我官軍傷者凡九十九人制置使梁夢龍使使奏捷以正月二十二日公卿以致詞稱 賀祭告 郊廟 上有詔後邊功

奏捷俱先議賞其應陞等項俱候勘明　奏行是役也　賜李成梁大紅蟒衣一襲還同梁夢龍金五十兩表裏四之周詠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周于德高自新朴栗卿秦得倚李成材孫守廉李平胡李得全熊朝臣曹簠楊燮蘇國賦劉承武脩位金二十兩高自新李松張崇功洪濟遠喬應春雷以仁徐枝黑雲龍金十五兩周之望劉崇正涂廣黃廷鑰張相查大受李成林金十兩于國母承先楊栗陳文治金五兩本兵調度有功方逢時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吳兌王一鶚金二十兩表裏一之司長皆　賜金十兩辛巳正

月王兀堂殺我寬奠護陽語在王兀堂傳時土蠻又聚兵十萬聲言欲略開原不可則此略建州伯顏罕策已決矣會忙金兒阿只孛來亦擁四千餘騎屯大寧以元日焚紙約與土蠻略遼左我課者詗之或言土蠻欣正在捨剌毋林或言在黃河黑河或言在遼河上稍於是遼東廣寧迤東西苦兵甚矣其六月御史于應昌覈鴨兒匱紅土城功併請　詔曰李成梁累獲奇功着以原任都指揮同知併功世襲伯爵給與誥券其七月土蠻調黑石炭蘇把亥正哈亥惡卜各素巳調好趂家達子及大委正約與略廣寧迤西

山海迤東土蠻男百樣又約諸虜畢聚老河廠房乃使栢三戶往安灘營而西虜黃達子亦往土蠻營土蠻方移壁一克磕力把漢磕力與速把亥恭衋定以八月初十日直擣寧前期而不至者罰治後土蠻以酋長老思罕未至與諸虜改約至二十日夷使以檄速之又不至西虜至者唯蟒古互一枝而已土蠻不得虜不敢入九月虜始張旂志持鉤杆跳驅與木堡分道而馳馳東窪河者備我師東壁馳寧遠者備我師西壁馳關廂巷者圍我城堡是時備兵使李松躬帥偏裨三面當虜至東關大戰十合南關八合東關

又六合虜不敵潰圍北走我師追之從天砲臺出邊久之土蠻黑石炭打喇罕以長最爲耳目多持背攻城具復南馳克兒裡以遼左失利欲犯山海關一片石黃土嶺大毛山先使諸騎分布十里兎眼及群浮落兀素十里兎眼去大寧東北可二百餘里群浮落兀素去大寧東南輕騎可半日至所在皆唰唰聲也先隆慶初花桑峪失利土蠻僅以身免向不敢窺山海西今漸東遑從山海走界嶺口首尾略盡矣時薊鎮總戎戚繼光亦分部燕河臺頭石門山海四路備土蠻御史劉光國言兩鎮諸臣未盡協心似非長筴

給諫王致祥言六可憂書多不載時薊鎭南兵厚糗
粮與北軍異互相詆病王謂不慣披戴難當虜鋒致
祥恐兩軍不睦利其敗而實其語南兵即死柰疆場
何如欲調和南北請着爲令以分之在薊門則思藻
東爲受敵之衝在遼左則思寧前爲虛弱之病皆深
溝遠嘹堅壁而守以隻虜不犯爲上功如一入遼則
薊門大將軍軍石門出銳師以撓其勢如入薊則遼
左大將軍軍寧前以扼其吭若寧然在山虜將不戰
而屈久之虜騎從慶雲堡入裨將吳尚忠擁精兵馳
中固城會虜攻關廂急偕遊擊將軍王維貞令鎗梘

火器並發虜始懼犇馬家寨而備禦使高雲衢李宗
召將國泰益堅備鐵嶺城遣裨將黑雲龍馬世龍郎
梅兵至虜果馳鐵嶺上往北走於是黑雲龍還歸中
固城而副總戎孫朝梁及參將孔東儒楊伍典備禦
高雲衢皆尾虜邀其歸路虜倉卒反走苗頭向城東
井朝寺我軍四面並發斬首虜二級奪獲盔甲二頂
弓箭二付腰刀三柄馬七騎陣亡百戶朱國戶蒼頭
軍陳得時漢馬死者二十七匹傷胡承恩等六十六
人馬八十五騎至十三日復攻關廂我救兵四合更
迭進戰虜始夜投殷家庄去已出塞不及追無隻虜

遺矣顧有媿此功者流言虜把薊門　京師鬨沸民
携家赴安定者爭門而入多蹂踐死通州民爭舟而
渡者多漂溺死玉田散走林薄多饑寒死村落年少
乘閒鹵掠者不下土蠻御史王國行部按之數日而
定乃虛聲自建昌至也至十月虜騎犯義州深入大
凌河右屯衞其明年正月土蠻黑石炭以𤠫金兒爲
鄉導與西虜哈卜愼蟒古歹往長昂營祭天聚兵四
萬壁廣寧外邊居亡何虜騎犯錦州深入松山杏山
小凌河殺敵官軍其二月拟花使部夷哈喇那亥告
漢言土蠻男卜言台周腦木大黃台吉克石炭大小

委正以兒鄧矮兎甚兎抄戶兒陳兵女只罵火屯巳
並馳赤納哈氣兒詳言略海西建州欲出不意犯廣
寧塞然虜多往騷達子營竊盜馬牛羊矣藉藉皆有
口自是後花大亦使火力紅道言黃台吉克石炭大
小委正欲斬關而入略廣寧東西給諫王致祥見土
蠻深入凌河焚略幾盡其覩遼民蓋藏不啻原閫遁
奏薊鎭亟調援遼兵馬以資夾擊宜大亦戒青把都
竊發以防未然久之土蠻黑石炭擁衆馳禩即兎休
舍成梁從義州大寧堡出邊行四百餘里直擣虜壁
擊破之斬首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四百三十騎盔

甲器械亡筭我蒼頭軍亡馬鋒等四人傷張永官等
七十四人漢馬死六百八十騎捷至會 上大閱喜
甚祭告 郊廟賜爵賞金幣如禮語在黑石炭傳自
後土蠻益懷不逞與速把亥阻河爲險以避我兵出
沒東西毆殺以報其四月黑石炭以兒鄧小歹青上
言兎阿夷聲言略遼瀋海州及廣寧虜騎萬餘從長
安堡直走新城南境我兵李守忠渡河守備使劉崇
正追至堡東可三里許虜以二千餘騎挑戰我師大
敗千總陳鵬把總潘汝楫蒼頭軍曹義等死者凡三
百一十七人傷楊四維等凡一百五十八人漢馬死

者凡四百六十四騎我師斬首虜五級奪獲馬二十
八騎御史于應昌使備兵使張崇功廉之實殺略遼
左男婦凡二百九十八人傷一十九人鹵馬牛驢凡
三百七十九頭糗粻九百九十一石焚燒室廬凡二
百有六所以書劾奏 上詔革曹簠張奇功任并崔
吉吳稱廷下御史逮問其九月虜騎五萬從謝海深
入山岡舖白廟兒屯兒屯堡備兵至周詳盡驅馬還
歸我師聚而追之虜以萬騎挾戰漢兵萬弩俱發擊
殺甚多虜亦發鳴鏑射死我軍李雲等七人馬二騎
其十月土蠻大會速把亥謀入因遼水深不可渡馳

白雲山寺邊可三十里圍廣寧城不克復從鎮安鎮
靖入邊攻圍山堡盤山驛及十三山驛已攻義州殺
略軍民二十二人鹵六人糗粻二千一百有八石焚
燒廟宇二座草廬五百四十八所車七輛我兵斬首
虜一十八級奪獲馬四十二騎官軍張勳等被傷者
五十二人漢馬死者五十二騎虜皆從大淸大靖出
邊其明年正月虜從靜遠堡九臺入已從榆林堡入
瀋陽城南渾河西岸已從長勇堡大臺南北二空深
入渾河東岸時土蠻欲略廣寧迤西伯產兎又聚兵
拾剌塔欲略廣寧迤東會王杲男阿台阿海報虎兒

罕而爪兒兎爲速把亥報開原靑把都又略速把亥
上言台周大會黃台吉以兒鄧靑把都伯言兎大小
委正耿革兒以克歹靑馳遼河及瀋陽海州廣寧關
門迤西逞把都莽官大莾骨塞乘機略寧前錦義其
二月炒花請土蠻往窩臺子報速把亥之怨其九月
西虜哈不愼聚兵二萬餘騎大會土蠻及大小委正
三衞屬夷聲欲略寧遠山海桃林口山海關參將王
守道請治深溝固壘以衞關外居民頃之小委正師
萬餘騎馳廠房走山海關關上兵出中前所延綏兵
出前屯衞東虜大逞克世等擁三萬五千餘騎馳老

河水汲欲略山海關或一片石而一克灰正驍惡力
委正亦會青把都所欲略山海關亦如之廼決策以
三萬五千騎入關行刼略以二萬餘騎堵口子阻絕
遼陽弗得通如入關亡所利從此略前屯衞於是村
落居民盡遷徙入山海關而大將軍楊四畏備臺頭
石門東協副將軍楊紹勳中協副將軍史宸皆張三
軍東移聽援遊擊將軍戴朝弁檄把總李幹兵預設
鋼輪火炮備一片石指揮傳國忠備巷口令千總張
蘭出寺兒谷叅將王守道出關外則西虜哈卜慎巳
至大寧城矣頃直往塔盤至敖毋林大會大小委正

武功錄　二八　土蠻列傳下　乙

先是虜騎略前屯山海亡所獲廼馳罕赤保哈止壁
復從前屯衞三山營入而諜者張與三曹文勝何的
生道逢虜與三獨中流矢死於是守道提裨將崔大
相施奇武楊國賓張便兵八百有八人遊擊杭大才
堤裨將盛莊王爵劉彥兵一千四百三十有三人皆
舉烽直走老軍屯西李家山臺塵虜虜下馬穿甲我
軰亦下馬依山爲營設置火砲虜廼用白旂每旂引
數十餘騎分道並馳我師火砲火箭三眼鎗並發虜
皆還走巳更番衝鋒大率增萬餘騎王守道杭大才
即鳴大砲虎蹲砲自午至酉大戰五十合斬獲大相

當會莫虜還走一里許止壁我師被圍甚窘困守道
乘夜半解嚴躬帥軍士執刀鎗器具掘壕用區運土
壕深四五尺將火砲設置壕外我軍擐甲拒守且日
虜廼以一枝阻前屯以一枝犯一片石迤東新堡去
關可五里先是遊擊將軍戴朝弁都護霍貢備一片
石烽火嚴甚人畜又皆內徙虜亡所獲鹵呂家庄男
子呂信等七人傷朱福一人燒李澤車一輛趙世臣
房一所驢二頭因使七八騎衝南水關監門張蘭以
矢石擊去皆還走虜亦射中我軍王大功巳復走四
騎追蒼頭軍林見至東嶺賴關吏戴邦彥救免是日

武功錄　二八　土蠻列傳下　十一

守道使陳良金夜半出營告變亟徵兵有副總戎楊
紹勳以中軍盧光先兵至叅將王國翼以中軍汪洋
兵至遊擊麻栢以中軍李從善兵至叅將錢國用以
中軍李如梓兵至遊擊劉遠國以中軍李爵兵救之
四而合陣王事王邦俊趨諸軍出關關外虜勢強甚
我師並休舍丘家山明日虜折居民門板蔽箭益衝
鋒守道兵殊疾力戰火藥弓矢幾盡即以悶棍潰圍
而走楊紹勳馳救舉放號砲守道知爲援兵也亦鳴
砲響應合營接戰破之斬首虜一級奪獲達帽套靴
達刀木鉤鈎鎗護胸皆一事達箭三百八十四枝回

箭二十六枝於是參將高勿桂遊擊王鳳鳴以一軍
軍黃土嶺參將賈應隆副總戎張孙以一軍軍駙馬
賽界嶺口劉家營遊擊路寀王添職都護馬㸃武以
一軍軍山海關虜望見大兵四至皆遂走臺御史翟
繡裳督戶部郎程宗伊主事王邦俊治糗粻寀永平
卒李一言轉餉不乏恐虜復有它圖使參將錢國用
王國翼備信地紹勳備前屯備兵使戍遼驍臺頭路
軍居中虜竟東走前屯衛由沙河站高臺堡去遼頃
復以五十騎從大清堡奔白土溝備禦柏朝翠追逐
至雙墩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自是後給諫馮景隆

劾奏寧遠伯李成梁　上從大司馬吳兌議　詔曰
邊事重大將材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　朝廷出
死力的却誤信浮言横加抵斥反不如避事偷安的
可免訾議這等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
士氣李成梁封爵照舊益加策勵勿以人言介意有
負　國恩馮景隆輕率妄言姑調外任其十月虜騎
從古北口入先是諜者由松山始至背陰障凡九撥
一旦虜微即鳴砲傳檄而松山將袁祥不行遠探虜
得直走山海關過歡喜嶺於是王守道即提裨將崔
大相施奇武兵五百一十五人杭大才提裨將盛莊

胡順率兵八百五十五人出關而把總楊國賓張傾
王爵何寧徐桂並馳南北水關虜廼帥千餘騎衝一
片石掠人畜從南山走犇石門路我偏裨戴朝弁厥
栢霍貢路寀並發火器追急奪獲周安李真等一百
三十三人牛驢二十一頭已虜千餘騎衝南北水關
把總張蘭王爵張應期丁科疾力戰虜大敗鼠竄南
海口旱門角山行至三道寺裨將譚堪趙愷何寧徐
桂郎以鄖機火箭快鎗石砲拒堵而虜騎之衆亦增
至三千餘矣虜執鈎鎗短刀衝關廂新城而會新城
北面未告成虜遂從城北抄入殺我百戶陳守仁及

軍餘徐奉呂勳亦被一鎗幾斃守道衝鋒奪獲達帽
一頂氈口袋六條鐵鈎鎗一十三桿盔纓一根達箭
三十九枝捕斬相當遊擊將軍張秉忠馳救虜竟還
歡喜嶺已復以三百餘騎奔一片石我銅輪石砲甚
備虜不能駐始虜在關外殺我張貴等三人虜我孫
虎等六十五人傷我譚昇等三人奪羊豕牛騾驢以
百數糗粻七十七石五斗燒燬土平房一十九所車
一輛俱諭指揮林樹勲以法由收保之合弗早圖也
時遼東人梁才亦被鹵父之竊胡騎奔關途中軍崔
大相及蒼頭軍詹二詹二奪被彩布袋奪所騎馬梁

才以祼身不可歸因路詹二錢一得贖衣被而去居亡何虜騎百餘殺略關外鄭家庄人史宸卽擁戴朝弁路宰霍貢高如桂王鳳鳴兵出塞虜以東馳八里鋪老君屯餘黨或竄入前屯衛我師追迫虜皆從古北口出邊漢使黑倉詗之至丙兎打兒漢營詗之則土蠻之弟小打兒漢董狐狸之男伯彥孛來并死闘吏歹矣哈不愼兵李被擊傷尤甚於是青把都往專難營藉兵又遲仰二奴約土蠻略鐵嶺遼瀋開原土蠻業已刑馬殺旂纛欲犯三岔河及遼陽爲速把亥修夙昔之怨迺引男卜言台周大會黃台吉以兒鄧

青把都土林擠臣大小委正歹青莽古素台吉塔塔兒百戶莽惠拱兎煖兎奘兎遲把都巳又會五路男扯勞亥速把亥男把兎兒及花大拗花老撒卜兒亥牧馬善養木大入遼瀋海州其十一月虜以五人捕伏冷家溝殺道上行人一人馬一匹劉崇正使把總賈待聘高尚仁陳衛國馳冷家溝捕獲生口脫羅復追亡至紀家臺乘雪蹤堵截虜一人從白土溝出邊栢朝翠追逐至皂洞山去邊四十餘里卻斬之虜亦傷我兵一人馬一匹其十二月虜騎三萬榆林堡入蒲河及永安寨大寧諸堡叅將王有翼擁精兵轉

戰岔疾力擊破之後先斬首捕虜凡四十二級奪獲馬八十一騎我蒼頭軍死李化等二十六人傷官軍李平胡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六十五匹先是偹禦使何應魁使諜者錢仲美等七人由長勇堡出塞馳長山去邊可一百里有虜騎四五十從西北來望見漢使輙前接戰漢使殊疾力斬首虜五級奪獲馬八騎虜亦傷我兵一人馬三騎巳復使降夷我羅奈等三人馳養善木舊遼陽虜營火光燭天我軍使降夷卜兒寨勺登向化等十二人馳伏挸革兒去邊七八十里道逢虜八騎轉戰斬首二級獲生口孟揹打兒

漢一人馬一騎虜亦傷卜兒寨一人馬一騎而是時長昂董狐狸欲略前屯錦州東虜速把亥灰正西虜哈不愼會土蠻及腦毛大欲略三岔河東遼陽瀋陽遼西并金復海蓋東虜銀燈花台吉欲略遼陽東西以故閒諜甚密其明年正月漢復使降夷卜墩卜兒寨乃六果羅太忒谷魯之東等五十二人由義州大康堡出邊行至哈老柰掩伏而乃六果羅太等行至虎塔孛羅相去卜兒寨既二十餘里虜以七八騎衝鋒乃陞等忽轉戰虜之東捕狸生口打兒塔一人忒谷斬首一級是時三岔河尚未凍東虜大委正小委

正治兵日夜候土蠻至土蠻先使先大兒子伯彦大主穀萬騎治行令人持口袋一條及鈎杆鐵斧口袋用以乘土至氷上墊路然土蠻微指必欲竢河凍實然後大入遼陽南四衞不則入廣寧東西矣邊吏聞諜者言腦毛大滾兎欲略寧遠迤東西而董狐狸獐兎欲略前屯迤東西長昂董狐狸又欲略山海迤東西皆有狀其正月二月之交乎是月土蠻部一克灰正滾兎總萬餘騎擇精兵五百馳黃土嶺阻絶漢使往來把亥灰正又陰與滾兎約以四千騎佯言行獵誘遼東人出塞撲殺之如弗至請以數千騎大入寧

遠二者必居一焉歷數日土蠻大男伯彦大主及部夷一克委正聚二萬騎入遼東開原而小委正歹青亦治盔甲鈎梯擊錦義城堡把兎兒又至土蠻所言我無年命姑徐徐令弗至是時把兎兒掀花花大卜言顧方牧馬恰亥額力素以爲新月兒上乘此騎馳舊遼陽諜者來告曰西虜欲自無氷者入東虜欲從有氷者入居亡何黃太舟恍忽太竟馳養善木東虜短弓兒奈國兒灰正馳黃泥窪甎城而土蠻黃台吉亦馳陽場河始蒲河之役殺略石家衞馬祥溝李馬軍溝舊排埔屯王連屯斗山屯洪傑小屯八家屯黑

林子屯錢剛屯崔官屋基屯孤山陳家十餘屯雕背山之役殺略人畜至二百燒燬房屋至一百二十餘所奪獲糗糧至六百有餘制置使張佳胤乃劾奏備禦使郎梅李呂增王九貢遊擊韓元功史儒叅將全寬族鼓官張棟　上從大司馬張學顏議左遷郎梅等秩二級韓元功等一級改調王大用其三月長昂哈不愼約土蠻入寧遠東西墳速把亥子卜言把都兒借土蠻爲阿父大入開原鐵嶺其四月青把都亦治兵與土蠻約以八月入遼東土蠻報曰必欲大入遼姑竢天大雨霧晝晦然後起出遼所不意可乎其

九月土蠻馳專難他不能營約青把都兒犨忽歹大入薊鎭義院口因止壁大寧老河時哈不愼擁七百餘騎行獵東北墳之老酋婦及青把都群言迎喜神發自白言舉兒克東馳專難恰倘不浪郎託以駝米陰帥諸部夷日夜裝於是哈卜愼猛可眞小阿卜戶因使通事兀子來請於馬蘭墻子嶺曹家寨開撫賞而會長昂亦至自虹螺山分兵至擦崖浴口挑林迤東撲捉尖夜以絶我耳目若小阿卜戶又以好辭款塞請除罪卜戶故青酋部夷也制置使張佳胤洞察之不過以請賞爲緩兵計且馬蘭又牽制我三路給

諫王三餘來亦如之請預發密薊永平年例銀十萬兩以佐軍之　詔可之其三月西虜擔臣台吉得兒鄧台吉以兒鄧大會東虜把兎兒花大抄花上言覬並馳舊遼陽休舍聲欲略遼瀋於是增長營靜遠上榆林十方寺會安歩兵皆一百人居亡何虜從上榆林堡南張旂志鳴砲竟從威遠鎮直犇河北已從河北深入南泥灘鋪因以三百餘騎捕伏劉千戶屯我師尾其後奪獲馬三匹橐駝一頭虜還大營聯絡王連諸屯而漢亦還石山兒屯自是偏裨參寛審官張棟裴永勲史儒施國臣兵及降夷勺登等一百有四

人馳救合營虜選精兵六千騎衝鋒傷我楊繼文等二人馬十八匹會大風飛砂蔽面不可戰竟從十方堡南榆林堡北出邊漢使勺登詗之行至大長山河去邊可六十里遥聞西岸諸虜吹掌嚼槊傳發即還走上榆林堡而以兒鄧業渡河矣項勺登獲從十方寺堡出塞行大長山逢虜騎五六十接戰擊破之斬首虜一十級奪獲馬九頭盔甲四副虜亦殺降夷納哈一人傷那亥大等二人漢馬死者四匹其四月土蠻大會東虜皆携小穹廬幷有奶騾馬乳牛聲欲入廣寧錦義由此塞上藉藉或言土蠻罕一克委正一

克打來罕提十萬餘騎治兵尺納哈氣兒咯廣寧東西或言聚二萬餘騎略寧遠山海或言土蠻把漢委正略寧遠或言治兵搶剌塔林略遼陽以積怨深也居亡何虜騎果入十方寺不克去長勝堡又不克去靜遠堡又不克去上榆林堡是時御史陳登雲方閱覘嚴燧火即以一月四人無寸草爲虜利者父之瓜兒兎黄太舟倚克打剌漢會舊開原而把兎兒花大抄花同西虜以兒鄧擔臣台吉五路男哥兒欲入討來兎十方寺而土蠻打剌漢黄台吉又欲大入開原鐵嶺瀋陽合從而起計不返顧而邊備亦已日固至

八月土蠻使部夷毓戶百戶欲入界嶺與諸部夷謀之或又稱薊門兵將所聚不可入土蠻乃好謂曰界嶺必不可入盍不從廣寧入乎又九月土蠻益徵諸專略廣寧及遼瀋爲務有夷中鐵匠綏太走漢營告漢亦分諜靜遠榆林長山間知其路必在瀋項虜夷六萬直擣懿路以漢兵追逐還走後從上堡北空之方寺南空復入順邊竟擊破洸河懿路二城旋出騎足後汎河懿路備益堅固居亡何虜復以二千餘十窺堡遊擊將軍查大受引兵鏖戰虜皆走殷家屯塞我兵五千騎列陣新堡城下虜見兵盛不利皆還騎

會老營居一二日虜會五萬騎圍氾河城我師大戰
數十合破之多所捕斬而以虜勢重大不及取首級
上莫府虜皆以鈎鎗得屍負載而去氾河平衍可列
馬步濠塹尤深帆檣稠密虜疑其下有伏不敢至至
東門中軍張良棟把總張治守之不可下竟被金瘡
死虜迺直薄南門把總陸尚學殊死戰勝亦如之虜
乃自朱家泊出塞明年二月東虜一克灰正把漢灰
正土墨台豬把兎兒拟花花大老思卜兒亥約土蠻
男李彥伯孛兎燒花十萬騎馳遼陽邊外挾賞賞且
曰如禮則已不然者以十萬騎擣若塞不得耕種是

時東虜方携牛羊糧米及皮張氈片屯阿亥堝而塞
上卒或言西虜青把都及滿都不賴欲入遼東伯洪
大及東虜蟒兒伯戶欲入寧遠甚有聲適虜騎五十
從正寧堡入擊臺兵殺一人略馬二匹驢二頭旋出
塞漢因使降夷乃六我兊出鎮靖堡往諜之行至李
羅嶺逢夷哈亥率其弟若妻來降具以實告於是制
置使王一鶚臺御史顧養謙總戎李成梁大會庭中
議討莫若先伐其謀而會成梁有風火恙出萬死不
顧生兗與疾從鎮邊堡出塞行二百餘里道逢虜於
可可毋林大戰我兵鎗矢火箭火砲並發自辰至未

毋倦虜披靡四散走我追至李子虛擊破之斬首虜九
百有二級降夷乃六奴木賴覘之中有酋長虎兒處
把都等二十四級奪獲被鹵漢人二十九人幼夷七
十八入胡馬一千三百餘匹駱駝盔甲器械動以百
數我兵死者僅三十餘人越四日班師入城大雨如
注三軍舉手相賀此天為洗兵矣給諫顧九思奏以
為奇功足嘉始大將軍提兵取鎮邊堡間道出虜西
北撓其後晝則捕伏山谷間不敢火食食乾餱飲水
夜則疾馳用副總戎李平胡李得全師降夷四十餘
騎先驅導軍故得趨便宜無失道如是者凡二晝夜

二日之內大風雷鳴飛砂石蔽天即人馬咫塵不能
辨故機不先露而我兵得近及虜覺而迎敵我兵已
橫絕之矣是日風恬日朗虜無遁形虜甚急矢發如
雨士馬死傷而我兵愈奮爭為先鋒虜以為有神也
頃之屬御史王國弼訪詠納既乘傳到廣寧即偕備
兵使任天祚按驗與兩臺所奏同大司馬嚴清宣捷
祭告　郊廟皆如故　上賜李成梁蔭男秩遷三級
王一鶚遷御史右丞視右司馬事顧養謙亦御史右
丞金錢幣帛皆有差遷任天祚一級趙三聘奉一級
遷楊爕署都督僉事賜李寧李興查大受孫守謙秩

覩副總戎姚大節劉崇正官如故陞塗寬一級王絨俸一級金皆十五兩傳霖准以原官調用葉夢熊金十兩高良弼八兩宿振武五兩發馬價五千以犒軍士有功者本兵調度有功賜張佳胤石星金幣有差郎中皆十兩它一切五兩其三月土蠻偕一捎委正把兎十餘萬騎皆帶牛羊騾馬欲深入廣寧東西是時東虜銀燈聚兵三萬腦毛大皆羣戰馬及騷達子打剌漢幷皆欲入廣寧打剌漢廼使龍兎伯言略開原鐵嶺大氏土蠻欲以廣寧請比宣府張家口開馬市而炒花把兎兒花大老思卜兒愛則又大會以兒

鄧入遼瀋哈剌把備入開原紛紛藉藉毋寧日其明年正月漢使降夷乃六六等四十七人從鎮虜堡出哨行至砞砂堝去邊三百餘里逢虜騎三十有奇接戰擊破之斬首虜七級餘遁走乃六亦從新寺兒山入塞居頃之虜騎二千直薄東昌堡流沙溝會冰坎傾馬馬多站立河北岸於是先鋒三百騎馳逐西新舖臺大路去邊七里殺我黃欽等一十八人燒草房五十五所鹵男婦八人古大相提兵接戰斬首虜一級獲馬四匹虜亦殺我軍趙要及溪馬七騎鹵三人驢十八頭其二月虜騎千餘從西平堡平山臺入千

餘捕伏邊外分六十餘騎從鎮寧堡張茂臺潛入盤山驛三里橋逐東略婦女四口而去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帥成梁以兵截其歸路李平胡等卽引百金之士二千五百人從鎮遠堡樣臺西空出塞馳東遼河去邊已九十餘里矣虜迎戰大敗我兵斬首捕虜凡三十七級奪獲馬五十騎被鹵婦女四口我兵亡李繼祖一人傷官兵馮文用等一十九人漢馬死者一百九十一匹其四月土蠻黑石炭銀燈把漢打來罕一捎委正大入廣寧東西塞而東虜把兎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煖兎伯言兒皆馳三岔河逐西沙嶺高

平大小黑山居頃之虜騎萬餘從邢百戶大臺至東蓮子湖東石三臺臺亮三包拆墻口七十餘所於是分五千騎犇鎮武堡東西門五千騎奔堡東大臺老鴉莊臺圍墻而入遊擊將軍劉崇正衝鋒益疾力自辰至未會平洋西平西寧偏裨塗寬塗廣胡尚忠楊紹先等馳救虜廼半度河還歸半欲往南而深入見湖泊泥濘而正兵營兵又從西至盤山驛止壁悉勒馬盡出邊我兵死黃相等一十六人行人六人傷李敏等二十九人漢馬死者一十五匹鹵三十四匹漢人陳來子等一十三人馬牛驢羸一十七頭焚車五輛漢

僅獲胡馬六騎是後降夷我兒等復從鎮安堡出哨至莫艾兎去邊四十餘里虜以十餘騎拨戰我兒斬首一級奪胡馬二騎而還阿卜當李得功等四十三人亦從平虜堡出哨至長山去邊可八十餘里乘夜黑奪獲馬二百二十匹小駒二十二匹其五月降夷阿卜當及耆頭軍楊萬里等從長勇堡出邊馳中遼河去邊可一百餘里遇虜騎百數北走阿卜當忽從中起鏖戰生獲海廝得一人奪獲馬五騎牛一十二頭虜亦殺降夷一人傷我兵王友功三人漢馬死者五匹先是把兎兒帥百十餘輩捕伏溝中欲入清細

河備禦高艮㢸卽使降夷蕭漢卜向花我兒羊羔兒等七十五人從太平堡暮山營臺馳古勒半巳林去邊可二百五十餘里虜方以三十騎擺撥梁渠還見漢兵皆鑽林走如蜚我兵亦斬首一級奪獲馬一百五十八匹漢馬死者九匹是將黑孛羅之子託力為劉國威所斬矣託力一名把兎搽機蓋胡中所稱巨酋與速把亥為顔行級乃大如斗乎其後二年庚寅秋十月土蠻族弟土墨台豬使夷使藉兵西虜青把都哈不愼以為吾已聚兵六萬幸為我更治四萬姑竢長昻獐兎至卽當大舉將往來者言青把都男扯

稱阿亥及哈不愼莽兀素班不來汲巳至長昻營矣制置使張國彦臺御史郝杰以為殊不然青把都住牧挿漢我不根方互市張家口夙號忠順最以十月孫先人冢常東行柰何助土蠻為亂乎久之寧前錦義外邊諸虜酋旂鼓相望結轍於道我偏裨李寧栢朝晷章應選等十道並出分部土河舖及咸寧營右屯衛大凌河戚家堡牽馬嶺十三山站撫順所會安堡東州堡鞍山驛間陽鎮松山店小凌河海州城甜水站草河堡青台峪臺御史及大將軍李成梁軍居中虜竟從長勇堡山河臺深入鞍山驛甘泉舖休舍

分遣精兵攻我海州北關成梁追逐急廼由海州廼東殺略東山間副總戎李寧兵至牛心山逢虜騎擊破之斬首七級栢朝晷斬首二級奪獲馬三十餘騎盔甲二十餘副餘黨悉引騎並出塞先是　上以御史胡克倫奏有　詔詔大司馬王一鶚傳與督撫分部將領迎敵截殺毋得逗遛觀望致悞軍機以故制置使張國彦廼以書仰慰　宸衷自是之後土蠻老而厭兵邊患稍戢久之以徇馬病死子卜言台周嗣土蠻或名土蠻罕或名土買罕或名察罕兒或名挿漢兒土蠻生八子長卜言台周次窂桑兀兒次伯言

戶兒次把哈委正。次額參。次先銀。次燒花。又言生四子。長卜彥伯吉。次栢太。次卜彥兎。始捧揷崖之役。其婣。執土蠻子流漭。戒毋復犯薊。今犯薊者數矣。及死以花朶峪之恥未雪。猶曰吾甚媿市事未成。反不若俺答子孫得長王胡中。歲將佩黃金印兩肘間。大如斗也。

贊曰

蠻夷猾夏。豈蔓延至今乎。何其興之久也。土蠻故胡元苗裔。又俺答君長。意中獨戀戀貢市事。二十餘年迺卒。不可得。老死矣。假令不殺上郡吏卒。即縛速把亥。黑石炭等。款塞如俺答。獻趙全故事。即予之以市亦無不可者。而迺欲以兵要挾我。我誰從哉。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土蠻始入遼。終入薊。實西虜之衞。實導之。皆於土蠻亡益。自底滅亡。善哉乎王御史之言曰。異時大可慮者。終西虜。非東虜也。

土蠻列傳下 終

卜言台周宰賽兀兎黃台吉額參列傳

卜言台周。土蠻長男也。甲戌冬。秋常與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治兵揷漢腦兒。約曰吾騎馬入廣寧塞。如河凍不可入。入河東灣弓而馳矣。無虛矣。明年正月。自虹螺山馳遼陽舊城。邊吏見爲虜勢倥偬亟請於臺御史張學顏。大將軍李成梁。即提兵出鎭遠堡。以叅將馬文龍。把總王大璋。潘壽。爲左將軍。遊擊王若禹。把總劉崇正。劉希武。爲右將軍。成梁與把總蔣位。高雲衢。軍居中。爲三道。並入旬奴營。行至遼河邊。西去邊可二百七十里。望見卜言台周。獵其西。黑石炭震其東。我兵並直前。就營搏戰。攻之。虜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馳歸大營。成梁躬帥三軍追逐。虜反戈接戰。會風沙起。障天寒甚。卒之憧指者什二三。皆奮死不顧生。用鎗砲擊打甚急。虜大敗。遂逃。沿山鑽林。斬白牙兒額兎忒等首四十三級。奪獲馬五十八騎。盔二十九頂。甲二十一副。漢馬死者一十七騎。三軍皆凱歌。從西興堡入塞。旦日日出。即移師東指。行間逢副總戎楊騰。言虜已入塞。見塞上烽堠頗精虜皆偃旂而走。成梁度虜入關。秋毫無犯。勢不能自恐。必復入。入則先出高平。乃移太僕少卿楊愈茂分

守使翟繡裳趣備胡頂之虜騎果薄廣寧塞漢出兵鏖之多所斬獲即日馳還已移壁南鄉海州東鄉遼陽復從長勇堡及馬鞍山兩空入分馳的山拗鋪虎皮驛於是成梁帥偏裨李一惟蘇國賦列左右軍亦如之并走煙臺我師衝鋒斬逼盡發戰車火器虜畏甚唯求得死屍鉤駄而去又以五十騎爲誘兵千總王好善從間道追至楊家寨胡騎五千卒從中起發鳴鏑竟中好善死於野是夜漢亦使車營砲手數十輩各持鎗砲乘虜營曠睡鳴砲如雷虜大驚懾魄即起營往西北走而遊擊趙應昌姚大節及叅將王永

祐從南往北馳叅將曹簠郭夢徵及備禦王國瑞張志邇楊謙黄都馮文弼孔東儒從北往南馳遊擊王惟屏丁儆從東往西馳虜以精兵殿後走如脫兎我師竟追北斬首捕虜凡一十二級奪獲馬三十五騎虜亦以伏弩射死我官兵王好善與李炳等凡一十五人傷凡七十九人馬死凡九十餘騎八月卜酋與速把亥坤肚兒哈黑石炭委正黄台吉以兒鄧長兎幾兎扯勞亥大言欲入河東開原遼陽瀋陽塞給諫裴應章奏及未然爲備十一月卜言台周黄台吉黑石炭以兒鄧堵剌兒幾兎拱兎會速把亥炒花撦勞

亥大入瀋陽海蓋已欲奪廣寧關門大將軍李成梁提偏裨朱承恩夏尚忠楊于隆朱文瀚彭國珍郎國忠兵行至盤山以諸兵爲先鋒因與叅將郭夢徵馳張繼先屯虜騎已從平虜堡南静九臺入矣我兵殊疾力戰破之斬勺恭戶哈收勤把安大把兒孫孛嗑鍋合兒等首大率二百有七級奪獲橐它馬牛羊器械亾算諸在炒花傳居二三年已卯秋卜言台周宰賽兀兒治弓矢諸闘器入廣寧錦義先是雨雪久馬牛多瘦死乏食以故欲略糗粮甚急也大將李成梁哨至歪頭塌濼虜騎已從獐驛站墩而入遊擊將軍

王守道把總王景魁追逐斬捕甚多居亾何土蠻欲北宜大請馬市於是卜言台周宰賽兀兒大會黑石炭大小委正等遂度黄河馳那林去廣寧二日矣有如市不可得請以數十萬騎大入廣寧塞寧乏金繒秣糵乎臺臣王一鶚梁夢龍堅不可許其十月引胡騎五萬從撦喇母林開營聲欲直走寧遠漢使詗之行間逢夷婦孫言東虜已至土列根撥剌兎矣鮮車怒馬欲以一日而横行乎黄土嶺一片石不則山海中前所頗有狀不廼欺也居頃之諜者又言虜至敖木林已復屯燕河路臺御史張夢鯉見爲敖木林去

寧前輕騎可二日至去薊門東西可五日至乃以書
請泊易州城以易州防秋駐札之所故也其後辛巳
春卜言台周與腦木大黃台吉黑石炭大小委正以
兒鄧煖兎拱兎抄戶兒大會女只罵火屯並騎馬馳
赤納哈氣兒休舍佯言吾欲略海西建州以示漢不
意忽大入廣寧塞其四月市夷哈屯及男煖兎與伯
言卜言台周傳箭入市欲增賞弗可得於是發鳴鏑
中我邏卒羅四以示威因執蒼頭軍何日祿而去已
自知罪戍狂犯守尉因解縛與之箭一枝趨入塞幸
爲我告馬法請倍恍忽大賞賜我然後已參政使張

崇功以告制置使吳兌使備禦史高艮弼譙諭卜言
台周示以生活丹青之信曰將軍令若等還我所鹵
略軍民軍民有一不幸客死許若執夷酋獻漢請贖
死罪然後開市其後癸未春卜酋乃大會黃台吉以
兒鄧等欲入遼瀋海州廣寧迤西是時阿台及逞仰
二奴並發難至棘制置使周詠臺御史李松乃因郵
置以聞居頃之卜言台周偕青把都大小委正耿革
兒以克歹青等馳黃河迤北而會花大抄花把兎兒
老撒卜兒愛卜言顧等引其衆西欲攻遼河因爲約
曰所不如期上馬罰酋長馬一百騎橐它五十部落

馬二騎牛四頭其明年春土蠻引卜言台周黃台吉
大會以兒鄧青把都土妹扯臣大小委正歹青莽古
素台吉塔塔兒伯戶莽惠拱兎煖兎猆兎逞把都及
五路男扯勞亥與把兎兒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治
兵養善木並寇遼海諸郡明年春伯彥大主連四萬
餘騎寇鈔寧遠取糗粻一千石以上頃之又引一克
委正二萬騎入開原諸郡其明年冬卜酋將七萬騎
屯老河遂侵遼陽其明年十月胡中傳言遼左城垣
傾頹數十丈速把亥男把兎兒土蠻男卜彥卜言台
周乃欲窺隙而起大會東虜把漢大成及西虜哈不

愼打來明暗謀入遼左爲寇是時黑石炭把漢大成
一克大成一克委正滾兎土妹銀燈亦治兵捹剌毋
林謀欲入廣寧錦義二郡約分爲二道卜言台周入
錦義他台兒入廣寧於是分巡使鮑希顏輒以狀請
於臺御史顧養謙乃遣副將軍李平胡將胡鸞李繼
武將國泰兵八百人出閭陽李寧將李尚仁兵六百
人出十三李與將金尚禮閆爭坐兵一千二百人出
右屯城査大受將朱文翰熊鑰兵八百人出大小凌
河遊擊將軍胡尚忠將郎顯忠兵六百人出松杏山
李應時將宋國賢兵二百人出晋盤屯張世爵將史

傑張國忠兵出錦州唐伯美將熊朝臣張玉兵五百
人出戚家堡秦得貴將陳文德鐵邦彥兵二百人出
鎮遠堡詹勒養將高仲先兵二百人出鎮寧堡俞成
功將佟元相兵四百出中安堡而又遣把總尚傑將
一百人出大靜堡曾友時將二百人出鎮夷堡卞世
祥將三百人出鎮邊堡劉可學將二百人出牽馬嶺
大將軍李成梁軍居廣寧中胡騎果馳黃個子黑松
林平山青山止壁去邊可二十餘里諜者望見胡騎
十餘萬列營闊五十長九十烽火通於廣寧錦義乃
分五萬騎從鎮夷堡大邊下韓口沙河營入五萬騎

從白土溝入謀欲鈔掠郡界漢出兵逐擊千弩俱發
虜皆應弦而倒由此引其衆出塞居頃之虜復寇大
清堡備禦使李都發兵與擊斬一人虜馬一騎匈奴
始尚軍進退稍引去去頭山寺兒溝自是之後臺御
史顧養謙見爲虜營旁近鎮夷堡發三將軍屯盤嶺
牽馬嶺以備之虜竟從二嶺入捕殺吏卒毆侵城堡
漢發兵擊大破之語在把兎兒傳其後庚寅春卜言
台周引黃台吉大小委正等入遼瀋開原海蓋諸郡
寇鈔百姓制置使張國彥劾奏副總戎姚大節有狀
先是大將軍李成梁發車騎詣虜營虜不敢南下各

鳥獸散已追逐至河北再抵雕背山去邊已百餘里
擊破之斬首虜二百八十級酋長十三人奸細四人
奪獲胡馬器械動以千數是歲也　賜李成梁祿米
五十石廕子李如禎列堂上僉書管事廕郝杰男入
太學逐李寧都督僉事與希漢李如栢副總戎李繼
武遊擊加飽希顏山東按察使秩視事它皆賜金幣
有差已祭告　郊廟皆如故事自後給諜薛三才稱
道路傳言遼左多捕降者爲虜掘死人以爲獲請
按驗首功其後癸巳五月卜言台周携家室至義州
外邊湯池而以千餘騎屬小歹青拱兎台吉并軍軍

五千人從大定堡于果營入義州塞於是備兵使馮
時泰請於制置使顧養謙帥遊擊將軍宿振武千把
佟照王東銘出遮虜障虜與漢軍相亂漢兵與虜騎
並馳斬首五級鹵獲馬十八匹虜尤殺遊擊宿振文
中軍夏尚忠把總宿振義等二十三人傷家丁杜梅
等四十人奪漢馬三十三匹適當遂乘勝走大康堡
祝青營出塞居四五日復從鎮安堡北馳者久之漢
發兵追奔亡所得而還虜竟以二千餘騎捕伏鎮北
堡外邊紅窪東小台僉卒從溝中起漢兵覺鳴砲矢
石如雨下虜乃以其半復捕伏堡東廟兒山半攻城

堡守備使孟宗孔躬帥砦頭軍尹世武阻壕爲險弓矢銃砲火箭一時並發所擊殺甚多大卒虜滅什二三是時副總戎姚大節馳三尖山遊擊安本固馳半邊山將合營虜望見漢兵益增盛遂解去御史周繼輸見爲數日之間兩鈔廣寧至区道輒以狀 請其十二月傳調一克灰正艮燈奴木大等三萬餘騎期上元群言略廣寧遂入遼陽其明年十月伯彥復調一揹委正把漢委正艮燈腦毛大十餘萬騎竟寇鈔廣寧京西是時卜言台周以衆鳴把兎兒以强鳴兩酋相得甚驩毋厭於是連騎大入塞抵三岔河攻吳

家墳大將軍董一元卷甲輕舉長驅三千餘里逢擊大破之斬首虜四百餘級奪獲橐它馬牛羊以千數語在把兎兒傳其十二月卜言台周擁精兵寇鈔我右屯衞天誘其衷伯言兒及扯拜授首伯言兒即黃台州而扯拜故一克委正　也伯言兒最驍勇知兵虜每出戰悉聽伯言兒所調度常以市賞故名姓數奏 御覽是時卜言台周如失左右手姝欲恨乃與把兎兒得華力台吉打剌漢小歹青艮燈一克大成謀謀欲以正月寇廣寧寧前錦義諸郡以報鎮武之恥而會把兎兒被金瘡竟死猶豫未發制置使孫鑛

與大將軍董一元議守河東故抄花燎兎巢也今伯言兒把兎兒後先蚤天虜營方擾亂可襲而取即以二月將兵從龍灣至十方寺汰其老弱三千留居塞下遙爲聲勢是夜以參議使楊高監軍大方伯郭性之參政使梁雲龍參議使王邦俊給餉不乏絕直抵黑山且日天大雪深數尺一元引偏將高策等冒雪而前日夜裝至拴道去塞四百餘里忽日晴明襲虜營破之得其酋長卜勒亥汪那呵及首虜百九級捕得生口十人奪獲馬五十八騎我兵亾七人傷三十三人漢馬死者五十一匹於是制置使孫鑛大會臺

御史李化龍以捷聞 上詔加孫鑛李化龍董一元王邦俊下部紀錄孫守廉復副總戎秩視遊擊事它皆賜金幣有差卜言台周或名卜彥伯或名卜言台住或名伯彥太主或名撥言太主或名卜言台主先是手虜堡奪獲橐它二百餘騎傳致京營每騎予價十金悉以佐所司戎馬費臺御史李化龍請得著爲令以鎮武復橐它至九百有二十四騎也議欲以五百備役路馬賈亦如之它悉以付騎乘 上留二十騎供均圉之用京營於是列胡馬矣

宰賽兀兒土蠻次子也又名柘大甲午夏東虜炒花

把都兒卜言顧朌合赤老撒卜羅愛、帥六千餘騎、治臨衝、謀欲寇鈔我正安堡。雙臺大小黑山。當是時、宰賽兀兒始臨兵業、與西虜合營矣。先是土蠻卜言台周數爲邊害。廣寧錦義尤甚。宰賽兀兒亦欲新入是郡也、知遼河西涯、美水草。乃結聯諸胡騎於其下。而會夜月明。宰賽兀兒以爲稱兵不便。遲望後天黑夜徙而出。遂入錦義顧不媮快耶。時宰賽之衆、漸至萬騎。皆移壁黑山綿塔、兒斯斬闞。會西夷捨且以實告於大將軍尤繼先。發五將軍。軍數千人出擊胡。大將及巡使部署諸將。張旂志。砲聲震野。虜方以二千騎。

從恭撞湖。直犄李高麗略、取軍民。於是寧前兵使大會諸將下令。令軍中毋逗遛、毋下馬爭級。三軍受令。鼓行而前、與虜大戰一日。破之、得甲首一十八級、奪獲漢人一百七十六人、馬八十四騎、牛騾二百二十三頭、漢亦云。把總李世功、李守仁、百戶張國副、謝繼武、與軍士尤熊龍虎等、四十六人、傷尤彪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五十三匹。虜乃從野猪湖出塞。始虜敗時、我師斬虜獲生。大有功。虜衆大亂、自相衝殺。恐漢兵追。欲屠之也。皆雜兎逃至保寧南三里相鄉、哭失聲輿尸而去、

黄台吉別名小黄台吉土蠻侄也。甲戌冬、卜言台周。與打來漢速把亥輩、治兵捕漢腦兒時黄台吉引其衆盡從諸酋。明年秋。黄台吉遂爲酋長。於是黑石炭、卜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兎拱兎大會速把亥炒花。擣勞亥、謀欲入瀋陽海蓋諸郡。久之、胡騎從虹螺山、直走舊遼陽城南旁塞。獵以誘我兵。諸在炒花卜言台周傳。其冬、黄台吉同土蠻從古城堡小關門入。叅將郭夢徵提兵至劉指揮屯。虜方分道而馳見漢兵盛、盡走出塞。頃之、復從開原城東大入塞。分爲三營、一營圍山屯。一營靖安松山堡。一營散四野。

行劫略。是夜止壁王貴屯。旦日攻城。城中矢石如雨。擊傷甚多。遂解去。其明年秋。黄台吉及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歹青堵刺兒恭忽大董狐狸長昂長兎大入全遼。於是副總戎曹簠出瀋陽。叅將姚大節出虎皮驛。遊擊徐永昌出武靖營。徐國輔出錦州。王大琦。出寧前。守備凌雲出奉集堡。千總郎梅出鎮夷堡。劉登泰出中前所。虜益環繞我東塞。阻絕市夷及譯長。從寧前歷錦義廣寧遼瀋至開原。道路不通。低佪者久之。邊備嚴。弗入。稍引去。去鈔王台塞。已度漢兵解嚴、窺隙入開原。開原烽火堠望甚盛。復西徙而不敢

東向虜既見東隅弗可入因佯示北邊以綴我兵旦日乘監門或不意倉卒入威遠堡衛如開原矢石所擊傷甚衆皆遁走先是土蠻有女姣好黃台吉爲其子求婚大言若許我卽以金繒貂裘馬牛羊送若若不許請得以橫磨劒刃若塞土蠻恐啓釁竟許之是日刑白馬以盟遂送土蠻牛馬五十頭羊二百角甲一副土蠻亦致通袖襖十襲貂豹皮襖三副藍白布三疋盔甲二副已乃戒之曰既與阿塞有百年之雅自今開原塞不得動一草一木明年四月黃台吉帥諸部往海西行親迎禮如漢是時塞下傳謂入寇或

言靑把都往鈔朱赤達子語在給諫蔡汝賢疏於是開原之外其從如雲也

額參或亦云土蠻子也丁丑夏與土蠻及委正黃台吉那言禿擒起台吉拱兔以兒鄧五路等擁五萬餘騎馳緊水河聲欲寇東西塞時土蠻爲王而額參益彊庚辰之寇錦義也參爲先鋒引十萬騎至古北路會我大將軍李成梁備邊乃引去甲申夏參以堵剌兒起復引千騎應堵酋之召于是錦義告儆明年夏又借栢彥務勺里兎謀欲寇我廣寧當路塞其秋參又結連以兒鄧黃台吉委正以克歹靑拱兎阿民台吉煖兎哥兒大鈔我沙嶺我師多所斬獲自後腦毛大及一克委正把漢委正復發難參皆與俱李羅胡吉兒爲左右我裨將李平胡往擊之斬首虜凡二百四十有七級奪獲馬三百匹語在灰正及滾兎傳李羅胡吉兒去通可三百餘里一戰而走由備之嚴也

讃曰

土蠻之千數人而卜言台周及宰賽兀兒乃獨倔強宰彥炒花祿祿因人成事不足論獨兩酋不能匡父于正及父死猶與西虜距漢結婚王台大入小入歲爲邊患而竟得全首領此豈無天道哉謀之不臧則僨帥責也

土蠻台猪列傳

土蠻台猪土蠻族弟也土蠻諸部夙與東夷不善而所與相扇起者往往多借勢于西虜擁衆數十萬東西逐我水草兩河之間不得解甲丙戌之役台猪與一克灰正把漢灰正携牛羊糗粻及皮張氊片而至其爲說挾土蠻以擾邊鄙阻我耕牧我因而許開市窺宜大諸酋如快而制置使王一鶚念萬世大計寧大戰終弗許諸虜得比宜大事當十酋之治兵毋林也我遼陽將軍楊燮寬奠將軍王維貞海州將軍李宗召寧遠將軍劉登泰中後將軍祖承訓長奠將軍

王紹芳亦合兵備河西會土蠻未至台猪先遣零騎馳野猪湖合把禿兒粆花花大老思卜兒亥之衆固已八萬於是臺御史顧養謙恐土蠻至而黨益盛乃大會大將軍李成梁決策伐謀亟徵諸兵赴會於是義州將軍黑雲龍鎮武將軍佟養正正安將軍李維藩錦州將軍李文芹如期四集陣類一字以大將軍居中出邊直擣虜巢行至可可毋林去邊已二百餘里道逢虜大戰數十合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九百有二級奪獲馬牛羊乇駝千餘數盔甲器械以算居頃之　上幸從給諫顧九思議乃遣御史王國覈按驗首虜果如莫府所上乃　賜爵賞有差語在土蠻及一克灰正傳庚寅台猪復借兵于青把都青把都以長昂未至爲辭至則先往入寇不利至八月土蠻亦藉衆酋而起待新月上後馳兩河向無土蠻則台猪輒敗兵家伐交之議正此類也

讚曰

今甲以出塞爲生事撲殺爲啓釁然律于虜衰之時則可計專于守今虜勢方張必按成法以繩將士則可毋林之戰獨非出[illegible]今之虜患正以　文皇北伐之後不復出塞故虜騎敢于南牧以戰爲守政

患其出塞之不遠也封狼居胥之想諸將勉之

滾兎灰正一克灰正腦毛大大豬剌兒小歹青列

傳

滾兎土蠻部夷也隆慶末常與腦毛大董狐狸治兵鈔寧前已與董狐狸卜言兀灰正把都兒都剌兒黑石炭侵苦我守障吏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搏戰於亂岡轉鬬至雙墩堡虜大敗進薄雙河城參將楊騰疾力戰破之自是之後數窘辱部夷討孫不賴討孫不賴因牽馬牛羊亾抵於青把都是時那莫大亦被困欲亾去滾兎乃大會把都兒卽引萬餘騎追至五兎牛臺御史陳道基得其狀見爲五兎牛去馬蘭峪黃

崖口百餘里西南可入黃崖口將軍石關西可入墻子嶺南可入馬蘭峪大安口乃遣總戎戚繼光出寬奠副總戎白福出松棚董一元出墻子嶺參將張炌出將軍石關遊擊李信出黃崖營協守史震出鮎魚石關李如檟出曹家寨賴邊備至悉得不入其明年春正月滾兎竟引兵從大定堡西北走漢使禆將胡椉備大康兵虜因走中寺兎臺遂入塞略樵夫王大汗等七人殺馬一騎椉卽擁精兵追至杳福驛去邊六十里與虜接戰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六騎及所略漢人餘皆引去我兵傷王儒等一十三人馬十七匹椉復使諜者出大茂堡詗之旣還至色樹嶺道逢虜四騎執一人斬其首西去四月虜騎千餘馳惡木林佯行獵欲謀入前屯頃之從永安堡小川臺東空入禆將石大柱張國維大戰數十合虜弗敵遁走遊擊楊紹勳度虜不得志鞅鞅去必復增兵大入塞乃使備禦張應選捕伏背陰障堡而虜騎三百果分爲二部一部馳永安堡一部馳河口臺漢出兵追犇擊破之斬首七級餘黨悉走小川逢應選兵斬首虜一級我官兵傷楊得功等一十二人漢馬死者一十三匹而會紹勳及吳進忠弄璋兵亦追至前屯遁西長山

虜望見漢兵盛不可敵遂引去於是制置使梁夢龍臺御史周詠具以狀聞自是之後滾兎與長昂歸正合營倉卒寇中前所見漢兵乘遣守塞甚精明遂解去是歲萬曆壬午也其後甲申滾兎與一克大逞把漢大逞復聚五千餘騎屯兀魯班蘇剌哈欲寇鈔遂左明年三月與腦毛大鈔寧遠其明年冬滾兎復欲寇廣寧進東西先是胡騎入錦州秋毫無所得以故虜益藉藉云寧日居有頃胡騎三千從大與堡三道溝入我大將李成梁馳閭陽驛遣參將李寧備塔山千戶鄒應龍備高橋及古山參將李維藩兵亦至合

營滚兎畏漢兵盛力弗當引衆出塞明年聚十萬騎自捨剌母林分略廣寧錦義語在卜言台周傳後辛卯速把亥復使滚兎腦毛大一克委正把漢委正等聚兵揑留屯而東虜額參委正以克歹青耿華兒台吉小歹青拱兎台吉亦並欲略廣寧錦義諜者亟以狀請閏三月會胡馬方羸餧制置使蹇達欲先發以制之使偏裨李平胡李寧等擁精兵數千人從鎮虜台出塞越二日至李羅胡吉兒道逢虜去邊已三百餘矣與虜騎接戰自午至酉虜相引遁去我師尾其後旦日復戰至酉我師大捷斬首虜凡二百四十二

級奪獲漢人一口馬三百騎盔甲器械以百數我裨將亾者梁朝等三人軍崔鸞等一百九十六人馬九百七十五匹明年冬以兒鄧大會哈奈歹青卜合惱顏鳥龍大哈剌哈五路委板城上合諸營皆縫口袋期明年上馬鈔廣寧而是時火彥竿艮燈黑石得黑籌大成抽戶更根兒燒大成方治盔甲及鈎竿斧子曰吾以新歳入廣寧塞可乎時甲午正月也於是制置使楊紹勲大會臺御史韓取善並乘傳移廣寧中以羽檄徵塞上兵如林而至夫滚兎甘就撫賞稱蓟門箭籬一旦爲虜鄉導狂逞至此安用款爲

灰正又名炭正隆慶末土蠻之發難也而灰正及卜言兀把都兒都剌兒滚兎黑石炭董狐狸猶爲小酋長帶甲一萬並聚捨喇母林日夜治裝以橐佗載鐵木鈎杆蒭茭乾餱或鈔錦義或鈔寧遠皆爲我諜者所覺具狀以告胡騎果從高臺堡入分爲三營一營馳沙河驛一營馳迤東一營馳雙墩舖於是叅將楊燮引兵出亂岡臺逢戰捕斬甚多而遊擊將軍李惟一兵亦馳至合營虜復挑戰我戰車如雲弓矢如雨虜度不可敵亟奔圍沙河驛大將軍李成梁先已遣偏裨李元善于慶捕伏驛下并皆脩卒起虜始棄鈎

杆而去備禦使葛景岳追亾逐北至老衝以火器擊殺甚多虜皆鈎馱其屍遂引去先是胡騎寇黑莊窠殺備堡者將劉雲登而會備兵使李松行部至高臺堡止傳舍聞之大驚叅將楊燮郎以爲郊迎官逢虜使使者詷之乃虜騎深入王乃溝登週直追奔不幸中流矢死旦日虜鈔東關驛略騾五頭塡之從河灣臺入闖乃殺一人略騾五頭驢一頭虜乃奔錦川營小河口出邊御史朱文科以書劾奏燮有狀明年吹元土蠻及速把亥寇我開原遼陽灰正輒提兵七十人乘東寨空虛直擣我廣寧東西巳馳錦義諸郡灰

正爲人多智有膽略每入寇輒明目張膽不欲襲漢不意常與五路黃台吉歹青聚兵鎮靖關外使諜者張復賢正告關吏曰吾來欲報夙怨請自關以內迤東西橫行義州大清不使塞上禾稼生長巳卯夏灰正引千餘騎往佛延寺奔鎮靖堡掘墻而入備守使劉崇正出兵大戰自巳至午擊傷頗多皆鈎佗入虜營不以級報頃以百餘騎深入渾河遂捕伏簑满誘漢兵不可得遂圍攻正義小莊焚草廬三所於是漢兵至者四面俱集虜遁走道路皆言虜將復入居民洶洶其秋果與土蠻罕他太兒打來罕蘇把亥聚四

萬餘騎於好村刑馬祭旗欲畢會於磕力曲體曰今茲入遼所不如約者罰鎧甲馬牛羊於是牽牛一頭羊三頭其明年春灰正復與土蠻打來罕聚兵拾剌毋林謀鈔廣寧東西已欲鈔錦州已又欲鈔寧遠前屯以漢嘗殺胡騎六百故也是時蘇把亥炒花煖兎伯言以兒鄧皆欲入瀋陽而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即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乙酉東虜不丙兒短弓兒掘起山谷間以五萬騎大入塞於是寇鈔我遼陽迤西廣寧迤東黃泥窪甎城是時艮燈亦欲爲速把亥報怨乃大會一克大逞把漢大逞哈剌哈更

根及東虜炒花把兎兒卜言顧花大老撒卜兒艾西虜以兒鄧黃台吉委正以克歹青額素委正拱兎台吉阿民台吉煖兎小歹青五路男哥兒並聚兵呵呵莫林灰正因與之俱遂決策欲鈔三岔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墳有如泥淖不可入入錦義清細河居頃之灰正果從艮燈及灰正把都兒一揹委正把漢委正腦毛大蟒戶百戶等三萬騎祭旗纛於搓言先使諸虜牽馬佗負鎧甲糗粻覗山海迤西道東虜則那彥伯彥打賴白洪大老沙西虜則仵金兒兀魯孩子獐兎打來明暗哈不愼滿古賽打兒漢武近塞行獵或

間易漢服謀欲窺隙入寧遠前屯及界嶺義院口諸鎭於是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顧養謙大會大將軍李成梁遣守備鄭應時出蒲河參將查大受出汎河遊擊胡思忠出鐵嶺塗廣出撫順唐伯美出海州皆聽調度於副總戎楊燮備河東胡鸞出錦義李平胡出大小凌河備河西成梁及參將李寧李興出右屯廣寧鎭武吳家墳軍居中備兵使任天祚與民部郎趙三聘帥廣寧倅支應瑞轉餉軍中勿乏絕是日平胡從大靜堡尖山門馳古路半那林去塞三百五十餘里捕伏聽諸虜諸虜方帥千餘騎接戰平胡疾力

擊破之斬卜兒戓韮卜言兀抡正首凡一百有八級
奪獲盔凡五十頂甲凡六十一副臂手凡三十八副
我兵僅亾阿寨一人亦降夷也漢兵凱旋走大清堡
入塞亾何漢降夷乃路等七人出鎮邊堡走三塔谷
道逢把剌哈委正部夷也以佗負盔甲從委正黃台
吉以兒鄧來會炒花花大把兎兒路中生捕以獻是
時謀欲分鈔東西邊分守使傅霖備兵使王緘乃遣
千總馬世龍移長勝堡金效葵移奉集堡遊擊裴永
勳移武靖營參將王維貞移鞍山驛把總羅維晃移
虎皮驛指揮宋衛移十方寺堡劉巖移靜遠堡千戶

楊世英移上榆林堡黎文移長營堡把總曹養勇移
蒲河城陳九疇移會安堡使諜者蘇文禮及莊達子
分道而馳一道走靜遠堡一道走上榆林堡旣至大
長山去邊六十餘里望見胡騎入瀋陽亟舉烽鳴砲
遠近皆赴追奔至板橋鋪胡虜六萬業已從上榆林
堡北及深入懿路洸河鐵嶺殺略公行已率二千餘
騎冦會安堡有參將宿振武遊擊彭國珍胡思忠副
總戎楊樊遊擊塗廣鄭應時馳盧野鋪夾攻多所捕
斬虜乃從洸河城出塞於是備懿路者曰冦我八里
莊及陳五屯徐千戶屯孫家小屯金英屯魏臺衡張

海屯王祥屯于二漢屯遲運所屯殺十二人略馬驢
六匹燒焚室廬一百五十四所穀粱三十三堆糗粻
四十三窖備洸河者曰冦我劉志綱屯洪杰屯李千
戶屯白聰屯麻線衝屯宋家屯劉京屯蔡宣屯盧千
戶屯溫玉屯周三屯汪鐵屯殷家屯劉指揮屯殺裨
將曾尚忠及男子三人略二十九人牛馬驢一十五
頭燒燬室廬一百一十七所穀粱一十八堆糗粻五
十九窖已攻門西燒燬演武廳八所耩杆一根城東
殺四人略馬驢三頭焚燬房廬一十五所蕎秫頭一
垜穀粱一堆糗粻二窖復攻門東弔橋有守將查大

受伏其下大戰而退備鐵嶺者曰冦我馬官兒屯陳
指揮屯李家莊金千戶屯蕭家溝屯舒元俊屯南塔
寺項伸屯顧官兒屯祁家小屯遼海屯糗粻芟草鹵
掠殆盡居頃之虜復合謀入冦成梁欲以先聲奪之
卽提精兵至長勇堡下令降夷家丁逢虜卽殺使彼
疑懼卽從瀋陽上榆林堡出塞行一百五十餘里至
江山道逢數十騎鏖戰大破之斬首虜一十五級奪
獲盔七頂甲七副馬一十五騎虜度勢孤遂引去
克灰正土蠻部也癸未冬土蠻欲冦我山海關而灰
正首以兵從槖馬惡力曰吾部五萬餘騎今以三萬

騎闖漢關而已二萬騎堵口子使遼左無彈丸阻也後一年灰正與滾兎合又欲寇遼東寧遠而灰正則又慮薊兵出戰乃遣滾兎引五百騎伏黃土嶺一片石如漢兵至卒從中起漢兵進不得攻退不得守將必坐而自斃明年春灰正果與把漢台𤞑合三萬騎至捨剌毋林止壁期土蠻男李彥伯彥兎矮花相與掎角而自引兵十萬馳廣寧關下要講市賞計以漢不與賞即以十萬騎鈔漢塞是時王一鶚爲制置使市賞竟不可得且大發兵出邊從鎮邊堡行二百餘里至可可毋林胡中望見兵來輒相傳報虜始披甲

赴戰大將軍李成梁帥士卒疾力戰自辰至未矢砲俱發聲振天地虜大敗走成梁追奔至穹廬大破之斬虎兒處把兎等首凡九百有二級奪獲馬凡一千三百一十三騎槖它三頭牛一百二十七頭盔甲器械亾筭使至　御前宣捷祭告　郊廟如禮　詔以大司馬張佳胤議歲加李成梁祿米五十石金錢幣帛有差語皆在土蠻傳是年冬加備兵使其葉熊秩視參政從臺御史蹇達御史韓國禎請也是後土蠻伯彥令灰正與艮㭰奴木大引三萬騎寇遼陽灰正佯言寇寧前度漢塞不我備然後深入遼左此虜中狡智豈得與持重者敵哉

腦毛大亦土蠻部夷也居部中久亾所知名壬申夏始與炒蠻滾兎董狐狸從小河口圍我東關驛參將楊騰遊擊傅廷勳擊之勢如席卷盡棄鐵木鈎杆走我兵追至碾盤山出塞墳復聚兵東行謀欲寇寧前其秋聚黑石炭伯顏兀把都兒聚兵捨剌毋林諸酋趨治裝行腦毛大曰吾必待月老然後傳發將入義院界嶺之間市夷以其狀來告制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兆遣遊擊將軍馬承胤備建燕大將軍戚繼光備燕河石門臺頭山海有墳胡騎竟入黑莊窠仙嶺

寺是年　莊皇帝晏駕宅憂事有日矣給諫蔡汝賢奏免兩臺護駕庶得備邊其冬腦毛大董狐狸益縱諸部旁塞行獵徼使五百騎捕伏杏樹溝中以誘虜漢兵果至虜倉卒中起持滿拒漢我百戶儲朝先及軍士多中流矢死會漢兵馳救引去後丙子腦毛大從速把亥寇河東已寇廣寧錦義自後卜言台周及黃台吉克石炭大小委正以兒鄧㛐兎拱兎抄戶兒大會女只罵火屯亦欲寇廣寧本腦毛大謀也役癸未冬聚兵萬餘騎馳廣寧關下請市其乙酉春與土蠻六萬騎寇鈔三岔河東遼陽迤西及金復海蓋諸

郡頃之從滚兎五百餘騎小入寧遠東西已從委正長昻謀入寇已從一揹委正把漢委正合三萬餘騎駝負盔甲糗粻間易漢服覘道路語在委正傳明年四月復牽牛羊至廣寧請馬市辭至桀驁亾道久之腦毛大治兵七萬騎止壁舊遼陽副總姚大節備虎皮驛孫守廉備遼陽虜果以萬騎分馳分二千騎從小團山黎園走二千騎從塞尖山歪頭山走三千騎從大定堡五能營走三千騎從大勝堡大尖山走皆外邊制置使張國彦郵置以聞後腦毛大與一克把漢更根兒大成滚兎並聚兵捏留兎冠廣寧及錦義

語在滚兎傳腦毛大始亦詣門撫夷也以寇遼故自嬰大罪不可赦每至廣寧關下自張家口市夷竟無復與請者

堵剌兒與土蠻打剌罕並起始發難時打剌罕冠我遼東堵輒以三萬騎往後從卜言兀搶勞亥冠廣寧錦義將董忽力渡濼河亦鈔我羅文馬蘭給諫張書以忽力小酋止三百騎而敢鼓行塞上焉用將爲至明年堵復從卜言兀速把亥黄台吉冠我錦義則萬曆甲戌也明年春大會卜言台周打來漢黑石炭歹青委正土買罕長兎煖兎拱兎抄忽兒六萬騎並聚挿漢腦兒在廣寧北乘夜移壁海州與遼瀋相鄰頃之從長勇堡高架子臺北馬鞍山南兩空入攻我山坳鋪虎皮驛李成梁發兵擎破之擊殺甚多皆駝負其屍不及首級報五月堵與擺言兀黑石炭黄台吉萬餘騎謀冠錦義先馳栢凌河而會山上砲鳴虜知有備亟麾兵走隨擊寧遠塔山山城斗大孤懸而守禦有法堅弗可下虜中精兵善馬俱被殲焉切齒恨曰秋後禾登必報此役中夜偃旗而去諜者耷其哭聲數月不止志雖必報衆弗從也改走舊營延袤二十餘里中分道一道正西一道西北會大風雨只尺

不辨虜將乘此以窥塔山塔山備禦如故望而膽裂皆棄旗鼓北走久之海州被掠婦入李蔡自堵嘗亾入漢稱擺言兀久物故戒諸虜毋妄言其大言復入塞者實欺謾漢諜者陳加友從大寧來道逢敗虜重傷者凡數十人皆棄罝橐裝往西南去加友熟視橐中得口袋袋有鐵錘小羊皮及皮襖四甲包二皮包一加友拾歸恐吏弗我信亟斬諸死夷首二級馳還巳諜者李得全從大福堡出哨至二百里外虜騎少者四三十多者五六十相望于道而皆散漫唏嘘欷無鬪色亦傷而未死者也十一月黄台吉黑石炭下

言台周以兒鄧㥄兎拱兎大會速把亥炒花撦劳亥
起兵時堵剌乘衆從廣寧斬關而入我瀋陽海蓋公
行殺略語在卜言炒花傳其十二月與黑石炭委正
土買罕長兎拱兎炒忽兒謀欲寇廣寧先使那哈乞
往哈喇聚兵是時長昂不入貢者已久亦欲阻喜峯
爲險屬夷以告備不得入明年冬堵與速把亥炒花
哈屯委正歹青黃台吉董狐狸莽忽大長昂長兎聚
兵三萬鈔全遼明年春治精兵四萬會哈不愼莽兀
歹往長昂營祭兩酋因而合營堵不能自立矣或言
入遼或言入山海皆以辭驕而退丙戌長昂大會堵

剌兒董狐狸打來閔安凡魯孩子謀入寧前土蠻亦
會諸部寇廣寧錦義與衆誓曰不如約者罰馬十騎
槖駝一頭總以累敗之後挾衆爲勢虛聲言寇言鈔
而處處有備能不坐而斃乎

小歹青堵剌兒男也庚辰秋土蠻寇我錦義歹青輒
輸肝膽爲我諜焉明年秋克石炭以兒鄧卜言兎阿
夷首難歹青又歹以兵從非眞能附漢者佯言曰吾
欲寇遼以欺漢胡騎竟從長安堡直奔新城渡河東
走副總戎曹簠及鎭靖守備使劉崇正追奔可二里
許道逢虜虜縱精兵二千餘騎鏖戰我將校多受傷

略人民畜產甚衆我兵止得首四級馬二十四騎御
史于應昌以書劾奏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請寛假臺
御史周詠分守使張崇功大將軍李成梁罪　上從
之於是罷副總戎曹簠遊擊張崇功任而以備守崔
吉吳徹祖下御史逮問小歹青爲人柔弱因人成事
乍順乍叛反覆亾常癸未速把亥死而卜言台周起
乃與青把都言兎大小委正耿華兒以克歹青大會
黃台吉拱兒卜克扯臣奘兎以兒鄧渡黃河逝北往
南走時速把亥死虜秘言之有脫落指以告而小歹
青故朶顏人亦告卜言台周急明年夏歹青會額參

委正引千餘騎寇鎭靖關明年秋歹青與以兒鄧黃
台吉委正以克歹青拱兎台吉阿民台吉㥄兎及五
路男哥兒聚兵呵呵莫林寇鈔我三岔沙嶺語在灰
正傳明年冬歹青從大小委正土妹台吉耿華台吉
哈兒趂捨剌大青把都兒卜言顧從外邊平山逝西
黃佃子起兵大入錦義語在炒花傳明年歹青與卜
彥太主大小委正土妹台吉捨剌大台吉及粆花把
都兒並璧黃佃子黑松林居辛卯引額參委正以克
歹青耿華台吉拱兎台吉寇我廣寧逝西語在滾兎
傳癸巳歹青及台周五千餘騎從大定堡入義州乙

未冬台周鈔右屯漢出兵破之殺委正男扯拜黄台
州於是歹青從卜言台周耿華台吉打剌漢艮燈一
克大成聚三萬騎略廣寧以報右屯之役大將董一
元大破之斬首虜凡一百有九級奪獲生口十人馬
牛橐亾筭明年丙申歹青誨禍欵塞引旁塞諸虜乞
歸降向因邊吏不通胡音通事多恣巧詐撫之則請
增餉勦之則苦鑿空侵盜之慘歲無虚日時房山故
令俞方策以久任寧夏習知胡音且馴夷性歹青每
至義州求　貢輒與親盟譯者不能設詐方策撫以
私恩懾以漢法虜親畏之稱俞那顔稱俞太師進止

惟命當道聽爲指南而怨以計黜制使乃特　疏請
白兵家使過使功不可拘以吏議今房山舊吏俞方
策才與地相宜功與過不相掩請以邊才起用居官
如故　詔從之諸虜因是束手歹青昔日大言所爲
誘兵伏兵分兵合兵者曾不能索一餉尊俎折衝之
說于此見之

讚曰

土蠻部以十萬數滚兎六七酋最大要之精兵於而
虜藉耳目於三衛庂正置不論獨怪滚兎腦毛大就
賞薊門旋入遼爲寇是可撫哉歹青一朶顔夷也自
以漢可欺謾曰言寇鈔有兵無餉窮而乞市貢道已
絕此亦自欺嫚也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王台列傳

王台故王忠姪海西都督也永樂初挹婁夷種來歸降為建塔山塔魯諸衛幸賜都督阿固郞名姓曰李獻誠於是都督皆以李為姓矣迺延引至王台海西益繁衍盡服從台共推戴台以為君長以故台得居靜安堡外邊頗有室屋耕田之業絕不與匈奴逐水草相類當是時建州有王杲之酋鵝頭之酋忙子勝之酋兀堂之酋李奴才之酋毛憐有李碗刀之酋與逞加奴仰加奴并皆號為桀黠台召致戲下於是控弦之夷凡萬餘人往往散居哈塔台社野黑土木河廈底獨見聞父之台遂買二奴林溫姐為妾二奴乃與杲寖驕數盜邊先是撫順備禦使賈汝翼抑損撫賞糵酒及稷米甚至榜掠酋長酋有狀杲益鞅鞅謀入邊欲捕殺吏李蕡涮雪夙昔之憤迺自度甲馬不足請於台台謝曰幸得為保塞吏正頗忠貞有如一日以馬甲佐若等即若等藉我稍褕快我何面目復見漢太師馬法乎若且休矣太師馬法夷尊稱漢邊

吏也杲言吾不得志於漢吏也以備禦故我何能須吏忘此人哉於是退而入略略古路人蔣四曹金文等大率二百五十餘人及畜產甚多是時王之弼備開原兵急使裨將孟堂馳台令台示杲亟還我所鹵略毋侵害邊境於是台直走建州寨得徐成等七十二人馬一騎而杲亦以閆三等一百六十六人馬七騎還報塞台為人恭謹唯恐杲慓桀至背逆漢先是上幸從廷臣議先撫後勦因逮問賈汝翼罰叅議使李鶚翀事使王之弼俸凡二月天威既稟如也將軍迺下令許杲得出鹵略除罪因復市賞台即將一千騎詣撫順關已杲亦以三千騎阻山而壘乎時壬申九月二十八也旦日備禦使裴承祖指揮使丁倣戴良棟闖大關止告杲杲迺延見漢使請死罪吾入塞實以備禦故今備禦既請論如法禦酋何敢復奸將軍旂鼓乎漢使遂趨杲前杲皇恐恐有狀猶豫者久之相與推牛以盟於是自邁南以至馬根單堡悉以屬杲自今杲毋略漢畜產而漢亦毋受杲逃亡夷有如先背約受天不祥盟誓既定夫然後竝馳關市下通關市如故約而給諫朱文科獨以為大損　國體殊不可明年　上改元矣前是王台入　貢多盜北

虜馬已委正幸與通婚媾自是弗復再盜也父之土
蠻酋長小黃台吉聞台誼至高以爲吾而得與台結
連必所言見從於是引五萬騎詣養加奴吾來以吾
有犬子未受室若幸爲若都督女子地若許我我即
與若連兵入漢塞即不許我我即以數萬騎馳蹂敗
若穹廬也乃引兵圍海西新寨台自度禍且迫不可
已幸許諾於是送奉台馬牛羊甲冑貂豹皮裘台贈
土蠻及二奴者亦如之小黃台吉因謝曰不腆之儀
豈謂丈人無有亦婚禮始事耳是日即築壇刑白馬
徼靈於　皇天上帝曰兩家兒女子事今茲一言決

矣居頃之小黃台吉果帥台犯當路塞台曰何至是
若今與阿台既有成盟則開原自今不得易折傷一
草木也小黃台吉遂還歸自是之後御史郭恩極及
給諫蔡汝賢皆後先上書大略憂深在異時以爲台
素稱兵强與土蠻累世不相能今一旦屈首聽命於
土蠻此或土蠻深相結於台台又或陰速土蠻以出
我所不意如速把亥偷奉犯長勇故事此皆不可知
父之杲復入核桃山臺略蒼頭軍已佐來力紅殺備
禦使裴承祖及裨將劉承奕虜軍士二百餘人語在
杲傳於是大司馬譚綸請咨制置使張學顏令台逮

捕杲及來力紅亡何制置使大發邊吏車騎六萬往
擊杲破之殺略人畜幾盡杲亡抵於高岡於是海西
人加提哈亥建州人張三桃又欲入市朝　貢恐一
旦伏漢法至不赦畏甚乃告急於台台因使兩人款
塞深言王台亟欲謁大師馬法有所請乃以王杲發
難恐大師不察猥以爲台或與謀令監門弗內即內
而所請或即弗從以故常懷慙負行未至中道輒反
踵走今吾兩人先入謁台將至矣是時遊擊丁倣視
撫禦事即好謂兩人曰必得王杲而後市事可圖也
頃台廼帥建州人大疼克三章忙子孛羅卜花色失

木同哈那米納等叩關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甚哀
大略與兩人語同制置使乃　請開大疼克等市
詔可之始隆慶末把其三佟鎖羅可赤借台兵台常
執而僇之制置使度台必有以報漢台竟獻杲所鹵
蒼頭軍八十四人眞夷兀黑一人以兀黑常殺漢官
也已執杲復輿傳長安　上有詔詔王台縛送首惡
忠順可嘉令加勳銜轉遷二子都督僉事乜賜金二
十兩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已大司馬譚綸以右柱
國請　詔授龍虎將軍視西虜時乙亥秋也而台春
秋於是乎高矣台輿圖東盡灰扒兀剌南盡湯河建

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速把亥。頗有羨心。行鹵略。先是逞仰二奴父孔革。為台所殺。傪奪季勒諸寨。二奴乃欺台老數數有啓疆之志。台卒憂憤而死。台生五男。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兎。次煖太。次綱實。次猛骨孛羅。至康古六。則台外子也。是後罕常與白兎赤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太等五寨。猶屬罕。它一切灰扒兀剌等江。皆為建州諸夷所奪。王氏始春春多事矣。初二奴　勅書七百道亦屬台。自台死。二奴索罕甚急。罕曰。吾父以二奴故卒用憂憤死。今柰何尚稱於後。而云圖書乎。罕竟以死

守之。益哭泣思念父。因稱引嘉靖中。肥河都督打吉六。弗思都督勒式你。幸　賜祭。乃日夜請於制置使具。兌臺御史周詠所然。以籍毀弗可考。於是給與。辦祭彩段四表裏。以修弔命者。由此觀之。非獨台忠。罕亦克孝也

讚曰

世傳海西。為金遼遺種。豈其然乎。以余而觀開原。天所以限北虜也。方王台時。北虜最屈強。卒不敢越海西。飲馬於遼瀋東南。豈非台能扼其左臂哉。及觀台傪把其三獻王杲。則又未嘗不壯其忠烈。余故特志之。以示塞外諸蠻夷也

虎兒罕赤猛骨孛羅康古六歹商溫姐列傳

虎兒罕赤王台長男也台既歿罕赤常與康古六爭父所遺生產橐中裝曰若何翁效生兒也豈以若今欲與我顏行而處乎若不善避我我殺若由此康古六亡抵於逞加奴逞加奴幸以其女室之亡何虎兒罕赤不天即世康古六還歸得其父妾溫姐於是海西之業分給猛骨孛羅歹商門立而為三命之曰海西酋先是建州酋阿台以台常縛我父伏漢法今柰何子姓猶令得綮丈二之組橫行絕幕乎當是時逞加奴仰加奴亦有積怨深怒於王台也往往聲欲奪

虎兒罕赤生產及朝貢賞賜與土蠻罕已訶擺可大及借龍兎伯言恍忽大著兒兎老思卜兒亥以兒鄧白虎赤兵略把吉把太等寨馬二十四匹牛驢八頭殺五人盔甲四副於是台往事之日相與洗百年之恥何羞屈膝哉父之竟與北虜約動數萬騎勃勃入孤山閻項大將軍鷹擊得二奴首斬獲亡算語在二奴傳自是之後仰奴子卜寨逞奴子那林孛羅則又以為吾父以海西故既就僇而我即復與海西共戴天日則君父之仇之謂何是時康古六亦以虎兒罕赤故竟甘心於其子而海西獨猛骨孛羅則親二奴甥又逞加奴壻也年少失父孤而況今已奉一老寡婦依北關此其勢不能無生二心則岌岌然植海西者乃獨賴一歹商耳日夜引領而望曰漢兵庶幾其存我乎初二奴發難時我開制置使周詠及臺御史吳兌下令虎兒罕赤令縛獻二奴如王杲故事其後二奴伏誅虎兒罕赤物故於是漢使使者致祭如禮虎兒罕赤一名虎兒罕一名忽兒罕一名虎兒哈赤夫罕赤能何及阿翁哉脩兵使王緘之言曰虎兒哈赤亦嘗謀弒其父王台父奚余之講於二奴死王台也

猛骨孛羅王台第五男也一名猛克孛羅兒四皆蚤夭以故猛骨孛羅得襲龍虎將軍為左都督當是時猛骨孛羅年十九幼弱眾心未附逞仰二奴覬海西之隙乘間而起廼與土蠻約佯擊猛骨孛羅因以略遼瀋開原父之竟借擺可大者兒忙吉及白虎赤萬餘騎略猛骨孛羅猛骨孛羅與歹商亦帥二千餘騎接戰不能克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略盔甲一百五十副焚庄子十所而猛乞台失二寨從二奴者一百戶亡何撫鎮北關索　勑書請得部把吉把太猛骨孛羅二馬兎諸虜於是臺御史李松及大將軍李成

梁堅不可使備禦使霍九臯宣布其意邏仰二奴大怒弗與我我必相仇殺亡已時九臯益譙讓二奴急二奴㨿鞍令白虎赤拔劒劒傷九臯右股九臯郎反手斬酋長一人頭墜地虜騎竝鼓行而前殺我軍顧二等一十一人漢伏兵四面起遏虜斬獲逞仰二奴等以千數語在二奴傳是時虜黨皆匍匐悲號於大將軍所叩頭因獻漢人一十三口願將軍幸哀憐我赦死罪悉以屬猛骨孛羅約束有如不可信請刑白馬以盟於是制置使周詠臺御史李松皆議猛骨孛羅世受約束不必復立酋長以啓異時爭端是時海

西夷歪上亦以此請　上韙從之賜猛骨孛羅　勅書約束二奴子及部落是歲萬曆癸未也居二三年丙戌猛骨孛羅部夷札失卜逐水草廣順邊外道逢土蠻及炒花把兎兒花大以兒鄧等奪牛五十頭札失卜直追逐不肯已迺棄輜重去是時裨將曹應武等亦擁兵追逐至靖安堡黃泥岡屯大戰多所斬獲虜殺我軍楊名一人傷曾景春二人虜詹景姚住兒等五人樵夫祁大林等被虜凡二十八人馬牛凡一十五頭其明年二奴遣韓上寨那林孛羅聲爲報仇欲殺王台子猛骨孛羅孫歹商迺陰結溫姐康古六爲內應其明年秋那林孛羅借西虜恍忽大五子餘騎圍歹商是時猛骨孛羅與那木大歹議欲順上寨那林孛羅於是盡携其家室往北關居十八里寨益圖危歹商執歹商妻略見屯姦收語在溫姐傳先是猛骨孛羅部夷百餘人亡抵於歹商邊吏皆大說頃議罷猛骨孛羅市賞而以所遺部夷及田產槖駞馬牛羊盡屬歹商弗從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帥總戎李成梁提兵直擣虜營擊破之斬把當亥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奪獲被鹵八人馬九十八騎盔甲器械亡筭語在上寨那林孛羅傳當是時歹商新罹猛骨孛羅

之憖虓處南關制置使迺令歹商嚴洽兵以防揜襲之儆其後上寨那林孛羅乃款塞願與歹商入馬奉貢保漢塞而猛骨孛羅及其母溫姐請亦如之塞吏許諾於是收溫姐以安猛骨孛羅也

康古六王台孽子也初與虎兒罕赤爭父產以爲此阿父姦生子欲殺之逐犇逞加奴逞加奴以其女室之居亡何虎兒罕赤以天年下世古六始還歸得妻其父妾溫姐冄此得分海西之業語在虎兒罕赤傳是時虎兒罕赤有子曰歹商康古六迺日夜謀欲報積怨而會上寨那林孛羅發難於是與溫姐爲內應

以圖歹商因欲乘隙入關原參將李宗召擁精兵直
擣虜營逮溫姐與猛骨孛羅歹商講和遐所鹵獲畜
産已捕康古六就吏是時溫姐得遁逃臺御史顧養
謙恐溫姐去而猛骨孛羅勢不能不復叛而况殺一
康酋於我未必益而北關二孽之疑畏日甚溫姐及
猛骨孛羅益遠遁不可收則歹商之勢益孤而東北
之間兵連禍結殆不可知矣遂釋康古六置之開原
其後古六溫姐復與卜寨那林孛羅圖危歹商漢出
兵擊破之斬獲甚多語在卜寨那林孛羅傳先是歹
商部夷阿台卜花亡抵康古六以故焚略歹商畜産

亡矣是時臺御史顧養謙使使者奉檄往諭康古六
猛骨孛羅及阿台卜花許與歹商講和得除罪虜廼
言歹商家室已爲猛骨孛羅所姦奪今豈可與乎雖
漢所請諭商妻終不可復得矣頃漢使索之再三不
可已詐廼欲誘歹商至關會卒出不意從中闌之於
是李宗召決策欲馳康古六等寨令獻阿台卜花它
一切請勿治因以歹商付溫姐猛骨孛羅與時設歹
商有如一日不可知不善身物故漢將軍即擁兵馳
若寨問罪也說者以爲不可竟寢其明年李成梁提
兵擊卜寨那林孛羅先使使者諭康古六溫姐及猛

骨孛羅令與歹商入 貢二酋堅不可後廼擊破之
斬首捕虜至五百有奇兩酋始衿甲面縛請歸降唯
恐後於是釋康古六之酋始康古六棄所納網實妻
孫妲廼與兀把太兀把太親三馬兎子也君子謂康
古六於是乎聚麀已甚而柰何又攘奪歹商妻
都督歹商虎兒罕赤子也始康古六以爭産故頗有
深怨於虎兒罕父之逞仰二奴擊猛骨孛羅猛骨孛
羅與歹商提一千騎追逐不能克二奴竟焚猛骨孛
羅十庄歹商一庄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猛乞台失
隨二奴而去者凡一百戶自是之後二奴子卜寨那

林孛羅復欲報猛骨孛羅歹商於是大會西虜萬餘
騎而借溫姐康古六爲內應語在卜寨那林孛羅傳
猛骨孛羅既携溫姐歸北圖也則海西之遺業壓以
一歹商守之勢益孤歹商爲人氣弱而多疑不能善
使其左右其左右多有離心以故阿台卜花去康古
六導之略人民畜産其後奴兒哈赤又起先是建州
貢夷色失殺翁力邏孤英華養於色失色失親英華
倘父也父之英華長欲報先人夙仇於是弑色失及
其妻兒子四人僅遺兒哎郎一人得遯逃阿郎太寨
英華覺廼歸奴兒哈赤並往擊阿郎太阿郎太即殺

咬郎求解兒奴兒哈赤竟焚其室廬略其人畜而去
是時河北夷張海亦有積怨於奴兒哈赤盡携家室
亡抵於歹商奴兒哈赤以爲歹商何故匿我所仇讐
乎復鹵略海西於是漢使通事董國雲曉譬奴兒哈
赤以禍福趣還所鹵略奴兒哈赤亦使家哈失詣漢
塞曩所略人已盡殺死死者不可復生獨牛四頭當
遣安塔失償補國雲令以偷盜酋長先獻見即給馬
脾如故事驗放入京虎兒哈赤恐中漢計堅不可以
爲建州綱答識小色失凡永住等實盜竊漢邊柰何
獨坐我乎今其人爲佟𨑔乞所部儻以屬我我然後

可擬以文法有如一日邊亂吾等稱兵輙相追殺不
漢欺也於是備兵使王緘知此言皆詒我乃移臺御
史顧養謙大略以爲歹商不立則無海西無海西則
二奴之子比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河以東且
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顧鎮
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面而防東山盆
分盆寨盆勞且疲而勝敗安危盆不可測當是時康
古六業已就史更廼稱康古六收溫姐及猛骨孛羅
皆所以存歹商也自是之後那林孛羅借西虜恍忽
大擊南關歹商使部夷杜哈義張三來告道逢猛骨

孛羅以鳴鏑射張三項之諸虜益圍歹商寨於是裨
將王汝徵那繼善吳嗣勳擁精兵二千人出五里宼
河鏖戰因歹商聲問不可得廼徼使通事崔得忠部
夷把太從南顧山詗歹商既行至馱河山逢猛骨孛
羅伏虜望見太等皆群起登山張弓迎射太太疾力
逮一人初猛骨孛羅焚燒屋居逼溫姐馳北關漢出
兵邀奪之獲猛骨孛羅部夷男婦八百餘人盡以付
歹商久之大將軍李成梁往擊卜寨那林孛羅大破
之兩酋願與歹商講和保漢塞給諫張希皐獨恐其
言詐或詐護我我未可執以爲左券解嚴而況奴兒

哈赤恍忽大皆旁居寨羽翼已成有如一日悉甲而
來將何以待之是歲萬曆丁亥也其秋猛骨孛羅令
部夷把太土勒刑白馬爲誓還故寨於是卜寨那林
孛羅殺猛骨孛羅部夷歪卜等十數人略盔甲十副
馬二十餘騎其明年卜寨借西虜以兒鄧八百騎攻
猛骨孛羅部夷把吉把太寨射把太中流矢死傷二
百人畜産多所鹵略已復提煙州押不刺及以兒鄧
男忙谷闒恰等一千八百餘騎馳阿魯奴台者哈寨
略人畜以千數於是歹商詣廣順關市下告急制置
使張國彥臺御史顧養謙即使裨將李宗召吳希漢

威揚召卜寨那林孛羅及歹商到關宣布　朝廷德
意曰曩時以　天子命殺廼父逞仰二奴并部曲千
餘人夫豈獨不能及若等若等年少大將軍特憐其
孤寡姑待若等以不死幸以屬猛骨孛羅今不至三
年若等寖驕大自相仇殺以致漢法所不貰今若等
能悉自竄亟以所鹵獲還歹商吾爲若等請除罪得
貢市撫賞如故不則兵戈惴惴在頸矣是時卜寨意
欲從令獨那林孛羅以爲不可於是借竪蓬子兵謀
欲分爲三枝以一枝入靖邊堡以一枝入西邊堡以
一枝入鎮北堡久之復念欲待秋收事畢携家室闌

匿兀蘇莊吾等然後引衆騎大入漢塞父仇儻可報
塞乎前是靖安威遠夙稱內邊未嘗曾有牛馬匹笑
之擾頃以卜寨那林孛羅故挑戈以待臺御史殊以
撫爲主復使使者高應鬼宣諭如初那林孛羅猶豫
者久之使部夷兀蘇六哈索南關　勅書一百二十
道然後許諾故事兩關皆海西遺種　國初收爲屬
夷給　勅書凡九百九十九道南關凡六百九十九
道北關凡三百道每一道驗馬一匹入　貢中間兩
關互有强弱故　勅書亦因之以多寡有異耳初逞
仰兵力强盛以故北關　勅書獨多後王台盛復大

半歸南關而北關纔得四之一耳及台與虎兒罕赤
死廼及歹商勢益衰落而卜寨那林孛羅强先已得
八十道竟欲以百二爲請於是制置使欲均平南關
凡五百道北關凡四百九十九道五百以一百八十
一道給康古六以一百八十二道給猛骨孛羅以一
百三十七道給歹商那林孛羅猶堅執如故使奴兒
哈赤灰扒兀剌往金奴卜羊端多合往恍忽太煖兎
伯言老思卜兒亥約三月草青共闘南關犯邊是時
猛骨孛羅幸與歹商漸合矣亟使部夷伯羊阿台卜
花告備兵使王緘緘所以曉譬之益力聞諸往來者

言曰卜寨欲主和獨那林孛羅以爲不可而虜中亦
無定議或言當和或言不當和言和者即親如左右
疑弗聽言不和者即疏如仇讐即以爲同心親信猶
父子昆弟於是備兵使訪二酋所親信陰爲之地卜
寨則卜三那林孛羅則兀蘇魯哈徵召致莫下授事
因厚其犒賞遣之歸其後果如漢計告二酋二酋疑
此必受漢賂竟不用兩人語其終欲滅猛骨孛羅歹
商類如此自是之後漢亦決策往正其罪廼懸五百
金重賞曰有能縛二酋即以所懸金予之因令歹商
逐張海還建州以消釁端久之奴兒哈赤求婚歹商

漢使歹商許之。欲歹商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皆寢北關之謀也。後北關果大敗。始南北關講和。時猛骨孛羅出歹商妻子。哈兒哈等五人。部落莊太卜思葦等三百二十三人。夷婦分姐猛骨姐等四百一十二人。幼小子女一百三十一人。馬一百三十五匹。牛二百五十八頭。羊八十一頭。盔一百三十二頂。甲一百四十六副。復保故寨。王台之遺孽。於是乎賴蒙漢澤厚矣。

溫姐王台之妾也。常與康古六通。遂室焉。始古六妻猩加奴女。已納綢實妻孫。及得溫。有寵。乃棄孫去。去歹商。於是三馬兎之子。兀把太妻之。古六復疆欲爭奪孫。兀把太請以橐駝贖報罷。父之卜寨那林孛羅欲入漢塞。恐事泄。迺聲言往擊猛骨孛羅。歹商因借溫姐。入開原而縱兵。於是裨將李宗召覺郎引兵直擣房壁。徼捕溫姐。頃解縛。令告猛骨孛羅。還歹商妻子。及畜產。得講解。已執康古六就吏。先是康古六謀歹商以故。恭政使王緘欲梟斬古六。以懼猛骨孛羅。且猛骨孛羅親溫姐子。頃議殺溫姐。恐猛骨孛羅為母報歹商。於是制置使顧養謙　上書。大略以為猛酋故無內畔之意。莫若釋古六生還開原。以收溫姐。

而況建夷奴兒哈赤業已與歹商通婚媾。可保兩關亡它虞。臣愚以為宜釋免。　詔從之。是時萬曆丁亥也。古六竟以四月朔偕溫姐還歸開原。自是之後。制置使乃使歹商事康古六。視叔父。溫姐視大王母。如禮。居月餘。康古六竟蚤夭。初古六以出瘢子。伏在床褥。獨惓惓戒部曲毋盜邊。已迺執溫姐手泣曰。我死。敎兒子惟謹。幸毋為北關二酋所侻快。不負漢恩。則吾魂魄不媿矣。父之猛骨孛羅果阿從北關。盡欲遷徙其家室往依焉。度溫姐遵夫遺命。堅不可。乃微告卜寨那林孛羅。於是使那木太答里佯鹵略。是日北關諸夷部。果至猛骨孛羅。遂縱火焚燒其室屋。趣治裝行。溫姐乃泫然流涕。死不往。諸部夷扶持疆上馬。既然墜地。幾傷而貌。猛骨孛羅大怒。拔劍起舞。欲兵之。賴左右救得免。於是盡携其老小。揚揚驕馬而往也。後一二月。邊吏念溫姐年未及五十。素舞智而荒淫。今一旦失壯夫。親寡勢且復合它酋。乃往來者或言往江干。或言投北關。果爾不能無生得失。於是亟使使者往弔。因詗之。則溫姐以乳生花。父下世矣。使者還報曰。溫姐以七月初三日。卒於北關。

贊曰

傳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王台北服二奴，南制建州，令不得與三衛西北諸酋合，以故北虜無東志，東夷亦無北意，此豈非保塞蠻夷哉。及身死未寒，遺妾溫姐荒淫，友商之業，幾敗康古六手，儻所謂天之報施善人是耶非耶。猛骨孛羅不遵遺命，乍南乍北，遺先人羞。假令非虎兒罕，亦則皆何以見阿台於九京哉

逞加奴仰加奴列傳

逞加奴、仰加奴，祝孔革子，皆王台所部也。隆慶末，常帥二萬餘騎，逐水草，至上遼河，久之，土蠻提五萬騎馳仰家奴新寨子，因求婚王台，台許諾。二奴由此與土蠻益親貴。居七八年，庚辰，台使部夷大漢等二十餘人往江上買松子，道逢土蠻，被遮，唯卜當得脫身走，頗知土蠻謀欲略遼塞。於是逞加奴使使者卜厮哈來告。其明年，二奴亦結婚北虜，往往藉爲鄉導，制置使吳兌務其姦，以二奴漸有叛志故也。其明年，台春秋益高，先是二奴父孔革爲台所殺，偵台卒勤諸寨。至是以台老耄，數數有啓疆之思。台卒用憂憤死。居亡何，阿台欲報怨於虎兒罕，二奴遂與阿台相扇而起，索虎兒罕 勑書弗可得，語在王台傳。久之，阿台誘二奴犯漢塞，總戎李成梁追至曹子谷、大梨樹佃，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阿台傳。是時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周詠，以檄示諸酋，令歸虎兒罕，聽約束如令。居有頃，逞加奴與猛骨孛羅相攻擊，制置使使使者戒二奴不得欺侮王台諸子，然後許入貢市如故約。二奴逦堅執不從，此其志不[illegible]爲無猛骨孛羅，則我開原瀋離衰耗矣。於是制置使以羽檄徵兵

欲往正其罪因下令嚴備河西以禦西北諸虜　上
亦有詔猛骨孛羅准給與　勑書約束部落其明年
春二奴使部夷武速啻哈馳土林營送奉貂鼠二百
皮貂鼠皮襖二大海獺二皮青鼠二百皮嵌衣段二
純通袖襖二青布二百純借助兵已使部夷孛背往
龍兎伯言等告急亦知之於是以兒鄧報曰若許我
以皎好女兒子我即以精兵應若惡用它謝是爲二
奴復使夷使告土蠻罕若助我獄虎兒罕我以虎兒
罕　朝貢賞賜與若若蚤自圖之是時威遠堡居夷
阿哈孛羅等又爲仰加奴逼徙北關堡外空虛二奴

迺提白虎赤等略虎兒罕所部把吉把太諸寨馬二
十四匹盔甲四副殺五人還攻旁近把兒計寨焚燒
室廬一所略男婦四人牛驢八頭自是之後二奴復
調兎可大者兒忙吉共圖危猛骨孛羅於是二奴所
徵兵四面而至圍已萬餘衆矣并皆揚揚騎馬誘猛
骨孛羅猛骨孛羅與歹商亦擁兵二千追逐被二奴
殺三百人略盔甲一百五十副二奴益乘勝借猛骨
太那木寨兵略猛骨孛羅及猛乞阿羅招二必寨盡
焚其室廬田禾而去於是分巡使任天祚以制置使
命迺齎襖段布鍋鍑將宿振武霍九皐犒二奴令其

悔過自新得　貢市如故果爾漢即遣太師迺開原
塞爲二奴分剖二奴具言必欲吾兩人講和請以
勑書及把吉把太猛骨孛羅二馬兎一切悉以屬我
不然我虜中以强爲覇佹恨益深唯有相攻擊至孳
死然後已居亡何振武及通事劉伯萬言二奴已略
猛乞因革來力紅三寨矣焚燒猛骨孛羅二馬兎杏
十庄歹商一庄於是猛乞台失隨二奴而去凡一百
餘家是時五路黃台吉歹青疋正等亦聚兵鎮靜關
聲欲略義州大凊而腦毛大又擁萬餘騎請開廣寧
市其冬二奴約土蠻聲欲略開原鐵嶺遼瀋因敗猛

骨孛羅於是御史洪聲遠使分巡使任天祚分守使
曹子朝巡瀋陽郎中趙惟興馳廣寧項寬莫酋長孛
勒法約二奴徵人漢塞二奴果帥二千餘騎至先使
十餘騎從威遠堡後壘入爲漢語語門者萬全我都
督爲猛骨孛羅至若幸毋鳴砲鳴砲斷頭矣今竟鳴
砲以故二奴未敢深入已復借恍忽太二千餘騎馳
廣順關於是攻克沙大亮寨破之焚燒夷人畜産亡
筭竟生略三百人而去是時北虜土蠻寧火耳趣及
速把亥兒子等大率十餘萬騎皆騎馬聲欲略廣寧
逾瀋開原鐵嶺而老恩卜兒亥夷人主卜哈廼以其

狀告總戎李成梁即提兵伏中固去關原可四十里
候砲聲接至即伏起尾虜騎後黨退遁巢穴則環四
面而攻之是日再使備禦使霍九皐曉諭以爲復不
可撫吾然後擁精兵數萬人知所筴未晚也頃之二
奴提恍忽大二千餘騎擐甲詣鎮北關去邊三十里
請曰第重賞唯太師馬法所左右霍九皐及通事郭
仲舉孟承勳迺譙讓之若等既來聽撫則甲騎數千
夘林皆胡爲者二奴報曰如太師馬法不欲窺關下
撫賞陑兄弟請以二百餘人詣圍門於是臺御史李
松令三軍皆解甲易服徵入城授密筴而以李寧李

與伏東南隅劉言李維藩伏南甕城宿振武霍九皐
伏西南隅而臺御史及任天祚坐南樓因與軍士約
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旂志以爲號諸軍當橐甲勿
起不然者三軍皆鳴砲若等聞砲鳴即提桴鼓鼓行
而前如令亡何二奴果至圍門據馬不馴臺御史督
觜抵几曰走九皐即扯二奴下馬二奴目眦盡裂視
曰虎赤曰虎赤拔劍斫九皐微中右臂九皐匶反手
一刀擊一虜首墜馬餘黨擁前刈左右殺我兵顧二
等一十一人於是軍中砲鳴如雷宿振武李寧李興
等聞聲馳赴殊疾力斬獲逞加奴仰加奴霍賊首白

虎赤及仰加奴男哈兒哈麻逞加奴仲男兀孫孛羅
首凡三百一十一級臺御史見爲餘虜屯結寨上聞
我砲聲盛必生疑二逦決筴追殺以應外兵是時李
成梁聞砲聲亦擁精兵馳新寨迎虜騎大戰數十合
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千二百五十一級俘獲夘夷
凡七口奪獲胡馬凡一千七十三匹夷器亡筭餘黨
皆遯走殆知蚤我兵追逐至二奴巢寨會莫撤兵堵
圍旦日日出諸虜皆出寨門叩頭願從猛骨孛羅約
東即刑白馬鑽刀揷血誓稱自今寧萬死不敢復人
塞於是獻漢人王良富等十三人兩寨餘虜一切

悉以屬猛骨孛羅時萬曆癸未十二月也其明年春
王正月御史洪聲遠訪詠納二奴首果宿全所斬一
切皆如制置使奏於是以本月十九日常朝之期
御前宣奏捷音是日百執事皆吉服大鴻臚致詞行
五拜三叩頭禮稱　賀已太史爲文遣公徐文璧告
南郊侯吳繼爵告　北郊伯王偉告　太廟　賜爵
賞金幣有差語在阿台傳先是中貴人會極門傳奉
聖諭遼東虜賊入犯聲勢幾急知何兵部便馬上差
人傳與總督鎮巡官着用心防禦截殺上緊具奏是
後虜騎十餘萬從十方寺深入瀋陽意欲與二奴連

兵大掠金復海蓋漢出兵追逐擊破之斬首捕虜凡
四十二級奪獲馬八十一匹於是乎　陛下聞而喜
可知矣仰加奴又名養加奴

讚曰

以余所聞速長加親二奴大王父也正德時以伏漢
法梟斬開原市厥後二奴亦復知之異哉易稱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且王台豈不
儼然二奴君長乎肉死未寒二奴迺計欲屠滅其種
亡遺類誰從哉卒之二奴遺孽竟絕而台之嫡孫猶
血食海西也於戲春秋一世爲善十世猶將宥之余
武功錄　卷八　逞加奴仰加奴列傳
獨悲二奴再世而再不可赦也

卜寨那林孛羅列傳

卜寨逞加奴子也那林孛羅仰加奴子也二酋以父
伏誅故不自忍輒連西虜恍忽大等勃勃欲報怨於
王台子猛骨孛羅及其孫歹商於是謀溫姐康古六
爲內應語在康古六傳久之猛骨孛羅亦携溫姐往
歸卜寨那林孛羅也於是御史許守恩劾奏備兵使
王緘議勦二奴遺孽不蚤致猛骨孛羅數反覆有狀
上遣執金吾逮緘緘既到　闕下詔鎭撫司卽訊大
略以卜寨那林孛羅初非犯邊未可議征而況猛骨
孛羅歹商皆年少緘故欲殺康古六以懼猛骨孛羅
武功錄　卷八　卜寨那林孛羅列傳
且溫姐親猛骨孛羅毋殺之猛骨孛羅勢且必深報
緘故請釋溫姐實以安猛骨孛羅凡所爲懼與安皆
主撫者無非欲存歹商耳不然夫豈不自知誅兩酋
之可以爲功也緘又言備兵使任天祚貪功要賞大
不敬異時逞仰之役虜不至三百人其它多江上耕
與市貂皮者皆無辜而執以爲虜一旦群輦死於鋒
鏑之下　上復遣執金吾逮任天祚與緘對簿先是
臺御史顧養謙主戰給諫彭國光迺奏養謙不蚤爲
參論　上詔曰該鎭夷情顧養謙旣與屬官異議何
不先期劾奏姑念邊方事重着策勵供職養謙迺

上書請　予告不從居亡何繊亦伏　闕下上書竟
留中自是之後總戎李成梁亦　請告　上詔曰二
奴事情既奏　旨勅處又皆巡按御史覆勘原非貪
功朕知道了李成梁百戰忠勞倚任方切着安心鎮
守不准辭亡何繊與天祚并皆赴鎮撫司對簿皆不
實　上竟以繊飾辭展辯本當重處念未失事姑從
輕與天祚都着革了職冠帶閒住其明年春養謙
復　上書請督臣親按遼鎮以決撫勦機宜以便查
覈功罪書多不載　上令督撫等官會同李成梁顧
養謙協心遵　旨行事張國彥從宜調度毋得輕慮

椎談致候邊計時戊子二月也初卜寨那林孛羅圍
歹商制置使以撒曉嘗兩酋以　天子德意許　貢
市至儀已復得兩酋所親愛卜三兀蘇脅哈趨說之
歸降兩酋竟不從語在歹商傳自是之後制置使決
策往正矣而會河西米斗金三錢豆二錢士馬不宿
飽迺出金五千兩屬守巡使南走海州北抵蒲河三
百里之內轉豆貯之倉庾使河東就食因以飼馬於
是河東人始載黍穀趨廣寧糓賈稍平臺御史顧養
謙復以賈貯谷三千餘石始以十二日擁精兵數千
人及降夷二百人俱東行一二日抵海州而道路以

氷雪漸消多沮淖人馬陷足沮淖中輙一尺許膠不
可拔是時士馬來自寧前者巳行五六百里疲勞甚
而南衛步卒皆新練當輓車者又尚未集會莫郎下
令休舍前時漢兵擊虜利月明大將軍計日抵開原
月當漸沉太吉太卜迺謂當以三月往也於是大將
軍壁海州臺御史壁遼陽久之糧豆輙緣手盡迺發
海州遼陽倉穀以餉軍豆以餉馬亡慮二十餘日而
士飽馬騰矣臺御史又念軍士思家室殊甚於是虛
發所貯谷三千餘石以佐從征者家室居頃之歹商
亦告急迺予五十石後予猛骨孛羅亦如之師發有

日然後作軍令令軍中不得妄殺一人時二月已盡
大將軍乃自海州乘傳來謂可發矣於是以三月初
六日傳發迺自遼陽發而北也天又雨雪沮淖如初
十三日得至開原邊先議屯鐵嶺巳迺決於開原東
郊是夜令軍士毋擾南關因以白布給歹商使披肩
爲號以便知識旦日雞鳴從威遠堡小關門出境既
行三十里至落羅寨落羅者北關部夷名也其寨去
二酋可三十里大將軍使使者召落羅落羅出叩馬
稱毋殺我不容口於是以一降旂樹寨門令材官率
百金之士十人守之令軍士不得人寨秋毫亡所利

於是挾落羅與其騎三人與俱號召二酋使出降降
者得不殺與不入寨如落羅是時兩寨相去皆數里
上寨已棄其寨入那林孛羅堅壁以守其衆奔大城
者夾道馳與我軍相雜我軍不敢殺一虜二酋恃其
險不聽諭而揮其驍騎比殺我三人又揮其甲士直
前衝我軍大將軍始縱兵擊虜遊擊吳希漢先鋒面
中流矢創甚其弟希周奮身救亦被大創而斬虜騎
之射希漢者我軍如墻而進直擣其城下虜退入壁
堅閉拒守矢石如雨我軍多死傷其外大城以石石
城外爲木柵而內又爲木城城內外大壕凡三道其

中堅則一山特起鑿山坂周迴使峻絕而壘石城其
上城之內又爲木城木城中有八角明樓則其置妻
子資財所也上下內外凡爲城四層木柵一層其中
控弦之士以萬甲冑者以千計刀劍矢石滾木甚具
我兵攻之兩日撤其外柵破其城二層其中堅堅甚
不可破而我仰攻先登之士輒死於大石滾木大將
軍乃急下令收兵而以大砲擊其中堅凡再發砲內
有鉛彈彈所經城壞板穿樓大木斷壁穎而中多洞
胷死者斬把當亥等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奪獲被鹵
凡八人胡馬凡九十八匹盔凡二百七十五頂甲凡

二百八十一副臂手凡八千三副我官軍亡陳勳等
五十三人傷吳希漢等五百三十五人漢馬死者凡
一百一十三匹於是城中老小皆號泣我軍復以車
載雲梯如樓櫓直立之與其中城齊欲置大砲其上
擊中城虜皆喪膽二酋始出城下馬匍匐悲號告大
將軍幸哀憐我赦除前過即欲與南關分 勑入貢
大將軍於是許諾已二酋復疑貳迺言將軍果不欲
即殺我願將軍燒雲梯勿復擊大砲毋盡發我窖糧
大將軍度雲梯重挽車者疲不能還乃燒之止大砲
不復擊而令軍中毋復發其窖糧遂罷兵而還是日

臺御史顧養謙使使者金世英卞成勳張九經以捷
奏本叅政臣葉[illegible]造大砲功及大將軍李成梁與
副使臣成[illegible]臣鮑[illegible]當紀錄遊擊臣吳希漢當
優錄備禦臣王汝徵當論賞副總臣楊燮臣李平胡
臣王維貞臣孫守廉臣李寧臣李興臣查大受叅將
臣塗寬佟養正遊擊臣劉仲文臣黃應魁臣唐伯美
臣胡尚忠臣全廣臣胡鸞臣李應時守備臣高良弼
備禦臣李繼武臣高貞正旂鼓臣王邇當優叙中軍
臣金承武當優錄原任遊擊臣蔣位副總戎臣秦得
倚身中七矢叅將臣熊朝臣遊擊臣史儒臣秦得貴

臣張世爵臣吳大績總戎臣王尚文皆當復故職事下大司馬王一鶚問狀居二三月大司馬請儀部移內閣賞使者金世英等衣一襲於是保章推五月初九 上常朝之日御前宣捷遣公徐文壁告 南郊侯吳繼爵告 北郊駙馬許從誠告 太廟即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五十石陞張國彥顧養謙俸一級金幣有差 賜成遜等金十五兩遜遷俸一級吳希漢祝豢將事楊燮等金十一兩王尚文五兩本兵王一鶚以調度有功 賜金二十兩表裏二之楊俊民蕭大亨十兩表裏一之郎中皆五兩已授舍人金世英卞成勳張九經鎮撫以故事報捷舍餘人等凡報擒斬一百一十五名顆以上皆授試所鎮撫故也初緘就吏時言屬夷稱貂皮人參稅盡而 上不得一佳好者後驗問貂皮自開原東北數千里而遠江上之夷販之東北天山間歲以秋七八九月一入中國必取道海西行夷遠道分其利然後人中國是年海西相仇殺江夷時有至者罕而稀矣於是貂亦不可得頗鮮

讚曰

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信

哉是言也始逞仰之捷所以優遷吏者爲禮顧不重與厥後至逮捕兩僃兵使幸亡驗今諸臣其誰不凜凜於 陛下德威並著哉卜寨那林孛羅能不及阿台頗遠遂欲圖危歹商得乎亡問歹商故主人翁孫子即以忠虜之裔而況海西又屬我左臂明甚堂堂大漢豈能遽使歹商坐而自斃耶於戲悲夫賞兩酋所以速自斃也

王兀堂趙鎖羅骨列傳

都督王兀堂亦王台所部也台最忠於漢兀堂亦董德與它酋異當是時王杲發難罷市賞諸酋皆窘困甚而會孤山有大役皆去略道上役夫橐中裝因鈔鑄漢人三口而去行間逢王台及兀堂佟阿哈於是奪漢人捕虜酋六人并獻見守備使郎官幸賞賚如約久之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而大將軍李成梁奏記長嶺張其哈剌佃子東鄰兀堂北旁王杲乃諸夷必爭之地今兀堂不欲爭王杲又不能爭莫若乘是時移孤山張其哈剌佃子險山移邊外寬奠子江沿臺

移長佃子仍應接朝鮮貢道寧東移雙堆兒新安移長嶺大佃子堡移建散皆築城建堡以險山寧東江沿臺大佃子新安地多不毛軍無可耕故也御史郭思極亦以書請　上幸可之居亡何臺御史張學顏至其下兀堂數十酋跪起稱此是虜中往牧處今既修堡塞我來道我衆不得入內圖獵又不敢進搶日食將焉用之是時方修千岔口寬奠堡兀堂願以兒子爲質請以此所開市易鹽米布足必不敢以虜騎至塞下臺御史恐撓大工未許諾其後堡成始請於寬奠永奠互市巷東夷擢米布豬鹽既無馬匹又非

違禁它物與開原廣寧撫順迴異備以市稅之貲爲撫賞之費於東夷便邊人亦便是庚萬曆丙子也當是之時從開原而撫河寬奠皆有關市諸夷頗稱尊戴其後戊寅始盜東川塞我兵追逐斬首七級其明年二月盜會安堡屈守照牛三頭臺御史周詠法至嚴於是夷人艾馬察以所盜牛來獻得除罪其八月酋首佟馬虎章金等三百餘人牧馬松子嶺不入市聲欲候秋深樹葉落馳塞延先使部夷盜新奠永奠長奠少者三十多者五六十輩或白晝公行或黑夜盜竊無寧時以爲有如漢兵出擊我我胡地山林稠

密盡捕復於其間我第從道左起截其歸路使漢兵進不得攻退不得守將坐而自斃也亡何虜騎五十從林剛谷入我軍追逐斬首二級先是七月夷人入市寬奠衆將徐國輔有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減價强將市夷榜掠之數十幾死以故諸市夷懷忿欲報之怨於是分守使張崇功告於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御史安九域請論徐國輔如法因使千總陳加寵奉檄馳寬奠發陽青河撫順之開曉譬奠長王兀堂令約束部落奉漢法得　貢市如初不則當以大兵擣若巢矣自是之後諸夷皆絕跡關市下其

明年春王兀堂益忿寬奠既建城堡屹然大觀竟不開貢道馬市大賞殊易我廼與趙鎖羅骨未合章金等換箭發誓必欲擊寬奠靉陽諸城堡於是大將軍李成梁親提兵備寬奠其明年正月參將姚大節新到官管事夷人胡凌狗上謁具言董兒寨聚兵欲入漢邊亡何歪山寨諸夷亦言王兀堂及孛兒赤哈王鎖羅骨趙鎖羅骨連三千餘騎捕箭發誓將治行入寬奠靉陽之間先是孛兒赤哈趙鎖羅骨入犯毛麓亡所得以故諸奠必欲如其願然後已是時兀堂之衆固已七千餘矣廼使部夷損滓圯凌狗來告如馬法不欲我衆入塞當開朝　京金路及大賞則可不然者請以新月之一二日擊寬奠靉陽城堡大將軍李成梁頗惡兀堂辭倨侮大不敬即與遊擊熊朝臣參將楊燮馳河東副總戎孫朝梁亦提大兵至臺御史廼合副使張崇功從征得監軍以三月初二日出兵其初五日虜以百十餘騎從新水衝入嘗試我我軍王宗文追逐至滚馬嶺斬首一級是時參將姚大節兵疾馳至合營虜廼以六百騎分爲二枝一枝奔靉陽堡守備戴朝弁及指揮王宗義行捕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匹一枝奔黃岡兒嶺宗義躬帥蒼頭軍王

廷輔出戰不克宗義及蒼頭軍王六人皆死之傷王晉等九人其十一日虜一百六十餘騎從孤山臺入深至柵外見柞木高厚堅不可破馳還其十三日虜騎至千餘從水奠堡十岔口入道上吹掌海螺橫行蓋亡所畏忌遂傾折柞木而入堡中鳴雙柳聲聞四達成梁即以羽檄徵副總戎兵並衝鋒直擣諸虜虜見漢兵盛不可當輙棄旂鼓走我兵益乘勝追亡逐北虜廼盡出塞李成梁決策欲窮追於是以裨將秦得倚孫守廉李成材李如梧李平胡李得全張相查大受鄭應時胡尚忠等爲一字陣先鋒而使遊擊蘇國賦王惟屏監軍裨將姚大節黑雲龍戴朝弁張奇功王九貢李世珍王懋德爲二字陣而使遊擊劉承武千戶傳汝霖祝光啓監軍列左右成梁與熊朝臣楊燮李仲武軍居中復使孫朝梁宿振武范芝從佐將軍皆聽李寧李興旂志所號召亟下令曰進敢逗遛不進者斬首以徇三軍既兵行至鴨兒匱去邊可二百餘里諸虜皆闊踞故寨中堅壁壙之吹掌海螺復擁精兵披甲上馬麈漢兵其步虜皆奔走上山頂鼓譟李成梁益嚴軍令令擊寨及山於是漢兵並攻寨殊疾力破之殺氣蔽空斬勒勒把都等首凡七百五

十四級奪獲男婦凡一百六十人漢人蔣昇等凡六
人胡馬凡三百六十一匹盔甲器械亡美我官軍傷
查大受等凡一百九十人漢馬死者凡三百四十五
匹捷既至大司馬方逢時請咨儀部行保章氏擇四
月二十二日大鴻臚于早　朝引使者至　御前宣
捷是日文武百官各吉服候　上御門行五拜三叩
頭禮致詞稱　賀已太史爲文太常具品物祭告遣
公徐文壁　南郊侯李言恭　北郊駙馬許從誠
太廟如禮其四月御史于應昌訪詠納先是已卯十
二月土蠻屯洪土城成梁搗斬凡四百七十一級語

在土蠻傳廼以鴨兒匱之捷並覆奏異制置使梁夢
龍臺御史周詠同事下大司馬問狀於是首奏寧遠
伯李成梁當特加異典分守臣張崇功分巡臣周于
德當爵賞臣秦得倚加副總戎臣孫守廉臣李成材
臣李平胡臣李得全臣熊朝臣請加參將臣蔣位臣
查大受請加遊擊臣李成材臣李興臣李寧請加備
禦臣唐朴臣栗卿臣曹簠臣姚大節臣周之望臣黑
雲龍臣劉崇正臣徐廣臣王廷鑰臣李芹臣戴朝弁
臣宿振武臣張奇功臣鄭應時臣王惟屏臣李如梧
臣陳嘉龍臣胡尚忠請加備禦皆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陣亡王宗文縣官給楄柎費二十金其所應襲男
請陞爵二級爲死王事者之勸　上廼詔曰李成梁
累獲奇功著以原廕都督同知併功世襲伯爵給與
誥券梁夢龍廕一子執金吾百戶周詠廕一子入太
學陞張崇功一級周于德二級秦得倚等二級唐陞
等一級

讚曰

寬奠之市夫豈非王兀堂所請耶始議市米塩豬布
法如是而止甚瑣碎李廼擁數千騎叅挾我邊吏欲
開馬市入貢旋敗盟伏誅於戲人言夷性猶犬羊亡

饜良然一兀堂之身數年之間乍賢乍不賢寧不惡
負阿王王台耶傳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
如有味乎爲寬奠市事而言也

奴兒哈赤列傳

奴兒哈赤。故王台部也。後叛走建州。帶甲數千人雄東邊。遂爲都指揮。始王台時。畏德。不敢與西北諸酋合。父之。上寨那林孛羅常窺隙。略我人畜。於是分守使果在庭。遣通事董國雲。馳寨中按驗。奴兒哈赤亦使夷使哈失。自言果擊死夜不收二人。馬四匹。牛四頭。漢卽欲問人。人已死。死者不可復贖。牛羊。我卽闘安塔失當知約。眞之。果牽牛二頭。㪅寨國雲。令以偷盜來獻見漢。漢然後幸與若　貢市。不而欺也。奴兒哈赤言偷盜誠有之。實老鴉堡夷。納啓讀。小色失。几永

任等。與伙綽乞與俱。彼皆指以爲阿寨。今誠得若等屬我。我卽嚴爲約束。有如一日犯北關。我卽往略南關。若及我。我惟有殺略而已。自是之後。給諫張希皐上書。以爲奴兒哈赤旁近北虜。恍忽大聲勢相倚。恐上寨那林孛羅。一旦不可知。東連西結。恐甲而至邊。何以爲備。是歲萬曆戊子也。其明年秋。逆酋克五十盜塞。奴兒哈赤。斬其頭。并被鹵人民來獻。制置使張國彥。令奴兒哈赤忠順。適上書　請拜爵爲都督僉事。令約束東夷。幸賜　勅書。　詔從之。先是奴兒哈赤與色失。張海有積怨。色失故殺劉力。遣男英華養於色失。色失親華伯父也。及華稍長。殺色失。及其妻男西人。獨色失子咬郎。得脫身走阿郎。太寨。父之。奴兒哈赤覺。卽引兵攻阿郎。大阿郎太殺咬郎。迺焚燒其巢寨而去。是時河北夷張海。畏奴兒哈赤誅。往犇歹商。奴兒哈赤。以爲海西。無故而匿我所仇讐。不已過乎。語在歹商傳。其後歹商逐張海。奴兒哈赤遂願與歹商通婚媾。始奴兒哈赤與北關故夙昔姻親。終背棄去。幸一日以請婚故。羽翼歹商。於百年故之誼。寧不偷快耶。

讚曰

台之忠於漢也。豈非百世一奇覯哉。台死。而血骨相殘。卽海西之業幾自危。而况於它乎。况於部曲乎。奴兒哈赤叛台。餘不論。獨論其獻逆酋。及被鹵人畜。有台風。卒之與歹商通婚媾。羽翼已成。海西得不絕如髮。毋乃天假此以報台乎。宜拜爵大都督而稱忠順也。

奴兒哈赤列傳終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王杲列傳

王杲建州都指揮使也隆慶末建州夷哈哈納等三十人欵塞請降邊吏幸許諾於是杲大怒直走開原塞塞上閉關嚴謝絕弗可得還歸急治馬一鞍勒一送奉王台因告曰幸許我入塞索降人即不復我與我即以數萬騎蹂漢禾稼也台不可杲彊請頗堅乃發令以千餘騎從洗河遶南以至清河關也部夷綽

乞乃以其狀告於是遊擊曹簠把總曹銑引輕銳之卒捕伏道左旦日虜騎果揚揚從板場谷來我兵鏖戰斬首捕虜凡五級奪獲牛凡六十六角馬驢二十蹄杲復遂走走穹廬久之撫順當開市而會備禦使賈汝翼新到官管事亢厲不可撓以私前事備禦使坐撫夷廳酋長各以次序立立堂上因送奉土產既如例然後驗馬馬即見羸弱瘸敗使者匿不肯告於是覩善馬買得饜飽其欲乃請去是時杲尤甚乎常自恃雄長睥睨河東久索賞往往以銜帽充人及至關市輒罵坐大不敬備禦至起立臺前已奪櫱酒飲醉使酒左右熟視莫敢止汝翼乃一旦新下令令酋長下揩皆不下龍國益從諸夷進階盡一等爭央非故約於是汝翼大怒奮髯抵几曰走即視左右戲土產楊答不下者十數人項之驗馬肥壯異它時得三百八十餘騎夫汝翼然後喜可知杲乃鞅鞅引諸酋去牛既出塞即椎牛約諸夷愼勿分散復入塞必如漢請易備禦我乃已於是諸夷酋少者因三十多者五六十輩從東州撫順間殺略我人民畜產動以百數亾何備兵使王之弼分守使李鶚借開原備禦使蘇國賦帥裨將孟堂往諭王台趣約束杲杲乃言賈

備禦獨抑損我秋櫱乞物皆有狀台遍躬飭杲盟於關市而後退語在台傳頃臺御史張學顏及御史朱文科皆後先劾　奏汝翼　上有詔免賈汝翼官罰鶚之弼俸凡三月是時隆慶壬申冬也其後甲戌秋七月夷人奈兒秃等四人來歸降於是來力紅進亾至漢塞問備禦使裴承祖承祖弗與乃縱三十餘騎入核桃山臺虜我夜不收尤清等五人承祖召來力紅到關趣還我脊頭軍亦復不可得承祖大怒以為力紅故我撫夷也敢為不恭如此是時王杲方　貢馬五百匹方物三十包休傳舍度杲必不能叢其輜

重而近修怨於我乃以十九日將三百餘騎詣來力
紅寨諸夷遂圍之賴杲與力紅救毋敢動於是來力
紅裔郎及王杲入謁叩頭跪起皆如禮力紅詳言我
爲馬法往問也失李羅卜花然諸夷之衆圍者益夥
矣杲亦好謂馬法曰幸毋畏此輩傖卒聞漢將軍至
皆匍匐欲望見淸光承祖乃知杲與力紅詐所言皆
紿我也問若胡亂呼左右亟兵之多所捕斬諸夷亦
殺我兵二人射十餘人殺傷大相當是時總戎李成
梁副總戎楊騰參將曹簠亦將軍軍撫順所策應杲
乃帥其子若弟王太等出國臣等三人叩關請和於

是千戶王勲及承祖蒼頭軍鬪承祖被圍急乃逮夷
人三十九口繫獄把總劉承奕卽出塞四十餘里直
擣來力紅來力紅執承奕并承祖及百戶劉仲文劍
斬之剖胷刳心殊慘烈時七月二十一日也於是備
兵使馮顗請於御史郜恩極使使者逮夜不收李廣
到官具得其狀先是尤淸驗馬護取杲金錢弗稱意
多退歸夷馬以故諸夷酋怨承祖幸中淸計遂亂於
是御史及臺御史張學顔給諫蔡汝賢皆　奏對如
狀事下大司馬譚綸請絕杲　貢市杲爲人聰慧有
才辯能解番漢語言字義尤精通日者術舞智而慓

悍建州諸夷悉聽杲調度杲乃覘殺漢官如艾草嘗
弗爲意嘉靖中常後先犯我撫順東州會安威寧遼
陽孤山湯站諸營堡殺副總戎黑春提調王三接李
松備禦彭文洙指揮陳其學戴冕王國柱楊五美李
世爵王重爵王宦康鎭宋世祿及把總溫欒于欒王
守廉田耕劉一鳴等至是杲猶率以爲常乃益用嘗
貢市事殊扼腕而會八月塞下並皆納禾稼杲復率
其部酋公行鹵略是時遊擊王惟屏馳淸河而諸夷
或走剗谷衝或走塲谷口或走馬根單饅頭山有狀
於是守備使孟子仁乃從賣酒望墩直逐向化嶺疾

力戰斬曹阿骨等首五十三級虜亦殺我軍三十七
人會莫諸軍皆止舍先是大司馬譚綸咨鎭撫令王
台徼捕杲及來力紅旦日台卽送杲所鹵軍士八十
四人夷兀黑一人兀黑所爲僇漢官夷也當是時杲
所部諸酋皆以絕市賞故窘困往孤山爲傭工庶自
給適六七輩走道逢漢人三口鄉鍇將殺之望見王
台兀堂佟阿哈始解縛於是刑一人而兀堂卽追逐
諸夷得六人其一夷輒遯逃走走如蜚台乃以六人
檻車傳邊邊吏傳廷勲丁倣郭夢徵請賞王台等有
差自是之後北虜速把亥歹靑委正亦壁刁背山欲

犯遼瀋。杲益大會八家兒五千餘騎。意欲大舉。於是兵巡使賀溱、馳錦義兵備使李松、馳督飭大將軍李成梁。亦馳撫順。擊牛酒犒軍。虜乃先以十五騎從東州五味子衝。盜邊。殺比丘二人。焚僧舍二間。守備宋承恩。乃以赤白囊言狀。於是李將軍成梁。以一軍軍瀋陽。楊將軍騰。以一軍軍鄧良屯。王將軍惟屏。以一軍軍馬根單。曹將軍簠。即提兵馳大衝。挑虜戰。斬首捕虜四級。奪獲牛四角。餘虜悉出邊。亘日諸虜復以三千餘騎。從五味子衝入。我兵四面並起。殊疾力。旗鼓甚都。虜望見漢兵盛。輒皆反踵走。走者大半入杲

寨。先是杲九合諸酋。阻堅城以為險。深溝高壘。日夜提邏兵。擊刁斗以自衛。諸虜皆自以為得天險。漢兵傖卒不能至。李將軍度是時。諸虜方蟻聚一寨。我破其巢。可坐而就縛也。於是列南西營為陣。類一字二字。然後以初十日用火炮。火鎗。火箭。如雷直擣其寨。寨中校聯頗堅固。即以斧斫校聯數層。我兵攀緣而上。虜乃發矢石。弗可當。是時李將軍軍法嚴。毋敢逗遛弗前者。我兵亦不避矢石之難。於是裨將于志文。秦得倚。登廣熊朝臣。王朝卿等。登東北面。東北面陷。高雲衢。王守道。蔣國泰。朴守真。彭國珍。攻南面。南面陷。其間有高臺一座。甚闊大。虜以三百餘人趨臺上。發鳴鏑射我兵。把總于志文中流矢死。我兵益從大將軍環而攻之。會大風起。遂縱火焚燒杲室屋五百餘間。及蒭茭煙火相望。諸虜大敗北。我兵乘勝先登。斬首捕虜凡一千一百四級。奪獲馬牛凡五百二十五頭。盔甲凡九百八十一副。往時剖承祖腹及殺承奕者。皆酋長郎忙子。佟保。李指揮。咬當哈。王太。今悉伏誅。道路盡踰快。而旁近塞夷大疼克。三章等。尤大喜。並羅列山前。跪起歡呼。賴將軍令。毋擾我塞。我寨以杲故久勞苦。不敢近邊。今杲寨盡破。滅亡所遺。豈

非天賜哉。叩頭謝。時甲戌十月也。 上乃詔曰。朕以冲年嗣位。近來邊境寧謐。強梁者必綏服。干犯者必誅。凡此武功。豈朕之凉德所致。實賴我 祖宗列聖威靈之所震蕩。遂克有成。還著禮部擇日遣告於太廟。用丕揚 列祖之洪庥。於是以十二日丑時告廟。卯時宣捷。請以英國公張溶往。是日還李成梁左都督。廕一子都指揮同知。還張學顏右司馬兼御史右丞。廕一子錦衣百戶。皆世襲。仍各 賜勅獎勵。陞楊兆俸一級。金錢幣帛有差。陞曹簠二級。楊騰一級。金皆二十兩。翟繡裳一級。銀二十。張崇功十兩。蔣位

入兩發馬價二萬遣司馬梁夢龍犒將校有功勞者
賜譚綸太子少保金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廕
一子太學遷汪道昆梁夢龍俸一級銀三十兩紵絲
二表裏陞所司郎中俸一級銀十兩 上又特賜大
學士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甚備頃以奏辭甚懇准
免各賜銀一百彩段四表裏紵絲蟒衣一襲明年春
二月杲乃出復欲聚衆以報疇昔之事於是制置使
使使者微出寨圍杲杲佯以蟒掛紅甲授所親阿哈
納奪路杲以故得脫走重古路亟治馬牛羊貂皮雜
帛欲往依速把亥土蠻而會撫順關貿市夷逮杲急

杲不敢直走北虜虜度生平唯王台相得甚驩意欲假
台以為因緣於是歸台台素忠順乃以七月初四日
同子虎兒哈往石三頭兒捕杲及家室二十七人請
獻見賀兵憲郎以杲繫廣寧同知竇文乃覈杲 勑
書大率一十八道先是杲犯邊邊吏罷市賞已乃改
名曰科勺微使部夷請 勑令科勺即杲也它若王
疙疸等四道親杲族并皆發都護使類繳餘悉給屬
夷如故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使子總柯萬以檻車傳
王杲伏 闕下獻俘 賜柯萬金三兩杲生阿台阿
海王太春秋四十七 上有詔稱台忠順可嘉授龍

虎將軍秩視西虜二子俱遷都督僉事 賜僉二十
兩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制置使楊兆 賜金四十
兩表裏二之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 賜金三
十兩表裏亦如之久之臺御史上功大稱御史臣劉
臺功以例不敢敘於是奏兵備臣賀溱叅將臣唐樸
當爵賞分守臣翟繡裳副總戎臣曹簠當優賞備禦
臣高良弼臣柯萬首馬市臣徐永昌指揮臣戴良棟
百戶臣王儒當爵賞遊擊臣張志遜知州臣矦封指
揮臣蔣位百戶臣趙勳千戶臣陳紹先指揮臣蕭汝
芝臣魏世爵百戶臣朱世祿臣孟堂子總臣徐有益

臣周思忠臣王起鳳臣吳嗣勳百戶臣梁金守千戶
臣霍九皐指揮臣王汝徵臣嚴思忠當賞賚於是
上賜金錢有差始杲最精日者術虜中皆傳杲推五
星知神及走重古路自推命不當死然旋至台寨輒
就縛矣先是漢兵焚杲寨人以為杲必焚燒死杲尚
遂塞外吹掌海螺誰謂杲知命也

讚曰

余考建州置衛蓋自永樂時舊矣然未嘗曾有倔強
如杲者傳曰無故輒殺人此上帝之禁也以杲而殺
僇我漢將軍殆而辭麻於戲悲夫假令杲如直諸速

把亥則何可易禽乎卒走王台旋就縛此政天之所
以速杲斃也何乃罪命哉何乃罪命哉

阿台阿海阿革來力紅列傳

阿台阿海皆王杲男也先是王台以天年下世台與
海怨王台嘗縛其父海亦怨漢殺其兄阿哥也於是
誘逞仰二奴窺漢東北塞因圖危台子虎兒罕而制
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齊僃禦使霍九皋賞賜物布
告　天子德意趣還歸二奴堅不可久之從孤山堡
綫嶺衝入鹵三人射死漢馬一匹已從洸河白家衝
古嶺臺入鹵二人已從撫安堡入鹵四人已從大虎
頭入射死蒼頭軍徐得毋倪一人奪漢馬一匹制置
使亟使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追逐至曹子谷大梨樹

佃諸虜騎接戰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千五百六十
三級乃下令虎兒罕縛阿台以絕禍本語在逞仰二
奴傳是歲萬曆壬午也其明年春正月從靜遠堡九
臺沿臺入已從上榆林堡深入渾河兩岸已從長勇
堡大台南北空深入渾河東岸是時土蠻及其男伯
彥兎憨欲略廣寧迤西東阿台阿海憨欲略瀋邊瓜
兒兎憨欲略開原卜言台周及黃台吉以兒鄧憨欲
略遼河青把都憨欲略速把亥於是大將軍李成梁
使裨將胡鸞備河東孫守廉備河西而屬分守使張
崇功監軍制置使周咏乃以狀聞　上詔曰虜賊非

時入犯着鎮巡官嚴加防勦務收功捷毋致疎虞頃
之虜騎萬餘皆粟馬拾剌塔福餘人煖兎朶顔人小
歹青並上飛文漢使諜者覘之果土蠻男卜言台周
及青把都言兎大小委正耿葦兒以克歹青往南走
大會黄台吉拱兎卜克扯臣奘兎煖兎以兒鄧並馳
黄河迤北行間逢東虜花大㚟花把兎兒老撒卜兒
愛卜言顧等亦欲報怨相聚皆大喜并皆乘馬跳驟
直走遼河欲犯遼瀋海州廣寧關門而會西虜把都
兒蕃官大蕃骨塞往事難營祭神欲深入寧前錦義
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

其故於是分守使張崇功備兵使周于德請四方請
於制置使周咏臺御史李松帥大將軍李成梁出邊
百餘里追襲至古勒寨擊破之斬阿台阿海等首虜
凡一千三十九級奪獲器械槖佗馬牛羊亾筭於是
制置使及臺御史　奏捷頃大鴻臚引使者至　御
前宣捷保章擇吉日祭告　郊廟如禮屬御史洪聲
遠訪誅納與曹子谷之捷後先凡三千三百餘級捕
生口住子一人我兵傷一千五百餘人亾五十餘人
於是大司馬吳兌覆議大略以爲故事以一百一十
顆爲上捷遍年遼鎮捷功多者不過千餘少者止於

數百今至三千以上此武功之所獨盛者乃稽首頌
陛下威武聖神及輔臣本兵本科運籌功因首叙制
置使臣周咏臺御史臣李松獨叙總戎臣李成梁而
道部寺則張崇功靖四方周于德趙惟卿將領則秦
得倚李平胡李得全李興李寧李文芹胡鸞涂寬孫
守廉查大受王維貞楊燮宿振武蘇國賦周思忠劉
言李如梧王有翼王九貢劉承武劉秉節張廉張世
爵詹承祖李成林唐伯美胡尚忠岳嵩霍九臯夌雲
功當叙　上幸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一百石廕一子
執金吾指揮僉事世襲遷周咏御史中執法兼右司

馬原制置使吳兌遷故廕子執金吾秩一級世襲李
松遷御史右丞廕一子入太學張崇功靖四方遷一
級趙惟卿爵一級秦得倚遷署都督僉事李得全視
副總戎秩李寧遷參將李成材遷遊擊劉言王九貢
張廉遷署都指揮僉事張朝臣等加俸級王有臣王
惟屏復故職李平胡等紀錄韓良臣兔究佟有功李
世孝王善下御史逮問住子梟斬瀋陽市
阿華王杲姻親也亦以杲伏誅抱腕不輸快者久之
遂與酋長討花擁一百六十餘騎從三山寨堡雙山
臺入鹵獲樵夫四人驢三頭漢出兵追逐斬討花等

首二級奪獲所虜及胡馬三騎而備禦使王大璋兵
亦至餘黨悉遯逃出塞時壬申七月也已犯東州堡
備禦使賈汝翼行捕斬首一級已復引二百餘騎從
撫順弓兒臺北空入叅將楊燮提禪將查楠王景魁
石金兵轉戰會陰霧晝晦恐中虜計於是捕伏陳王
堡項之霧開大出兵繞虜後虜皆反踵走如裴漢兵
追亡逐北至趙隆屯擊破之斬阿華等首凡一十六
級奪獲馬一十九騎我軍傷三十人漢馬死者一騎
屯戶男婦二人是時虜騎西犯大靜堡東犯撫順所
軍書甚旁午也一日東西皆以捷至則臺御史張學

顏大將軍李成梁可謂能衛邊疆者矣
來力紅王杲部夷也萬曆初奮敗貂皮人參松板以
爲利結轂連騎爕續於道左司馬汪道昆巡邊常論
及之杲所左右曹阿骨來力紅最傈桀久之阿骨入
清河乘邊吏所不意禪將王維屏覺先捕伏道左聞
虜騎至接戰擊破之斬首捕虜五十三級其明年秋
遊擊將軍裴承祖千總劉承奕及軍士二百餘人客
死來力紅寨先是部夷奈兒禿等四人亡抵於漢請
歸降漢幸許諾居有頃來力紅往問承祖承祖弗與
以故來力紅怨之痛入骨髓乘莫天黑遂我樵軍五

人承祖承奕擁兵追之直至來力紅寨去邊可四十
里被逮凡三日殺之首足異處於是臺御史張學顏
以其事請大司馬譚綸令王台逮捕王杲及來力紅
以台故忠順夷也語在杲傳始裴承祖出塞時未經
請明冒入虎穴卒至剖腹視心最酷烈及後得剖者
乃王杲子王太也善哉乎給諫蔡汝賢推言之二裴
承祖膽有餘而智不足

讚曰

語有之拔木者絕其本根勿使能植信哉是言也以
余而觀阿台阿海以死報父兄志未嘗不與把[illegible]兒

孫然譬之於漢此不過漢一大縣是何足云報乎來
力紅區區部曲弒我偏禪阿華以姻親誼又不忍忘
杲而況阿台阿海哉嗟而土室之人徒父子兄弟俱
斃亡益也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二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速把亥列傳

速把亥虎喇哈赤仲子也嘉靖丙午歲以三衛故還徙舊遼陽迤北沙堝之間於是部泰寧人抄木花大把兒都紅臉孛羅等引弓之夷萬餘人頗尨勇東西到錦義一千五百里所在皆可直入犯無險阻是時大父魁猛磕忒内羅言常入我剌梨山殺邊吏王相甚至鹵略人動以三四千數自是之後花當之屬皆

與虎喇哈赤並勃勃著名塞上矣延引至速把亥世益慓悍出入乘轟張旂志鼓吹吹掌威棄縠縠然從土蠻入海蓋開原已謀欲自白土廠入廣寧又欲自遼河兩岸入瀋陽奉集堡當是之時泰寧人果力箇亦叛新亡抵速把亥力箇居遼陽久自弘治時曾大父恩孛羅那孫恩克魁勒孫等一十三族來歸降至力箇凡四世矣頗知塞上精兵處速把亥心愛之用為鄉導果克舊市堡殺我總戎殷尚質遊擊閻懋官把總曾仲仁及軍民四千餘人先是降夷黃勇偕范達子亦提桴鼓從殷總戎與俱既行至塔兒山軍陷

兩入遂降速把亥胡中亡所知名居月餘兩人復亡入塞邊吏問若亡何也兩人皆言非亡也不幸為虜所執今乘間得亡亡虜也邊吏以故益不疑頃立兩人長蒼頭軍稟食邊吏邊吏優遇往往在諸軍右久之總戎佟登新視事遇兩人稍衰薄於是勇有後言以為吾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先是勇與黃台吉女額卜寨額卜捎通畏誅欵雲中上谷塞得傳送遼陽勇度是時速把亥昆弟強盛吾姑依此輩起即黃台吉有如一日欲問我彼安能越速把亥昆弟而奈我何乎於是與大哈剌等七人詣抄花營又不可去去

速把亥勇自知前已降亡今又復降彼必疑我乃自謂我必先以塞上兵馬及地形為彼陳說什一二夫然後彼知我無復有他腸此必深信我無疑不然者我請以數萬騎橫行漢塞可乎頃見速把亥果如所語壹語速日夜不倦速把亥大悅悔相知晚於是易勇名曰失兒兌而以夷婦孛兒亥室之因賜之牛馬各四十蹄橐駝二頭羊六十角與謀漢勇謝曰吾幸假此報君於塞上如何是時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也其九月即引速把亥八千餘騎從鎮安堡略廣寧城東至青雲甚寨會邊吏惡勇亡捕繫勇家室就京勇至

問家室安在蒼頭軍小滿兒具如實告勇低徊者久
之即略人畜驅出塞曰豈以爲我終不能修報乎其
十月從義州大清堡入王漢屯行間逢佟將軍益用
宿怨故挑戰殺我官兵吳鸞等七十餘人傷二百餘
人其十一月引九千餘騎從平虜堡入瀋陽其十二
月引一萬餘騎從遼陽入長勝堡其明年正月復入
長勝堡其四月引八千餘騎中分軍以一軍捕伏鎮
武堡以一軍擊邢百戶等臺一十一座殺我軍四十
餘人已復與委中從鎮武西平堡入廣寧東南已復
以一萬騎入墻嶺誘我軍於是備禦苟麒追逐伏虜

倉卒起殊疾力殺苟麒等二百五十餘人奪驛騎馬
四百餘匹於是大言阿黃勇旦日下沙嶺傅家庄揚
揚馳塞上以示非復前日轅下勇也而速把亥由此
益壯之乃與勇馬五十騎牛一百蹄羊二百角得進
而視兵馬事矣其九月引四十餘騎入錦州大勝堡
其十月從大勝堡入凌河其十一月從高台堡入沙
河其明年正月引二千餘騎從長靜堡入鞍山其三
月引一千餘騎從長定堡入打鷲臺備禦王承德死
之是歲隆慶元年也其正月入長鴨墩我兵追逐至
勾家寨斬首一級奪獲馬九頭其二月入芍藥溝追

亡斬首一級馬二頭後從尾千谷入裨將王世祿鏖
戰斬首二級後從松樹口走小孤山祿逐北斬首二
級其後三月從柞子溝走崔勝谷我兵斬首一級後
從石門臺追逐至白塔谷斬首一級其四月朵顏夷
十萬等千餘人傳箭請入市於是臺御史魏學曾御
史李叔和使遊擊郭承恩詣關市下撫賞而速把亥
諸部阿其赤等亦多闞匿於其間爲通事陳紹先覺
微告承恩承恩乃使使者捕之得三百七十六人填
驗問一百一十六人又五六營夷也趣賞之去它一
切繫獄必欲獻見黃勇而後得解免於是速把亥見

質夷過多恐有如不可諱漢一日盡置之於理縱是
屬不言即異時余悔將何及乎遒以二十六日鄉當
勇詣塞伏漢法承恩始釋阿其赤等撫賞如初於是
上賜制置使劉燾以下金幣有差其五月從馬鞍
山直走渾河漢出兵挑戰斬首四級奪獲馬一十五
騎我千把總王世忠孫衍慶中流矢死之軍士死四
十四人傷九十二人馬八十二匹其六月入鎮靖堡
守備使陳言及千夫長趙宋周之望追逐至東長嶺
過延佛寺去邊可二十餘里多所斬獲虜亦殺官軍
六十三人馬七十六騎其七月速把亥以爲自吾得

勇而所戰必克殊深悔前日逼我縛勇者郭將軍也
乃盜阻鎮靖堡外邊冀欲泄逼勇之忿先是大哈剌
等七人未獻尚質速把亥所知交夷十七人而速把
亥亦虜我臺軍相當其八月從古城臺入鎖龍果谷
追逐斬首三級復從大柞子谷追逐斬首二級後從
白山衝追逐斬首四級後從一堵墻直樁𪙉場堡張
能谷而裨將劉澐行捕至孤山堡虎廷谷斬首四級
旦日復蹺廟家谷斬首三十級虜亦射我軍朱天洗
等三人傷孟友等九人明日復從新臺入光石板溝
我軍斬首一級餘虜皆走小駙馬營出邊止舍臥牛

山是後迺偕黑孛羅聚黨九千人壁鎮靜堡閻遣輕
騎數百誘漢兵漢兵亦捕伏聽諸虜諸虜然後稍稍
退項請曰將軍第還我質夷五人我即以臺軍還於
是與之九人居八九日又與四人所不遣者廑三人
矣速把亥竟誘鎮遠臺通事李世勲王海及臺軍一
人而去是時虜中多漢人幸爲我邊吏言此中計欲
大舉遲質夷還歸舉矣其九月速把亥黑孛羅復欲
入廣寧以車營烽火精候明黑孛羅乃躬馳鎮靜堡
裨將杜鏜所叩頭請市賞已索質夷因與之二人其
一人繫必李世勲至即遣不女欺其十月從古城新

臺入我兵追逐至五岔湖斬首二級其十一月從長
溝逐北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十九騎其十二月從東
山奔小佃子屯追亡逐北至古河斬首五級其明年
三月虜騎五六千捕伏廣平山迺先使五百餘騎馳
平虜臺拆墻墼壕漢兵追逐至紀家臺斬首二級奪
獲馬四騎已至張堡山斬首二級我兵輕重傷陳文
舉等五十二人其四月復西引炒蠻把都兒東引委
正把兒得大率四五萬聚捨剌塔剌少者四三百騎
多者五六百騎或捕伏鎮靜堡鎮安堡倏忽白雲山
羊山亡常處其五月從鎮安堡古城入我兵以爲大

舉屢戰迺八九十騎也望見我兵至蓋反踵走走山
塞項復以千餘騎從鎮夷堡韓口臺入捕伏紅巖子
溝先以十餘騎直走瓦子谷是時遊擊將軍郭成恩
道退虜疾力斬捕甚多其六月速把亥黑孛羅使六
七十騎盜邊項復以三百騎從分水嶺入還退北安
屯青石廠然虜衆漸合至萬餘矣鹵我男婦一十二
口牛驢七十六頭我兵亦斬首一級奪獲馬二匹其
八月速把亥復引卜言兀欲犯廣寧錦義之間迺以
九百騎從錦州大福堡入於是以四百騎擿刈我田
禾以五百騎走塞項之復合營直走錦州乘山舉火

我兵追逐至羅巴子嶺及一片石臺西女兒山斬首
七級奪獲馬二十八頭其九月六七千騎走嗛場揮
汙成雨將軍李成梁度虜必從大康南走鍾家堡乃
止壁於是分布諸將軍軍袁家屯紀家屯高家屯王
謙屯何智屯小方家大方家戚家八塔兒諸堡項虜
果以二萬餘騎從大康堡祝青營三山臺卸花臺入
邊復還是時卜言歹欲報錦州之敗迺引黃台吉把
兎兒抄戶兒都剌兒那木大阿信等二三萬騎聚義
州凌河欲大與會市夷覺微以狀告塞上兵威甚設
皆遁走其明年正月速把亥歹青大會鵰背山遲炒

花諸騎決志欲從丁字泊十方寺入我兵疾力復還
歸項以五百餘騎走北腰鋪我兵馳赴懿路城鏖戰
破之斬首一十一級奪獲馬六十一頭餘虜皆壁黃
甸子我兵直擣其壁斬首捕虜七十六級奪獲馬牛
羊六百頭器械亡算其明年十一月速把亥委正抄
花合兵羊腸河佯言擊土蠻陰欲略河東遼陽於是
副總兵趙完以一軍軍遼陽參將郭成恩以一軍軍
虎皮驛備禦安嵍以一軍軍奉集堡裴承祖以一軍
軍鮑家屯柯萬以一軍軍平虜堡齊可以一軍軍一
堵墻亡何虜騎從賣酒望墩入我軍並擊大破之斬

會首把兒太宵公提等首大率五百八十八級其八
月臺御史張學顏徵令土蠻捕速把亥歹青不惜萬
金重賞其明年又二月速把亥歹青旁河以為壘當
是時會首佟鎖羅可赤沈熲你對替等亦聚兵散羊
谷清河欲入邊於是速把亥躬帥數百餘騎從長勝
堡棘榆塌入漢使大將軍出蓮花塌得胡首虜四十
四級餘黨悉渡河奔逃我兵亦傷十八人居八九日
胡騎六百從靖安口入漢兵追逐至榔河屯亡所得
而會塔兒山鳴梆聲徵四野復速至將軍廟已至板
塲谷斬佟鎖羅可赤等首一百五十一級馬一百二

十六騎虜亦殺我軍三人馬三十五騎軍重輕傷一
百餘人自是之後虜亦殺略我塞下亡已時於是使
會首忙子把其三等告急於王台台保塞忠虜也迺
執把其三等劍斬之其明年春大將軍李成梁見為
速把亥被敗長勝堡近漸徙廣寧以北虜騎羸弱勢
頗可乘乃徵使蒼頭軍孟達子劉達子等出鎮安堡
詗虜我兵出不意出塞以奪虜氣而以參將黑雲龍
軍居中備禦戴冠攻其右武舉凌雲攻其左遊擊傅
廷勳中軍蘇承勳掌戰車其正月出鎮夷堡八十里
至皂洞山其二月出鎮邊堡六十里至亂石山亡所

得得雜木數萬其三月出白雲山一百二十余里至
金線塔會虜騎三百跳驅走平山山林深箐望見漢
兵輒棄馬捧頭鼠竄入林中殆如蜚於是軍中傳令
戰車槍手發火器烟火相望斬首六級奪獲馬二百
餘騎我蒼頭軍于國李艾等亦傷二人馬一十四騎
是歲隆慶壬申也其明年癸酉三月速把亥炒花從
山林中微使零騎詗漢兵復欲結黨察罕兒犯我鐵
嶺瀋陽已帥八千餘騎伏頭林子先是回鄉人元陞
以其狀告於是副總戎楊騰遊擊張延賞馳曾遲堡
叅將王永祐遊擊曹簠馳平定堡叅將郭夢徵備禦

蘇國賦楊謙柯萬郭衛民宿振武馳鎮西堡大將軍
李成梁馳彭家灣並傳發虜畏漢兵盛復遂逃我兵
勇氣益百倍追亡逐北至鵰背山忽大風從東北起
雨雪蔽面賊乃棄旂鼓復犇入山我兵斬首捕虜凡
五十七級奪獲馬二百七頭器械亡算是時西虜黃
台吉大會土蠻入遼陽備兵使王之弼兵巡使賀溱
乃告叅將馬文龍郭成恩微使降夷哈卜寨等詗虜
而李成梁亦使李平胡從義州大清堡出塞二百五
十里斬首一級奪獲馬一百騎其四月從小夾臺入
漢兵追至廟兒山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已復以一

百五十騎入散半谷遊擊曹簠追亡斬首三級奪獲
馬三騎其五月胡騎四百從喜鵲窩入叅將郭夢徵
鷹擊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已復以四五十騎入犯
榆羔臺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其六月以四十
餘騎入雙樹臺漢兵逐擊斬首一級奪獲馬九頭其
七月復犯孤山墩我兵馳三道河鏖戰斬首一十一
級其八月復欲引上言兀堵剌兒擣勞亥入廣寧大
小黑山錦義以瀰雪前差乃爲朶顏人伯戶卜墩覺
來告先是速把亥結連董忽力三百餘騎過灤河聲
欲犯羅文馬蘭之間是時合虜五枝財可得三百騎

而給諫張書奏以爲虜輒大言入漢塞至易漢也語
在奏疏其十月以三十餘騎圍新水衝臺守備馮文
翰逐擊斬首二級頃虜騎百餘馳青山漢兵寡弗敵
奪獲胡馬一十七騎頃以五千騎從汝花一臺入我
兵追逐斬首一級其十一月堵剌兒上言兀則已合
速把亥漸增至二萬餘矣於是堵剌兒計欲入錦義
而上言兀則又欲并略開原遼陽廼詳言凡吾所欲
略略建州諸夷也是時灰正亦欲以七千餘騎入廣
寧塞而堵剌兒復馳散剌會土蠻打剌罕大率三萬
餘騎用此欲橫行遼陽金盖間李平湖卽從鎮寧堡

出塞至中潦河一百二十餘里見虜兵皆精勇而還虜乃以八千騎從汝花一臺攻八里莊堡我兵逐北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槖駝三頭李成梁乃下令令爲左右陣類一二字已迺誡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遂決策以十七日子時出兵虜亦先使所親愛廉得其狀乃披甲兵吹鼜粟鼓行而前我乃左右轉鬭而中將軍李成梁接戰會平明火器擊傷頗多斬卜列赤等首三十三級奪獲馬五十三騎槖駝四頭是日天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弗可深入延還塞已虜騎從長山臺入追亡斬首一級漢復使蒼頭軍李得全誚虜至亮子河道逢虜騎五十餘殊死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七十三頭虜遂伏羊房屯欠之論家丁李平湖李得全哨探功陞授百戶其明年正月謀復犯遼陽是時速把亥與土蠻盐脾睨薊遼亡厭時西自虹螺歷廣平直抵遼河延袤五百餘里胡騎十餘萬東可入遼瀋開原西可入廣寧鎮武南可入金復海蓋於是給諫蔡汝賢奏武備當嚴頗深遠其三月速把亥抄花委正度寒下農事急乃縱虜騎數千誘漢兵輟耕頃漢兵出塞於是虜中分以其半東窺遼瀋以其半西襲錦義亡何虜騎五六千急犇平

虜臺裨將趙禮昌擊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五騎復追逐至張保山伏虜並發我軍以火器火箭疾衝鋒斬級甚多餘黨皆棄旂鼓走重輕傷陳文舉等五十三人其六月速把亥委正抄花歹青撦勞漢馳土蠻營議以秋高入錦義廣寧河凍入金復海蓋遼瀋於是孫顏人打不哈具得其狀以告其九月速把亥戒諸酋毋盜邊俟大舉而後可踰快是時土蠻猶號稱庸弱乎給諫李戴度勢必合黨於西虜乃以書　請留意武備其十月入開原忽轉折而入於河西其十一月比犯錦州復入大勝堡漢兵追亡至黃佃子斬首二十六級奪獲馬九十二頭已復引以兒鄧等欲入大小黑山開原鐵嶺瀋陽之間頃之虜騎二萬馳平虜堡遂至東楊伴溝諸屯當是時翟繡裳爲分守使帥裨將追逐四面並發把總白承動至王見屯斬首二級奪獲馬一十一頭把總秦得倚至王大人屯斬首三級奪獲馬八頭壯士李時英至毛升屯獲生口一人馬一頭遊擊丁倣至任政屯斬首一級奪獲馬七頭槖駝二頭千總王盛宗至郭家屯於是虜半走半伏壕中以拒漢兵漢兵傷一十七人馬一十九頭其閏十二月大會上言台周等六萬餘騎於揷漢

腦兒其明年正月我兵鏖戰長勇堡斬首一十二級
奪獲馬三十五頭其三月虜騎三萬欲犯遼瀋海蓋
或欲犯廣寧閭頊之虜皆執鈎杆從平虜堡南靜九
臺入是時總戎李成梁備瀋陽副總戎曹簠及遊擊
張志遜蘇國賦楊謙追逐至國公寨斬首捕虜一十
一級奪獲馬四十八頭餘黨棄輜重走漢兵行捕至
河溝河深十餘丈虜騎盡傾跌填陷河氷衝壓死者
不下五六千充塞十餘里李成梁乘勝提兵悉渡河
射傷二千餘人會莫壓取首級一百九十六級先後
大率斬首捕虜二百七級虜獲馬三百四十七頭驢

一百九十頭橐駝二百二十頭器械萬餘奪被鹵男
婦三百六十七人我兵亡丁喻春等二百六十二人
傷丁高宗等三百四十五人於是御史劉臺奏 聞
上乃詔曰御史例不報捷只宜查覈功次虛實或
地方有應處事宜不妨事後論建令該鎮獲功巳及
半月督撫並未奏報巡按乃以捷聞俱非事體下大
司馬問狀久之速把亥佯爲款塞因擁衆深入督撫
梁夢龍使遊擊陶承喆追逐至邊外斬首四百七十
二級奪獲馬牛羊器械亡算於是大司馬譚綸請咨
大宗伯行保章擇日祭告 郊 廟大鴻臚於 皇

極門導引使者宣後 上乃詔曰朕恭上兩宮徽號
禮成該鎮再奏奇捷此實 天地 祖宗朕心欽感
照例宜捷仍遣官祭告 郊 廟以答洪庥於是加
李成梁太子太保廕一千錦衣正千戶世襲楊兆張
學顏皆加勳廕一子太學他皆賜金錢幣帛有差其
四月帥伯言大等四千餘騎佯言略海西陰欲犯開
原頊之花大欲犯錦義復引莽惠伯戶又聲欲犯寧
前迺先以三十餘騎從大康堡入漢使遊擊孔東儒
備禦胡鸞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其五月虜騎
一千有五百伏鎮西堡城北事覺伏起皆貫弓執矢

射我軍我軍中流矢死者二人趙奔馳出邊其六月
復入我軍捕伏鎮靜塞出不意斬首十級奪獲馬二
十頭其七月速把亥使卜言台周乞兵專難於是以
二百騎從黑莊窠孤松山入裨將劉登行捕斬首三
級奪獲馬三頭其八月抄花使夷使送所略暹事實
聰到關頊之速把亥椎牛祭旂纛以爲神其祐余余
姑暹坤肚兒哈黑石炭卜言台周委正黃台吉以兒
鄧長兎煖兎扯勞亥彼且至而吾亦欲入河東開原
瀋陽遼陽矣頊之伯木戶結連專難以兒鄧欲略寧
前錦義廣寧而黑石炭亦聚兵養善木暹速把亥迺

先使虜視河河水淺則直走遼陽瀋陽開原不則還走廣寧錦義當是時長昂土蠻亦大會諸虜哈麻丹林欲入塞而朶顏酋長莽惠使夷使送所鹵通事陸偉到邊具知其狀於是制置使楊兆都御史張學顏及給諫裴應章皆後先奏　聞其明年正月虜縱三十餘騎馳墓山營略軍人陳麻子及道上行人漢使禆將馬文龍追逐至雙營城斬首五級奪獲陳麻子等五人馬五騎虜亦射我軍馬得功等九人馬七騎墳之備禦王守道從長勇堡馬門出邊行捕至爛蒲河六十餘里逢虜騎三四十挑戰傷我軍曹奎等七

人馬一騎我軍亦斬首五級奪獲馬四騎其二月副總戎曹簠及分巡使蔡可教使使者王俊從長寧堡出邊行至夾灘五六里虜以二十餘騎襲我漢復使遊擊蘇國賦備禦馬衛都馳袋兒灣因至菱角泊擊破之斬首一級奪獲馬牛二頭餘黨悉遯逃追亡至高麗窩斬首三級奪獲馬牛七頭已至死河淺轉戰斬首二級奪獲馬牛九頭我軍亦傷杜永功等九人馬五騎其九月速把亥引哈屯韋正歹青等二萬餘騎屯遼河欲入開原瀋陽會邊備嚴遂殺略王台畜產焚燒數寨而去是時朶顏酋長專難董狐狸兀魯

伯戶亦入寧錦於是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上書大略慮遼河爲適中之路有如一日東犯開瀋則有肘腋之虞南入廣寧則爲腹心之災西略義錦則阻咽喉之路居墳之煖兎董狐狸入義州大定堡漢使禆將馬文龍追逐斬首三級奪獲馬二十二頭其十月速把亥土蠻聚精兵三萬皆東行於是副總戎曹簠急使禆將姚大節徐維忠徐永昌凌雲分屯瀋陽墳之虜騎從黑林墩入直走靖安清水河略王台由廣順關故道還歸縱火焚燒道上蒭茭略畜產而去已復以二千餘騎入開原威遠堡小河口墓台廼

使兀堵國告急於漢簠卽帥備禦唐朴塵戰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餘黨悉出邊是時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傳檄土蠻腦毛大速把亥然虜騎皆大言吾欲略廣寧錦義然後已於是禆將馬文龍備凌河堡劉翊元備馬家屯虜竟從墓山臺走走井土臺我兵追至蔡家臺多所斬獲其十一月虜騎二萬餘從寬邦直擣戴家槙黄伯河黑土臺分三枝一枝奔沙河驛一枝奔雙墩舖一枝奔中後所遊擊王國瑞追逐至沙河驛營盤山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王大瑋馳石河舖奪獲馬二騎虜亦傷我軍七人殺王奉等四

人馬五騎項合戰中後所西亂岡臺殺我蒼頭軍葉
國用徐文徐世忠等一十一人亡何復從新興營蕭
子溝走東關驛塔兒嶺深至曲尺河鋪漢大出兵轉
戰斬首二級奪獲馬四騎自是之後速把亥引莽骨
大莽骨能略不慎萬餘騎聲欲略遼陽於是臺御史
張學顏慮中後所地勢平漫而沙河驛東關驛又嘉
靖中已陷之城欲加兵防守其明年正月虜盃旁近
邊塞其二月入海州東勝堡已入前屯瑞星堡北壁
舊遼陽大將軍李成梁度虜此必誘兵以爲我兵必
西防彼廼東馳乘我所不虞必無疑於是發遊擊裴

永勳馳寧前而以秦得倚協守遼瀋是時備禦楊四
德使使者千現等七人巡徼雕背山道逢三十餘騎
殺戮殆盡項虜騎二百從鎮西堡靖虜墩入射死蒼
頭軍三人馬二騎已復入寧遠殺官兵一十七人其
三月虜縱二十餘騎入宋家泊略牛六頭軍一人而
去項復以三百騎掩伏鎮西堡賴武備嚴馳還於是
大將軍李成梁夾莢襲大營廼以李成材李如松李
如栢爲一軍王維貞劉登泰禿萬春郎梅蕭汝芝爲
一軍而成梁及曹簋楊燮王永祐將國泰戴良棟常
春馮文郁楊四德霍九皐爲一軍皆屬傅廷勲姚天

與徐維忠徐永昌掌之期十五夜出邊行至中遷河
北羅兎一百餘里天明去虜營漸近軍中砲鳴如雷
虜衆倉卒見漢兵如自天而下大驚自相蹂踐死者
及赴河溺死亡算斬阿都奈把吉等首凡五十二級
我兵亦傷丁朱沛等三十八人馬二十一騎是時成
梁見爲地濘樹稠於深入不便趣罷兵成梁殿後行
緩項之夜不收劉友升以二十人從代子河北團灣
兒出邊四十餘里因掩伏爛蒲河鏖戰斬首二級奪
獲馬一騎虜亦殺我軍一人馬一騎相當其四月速
把亥偕土蠻打來罕黑石炭歹青拱兎煖兎以兒鄧

欲請比宣大貢市性廣寧欵塞以爲歲遺我繒絮米
蘗則已不遣我而廼云謝絕則我以數萬騎馳蹂廼
稼穡也於是李成梁躬帥親兵李如松李永才出邊
既行至西寧堡而御史趙允升方行部宿堡中聞虜
徼卽臨兵趣李成梁親兵李成材李如松如栢如桂
如梧疾力戰而虜騎則已分爲三枝一枝馳內邊一
枝馳路壕皆張旂志鳴砲勢頗盛於是如松尾虜騎
還入塞挑戰斬苦力得等首五級奪獲馬三十四頭
漢兵亦多敗北會裨將李澄清陳朝升救兵至虜始
犇舊路從珠子河出邊項之虜騎二千從公山堡麻

瀋臺直擣連山驛成梁亟馳雙樹舖虜騎方壁灰山
接火臺舉火益逼近連山驛於是遊擊孔東儒亦馳
皂隸山虜見漢兵疾力皆遯走我兵斬首一級奪獲
馬一騎是後太僕張世胤備兵使李松使使者微行
詗青山口義院口土蠻方牽馬至哈剌毋林老河欲
窺廣寧開市如故已度不可得還長兎長昂西犯寧
前遼東嗾歹青哈屯速把亥犯瀋陽鐵嶺先是御史
趙允升劾奏虜數人與水小團山白塔谷仙靈寺已
復東入連山西入寧遠南入海坼殺略人畜亡算
上有詔言西寧堡之捷撫按奏報不同御史親與賊

遇其言必實下大司馬問狀其五月兩人錦州廣寧
索貢市不從其九月復使莽惠馳鎮靜堡語在土蠻
傳其十一月復使速把亥入海州旦日卽出邊略大
康堡軍夜于朝其十月略大興堡軍張仲禮等四人
已略大福堡軍韓用已略胡孜等八人已入中前所
略大福堡軍李祿已略大定堡軍王得功已又使長
昂入前屯已略大定堡軍李思功已略開原軍李進
羔等七人民蕭志學等十一人其明年正月與黑石
炭歹青炒花等復聚捨剌毋林語在王台傳頃之速
把亥縱部曲犯開原遼瀋廣寧諸邊而土蠻亦移師

遼河劈山劈山乃在開原遼陽間也於是李成梁以
千七騎瀋陽旦日至丁字泊虜乃以數百騎繞墻而
入成梁躬率車騎追逐直擣劈山去邊已二百餘里
漢出火器弓矢挑戰擊破之斬阿丑哈等首凡四百
三十五級奪獲馬四百七十頭橐駝二十二頭器械
鎗刀亡算虜殺我軍佟尚仁一人傷秦得倚等二百
五十九人馬一百四十五騎於是制置使楊兆及都
御史張學顏　奏捷大宗伯乃移咨太史爲文太常
治祭品遣告　郊廟而會五月初十爲　高皇帝忌
辰於是以初九日宣捷十一日請　上御門公卿行

慶賀禮　賜李成梁以下爵賞金錢幣帛有差是時
　上有詔言朕方行嘉禮有此大捷實　天地　祖
宗默祐朕心深切感仰着遣官祭告　郊廟以答洪
庥已　賜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申時行陞賞皆以
書辭　上乃詔曰該鎮大捷實卿等運籌之功陞廕
非濫既懇辭朕勉從賜元輔銀一百彩段六表裡次
二輔各八十四表裡以示褒嘉其十一月速把亥入
河東其十二月引炒花煖太老撒卜兒亥恍惚太壁
遼河李成梁復躬帥車騎馳養善木直擣圜山斬首
捕虜大率八百八十二級奪獲馬牛羊器械亡算先

是虜以二萬騎從東昌堡亂柴口。深至耀州。李成梁
先使百金之士捕伏海州。出不意斬首二級。奪獲馬
一十五騎故事。各邊獲功奏捷。俱先議賞賚其陞廕
候勘明行。於是制置使梁夢龍及都御史周咏奏捷。
皆請比　先朝劉江之封廣寧伯。以倭首七百級曹
義之封豐潤伯施聚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亦不
過以首虜四五百級而況成梁先時擊破逆杲。斬首
捕虜至一千二百餘級。今北虜一級。已足倍東虜。宜
加封爵。於是大司馬方逢時請咨大宗伯擇日。大鴻
臚導引使者至　御前宣捷。　上有詔言該鎮屢獲

奇功。朕心加悅。依擬奏告　郊廟。用答神庥。時戊寅
正月也。　上特諭內閣。昨日遼東捷報非常。即奏聞
聖母。蒙面諭朕云賴　天地　祖宗默祐。此時正
爾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　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
輔運籌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建此奇功。我勉留
張先生。這是明效。朕恭對云　聖母慈諭的是。茲恭
述以示先生等知。一應敘錄宜從優厚。用稱朕奉承
仰體　聖母至意。頃復有　詔。詔內閣。昨見遼東塘
報大捷。比前次更多。朕心深喜。今日奏聞　聖母。歡
悅殊甚。朕沖年踐阼。恒念德不足以格天威。不能慴

虜會。夙夜惕勵。而邊臣奮勇。屢立非常奇功。誠如
聖母前諭　天地　祖宗默祐。乃國家之慶。元輔平
日加意運籌。卿等同心協贊之所致也。部疏上。時卿
等以此諭內閣。着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先
生看。將一應敘錄。比前更優厚。用示惓惓奬酬之意。
久之。賜李成梁兼太子太保。廕一子指揮使。楊兆廕
一子百戶。張學顏廕子陞一級。皆世世勿絕。金錢幣
帛有差。陞賀溱一級。姚天與二級。他金錢有差。復以
馬價二萬。賚將校有功者。賜本兵方逢時銀五十兩。
表裡四。之廕一子太學。陞曾省吾。郜光先一級。金三

十兩。表裡二。之所司郎中皆陞俸一級。金十兩。餘皆
八兩。賜梁夢龍金四十兩。周詠金三十兩。表裡皆二
之。後以梁夢龍奏。復賜爵賞金錢幣帛有差。先是保
章擇己卯正月二十二日辰時告　廟。巳時宣捷。遣
公張溶告　南郊。伯楊炳告　北郊。公徐文璧告
太廟。迎禮已。　賜陞奏捷舍人崔勵等秩。衣服二套。
居五月。封李成梁寧遠伯。歲食祿米八百石。已給
誥命及鐵券。得免死。遷梁夢龍俸一級。廕一子太學。
周詠復御史右丞。遷秩一等。遷張崇功唐朴秩一級。
明年九月。土蠻遣速把亥略遼瀋開原。已聚兵四萬

好村祭旂纛節馳磕力其十月虜騎五萬欲略遼遠
前屯衞不則攻山海關於是臺御史張夢鯉因郵置
以　聞其十二月移聲遼河聲欲犯海州其明年正
月速把亥復引炒花煖兎伯言以兒鄧謀欲略瀋陽
其四月聲欲略遼瀋其七月與黑石炭聚五萬騎哈
亥惡卜各素議期八日馳捨喇毋林聲欲馳廣寧遼
西山海進東間其九月虜騎六萬從慶雲堡謝海臺
直走中固城馬家寨已入鐵嶺東南熊官兒多所殺
略賴漢兵追逐還走殷家莊平嶺山頭臺出邊是時
土蠻亦欲犯錦義右屯速把亥乃乘隙復聲欲犯薊

之灤東遼之河西其十二月聚兵遼河又聲欲略遼
瀋其明年正月　上有特詔詔內閣今日風氣不祥
恐有邊事與先生等說宜申飭邊臣加意儆備居頃
之虜騎入湯河堡旋退裨將周之望追逐至羊兒山
斬首二級後復以二千騎從大鎮堡長山深入錦州
城於是虜衆漸聚會固已至二萬餘矣漢使裨將馬
如龍去邊既行八十餘里捕伏水獺河虜以一萬奔
杏山一萬分馳錦州四門周之望殊疾力戰斬首四
級奪獲馬二十一騎已復與王應榮等鏖戰各劍斬
數賊會矢盡力乏兩人竟死於兵是時遊擊徐恩指

揮鄭産出北門裨將趙宋指揮王汲張朝臣出東門
金鼓震天地虜乃奔小凌河小凌伏起涂寛斬首三
級奪獲馬十三頭高橋鋪伏起千總高艮弼斬首二
級奪獲馬四頭杏山驛伏起千總朱延慶斬首三級
奪獲馬三頭其三月速把亥犄遼河以爲險將軍李
成梁大戰斬首捕虜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四百三
十匹盔甲八百有奇乃以十六日　宣捷因祭告
郊廟賜成梁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其四月虜騎一萬
從孫眞臺入副總戎曹簠追逐斬首四級奪獲馬二
十騎復至土臺被虜圍急賴裨將蔣位孫守廉毋承

宣救得潰圍出虜復馳漢塞蒼頭軍丁援斬首一級
奪獲馬三頭千總陳鵬把總潘汝戢及親兵曹義等
死者三百有六十人輕重傷一百有六十六人馬四
百有八十六騎已復以三萬騎聲欲略遼瀋開原其
七月虜以十餘騎從沙堝臺入我兵斬首一級奪獲
馬三匹已復奔矮嶺斬首一級奪被鹵男子一口馬
三頭其十月虜騎二十餘從那木川入把總胥仲仁
追至韭菜窪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頃之虜大入鎮
安鎮靖攻圍山堡盤山驛十三山驛殺略義州我兵
斬首捕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橐駝四十七頭虜亦

鹵我軍馮惠等六人傷張勳等五十二人奪糗糧二千一百八石燒毀廟宇二座旦日復從大清大靜堡出邊是時李成梁度虜入秋毫亡所利必且復入乃選輕銳之卒尾虜後得亡恙其十二月虜以三十騎從寧遠堡鸑窩臺入我兵追至娸婆溝斬首二級奪獲馬四匹其明年四月虜四十餘騎從代子河墊深入我兵追逐大林子斬首五級其三月虜騎七八十從鎮西堡入我兵斬首一級已復從木空臺追逐斬首一級已追亡至盤嶺溝斬首一級已從鎮北堡安寧臺入我兵追亡至狳狗石門斬首二級自是之後

速把亥使班字束及那亥爾只額捕伏塞上聽漢師擊羊令男把禿兒伯言顧馳清細河已使他刺亥大力紅傳箭到關欲買賣而速把亥亦躬帥二千餘騎請鎮夷堡大將軍李成梁乃提恭將李平胡等兵鏖戰平胡射最工乃貫弓執矢鄉速把亥遂中左脇墜馬蒼頭軍李有名亟割首級是時秦有功亦斬河木寨宋尚仁斬卜兒亥亦皆有名孫卒也餘黨悉奔秦得倚乃從大清堡出邊一夜馳大青山去邊一百二十里李寧斬首五級李有華生得額孫兔一人於是速把亥弟炒花及姪老撒卜兒憨皆去帽頂冠孝老小

盡兒啼謀欲藉兵於土蠻以報怨而其妻哈屯妹夫花大郎褁屍到營以布殮奕塔毋戶渡下因治房子卒其酋長九家家一人守冢頂之把兔兒至諸酋東西瞭山把兔兒乃告曰我郎有如有不可知郎舉烟若郎蚤自來也是歲萬曆壬午也於是制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總戎李成梁皆復先以捷　奏先是御史馬允登訪誅納長昂及西虜打兒漢漢親速把亥姑翁也皆言速把亥伏誅有狀是時王台夷使札卜失言亦如之於是大司馬梁夢龍請咨大宗伯行保章擇吉日祭告　郊　廟大鴻臚導引使者至　御

前宣捷如故事自是之後大司馬論功行賞而輔臣大司農及給諫陳謨御史皆以例不及論論制置使臣吳兌御史右丞臣周詠寧遠伯臣李成梁當特議副總戎臣秦得倚叅將臣王維貞臣熊朝臣臣李平胡臣李得全臣孫守廉遊擊臣蘇國賦臣蔣位中軍臣李宗召當陞賞備禦臣李興臣李塗賞臣詹承祖旂鼓臣孟學詩千總臣唐伯美臣張世爵臣岳高臣胡尚忠備禦臣朱延慶安教當陞賞遊擊臣楊士觀把總臣毋承宣當量賞兵備臣周于德臣李松臣靖四方分守臣張崇苑馬臣洪濟遠當上賞副總臣徐

技參將臣羅思聰通判臣蔣思極知州臣張指南遊
擊臣周思忠守備臣李如梧王有翼備禦臣張箴臣
房承祖臣金獻來臣李應時把總臣胥仲仁當量賞
是役也首功雖出李有名而中傷實李予胡當應并
論乃議遷平胡都督僉事仍加副總戎秩有名授正
千戶俾世世勿絕於是 上有詔賜李成梁金一百
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復賜第宅一區於京師下大
司空蓋造特進廕子爲指揮世襲遷吳兌大司馬兼
御史左丞陞周詠俸一級皆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賜勑獎勵金錢幣帛有差遷李平胡秩三級秦得倚

等二級李寧等一級賜周于德等金二十王維貞等
十五兩李松等十兩徐枝等八兩重賞李有名發馬
價一萬犒諸校有功勞者賜梁夢龍金五十兩表裏
四之廕子得世襲陞王一鶚張佳胤俸一級銀三十
兩表裡二之陞所司郎中一級銀十兩他皆一兩先
是劈山之捷給諫光懋以爲實土蠻部阿丑哈一日
以盜牛馬故懼誅群菫千餘人亡抵漢塞遊擊陶承
喾誘而僇之至上功幕府凡四百有奇其役大司馬
方逢時按御史安九域議 奏對詔制置使梁夢龍
暨御史周詠總戎李成梁准辭免原加恩典陶承喾

下御史逮問翟繡裳馬衛都王有臣皆免官速把亥
一名速卜亥一名蘇把亥爲泰寧衛酋長生四男長
卜言兔又名栢彥務次卜言把都兒又名把兔兒次
卜谷次勺里兔又名召里兔始速把亥伏歐刀死尚
披戴盔甲臂手漢使降夷長漢往驗級級大如斗也

讚曰

以余所聞遼左東起開原西抵錦義大率千五百里
乃所在皆可入犯手嘉隆以來虜患何歲亡之甚至
殺大將軍如艾草菅甚哉速把亥之爲禍首也而果
力茵黃勇實有以導之然兩人亦旋受其咎酷矣道

家之言毋爲戎首豈虛語哉劈山之捷說者尚有後
言不然諸將軍且與驃騎爭烈矣古者封爵之誓曰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凡爲將
願方此意哉願方此意哉

卜言兎卜言把都兒列傳

卜言兎速把亥長男也又名栢彥務始速把亥妻哈
屯生四子長卜言兎次卜言把都兒次卜谷次歹里
兎於是昆弟相率而報先人之怨曰非得東西虜莫
可者當是時把兎兒則有叔父抄花妹夫花大黨之
皆藉藉有威望胡虜間而獨卜言兎歹里兎亡所知
名兩人由此思朶顏有長昂之酋西虜有打來明暗
之酋東虜有火羅赤之酋皆夙夕以阿父故頗有積
怨深愁於廣寧於是從之而起也而會龍兎伯言瓜
兒兎以兒鄧額尜委正大小打剌漢委正黃台吉亦

欲入開原廣寧東西遐聚黨數萬人期五月十三日
樸捉瀋陽靜遠堡於是遊擊韓元功馳救居一二日
元功使把總陳九疇黎文重出威遠臺詗諸虜虜乃
馳三千騎吹掌海螺張旂志舉火鳴砲送奉馬牛羊
入堡元功急使童渙然堅壁城守即躬提兵挑戰是
日自寅至巳勇氣益倍前亡倦虜騎漸增元功兵大
率減什二三寡弗當竟被金瘡死我兵徐永福等死
者凡三十二人馬凡一百五十九騎傷凡三十人自
是之後復以五萬騎牧馬遼河以西岸謀欲略遼陽
西古城諜者覺具以實告於是傳分守使及備禦使

何應魁提裨將羅維晃備古城先是四月二十二日
中貴人張誠於　會極門傳奉　特旨昨日風霾陡
作塵沙蔽日朕心驚惕靈臺來奏主有邊兵着兵部
便馬上差人傳與薊遼等處督撫總兵等官愼加防
備毋得疎懈居亡何備撫河路者將徐從義以長昂
儆告備臺頭路者將解一清以栢彥務歹里兎儆告
備石塘路者將羅思聰以打來明暗儆告是時東虜
銀燈大委正把兎兒召里兎方擁精兵二萬在養善
木臺御史李松與大將軍李成梁度把兎兒等必窺
河東乃令深溝固壘以待諸虜騎一日卒然不可知

是歲萬曆乙酉也其二月虜以萬騎犯蒲瀋其三月
我兵先伐其謀得亡虞其五月虜騎犯十方寺已犯
長勝堡於是暑草漸茂猾虜日驕橫志未嘗不在大
堤賴渾河河深不可渡竟還歸此豈非天所以限南
北哉已西虜三百騎又犯錦川營遊擊祖承訓鏖戰
斬首八級自是之後制置使張佳胤乃上書稱副總
戎臣楊燮臣李平胡叅將臣孫守廉臣李興功叅將
臣劉言遊擊臣童應選備禦臣張世爵臣霍九皐指
揮臣王紹芳臣吳希漢有邊才　上有詔優恤韓元
功當是時歹里兎尤從土蠻哉土蠻欲略河東遼陽

以報速把亥之役。會十有一月大水。兮里兎乃巡視三岔河氷。氷深輒報曰。氷堅可渡。

上言把都兒速把亥仲子也。又名把兎兒。隆慶初黃台吉。以昆弟十六人顋。上言把都兒以昆弟四人顋。四人皆逐牧哈亥額力素水草。然四人中莫有强於上言把都兒者矣。由此兩人相爲引重。志未嘗須臾忘錦義。是時上言兀。亦欲報宿怨。於是大會上言把都兒。及黃台吉。抄戶兒都剌兒。那木大阿信等。三萬餘騎。謀入白錦義。頼寒上烽火精明。並馳還。久之速把亥當推牛。遣上言把都兒往清細河而會速把亥伏

誅。上言把兎兒即推擇酋長二十人。馳塔毋戶渡視父冢。諸酋乃東西山瞭漢兵。上言把都兒好謂曰。有如不可知。我即舉烟火。若蚤自來也。是時往來者。言胡中皆以速把亥旣物子少。諸酋皆欲從爪兒兎奪開原。而不知上言把都兒。已能枕戈泣血矣。先是王杲男阿台聚黨。爲其父復仇。一旦聞上言把都兒發難。大喜。即從馬上傳花大炒花諸酋。趣會兵馳遼瀋。海州廣寧凡五等所爲報先人之怨。令旣下。所不亟上馬旣窺左足而應者。酋長罰馬一百騎橐駝五十頭部曲馬八蹄牛八角。於是把都兒即引莽官大莽骨塞。從專難營藉助兵時癸未正月也。其四月。分道入長勇堡。已。遂與花大炒花。大會老撒等牧馬遼河已入清細河東西擊城堡。漢益發兵備鎮寧鎮遠鎮安鎮邊鎮夷圍山諸堡。虜乃復馳臥牛山。裨將李仲武。尹世威使使者。捕伏山後。於是平山。東頭。亂石山虜車煩馬怒。夜半常鬬蛩蛩如恐弗克也者。旦日虜縱五萬騎。直薄釘窪空臺。虜我軍十六人。馬六騎。殺八人。頼援兵至。於是李得全等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餘黨悉遁逃出邊。頃之臺御史周詠度虜必復入。急使裨將李平胡。孫守廉等備正安堡。因捕伏三角山

虜果擊鎮靜堡。得全廼出輕銳之卒六百人。衝鋒會森。即鳴砲舉火。令返兵。旦日復出輕車甲騎夾攻虜。竟奔鎮遠關。於是三分虜。以其半圍東小台。釘窪空牆馬山諸台。以其半止壁釘窪空南嶺。以其半圍本堡。守備李仲武乃出弓矢鎗砲火箭如雷電。虜騎稍奔堡南駕砲山。頃之復攻本堡東北面。仲武殊疾力如故。虜亦復退。頃攻圍門台。然每戰至日晡。虜輒環列馬門關。以絕哨卒往來。令不得馳報。是夜窺虜暫退。乃使蒼頭軍楊洪等五人下臺取火藥。虜覺。即馳圍擊破墩臺。殺略我軍鞏二等一十三人。即移騎攻

前台及後光山台得全見圍困急躬侍闘器衝鋒伏
虜並起轉戰皆無所得日晡得全復出堡挑戰虜見
鎮撫使親臨兵兵威甚盛稍退舍於是得被鹵許千
加龍承道等九人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我兵傷高
文舉等八人馬十騎是時東小臺缸窰空腺馬山諸
軍見鎮遠關臺被克多遂逃道逢伏虜鹵林雪二等
六人馬六匹殺吳效忠等八人先是黃台吉使使者
欵鎮靜塞索增撫賞不可得其後五月十二日復引
五萬餘騎突攻鎮靜堡於是分巡使任天祚請於臺
御史李松因與總戎李成梁議議於大小黑山大出

兵佯爲北伐徼使百金之士捕伏以撓東顧是夜遣
裨將李得全等馳鎮靜堡以爲內應旦日臺御史及
總戎親臨兵遊擊李寧以刀擊花大傷左臉復貫弓
射流矢中膊脛花大親卜言把都兒私也虜營皆大
哭失聲盡捧頭鼠竄而去於是制置使周詠奏聞
後以阿台提并行賞語在阿台傳其六月十二日偕
董狐狸嗐金兒三萬餘騎犯遼陽廣寧會大風飛砂
石蔽白晝晦瞑之雷電交作驟雨如注平地水深數
尺大靜大寧城傾頹者五十餘丈傷大寧廬舍尤甚
於是軍民盡從大寧是日叅將熊朝臣亦引兵至廼

使夜不收劉志孝以旦日五鼓雞鳴出邊旣行至大
里山可五十里虜騎五千直走大邊正北臺堠火鳴
砲分爲三枝一枝攻大靜堡一枝攻大寧堡一枝伏
姜家山溝中是時副總戎李平胡及遊擊李寧千總
秦得貴備禦朱延慶設伏鎮夷堡偕卒兎虜至皆誓
捐軀不顧一生急砍入大靜堡殊疾力虜始棄臨衝
還歸獨大寧以堡官端世武中流矢死虜騎得循墻
而入於是叅將熊朝臣把總李義引兵馳正義莊溝
中伏虜起接戰殺軍民趙得功等一百二十三人馬
八騎牛驢十二頭焚廬舍三十六所李平胡等復馳

救虜望見李將軍馬上奮髯而來皆失色虜始遂走
盡出塞其後給諫張鼎思劾　奏其事語在奏疏其
後年正月把兎兒并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止壁遼
河已大會蓁善木謀欲略遼瀋海州其六月引著影
兎等犯清細河是時把兎兒往往群輩逐水草輿中
輿中去大寧爲近比肩錦義南可跨寧前西可薄古
北東可距舊遼陽也其明年二月速兎兒引瓜兒兎
又哈兒老思卜兒亥脫退脫卜戸馳十方寺墳之復
結連西虜以兒鄧萬餘騎直抵蒲瀋擊城堡殺略軍
民遊擊周思孝追逐出塞於是逐水草遼河河深虜

騎不能渡大將軍李成梁即徵遊擊韓元功調集船
板繩索赴丁字泊堡治浮橋出虜不意是時制置使
李松偕分巡使任天祚備兵使王緘亦親臨兵監軍
而以副使劉易從備附關備禦使童應選備鎮城民
部郎趙三聘轉餉期十七日皆從丁字泊堡出邊成
梁廼布陣爲一二字廼以一字陣衝鋒二字陣接踵
繼入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旦日寅時遂至打大去
邊一百五十里矣虜已先覺望見漢兵至皆跳驅挑
戰於是李成梁躬帥一字陣以火器火箭刀槍弓矢
並發制置使在行間趣二字陣鼓行而前虜乃股栗

不勝兵漢兵乘勝勇氣益百倍疾力戰斬首捕虜凡
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李來乞搭把失等首凡
一十三級奪獲被虜凡一口馬凡五百四十九騎盔
甲臂手以千數亡降夷羊羔兒卜兒寨等凡十人傷
軍丁徐用謙凡二百一十六人死張倉等凡六百三
十九騎旦日遂鳴金班師自是之後把兎兎常聲欲
犯廣寧福餘人秋賴胡盧常從煖兎伯言所得其情
來告自是之後東虜一克灰正及打亥灰正黃台王
銀燈短弓兒皆後先欲犯寧遠寧前及遼陽進西廣
寧進東黃泥窪瓶城有狀　上方有特詔昨日風霾

大作邊境恐有虜儆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薊遼等
處督撫總兵官嚴加防備毋得疎懈時乙酉三月初
七日也工何臺御史張佳胤以捷因鄢置聞事下大
司馬張學顏問狀於是案臺史疏本大學士申時行
許國王家屏運籌帷幄功顧以法不及論乃論臣張
佳胤臣李松當優異臣李成梁當特加優異臣任天
祚臣王緘當超擢臣劉易從臣趙三聘臣章應選臣
張旂當賞賚臣唐伯美臣李如梧臣胡鸞臣胡尚忠
臣宿振武臣王維貞臣孫守廉臣周思忠臣李宗召
臣裴承勳臣佟養臣臣姚大節臣熊朝臣臣郭夢徵

臣查大受臣李應時當陞賞臣李平胡臣李寧臣李
興臣李芳臣劉言臣李維藩當陞賞臣劉易從臣趙
三聘臣章應選臣涂廣臣黃應魁臣陸尚學臣高貞
臣張朝臣臣蔣國太臣崔吉臣霍九皐臣何繼祖臣
郎維忠臣劉秉節臣慕承勳臣劉仲文臣董文貴當
陞賞臣郎梅臣李日增臣韓元功臣涂寬臣史儒法
當左遷請以功贖臣張玠臣毋承宣臣張國忠臣雷
應坤臣葛逢夏臣朱文瀚臣喬官臣熊鑰臣徐行謙
臣施國臣臣高良弼臣楊四維臣吳希臣臣墨雲鳳
芳臣趙相臣施應魁臣羅繼冕臣鄭應時臣

陳文德臣李祿臣李有名臣李有華臣趙國禎臣蓋
邦奇臣龔國胤臣李闕光臣高世武臣張爵臣彭國
珍臣宿振文臣金本健臣王汝徵臣佟應詔臣申克
寬臣裴邦翰臣李尚仁臣黃承恩臣金尚禮臣馮文
用臣張光先臣佟守位臣尚大用臣黃卿臣張繼宗
臣趙光祖臣趙世臣臣盧得功臣張承祖臣何九州
臣王世福臣李義臣安本固臣張氷官臣曾友時臣
郭恩臣鄭大捷臣王承恩臣文磐臣李國印臣李希
賢臣李貴臣王珂臣張伯芹臣宋賓臣蔣鐵臣尹承
武臣李世功臣宋國賢臣王永執臣趙維藩臣崔繼

儒臣季得功臣周選臣曲中臣張登瀛臣王俊臣張
良棟臣李惟屏臣李伯臣張世臣臣高景時臣李守
仁臣高仲先臣張玉臣張文材臣楊繼祖臣高傑臣
闕恩聘臣馮文學臣趙良俊臣戴升臣鄒天福臣劉
得時臣姜宇臣于大用臣劉文元臣喻承功臣辛雄
臣李景華臣宋尚仁臣李惟蕘臣于良輔臣李世勳
臣李自泰臣趙伯臣郎惟忠臣平聚賢臣林添福臣
畢良富臣楮萬金臣劉守勳臣王守臣臣丁起鳳臣
樂世朝臣王大厚臣朱文良臣趙廷用臣袁承武臣
崔承祖臣吳秉忠臣胡一忠臣劉相臣陳府臣高應

選臣李維陽臣杜廷璧臣陳紹先臣鄭朝陰臣高學
松臣陳體國臣韓奇功臣林國勳臣孫國相臣劉效
忠臣鄭洗臣鄭選臣金本重臣周似松臣高照臣皮
承德當賞者於是　上幸從大司馬議賜李成梁
虜加祿米一百石遷廕子秩三級復以勑勉勵之加
張佳胤太子太保遷廕子秩一級世襲遷李松左司
馬遷廕子一級世襲亦如之金錢幣帛皆有差賜
任天祚等秩一級唐伯美等實秩一級李平胡等銀
二十兩劉易從等秩一級銀十五兩張炌等十兩復
[illegible]等秩如故發馬價銀一萬犒軍士有功勞者

賜本兵張學顏誥命王遴陰武卿石星金錢幣帛有
差所司郎中皆賜十金其五月把兔兒聚兵養善木
聲欲犯廣寧語在伯彥務傳頃之同西虜以兒鄧擒
臣台吉等犯十方寺不克去犯長勝堡又不克去犯
靜遠堡又不克去犯榆林堡漢兵斬首捕虜凡七級
其閏九月復與西虜以兒鄧黃台吉委正以克歹青
額恭委正拱兔台吉阿民台吉煖兔小歹青并五路
男哥兒馳呵呵莫林聲欲犯三岔河西沙嶺逦南吳
家墳有如泥瀾卯入錦義清細河是時銀燈亦以速
把亥故犯遼瀋大將軍李成梁行捕至古路半那林

去邊三百五十里斬首一百有八級語在銀燈傳其
明年二月犯前屯裨將陳嘉龍楊紹祖斬首虜三級
奪獲馬三十一騎頃犯開原裨將宿振武斬首虜二
十一級奪獲馬二十四騎亡何土蠻欲馳廣寧購重
賞於是把兎兒粆花花大老思卜兒亥先聚黨以待
以爲土蠻索漢重賞必漢或不予卽不予則吾等從
中起漢烏能智及此而臺御史顧養謙則先已詗得
其姦矣乃以羽檄徵叅將黑雲龍李惟藩遊擊佟養
正李文芹等兵合營爲一二字陣如故事期二十五
日皆從鎮邊堡出塞二十七至可可毋林去邊二百

餘里成梁躬帥諸將大戰數十合自辰至未不倦虜
皆騰山鑽林殆如蜚成梁復追亡逐北斬首凡九百
有二級中間得名豪酋長虎兒處把禿等凡二十四
級奪獲被虜男婦凡七十八口馬牛羊橐駞凡千四
百四十有奇死者亡筭盔甲臂手亡筭官軍亡徐良
臣李受等凡二十四人傷李寧李與查大受等凡一
百七十八人馬八百八十九騎於是制置使王一鶚
　奏捷事下大司馬張佳胤問狀故事遼東報奏遣
御史辨驗覈功乃以御史王國彌往先是　上有詔
凡遇報捷巡按御史卽辨驗首級十日內具奏看覈

功次一月內具奏陞賞著爲令國彌既至得其狀如
制置使御史中執法請　上幸賜李成梁麿子秩遷
三級遷王一鶚御史右丞兼右司馬顧養謙御史右
丞金錢幣帛皆有差陞任天祚趙三聘俸一級陞楊
燮署都督僉事加李寧李成查大受孫守廉銜視總
戎他裨將皆受賞如初犒軍發馬價五千　賜本兵
張佳胤及蕭廩所司郎金有差其明年四月復糾以
兒鄧等聲欲犯遼瀋其十月欲犯河東河西頃之虜
騎七八萬果從外邊平山迤西黃佃子起營入清細
河李成梁尾至王謙屯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旦日

李寧李有華秦得貴馳蹕山斬首虜二級虜騎還奔
南台營百總楊繼昂等馳開州屯斬首二級奪獲馬
三頭已奔戚家石家臧家大定諸堡多所斬獲語在
以兒鄧傳其明年正月偕以兒鄧黃台吉往硃砂堝
聲欲略遼瀋於是裨將高艮弼提降夷乃六朘庫等
出硃砂堝去邊三百餘里道逢虜三千餘騎於是降
夷卜列奎卜花虎剌義阿只卜我兑革妹脫庫升奈
得勒卜賴果羅太阿寨孩子虎喇哈赤奴才賴挑戰
斬首虜七級久之降夷願得賞每級賞五十兩居亡
何虜騎三百從周千住墩台雨空入而以三千騎捕

伏邊外周千住兵威甚設虜乃馳新舖可七里殺黃
欽等十四人鹵李忙漢等三人牛驢二十五頭燒徐
道廬舍四十三所已殺三里屯男子梁景松李伯雲
等五人燒李皮廬舍三所牛三頭已殺堪河屯男千
劉敢生一人鹵張小廝等五人牛一十一頭燒聶萬
良廬舍九所於是備禦使古大柤及宿振武追逐斬
首一級奪獲馬四頭是時李平胡李寧亦馳至三岔
河上堪屯黑窰石虜已遠遁矣其二月虜騎二千從
西平堡平山台入射我軍楊汝節等六人傷楊春等
五人鹵俞氏一人備禦使楊紹先逐急虜乃退旦日

李平胡姚大節李寧李輿孫守廉查大受從鎮遠堡
樣台西空出邊行至遼河九十餘里鏖戰斬首三十
七級其四月聚卜言顧老撒卜兒亥煖兎伯言兒三
岔河遁西沙嶺高平大小黑山墳復犯清細河聲欲
相仇殺於是鎮靜備守使鄭應時帥裨將佟加慶楊
紹先嚴遂火語在黑石炭傳其八月副總戎楊變使
把總楊萬里提降夷阿卜當家丁江達子捕伏養善
木去邊二百餘里虜騎一百五十挑戰於是阿卜當
江達子奮死不顧生疾力戰虜還走阿卜當追逐斬
首二十級奪獲馬二十一騎我兵亡陳楠等二人馬

一十五匹傷王佐等九人馬一十一匹其九月虜騎
從石河口臺人漢兵追逐斬首五級奪獲馬五頭頃
之把兎兒偕土蠻男卜彥大會一克委正及其叔父
燒海召力兎三萬餘騎聲欲略廣寧遁西以雪速把
亥之怨其十月虜騎至十餘萬皆從黃佃子黑松林
平山驛大邊新臺入圍鎮靖所計欲分犯廣寧錦義
是時虜營去廣寧城西不過四十里止隔閭山耳而
李馬嶺盤嶺皆通道於是副總戎李得全提裨將王
邇高良弼馮文用陳一諒趙啓光宋時和李繼功等
兵五百人備寧馬嶺遊擊涂寬提兵三百人備盤嶺

虜乃以其半走鎮夷沙河營殺臺軍畢伏禮夜不收
李元得洪旺等十人馬九騎營中弓矢鎗刀甚備不
可下乃走杵頭山奪王大等粮粮九十餘石焚廬舍
三十餘所已走鐵場屯殺吳天祿等三十八人奪韓
文學等粮粮一千三百餘石焚吳志高等廬舍四百
餘所於是攻大靖堡備禦使李都率軍餘衝鋒斬首
一級奪獲馬一騎虜竟深入程羊屯已入淩河堡已
入孫寬屯所犯四十三所殺何住等凡四十六人略
王金等三十五人奪粮粮三千餘石燒王守祖等廬
舍一千五百餘所都御史顧養謙見爲虜騎逼近鎮

夷堡盡發營兵八千人分隸諸將軍視緩急更調要
之皆備鎮夷堡以鎮夷堡故曩時殺速把亥仇地也
亡何虜先以四千餘騎馳牽馬嶺李得全盡嚴軍令
令火炮火箭弓矢槍棍並發虜還走塔兒山止壁頂
復以精騎三千馳盤嶺余寬亦禦之甚備然我軍死
楊仲金五人傷張尚恩一人馬十匹不及牽馬嶺得
以全爲勝矣虜於是走亦順溝瓦子谷旦日竟從小
鐵場屯分二枝以一枝攻驛以一枝屯南北山山皆
高直下視之可得堡虛實矢石直達城下李得全復
以火砲火箭擊兩山虜虜馬驚不能上遂犇而下

走我兵追逐斬首虜凡二級奪獲馬凡三騎時二十
二日也其後攻鎮夷堡城上飛砂石萬弩並發如雨
而下不可逃軍中盡擊刀斗鳴金鼓如是者三晝夜
不交睫虜於是度勢不可下乃頓足嘆曰嗟乎事今
不可爲矣阿父夙怨豈終不可報乎乃以二十四日
從大清堡白土廠出塞是時裨將李與查大受等見
賊未南下皆提兵馳義州城戚家堡北援既至則虜
已去矣並止壁雞冠山城頂之虜復攻山城兵壯邪
景陽以槍砲石矢擊傷甚多旦日攻祖家屯擊傷亦
如之虜始盡出邊遊擊黑雲龍提兵馳陳家莊鏖戰

奪獲馬三騎虜亦殺我軍丁薛金等三人馬六騎傷
二人其二十七日鎮撫使使裨將高艮鄒李繼武陳
守義王鳳鳴吳大績提兵從大寧堡青水墩出邊尾
虜後擊虜惰歸乃以降夷卜向花爲耳目既行三日
至卜兒克力去邊則已三百餘里矣會大雪陰霧於
是帥官丁降夷李尚義李尚順卜向花等大戰破之
斬首捕虜凡三十五級奪獲馬三十七匹盔甲皆八
十虜亦傷李尚義等八十八馬四十八匹是歲萬曆
丁亥也居五六年癸巳冬把兔兒花大杪花約西虜
小歹青及五路哥兒欲略清細河其明年二月馳舊

遼陽欲從關門進東奴台入其四月復引上言顧朕
合赤老撒卜羅愛六千餘騎欲從關東雙台大小黑
山入皆欲略攻苑堡於是以兒鄧歹青宰桑卜言兔
亦欲略錦義清細河賴李平胡等追逐斬首一十八
級奪獲被虜鄭大漢等一百七十一人馬八十四匹
語在炒花傳其九月伯彥引一稍委正把漢委正鎖
燈腦毛大等十萬餘騎聲欲犯廣寧是時孫鑛爲置
置使李化龍爲臺御史董一元爲總戎皆大議以爲
土蠻久物故而其子卜彥台周嗣其種類雖多而强
乎然大寒有時而獨患苦把兔與炒花耳且所居在

舊遼陽以北遼兩河之中東可犯遼瀋西可犯廣寧南可犯海蓋以故把兎兒春夏則擁衆以抄略秋冬則導北虜闌入漢關常自大言曰我先剜爾眼耳然後剖爾心腸眼目者華言墩台也心腸者華言城堡也其芥視全遼類如此於是度把兎兒不過萬餘騎以爲誠破東虜則西虜當不戰而走也臺御史乃與總戎刑白馬以盟必滅此而後朝食其十月虜乃從小周台深入吳家墳是時西虜已近邊有言宜擊東虜者大將軍董一元以爲其下環海多潮溝鹹蘆葦我兵不得成列卽幸而戰勝殺傷大相當卽西虜一

日卒然有急將何以待之而況虜見我兵扼其歸路必堅壁弗出居一二日有如西虜深至右屯勢必合而我兵氣已奪可不戰而自潰矣於是以兵匿鎭武堡令至其營壘亡何虜果馳營壘營壘空無人虜皆鼓掌笑以爲漢兵誠畏我遠匿乃率諸虜觴深入過者未大半我師倉卒從中起循墻而進虜皆大驚慴覓離扶持手足搏戰我師自午至酉不倦亡何虜益不能支倒戈董一元追逐三十餘里奪回被鹵入畜復追逐四十餘里至白沙堝斬首捕虜凡四百一十六級橐駝馬牛羊以千數是時酋首伯言兒中流矢死

把兎兒亦被傷虜以故愈急所不死者皆棄甲胄按轡空馬而逃於是馬牛羊橐駝及鐵鍋氈帳積若崇丘是夜虜奔馳如狂天明然後駐馬聚哭卽風聲鶴淚虜皆以爲晉兵至矣非復曩時阿虜也明日西虜果至右屯深入吳家墳見墩軍問把兎兒安在墩軍具以實告於是驅橐駝走廣寧平虜遂奔團營由此攻右屯五日不下而去先是伯言兒在胡中最傈悍常逮慶雲守備使王鳳翔出邊罷市賞令一旦物故胡中如失左右手於是把兎兒及卜言台周爪兎兒歹青叉哈兒復聚兵期正月略遼瀋東西董一元廼

先伐其謀將兵至拴道去邊四百餘里把兎兒則以鎭武堡傷重竟物故矣我師斬卜勒亥汪那呵等首凡一百一十級獲生口一十人語在卜言台周傳於是臺御史李化龍奏捷　上有特諭論中貴人張誠於　會極門傳示昨日內閣捐奏虜賊入犯遼東總兵董一元等督率將士扼險露宿野地臨陣奮勇斬首至五百餘級駝馬夷器近千是皆仰仗　祖宗威靈神武布昭鎭撫效勞勛可加尚你部裡便馬上差人傳示該鎭文武同心僇力愼加防禦速將有功人員卽便查報先行慰勞還著巡按御史上緊查勘奏

閒立限與他故諭頃之發馬價二萬兩前去賞勞以示獎勸居月餘御史宋興祖以勘功疏 上事下大司馬石星問狀故事輔臣及兵科雖有大勳勞不叙以故大學士趙志皐張位陳于陛沈一貫及給諫吳文梓皆不敢槩論 上迺從大司馬議 賜董一元陞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蔭一子指揮世襲陞孫鑛御史右丞蔭一子太學陞李化龍右司馬蔭一子執金吾千戶世襲金錢幣帛有差是役也叅政臣王邦俊以從征賜爵一級金三十兩表裡二之郎中臣劉三才以轉餉布政臣郭性之叅政臣梁雲龍兵備臣蔡

可賢以應援皆 賜金三十兩總戎臣李平胡賜陞左都督仍陞實職一級副總戎臣張世爵 賜陞都督同知仍陞祖職一級皆 賜金五十兩表裡二之叅將臣祖承訓賜都督僉事授副總戎臣方時春賜秩視副總戎遊擊臣張奇功臣曹文煥賜秩視叅將遊擊臣董用威賜除罪臣涂寬賜復祖職臣李如梧賜銜視叅將臣王德義加僉書秩臣王維貞復祖職他皆賜金錢如初賜本兵石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金五十兩紵絲飛魚衣一套李禎銀三十兩表裡二之所司郎中金十兩他皆八兩始速把亥坳時內中皆以子年少亡能爲欲從瓜兎兒卒之枕戈泣血常擁十萬騎出萬死不顧一生惓惓欲報父仇伉卒不可報竟死鎮武堡君子於是乎謂把兎兒於鎮夷堡乃蚤自得解免不相從阿父於地下也

讃曰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而况夷虜乎余觀上言兎把兎兒欲報鎮夷堡之役未嘗不悲其志及見藉兵西虜以甘心於遼又未嘗不恠虜窋東西閒迺亦甘心於虜哉卒之董將軍出塞三千餘里把兎兒身死人手爲遼西快則又未嘗不爽

然自失矣宜 廟議請比曹義焦禮施聚封爵事而稱董將軍當伯也

炒花花大列傳

炒花。虎喇哈赤季子也。嘉靖中。炒花最稚弱。菁勇常
亡抵於穹廬易之。竟歸速把亥。久之。速把亥略廣寧。
炒花輒執干戈往從矣。隆慶初。復從酋長黑字羅等
萬餘騎略河東。稍稍稱强。明年。速把亥歹青。驄鵬背
山使者十餘輩約炒花。炒花至。然後入丁字泊。居一
二年。遂與土蠻相仇殺。於是速把亥委正。炒花聚兵
羊腸河。佯言擊土蠻。廼欲患苦我河東遼陽間。其明
年　上即位矣。稱漢兒及董狐狸皆聚兵襖伏。往毛
挨兔。巳捕伏鵰背山。去邊七十里。常使數十騎往來

詗塞上。因誘漢兵討。欲徹我東備。悉以衆攻瀋陽鐵
嶺。總戎李成梁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五十七級。奪獲
馬凡二百有七騎。頃之。大會土蠻營。聲欲略廣寧。錦
義塞漢使蒼頭軍李平胡覘中。遼河去邊一百餘里。
是時虜騎皆精兵。李成梁廼欲先奪其壘。以伐其謀。
於是出塞直擣虜壘。擊破之。斬首凡三十三級。其明
年春。虜見大兵至。廼中分虜。而以半東行以窺遼瀋。
以半西伏以襲錦義。語在速把亥傳。是年冬。虜以略
錦義不遂。復欲入大小黑山。閘原。鐵嶺。瀋陽之間。其
明年。炒花出所鹵通事賓聰至寨。已大會黃台吉。黑

石炭。上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擺㦒亥二
萬餘騎。從平虜堡南靜九臺空入。副總戎曹簠追逐
至國公寨。斬首捕虜凡一十一級。奪獲馬凡四十八
騎。虜乃棄銜杆。與漢兵相持。頃之。叅將唐朴。備禦黃
都。楊四德。馮文宛。孔東儒。蔣國泰自北而至。副總戎
傅廷勳。遊擊王維屏。備禦丁倣。守備郎官。自東而至。
於是李成梁見爲榆林鋪地形。於馳逐不便。廼移壁
平虜堡。而以傅廷勳等兵居瀋陽城外。列車下營。以
示有備。亡何。虜果馳瀋陽營中。砲鳴如雷。虜乃犇西
北高墩。成梁明而習於計。度虜必從故道出塞。廼帥

輕銳之卒六千人。而以三千人爲一陣。陣大率類一
二字。居左右如列眉。而又四千人爲一大營。營居中。
於是將軍令曰。兩軍將進戰。先期中軍擊鼓。一字陣
軍聞鼓聲。即魚鱗而入。然後二字陣軍接踵。火砲火
箭火鎗俱發。是時虜亦擁萬餘騎。約長二十餘里。列
左右如漢兵。既至堡南八里。成梁乃令營中擊鼓。傳
發諸軍。皆鼓行而前。先以火砲擊傷甚多。成梁親提
兵大戰。自巳至未。殊疾力。把總許繼恩挽戰車尾虜
後。砲火震天。虜乃棄輜重反踵走。成梁追亡逐北。至
河灘。水深十餘丈。馬牛橐駝盡傾跌。充盈河灘十餘

里我兵乘勝渡河擊殺以千數會暮取淨屍斬首凡二百有七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亡算我官軍死者二百七十餘人其明年春炒花偕土蠻速把亥欲雪平虜堡之憤乃使精騎徃來旁近塞詗邊先是制置使楊兆總戎李成梁度虜卽至必以二三月入塞當先使零騎捕伏塞下廼簡丁夜備東西塞亡何虜使至兵起出虜使不意不暇走斬首一十六級自是之後虜益羨西虜及海西王台貢賞其明年聚兵二萬餘騎略海西是時速把亥炒花哈屯歹青黃台吉堵剌兒莽忽大董狐狸長昂長兎實志在犯全

遼見東陽墩火精明不可入廼佯示北遁以緩我兵頃之倫卒從威遠堡突入大將軍備兵甚盛旋追逐出邊虜之傷石矢者亡慮千餘人是歲萬曆丙子也其戊寅春正月黑石炭歹青哈屯炒花速把亥七萬餘騎聚捨剌毋林詳言搶王台頃之廼馳遼陽瀋陽關原挾求貢賞詳言欲入犯誘廣寧兵西防四移壁劈山於是李成梁欲先伐其謀乃帥遊擊陶承嚳恭將姚天與等期十九日直擣劈山去邊二百餘里李平胡望見穹廬皆紅纓其南道可擊亟趨諸軍進戰破之斬首捕虜凡四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四百七十

七頭橐駝二十二頭弓矢器械亡算自是之後炒花及哈屯歹青速把亥等益擁精騎少者一二千多者五六千人皆披帶盔甲張弓露刃到開原要賞因公行劫略先是去年六月入市頃之卽略軍餘七人牛十九頭殺餘丁三人七月略餘丁九人牛五頭十月殺餘丁五人略軍餘四人馬牛驢三頭其明年炒花速把亥兒漢㛐兎老撒卜兒亥恍忽太三萬餘騎從東昌堡亂柴口入深至耀州稗將秦得倚等追逐斬首二級奪獲馬一十五頭已大會黃台吉於遼河成梁躬提兵銜鋒大戰圍山擊破之斬兒度等首虜凡

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一千二百四十八頭橐駝十六頭盔甲器械亡算虜亦射我兵蔡繼祖等一百四十四人馬二百八十八匹於是制置使梁夢龍以捷聞上祭告　郊廟賜金錢幣帛有差先是部夷阿都亥等千餘人亡抵義加奴已炒花覺使使者索之於是得把漢那木賴執而殺之阿都亥懼誅易名我兎亡歸漢漢塞執而僇之頃給諫及御史安九域請論如法其明年益聚黨略瀋陽其明年偕土蠻深入凌河殺略甚多其明年炒花與克石炭㛐兎伯言以曩時所鹵略不如願聚黨二萬餘騎復欲略遼瀋開

原其明年春逆把亥伏誅炒花廼與其姪老撒卜兒
愛悲憤益亡聊日莫思欲一逞於漢於是亟走土蠻
罕專以報仇爲務矣是歲萬曆壬午也其明年春逞
加奴仰加奴及王台男虎兒罕赤亦相仇殺於是炒
花把兔兒花大老撒卜兒愛卜言顧並上馬誓竭力
以報鎮夷堡之役廣寧錦義之間蕭然苦兵矣頃之
粟馬遼河其夏略細河及關門東西直橋臥牛山復
馳釭窯堡至臺東小臺漢兵追逐出邊亡何擊馬門關
鹵我兵隨來等一十餘人裨將李得全轉戰奪獲六
人斬首虜一級漢兵傷八人漢馬死者十匹其明年

春同西虜以兒鄧攻永安堡劉登泰斬首七級攻三
山營遊擊陳朝陞斬首一級攻寨兒山參將楊燮斬
首二級攻椴木衝備禦蔣國光斬首五級攻大寧堡
參將熊朝臣斬首二一級其夏粟馬舊遼陽是時大小
打剌漢委正黃台吉攻城堡急銀燈把兔兒亦粟馬
養善木志皆在寬河東其明年秋大會以兒鄧阿民
台吉小歹青及五路男哥兒等馳阿呵莫林壓欲犯
三岔河西沙嶺邀南吳家墳爲速把亥報仇其明年
春炒花把兔兒花大老恩卜兒亥聚黨十餘萬止壁
阿亥堝那土蠻並驛關市下賺大賞不則卽連虜騎

入塞頃之炒花使使者索速把亥歷甲諸什物必欲
得一事以爲遺念成梁廼先提兵出阿呵毋林去邊
二百餘里虜望見漢兵至皆披甲兵上馬接戰大破
之悉犇逃成梁乘勝行搗斬首二十四級奪獲被鹵
湯住等二十二人幼夷七十八人其二月復五十餘
騎入三山營遊擊陳加寵追逐斬首二級奪獲馬三
十一頭頃之三百餘騎復入永寧堡追逐斬首二十
級奪獲馬二十四頭其四月聚黨遼河壓欲略瀋陽
其十一月大會西虜一克委正土妹哈不趂台吉捨
剌大以兒鄧東南視老河河淺略河東不則直走河

西是時黃台吉及黑石炭銀燈一克歹青把亥歹青
一克大成把亥大成抽口兒大小委正榛臣台吉並
擁精騎七八萬粟馬烏拳塔待炒花炒花乃使使者
哈剌亥孛孛尸言諸虜皆從平山逸西黃個子起兵
入錦義清細河炒花以躬欲到關市有他請未從頃
之炒花竟帥諸虜騎從鎮夷堡入乃使零騎攻城堡
堡備兵甚固無所獲漢兵斬首捕虜凡西十二級奪
獲馬六十騎　上幸從左司馬楊俊民議　賜李成
梁顯秉謙金二十兩表裡二一之紀錄劉易從　賜李
平胡金十五兩李得全十兩分寬五兩其明年二月

諸虜聲欲犯廣寧成梁先提兵馳卜剌阿兔出邊五
百餘里會虜騎亦預徙亡所得其十月炒花把兔兒
欲入廣寧以兒鄧得兒鄧台吉青把都欲入錦義卜
彦台主哥兒聚黨黃佃子黑松林平山去邊二十餘
里是時精騎十餘萬揚揚欲馳鎮夷堡以報夙昔之
怨語在把兔兒傳居五六年癸巳炒花并憤漢殺我
兵馬甚多於是擁二千餘騎從長勇堡馬鬥沙塌台
入稗將崔吉追逐斬首虜九級奪獲馬二十八頭其
五月佯爲櫜弓矢還歸以示漢不疑頃之復犯錦義
其十二月犯清細河其明年四月炒花把兔兒卜言

顧脫合赤老撒卜兒爱提萬餘騎入關東獎台大小
黑山擊城堡聲欲略廣寧遼瀋漢使諜者詗之諸虜
皆聚馬黑山迤北錦塔下頃之虜以二千餘騎從莽
撞湖直擣李高麗韓家路總戎尤繼先出兵鏖戰自
午至未斬首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八十四頭被鹵
男婦鄭大漢等一百七十一人牛驢二百二十三頭
陣亡把總李世功李守仁二人官軍張國付等四十
六人傷丁尤彪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五十三頭餘
黨悉從野猪湖北空台出邊其七月炒花把兔兒卜
言顧花大老撒卜兒丈煖兔伯言兒哈喇把拜阻舊

遼陽於是犯鎮武錦義總戎董一元長驅二千餘里
斬首捕虜凡四百餘討索駝馬牛羊以千數語在把
兔兒傳其丙申春炒花以五路哥兒以兒鄧約謀欲
引三萬騎寇鈔河東炒花親速把亥弟始以把兔兒
强横行塞北既有年今速把亥把兔兒先後皆伏誅
死而炒花得無恙炒花一名炒哈一名粆花一名抄
花暴者擁兵馳關市下關吏問何爲曰吾欲索阿兄
速把亥盔甲及什物庶幾得一事以爲遺念也
花大親速把亥妹夫也爲泰寧衛酋長癸酉秋董忽
力常欸喜峯口挾重賞殺人頭花大伯顏兀亦效之

而起也爲患桃林居一二年聚酋長治兵聲欲略錦
義其庚辰秋克石炭大小委正歹青黃台吉炒戶兒
以兒鄧額參委正程把都拱兔煖兔裴兔擀勞黃花
台吉暹吉兒把拜宰奈委正皆止壁半那林可兒酋
待土蠻花大遁使市夷董吉那阿孛詗得其狀於是
驅馬馳虜中而土蠻則已至老河矣虜中相與謀曰
從此入新白堡錦義清細河可乎頃之虜騎十餘萬
並至邊外青山口大凌河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備廣
寧以扼清細河鎮靜關之衝而又恐虜度我有備或
走寧前因窺我開瀋皆不可知盍使遊擊將軍秦得

倚佐寧前兵。其明年春。土蠻及黃台吉克石炭等。聚兵略廣寧。花大使夷使火力紅道來告。其秋復與北虜以兒鄧等二萬餘騎。聚馬遼河。聲欲略遼瀋。是時梁夢龍爲制置使。周詠爲臺御史。丞使參將李平胡李得全。孫守廉等備遼瀋。至備亡何。虜以二萬餘騎從榆林堡上永台北空入。於是備禦使馬世龍。提孫守廉等兵馳大靈。虜廻使八百騎挑戰。漢兵殊疾力。多所殺略。虜還歸老營。復增兵迎敵。而副總戎秦得倚及備禦郎梅兵亦至。大相當。虜縱兵擊蒲河關廂。漢出兵追逐至青堆台。漸解散。而會李得全。王維貞

兵合營。並馳丁家屯。斬首虜六級。奪獲馬十五騎。我軍亡四人。傷五人。漢馬死者一十七騎。虜度不可敵。去。久之。情義時入關。秋毫無所利。於是速把亥。炒花。老思卜兒愛等。復會鬼伯言等。略遼陽。廻先使使者窺邊。有如邊吏嚴。弗可犯。即略廣寧東西義州。先是。稅兒兎之捷。斬捕甚多。虜乃糾東西虜攻長安堡。副將軍曹簠擊破之。制置使竊必虜騎復再至。以故塞上燧火精明。虜以故不敢入。其明年壬午。速把亥既伏誅。花大索其屍。馱至營中。伏屍而哭。極哀。於是以布帛練之。瘞於塔母戶渡哈屯。即以墓屬花大及

其子把兎兒守之。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春。花大。炒花。把兎兒。老撒卜兒愛卜言顧哄。花大誓衆。聲欲略遼河。其秋果至遼河。墳擊清細河及關門東西城堡。語在把兎兒傳。其明年秋。把兎兒及老撒卜兒亥怒花大中金夷流矢。聚兵養善木。聲欲略遼瀋海州。其明年春。虜騎六千馳舊遼陽。其明年。聚馬恰亥額力素。聲欲從舊遼陽養善木入塞。是時西虜欲從無冰者馳。東虜欲從有冰者馳。猶豫久未決。其明年春。花大與西虜以兒鄧等遂遼河水草。已決策待秋高馬肥。然後馳廣寧。於是大將軍欲先伐其謀。急使遊擊

將軍韓元功。微治丁字泊浮橋。出諸虜不意。期三月十八日出師。既行至打大去邊可一百五十餘里。是時制置使李松。及備兵使任天祚。王緘親臨兵。趣諸軍。諸軍勇氣益百倍。先登擊破之。斬捨征孛來乞搭把失等首。凡八百二十四級。奪獲馬凡五百九十四頭。盔甲器械亡算。亡降夷羊羔兒卜兒寨等凡十名。傷蒼頭軍徐行謙等。凡二百一十六人。漢馬死者凡六百三十九頭。其夏牧馬遼河墳與大小打刺漢委正黃台吉等聚六萬餘騎。略寧遠久之。偕西虜以兒鄧揞歹台吉五路男哥哥。聲欲略討來兎十方寺。已

馳阿呵毋林。犯三岔河。西沙嶺。邏南吳家墳。副將軍
李平胡。提兵至古路半那林。去邊三百五十餘里。擊
破之。斬卜兒忒葦。把兎虎剌赤。卜言兀捨正等首。一
百有八級。盔甲器械亡算。亡降夷阿寨一人。傷蒼頭
軍九人。漢馬死者八十八匹。巳。炒花花大把兎兒使
使者把剌哈視河。河淺犯河東遼瀋開原。不則直擣
廣寧。使者旣行至三塔谷。爲漢所逮。其明年三月。偕
把兎兒粆花老思卜兒亥八萬餘騎。馳阿亥塌成梁
先出師直擣呵呵毋林。去邊二百餘里。斬虎兒處把
禿等首九百有二級。奪獲男婦七十八人。馬一千三

百一十三頭。盔甲器械亡算。其夏粲馬遼河。聲欲略
遼瀋。以報疇昔之役。其冬。粆花花大使哈剌那亥孛
孛戶。叩關稱大小委正等。欲入清細河錦義。以欲有
所鬧白故也。其巳丑春。炒花把兎兒花大臨邊視道
里。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至卜剌阿兎。去邊五百餘里。
虜騎先巳遁去。亡所獲。其癸巳冬。花大抄花把兎兒
等。略清細河。其明年春。復連卜言顧。卜兒艾煖兎伯
言兒。哈喇把拜。二萬餘騎。馳舊遼陽。頃之。從鎭靜堡
遁東奴台入半邊山。見邊備嚴。花大遂引兵去。漢亦
引兵罷。其後二年。花大使弟孝兒備款塞。請馬市。願

爲漢保塞。因好爲誓曰。所不如約。有如此日。始鎭靜
堡之撻。遊擊將軍李寧。以金夷傷花大左臉頰膊脛。
中流矢頗鬧不死。竟袍馬而鼠竄乎。

讚曰

粆花花大提桴鼓。從逮把亥把兎兒者數矣。兩酋獨
不聞伏誅。何哉。鎭夷之撻。花大索屍而哭。極哀。以所
聞守塚瞭山。爲逮把亥計至高。余獨惜其不知量。迺
勞若我邊吏。不旣深乎。徃閼氏謂冒頓曰。今得漢地。
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由此觀之。兩酋安禁
邊吏何也。

老撒卜兒艾列傳

老撒卜兒艾皆荅補子也癸未春長昂發難計將入圍假兵于兀魯思罕老撒撒等衆心不從巳長昂叩關請罪老酋北而於塞上晏如矣至巳卯與卜兒艾引兵從速把亥速把亥親叔父行也於是乎有遼河之役大將軍李成梁鏖戰于圜山大破之斬首虜八百七十有九級奪獲馬凡一千二百四十八匹佗駝凡十六頭語在速把亥傳居歲餘辛巳土蠻復引兵至而與速把亥花大老撒卜兒艾大會會控弦之士亾慮二萬人聲欲寇鈔我遼瀋之間已竟走榆林堡

上永台入塞塞士如林追逐至蒲河斬首六級奪獲馬十五匹虜度弗可敵復走故道出塞頃之撒等憤往來塞上甚勞苦秋毫亾所利益鞅鞅不自得乃與煖兎伯言約約復入遼陽如遼陽有備則提兵入廣寧義州塞市夷來告其明年速把亥卜兒亥遂伏誅老撒欲報之怨而輒從妙花因與土蠻議入塞大將軍李成梁督於兵閒得諜者言曰撒等奔北餘魂偷生塞外汎汎乎若不繫之舟此屬安能復逞哉計莫若乘虜隙伐之蕩滅此屬毋歲歲爲我患乃以四月朔日提兵出太淸堡晝夜馳大青山則去邊巳百三十里矣我師捕伏山林而虜以九騎巡山見我師盡還走成梁遣裨將李寧李興李有年吳夢忠等擁蒼頭軍五十人跳驅而前斬首虜五級生復額孫兎一卩是年冬仰加奴借龍兎以兒鄧及老撒等兵攻虎兒罕或言寇我開原塞巳那林孛羅等又借兵鈔南關而會阿台亦欲合兵爲其父王杲報怨明年春大將軍成梁復出塞百餘里襲阿台巢大破之斬首捕虜二千三百三十三級奪獲器械亾筭語在阿台傳是時卜言台周又九合以兎鄧及老撒等聲欲寇我遼瀋其夏把兎兒則速老撒兵又起欲寇鈔我清細

河紛紛藉藉邊外皆報怨之虜虜騎直走臥牛山至釭窰分道而伏我裨將李平胡孫守廉亦捕伏正安堡三角山亾何虜竟圍我鎭靜堡賴馬門及前臺尖山兵夾攻而以督臣臨兵勇氣萬倍虜始解散明年夏虜騎老撒復從把兎兒聲欲寇我十方寺而適水深兵馬不能渡其秋老撒卜兒艾從妙花等大鈔我沙嶺吳家墳語在灰正傳其明年春老撒復從把兎兒等以市賞要挾我不則寇我遼瀋是時土蠻爲政撒無權矣語在一克灰正傳其明年夏虜騎又寇我沙嶺高平大小黑山於是虜騎歲歲往三岔河我無

須臾解甲也甲午夏炒花把兎兒卜言顧脫合赤卜
羅愛等復約老撒起寇我奴臺大小黑山居頃之虜
騎萬餘馳綿塔休舍而青雲臺知虜騎至鳴砲於是
諸閱視兵馬分道而馳救虜乃以二千騎走鎮靜堡
莾撞湖直擣李高麗韓家路是時大將軍尤繼先與
備兵使馮時泰定軍令令逗遛弗前及下馬爭首級
者斬我師前接戰至日昃擊破之斬首虜一十八級
奪獲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人馬八十四匹牛騾二
百二十三頭漢亦亾把總二人卒四十六人馬五十
三匹傷四十八人其秋加以花大㺅兎伯言兒哈喇

把拜卜兒艾等率二萬餘騎馳舊遼陽大言曰廣寧
多金錢士卒寡吾擁衆攻之直旦莫下居一二日胡
騎自奴臺入休舍東岳廟望見邊嚴肅不戰而還勞
費已甚而黨亦携矣

讚曰

老撒卜兒艾終始欲爲速把亥報怨其志豈不悲哉
卒之把兎兒等相繼授首而怨竟不可報也悲夫我
國家大一統九邊結讙而稱臣妾胡撒何獨倔强由
此觀之酋両自貽伊戚也不自艾而怨塞上者
尤

萬曆武功錄卷十三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黑石炭列傳

黑石炭孛只第五子也。逐捨剌毋林哈喇毋林及捨伯兎水草以爲雄。嘉靖中與土蠻王文打來首難寇我錦義諸郡。當是時速把亥亦欲入遼陽。迺使使者告黑石炭曰。吾遅若於遼河。今所與俱皆五路台周土獐阿不亥乃蠻阿不亥庄禿。此精兵也。於是同馳遼陽奉集堡。餉置使䣛綸遣五將軍紇幕大克獲獲

首虜五十四級。馬一百六十三騎。奪漢人張秀等二百五十有七人。居一二年。復與土蠻委正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並聚兵妙禿。因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擦崖子。我兵皆鑿氷以阻胡馬。已從花兒營寇山海關一片石漢大出兵。馳黄土嶺蒼頭軍白棟。即劒斬一人。縣首城樓上。示諸虜曰。敢犯塞者有如此刑。自是之後。黑石炭數爲寧前患害。臺御史魏學曾。徼使諜者行義院口。聞有儆。輙以狀請誡關吏毋阻或開一片石便門。益得從間道走著爲令。令諜者得所聞。輙疾走走殆如蜚也。隆慶末。黑石炭陰與三衛至關市。請比俺答。索封貢。臺御史張學顏。亦欲比俺答獻趙全事。令生得速把亥及青來。然後可。是時胡中久布衣穀食。其酋長皆以錦繡相高。用以誇貧虜。貧虜亦自以不得漢金繒。誠羞懟。於是開原廣寧市。益不可閉。學顏請自今黑石炭得比三衛。並皆市賞如法。其後甲戌。黑石炭與委正以兒鄧黃台吉妙戶兒上言。兀矮山堵兒四兎煖兒寇廣寧錦義。頃之從黃台吉圍海西寨乞嫉。王台是餉。餉置使王一鶚以黑石炭爲打剌漢。從李乃哥所報也。其明年正月。黑石炭眾馬哈喇毋林。而會卜言台周打來漢自西北

來。速把亥黃台吉及青委正土買孚長兎煖兎拱兎抄忽兒堵剌兒。自北來。並屯聚摙漢腦兒。於是從虹螺山。直擣遼陽城。語在卜言台周傳。其四月。土蠻黑石炭。復屯聚可兀魯思太聲。欲逐前屯衛水草。因關市。黑石炭迺大言曰。漢如不從我。我其闖大關而入。略山海迤東及關原迤西。秋毫不迺留也。其五月。果與擺言兀堵剌兒黃台住萬餘騎。謀欲鈔錦義。因止壁栢凌河。先使數千騎。擊凌河臺。望見虹螺山。兵頃爲備。於是寇寧遠塔山而去。語在堵剌兒傳。其九月。黑石炭馳養善木聚兵。是時坤肚兒哈及卜言台周

速把亥委正黃台吉以兒鄧長兎㹳兎扯勞亥業已度河欲寇河東開原瀋陽遼陽諸郡於是使伯朱戶往專難營因覘河決策有如河淺則先入遼瀋不則走廣寧錦義矣炒花且以實諦其十一月黑石炭與卜言台周以兒鄧堵剌兒㹳兎拱兎大會速把亥炒花搶勞亥復鈔我遼瀋海蓋語在卜言台周傳其後丙子春與土蠻讐兀把都兒速把亥五萬騎欲擊開原關市而以五十騎馳新馬泊臺旣度河副總戎曹簠追奔斬首二級奪獲馬九匹它多溺河死是時備瑞昌堡者將尹世爵道逢虜八人忽伏虜五十從尖

山臺起世爵及著頭軍九人中流矢死傷五人馬死凡一十一匹頃之把都兒及兀魯速起於是大會黑石炭㹳兎拱兎長昂董狐狸寇前屯乘氷東漢兵皆東防故也其明年夏屯聚舍剌塔黃佃子欲分犯薊遼於是以五十餘騎從鐵嶺鎮人二十餘騎從古城人二十餘騎從松山堡麻溝台入並止壁連山驛索廣寧開市語在土蠻傳其明年春黑石炭復從歹青哈屯炒花速把亥拾剌毋林奔遼瀋開原索市賞如初頃之帥三十萬騎寇十方寺上榆林靜駁諸堡廼先以五千騎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窬墻入遊擊將軍

陶承譽引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牛羊盔甲亡筭其明年春與速把亥伯言大聚三萬餘騎謀入廣寧於是自車䗊發兵南旁塞行獵以示漢不備遂入錦義迤西略糗糧鐵器諸什物其明年秋益從黃台吉大小委正歹青拱兎㹳兎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昧聚兵兀炭謀欲入廣寧塞而會崔八兒亡入漢輒告克石炭爲長克石炭廼郎黑石炭也居亡何果牽奴子馬牛度黃河止壁那林復請市如初大將軍李成梁急使諜者魏義院口扇夷五在以其狀告土蠻宰他大兒及正速把亥打來

罕刑馬祭旂纛於奴村今已聚磕力謀欲入遼左令人皆牽牛四蹄羊十六角以充餉資已廼誡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則有罰罰盔甲馬牛羊五在謂打來罕亦卽黑石炭乎其冬與伯言戶兒速把亥銀燈五萬餘騎從撥剌兒發兵往河西南兀魯班薊喇哈欽遼遠前屯衞遂欲斬山海關而入其明年冬諜者馳告黑石炭銀燈委正把漢寇遼左今已至寬邦矣居有頃胡騎二百果從大鎮堡入守備使周之望大出兵逢戰捷首虜凡四級奪獲馬二騎漢人一十二口之翌度此虜騎來必窺覘道里當復從它道入是時往

來者或言虜欲入寧遠錦義或言入廣寧遼西或言入義院口或言入花系谷以報夙昔之怨漢使諜者行黑松林望見紅土壩虜騎聯絡四十里煙火相望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提親兵李成材等備大淸堡而道副總戎曹簠原朴分道而馳而胡騎二三百果往大靜堡外邊東北走成梁乘山頭舉火諸兵魚鱗而上接戰大破之斬備渚賴阿亥羅阿章唐恩堯若卜屯太把失太等首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橐駝凡二十四騎盔甲器械亡筭我官兵傷丁朱佩等凡九十九人漢馬死者凡三百二十六

騎是歲也癸 賜李成梁伯爵得世襲因給鐵券屯皆 賜金幣有差其明年春黑石炭又名打來漢廼與委正聚兵捨剌冊林待土蠻土蠻方在黃河黑河頃之與土蠻忙金兒合營欲寇廣寧寧遠錦州前屯[illegible]郡市夷慌忽大張石鐵匠後先以其狀微告漢漢益發兵東備胡其夏胡騎五千從蘇家堝南北空入分爲二枝以一枝守口以一枝深入爛泥灘漢發兵擊破之斬首三級奪獲馬六騎頃之虜復從長勇堡直奔溝子深入王大人屯殺略公行漢亡所斬獲已以五百騎從長安堡大打鶯泊臺入殺五人略二人

馬牛十頭賴劉五堡把總石定王追奔奪其馬牛而還已攻丁字泊堡虜衆困千餘矣從塔兒南空直奔懿路遼西韓坡嶺備禦與肖汝芝密勒兵追之遂解去其秋黑石炭速把亥以土蠻命聚兵哈亥惡卜各素頃之并皆馳捨剌冊林既至復移壁老河廠房而黑石炭竟馳一克磕力把漢磕力聲欲略廣寧遼西山海遼東亡河胡騎八萬果往堡南走是時虜中以長昂爲鄉導長昂恐遼左亡所利廼決策寇山海關一片石黃土嶺大毛山有如諸路不可得然復引兵入寧前未晩也於是令諸虜皆携大小鈎竿往總戎戚

繼光急使諜者詗之行至卜里兎眼去大寧東北可二百餘里望見大營盤盤中皆吹掌喇叭將治行諜者趨走走至孶渾落兀素次克兒東南覘大寧漸近矣輕騎曾不半日至虜廼乘黑夜小入數盜邊給諫王致祥上書陳六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花大幸使市夷董吉那阿字告克石炭儆當是時大小委正及反青黃台吉夥戶兒以兒鄧額豸委正程把都拱兎煖兎奘揞勞黃花台吉逞吉兒把拜字桑業巳馳古路半那林可兒箇矣而土蠻亦巳度老河委正馳青山口大凌河謀欲鈔新臼堡淸細河是日大將軍李成

深。移廣寧以備清細河鎮靖關之衝。恐虜意我有備。
復移壁寧前間至開原。三軍皆積慮并心以備胡爲
務。李之寇寧遠慶雲中。因深入鐵嶺。已寇義州。深入
大寧河右屯衛。其明年春。土蠻上言台周腦木大黃
台吉。大小委正以兒鄧煖兎拱兎妙戶兒屯聚女只
罵火屯。已驅赤納哈氣兒等言略海西建州。因至錦
州。深入松山杏山小凌河。賊殺吏卒。黑石炭爲人狙
詐而習兵。常隨市要挾以窺我虛實。間分兵盜竊以
牽制我首尾旬月之間。軍書交馳。羽檄稲奏。於是大
將軍李成梁從大寧堡出塞。四百餘里。直擣襖郎兎

轉戰四日夜。大破之。斬阿亥恰脫忝等首。凡三百四
十三級。奪獲馬。凡四百三十騎。盔甲器械亡筭。我蒼
頭軍死馬鋒等四人。傷官兵張承官等凡七十四人。
漢馬死者凡六百八十騎。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
周詠以其事聞下大司馬議。因奏捷告 郊 廟如
禮。是時 上方行大閱禮。喜甚。 賜李成梁以下金
錢幣帛有差。其夏克石炭益慣襖郎兎之敗北。郎引
以兒鄧小歹青上言兎阿亥。復至舊遼陽。阻河爲險
謀寇我廣寧塞。已大會速把亥花大炒花老撒卜兒
愛塔欲入遼瀋開原。頃之虜騎萬餘。入我長安堡副

總戎曹簠發兵追奔。捕斬大相當。未得飽其欲而去。
自是之後。虜騎遂聚衆至二萬餘。突入瀋陽上榆林
堡。因擊我蒲河關廂。副總戎秦得倚擁兵疾力戰。虜
迺遁走。走出塞。其後乙酉。打剌漢與土蠻黃台吉。黃
太舟。倚克聚兵留遲堡。欲寇我開原。鐵嶺瀋陽諸郡。
降夷橹剌敗具以實告。其明年秋。虜入鎮北堡。殺軍
三人。略馬一騎。已入靖安堡。殺三人。略樵夫二十三
人。馬牛一十五頭。於是制置使王一鶚。急使市夷曉
譬以漢法。隨還我畜產。已入瑞昌堡。堡出兵追逐。斬
甲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五騎。虜至。擊傷我官兵。凡八

十一人。馬騾凡九十三頭。當是時。虜又入寧前。毆殺
吏卒。而會王山海關者楊恒。亦以其事告大司馬。請
下御史按驗。 詔可之。其冬。胡騎八萬。屯清細河去
鎮夷堡十里而近乎。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出角臺。副
總戎李寧孫守廉出牽馬嶺。裨將姚大節出廣寧鎮。
城而分巡使任天祚。郎提備禦使傅瀛及楊威兵登
城列戰車火器爲陳而待。虜度已弗與漢兵強。恐旋
從大定堡出邊。居亡何。復大會以兒鄧銀燈一克歹
青把亥歹青一克大成把亥大成黃台吉。必欲略廣
寧寧前錦義諸郡。是歲。黃達子種廉子多不收。虜益

易于行劫略日夜趨治兵以待黑石炭黑石炭業已與抽口兒大小委正擀臣台吉等騎馬詣烏峰塔矣其爲計大氐遲花大把兎兒粆花竝馳闕市下佯要挾我市賞陰得以覘關中虛實其明年夏復與銀燈土蠻把漢打來罕一捎委正鈔我廣寧東西當是時把兎兒上言顧老撒十兒愛緩兎伯言兒亦寇三岔河迤西沙嶺高平大小黑山頂之虜騎萬餘皆從邢百戶大臺走東遼子湖攤入廻中分營一營奔鎮武堡東西門一營奔老鴉莊臺於是遊擊將軍劉崇正發槍砲火箭如雨而虜亦不避矢石迎戰數十合自

辰至未殺我軍黃相等一十六人傷李敏等二十九人略馬三十四騎傷一十五騎道上行人及馬牛車輛奪鹵幾空而會西洋西平西寧兵至合營虜始還度河而以半攢立欲南馳見湖泊泥濘低徊者久之正兵營兵又自西來屯盤山驛魚鱗雜遝由此胡騎盡引去頃之漢使諜者分道而詗之於是降夷我兌出鎮安堡阿卜當出長勇堡乃六出鎮夷堡我兌既行至莫艾兎去邊可四十里逢虜騎接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阿卜當至中遝河則去邊一百里矣捕伏林中適虜騎百餘往南走阿卜當偕卒從中起擊

破之斬首四級獲生口一人奪獲馬五騎牛一十二頭虜亦射我降夷擺賽一人馬五騎傷我兵王友功等三人是時獨乃六馳硃砂堝去邊三百里而遠且行且捕斬首虜七級餘殺虜盡遁走乃六即從新寺兒山而還一時降夷分數道出邊外皆能積功勞邊吏竝傳以爲美談其後夜不收黃景運亦出塞至流沙溝毫道逢虜虜大半被冰坎傾馬馬疲弗能前於是以三百騎犇東昌堡迤西新舖臺道備禦使古大相追邊斬首一級奪獲馬四騎亡何胡騎千餘從西平堡平山臺入而分六十騎從鎮寧堡張茂臺淶入

盤山驛三里橋迤東略四人而去臺御史顧養謙與大將軍李成梁議邀其歸路迺遣五將軍從鎮遠堡樣臺馳東遼河去邊九十餘里鏖戰斬首二十七級奪獲被虜四人馬五十騎我兵亡李繼祖一人傷官兵馮文用等一十九人漢馬死者一百九十一匹其後辛卯冬與委正及西虜哈卜愼寇我花嶙谷居一二年甲午春與火彦銀燈黑壽大成更根兒燒大成寇廣寧東西語在上彦把兒兎傳其明年春與把兎兒上言台周耿華台吉小歹青一克大成稱兵欲報鎮武堡之役先是把兎兒寇鈔我鎮武堡闖吏殺扯

拜。及黃台州扯拜。故委正子也。

讚曰

李只之子五人黑石炭獨以强著哉它所謂打來孫。及阿牙台皮卜以麻王文打來稍稱善乎。然再傳而土蠻則惡矣此人親打來孫子。貽我遼左數十年大患。介胄至生蟣蝨而尚莫敢解衂豈不勞哉䙫郎兎之捷黑石炭能無凛凛乎。察其在關市語最傲未可謂其悔禍也傳稱虎而翼毋闞土䏻又黑石炭子。則又未嘗不爲遼左長太息也。

大委正列傳

大委正又名庄秃打來孫第四子也始巳卯秋土蠻發難於遼左而大委正輒擁衆以從並聚兵兀炭巳迺與卜言台周宰桑兀兒黑石炭帥十二萬騎度河走那林因稱引俺答事請封貢而日俺答爲漢子我爲老婆且與諸酋遂不得爲王及大執事誰甘心哉制置使王一鶚堅弗予明年遂馳而拾喇毋林矣而以土蠻騎未至所持鈎杆挨牌皆置左右營曰吾以此攻城何城不破乎居月餘土蠻果與大委正等度老何聲欲首寇我廣寧於是廣寧見告矣其明年二

月迺引卜言台周等大會於女只罵火屯而欲先以海西建州爲務然後及廣寧諸虜騎於是夾道而馳驅赤納哈氣兒也亡何大委正竟與黃台吉克石炭且欲大入廣寧塞遂引兵走黃河迤北當是時土蠻爲主盟大委正碌碌特不過相因並起爲虎附翼耳。然欲狂犯于東則先昜請于西實大委正謀也久之西虜哈不愼引一萬騎來與土蠻合兵謀欲入寧遠山海桃林寨度非得大委正及三衞莫可者亟徵大委正大委正勢始强盛矣乃進而寇我山海及老軍屯一片石我師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哈不愼傳居

一二年甲申春卜言台周起巳把兎兒及花大桫花
老撒卜兒亥起而大委正輒從黃台言以兒鄧青把
都後馳養善木迺聚土妹扯臣歹青莾古素塔塔兒
伯戶莾恩拱兎煖兎𢷬兎兵犴擁衆大入遼瀋塞不
從是時大將軍李成梁備河東而竊意虜知我有備
勢且還河西當路塞即勒習軍軍錦義寧前其五月
移帳東敖母林巳迺從大紅羅小紅羅走我寧遠塞
盜邊而會董狐狸至大委正勃勃欲從之先是一克
大逞等亦欲報遼東狐狸皆不與俱然大委正自視
孰與狐狸勇迺直必乘衆然後動則大委正誠非我

塞上敵可知矣其明年三月大委正遂有衆三萬非
復仰而董酋之日壓與控弦之士三千乎日夜窺而
候土蠻騎至計欲鈔廣寧迤東西而土蠻則夙與大
委正善者幸三岔河未東土蠻父弗至先遣伯彥太
主等提兵四萬令其略寧遠糗粻頗聞諸虜各携鈎
杆鐵斧及口袋往口袋盡爲盛土置氷上以塹道路
者然虜益勇而猾矣其四月遂與銀燈把兎兒召里
兎合營胡中號爲四酋長犴皆休舍養善木比年以
來諸虜並治兵於斯君子於是乎知養善木廣饒水
草矣其明年冬大委正土妹以兒鄧耿革等引兵從

平山迤西黃佃子墩欲入清綱河錦義然得之哈剌
那亥孛孛戶之口也哈剌那亥孛孛戶故炒花所遣
使迺云炒花花大今巳不從大委正營矣其明年十
月大委正果偕土蠻等馳我黃佃子黑松林及平山
之間也去我塞上不二十里是時虜騎十萬爲營至
寬五十里長九十里旂鼓在望我塞上卒竟不得諸
虜騎所入道迺炒花則大言入廣寧以兒鄧則又大
言入錦義皆虛聲以欺嫚人而獨往往與土蠻俱者
果如諜者所言也其後庚寅卜言台周與大委正黃
台古等倉卒入我遼瀋爲我師所敗北遠遯巳復乘

隙擣幾遼陽我遼陽賴制置使張國彥法嚴兵衛甚
備弗得入虜迺走我師追亡逐北至河北虜又走巳
至鵰背則巳去邊百里而遠矣虜巳弗走惰歸而我
兵獨精銳車鮮馬怒乘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
八十級生獲奸細四人奪獲胡馬及什物亡算𢷬兎
不知誰之子也常與大委正聚兵養善木頗有強名
巳丑春我蓍頭軍申得利卜台等百餘人以大將軍
令從平虜台出塞詗虜行至以馬兎去邊可三百餘
里道逢諸虜騎接戰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匹
乘駝二頭及降虜卜刻奎識之其一乃𢷬兎首也大

委正此非而曩時並治兵養善木者與。

讚曰

大委正遂欲佐土蠻挾我封貢。視俺酋哉闇。制置使王公決策堅弗予。誠欲藉遼虜以懼西北虜。且使我遼陽李胄兵耳。我西北自款貢以來將士皆已倒載于戈虎韔矣。有如一日胡馬長驅邊胡以應之。不然廣寧撫順市所從來亦久遠矣。夫何獨靳于區區土蠻輩也。

煖兔拱兔列傳

煖兔阿牙台皮長子也。萬曆初西北諸虜酋並結離而事　天子。而獨黃台吉土蠻迺稱屈疆哉。於是乎煖兔與黑石炭委正以兒鄧董相扇而起。遂刑馬祭旗輒擁衆數萬而來。而云我將有事于廣寧錦義。明年乙亥春。土言台周等聚兵于插漢腦兒。而煖兔乃引兵合營。并皆馳海州。已從長勇堡迤北南架子臺迤南馬鞍山兩空入圍我的山拗舖虎皮驛城堡。賴堡上戰車火器甚精銳。所擊殺甚多。虜騎於是退。而反蹕走。其冬復引兵寇我平虜堡。我師追逐至國公寨

擊破之。斬首一十一級。奪獲馬四十八騎。已迺返瀋陽。散走堡南。大將軍李成梁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九十六級。奪獲馬駝器械亡筭。語在卜言台周炒花傳。其明年。九月煖兔挾倩董狐狸寇我義州大定堡。裨將馬文龍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匹。是時寧前方有事于修邊。顧旁近煖兔拱兔諸虜營。未皇舉也。然自煖兔從事以來。虜輒入輒敗。亦知懼矣。其十一月。把都兒忙革發難。迺遣兀魯速馳告煖兔。言以為自此可報夙昔之怨。乃與拱兔連黑石炭董狐狸長昂兵寇前屯。而又以我邊備嚴。弗克。其明年五

月土蠻師部夷那安兒等索封貢我通事人姜玉祥報以若等既欲比俺答則宜獻速把亥黑石炭歹青炒花嫒兎長兎如獻趙全故事我太師然後可請于上然是時土蠻亦既張黃蓋旂纛東三邊唯彼所出入大自威武顧不若俺答衣蟒衣佩金印儼然視漢侯王至貴倨矣是月嫒兎復與土蠻打來罕等聚舍剌塔黃佃子及廣平山日夜治鉤杆迺先驅零騎從鐵嶺鎮西堡入已入古城已從松山麻溝台入連山驛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覘道里我邏卒鳴金鼓大索塞下虜騎懼而鼠竄而我亦徼使易達子出塞

武功錄　一八　嫒兎列傳　十七

詗虜道逢馬達子迺遂致嫒兎因鄒鐺傳土蠻先下令割其一耳易達子答言甚不和土蠻大怒復令營中梟斬以狥而會土蠻與諸酋議事未及刑以故夜半得乘隙從間道亡入塞其十二月嫒兎遂從事速把亥矣而以為所與土蠻董狐狸皆已敗北而假速把亥之強或可以報乎乃撒老撒上兒亥恍忽大等十萬騎馳遼河烽火相望大將軍李成梁躬師蒼頭軍鏖戰于圜山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駝凡一千三百頭匹甲器械亡筭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九月復與土蠻克石炭大小委正歹青

拱兎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黃台吉等聚兵兀炭其雄心猶未已哉迺聲欲略我廣寧錦義塞而長昂董狐狸兀魯思罕䳄毛兎亦至於是大會于磕力曲禮直擣錦川營小河口大將軍李成梁提兵馳高台堡明川山又擊破之斬獲甚多然以虜衆四面馳欲取首級亡從也虜騎於是從故道盡出塞其明年正月嫒兎益知我塞上有備弗可以衆敵迺欲乘我塞上所不意然後卒然分道而入迺日莫聚長城嶺蔡砧谷以窺其隙而邊備已益嚴無隙矣於是復與速把亥合兵寇瀋陽市夷張鐵匠覺迺徼以

武功錄　一八　嫒兎列傳　十八

其狀告塞上則是謀又弗逞其十月迺復與黑石炭謀然已新合額叅委正程把都裴擀勞黃花台吉逞吉兒把拜宰桑委正炒戶兒兵而加以大小委正歹青黃台吉以兒鄧十萬餘騎並休舍古路乎那林可兒箇候土蠻而大將軍成梁則先已軍廣寧備清網河鎮靜關之衝而又恐虜知備或走寧前或馳開瀋迺遣遊擊將軍秦得倚備寧前虜於是時竟不得以匹馬半矢騁塞下然則李將軍威武可知矣其明年四月嫒兎及昐屯上言台周者兒得等傳箭入我開原慶雲市索大賞知封貢終不可得而入寇又亡當

于漢故也居歲餘癸未乃以正月使使者脫落揹爲
速把亥告訐已廼言爪兒兎欲寇闘原塞其九月遣
夷酋鐵匠煖太告土蠻罕欲寇廣寧瀋陽塞果若使
者言則煖酋已改轍易慮非復前日阿兎也是時速
把亥新物故煖酋或失勢安可知不然則亦託和柔
以緩我大兵彼然後得翕牽從中起亦又安可知乎
其明年正月則又與速把亥子把兎兒及土蠻上言
台周等聚兵養善木然土蠻一日尚存終不能不留
意于封貢事煖酋猶然得輔勢而行而我遼瀋海州
之間歲數數然告儆矣其三月煖兎伯言遣夷酋楸

頼胡䕃等傳箭索大賞且有後言言煖兎及把兎兒
爪兒兎議哈兒脫退脫卜戶等乘乳馬牛張旂志披
甲兵遂牧十方寺水草賞至卽傳發而又不言發何
所以威人已復使夷酋華桂亡抵塞言把兎兒花大
粆花欲屯遼河待五月馬肥馳廣寧塞如此則我賞
必重然虜已成故習此亦不足異顧狙詐類如此其
六月虜騎移帳三岔河煖兎皆召還譽欲寇開原遼
陽塞是時煖兎之弟那木賽與長昂有宿怨常欲報
之以故兩家兵起諜者輙稱寇遼陽或寧遠塞識者
已知虜聲東必擊西度虜所言盡虛謬矣其明年又

九月果與西虜酋長以兒鄧及阿民台吉黃台吉委
正歹青額參委正拱兎小歹青五路男哥兒等聚兵
呵呵莫林已廼寇我三岔河迤西沙嶺迤南吳家墳
偏將軍李平胡等提兵從大靜堡尖山門出塞走三
百五十餘里至古路半那林捕伏道左而遣蒼頭軍
先鋒以挑虜虜望見我師竝披甲上馬跳驅而前我
師殊疾力戰破之斬首一百有八級奪獲盔甲器械
如數語在歹正傳然自速把亥死後煖酋久未與我
師接刃今我師一旦深入虎穴大捷如故而煖酋亦
畏授首矣其明年二月廼復與一克歹正把漢歹正

土墨台豬等馳廣寧索賞大言漢不重予我我請蹂
踐漢田禾也其明年四月復與把兎兒卜言顧老撒
卜兒愛伯言兒等聲欲寇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已
廼度河馳盤山驛我師鏖戰擊破之奪獲馬二匹其
九月那林孛羅起而煖兎及恍忽太伯言又治裝往
諜欲奪歹商語在那林孛羅傳居一二年癸巳夏煖
兎及伯言兒入關要挾我市賞慶雲堡備守王鳳翔
遂逮伯言兒而鳳翔反被誘出塞旋物故於是奉
詔罷煖兎伯言兒市賞令獻鳳翔得除罪亡何伯言
兒亦被我金瘍死矣臺御史李化龍以書　請謂可

以少雪鳳剃之恨其明年煖兎復與抄花及哈喇把
拜等馳遼陽聲欲寇廣寧後竟從鎮靜堡奴臺走半
邊山諜者亟以來告言煖兎之言曰廣寧多金錢又
兵馬寡擊之可下然自煖兎稱兵以來我師有不戰
戰必克誰謂廣寧而可下也者久之爲丁酉二月煖
兎復有雄心擁衆馳殺虜堡先遺零騎覗道里聲欲
寇我慶雲鎮西之間而會花大入市具以實告副總
李如梅習于兵先伏其謀是日提兵出鎮西堡行百
餘里至閭道逢虜大戰我師斬首虜九十一級馬凡
百四十匹如梅則身中十餘矢胸膊亦被四刃於是

督臣孫鑛楊兆大會大將軍王保亟以聞于　上會
有關曰之儆遼左惶惑給諫徐成楚上書亦不以敗
徵見然煖酋亦既戰而克矣
拱兎阿牙台皮二子也乙亥春上言台周之寇我廣
寧也拱兎輒以兵從我師旋擊破之識者已知二兎
至亡賴矣是年冬復偕黃台吉速把亥寇我遼瀋海
蓋諸郡語在上言台周及炒花傳居有頃黑石炭委
正土買罕長禿炒忽堵剌兒並起自哈喇毋林而拱
兎敢誘以廣寧塞及山海遵東西於是制置使楊兆
檄諸郡傳邊邊益嚴其明年冬始與煖兎從忙華把

都兒合長昂董狐狸等兵馳前屯已馳廣寧其明年
夏馳義州其明年春馳遼陽已馳錦義其明年冬馳
青山口大淩河其明年春馳海西建州多者十餘萬
少者西五萬輩或寇我城堡或鈔我村落或挾我市
賞歲比數數然見告矣大都二兎無能獨逞不過依
土蠻速把亥而起而適有天幸速把亥死煖兎稍有
市心乎居歲餘癸未土蠻徵檄至而拱兎則又引衆
馳矣是時花大爲酋長法嚴適與諸虜約約亡論酋
長及部曲皆乘馬所不乘馬者則有罰酋長馬一百
匹駱駝五十部曲馬一匹牛四頭并皆寇遼河當路

塞其明年春從上言台周等大鈔我遼瀋海州其夏
與大委正大成稱帳東敖毋林頃之擁衆從大紅羅
小紅羅寇我遼遠遵東西諸塞其秋又從西虜以兒
鄧等寇我三岔河遵西南其明年始從平山遵西黃
佃子深入錦義清細河居三四年辛卯又從腦毛大
等治兵提留兎欲候馬壯乘我所不意寇廣寧錦義
遵東西塞裨將李平胡李寧等先期從鎮邊堡出塞
擊破之斬首虜凡二百四十七級奪獲馬二百我將
李亦亡梁相等凡一百九十六人馬被伏弩射死者
凡九百七十五匹大相當其後癸巳十言台周與其

妻走湯池以所部精兵屬拱兎小歹青合力以關錦義亡何虜騎從于果營直擣義州塞遊擊將軍宿振文提兵四面至擊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騎虜亦殺我兵將夏尚忠等一十一人傷宿振義等二十人馬被鹵五十八匹傷七匹迺亟走大康堡視青臺出塞已復以二千餘騎捕伏邊外溝中乘隙奔紅窑西空東小台入而台左右砲鳴虜迺中分營一營伏堡東廟兒山一營衝堡門備守孟宗孔弓矢火砲並發所擊殺甚多虜皆以鈎竿鈎屍而去副總戎姚大節追亡逐北已至三尖山胡塵四塞不可及虜竟得走故道拱兎於是乎幸亡恙已迺復入開原市

讚曰

兩兎故我開原市夷也何其敢亡道迺稱兵哉要之入而市出而伉虜已成自然矣獨思嘉靖初市不至五三日費亦亡慮三二百金而止法如是足矣頃自款貢而來遂以春秋市而費已踰千柰何乎兩兎尤驁驁甚甚乎哉殺我將李而關市之下獨不行誅戮所從來久遠未嘗不惟虜騎之從橫抑有由也

黑石炭列傳終

委正列傳

委正打來孫第二子也爲泰寧酋長自侍去開原七百里而遠而又與王台通婚媾頗有桀心嘉靖中常與土蠻黑石炭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並起寇我界嶺桃林冷口由此藉藉日有名隆慶以來黑孛羅欲寇我河東弗可入於是糾委正及炒花速把亥萬餘騎從長勇堡大入塞不至五十里遊擊將軍杜鏜帶甲數百擊走之自是之後黑孛羅西邊歲蠻把都兒東引委正者見得益屯聚捨刺塔刺固已五萬衆矣中間委正最習兵於是引兵至白雲山及羊

山止壁迺分騎少者三四百多者五六百並捕伏鎮靜或鎮安墻下旋出旋入亡常所頃之胡騎從鎮安堡繞古城入諜者傳以爲千餘騎及後漢兵起徼覘之迺八九十騎也於是虜衆陽敗走潛入鎮夷堡村落以擊我之虛臺御史魏學曾大將軍王治道卽以羽檄徵兵赴苑子谷令鎮夷寧前兵合營夾擊之是時胡騎始千餘從鎮夷堡韓卩臺入卽以二三百捕伏紅巖子溝又率十餘騎奔苑子谷望見漢兵盛迺走漢兵直追奔會伏虜起接戰裨將趙宋突趨入虜營漢兵衝擊殊疾力斬捕甚多先是將軍令令軍士

毋取首級敗大事以故虜得救死扶傷遂引去漢又
出習胡語者數激罵虜挑戰虜迺若弗聞也者久之
委正乘土蠻與好兒趂有隙遂大會速把亥炒花歹
青哈屯者兒得聚兵羊腸河詐言吾來爲欲攻土蠻
以示漢不意然後從中起寇河東遼陽其專爲狙詐
類如此其後　上之甲戌也黃台吉圍海西寨求婚
而委正與乂哈里打刺漢輒以五千騎從項之王台
果以婦人二口與黃台吉委正遂自伐誇詡因與速
把亥炒花歹青擀勞漢復馳土蠻營期八九月寇廣
寧錦義遲河凍則入金復海蓋遼瀋諸郡大言以吾

等連騎數十萬攻城何城不破乎於是朶顏酋長恭
惠百戶使使者虎喇哈赤具以實告其三月虜遂中
分騎而以其半東行窺遼瀋以其半西伏廣錦義是
時塞上方耕壟畝委正乃引衆擾我農事其九月果
與黑石炭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上言兀矮山堵兒
四兎媛兒刑白馬徼惠於旂纛之神曰余殆將入廣
寧錦義塞神其祐余乎是時給諫李戴聞朶顏酋長
卜兒愛又使韋扯勞再至既如此言迺上書言四可
慮書多不載其十月委正與速把亥歹青入開原毋
所略從土蠻令也其明年春大會上言台周打來漢

黑石炭黃台吉土買罕長兎媛兎拱兎抄忽兒堵刺
兒以兒鄧擀勞亥聚兵掃漢臘兒謀欲寇廣寧廣寧
如河尚凍卽勒兵走河東是時臺御史張學顏度委
正巳九合數萬騎久勢不空返有如窺灤東不得則
必入遼鎮窺河西不得則必入河東且委正見事蚤
有如知寧前罷工則必先前屯以牽我西顧知廣寧
有備則必移適中以伺我內虛卒之胡騎從紅螺山
直擣舊遼陽按地形在內路迂而遠在外路直而近
委正亦自以爲得險阻西可入廣寧南可寇海蓋東
可馳遼瀋惟所左右差足踰快居恒多假行獵以誘

漢兵而其甚者至撲捉哨夜以絕我耳目亡何虜騎
二萬從平虜堡深入瀋陽於是裨將曹簠兵自東而
至唐朴兵自北而至郭夢徵兵自南而至大將軍李
成梁亦馳榆林舖傳發漢出兵先登獲旂鼓斬其前
鋒數人虜迺懾鬼棄鈎杆走復圍結大營與漢兵相
持甚堅大將軍見虜營弗可下卽遣偏將軍傳廷勳
列車營瀋陽北以爲疑兵巳迺擁精兵捕伏平虜堡
以阻虜歸路頃虜果揚揚騎馬來來者方過半漢伏
兵倉卒起直立胡騎前麾兵縱擊虜衆逢漢兵如自
天而下大驚皆相顧駭愕大營前後潰亂自相奔騰

踩踐塡壕者不可勝數它幸得走外邊盡棄馬逃奔而酋長又環護大營且戰且行奮萬死不顧生傳廷勳又以火器自後來攻首尾夾追二十餘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餘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亡算其明年春與黑石炭土買罕長兎拱兎炒忽兒堵剌兒復聚兵拾喇毋林聲欲入遼東廣寧其明年委正晗屯歹青二萬騎聚遼河謀寇我開原瀋陽會邊備嚴遂略海西而去其明年委正黃台吉那言禿搭起台吉拱兎台吉以兒鄧額忝五路聚兵緊水河欲略廣寧塞其明年春胡騎萬餘皆牽馬橐佗執鈎杆旂

號中分營一營奔平川營石河口一營奔三山營灣頭墻臺而我偏裨諸將亦分爲二軍一軍軍缸窯山一軍軍高嶺驛亡何虜果圍本驛關廂殺十一人略十二人傷六人漢馬死者一十五騎傷二騎頃圍中前所殺馬十騎略五人於是遊擊楊紹勳馳驛中與備禦王大璋合營並走中前所而會遊擊楊五典忝將裴永勳兵亦至至者四百虜方休舍鎭遠舖是夜漢兵爲營而待烽火候望精明虜復奔高嶺驛我兵擊殺甚多皆佗負其屍而去居一年已卯與土蠻以兒鄧拱兎煖兎等三萬騎從東昌堡亂柴口入提兵

馳善養木去邊二百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凡一千二百四十八騎橐佗器械亡算是歲也封大將軍李成梁爲寧遠伯它皆　賜金幣有差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春委正黑石炭銀燈聚兵捨刺毋林待土蠻謀欲鈔遼陽頃之先使三百騎從大鎭堡入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紅土城大破之斬首捕虜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世勿絕語在王兀堂傳其明年冬委正帥十萬餘騎馳青山口大凌河待土蠻聲欲入廣寧塞其後癸未往西虜青把都專以

寇山海爲務是時大小委正待委正偕入前屯衛山海不至大小委正竟入關被關吏圍困掘溝壕適有天幸得潰圍東角走於是屯聚罕赤保哈期十月朔復大入前屯山海諸郡其明年夏委正大小打剌漢黃台吉引控弦之士六萬聲欲寇寧遠東西而會暹克與委正媳逼事覺亡入漢廼以狀告先是胡騎數十入靜遠堡遊擊將軍韓元功追逐忽伏虜三千起元功身被十餘創死於野首足異處其秋復乘勝與黃台吉以克歹青額忝委正拱兎台吉阿民台吉煖兎小歹青及五路男哥兒馳阿阿毋林從東虜粆花

把兎兒卜盲顧花大老撒卜兒丈豹朔九月寇山岔河西沙嶺墩南吳家墳語在灰正傳其後辛卯冬委正黑石炭寇我花栾嶺是時灤東之間山險而無墻及有墻而崩頹者多有御置使寨達請備邊至周其甲午春大入我廣寧塞御置使楊紹勲輒因騎置以聞聞委正所與從兵者以兒鄧遠不能歹青卜合腦顏烏龍大吟剌哈五路及東虜火彥寧銀灯黑石炭黑靡大成披戶更稱兒燒大成皆胡中一時名酋也

贊曰

酋長阿納失里豈不親元遜王乎 高皇帝置三衛

獨子恭寧猶攞使率有味矣以今所聞左都督兀捏帖木兒再傳而絕今之顯者只兒挨迺右都督革干帖木兒孫也其部曲多結婚北虜往往寧爲鄉導何哉委正本朶顏人而恭寧間得爲酋長稱耳大抵藉勢於逃把亥土蠻而兩酋又藉勢於西虜廣寧開遼之間歲歲岌岌矣假令酋生而在則其猖獗曷勝道哉

伯言列傳

伯言那孩第二子也嘉靖中黑孛羅起伯言與阿兒獐孛壽已能以兵從矣其後榨權崖之捷捕獲生口兎素故伯言部夷也伯言爲人驍勇而多智居福餘最有名部夷皆聽調度於伯言伯言世受我撫賞弗易叛叛必陰附於東西虜及東西虜起輒又以其狀微告邊吏曰其酋叛以陽示吾無叛意戊寅春土蠻擁精兵六萬騎佯言寇海西謀欲入我當路寨伯言來告時月正元日也居歲餘伯言遂與速把亥炒花煖兎以兒鄧寇我瀋陽先是市夷張石鐵匠徵語漢

伯言於是乎情形見矣其明年速把亥炒花老撒卜兒愛恚憤纂入關秋毫亡所得復大會伯言煖兎謀入塞居頃之伯言與哈屯煖兎卜言台周者兒得卽傳箭入市請增賞度不可得迺殺我慶雲樓士卒十數人略守備王鳳翔而去於是罷市賞必欲捕渠魁來獻然後得議開自是之後逞加奴仰加奴獘難數藉兵於龍兎伯言而會以兒鄧是荒逞報曰若第以畋好美女子與我我卽提桴鼓惟若所左右二奴弗從以爲吾惟有酬勞而已頃之黃太舟恍忽大竟馳養善木已休合舊開原而瓜兒兎倚克打剌漢亦徼

然臨之矣而往來者或謂我黃太侖即伯言亡何伯言使使者抄賴胡盧請慶雲關市下視大賞至否因令使者大言曰阿伯言爰兎及把兎兒瓜兒兎又哈兒老思卜兒亥朓退朓卜戶業巳下令令胡中皆帶小穹廬匼甲刀槍純用鐵至馬牛則盡擇有乳及有騾者往以充舖賚賚不日我衆揚揚騎馬至十方寺竊恐若塞上禍益不支矣故事大賞五六月是年爰兎伯言獨以三月至非故約敢於扣關而要我我萬一見虛實黨可乘隙起乎是歲萬曆乙酉也其明年夏打剌漢往冦我廣寧塞於是以開原鐵嶺屬龍兎

伯言曰聞漢治兵急弗克發廹矣吾屬不可不蚤自圖之是日兩營並傳發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大會大將軍李成梁而以把總王奉祿爲一軍軍靖安堡佟朝爲一軍軍威遠堡舒光祖爲一軍軍雷其屯李豸爲一軍軍楊木答兀屯曹繼武爲一軍軍巖鎭撫屯佟應詔爲一軍軍鎭北堡佟惟詔爲一軍軍鎭夷堡梁成功爲一軍軍古城堡張奉爲一軍軍永寧堡溫景葵爲一軍軍八百戶屯楊耀武爲一軍軍定遠堡少者七八十多者百餘輩分道而出旂鼓相望虜騎三千果從威遠堡南空而入亦中分營一營馳鎭北

堡一營馳靖安堡殺略人畜於是悆將宿振武追奔至黃泥岡多所斬捕皆被虜奪其屍首而去其明年夏復與把兎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治甲兵馳三岔河迤西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聲爲報積年之宿怨語在黑石炭傳是歲也益從那林孛羅大會西虜恍忽大及老思卜兒亥爰兎以兒鄧攻歹商寨先是那林孛羅使夷使端多合往籍兵皆有狀而猛骨孛羅歹商亦急使夷使伯羊阿台卜花詣關吏請曰將軍幸哀憐吾等世保塞蠻夷亡他腸今奈何一旦內於虎狼之冗願開關令吾等携老小徼入塞得緩須臾

毋死幸甚語在那林孛羅傳其後甲午秋復引粆花把兎兒卜言顧花大老撒卜兒亥爰兎二萬騎馳舊遼陽是時胡中皆稱廣寧城最富厚獨苦無馬牛乎虜方志在馬牛弗欲入入迤東雙臺已迺深入半邊山於是乎大將軍董一元有神算矣曰吾姑待之其十月果引衆冦我鎭武堡吳家墳竟被金瘡而歸死於是屬夷那林孛羅使使者囉囉馳關市因報曰伯言以十一月二十日卒於營伯言又名黃台州台州草名而伯言迺八貢名也　上於是不復聞有伯言矣

讚曰

三衛獨福餘先衰落哉。兩都督皆乏絕久。而所遺打都。今屢屢爲都指揮使乎。慶雲堡之役。殺我吏卒者。豈非伯言與。世常笑伯言鄙固。何敢數擾我關市。豈非自恃智囊乎。不然則亦恃速把亥煖兔輩。誠足備緩急耳。卒之兩策亡所施。身被金瘡而死。旋死矣。余猶恨其死不足以贖我一塞吏死也

董狐狸兀魯思罕長秃列傳

董狐狸。又名董忽力。華蘭臺第五子也。爲朶顏都督。隆慶末。土蠻癸難。狸爲小酋長。與趙哈孩治兵。思毋林益有名。又從上言兀灰正。把都兒都刺兒滾兔皆起拾刺毋林。迺從戴家嶺入。分三營。一營馳沙河驛。迤東。一營馳雙墩鋪。皆狸謀也。語在土蠻傳。故事三衛世受冠帶稱臣。每歲入貢。加優賚。爲我藩籬。後復詭以傳報如所報有驗。爲邊吏得功。又擬遷秩。覘漢吏。狸爲人狙詐數反覆。恃族黨之衆。結連把都每入遼。大則引青把都土蠻。小則引章兔鵝毛兔諸酋。毆殺吏卒。復入薊就賞索　貢如初。塞吏亦未有加創者。故諸夷益得易漢。勢衆則大入塞。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施者未倦。而受者已先厭之。國門外寇如雲矣。頃之。胡騎大闖曹莊。其說以吾敗薊門傷折甚多。今薊門益固。弗可入。我輩無食。穿空廟得寧前賞賚。以佐一時之急。漢竟弗許。斬一人而逐之去。明年狸與腦毛大妙鸞滾兔謀入寧前。又明年癸酉改元春。狸與長昂謀入寇。先馳喜峯口。索賞不可得。遂殺略人。旁塞行獵。聞亦伏山谷以誘漢。時大將軍戚繼光提兵至。斬首十餘級。衆幾執狐狸。戴傷走。將軍罵曰。

誰令而得闌大關及乎。夏狸益治兵與東虜挿漢兒
合營。欲寇遼東塞。從毛挨兎入境。徃東南走。先是挿
漢兒粟馬襖伏所部。皆胡中精兵。約千餘騎。狸大言
爲妙蠻報怨。而花大伯顏兀長昂輩。亦如狸謀索賞
因寇我桃林。制置使劉應節諜曰。夷性不耐暑。而刮
馬喜燥。此無奈塞上何。此狸託名内襲實寇鈔以自
快者。先帥偏將軍備喜峰口。諜曰。虜由毛挨兎。則青
山爲急。出桃林塞。則喜峰口爲急。當兩愼之。是歲漢
絕其 貢賞而族黨及西虜多無應狸急者。漢因使
夷酋兀魯思罕。同夷婦伯顏主頼風諭狸。狸還我俘

及渠魁二人。叩關請除罪。願復 貢賞。制置使上書
請賞。以爲好義者勸 上從大司馬譚綸覆奏。賜制
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兆以下。金幣有差。其冬。狸擁
三百騎渡灤河。聲欲寇我羅文馬蘭之間。而會道把
亥。哥兒亦大會卜言兀堵剌兒搭勞亥。諜入廣寧。大
小黑山及錦義諸郡。是時孫顏人伯戶卜墩入市。真
以實告。言狸所部。不至三百人。其絕河而來。敢於輕
漢皆倚烏合爲重者。是歲。左司馬汪道昆巡邉請給
薊遼保定臺御史旂牌。後長昂謀欲入關。藉兵於狸。
又藉兀魯思罕阿只孛來伯先忽失兒阿長禿老撒

皆弗許。諜者討來以告長昂。果以孤軍益邉。大將軍
戚繼光以兵追逐之。至聶門北安石去邉可一百五
十里。生得長禿。於是狸率其酋長及族人二百四十
餘人。款塞請死罪。孤狸獨卸甲。伏素衣叩頭。願釋長
禿語在長禿傳。其秋。狸以長昂約。復以二百騎從孤
松臺入關。吏劉登恭追之。斬首奪馬。不敢反顧此朝
降而暮叛無足惟者。明年冬。狸又與速把亥妙花哈
屯委正歹青黃台吉。豬剌兒。拳忽大。長昂。長兎。合營
將二三萬。謀鈔全遼時永安堡方治城。狸將乘此以
擾我工役。迺帥騎跳驅道左。誘漢兵出。而以數十騎

伏山後。志在奪城。軍糗粮。漢益徵廣寧軍備胡。得毋
寇。討弗行也。五月犯塔山。八月再犯黑莊窠。其冬。狸
引長昂五百騎從黑山入。直走河西。備禦楊紹勳望
見之。自三山營舉火鳴砲。窮追弗止。虜伏兵自溝中
起。出不意接戰。殺我把總劉進忠。傷我中軍楊武烈
等。凡七十餘人。紹勳已中流矢。復奮萬死。斬二虜。虜
墜馬。奪獲斷事李贇家宰。虜迺從小長嶺出塞。頃把
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黑石炭煖兎拱兎長昂及孤
狸三萬騎。忽寇我前屯。給諫裴應章王三餘張希皋
皆後先上書。書多不載。是後胡騎三萬直從中前所

入我老軍屯。聯亘三十餘里。盖垂涎於貢夷。阻絕驛
騎道路不通。我師東備則寇西。前防則鈔後。夜則潛
伏。晝則分犯。而寧前之間尤甚。破屋壞垣。子女金幣。
盡充虜壑。久之與長昂兀魯思罕鵝毛兎專欲寇寧
前。寧前山林險阻。易於伏奸。故以六月乘暑。犯我新
興營堡。賴遊擊將軍劉登泰。逢戰斬首虜七級。奪獲
馬一十五騎。鋒雖少挫。其志未逞。乃復近塞行獵。犯
我仙靈寺。是萬曆壬午時事也。明年秋。把兎兒起爲
把亥報夙怨。狸亦糾蟒金兒乘機寇我大寧。會風雨
墻崩。我官僅四十餘。虜擁而入。殺略至百餘人。燒毀

廬舍幾盡。虜竟得全甲而道。是時小阿卜戶。襲我黑
谷關。亦燒毀峰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馮景隆。
及御史詹事講。讓書再至。　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
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遼陽百姓方維相。亦伏
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
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鴨兒匱之戰。鵰
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
開原之戰。襖郎兎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臨
王杲。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阿海。皆萬世功。
是年虜益犯前屯。及山海關一片石而去。給諫楊[illegible]

書。稱弟宜閉關絕賞。亦不必議勦。以貽不測之禍。而
制置使張佳胤。亦陳八事。書皆多不載。其明年二月。
長兎董狐狸。帥部夷三十騎。從灣頭墻小入。我前屯
三山營。備禦使祖承訓。追逐至橫嶺山。斬首虜二級。
奪獲馬二騎。其三月以十餘騎小入大定堡。略我軍
周禮周文羔二人。已以十五騎小入於果營。略我軍
管澤胡立行二人。已小入大鎮大茂堡。略我軍尹世
祿施松翁世功三人。時諜者劉得功。至緊水河。劉艮
臣出三山堡。徘徊觀虜。虜騎少者百餘。多若六七百
輩。或東馳。或西北馳。似無專向。然緊水河去邊猶百

五十里。而牛心山則三十里。三山則十五里。漸近矣。
是時　上遣給諫張希臯行邊。犒軍士。政與御史洪
聲遠居廣寧。適軍書至。度虜必大逞。於是大會制置
使張佳胤。臺御史李松。備兵使任天祚。從大將軍李
成梁提兵走大康堡。胡騎二百餘則已攻我大邊謝
化臺。臺上舉烽火鳴礮。急會參將熊朝臣兵至連兵。
虜度弗與漢兵强。遂引去。成梁追亡逐北。至興中迤
西十剌哈兎去邊可三百餘里。與虜接戰。斬額六等
首凡一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凡二百一十三騎。盔凡
一百有九。甲凡九十有八。臂手凡六十有一。奪回漢

人言益邊者皆董狐狸姪孩四有狀我軍傷四十餘
人馬死四百餘匹而虜之所掠旋歸於漢捷聞　詔
加李成梁祿米歲五十石邊壓子秩一級張學顏子
亦如之李松先壓子錦衣衞世襲他　賜金幣有差
五月東虜大委正拱兎大成帥三千餘騎逐水草至
東敖毋林還走大紅羅小紅羅欲入寧遠而一克大
逞把漢大逞滾兎亦帥五千餘騎馳兀魯班蘇剌哈
欲入遼東塞六月狸益怨與中之敗漢殺我兀魯孩
子下部夷過多於是與長禿兀魯伯忽阿只孛來千
餘騎謀入前屯東西郡欲報仇而以八百騎捕伏邊

外因使二百騎入塞誘漢漢如逐之則伏兵四起是
時西虜堵刺兒子小歹青大會額參委正寇我鎮靜
關遼東西而董狐狸及長漢獐兎男打罽滿都不賴
之衆亦增至一萬二千騎矣於是別一克大逞而以
千五百騎走塔盤灘止舍哈木林聚兵欲大入我錦
義寧前諸郡項之虜騎中分營以一營襲前屯城他
悉往來山上復以百五十騎瞭漢兵令五日一更如
漢兵多則分道而馳少則直擣城內是時虜相沙河
地形東有明水塘斯敎山可得夜聚西有范胡蘆山
花紅谷可按大兵而又度我大兵隔遼從此突入堡

無備禦此可不攻而破者備兵王善繼先得其狀業
已爲陳待矣虜果帥千餘騎從河深臺入善繼躬率
三軍發矢如雨虜亦傳發傷善繼歸死於營是夜也
我官兵死凡六人傷凡六人馬死凡二騎鹵一騎牛
五頭牧童凡四人時初六日也其初八日虜騎千餘
從三道溝堡馳黃土岡深入架砲山止壁百戸丘文
表提兵走長嶺山北至虜已先引去射我人褚貞死
其十二日錦川營將吳國忠使諜者出塞行至豬頭
山虜騎八百從林中起直走雙樹臺把總陳仁堅壁
勿與戰虜以半阻壕爲險以半深入黃家山傷我軍

六人及馬二騎略一人及馬一騎其十八日胡騎三
千直擣古路口墩臺舉烽火鳴砲聲震天地而備禦
祖承訓以一軍軍西南關陳朝陞以一軍軍西北關
中軍夏尚忠以一軍軍東關楊暉以一軍軍南關虜
擣西河崖分營四面攻我漢虜合戰虜終弗敵火攻
因大破之斬首虜凡三級奪獲盔甲頂甲三副馬六
騎虜亦傷我祖承訓幾死而軍士死者凡一十九人
傷凡三十一人馬死凡五十一騎傷凡三十五騎是
時參將孫守廉兵馳前屯遊擊劉登泰兵馳東山坡
姚家莊虜畏我兵連盡解去我兵追至李牛山虜已

奔河口去矣其七月長昂誠諸酋勿入　頁董狐狸
弗從竟以十七日躬帥百五十騎徃喜峰口講大賞
而長昂亦以百五十騎從項復以五十騎馳界嶺口
欲乘機捕漢人先是狐狸使其子把來通事阿卜來
昂亦使通事昂阿歹獻人畜關吏遣昂阿歹還而把
來願爲父伏漢法請開賞漢不從其九月董狐狸復
從長昂帥三百餘騎旁紅草溝行獵誘漢兵於是西
虜哈不愼青把都之屬又接踵至語在長昂傳其十
月狐狸男伯彥字來寇遼東關兵鳴砲擊之伯彥季
來死關下是時從薊鎮至狸巢可五百里至長昂巢

可六百里從遼鎮至狸巢可三百里至長昂可四百
九十里以遼視薊稍近而兩塞皆未議搗巢者以搗
巢能起釁也明年二月長昂聚兵欲寇錦州邀狸共
擧而狸亦漸知悔過自以老耄得罪歲時不恭一切
歲賞季賞月賞盡皆罷絕令殊無食用苦甚使部夷
叩關請死而漢有約法必親至獻所鹵略而後許狸
迺收買二人躬帥三百餘騎詣漢關面縛請獻而關
上亦盛陳關器傳呼狐狸狸遂見威嚴心懷悚慄携
兒子把來等二人及阿卜歹等數十餘騎緤獻漢人
二口馬二騎羊七頭並擁關市下脫帽跪起甚悲哀

大略言疇昔之事實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今
遂誣狐狸以致閉關絕市乎是以憂懼若狂病深處
月不及席藁以請於將軍今幸愈得欵塞叩頭幸赦
除前事開市願自洗濯毋貽大漢羞於是制置使張
佳胤盛譙讓之以爲往事悉置勿論即如劉家口之
役君豈不與知而今山海關又見告矣狐狸因叩頭
稱寃不容口我實與長昂不相能吾數以其狀來告
忠於漢志在得漢重賞不意漢棄絕我深也夫以狐
狸之爲三衞雄誰不知之今漢終不許我我自殺又
何面目歸巢復叩頭乃與子男鑽刀說誓不背漢德

是時他枝皆來索賞環列左右咬指相顧皆嵩呼叩
請如狐狸關吏按驗前事狸始得奉撫賞是月也狐
狸以馬七騎詣喜峰口請賞備兵使顧養謙亦請比
花當事以爲可許制置使鄭置以聞　上從大司馬
議下　詔曰這虜旣服罪乞哀應得撫賞姑准開復
仍嚴加戒諭以後再有違犯的定行勦處時乙酉六
月也犒勞狐狸段布及餔資牛羊如故費凡三百三
十有一兩明年當撫賞段布九百有餘會狐狸以他
故踰期始至關吏迺與狐狸金衣一襲布二百疋居
亡何朶顏人火郭賴又言長昂狐狸及打來閔安兀

俺孩子復欲寇我寧前制置使張佳胤獨以它夷揹
駕竟置不問倘亦有之何前倨而後恭也
兀魯思罕革蘭臺第六子也嘉靖中虜常小入我水
門寺略牛畜二十三頭是時張承勛爲大將軍即遣
守備使周德偕尖哨二人齎八牌風諭影克曰若不
還我牛畜我不貰若影克言吾所居故在崑都道遠
今漢使讓我盜邊我實不知誰爲爲之而令我獲罪
於太師乎徼使伯彥兎廉之廼兀魯思罕部夷所盜
也影克爲人最忠實一日見兀魯思罕闌入塞輒大
怒吾始謂太師無故而讓我由今觀之我弟不自愛

致之太師何與哉我以三月到關告太師太師當待
若若必來索賞幸爲我殄滅之我必不以此怨太師
也使者還報大將軍見無牛畜怒若奈何聽彼浮詞
而遂以謾我榜若々　奴十復還往於是兀魯思罕獻
牛五頭長禿四頭影克亦二頭皆牽付喜峰口關吏
已影克復使上彥禿獻牛二十二頭而兀魯思罕閉
之亦復牽牛如影克大率牛五十五頭矣居有頃長
禿廉知襲入塞鹵牛者實小一千酋長把速常以五
十餘騎盜邊是日即提兵往捕之會把速覺先已颺
匿他所廼執其部夷兀可赤虎刺赤二人弓箭二副

獻漢漢召致戲下問狀兀可赤唐邑人名趙才虎刺
赤薊屯人名于庭璽兩人本生長漢一日爲把速所
略令牧馬令爲長禿所逃亡他賜邏驛之皆還歸梓
里由此請還影克赤及賞賚兀魯思罕其忠順益大
彰著矣是後董狐狸寇鈔我喜峰口臺御史劉應節
常使兀魯思罕及夷婦伯顏主賴曉譬　朝廷覆載
恩狸即叩關得除罪臺御史請加兀魯思罕賞以爲
好義者勸時甲戌六月也明年春長昂發難藉兵於
兀魯思罕等謀寇漢塞兀魯思罕不從使通事討來
徼告漢久之長昂果使長禿盜我董家口漢生得禿

於是長昂躬率兀魯思罕等席藁請死罪遂解兒是
時兀魯思罕數蒙　上賞說虜則虜從請漢則漢許
曾不疑有反覆心丙子冬竟與長昂連兵而起會土
蠻莽忽大略卜眞莽忽塞長兎兀魯栢戶亦首難皆
謀入我錦義寧前諸郡廼先攻中前所失利旋出塞
益治鉤杆專欲以攻城爲務因使零騎劫略我過賓
道路不通而備禦使章應選急使諜者從瑞昌堡出
蛉蹁河望胡騎二百餘人口他皆殷殷人林中不可
數計我遊擊楊紹勳亦使把總朱延慶伏東關驛千
總于昂陽伏沙河驛紹勳與張箴即擁精兵躬馳蛉

蓟河口。鏖戰虜。虜以二千騎接戰。我兵皆李成梁。所養親兵。李如松。如栢。如梧。成材。成林等。皆百金之士一可當百。疾力戰破之。扶死輿傷而去。斬首虜凡五級。奪獲馬凡三十四騎。已復圍連山急。賴遊擊李如謙。孔東儒等。兵四面至。斬首二級。虜自知兵弗如漢。乃頓足歎曰。盍去乎。遂去。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以爲運籌多。御史趙允升功郵置以聞。是後思罕益從長昂狐狸鵝毛兎謀入我寧前。已又與長秃。及其子札記謀入我前屯。殊背漢恩。曩者影克欲請漢殺關市之下。今頗悔不用阿兄言也。

長秃。革蘭臺第八子也。住牧寧前外邊。嘉靖中。影克常惡其盜邊。秃詗知。已爲遁亥也。竟欲捕之。以實。已不爲此。已迺笑曰。吾豈不能連兵入塞。而爲此鼠竊事乎。久之。遂與土蠻。黑石炭。委正塔他。吉王文納。木那林諸酋長。并皆聚兵。秒秃欲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於是市夷討阿。急使微告漢。漢遣諜者察之。黑石炭及滿會伯戶等。方椎牛長秃。營儆靈於神。果志在界嶺義院。而長秃迺告我塞吏。曰。土蠻黑石炭。今決策欲從遼東花兒營進攻山海關。一片石。果若長秃言。宜遠徙。不與謀。亡何。引萬餘騎馳我鐵場堡迤北

諜者來告曰。胡騎已至黃土嶺。布陳。長不至三十里。淵可二十里。恭將白文智。即提兵往。而虜衆用鈎杆攻城甚急。我兵先阻北山高梁。據其上。皆持鎗砲弓矢鬪。梶骨朵飛砲。並自天而下。虜迺以一點酋冠明盔。披明甲。夲髯而前。我蒼頭軍。白棟。劉大林。劍斬之。懸首城上。曰。虜酋敢登城者。有如此刑。是時漢所奪盔甲。臂手。撒袋。腰刀。弓箭。皮襖。皮袴。兀刺。鐵鑁。手旂甚多。虜驚畏。皆還走。走出墻止壁。以三十騎奔關南海口。試水欲渡河。河深多陷溺。關吏益發矢石擊虜。虜不敢渡。於是遣裨將楊秉忠爲一軍。軍西陽口。李

秉清爲一軍。軍廟山口。王世爵爲一軍。軍寺兒谷。三道關。馬文龍爲一軍。軍無名口。而虜亦分爲三大營。一營衝我西陽口。一營衝我無名口。一營衝我黃土嶺。見烽火嚴密。畏不敢近。遂走歡喜嶺而去。頃復攻我北水旱門。執鐵釘錠墻。攀援而上。趙雲鳳以鐵鎗比截。三虜墜地。虜又以卓子門扇頂頭上。創穵城墻。我兵滚放礧石。擊傷百十餘騎。虜迺遣漢語一人。前吆呼。我衆來。爲借道。往順寧永平。何必苦阻絕我。我豈令若等高枕臥乎。語聞。會大風從西北來。飛砂石蔽面。虜移壁八里鋪。先虜騎謀從山海關寇撫寧永

平諸郡低徊者久之不得入而又以邊有備毫無所
略虜大窘困無食用殺食騎馬以千數頓足歎曰事
不可圖矣盡去再舉乃從花兒營走出塞是嘉靖四
十三年也後丁卯長禿復與土蠻謀寇我黃土嶺而
黑石炭王文亦欲寇界嶺青山桃林冷口不期而會
以充馬剌去邊輕騎一日可至矣於是猛古歹使部
夷嗒剌赤以其狀來告其明年秋土蠻徵長禿到營
託以粟馬諉勿騎乘事秘不可聞是日長禿乘夜往
大關索賞令夷營毋容漢諜宿居二三年乙亥上言
台周起而長禿與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歹

青委正土買罕煖兎拱兎抄忽兒堵剌兒輒以兵從
并聚挿漢腦兒閒至哈喇毋林謀欲大入廣寧塞語
在卜言台周傳是時長昂逼禿盜我董家口塞大將
軍戚繼光都護朱珏提南北軍追逐至聶門北安駝
石去邊一百五十里生獲長禿禿迺長昂世父也先
長昂借兵長禿及兀魯思罕董忽力阿只孛來伯先
忽失兒阿老撒同寇我關塞皆不許長禿無計陰入
昂營會長昂三季末入貢漢使使馳諭告昂令其趣
稱貢還我所鹵略矢夜因食土鑽刀誓不復犯我塞
得除罪釋禿不然者閉關絕昂以禿首懸喜峰塞矣

給諫蔡汝賢所奏亦同此議時參將李世臣方犒勞
夷婦伯彥壬刺而爲世臣言禿有子曰打伯數使阿
只孛來哈喇至我營問阿父安在我答禿繫獄又屬
諜者劉堂視禿禿迺帶三木鋃鐺鐵鎖獄吏方治復
輿傳長安倫倫兵在頸矣世臣因使諜者劉堂土罕
同阿只孛來馳豹河約打伯並往昂營趣昂叩關如
漢約得釋禿三月朔日長昂自知罪不可赦迺從丘
嫂伯彥壬喇議舅帥董狐狸兀魯思罕速累斡毛兎
妻阿只孛賴伯先忽脫孫孛來板不來罕麻忽哥乃
那彥孛來煖兎那木寨打巴打賴董灰失喇大兀魯

伯忽伯彥壬喇那彥帖忽思伯彥孛來孩子老撒扎
赤力孛羅滿都[illegible]干土喇杜冷卜忽力瞞者禿
伯彥孛來哈喇脫[illegible]宅脫只散銀帖忽思
猛古哥魯哥卜吉花孛來並昇[illegible]文許詞一通叩關
[illegible]罪是日副[illegible]史宸羅端參將李信李世臣楊
秉忠身[illegible]峰口關而酋長四十餘人親族二百餘
人虜衆二千餘騎皆依尊卑序列男婦異行相率羅
拜自以得見漢官威儀喜甚先是長昂鹵我諜者七
人殺四人迺以獻關吏已逮惡夷哈歹帖也赤二人
漢人兀可赤一入馬七騎請贖殺人罪是時漢關列

黷香帷。兵衛甚都。諸酋皆免冠叩頭。長昂帥酋長鐵
力大爲誓。誓不犯塞。遂釋長禿。以禿在義院。告我虜
徹多實也。禿既出關。見諸虜。虜中哀號踴躍。如蒙更
生。北鄉叩頭者三。謝 上不殺之仁。因稱黃虜窘困。
更索撫賞如初。於是臬哈歹帖乜赤。慕杆以狗束塞。
秋。速把亥發難。欲寇開原遼瀋。長禿與黑石炭坤肚
兒哈上言台周委正。黃台吉以兒鄧。煖兎扯勞亥。輒
執戈以從。旋盟而旋背之。其不可信類如此。明年十
月。復與董狐狸長昂。莽忽大堵剌兒。炒花。哈屯歹青。
二三萬騎。從速把亥寇全遼。語在速把亥傳。初喜峰

口之盟。席藁而請者。狐狸實居其先。今如何哉。於是
臺御史張學顏。書言長昂長禿。數入我寧前者。以土
蠻速把亥。羡我宣大市。求而未得。使兩酋益蹂塞上。
以要挾我。後土蠻及長禿拱兎。鏔煖堵喇兒。又寇我
遼塞。臺御史因下令。土蠻必欲請比俺答得開市。當
獻速把亥。黑石炭。歹青。炒花。煖兎。長禿。然後可許。土
蠻竟乳牛馬羊。逐水草。搶剌毋林老河。逐廣寧開馬
市。以爲漢不從我。我從此大入塞矣。於是長昂益依
土蠻。以爲重。糾合長禿。董狐狸。莽忽大。哈卜慎。莽忽
塞。兀魯思罕。兀魯栢戸。聲欲犯我錦義。語在兀魯思

罕傳。自後長禿長昂董狐狸。不時竊發。甲申春。犯我
三山營。備禦祖承訓。斬首二級。頃伏大康堡。大定堡
皆外邊近地。少者百餘騎。多者四五百輩。窺虛實以
決進止。事覺引去。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與中。迤西
虜去塞遠。我師繼進。斬首一百三十五級而還。所殺
皆兀魯孩子部曲。二酋枝屬盡膏斧鑕。董狐狸。兀魯
伯忽阿只孛來。雖謀一逞以雪此恨。從何而入。邊吏
議曰。戰守之費。數倍於款市。而一市一勦。其說云何。
由長把之黠。與俺酋異。長把雖與之市。鹵略不止。虜
性亦有氷炭乎。

讚曰

三衛反復。禍由長董。豈其然乎。界嶺之戰。狐狸身被
金痍。山海之創。於死塞外。狸能不及長昂遠矣。長禿
繫獄月餘。自我釋之。而旋盟旋叛。市何益哉。善哉。影
克之請殺兀魯。夷中華士也。前車覆。後車戒。萬虜不
當一答。萬盟不當一守。後有議市塞吏。堅塞兩耳可
也。

長昂列傳

長昂。又名專難。影克長子也。少失母。養於姨母土阿姑母那幹。皆以子畜之。稍長。室西虜青把都女東桂。由此昂益習於兵。隆慶初。土蠻首難。影克願爲耳目。竟被金瘡而死。　上幸赦死罪。許昂得襲都督。通貢如初。昂頗戴漢覆載恩。奈何與董狐狸起乎。聚兵屯會州。謀犯我鐵門關董家口。榆山嶺。大將軍戚繼光。用滚石弓矢鎗砲。擊走歡喜嶺。我兵追奔至廟兒嶺。秋。木溝虜盡棄木梯鈎杆屑橛椰頭而去。後長昂益踰青把都藉爲威重。而影兀亦治鬭器甚備。妄出奇

計。令狐狸索賞。以緩漢兵。而自引衆七千騎入寇。且與速把亥約聲寇全遼。又使百五十騎入清河。我兵斬首一十一級。已入盤山。虜衆二千餘矢。奪獲馬五騎。我兵亡五十八人。傷三十七人。已入大定堡及劉温屯。射五人。鹵男婦一十五人。馬牛六頭。已入黑莊窠。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殺我軍一人。傷二十人。秋。與腦毛大董狐狸犯我寧前錦義時。土蠻速把亥炒花亦相與合謀。黑孛羅土累犯黑山高平。癸酉改元。與董狐狸日夜治裝。爲入塞計。至喜峰口。索賞如故。會寧遠人陳三洪爲漢諜。得昂近狀。抵花塲峪入塞以實告。久之。狐狸果款喜峰口。如漢言。其夏。長昂引精兵五百騎。馳桃林冷口。而會捕漢兒屯。襖伏董狐狸屯毛挨兎。皆聲爲炒蠻報怨。給諫張書先識其詐。令喜峰嚴備之。亡何。捕漢兒及董狐狸果馳界嶺候昂。昂擁兵與我兵合戰。弗克。漢捕斬甚多。虜遁入山林去。捷奏。　上賜制置使楊兆臺御史劉應節以下。金幣有差。歲乙亥春。長昂引衆寇喜峰口。是時昂不人貢者三年。自率騎寇洪山口。桃林口界嶺口。頃之又逼長禿擁三百餘騎。寇我榆木嶺。殺尖夜于鎖兒等七人。已馳董家口。殺尖夜二人。大將軍提兵出塞

百五十餘里。執禿擊董家口。昂妻東桂最忠順。常旦莫勸夫遵漢法。以故臺御史王一鶚議緩誅。以竢昂悔過自請得除罪。有如不悛。然後免昂官。絕貢梟禿以狗。未晚也。給諫蔡汝賢恐長昂徉爲敗北。伏山谷爲應兵。書奏甚悉。是後長昂遣小一千扯逞等十八騎。携弓箭腰刀。往西馳。而兀捏孛羅男撒因帖忽思恐昂犯邊。亟以告漢。頃長昂果犯邊。挾我開市。使步卒五十人。已以三十人走界嶺中桑堡。殺四人。略十人。已走青山口天津谷。裨將王子榮鳴砲追至石匣口。奪獲鐵鍋一口。達箭二枝。木杓一把。熟麋子二袋

皮襖二件虜亦射我馬二騎時將令毋出標採以瞪虜計一駟當失律者罪以請三月長昂躬率宗盟歎喜峰口衿甲面縛請釋禿語在禿傳夏御史陳文衡奏青把都欲寇上谷制置使方逢時奏察罕兒庄恰欲犯漁陽項之長昂遂藉青把都寇我錦義於是臺御史吳兌遣吏使鐵窜風諭青把都令毋佐東虜爲寇檄到急還若營不然者漢且擊若穹廬絕若貢市青把都言吾無佐東虜意我來以報怨於朱赤達子令將軍令至敢不彎弓而還惟將軍毋過督我幸甚其秋長昂約狐狸復寇我寧前以二百餘騎從黑莊

窠堡入堡將劉登泰斬首三級奪獲馬三騎欠之東虜土仗等並聚兀郎徵長昂謀欲寇遼陽昂通事阿都亥幸告漢漢邊備精明項復遣擺言兀分道爲寇而會伯朱戶亦結連昂及以兒鄧略寧前錦義廣寧諸郡其明年夏昂益旁近塞乘夏月解嚴欲盜邊徃往伏山林見兵出則還兵還則出徃來誘漢大抵先以零騎繞塞佯爲敗北道走深林然後伏從中起虜常以此計誘漢而漢亦時時備之於是帥百餘騎從古路口略直崖稗將劉登泰追奔至關弁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略漢二人馬騾一十三騎我

兵徂小勝還至至黑山兒虜果起兩敵相當傷九人馬四騎已帥五十騎直奔東關驛漢追逐之溝中伏虜百餘騎又起賴把總郭大恩疾力戰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嬴八騎明甲一副已帥三十餘騎從黑莊窠葦子溝深入曲河鋪遊擊葛景獄追至石匣口斬首虜一級奪獲馬十騎漢兵復疏捕南廟兒山至南水坎斬首一級於是備兵使李松請於臺御史張學顏迺因郵置以聞其秋永安堡大役牛馬轉粟相望於道昂帥胡騎白晝大道之中劫人而奪之粟裨將程邦奇鏖戰殺我蒼頭軍十六人幸得保牛車而人

堡項之胡騎從平川營黑山兒走右營游擊將軍王大璋禦之甚力弗可入然我軍士死者亦已七人矣當是之時速把亥及哈屯委正歹青亦馳遼河已還走舊遼陽期長昂及董狐狸兀魯栢戶至訐欲東西走其冬把都兒忙葦兀魯速大會長昂與黑石炭蟒兎拱兎董狐狸三萬餘騎寇寧前前屯先是昂倚土蠻以為重兀合莽忽大莽忽塞哈卜慎兀魯思罕兀魯栢戶寇我錦義其明年蟒兀歹引黃逵子馳長昂營祭兵訐欲從哈不越等有事於山海關其明年春西虜青把都與孫卜賴有積怨於是同毋哈屯及其

弟蟒古歹蟒古塞哈卜慎師部夷常擔劳等二萬餘
騎馳昂營藉兵因爲漢告土蠻變實欲寇前屯語在
御史安九域疏自是昂亦漸有悔心明年巳卯青把
都同長昂引只克等五十一家部夷相携款喜峰口
者亡慮萬衆昂言累世受恩隆重自稱奴婢曩與東
虜相攻豈敢奸太師旂鼓哉頃以生齒日煩賞賚止
及酋長請增又不見許歲時衣食不給惟太師哀憐
爲我開市永修貢職於是大將軍戚繼光副將軍史
宸坐城上傳謂昂若既知漢恩曩背畔胡爲者今若
悔過輒請 貢然語言方聞而增賞之説旋至可謂

能悔過乎昂叩頭死罪然志在增賞我猶豫久不決
是時長昂漸習華風多食穀飲酪食肉必以塩至夏
則服布衣與漢亡異大抵昂部多竄西鎮親戚舊故
貸馬得利而其甚者猶得假托目賞故無缺乏我無
以制其命會炒蠻款古北口塞昂聞即具番文獻
貢馬凡三百九十有六匹先是昂阻絶貢道 上詔
鎮巡官相機處置而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張學
顔恐昂有他於是遣遊擊將軍許卿出潘家口洪山
口王軫出羅文谷馬蘭路許汝繼出臺頭路李逢時
出喜峰路副將軍孫朝梁出擦崖子都護朱壽出燕

河路昂竟叩請如初而制置使因與順天臺御史張
夢鯉並以狀請 上從大司馬方逢時議 詔曰這
夷酋既服罪乞哀姑准赦宥照舊撫賞以後如敢再
犯着該鎮照王杲例會官兵掃蕩巢穴不許再爲乞
請其明年秋土蠻黑石炭打剌罕聚兵捨剌毋林謀
欲寇遼陽於是長昂陰爲鄉導夫土蠻自花桑峪敗
之後望漁陽而股栗今復窺我諸關自昂始也給諫
王致祥上書言五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西虜哈不慎
蟒古大馳長昂營椎牛祭天祝曰吾大入遼天其祐
之備兵使李松檄稱蟒金兒實爲耳目明年春蟒古

大丑忽兒青把都老娘子果背昂二萬騎寇錦州河
東西苦兵矣其明年夏把兎兒致書長昂及妻松大
啞不亥大畧欲爲父報怨制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
見爲昂所居大寧城或一遜及一馬兎字河車大小
興州皆去速把亥巢甚近昂旋以書賀把兎即馳兵
至寧前外邊以寧前依山枕海甚崎嶇極衝無之而
不可入虜也昂因與董孤狸滾兎及正寇清新興營
遊擊劉登春追奔斬首七級奪獲馬十五騎其秋益
引衆旁近塞行獵數寇我仙靈寺賴邊備嚴遂解去
當是時長昂受賞於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

都及姪哈不慎受賞於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於
是大司馬梁夢龍給諫張希皐楊芳議嚴爲禁固風
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姪闌入邊敢議令及不如令者
亟罷貢市 詔可之其冬哈不慎大會長昂及把兎
台吉謀寇前屯明年西虜把都兒奔官大奔胥塞走
長昂營二月西虜青把都嚇兀皆提兵走昂營又候
哈不慎打來欲大入寧前錦義居亡何哈不慎果馳
赴昂約皆藉土蠻爲重然後入寇六月長昂及悖折
阿只不賴擁一千五百騎入寧前會制置使張佳胤
遣諜者張剛曉以漢法昂劍斬之竟與西虜嚇忽塞

提五千餘騎而去令所部皆佗負盔甲金鏊鍋槍曰
有如塞下問若徉言入前屯及至塞旁塞行獵出漢
不意然後馳山海遮西劫寨堡樓臺既行道逢諜者
馮阿灰又榜掠之頃之及至前屯秋毫亡所利即日
出邊復使騎東北走覘路志在復入是時往來者口
語藉藉或言昂寇大毛山或言昂阻部夷入貢頃之
董狐狸竟欸喜峰口所謂昂欲阻貢果然顧狐狸弗
用耳昂遣百五十騎往喜峰口五十騎往界嶺口捕
人及得人皆擄往牛心山揚揚而去其六月寇三山
營頃胡騎四千馳大興堡三道溝乘夜深入高橋鋪

殺四人鹵一人傷二十六人漢馬傷十騎殺三十八
騎援兵雲翔而至虜始奔北我兵斬首虜三級奪獲
馬三騎備兵使劉易從以其狀請其七月喜峰路皆
傳檄備昂以昂常垂涎小海故也是時永平備兵使
成遜與大將軍楊四畏副將軍徐從義遣千總岳守
讓出冷口劉椿出桃林口李養性出劉家口張紹芳
出正水峪長昂果犯我臺頭路葛藤谷臺兵舉火即
還歸頃之躬帥一千一百餘騎從麻地谷去邊可百
餘里夜半直奔劉家口琵琶稍燕桃折牆長西一丈
有五尺東三丈有五尺偏坡二十丈先以百騎走下

莊人邊可二里許殺略人畜四十有奇而虜衆千餘
皆陳邊外臺上烽起鳴砲遊擊將軍路宰以南兵馳
至戰虜且戰且退益吹喇叭惑衆南兵執吹者阿木
赤斬之得首虜凡三級被金瘡者凡六十餘人奪夷
器凡五百八十有奇偏將張紹芳亦自正水谷正將
徐從義自桃林口至皆多捕虜然後走我兵追奔至
老鴉嶺望見山林稠密恐伏虜起亟還塞時甲申八
月朔也旦日長昂引衆至兀赴偏兎河止舍昂偏召
諸逃者讓之以爲若胡畏漢甚皆逗遛弗前以致殺
我阿木赤今我如失左右手皆罰玄畢產即遣夷使告

急青把都冀欲再舉居四五日昂復遣部夷老不失
及阿只伯彥等三十餘人小入盜我桃林羅文谷邊
而喜峰石門太平臺頭松棚之間則又見告矣制置
使張佳胤以旂牌授大將軍大將軍以失律把總李
養性周伯珠及更卒吳伯雲陳元口等梟斬演武所
傳首東塞而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張國彥迺以事
聞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議下　詔曰薊鎮修築臺
墻原議以匹馬不入爲功這賊夷拆墻進邊守臺官
軍不覺防守何在該路將領偷惰玩弛本當重處姑
從輕徐從義張紹芳都革了職充爲事官管事勒限

力功贖罪不許巧飾營免楊四畏楊紹勳都載罪管
事候秋防畢日督撫官奏請議處張佳胤張國彥俱
免究還用心督率將領整理邊備毋得疏虞其八月
給諫王三餘及佳胤皆上書陳便宜書多不載九月
長昂使部夷桃拜復糾兵哈不愼蟒會班不賴勢遂
聚衆至四萬聲欲寇桃林冷水口昂舍人洩其事塞
吏聞之長昂業已祭纛撑本月馳劉家口盜邊劉家
口去京師輕騎可一日至今遣三十騎至科里寄勞
視道里以便驅馳時　上方視山陵恐虜入犯於是
御史張文熙制置使張佳胤請邊備益嚴大司馬亦

請如故事薊鎮制置使聽在鎮經理邊務不必候躍
詔可之是月也伯桑亦聚兵小興州已逐水草至流
河土蠻亦帥三萬餘騎馳專難他不能營候青把都
犇忽大聲欲寇我義院口於是胡騎並逐水草壁大
寧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婦政從白言舉兒克迎喜神
亦馳專難恰儻不浪營屬塞上烽燧嚴甚疑不敢進
候昂至頃之與西虜哈不愼青把都及董狐狸等合
兵分三十騎車百餘輛南旁弘草溝行獵又分哈折
卜賴栢三戶等二千騎往桃林冷口滿都不賴都令
等數百騎往界嶺羅漢洞又或四三百騎或五六百

騎近者二三十里遠者五六十里東自前屯山海西
至義院口界條往條來莫可蹤跡御史蘇酇以狀聞
上詔大司馬傳諭薊遼以制勝萬全爲務其十月長
昂董狐狸復聚兵欲入錦州諸郡昂憤劉家口之敗
而又聞廷議華賞且欲往正其罪常約西虜哈不愼
班不世來等萬餘騎至營而以行獵祭天爲名實欲
鈔我寧遠其六月董狐狸款塞關吏譙讓狐狸與長
昂同謀狐狸對曰無之七月長昂誡諸酋毋入貢獨
董狐狸不從是時塞下浮議或言兩酋報寧前或言
昂及阿只孛來寇廣寧或言昂約狸往寧遠狸弗可

或言昂至厰房欲與俘折並入於是制置使張佳胤
念狸以他部儆輸我而昂亦欵塞者數此必他部駕
言於兩酋以激怒我皆未可知因問昂部夷小思小
思言昂與小一千酋長伯彥兎行獵蹊塞實有之而
爲此言者皆那木賽及蝬兎之弟故與昂有夙怨願
勿聽亡何狸亦告昂謀犯遼其明年三月昂廼盐創
艾於是使小羊兒叩關關吏責送獻人畜弗內已復
遣其親膔伯阿卜商獻人二口關吏以爲遲約又數
稱復遣還其八月昂又使夷娘土阿引六百餘騎叩
關先以人口一十一人馬十二蹄牛四角羊四十八

足至冬昂又遣妻東桂阿不亥及姪男把速亥至關
吏見昂親屬已盡歸降度無反心乃告裨將杭大才
等盛陳兵威開關延土阿那幹入兩酋婦皆袒跣稽
顙失氣虜伏前言曰昂少失毋畜養於我我願以千
畜之得比於人倫頃以東虜故勢挾人遼甲申秋七
月致蒙華賞繼以部曲狂觸上郡自知辠積當至死
弗赦阿昂之使往來塞上請死罪凡八至矣鑽刀說
誓幸塞吏許我將開賞所以告語阿昂甚厚今使者
復至一旦問以東逞昂誠惶恐不知故實而又畏死
遁逃遠舍必不敢近邊我衆敢偕昂世父花字及妹

子幹保納爲昂謝罪於是牽馬進幸爲我獻太師願
賜佛經建廟并圖記得永稱藩臣死不朽是時副總
戎張邦奇以爲此酋婦謾辭殊不誠今告昂變者豈
非董狐狸耶夫狐狸親昂世父言必實奈何而酋婦
尚諜諜而呫呫將誰欺乎土阿那幹叩頭有之實非
昂故曩昂父影克有部曲曰伯彥禿所居在捨喇虎
魯思太常有積怨於遼欲必報之及克不幸死乃大
厭棄昂弗就昂約束而加以狐狸亦桀昂事竟絕市
以故狐狸與伯彥兎欲假漢法深報昂今所告皆他
人事不足誅老妾願以頸血釁鼙鼓白昂實無變

者且狐狸所告告昂引二千騎入遼昂所部固不及
二千今在關市者固已八百矣昂方淹淹坐一穹廬
救死之不暇暇有他腸乎願太師財察大才具以語
語制置使張佳胤是日即遣諜者郭紀趙臣馳昂營
微覘昂昂果在營中所言亦如之諜者復問昂胡不
至昂對曰曩犢兎以過聽漢使言竟誘至關市下被
逮昂以固弗近塞今姨姑叔妹盡往矣有如漢許我
我誠躬耕壟畝修善以終餘年願勿過督廼出白金
二兩送漢使爲道里費旋爲備兵使顧養謙郭羅言
因以其狀移制置使及臺御史臣張學顔御史蘇[illegible]

三臺夙知昂在漁陽時頗效忠實心常受上賞不乏
絕後以馬年索漢物故我那顏欲執而僇之於塞昂
以故懼誅久遠遁竟爲土蠻所說而其妻東往及西
虜青把都大嬖只又再三誡毋背漢度昂此請非詐
可許於是奏聞　詔下大司馬王一鶚議復請幸許
開撫賞有如復背恩怙惡即行革賞議勦至所請經
廟亦已許可獨圖記大司馬以爲印信類弗許　詔
從之於是賞土阿以下金幣有差費凡五百七十有
五金時乙酉九月初九日也其明年春復增昂流賞
金費凡七百五十兩然昂所躬帥至寨者九十餘戶

戶丁不下三五百而已其夏昂旋即使部夷往寧前
關道路覘邊畜産多寡以爲謀遂與董狐狸堵剌兒
打來閔安兀魯孩子約寇寧前時虜酋伯混大伯彥
孛羅偷骨伯彥打來滿都孛來杜隆亦帥二千騎寇
寧前而蟒金兒阿只孛來又欲寇前屯遮東西居二
三年庚寅土墨台豬起大會西虜青把都哈不慎於
是青把都及男扯稱阿亥馳昂營昂廼與獐兒聚兵
四萬欲大入寧前錦義市夷忒勤攙辛告漢而制置
長國彥以爲青把都故在捍漢我不根廼我張家
口市夷也此必往東寒祭先墳墓或亡他腸急使諭

諭令毋佐昂反明年三月胡騎千餘寇我石門路木
馬峪塞吏常以遠斥堠爲務虜竟不得志而還五月
復馳花場谷毆殺吏卒是歲也復罷昂市賞其後一
年銀燈徵長昂寇我山海關昂奉弓矢以從明年冬
昂馳喜峰口挾賞大將軍張邦奇群許昂增布帛七
子七百疋因誘通事張五烈等二十五人至義院口
講賞辭而殺之上功幕府於是御史張允升劾奏事
下戎部問狀其明年昂益憤邦奇引衆犯大毛山大
青山頃之遣小郎兒二十餘人捕伏喜峰口發鳴鏑
中我諜者蔪貴焚讓等數人大將軍王保副將軍張

提偏裨冒一方丁世用王繼新陳霞連兵追逐生獲
小郎兒等七人小郎兒親昂心膂也每一出戰昂多
資其運籌今如失左右手先是　穆廟令甲蓟門凡
捕獲小酋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司馬請大破賞
格重爲陞賚他塞不得引以爲比於是御史陳遇文
如故事請　上從大司馬石星議遷王保署都督同
知張守愚秩二級僉事詹思謙項德積與管一方陳
霞秩一級丁世用王繼新胡承勳皆得紀錄明年春
昂遣兀魯伯忽及脫伯請死罪願開賞如初是日大
將軍王保副將軍李如樟請於制置使孫鑛臺御史

李顒備兵使方應選、項德禎問狀、先是漢欲革昂五貢、然後許可、昂堅請弗從、大將軍復使打不亥喇麻僧曉譬以漢法、昂以爲非例、迺願罷壬辰癸巳賞諸自甲午乙未始、因獻人畜各四十餘、大將軍見爲九塞未聞有新賞、弗許、而迺甘心於我絕舊賞者、漢新法捕者議還、死者不得補給、後部議請以重輕論於是漢亦還昂小郎兒等四人、梟斬阿都赤孩子挨迭卜三人喜峰市、前是義院口、殺張五烈等二十五人五烈於胡中最長、用漢禮優䘏之、　上以大司馬石星議、幸許諾、　詔謂如再復犯、卽行永革、毋得忘備

賄昂、自是補五貢、而漢始補昂二賞也、始昂居胡中、最慓悍、奪馬打哈妻、略土里苦馬、毆從弟炒蠻、傷肢體、血骨相殘、頗以昂爲讐敵、曩行獵劉家口、虎擇昂部夷而食、昂常欲膜拜而誦佛悔過、後復劫略、胡爲者昂於是爲德不卒矣、

讚曰

世多言屬夷入寇、盖自庚戌始、豈其然乎、也先之入我遼陽、花當之入我馬蘭、夫豈非前事與、嗣是建昌喜峰太平之間、歲率以爲常、豈獨兩酋然哉、兩酋受國覆載恩、拜爵入貢、如漢吏、而何昂罪尤甚於董乎、

乍華乍復乍復乍華、皆善繼　二祖徽意、不然豈不能爲王杲之征也、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於三衞有近焉、

猛可眞小阿卜戶列傳

猛可眞老把都妾也被逐而走薊州偕小阿卜戶歲受我馬蘭松棚撫賞而以里谷關之役報罷亾何西虜略不愼至於是以甲申秋遂與小阿卜戶聚兵而起輒欲詣馬蘭路墻子嶺曹家寨購賞遂入寇制置使張佳胤不可其明年秋猛可眞變只要與小阿卜戶議曰此必以而黑谷關故傷塞吏心計莫若遣所鹵漢人漢人至而不余我賞則曲在彼我然後藉而稱兵未晚也於是遣夷使通漢扯得猛可不賴送漢人十五口返塞上塞上而度不予賞則先請命於酋

長青把都復欲馳里谷關墻子嶺馬蘭谷捕漢人諜者楊虎得其狀來告居月餘猛可眞引衆旁近塞行獵誡部曲毋乘肥大馬以休足力復擇日織窄道兒然後乘肥馬寇墻子嶺曹家寨必欲兩路開賞我始已不然者則請戰戰而即斬頭陷胷以至死猛可眞曰吾寧死死不用悔矣當是時猛可眞爲主盟小阿卜戶特爲虎附翼而我塞上亦久決筴欲引兵往正其罪而顧恐動一酋婦則西虜必圜視而起乃中止始將軍令令虜酋得獻所鹵略許除罪以故小阿卜戶獻漢人至馬蘭關下意中戀戀不獨在故賞且欲挾我開黑谷關墻子嶺至標悍亾狀矣佳胤明而習於計亟使使者曉諭酋長青把都青把都謝曰吾實不知故然亦惟𨙸頗生死之此酋吾以附之亡可奈何耳乃遣夷使告猛可眞彊而聽命吾且偕通事人伍子等欵塞請死罪塞上以請　上幸從兵尚書張學顏覆佳胤議開馬子松撫賞如初久之猛可眞自恃親青把都姨母欲爲諸酋雄不自恣竊而歎曰吾始誓用必索兩路賞何如今塞上不過還我故物我遂已得毋自背前盟而幾怯乎其明年七月竟擁衆寇墻子路潮水川殺兵卒四十二人其九月寇曹家

寨黑路溝殺兵卒十人語在小阿卜戶傳其明年四月制置使張國彥臺御史蹇達檄備兵使郭四維因遣官通楊秉正入猛可眞營猛可眞好謂正曰而第一使者來遂欲我往乎哉如必欲我復歸降則請增我以上賞我賞至古北口議事正亦謾詞以答之亾何猛可眞躬率百餘騎馳古北口語言狂悖竟如故而詳使大嬖只代爲謝罪至問何以贖死者命猛可眞則僅以贖十餘人對然部夷方擾我曹家寨邊而亦不聞以一言半辭相阻也則非忠實欲欵塞可知矣於是副總李如栢與叅將彭友德奮身若么麼老

棄婦何能爲耳乃至大言相加而我塞上精兵如雲
奈何不驅而前而徒爲婢妾賤人所侮乎亟帥裨將
江應龍劉承恩楊孟春史宸楊繼祖黃嘉賓王承武
逮捕兩酋婦酋長及通事凡二十三人於猛可眞則
漢五子傳通事猛可卜賴扯落章兎克力札艾札里
哈扯老亥亥打八嘎惡累阿卜當討托漢討托戶打
哈討托兒㨂力克十八人於大嬖只則惡卜個遜阿
戶奈呂通事孩子伯戶五人繫獄上計者議附歐刀
以狗胡中久未決先是猛可眞捕我漢人一百三十
七口後獻者及亾抵塞上者得五十二人它尚執胡

中將軍幸而下令曰必矣八十五人盡還我我猶能
爲若請捐除死罪然是時猛酋已殺我一十八人矣
我乃把猛酋所親愛者夷五人縣古北曹家兩關門
口曰亟以我生口還我我以須臾待若於境上猛酋
懼而亾所措手足趨走至傾跌淚泫然如雨下而去
去營中問漢人後先得六十七人來獻不足獻眞夷
合少大那哈任招兒罵那班兎四人夷婦秏住克振
二口以贖殺者命於是按驗生口多以它時所鹵略
充數今新者不至三人而已猛酋乃復遣夷使哈答
大通事阿都赤請曰異時所鹵而以水土之不習或

死亾即非死亡亡走走至中道而或爲他部所遮留
以故不得如其人以獻唯那顏財祭於是釋惡卜個
遜五人以大嬖只猶未寇邊也兩夷使叩頭請質夷
議者以爲宜擇其所親信者八人質馬松兩路而解
十人繫它眞夷六人猶當誅以示明威而臺臣蹇達
獨以爲彼虜酋旣捐六夷以贖罪則此捐者故棄之
如死而況薊遼孩夷動以它鎭夷人幼年被虜者假
充眞夷已成故事而我復藉以示威徒中虜計于虜
何威哉乃并皆遣還而以質夷十八人分爲三班以
次質古北關得往來胡中第非虜酋素所親信者勿

與易至夷婦二口則以室士卒之無配者法旣行猛
可眞復躬至關下索故賞塞吏乃召大嬖只並至演
武所曉譬以漢法兩酋婦皆長跪邊吏呵叱詞至倨
兩酋婦俛首叩頭然猶懼我以計擒殺之汗出透衣
是時馬松尖夜四人尚爲虜留以故督臣竟不予故
賞必尖夜至然後故賞可請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覆
督臣張國彥奏　詔可之諸將吏皆紀復職如故先
以黑谷關故免官也前事虜中以捕我尖夜爲奇貨
每得尖夜塞吏輒私以財貨論贖至是捕夷以索鹵
者虜乃還我八十餘人此八十餘人淹淹腥膻中待

髡幾數十餘年自以爲死胡中不復見漢官威儀矣
今一旦得還故土皆大喜過望叩頭謝塞吏曰吾等
死而復生乃將軍明威也於是率爲笑樂扶携而去
小阿卜戶青把都部夷也亦受馬蘭松棚撫賞按副
總陳文治遊擊李尚賢言癸未夏六月小阿卜戶帥
八百餘騎持鉤杆木梯奔黑谷關道夾溝子鳴砲於
是尚賢馳救則虜騎已至關下而以其半攀墉而上
它皆阻高以爲險發鳴鏑射關中關中鎗砲火箭矢
石並發如雨而北小臺及東石崖臺夾城而攻亦如
之自寅至卯虜射死我卒二人傷二十二人捕四人

我所繫殺虜甚多虜皆輿尸而去棄遺鉤鐮弓矢夷
帽皮水袋充塞道左相引伏夾溝子溝中誘我師尚
賢追逐至三道外邊見道狹馬不得成列恐墮虜計
將軍乃下令班師始入塞是時部使者李植行邊所
聞與虜實深入二十里關中被虜破殘馳黑谷關椽
瓦戶牖多所傾圮人畜離析而峰臺寨及燒香寨馬
廉寨尤甚殺士卒鄭忠等二十餘人男婦十餘人鹵
李仲得等三十餘人馬驢亦如數於是以書案論之
而制置使周咏及臺御史翟繡裳皆上書言燒香等
寨殘毀有之然皆曩時總戎戚繼光幷而爲者非虜

騎敢深入也 上幸從兵尚書吳兌議詔部使者大
會督臣驗問頃之部使者植復以書請 上特遣使
臣往問之書多不載於是 詔御史江東之馳黑谷
關問狀已復有 詔詔大司馬有如督撫規避扶同
庇下罔上令指實參奏因罰守臣繡裳俸半載其秋
制置使咏都御史繡裳自以不職請予告 上不可
自是之後給諫馮景隆張鼎思御史詹事講皆劾
奏斯事則又謂小阿卜戶延引諸虜不至百餘騎如
入無人之境 事下大司馬覆奏 上幸賜之以詔
曰邊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廷出

死力的却誤浮言橫加抵斥反不如避事偷安可免
訾議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李成
梁封爵如故調景隆外任頃之給諫楊芳又見劾矣
而繡衣亦再上書如初居有頃御史東之乘傳到塞
於是大會備兵使費堯年千逹貟倅楊廷栴司理宋
伯華孫瑀項復弘並馳黑谷關見兩山對峙如關又
皆高峻且城居中以爲得天險倘數十人守之卽萬
人猶莫敢過何況數百么麼小醜乎先是虜以三鼓
入關關卒金子明等五人鼾睡僉卒爲虜騎所殺傷
而關中或一家四口及三口以上甚慘陳文治恐江

使君覺乃遣裨將齊鳴鶴先期掩埋諸尸骸甚至焚燬以滅其跡而又陰告諸死者戚屬毋得成服及悲號東之幸得其姦至期發使使者持刀鍤掘所掩埋得九尸按驗果皆被金瘡死者乃按陳文治李尚賢罪當斬而徐鳴鶴及方臣汪道化張崇謙扶同欺罔大不忠 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罰楊四畏俸一級督臣詠臺臣繡褫俸半年居亡何文治尚賢從獄中上書深辯其事而給諫田疇以爲不宜乘機展辯劾奏之 上於是不可文治等疏其明年秋小阿卜戶復從猛可眞挾我開馬蘭路墻子嶺曹家寨賞而制置

使佳徹以爲小阿卜戶待罪之日久方今其欵塞以謝罪我縱擒而許諾法當從青把都入今奈何藉兵西虜而堅要我以必不可開之墻曹而況不專言二路乃復雜以馬蘭乎此其計欲誘我東西報于戒嚴可知矣乃上書請豫發年例十萬以佐邊餉幸報可已給諫王三餘亦以書上大略以青把都豈不愼皆我中三邊市夷一旦假馱米祭神之說東行以擾我邊遂合兵六七萬欲以佐闖抑何標得也宜嚴爲備語多與制置使同其明年八月小阿卜戶自度漢法嚴欲復得撫賞然非欵塞請死罪莫可者於是引二

十八騎偕夷酋他喇亥等馳寬佃谷關請於關吏戚庄日猛可眞變只請命于那顏而會吾以術種伏在床蓐未獲就見今痘癍猶存非敢爲面謾語以相欺也幸那顏復我馬松故賞先是猛可眞獻所鹵十五人已復議獻一人未至以故不許諾小阿卜戶復進曰極知那顏令不開黑谷關賞誠願積功勞察胡中聲息馳告塞上竢諸異日姑且請馬松故賞而甘心焉是日設帷焚香鑽刀銜刃以爲那顏倘謂余言不信余請徼惠於 天皇上帝實式臨之所不竭犬馬而有它腸者天刑所不赦制置使佳徹幸可之因鄭

置以聞 詔開馬松二路撫賞然小阿卜戶則宜戴朝廷之榮施畏 天皇之明威矣明年八月小阿卜戶栢柔等復帥三百餘騎道窄道兒紅門川夜半乘山捕我蒼兒嶺陡子谷舊城頭嚮水川城子谷兵十人且日二百騎復至大會於栢彥塘并皆走嚮水川嚮水川去關可二十里去青羊嶺出口可五十里路將李信新從本口北山建榨木數層直接河以南而今蒼頭軍五日一更外地四平方關種糧以備哨瞭之所不及以故諸虜騎不能馳乃虜亦善於用奇忽上北山壓我師我師不幸居其下又寡被圍困虜復

從外夾圍而攻衝圍捕蒼頭軍程保兒李黑驢等三十二人及田野收禾者殺鍾天祿蔡永等七人獨王討哥王安劉用身被十餘鎗帶傷奔南山虜竟追之及至谿牙山則大兵已出塞矣虜望見漢將軍旌旗冉冉如自天而下甚都皆懼而遂走幾懾魄於是制置使王一鶚請復罷馬松賞因諭本酋獻所鹵畧兵士及渠魁庶得以悔過伏罪其九月猛可眞行獵窄道兒乃與小阿卜戶約約以月晛寇黑谷關墙子嶺於是塞上議臺黑谷滿大谷山矣是月督臣一鶚臺臣達幸從備兵使郭四維請乃遣軍士六十七人治臺而小阿卜戶亦帥部夷六十詳言行獵乘夜半倉卒至諸軍臥榻殺常林程均祥等十八人傷楊正劉公二人諸軍皆下坡走引去於是御史傅光宅及給諫顧九思以其事奏　上幸從兵尚書張佳胤議免裨將史宸楊繼祖官令其立功左遷田汝經秩一級而曹長在及劉中立史永昌顧培基王一正汪即張效良下御史逮問其明年二月左司馬石星請大修曹墻二路邊其八月猛可眞帥百餘騎寇古北口我師捕獲二十三人語在猛可眞傳於是復史宸楊繼祖官如故它皆紀錄

讚曰

猛可眞老秉妾耳窘困而走我東塞遂至合小阿卜戶寇鈔我塞上三巳時則馬松之撫賞謂何哉善哉乎李將軍執諸酋以索所鹵略兩酋於是赤面而始就故約而後而知異時以金帛贖鹵者非也語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塞上數數受老酋婦之蠱矣

大嬖只妙蠻列傳

大嬖只、乞慶恰寨妾也。壬午春。偕妙蠻。挨兎。必來漢
倘不能、索我古北口馬市。而會吳兌爲制置使、以爲
故事、古北無馬市。云已許各中邊。令毛困得市馬百
匹。毛困者。乞慶恰子也。中邊不可。諸虜騎乃以六月
乘隙。捕我兵士將臧金十六人。及邊外諸廝馬者。事
聞。 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當路陳泰、蕭如薰。罰陳文
治俸三月。張崇謙二月。以出關牧放違禁招侮故也
於是臺臣翟繡裳、備兵使郭四維。下令罷大嬖只撫
賞。而使通事人周添祿。李誨出塞。曉譬大嬖只以漢

法。若等急出所鹵以獻我。我爲若等請謝。除前罪。不
然者。大兵旦莫且至矣。其九月。大嬖只始遣夷使合
泥赤。馬喇亥郎。通事欵關。然語言狂悖至不敬。而我
裨將曹簠、彭友德。葉思忠。王鐵塊、錢應祥。陳子成。竊
意此酋託名請欵以窺我。我宜儆烽火。虜酋於是得
我邊備嚴。懼誅。復使使者詳言願獻所鹵略。索故賞。
以緩我大兵。然而各力箇。及呂通事楊通事。羅通事。
倒布三勿兒托合赤七騎至。復挾我祭天。接風。且所
言倨侮。則如初矣。於是偏將軍李如栢。逮捕各力箇
等七人。繫獄。是時塞上陳精兵。三勿兒徧觀如雲。乃

釋。因遣去。趣還我漢人及馬騎。是日塞吏與三勿兒
期。期而不至。吾且斬各力箇等以徇。而朔中不而欺
也。頃之。大嬖只果旦莫惶恐。恐我刑各力箇。各力箇
親大嬖只甥。於是後先獻所鹵十六人。漢人施聰。趙
志道。以贖物故者二人。命馬二百有五匹。而制置使
張佳胤新到官督事。法必欲獻首事者。然後可。大嬖
只乃膠致倡桂子可都赤二人。古北關來獻。并皆鋃
鐺赴演武所。如栢欲加以毆刀。諸夷皆邏叩於殿掌
之上。唯將軍赦我死罪。誠願鑽刀說誓。誓不敢復入
塞。於是請於制置使。釋羅通事三人。獻夷二人。僅執

各力箇等三人。姑竢異日居匹何。妙蠻使使者。爲大
嬖只席槀謝前過。制置使因遣各力箇還巢。而爲大
嬖只等請復故賞。 詔可之。久之。猛可眞起。大嬖只
陰佐以亂。乃陽爲代猛可眞請謝罪。邊吏以語言不
敬。乃捕。及大嬖只使者。詳在猛可眞傳。於是乎大嬖
只亦著名塞上。塞上觀兩逐婦。殆如虎狼也。
妙蠻。伯彥帖忽思第二子也。授我都指揮秩。居朶顏
久。隆慶初。土蠻把都兒後先偏起遼左。妙蠻輒使使
者上飛文。于時猶稱保塞吏乎。明年。遂把亥爲主盟
遂徵妙蠻把都兒等。運騎並寇邊。於是妙蠻遣夷使

馳義院口迤而視道路而給諫歐陽一敬張鹵乃按
臺臣劉應節書上邊計至悉居二三年壬申炒蠻始
與腦毛大滾兎董狐狸治兵復欲入寧前塞其明年
上幸改元癸而矣董狐狸等退而逐毛挨兎水草曰
吾來爲炒蠻報宿怨然志實在我前屯及楸林冷口
也給諫張書於是上赤白囊令備邊其後丙子夏炒
蠻盜我鵶鶻菴邊鵶鶻山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楊
木頂長可六里縣崖峭壁唯是近寨絕頂一口闊可
八丈我以女墻堵之人跡罕到以故迤東而敵臺皆
去口二里而烽臺五座亦半居山下而加以南兵守

之云何兵士日以樵蘇往來口上遂成間道道可容
足勢得攀援而上炒蠻歲稟食我古北口知地形而
會六月霪雨墻頹炒蠻遂窺隙而起於是帥七十人
夜半踰口入市扣門戶詳言延綏客兵寄宿以誘人
開戶既得門戶則排闥直入卧內殺潘仲文等十人
鹵趙洪妻等十三口傷潘虎等六人市皆大驚鼓噪
而烽臺兵覺鳴砲當路將死宗儒亟提蒼頭軍百餘
人馳救虜退而走故道出口宗儒追逐至十八盤山
去邊可百餘里虜先期則已伏溝中矣而獨以馬牛
出牧誘我師宗儒於是奪其女一口牛四頭米三石

有六斗兵士趣宗儒還師不可竟引兵復深入行至
捨喇智伏虜忽倉卒四面起圍我師我師寡不當鳴
鏑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是時千總高大朝蘇學
奮救亦被金痍與兵士死者則又十一人矣賴副總
張臣徐枝及遊擊高廷相李如樜劉揖兵得解圍引
去頃之臺臣王一鶚檄備兵使錢藻得其狀以　請
因劾奏當路將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　上有詔罰
一鶚戚繼光俸三月左遷錢藻張臣一級而以高廷
相丁茂屬御史逮問給諫裴應章乃後先上書請嚴
鞫問斯事書多不載其十一月炒蠻獻所鹵告請謝

罪先是將軍令罷古北口撫賞令以渠率來獻然後
議請復於是炒蠻大變只引千餘騎待罪鉡尖而遣
通事人小李兒等白鵶鶻寨之事我實遣七十騎伏
口外捕人以爲增賞地則有之後至乘隙鈔內邊殺
將覆卒此皆諸零騎不用命之過雖然捨喇智之戰
時諸虜忽起林中倉皇計畫無所復之酋死發鳴鏑
以求自解兒夫惡乎知誰爲大將哉唯是變只度漢
兵必曰莫且至懼而發難將軍又馳告喜峯口徼夷
兵爲嚮導我衆十一家是以不敢復索賞居恒怨變
只痛入骨髓變只於是千馬五素願以死請自以爲

可幸無罪不意馬五素畏塞上烽火嚴不敢至今且
待死於獨石外邊而出渠率阿都赤猛克固及槃周
敖八孩子阿刀赤黃立溫固赤孩散馬戶敖喇赤孩
子吟赤兒小子窩扎赤孩子阿都赤十七人并所鹵
漢人李二哥等一十九人馬二十一匹器械八副如
將軍約唯將軍待以不死復我撫賞我何惜與土鑽
刀以為誓於是偏將軍張臣谷承功遊擊將軍李如
樞既受降告於制置使楊兆於是以其狀　請屬兵
尚書綸奏　上幸復大嬖只炒蠻撫賞而以阿都赤等
梟斬鴉鶻卷賜吳兌金三十表裏二之李如樞十五

金其明年正月綸謹按御史劉良弼覆驗斯事當夫
律者罪因贈苑宗儒蘇學高大朝等諸死士者爵
詔可之其二月炒蠻挨台必兀路進　上馬三匹於
是議以是年秋為始起喜峯入貢予賞賚如初居歲
餘己卯春大嬖只偕小阿卜戶炒蠻復欲並起寇我
古北口迤東及曹家寨夷人刁兒忐火泥赤來告亡
何虜騎果襲我栢嶺安邊山㯳肚嶺略王用等十五
人而以邊備嚴引去我師擊其歸路行至葦子谷道
逢炒蠻射率五百騎轉戰擊破之斬首三級傷二百
人獲生口老起太孛周亥那狐狸鐵娟那尺戶小拜

敖把石榴兒把兒赤婁克孛卜大討扎等十五人奪
獲馬它駝十八匹夷眾一百五十有奇殺賊胥騰山
而走走如蜚我師乘勝追逐六十餘里山林險阻始
罷兵事聞於是大司馬方逢時請論制置使臣梁夢
龍臺御史臣張夢鯉總戎臣戚繼光備兵使臣岳汴
副總臣李如標臣谷承功臣杜桐以下功　上幸賜
金幣有差而炒蠻大嬖只貢賞則復謝絕弗入矣老
起太等加以鋃鐺桎梏交手足繫獄誒獻所鹵得除
罪久之老起太段通事那只戶卜拜婁克孛卜大把
都赤夜半乘獄吏中酒聊睡越獄如脫兔還騎追者

四面捕獲婁克索卜大把都赤段通事僅遺二酋大
索塞上十餘日不可得於是兩臺皆一切請論如法
其六月炒蠻大嬖只挨台必遣通事人那兎獻曹家
寨所鹵漢人王海等十三人已復遣瘦恩累熙猪戶
伯哈喇不娟鐵伯克手持骷髏及犬血請為誓以曩
時與土鑽刀不足以為信故也是日炒蠻請復賞及
索老起太等甚悲哀唯是督臣梁夢龍請於　上得
解老克太等繫生還而遞夷亦毋搜捕復炒蠻撫賞
上幸　詔邊吏曰毋容奸徒財藏猜勒致啓釁端虜
酋若再掠人挾賞梟斬以狥然則諸虜酋聞而變心

易虜凜凜奉　漢天子威命可知矣。其八月炒蠻貢馬如故。後乃復佐大嬖只赶兎以亂，何哉。乍叛乍降，反覆如禽獸畜者，長昂毆之，傷肢體，君子恨其不蚤自斃也。

讚曰

余聞之曰：薊門以險為邊，墻臺聯峙，而虜騎時復小入塞，何哉。而説者曰：邊長二千里，有險易，易者通大擧，險者通步賊。唯是大擧易禦，鼠竊難防，信哉是言也。大嬖只炒蠻之屬，夫非我市夷與，乘隙盜邊，歲歲有之。余又聞撫賞費我已增至二千五百餘金，而諸

虜曾無厭心乎。朝德而莫仇，東賞而西寇，甚乎哉。諸酋幾自倦，不然，夫豈不知漢法之嚴竣也。

趕兎倒布列傳

趕兎，黄台吉子也。母所居在滿套兒，為薊門屬夷，以故得部長男、公男、其男等，隨母逐水草，冥食於石塘路白馬關。甲申夏，掠我曹家路，增賞，當路將表承芳、滴一元，乃齎謀者韓平偕夷婦小阿卜亥及夷人大阿都赤，女袍一襲，色布八純，馳告趕兎曰：業已為若地得增賞矣。趕兎曰：增幾何許。元曰：至二十分。而趕兎以為此必二百，漢使者特以少欺紿我耳。於是間使者：幸以實告，不然，十步之内，吾得以頸血濺若矣。使者對曰：曩所言有之，實非敢欺也。趕兎不諾。其明

年四月，趕兎復使使者至當路，將遣謀者任貴往，言亦如之。趕兎以為曩時已許我，我以為幺麼不足言，今歲餘矣，而賞猶不我予，為之奈何。女為我多謝，告那顏亟治大賞來，不則請以數萬騎蹂踐而塞上矣。六月，果引衆馳曹家路平頂山，殺六人，傷二人。其七月，馳黑谷關，殺五人。而趕兎弟禿喇兎亦額行，欲掠我石塘路。制置使張佳胤大會御史蘇酇，罷曹家路撫賞，因劾奏承芳、一元驕虜罪。　上幸從兵尚書覆奏，言諸路每每私增夷賞，引惹邊釁，積弊多端。　詔嚴治之，而一元竟繩以軍法。擄掠之數十，兎官其八

月備兵使郭四維乃與大將軍張臣議欲執趕兎
而會趕兎遣所親愛辛通事大恰刀布各艮郞度奧
出六人至横索如初於是當路將李如栢羅四聰執
之繫獄令趕酋叩關伏罪許獻所鹵及贖死者虜然
後得解縛居亾何趕兎獻夷人火泥赤等二口曰請
以此贖死者可乎已遣鍥乍㩀花李通事獻夷人六
口而當路將以爲覗所鹵尚乇三人不諾已趕兎妻
各羅酋嬖只引所部塞汗住嬖只及其子穪伯顏塞
等百二十餘騎至關獻夷人三口於是許以六十四
人入闕飲血鑽刀誓不復寇邊遂引去其又九月趕

兎見繫夷未釋且不得故賞恐邊吏紿我殊猶豫乃
躬帥百五十騎欵塞獻與夷狗子他喇赤老凹兒阿
不恰四人以次月坐門語言悲哀於是將辛通事等
六人於獄遣還而趕酋所獻十一人皆漢人亦得歸
故里是日始復趕酋石塘路撫賞如初約事聞　上
有詔賜張臣郭四維李如栢羅四聰金十兩它皆有
差自是之後趕兎益用以爲深忿殊欲報之特以勢
孤顧未敢逞耳乙未冬趕兎乃馳上谷塞而使夷使
詣白馬關嘗口受賞以示塞吏不疑因索撥風與過
夜酒米及我予大賞輒不受以爲必遇趕兎至也是

時王保爲大將軍度虜酋必有它膓今當路嚴爲武
備且日趕兎乃擁千餘騎分爲三軍一軍寇正關一
軍寇東臺一軍寇西臺於是備守徐光啓張旆及千
總盛世孝鼓行而前則虜已乘鈎杆上矣而會我城
上兵矢發如雨虜至亡所逃多至中流矢中道墜杆
死亾何總戎李芳春提禆將王于玉王國王瑾劉謙
光兵副總戴延春提禆將鍾一乾楊四六龔汝學兵
雲翔而至斬首虜五級奪獲夷器諸什物有數我兵
亦亾六人男女被鹵三人傷馬二十匹虜知我有備
弗可下遂鞦轍去去與倒布約

倒布趕兎部夷也始白馬關之役趕兎欲用以爲報
怨地弗克倒布曰吾可襲而破之也於是帥三十餘
騎盜邊邊將李芳春馬魁武先期爲營陳家谷西駝
骨倒布無所施引去當復至時丙申七月也居月餘
趕兎復遣二百餘騎盜大水谷邊是時或告西駝骨
儌或告小黑谷儌或告倒溝谷儌備西馳谷者曰吾
獲逹箭百四枝備小黑谷者曰吾巳合南北兵止之
猶未解散備倒溝谷者曰境外化木林去塞可五十
里遥西冠井連神堂遥東冠白道牛盆我軍居中虜
黨不能入乎塡之趕兎乃與倒布約復分道走小黑

谷。及虜見嶺。我師亦移大小峪橫河兒。於是伏虜與伏兵掩旂鼓溝中相望。而以餘虜攻我黑谷頂。我兵東西夾攻擊破之。奪獲夷箭百十七枝。我師亦傷三人。虜度弗能敵。復引去。我師度虜師不久。且復至。於是遣一軍。軍井連口。一軍軍橫河兒。頃之。趕兎果帥倒布馳橫河兒。聲欲冦黃崖口。我兵乘夜半。出虜所不意。倉卒出石嶺關。襲虜營。虜大驚。亡不人人懾䰟。手足莫措。我師多所擊傷。亾何。漢兵援者四面至。大破之。斬首捕虜凡九級。奪獲馬六匹。牛三頭。皮襖計什物亾筭。諸虜皆相率遁走。於是臺御史李㬎。御史馬文卿。後先以其來請。倒布始欲以襲我。今徒爲我所襲。君子於是乎謂兵貴用間矣。

贊曰

環薊門而居者。皆我屬夷乎。唯是去邊近。朝夕得以要挾我。稍不可人意。輒攘臂而起。然何可使聞它塞乎。趕兎親順義王子。專倚毋黨之強盛。擾我白馬。歲歲已甚。要之。虜愈狡而我兵愈精。計愈工而我勇愈倍。烏在其爲報怨之師也

趕兎倒布列傳終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西三邊

吉能列傳

吉能者吉囊之子也隆慶中阻黃河西套以為險蛸
結蟻聚收我馬天祿為腹心大冠張掖酒泉之間久
之俺荅請入　貢制置使王崇古先下令令大會老
把都吉能永邵卜若等必結離而並稱臣奕然後可
於是能迺使夷使土忽赤等款塞請和已又使撦言
恰等請　貢撫臣楊錦見番詞甚馴謹迺使使者齎
彩幣及緘蕭諸物往諭能是時塞上征虜將軍頼皆
揭巢赶馬以為功致能有雙山堡之寇崇古復恐諸
虜藉以啓釁迺戒諸將卒違戒者斬能等備聞斯言
感戴制置使皆延頸舉踵叩告邊吏曰雙山之役實
土戸只家為之自是不敢以一矢相加遺以背漢
明恩能又旋與諸夷約有如漢人出邊樵蘇我虜中
執而奪去衣物者罰馬牛羊倍是盟誓既定迺出善
馬奉獻制置使崇古迺以狀　聞詔賜金絮彩繒酬
勞先是能大父吉囊逢黃河氷鮮入套則患在張掖
酒泉出則患在雲中山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
據東西雖寧山後並擅其地塞上頗心畏之況能親
俺荅長侄在顏行中春秋獨高今俺荅許封　貢而
能不與制置使恐虜性急而耻卑弱有如一日發憤
聚黨橫行如近歲黃甫川箏架城鎮靜堡之攻陷焉
植粱之殺傷然則西塞將柰何迺請授能都督同知
詔報可賜大紅織金麒麟獅子紵絲衣一襲綵段四
表裏是歲隆慶庚午也明年能迺遣切盡黃台吉威
進恰他不浪莽會台吉請　貢切盡等　迎謝悉如
禮漢法臨市建黃幃諸夷南嚮叩頭者西切盡等迺
竟執夷禮郤冠叩謁志氣揚揚甚自得也第偏索鉄
鍋弗得退有後言夷俗故用銅鍋晝以炊食夜以伺
警遂市幸用廣鍋蓋防鑄兵資糧之微意也於是撫
臣郜光先喜能恭順請賜能及切盡等綺幣有差明
年　貢市不及期順義王奏非敢違約臣侄吉能以
三月初三日新物故方請剌麻僧誦經作佛事幸加
哀憐於是能妻中愛哈屯及小板阿不害子隱布台
吉女太松阿不害婿索郞偷不浪使夷使打見漢小
則等二十八人進　上馬二十騎餘馬四騎赴張家
口互市它夷使五十人進馬一百六十六騎悉分給
延寧諸戲下撫臣戴才諸隱布台吉等賞如能已而

議以長子把都兒黃台吉襲能我　國家令甲女直
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賜綵段二表裏降香一炷於
是屬太史爲文齋使者香帛致祭而會天雷擊死夷
馬中愛哈屯孜悍迺妄擬我塞上有魘蠱之事鞅鞅
不得志稱死且不敢受獨　貢市毋敢背初盟制置
使崇古迺請指揮僉事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
稍轉指揮同知并授打兒漢等秩百戶　詔報可諸
夷喁喁然益感德慕義稱藩保塞萬曆辛卯扯力克
與火落赤數侵盜西邊而吉能諸部落尤助逆共成
紛梗我師斬首捕虜動以筭始能與順義王青把都

三昆弟聯翩而稱富强及後兵數困部益貧此順與
不順之明效也

把都兒黃台吉吉能之長子也授我指揮僉事秋隆
慶初逐紅山寺水草已又遷徙大紅榔青石巖丹亂
井諸所是年秋八月與白馬台吉等刑馬祭天欲闌
入安定清澗之間明年春依大小松山與賓兒謀復
刼略我蘭靖莊紅西寧巴煖三川已又與其弟海牛
咢等三人謀寇甘州而會吉能新物故打兒漢諸酋
互相雄長致沮　貢議於是撫臣郜光先令威正恰
把不能赴西海徵把都兒還襲都督同知秩是歲隆

慶壬申也先是總戎時鑾鏖虜定邊營大敗被逮吉
能感　貢市德至厚將死以鑾屬其子於是把都兒
使指揮僉事隱布台吉等執時鑾以獻而威正恰把
不能及銀定他不能親吉能壻把兒戶拓不能及固
原拓不能親吉能妹夫皆相率隨隱布至禮尚書議
賜把都兒等彩幣三表裏生絹一純木棉四匹　上
有詔嘉把都兒首倡忠義加織金紵絲衣一襲彩段
二表裏是時套虜多走河西境外相屯結以寇鈔爲
剌爲務而把都兒爲套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剌嘛諸
族往往陰附之制置使石茂華恐爲西陲害數使使

者出加峪關以偵之下令令大將軍傅兵河上至悉
然今　上已即位矣聖神威武彰于塞外於是把都
兒股栗迺躬率打兒漢等牽馬告邊吏曰息壞具在
臣等謹執鞭以從把都兒妻竹來生卜失兎是歲把
都兒死

隱布台吉吉能之西子也或名安克阿不害萬曆初
授指揮僉事甲戌西陲進　上馬二十匹留邉馬一
百七十六匹西以一百一十五匹給延綏六十五匹
給寧夏旋赴紅山清水互市皆隱布佐之督臣石茂
華請比切盡威正例須賞及　勅書獎諭明年乙亥

隱布台吉六月至法當二月而以馬齒羸弱去秋逐水草飼養至今始肥迺望　闕伏幃前兒冠叩頭牽馬以進巳迺開市請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延寧馬價金凡一千九百兩今延綏市馬牛羊可八千一百九十有七頭敬犒勞如禮其後歲以爲率隱布台吉爲人馴謹而有禮丙戌卜失兎攜隱布西鈔兎刺隱布竟不忍背榆林市延頸舉踵而奔還也明年丁亥卜失兎以督臣命罰治西流諸虜虜動稱俺兒隱布台吉勸之先是吉能威　朝廷恩厚以所逮漢將軍時纍來獻而會能

病且死屬其子把都兒西行未皇卒之隱布送奉纍至塞上謝罪其識大體類如此父之中路酋長聽布與其弟北把什爭分畜產內亂攻殺隱布布親北都什兒也漢法殺人者死十失兎等方議公罰胡俗第罰馬而已馬其可以贖此良虜乎

銀定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隆慶末銀定從切盡黃台吉西行常以七百騎隨水草至永昌寧湖巳又從眞景站往南山聲爲略番而實欲窺我西鄙我西鄙征蠻將軍度銀定困于饑塞志在西番西番畜之所多也彼烏敢與西鄙抗衡爲敵國乎匕何

銀錠果從天池管界黑溝番稗將謝朝恩引兵轉戰銀錠叩首前曰我實無犯塞意願假道西行撫臣廖逢節許從嘉峪關走三條溝著爲令時戊辰五月也居月餘銀錠諸部落皆私縣官齎物請多市以私其利稗將不許請賞又不許諸部落盎怏怏不得志卽遣夷使白吉能意欲大舉而銀錠竟堅執以爲不可迺請于太師吾不敢蹂踐漢禾稼第請假道道套於是制置使楊錦傳檄命總戎鄭印稗將李崑楊繼芳伏山澗俟虜騎過道上我兵出不意忽從中起四面如雨令虜接應不暇是時塞上紛紛籍籍犇合警備

或言虜走周家灣或言虜走姚家寨或言虜走西古城或言虜走寒鴉溝或言虜從石板溝奔孤頭嘴而去軍書輻輳虜竟搶小都麻口窮市刺市爾加細諸族總戎汪廷佐躬帥稗將張勛劉世忠陳達道等鏖銀錠銀錠輿熙爲謾辭如初於是引衆驅槖佗驢馬徃馬蹄寺觀音洞止壁給諫章甫端上疏謂宜薄責順義王俺荅及都督吉能今日之事在未受封市之先置勿論旣盟之後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法於是銀錠以俺荅命奉約束唯謹甲戌赴紅山市丙子同俺荅罰治打剌明安諸部夷如法乙亥旋物故

始銀錠西行時遠窮市諸番族漢將軍索之甚急銀錠迺曰此順義王之子賓兎所畧令具在余微聞其事此語殆不然遠諸番者迺切盡黃台吉之部落也打兒漢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秩萬曆癸酉至丁丑皆主　貢市如約故事夷使給彩段二表裏木綿布二疋丙子秋撫臣石茂華以打兒漢恭謹增上馬値匹五金晋邊馬十金歲以爲率居十餘年丙戌十二月打兒漢　貢馬約明年二月赴榆林市先期諸虜大患痘瘡而酋長打兒漢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禿退台吉阿拜戶拓不能與畢把什寨桑拓不

能等各相繼物故於是打兒漢死而以土昧阿不害嗣禿退死而以阿計大嗣哈漢死而以圪塔嗣阿拜戶拓不能死而以阿不戶拓不能嗣諸酋皆衣履而授　皇恩獨圪塔阿計大疑中我市上藥酒謀欲圖報復語在卜失兎傳虜故不病痘嘉靖庚戌北虜深入我石州遂傳染此症虜酋死者亾筭白骨橫自是之後虜無敢騎馬蹂躪我內地未必非天以此限南北也

土昧阿不害者打兒漢台吉之長子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丙戌冬打兒漢赴紅山市染漢地痘症死制置使鄭洛憐土昧阿不害在市久勞苦而請以土昧阿不害襲父指揮同知而以所遺僉事秩屬其子本拜台吉嗣頃之本拜台吉亦以賢能著洛謂請遷其秩父不報當是時圪塔台吉親哈漢子阿計大台吉親禿退子皆譌言我關市鴆死其父而土昧阿不害獨謂阿父皆以此痘死何迺疑漢將軍哉戊子秋炒忽兒圪塔台吉使夷使約卜失兎反我間虜中有喇胡馬只箇頗責炒忽兒我輩業已請和不宜數反覆漢法不再宥若等不自悛惴惴然手足異處矣揭胡安得此良言訊之喇胡馬只箇迺土昧阿不害部夷也

威正恰把不能者吉能之壻也或云威靜哈唐不浪住牧加峪關外隆慶辛未以市功轉指揮同知明年從銀錠台吉西行當時所與遊者筆寫契稗庫兒攃力哥之屬皆效順無它賜撫臣廖逢節恐威正恰等不奉約束迺上書請　諭宣大督臣移文俺荅若等果遂牧海上我假鎮羌永昌三條濟道鄉外邉川底而行無得擾我黑松涼永芣山之間自芣斧鉞者爲令明年吉能物故戊正恰還巢把都兒乃與威正恰陳說吉能感　明天子仁恩無可報塞將死屬我等

以所繫漢將軍時縈來獻語在吉能傳是年虜 貢
市益恭昔威正恰與切盡黃台吉功 上有詔賜彩
段二表裏生絹一疋紵絲衣一套木綿布四疋復
賜勅書以勉勵之威正恰爲人無定守頗依人爲命
語之恭則恭語之反則反厭後卜失兎西報尾剌約
衆套行而威正恰與莊禿賴輒窺左足先應矣是歲
萬曆丙戌也市畢卜失兎請西去關吏阻之曰威正
恰業已爲先鋒於是閉關告于撫臣梅友松友松卽
下令令革絕西行諸酋市賞復傳檄諭在套諸酋若
不悔禍我以漢兵搗若巢也卜失兎懼而使夷使畫

匠歎關吾已使使者往西海召威正恰等旋歸矣是
時威正恰等方從九眼泉過高阜灣東北走走黑山
窪而與火落赤會是時按察使邢玠賈仁元以爲田
南山邐東不數日可飛渡洮河邐西不數日可直衝
肅境張掖酒泉之外無地非番今不爲自備守恐諸
番不得安枕卧也亡何火落赤等果寇鈔白和尚等
諸番族已而又犯我洮州殺我裨將李聯芳語在火
落赤傳而威正恰亦乘春夜擁寧遠塞裨將李魁引
兵拒堵威正恰逗遛幾被禽願鑚刀誓罰曰所不如
約者有如此刀於是以馬四匹爲質而與板及台吉

狐同台吉等從鎭番外邊走萊茯山已復從寧遠堡
直奔水泉營關門以爲吾等爲搶黃毛而來此何與
于內關而漢將軍遽絕我過深乎先是莊禿賴等遣
夷酋板龍哈往訊活佛活佛謂使者幸告莊禿賴等
按今歲不利爾等爾等愼勿妄出爾且旋滅亡矣威
正恰聞而大怒拔刀起舞曰吾不報尾剌死不休竟
引衆大鈔生番生番望見威正恰來睚眦盡裂乃灣
弓射射死威正恰虜酋焚其骸骨而還已遒膜拜頌
活佛活佛殆如神哉於是威正恰死而子阿害拓不
能嗣阿害拓不能死而子猛克拓不能嗣

卜失兎阿不害把都兒之長子也隆慶末授我正千
戶秩後襲父都督同知萬曆初至甲申皆如約先是
市畢宜大授合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
等七人職套長卜失兎心忿之迺同松山那木大阿
不害等西海丙兎等告于督臣請頒 詔勅且言吾
等保塞稱藩十有四年于今從夷四十四人曾不得
爵賞視宣大寧夏觀望之謂何庚辰崇古等已請而
部議議本鎭給賜爲之柰何於是鄭洛復以奏 聞
幸授卜酋部夷滿金台吉歪剌台吉禿闞台吉試百
戶秩已又使刀兒匝等領 皇賞請比宣大增賞馬

宴勞故事賞畢即進　貢馬是年以請從夷授官爵
未及與賞至季冬始赴邊延綏撫臣梅友松乃使使
者曉譬若等始款塞時烏鈔求飽覦漢一尺布如繡
一斗粟如珠今饜足而反唇如此若等有如不得益
大言吾且反不知我漢將軍覰滅若等若九牛亾一
毛若等叅自裁決如必欲得益則請如世父俺荅獻
丘富趙全大父吉能獻馬天祿父把都兒獻時鑾然
後可諸夷聞之皆悚然變色易容盡躡足耳語反踵
走旋望　闕叩頭進馬如約於是友松咨寧夏撫臣
張九一制置使部光光而以馬給營中明年莊禿賴

阿不害索宴賞弗得迺聚兵二千聲欲犯神木堡友
松使使者讓責卜失兔令其罰治圖套語在莊兔賴
傳是年切盡黃台吉馬先進卜失兔阿不害久不至
撫臣使使者問狀卜失兔言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
把都鬥足爲三今宜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我是以未
服撫臣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賞賚歲不滿二萬金
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第不得不嚴拒之
況卜酋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節制比年切盡馬
先入諸部夷皆蕪讓之今卜失兔雖不至而又無不
貢不市之言輒令切盡馬獨先入必至扼腕難堪恐

切盡自是弗敢先矣於是下令令以十一月赴紅山
市卜失兔迺使其弟俺隆兎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
都兒果以期至進　上馬一十八匹番邊馬一百六
十四匹是時哈漢禿退等以染痘疹相繼死而哈漢
子圪塔台吉禿退子阿計大台吉妄疑紅山市上中
藥酒中道倉卒死切齒腐心而以孀婦走卜失兔切
盡黃台吉約秋高馬肥大會塞上徇兵而報紅山之
役圪塔及阿計大趦走紅山市索伊父生日宴賞弗
得迺欲託名行獵因而窺伺以襲我不備卜失兔爲
人狡悍陽順而陰實佐圪塔阿計大二酋以爲發難

之由於是發帳大畛畦已又遷牛營灘迺使夷使三
尖榜什及五狼寨等六十餘人來請以爲哈漢等雖
川藥死獨非以死勤事乎願襲圪阿二酋秋糜遏寨
端撫臣以爲其詞良是第恐諸酋請以爲比且日卜
失兔復使夷使願以身承之撫臣幸許可於是卜失
兔徵圪阿二酋同賽漢住次子寨桑拓不能赴市及
至輒申前說請增黃花成等五人小賞娘子六人及
喇麻僧七人大賞而三路台吉皆與焉已又請五臺
山進香皆不可卜失兔益鞅鞅不得志遲令諸酋掉
臂西還而以其弟阿只兎聚衆皆繕兵甲執楯析從

栢林號召犂欲入榆林塞明年夏卜失兔殺牛一羊
一祭旂纛而與莊秃賴會復從邊外川底走南山而
與火落赤大會會鈔尾剌尾剌故在加峪關西卜隆
吉河之北諸夷不直走西底而由南入海此其志不
在小乃華絕市賞制置使郜光先見爲南山迤東不
數日而可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而可直衝肅州皆
番族之藪心甚慮之而會明年丙戌扯力克當嗣封
此駆虜大機也乃下令令扯酋不謁還西虜毋予封
貢扯酋既奉令郎使夷使西召而其札文未免藉我
僧大以爲辭語在扯力克傳居有項卜失兔使畫匠

調部落田套遂開市賞如初明年火落赤莊秃賴等
盤牙莽捏二川是時卜失兔復欲假道西行在莊浪
則鎮羌堡在黑松則鐵櫃兒在凉州則泗水堡在永
昌則水泉及寧遠在甘州則石硤口此西走番族道
也先是俺荅假之厥後扯力克西行遂率爲胡虜通
道明年丁亥鄭洛爲制置使廼使使者風曉卜失兔
戒勿西來 朝廷方遣將問火酋來則不汝貰矣已
又嚴其禁令走加峪邊外毋援卜酋竟以九月朔渡
河聊火落赤寇邊酋母太虎罕同遣夷使追之不從
廼先闖蔡旗堡越黑山而西趋水泉我兵追逐三十

餘里斬首九十餘級奪獲馬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捷
奏 上有詔詔經略用心調度功有可嘉鄭洛明而
習于計度卜酋黠虜必不自忍譬猶失旦之鷄必思
復鳴亾何果擁衆永昌宋家莊闌入塞總戎張臣惡
卜酋反覆廼躬冒矢石疾力戰中鳴鏑幾死吉囊卜
失兔及丟力骨抄胡兒亦中流矢潰圍走我師生獲
卜酋愛女斬酋八十餘級奪輜重亾筭卜酋乃奉頭
鼠竄不顧雪山之險同宰僧匿跡西海已廼託宰僧
乞恩請罪而酋母太虎罕同亦如之願相率東還明
年春虜王上書請携卜酋等返巢始虜王自鐵櫃山

逐水草至黄草灘戀牧半載而後遣扁都令假扁都
邊外走不煩擊牛酒塞上相犒勞也當是時卜酋亦
已待罪狼湾第與宰僧等私相疑畏必欲得番僧馬
刺麻導引過邊鄭洛幸憐其窘困久量罰馬九匹亾
何卜酋進馬且索輜重於是使裨將楊桂給所奪駱
駝三十以示優恤之雅卜酋不悛廼執楊桂爲質行
次鎮番復乘虛入邊我師擊破之又復宵遁從鎮羌
驛出口望套走見塞上旌旗布列乍隱乍見凛凛自
以爲天兵不可犯也於是率諸酋赴紅山清水中衛
平虜扁都諸市明年戊子撫臣賈仁元同督臣梅友

捻部使者連格。追問卜失兎不能約束莊禿賴。罰馬牛羊八十一頭。仍送奉莊禿賴明愛台吉所虜人畜。及它無要挾。然後准開市。不則閉關謝絕。卜酋謹如疏奏。 上有詔。幸許開市。久之。劉東陽偪起寧夏。而以金銀及蟒緞白綾。黴卜失兎兵。而切盡比妓乃止卜酋勿往。尚亦有履車之戒乎。始雙山之攻。掾迺炒忽兒俺墜兎。卜酋罰其三九。栢林迺阿計大阿沙計阿不害。罰其四九。常樂楡林迺圪塔台吉。罰其四九。巳復下令曰。射死一人者。罰九九。加駱駝一頭。大率罰諸酋駱駝及馬牛羊三百二十有六。撫臣謂卜酋雖爲套長。稚弱。不能約束諸部。今迺令嚴法行。斷斷如也。

俺墜兎阿不害。把都兒次子也。少從父逐水草。牧西海。父之把都兒物故。復從兄卜失兎居河套。比年貢市。毋敢後。萬曆巳卯秋。督臣吳兊懈俺酋久勞苦。疏奏。卜失兎既襲都督同知。而所遣正千戸秩。請以授俺墜兎。幸 報可。俺酋爲人善辭命。而陰行險。乙酉冬。卜失兎使俺墜兎及台吉拓不能哈澳把都兒赴紅山市。故事。酋至先颺。客歲 皇賞金幣諸物巳。邊吏燕饗如禮。旋請 貢馬。是年卜失兎講賞未及如約。俺酋迺使夷使晝匠。堅請于市。語在卜失兎傳。先是雙山哨虜。逮我邏使五人。旋釋其三。餘悉瑯璫戲下。頃之。制置使部光先薄責卜失兎。令其罰治。卜失兎具言雙山之役。我實擾攘。非它。寔俺墜兎爲政。於是罰馬三九。繇此觀之。非獨迺兄慓悍。而阿弟亦黠虜也。

虎來罕同卜失兎之母也斤斤奉漢法惟謹萬曆辛
卯秋卜失兎出套往西海携其妻子而去母哭泣諫
曰愼毋往我聞西塞漢將軍兵法嚴兒子何不自喜
而直爲此不軌事乎汝去恐不能保首領矣卜失兎
不聽竟去而以愛女居帳中母使夷使趨追之卜失
兎揚揚騎馬誡使者毋妄言爲我謝母我出豈可空
反乎居有頃卜失兎盜我水泉營邊我師追逐三十
里斬首捕虜亾筭奪復馬牛羊以萬數卜失兎乃謂
部酋曰此耻何日可雪乎乃鼓行而前復從永昌宋
家莊闌入塞總戎張臣冐矢石疾力戰卜失兎中流

矢潰圍向西北走我師多所斬獲而以所獲卜失兎
愛女檻車膠致軍門卜失兎乃仰天大哭曰傷哉吾
女吾根不用阿母之言以及此也

阿只兎卜失兎之弟也與其兄相濟爲姦萬曆乙酉
秋卜酋新從海上來使夷使三尖榜等六十餘人請
增賞弗許先是哈漢兎退自紅市歸行至中道物故
卜酋陰主謀乃使所產子圪塔台吉及阿計大謂我
父中塞上藥酒死來請命又弗許諦在卜失兎傳是
時阿只兎欲從中因以爲利見漢關譏甚嚴益勸
卜酋反初卜酋赴市將受賞聞阿只兎嘗輒大悔齧
舌欲自殺卽還走帳中而以兵馬屬阿只兎阿只兎
見卜酋不與宴而又領兵馬大喜過望於是同炒忽
兒圪塔台吉並聚擡鴌山頓足起舞歎曰朱家莊之
役阿兄中流矢幾不可救藥阿妹生被逮存亾今不
可知吾與爾殺羊爲盟以報此仇可乎阿只兎自恃
嗚鏑强易視我漢兵乃引衆直走榆林神木之間望
見我塞上旌旂央央又聞撫臣梅友松下令令將軍
擊刁斗權火直通東西塞愈大驚落魄亟麾部落返
曰吾馬怒身輕幾死于漢將軍之手今且還不當爲
阿兄所媸笑也於是歸而告滿金台吉

滿金台吉亦卜失兎之弟也居恒私謂兩兄不奉漢
法幾敗愈自馴謹先是卜失兎主紅山市而以西行
數盜邊革賞獨滿金台吉歲款塞如約萬曆甲申秋
督臣部光先及撫臣梅友松錄貢市功請以滿金台
吉授試百戶秩以爲西夷勸君子謂滿金兎於是乎
賢勞矣

讚曰

以余而觀吉能居套久所親子若侄穷習知我地形
而我亾命又陰導之故不難于深入而說者曰　肅
皇帝弗許封貢政防其漸余以爲　明王在上四夷

咸賓。而開市亦未爲非策。顧古今虜賢不肖何如耳。假令皆如土昧阿不害。及把都兒應布台吉之恭順。雖世世勿絕可也。何可以下失兎同論哉。

卑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拓不能阿拜戶拓不能兎退台吉阿計大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圪塔台吉把兎台吉歪利台吉寨桑拓不能沙計阿不害沙計台吉討太把都兒躭載拾吉列傳

卑不利阿不害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隆慶中。總戎時鑾備定邊營。一日飲酒忽大酔。吉能窺隙大入邊。執鑾。繫胡中。卑不利阿不害以爲吾等受漢德久。不宜爲之居恒數以此言告吉能。吉能唯唯否否。亾何。吉能病且死。執卑不利阿不害之手泣曰。吾悔不用爾言。蚤送奉漢將軍還塞。今何及乎。吾

兒把都兒黃台吉在西海。不得受我遺命。兒還。幸以吾言速之居有頃。把都兒黃台吉來。請襲。卑不利阿不害。先執時鑾獻塞下。曰。此定邊營故將軍也。然吉能亦可瞑目矣

把都兒拓不能者。吉能之部酋也。萬曆癸酉以百戶秩。同打兒漢等來　貢馬。是年　上心嘉套虜恭順。大悅。皆受上賞而去。明年把都兒拓不能同千戶折塔阿不害。百戶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要什罵拓不能耶木的利拓不能。不夭。後先物故。於是督臣石茂華撫臣張守忠。念諸酋久勞苦。議討大把都兒拓不能

則以虓戴捨吉襲要什駡拓不能則以虎退捨吉襲
把都兒拓不能則以掌各太捨吉襲皆所生親子男
詔報可當是時三子男皆年幼未臨市乃令其到邊
倫倅見漢官威儀婾快良可知矣居亾何卜失兎悅
掌各太捨吉諸爲增撫賞久不報掌各太捨吉乃曰
吾新從胡中來望見漢關車如流水馬如龍幾喪魄
不意復得衣履以歸吾始願不及此及此足吾事矣
安敢復以爲利乎
阿拜戶拓不能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百戶萬曆
丁亥春赴紅山市道染天花客死是時指揮同知打

兒漢台吉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兗退台吉及部酋
畢把什槃桑拓不能佛種亦如之皆相繼物故而兗
退子阿討大哈漢子圪搭台吉獨疑漢以藥酒待其
父父暴死而卜失兎又從中主之聲欲與報怨之舉
乃謀之諸部而土昧阿不害會聲前曰所言殆不然
阿父打兒漢亦以天花死此與漢將軍無與爾等喋
喋而咕咕繁固何當乎請勿復言督臣郜光先方議
追襲於是以阿拜子阿不戶拓能嗣
兗退台吉者反成之子也授指揮僉事隆慶末切盡
黃台吉復欲西行兗退乃與其毋滿虎都先驅至紅

山寺休舍以邀切盡寧夏撫臣張蕙使使者敖巴布
告　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答都督吉能爽令令從
邊外川底還走嘉峪關是時切盡黃台吉亦遣爽使
誠滿都虎毋擾內邊滿都虎切盡之婿也大略言曩
時我以二月走南山道漢地農事未興水草未長而
會有大疫人畜衰耗者甚多厥後悔之無及爾等愼
循北而走滿都虎即乘馬迎兗退台吉議是時往來
者言吉能已棄世兗退等欲還套治喪故猶豫久不
決于是關尹得其狀以告督臣廖逢節令郵傳具餼
粢餼牽犒勞之悉如遇切盡黃台吉禮且曰兗退台

吉亦至中沙窩與滿都虎會我等乃從打松山還莊
浪而至西海渡漢無不可者已乃鄉西南石嘴兒走
紅柳湖見塞上擺空擊刁斗自衛逗遛弗前以爲漢
不假我道我其盜邊而去乎關吏聞之不覺髮上直
指冠何物滿都虎一婦人尚不能約束恣其驚驚有
如諸酋請者蝟集何以禦之弗聽蚤自央去於是兗
退台吉從鎭番圖池透鴛鴦池昌寧湖走亾何筆寫
契黃台吉綽庫兒台吉扯力哥銀定台吉威正恰把
不能亦至五合六衆殷殷不絕於是平羌將軍佟登
以爲往者切盡西來旣有寧夏移文而重之以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于是本夷辭曰假道通海以故不閉關弗內而又會天雨雪幸許其經行令夕成妻試有一于此乎乃阻我昌寧湖爲險即切盡黃台吉麾之亦不去欲何爲者於是督臣廖逢節著爲令令兎退等由邊外川底行如果去海上許從鎮羌永昌走三條溝敢不如令擾我黑松凉永甘山者斬旦日乃從黃毛溝透高寺兒西灣循河而行告我關吏我實往西海寒鴉等口關吏陽應曰諸爾其鑽刀說誓可乎兎退果約至高古城鑽刀誓以盟明日從白墩溝透金川寺過毛卜剌川至月牙湖又明日從三條

溝過馬鞍至永昌大河口止舍督臣廖逢節以爲虜果往西海令總戎王孟夏遊擊朱勛以商稅金治段二疋布十疋米麵各一石茶五十包酒四罈餅四百飯二席爲之犒勞已又恐兎退台吉狙詐復命裨將周芝令其鑽刀再誓虜酋不從必欲從切盡舊路由水塘湖出境關吏堅壁如初兎退台吉乃以馬二匹爲假道禮關吏謝絕甚嚴令其由寒鴉口出海滿都虎叩首復請以爲漢所以不假我道者恐蹂踐乃田禾也我且棲遲境外待爾秋穀甫登然後行何不可者關吏曰　明旨具在誰敢違之於是陳設香案令滿都虎引夷婦百口兎退台吉引夷酋百人拱聽宣諭北鄉叩頭以爲此道終不可假矣乃西走扁都口是日大風雷雨晝晦休舍復使夷使告關吏山路崎嶇馬不成列兼以河水泛溢一日常至三四十渡軍頗馬怒幸爲我白太師哀憐低徊不肯出口我兵見虜不行恐夜襲黑城備守益嚴虜酋然後引衆盡出口鄉三角城野馬川而去久之還套切盡黃台吉引而歸之于疋厥後莊兎賴犯永興堡奪獲我人畜犬將軍與兵奮擊乃因兎退台吉肉袒謝罪請以馬牛論贖語在莊兎賴傳是後萬曆十年至十三年水旱

相仍年穀不登即胡中亦復大禮　貢市多所疏闊十四年春二月兎退台吉乃會諸酋長赴榆林市而會染天花兎退台吉道逢霧露死語在阿拜戶拓不能傳始高古城鑽口說誓以神明實臨之旋敝背棄之識者爲兎退台吉危之今竟客死毋亦神其有靈乎

阿計大台吉者兎退之子也萬曆丁亥春襲指揮僉事先是兎退在紅山貢市旋通染天花客死阿計大疑中漢藥酒因而增賞不可聚首大哆哇假以行獵實爲盜邊而以邊備嚴又不可乃干卜失兎上書謝

罪語在卜失兎傳是時盜邊者方局吉能罰治至是始得大栢油堡之役實阿計大爲之乃罰佗馳一頭漢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君子謂阿計大毋乃太輕乎

哈漢把都台吉者禿退之弟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乙酉六月駐禿賴犯永興堡夷酋捕罕生獲我裨將高武執而僇之法當死酋長卜失兎請論如夷法是時哈漢弟兒在神木石㙔子實不與焉延引至閏九月哈漢把都兒偕禿退台吉詣神木河議罰贖語在駐禿賴傳十月撫臣梅友松新到官行至宠邊營哈漢

與卜失兎效使使者郊迎且賀悉如漢官儀十一月賚才兒匠責約諸酋至紅山互市哈漢把都兒爲人善辭命卜酋與漢關毋有期會必遣哈漢把都兒自十一月至十二月哈漢把都兒凡再往大都言增賞之事請之一年竟成畫餅今且已矣顧套中比遭荒旱所得撫賞爲利幾何惟太師哀憐少加留意毋遺羞辱已又索爵賞十六人於是撫臣使使者以語次諭哈漢把都兒爾始居約時覲漢一疋布有如錦繡一斗粟如珍珠今衣食既足輒自反覆如此邇爾以一二年衣穿食盡吾以大兵擣巢趕馬何以待之倘爾亦復乞哀則有順義王俺答獻丘富趙全之事在必明示以主謀者某某今爾檻車膠致闕下然後爲爾疏請爾其奈何諸夷無不洒然變色易容退而辟足耳語亟以切盡黃台吉進到　上馬一十八匹留邊馬一百六十四匹送邊明年正月督臣鄭光先奏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死語在向拜拓不能傳是時卜失兎雖倔強乎然而陰佐之者寔哈漢把都兒今且物故卜失兎如失左右手而後而乃而始就切盡黃台吉之範圍然根不蚤自死匹頻我塞上法言如流也

圪塔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長子也萬曆丁亥秋撫臣梅友松錄紅山諸酋功僉稱圪塔台吉約束諸部始終無擾請如　令甲叙賞以示優勞亾何圪塔台吉恚念其父哈漢把都兒爲市而來染天花客死痛心疾首索宴賞撫賞如阿父邊吏弗許乃抱怨往常樂鑊山堡與賚漢往沙計台吉等大會吾與爾託爲行獵以報紅山之怨可乎是時把禿台吉阿計台吉政枕戈以待乃相與盜邊而卜失兎又從中爲主謀卽使夷使三尖楊什等來譏如不倍增厚賞圪塔等志念不終休也而圪塔果使夷使董匹兒素如初邊

吏拒之甚嚴卜失兎稍變其說以為圪塔勤國事而
死所遺妻妾及其子男孔孔無依令獨不可以無賞
乎先是俺答與吉能明著為令令胡中降者眞夷給
予故主漢夷給予恩養段布今哈漢既病故而其子
圪塔台吉法當襲父指揮僉事 詔報可已又令卜
失兎調圪塔台吉及阿計大互市自十一月初六至
二十八日告竣設遣延卜失兎不受鞅鞅懷怨望而
去乃以所部兵馬屬圪塔台吉等曰吾其歸休乎爾
自圖之且日卜失兎益悔過願自新襲所主謀殆非
是乃與吉能召諸酋長罰治諸盜邊者以謝漢過於

是圪塔台吉罰四九八命九九橐它一頭爾其牽馬
告曰雙山常樂之役我不能無罪敢肉袒以請
把兎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次子也萬曆丙戌襲兄
圪塔指揮僉事明年夏六月遂與把都兒台吉等聚
兵西行逐水草去嘉峪關六百里而遥謀欲犯瓦剌
樓遲日久督臣鄭洛以其狀來請八月與阿計大等
復移大盼畦行事與圪塔台吉同
歪利台吉者亦哈漢把都兒之子也萬曆乙酉督臣
鄭洛錄監市功授百戶已又議轉遷久不報
寨桑拓不能者寨漢住之次子也哈漢把都兒心善
其贊力而以女室之萬曆丙戌年正月在紅山市寨桑
天花客死
沙計阿不害者紅山市夷也萬曆丁亥冬與寨漢住
圪塔台吉把都台吉阿計大台吉會于大盼畦謀欲
與報怨之兵明年戊子遂引衆盗大栢油栢林邊酋
長卜失兎罰沙計四九沙計大言曰吾無罪實炒忽
兒俺陞兎為之
沙吉台吉者亦紅山市夷也長事卜失兎而與切盡
反成馬行萬曆戊子由古城東關門出邊厥後從卜
失兎聚兵大盼畦莫知所終

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者不知誰之子也萬曆癸酉授
百戶越一年而物故子鮑戴拾吉襲
鮑戴拾吉者亦紅山市夷也萬曆丙子與把都兒黄
台吉打兒漢炒忽兒卜失兎來 貢馬賞綵段二表
裏木棉布二疋厥後悔友松又奏鮑戴拾吉約束部
落始終無擾倘亦聞切盡之風而興起者乎

讃曰

以余而觀單不利而下皆吉能之部酋也能死而猶
屬其子以漢將軍特舉來獻阿計大死退夫豈不罔
之乎父以天花死而疑我魘蠱同條共貫疑信殊施

何哉。順逆之勢異也。哈漢等。假道索賞。動以切盡請
比不知切盡西行為佛也。夫人而誠為佛。何不可者。
嗟爾西行之人。死亡接踵。毋乃天厭之哉。天厭之哉

切盡黃台吉切盡妣吉本的大那木友台吉蒲克
素阿不害碑馬兎阿不害湊吉阿不害阿著兎阿
不害折吞吞阿不害打正台吉丑氣把都兒台吉
白馬台吉成把都兒苦素阿不害脫計阿不害打
喇克漢阿不害列傳

切盡黃台吉者。吉能之姪也。初授指揮僉事。是時
貢市始成。諸部酋既得漢官。皆相傳以為榮。切盡獨
心懷怏怏。以為漢將軍不當以衆人遇我乎。切盡為
人明敏而嫺於文辭。尤傳通內典。隆慶辛未。吉能遣
切盡等至俺荅所曰。幸為我告制置使王崇古。請得

貢市比宜大俺荅隨令切盡糾合都督同知。昆都力
哈。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末邵卜大成
台吉。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哈剌慎著力兎把都
兒台吉。兀兒慎著力兎台吉等。指揮僉事歷履把
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慎打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
封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六十五人。 貢馬五百有
九匹。內進 上馬三十匹。鈒銀鞦轡馬鞍一副。而切
盡親為表文。使夷使扯布哼羅不散台布栢兒等六
十四人。齎奉到關。制置使王崇古閱其表文。大都感
上許俺荅封王通 貢恩願辭多系以佛語。乃即封

還而令其表覕倣吝式以進切盡謹如約然後下令
令擇五色銀合褱騮騁馬四十匹吝歨盧部復選擇
以進餘悉得畜邊營先是和寧王阿魯台欵塞凡寫
表夷使 文皇帝皆賜銀花臺盞叚紬絹布牛酒有
差於是王崇古念切盡迎勅撰表多積功勞乃請賞
綵叚三表裏闊生絹一疋織金紵綵衣一襲木綿布
四疋 詔報可已迺議馬值 上馬三十匹請比三
衛及北虜每疋賞綵叚二表裏闊生絹一疋是歲初
貢 上馬加綵叚一表裏故事馬值 上馬三十匹
馬匹半予五金約一百有五十金留邊馬四百七十

九匹皆屬中馬馬匹予十金大約四千七百有九十
金崇古議貸太僕椿朋銀加數於是召切盡赴清水
營須給乃望 闕叩頭謝 恩是歲吉能死切盡日
夜傷世父亟還奔治喪所過道上皆以搶番爲戒當
是時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雄視一套投足左右便
有輕重崇古恐有不測乃欲以好爵縻之於是請稍
遷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爲指揮同知已迺授大都
榜實及安克啞都赤百戶先是漢人計龍與王繼祿
小土谷氣台實叵命在胡中矣日與大都榜實等偵
得虜情即以來告於是投計龍等秩如大都榜實以

爲諜者勸說者謂計龍等以漢降虜不宜遇之過厚
而不知切盡奸雄人也好佛不已必啓它日西遊之
釁故爵一諜者庶幾可動得胡中虛實耳明年壬申
春二月切盡迺踏水臨邊關吏亟問爾來何爲切盡
對曰邊外朶顏三衛爲撻子烏思藏爲回子爲西番
並我等人 貢必不敢往冦吾來爲尾刺也先是火
落赤由京水山冊還繞甘州以畜産羸弱告與之交
易撫臣寥逢節恐切盡復率由故道先期使裨將引
兵守寧遠諸堡而又恐切盡或無它腸而我實先示
以弱不若以禮遇之可乎於是屬偏將軍懷周芝往

鎮番而以羊八角酒一筵米麵各五斗犒勞之切盡
既至乃迎芝入伊毋帳中揖讓登上坐儼如漢賓毋
迺椎羊煑酒相得甚驩毋糜已迺援筆爲書幸爲我
多謝撫臣且友請請加封侯伯而又爲其弟那木歹
台吉超胡兒台吉妹滚吉阿不害索官爵皆番文漢
字書多不載芝還具以實告撫臣寥逢節復使芝往
言爾那木歹超胡兒在西塞多行不義胡可子今與
爾約爾始言往尾刺則邊外川底至嘉峪關外乃走
尾刺道也及臨席則又言往西海西海則從永昌三
條溝入寒鴉口直走南山著爲令敢不如令而以匹

馬半筴跦踐我漢地漢以大兵擣爾巢穴爾容也切
盡言我實往西海於是起營至雙井墩徘徊者久之
則又從團湖兒走昌寧安遠墩已又至溜沙坡止舍
撫臣怒曰何物么麽廼聚黨為姦如此我諜者偵之
廼曩所稱超胡兒那木歹滚吉阿卜害及火落赤妻
妣吉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會往西海也於是
撫臣復使使者宣諭　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荅都
督吉能禁令旦日切盡廼從毛卜剌廟兒溝透三條
溝分為二枝切盡走紅羊圈超胡兒從土佛寺過永
昌還走塔兒灣並至高古城大河口而會天大雪晝

晦牛馬大傷聚首寒鴉口三日復從黒土洪水寨透
水湖塘出境而入南山切盡廼以書告撫臣大暑稱
不敢違太師明禁而走黒山雨雪連旬艱苦萬狀以
致馬牛消耗惟太師哀憐為我許圈市敢以火落赤
為比也且有後言言欲索茶罷貢佛撫臣即使周芝
曉譬各虜皆受　朝廷官爵而撫賞互市具在延寧
今誰敢私市且河西不產茶此切盡所知爾宜亟去
無貽後悔切盡內深次骨乃益謬為馴謹誠諸部所
過毋搶番毋犯漢令下即起營於是從烏鴉口往黒
城行未至草古城遺達馬二匹遊擊朱勛使使者連

而予之而虜部亦焚燬我吳家莊土房椽四間切盡
罰羊四十匹奄旂一竿罰羊四足自是凟虜所損遺
罰治率以為常明日為閏二月朔切盡往馬啼寺禮
佛畢即使夷使鄉撫臣索車渠數珠蓮花子數珠及
西番十王經先是延寧撫臣部光先為切盡請　勑
賞幸報可於是齎使者叚四匹羊四隻果四盤酒二
罈米麵各一石五斗番茶三十包至是建高臺陳設
香筵儀伏鼓吹傳檄切盡同伊母并部夷二百餘人
叩頭受　勑賞而去即使夷使同延寧使者誠後來
諸部毋搶略如初已廼為書謝撫臣曰如今活身都

是讓死在陰司是實佛日夜瞻而望車渠數珠及十
王經拜誦以修再生唯太師叠賜撫臣家逢節以為
切盡好佛政賞順其性以遏彼好殺之慘不知切盡
非忠心誠好佛者也於是遣書匠余和尚齎護法壇
場經脩濟壇場經普覺壇場經三部數珠十盤與切
盡切盡率諸部並東鄉叩頭將經頂禮曰此持入西
方公案矣於是從水塘至塩池湖三尖海一宿而後
至上雙井黒骨堆是時切盡諸部馬牛羊實乘餒未
易動履一日而至草灘泜又一日而至中渠河灣又
一日而至渾家莊又一日而至太泉湖時已三月初

吉矣切盡迺以書告太師曩與太師約約曰二月二
十五六出邊今過期已多實以馬牛與所部諸男婦
皆布瘡毋亦諸部不義天降禍于我躬我令發心願
懺悔惟太師寬假之於是烹茶禮佛而請番僧祈禳
撫臣寡逢飢饉切盡好善迺給番茶七十包麥麵黃
米各三石燒餅四千切盡叩謝如禮迺以初六日黎
明從新城起營由加峪關北長城出境透大草灘而
往圓圓墓是月也切盡孀母滿都虎亦至鎮番滿都
虎親歹成妻也切盡傳檄酋婦令其邊外行我塞上
犒勞米麵羊酒如切盡滿都虎乃以其子秃退台吉

爲辭秃退台吉曰吾所走道視切盡亦由水塘湖出
境語在秃退台吉傳切盡諸酋雖不下數千人而所
統領動稱數萬頗聞出冤乞刺各番夷殺死酋長數
人兵馬物故者亾慮數千人頃者潛伏加峪關外邊
而與哈答酋長毋根等給歡而復嫣順義王及河套
諸部酋會集以大擒乞刺爲務庶幾勝則陰獲其利
敗則陽負諸虜以不義之名而又不難自已出乃與
蓮花會上口稱彌陀迥異其爲狡猾不測類如此是
年萬曆癸酉宣大制置使王崇古錄監市功　上有
詔賜切盡黃台吉等綵段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

然而切盡尚在海上何以叙之從延寧督臣戴才撫
臣部光先議也於是撫臣張守已以所　頒彩幣召
切盡叩領明年甲戌督臣石茂華又奏切盡比年力
主　貢市功請於所進　上馬價每匹加五金留邊
馬匹加十金故事　敕書屬太史幣帛出　內帑仍
會戎部遣通事武職署丞凡三人齎赴塞上而以大
官治筵宴過之不謂不優渥矣而撫臣張守已又奏
切盡侵及延安出沒之路何哉明年乙亥春三月清
水營法當開市撫臣朱笈使使者召切盡切盡令部
夷我著太等并指揮僉事或收氣黃台吉赴市而又

以馬弱延引至六月自二十九至次月初三又自七
月二十五至次月初三市畢秋毫無犯撫臣羅鳳翔
因制置使以　聞丙子春切盡見西海丙兎同克臭
銀錠著力兎大成及松山賓兎歲在莊浪岔山口鉾
尖墩小市亦請以爲比撫臣侯東萊拒之甚嚴得觧
免及大市則又不至但諸部皆凜凜奉約束唯謹則
切盡指示之功也制置使石茂華請給　敕書一道
正賞一分加賞一分是年秋八月還套躬率百騎餘
赴清水營互市塞上諸將卒以爲曠觀爭覩厥爲何
如面貌即識者亦謂切盡倦于遊而或有橐弓臥鼓

之意乎。切盡益念諸小部及畜産。俱在甘州邊外。討來川。復欲西行。而以我蘭河靖虜。擊刀斗。堅壁未可僋倴出。乃以丁丑春赴西寧。請曰。吾欲往西海迎活佛。欽長生水。庶幾得保殘軀可乎。關吏戒嚴。又弗許。先是切盡約俺荅携衆西援。以求得志于番夷。俺荅雖口許。而實以春秋踰七十。手足不覺鑠殊不欲往。而督臣方逢時又遣一箇之使。奉咫尺之書。遮留王。幸毋往。俺荅退而唯唯。當是時。俺荅方日夜擁美好妾三娘子。坐帳中爲快樂。而所畏懼者。獨惟有死亾耳。切盡善用奇兵。西搶置勿論。忽從中須臾起。而以

迎佛。欽長生聳動之。於是俺荅携三娘子。傾部而往西海。迎佛。燕請開市。蕃茶語在俺荅傳。是年按臣邢玠新得俺荅書。欲爲切盡請給都督金印。則其心喜切盡可知矣。切盡見俺荅迎佛。政墮其術。仰視天而俯視地。自以爲可雪宿耻。戊寅。復聚打兒漢及賓兎丙兎。並赴紅山清水中衛扁都口。鋒尖墩大小市。而使漢關謂我實恭順項之。督臣石茂華。果奏北虜互市已竣。而不知聯翩住牧。聲勢相倚。意欲何爲乎。己卯庚辰入　貢。俱稱龍虎將軍。辛巳春。使夷使撒宇戸把都。以其書徼告我漢颭。言東虜決策犯遼陽。有

狀。不可不蚤自備之。是年秃退哈漢二酋婦。借兵于切盡。切盡不許。壬午癸未同卜失兎那木木丙兎等赴市。是年三娘子與恰台吉爭板升。切盡左袒恰台吉。語在三娘子傳。甲申互市。亦如之。市畢。諸部酋爲切盡請遷秩。乙酉五月。切盡先進　上馬一十五匹。卜失兎以請增賞。不至。語在卜失兎傳。市畢。群河套松山西海諸虜。紛紛藉藉。或欲修築尾剌。或欲寇鈔西番。督臣郜光先使使者風諭切盡及卜失兎。昔年尾剌之禍。爾忘之乎。愼勿復往。二酋對使者曰。敢不如約。廼遣虜騎誠西行諸部。毋輕稱兵。當是時。俺荅

夂嚮嚮囬巢。旋物故。而諸虜又自鎮番龍首堡。載敗旣不得志于内地。又不得志于尾剌。且加峪關諸虜。道逢囬夷。又被鹵略。自是切盡雄心。亦稍稍消耗矣。丙戌。切盡先進　上馬二匹。它悉以次　貢市。是時歸華寺比丘宛冲。習學韃靼畏兀。西番番字。鄉隨切盡傳經譯字。積功勞。宜大督臣鄭洛。請授宛冲都綱。比萬曆初喇叭沙乞例也。丁亥冬。切盡逢霧露死。上從督臣郜光先議。憫切盡勤勞。賜以郵典。是時切盡雖物故乎。然胡中事無大小。無不願以切盡爲法。切盡子姪火落赤等最驁驁。特爲切盡所節制。不得

恣其虎狠耳。臨死。屬其酋婦姚吉。善自保部夷。尤惓惓無忘　天恩爲戒。惜哉。其不講于長生之術也。

切盡姚吉者。切盡黃台吉妻也。在凉州邊外住牧。萬曆庚寅冬。帥虜騎五百往紅山寺。叅佛誦經。已。迺索大賞。不可。竟鈔畧囬夷馬牛羊及糗粻而去。姚吉歲時率其夫龍虎將軍約束唯謹。豈其旋背之。而有它腸乎。唯是裨將馬應時。妻姪剌麻失加。在胡中爲主謀。日夜佐老寡婦發難。無從也。於是以應時逗虜。請論如法。是時副觀察使朱正色。新到官視事。得解免。部使者崔景榮。劾奏當路塞裨將楊濬。　上有詔。降

俸二級。頂之火落赤阻莽剌扯工以爲亂。而姚吉乃與卜失兎莊禿賴等。偕往督臣鄭洛營。牌譬以顯禍。令其自愛。余以爲姚吉必居套中。方思念其夫不置。豈料復從海上與三娘子爲刎頸交乎。乃趍勸俺荅旋。而又恐俺荅不聽。辭以俺荅與火落事告漢關。俺荅聞而喜曰。姚吉言。良是。曩者能將軍導我迎佛飲長生水。令所請佛具在。吾且還矣。請嘗試之。尚庶幾以此不嘗之軀。直比十兆。寧天宮可乎。自是之後姚吉歲與琴賽台吉赴戒清水營。互市如初。

本的大者。切盡黃台吉之子也。歲時從父入市積功勞。督臣部光先數以疏叙錄。萬曆十五年。請襲父秩。詔報可

那木太台吉者。切盡黃台吉之弟也。隆慶壬申。與其兄超胡兒妹滚吉阿卜害。寇鈔凉州。是時切盡黃台方在行間。約束甚嚴。迺移書撫臣寥逢節。爲那木歹等請官爵。撫臣謂那木歹等。不奉漢法。不可以請。居有頃。那木歹等從安遠墩過邊臨城曰。吾欲往西海。漢官何拒之深也。已。迺從土佛寺黃家泉還走塔兒灣。透水塘湖出境。於是那木歹逐牧紅山寺。超胡兒逐牧昌寧湖。明年辛未。又逐水草往肅州。甲戌。遣部

酋哼吉素赴清水營　貢市。乙亥亦如之。明年遂從切盡西旋。春秋入市毋之。

滿克素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之姪也。授我千戶。萬曆四年以來。靡歲不入　貢。撫臣梁問孟。加其忠勤請　賜勅書一道。綵段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自是著爲令。令歲爲類奏。庶虜酋知恭順者。受上賞。

碑馬兎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部酋也。授我千戶。萬曆甲戌。同部酋苦得素來互市。自是歲以爲常。父之與著力兎打正等。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相與議曰。吾等且治喪事。逴河凍而後行。未晚。是歲丙

戊八月也。明年冬，借切盡黃台吉妻妣吉來清水市。
督臣鄗光先奏其條遵漢法，安靜無擾，請　皇賞獎
諭之。庚寅，借母安哈屯來入市。當是時，或收氣黃台
吉女撒木袋、丑氣把都兒妻把素捨吉、賓兔妹忙速
寡婦、切盡黃台吉女阿不害，皆以恭順厲行清水營，
亦一時之盛也
阿著兔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
與切盡黃台吉并市清水營，得我賞賚，極其踰快而
去。自是籍以為利，母厭。庚寅，率其妻姐姐比姑來請
曰，願率酋長之攸行。

折答答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
切盡黃台吉與其女阿不害來市，折答答亦與焉。當
是時，督臣石茂華深嘉切盡部恭順，為諸虜倡，賞賚
獨崇。折答答等鄉　闕邛頭呼萬歲，歡聲若雷。於是
阿不害告于父曰，吾等當世恪職業，無忘此蕩蕩鴻
恩也
滾吉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妹也。隆慶末，切盡黃台
吉西行，而滾吉與火落赤妻比吉、白馬台吉妻成把
都兒協衆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是時切酋妻
妣吉在帳中，而切酋語不及之。鎮番之役，切盡獨慝

阿妹牛馬索佗之水草，請開市，則其雅重滾吉可知
矣。然而胡中實不服滾吉。清水營市，切盡黃台吉雖
死，而其子本的大具在，乃以妣吉為政。顓顓一老寡
婦，左那木太而右炒忽兒，雖號為倔強，亦奉約束。獨
著力兔專好大言，言曰，我得寧夏，爾以橫魔剿殺萬，
掃蕩花馬池，可乎。妣吉掩其口，無妄言，妄言族矣。先
是著力兔母或受氣黃台吉母克太阿不害妻，皆以
夫君子在西海隆萬之間，為之監市，主討者給大賞。
至今稱之。督臣鄗光先以為可以請比矣。於是賢而
錄之曰，此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之妻

打正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與
切盡黃台吉同市，自是歲春秋率以為常。延引至丙
戌，打正與著力兔等謀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
故，打正方治窀穸之事，延大會諸虜議曰，按河凍而
後起未晚乎。是年同切盡黃台吉妻妣曰、并琴賽台
吉等市清水營，自十二月初十至十九日畢，賞賚金
幣有差。丁亥亦如之。督臣鄗光先覈打正條遵漢法，
安靜無擾，疏請　皇賞以寵遇之。庚寅請增賞，不許。
壬辰，孛拜、孛承恩等反，誘打正、着力兔佐兵。于是打
正、着力兔將二千騎與漢軍合戰，裨將蕭如薰殺孛

雷賊氣益衰耗語在孛拜傳是時切盡妣吉傳檄招
打正著力兎東旋曰叱嗟爾毋爲孛酋所魚肉也督
臣魏學曾下令有能斬打正者予五千金賜以將軍
世襲俾勿絕於是打正台吉懼而還套
丑氣把都兒台吉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
萬曆甲戌携其妻把素㭊吉市于清水營明年復至
平虜所索市弗許丑氣鬱鬱抱憤居胡中仰視天而
俯畫地幸天下有變而欲因以起釁壬辰夏五月劉
東陽等據寧夏反廼賫使者金錢并蟒緞白綾各八
純諷丑氣把都兒炒庫兒㭊刺乞濮等兵切盡妣吉

誠勿徃著力兎大言曰吾得寧夏俾爾歲食花馬池
可乎不知劉東陽等兵已在其頸矣吾爲丑氣把都
計勿徃可也
白馬台吉亦清水市夷也隆慶丁卯與黃台吉刑馬
祭天盜威武邊深入我安定清澗之間我師多所斬
獲至萬曆甲戌始與切盡黃台吉市清水自是歲入
貢無乏白馬台吉爲人數反覆與之言順即順言叛
輒自寒盟棄去辛卯夏五月白馬台吉引衆寇我九
塲堡是時　上命給事李汝華廵邊因以其狀奏聞
詔大將軍擣巢白馬台吉懼而東旋於是卜失兎孛

僧從古城出大成比妓沙赤兎從永昌出宰本台吉
從寧遠出三娘子明愛台吉從水泉出卜失兎宰僧
從鎮羌驛出旹鼓掌大笑曰漢兵甚神歸休乎白馬
歸休乎白馬吾亦從此逝矣
成把都兒者白馬台吉之妻也隆慶末與切盡黃台
吉妹滾吉阿不害火落赤妻比妓西搶兀刺塞上恐
虜衆犯邊兵衛甚嚴切盡黃台吉西行誠爲佛廼約
東諸部曰無敗乃公事於是成都唯唯否否
苦素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萬曆甲戌來市自六
月二十七至七月十七歲以此爲期延至庚寅復至

平虜所請市久不報得隴望蜀議者譏焉
駝計阿不害者亦清水市[illegible]曆甲戌與切盡黃
台吉等互市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
二十五至八月初三督臣石茂華使偏裨宣諭　朝
廷恩威宴賚悉如禮是時大將軍下令令不得以兵
器入市毋飲酒毋喧嘩毋爭競敢不如令者罰馬笞
掠之以狥戊子與抄胡兒等棲遲于水塘環兵聯帳
庚寅冬引衆至平虜所索開市於是大將軍以軍法
從事計畫將安之乎
打喇克濮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千戶行事

與脫計同。丁亥乞增賞。庚寅請增市。曩者切盡黃台吉請貢之後。迺以切盡爲非夫也。

讚曰

以余而觀九塞控弦之虜亾慮數十萬。而切盡黃台吉。獨以賢能鳴。豈非鐵中之錚錚哉。而說者謂其導俺荅西行。此不能無罪。余以爲切盡好佛。所上表章。皆杂以佛語。非可以鵂鶹虜比也。假令俺荅非道之好佛。率其好殺之性。受禍當如何哉。善乎史臣之言曰。毋爲禍首。往者歸京永山丹而西進者。非切盡迺火落赤也。顧說者弗察耳。臨終而猶率其妻無背。國恩宜其稱之勿絕也

明愛台吉切盡罕同列傳

明愛台吉者。孫兒計之子也。計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癸未。計死。而請以明愛台吉嗣。明愛爲人標悍而內深。居恒。頷與卜失兎莊禿賴爲黨。雖受延綏撫賞。而張掖酒泉之間。亂無寧日。居歲餘。乙酉。明愛乃與莊禿賴約曰。吾與爾詣漢關。大索宴賞。亦之醉飽而去。不則爾起自神木堡。我起自黃甫川。彼烏敢當我乎。於是分道而馳我關吏。備守甚嚴。弗可入。戰敗而遁。語在莊禿賴傳。自是之後。明愛又與卜失兎等橫索燕賞。漢關堅閉如初。已又與威畫從水泉關門闌入我內邊。我師生獲忽爛殺大二人。奪馬五十騎。於是

撫臣梅友松及按臣連格。傳檄虜王大畧言。明莊二酋聚黨。以仇死剌乘機而掠河西。託貢市之虛名。恣驁驁之故態。此漢法所不貰者。爾令其悔禍。蚤自東旋。不則我以大兵搗巢。吾不爾容也。虜王隨布告期語明愛。乃佯對使者曰。敬聞命矣。先是阿計大敗于鎮羌堡。被圍。諸部夷多中鳴鏑死。我師奪獲橐它驢馬六十有奇。阿計大求援于明受。明愛曰。我趨告漢將軍。請還爾馬牛可乎。於是使夷使教入等來告關吏好謂夷使曰。誰奪爾馬牛。曩是我所殺獲。今已死

矣。所不死者。殺騎具在。阿酋能改轍。賞以退還。明愛聞而愉快。可知矣。迺率衆還巢。如約。然而語言實不遜。是時流虜火落赤。方蟻集捏工川號召。明愛曰。爾來。吾爲爾報水泉門之恥。於是與莊禿頼等。因畜隨水草。至河西甘州高臺休舍。是歳庚寅八月也。其九月。從擒力克攻我和政驛。語在擒力克傳。其十月。革明愛市賞。必獻所鹵畧人畜。然後予開。明愛具言曩時甘州之役。夫豈無故。彼迺殺我酋長。畧我馬牛。我不過輕重報之。且塞上業已罰治我九九。今又革我市賞。何爲者。於是退而欲寇鈔我神孤二堡。諜者以

其狀來告。督臣迺下令。戒兵搗巢。明愛懼而獻所鹵男婦二十二人。槖佗馬牛羊四十四隻。并罰治馬牛羊八十有一。曰。諜者言非是。於是督臣給曩所畧部夷五人。令開市賞。曰。所不如令者。吾以頸血濺爾王矣。是年明愛有弟曰禿闞台吉。亦以監市授我百戶秩。後求轉遷。久不報。頃之。督臣梅友松又以景古城之儆。告稱明愛聚兵在東堡。異哉。倏徃倏來。恐不能保首領。以歸厥後。撫臣賈仁元使使者偵之。迺信明愛方在套。倘亦名所同乎。不然明愛且兵在其頸矣切盡罕同者。明愛台吉母也。住牧神木堡。萬曆乙酉

夏四月。毋子受我宴賞。居二月。復至瓜園黃甫川。請乞大言漢不我與。我惟鳴鏑鄉漢關彎弓而射耳。是時莊禿頼闌入永興堡。盗邊我。發兵奮擊。大破之。撫臣梅友松下令。先革其市賞。然後請語如法。繇此塞上跡莊禿頼亟。莊酋懼而亾匿。切盡罕同親莊酋本枝。恐禍且及己。頗怏怏怨悔。將莊酋牛羊。殺食幾盡。而莊酋亦心忿之。無敢出諸口。於是索切盡罕同。幸爲我款塞請罪。語在莊禿頼傳。初莊酋鑚刀說誓時。切盡罕同俱在。未幾而莊酋約棆尾刺。切盡罕同唯唯。左右問曰。盟誓在耳。而旋棄之。縱不自愛。柰漢法

何。柰神明何。罕同曰。吾所徃。在海上。今而後。不敢以一矢蹂轢彼漢塞也。

讃曰

以余而觀海上諸流虜。動稱圖尾刺。余始爲尾刺危之。及威正恰爲生番射死。然後知尾刺未易圖也。明愛毋子。得罪于漢關。幾就縶者數矣。而以款塞伏罪。幸得以觧免。然而尾刺之行。復何爲者。毋亦藉口以爲辭。慎乎哉。幾再忘其身。悲夫。

莊禿賴孟格台吉蟒素兒拓不能列傳

莊禿賴者。紅山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居神木孤山關。廣饒水草。月赴清水營一小市。然而莊禿賴不自憭也。萬曆乙酉秋七月旣望。越堡而來。大言非增賞賞不貢。非比宣大不市。竟帥虜騎千餘大入。邊還走末與丘家梁耕夫賀汝仁。辛汝東中鳴鏑死之。鹵張朝佐等二十二人。奪牛六十五隻。驢四十八頭。羊一百五十隻。馬二匹。裨將文登雲。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邀駒雲之道。而叅將陳愚聞徐仁威遊擊張岡周鎮兵四面雲翔而至。分左右奮擊。皆彎弓發流矢中部

酋掙罕。墜馬。執之。射死賽汗恰等二人。奪馬牛弓矢以第。於是副觀察使洪忻。請于撫臣梅友松。言狀。乃下令。令先葦市賞。然後以大兵搗巢。居五日。莊禿賴聞而惶懼。卽同母弟使夷使打郎太等四人。款關席藁而請罪。總戎賈國忠謝絕。嚴不內。莊禿賴叩頭乞哀。始延引入見。其言禖兒都司小種。依阻神孤之中旣不我容。已而索賞。而又奪我馬牛。繫我部夷。我計窮。無所復之。我是以有來與堡之變。幸太師哀憐。而以所奪獲。俱乞擲下。今誠願罪贖。惟太師輕重布之先是萬曆十二年。莊禿賴新從海上來請賞。撫臣憐其久勞苦。許于孤山木瓜園清水黃甫川四堡。予賞各十一分。大約歲費二百九十金。今復走神木。索增四十分。當費金一千有奇。撫臣梅友松以爲許一莊酋。而費金如許。有如諸酋園視而起。後將柰何。乃決策繩之以法。莊禿賴懼而匍匐走高山匿劉帳中自如。令諸酋遞覘四維。望見漢兵僕僕來。輒鳥徙若蜚。是特明愛台吉毋切盡罕同。守漢約甚堅。以爲我爲覘。爲漢兵誠至。汝去。跡且索我營。我其何辭以對。不若復款塞以請罰便。於是切盡罕同亦到邊。總戎臧大觀。以爲切盡皆相濟爲惡。法所當並治。切盡大驚。

通因禿退台吉。請罰如初。督臣部光先。幸許其悔過自新。於是聽莊禿賴以所鹵掠人畜。獻見塞下。已而定綏賞罰。索化二隻。馬二十一匹。牛五十四隻。羊一百六十七隻。莊酋乃鑽刀誓曰。所不如約者有如此刀。是日部與開市。而所聚掙罕。先時殺我使者高武法當死。今亦鮮免。莊酋叩頭謝恩而去。明年丙戌春莊禿賴約部酋往西海。聲欲搶番剌。其秋與切盡黃台吉　貢馬。覘他部獨先。說者以爲莊酋前倨後恭馴謹可知矣。而不知番畢乃公事。政欲往面寧急也頃之。果刑白馬祭旗。與著力兔偕行。督臣部光先使

使者傳檄止之弗可而會扯力克請封令其能約東
套虜勿西犯然後予是年莊禿賴使夷使板龍恰問
訊活佛活佛言爾爲我告莊禿賴愼勿西來歲月日
時皆不利于攸徃於是案兵暫休舍明年丁亥秋莊
禿賴翻然與諸虜約曰賴佛之力毋蹈迷途今其可
矣乃從沙樹硤直奔揷地硤然後東南行意在略生
番于時紅帽兒番且令爾加及其弟剌卜兒陰爲之
羽翼以故諳識險隘昝唖族懼而奔入漢地李家莊
得免莊禿賴以爲漢闘不宜匿番引虜騎圍堡望見
我塞上權火通于酒泉偏魂分爲二枝一枝從紅崖

兒峭直走燕支川一枝從沙塘川出塞走哈喇只溝
及紅崖子溝已而復攻李家莊李家莊故無居民而
惟一二生番竄入其中我師鼓番昝戰昝唖族速哈
隆斬虜首一級馬其冲灼族奔薛爾加生獲一人斬
首一級紅帽兒朴及斬首一級巴咱族奔爾加斬首
一級奔薛爾加斬首一級莊禿賴益抱忿以爲吾不
得志於諸番漢則使然顧吾豈肯休哉於是引虜騎
從沙塘川過白朶腦搶至小溝堡畧我馬驢六百二
十頭生獲我男婦二十四人於是征虜將軍曾光祖
及孟孝臣等重甲循兵卽邀其歸路莊禿賴率精騎

數百搏戰自未至戌且敵且行行至廟溝口千弩俱
發諸虜應弦而倒我軍膽氣益壯斬虜首百餘級奪
獲馬一十六匹及所鹵喀馬牛羊五百三十六頭弓
矢匕箭旦日日出當路兵五合六聚如雨莊禿賴與
歹牙乞火落赤弗敵卽日請降先是剌卜兒斜火落
赤犯南川爲我兵梟斬於是禿賴賴等遂歸罪于剌
卜兒乃奉頭鼠竄而去去水塘湖曰此我分地乎居
有頃而以所鹵陸得會四人送奉至塞然後約卜失
兎炒忽兒等赴紅山市約東諸部唯謹塞上見莊禿
賴狙詐所言輒背叛弗內莊酋實濵滷負媿適以戊

子正月待罪詣板橋已而依炒胡兒逐紅寺爲居是
時通化亦郎二倘不郎以肅州之敗抱憤陰謂莊酋
不宜歸命爾其興兵請奉弓矢以從觀察使邢玠乃
以事告于撫臣曹子登卽使使者曉譬炒胡兒數禿
賴諸罪明示以生活丹青之信不則大兵臨巢如反
覆手耳炒忽兒懼而移旨寧湖去莊酋二百里而遥
而通化亦朗二倘不郎且徙帳去矣皆非復前日倔
强狀先是莊禿賴以炒酋爲腹心通酋爲爪牙今見
二酋引衆遠去塞始懷集服而副總戎許登瀛兵則
巳趨仁壽遊擊陳楊兵趨東樂叅將陳達道趨新河

莊酋愈自疑畏乃使切盡民安兎等獻馬四匹至鎮
城督臣郜光先幸許諾莊酋令夷使牽馬魚鱗而入
莊酋而後乃今而知漢法弗可再赦矣督臣實知莊
酋荒服無常時降時叛特以獸畜之已丑秋莊禿賴
果犯肅州我兵生獲忽爛敖巴二人庚寅順天丞李
楨上疏請雍虜書多不載是年秋八月莊酋偕炒胡
兒等至甘州高臺黑城之失我塞下被鹵者凡六十
九人羊六十頭又不報故事大徼特奏小則類報兵
給諫張希皐案劾之已而部使者崔景榮議互市請
罷遣使傳調及事竣叙功之法先是莊禿賴市賞久

華督臣鄭洛遣使譙讓之曰汝科賞以佹尾剌乘機
而掠河西罪當誅今許汝自招還巢我其開賞如初
是時卜失兎母太虎罕同亦爲其子請罪莊禿賴復
懼而徙昌寧湖昌寧湖者襄炒忽兒所住牧也其冬
督臣梅友松奏留衞州入衞兵二枝以備虜然而莊
酋開賞已有萌芽矣而洮河之儆則又言威正明愛
陰佐之邊吏案之威正卽莊禿賴也莊禿賴實在昌
寧儻亦名所同乎事聞　上有詔許開莊禿賴市賞
亾何兵尚書張佳胤則又案督臣郜光先疏曰莊禿
賴與卜失兎復欲西行適晉之于神曰吾等爲尾剌

而去神其祐我乎倘其計果行市賞又復請罷矣晏
者督臣謂莊酋荒服無常時降時叛君子謂彼爲格
言也

孟格台吉者莊禿賴子也萬曆丁亥冬套酋卜失兎
以孟格台吉及卜打失台吉來請故事虜酋監市積
功勞者授以官爵宣大則答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
夏則苦的大等七人卜酋引以爲比先是甲申秋孟
格業已疏請俟録於是督臣郜光先請給冠帶視百
戸秩以爲部酋奉法者勸

蟒素兒拓不能者莊禿賴壻也萬曆丁亥冬督臣郜

光先先録紅山市酋首三十四人當是時卜失兎以
都督同知至炒忽兒莊禿賴土昧河不害圪塔台吉
以指揮僉事至阿拜戸拓不能耽蔵捨吉以百戸至
衣冠雄偉揚揚甚自得也而獨蟒素拓不能未授秩
督臣憐其父苦勞請于　勅賞曰恪共爾位我　國
家不惜百戸爵以報爾忠順爾其欽承之毋怠毋忽

讃曰

莊禿賴故我市虜乙哀于延綏而稱兵于甘肅豈不
狃詐哉顧華之未幾而復者踵至莊酋乎莊酋乎不
無易我漢法余嘗窺其始徼靈于佛繼申盟于神行

事所設施亦非輕率者。繕番盜塞。實明愛卜失兎爲禍首。假令如子皆孟格蟒素。寧不有餘榮哉。覈者制置使不甚督過。而以獸畜之。有以也夫。

炒忽兒卜打什台吉列傳

炒忽兒。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秩。與切盡黃台吉。同市清水營。萬曆丙戌。督臣郜光先。疏奏炒忽兒誠諸部毋擾。明年丁亥。督臣石茂華。又請　勅書獎諭。炒忽兒爲人慓悍。陽順而陰叛。歲時所與遊者。左卜失兎而右明愛。絕不聞忠順之訓。是年卜失兎臨市橫索。不遂。棄我並宴而去。而以部兵屬其弟阿只兎。偕炒忽兒聚牧樓鶩山。當是時。小酋黃花成。三路台吉。拓不能與喇麻僧及阿計大反言。亦皆以增賞請。炒忽兒遂享小羊黃酒。大會五部兵馬。而申之以後言曰。漢不我增賞。我與汝其起榆林神木乎。語在卜失兎傳。明年戊子秋。卜失兎款塞待罪。而炒忽兒亦以吉能法令。至榆林叩關曰。阿計大之役。吾罪誠當誅。幸爲我告太師。我以牛羊贖可乎。寬假我三月。牽馬而至。居有頃。諸酋聚于紅山請罰。罰炒忽兒三九。從夷法也。於是炒忽兒歸怨于圪塔台吉。今吾食盡。馬羸人饑。而漢不加哀憐。我等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圪塔台吉曰。爾無我怨。我與汝不妨再舉。是時師婆喇麻。爲諸酋所敬信。謂今歲不利於出兵。爾等當自愛。慎勿復蹈故轍。炒忽兒始遒悔禍。以爲不若具

以實徃告太師祗索重賞而去先是切盡實台吉忠
實而能文宣大茸寧諸虜每一發難輒譬諭如法胡
中至今思之不衰撫臣梅友松引以曉譬爾能勤法
切盡漢亦以切盡遇之炒忽兒叩首請曰敬聞命矣
繕甲聚兵要求無已此廼鄉者切盡所羞也
卜打什台吉者炒忽兒之子也與孟格台吉鴈行萬
曆丁亥冬督臣郜光先爲卜打失與孟格請官秩而
謂兩酋監市久春秋積功勞先臣曾爲之紀錄於是
議授百戶　詔報可當是時格父莊禿賴以黠鳴炒
忽兒以猾鳴兩子出入兵間皆不聞爲之羽翼識者
心竊寡之切盡又物故君子惜其不聞忠順之說也

讃曰

語曰利誠亂之始信哉是言也炒忽兒始與切盡同
市娓娓無所發明厥後身爲酋長左卜失兔而右明
愛盜邊要賞何日忘之乎其子卜可什監市著功督
臣爲之請爵賞於阿貐人言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卜
酋幸免之異哉

或收氣黃台吉捨剌乙搽通化列傳

或收氣黃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指揮僉事每一臨市
或以母或以女或以母舅逓把捨或以男养孩捨吉
俺得箇捨吉或以部酋撒木袋反土明提摀老小繼
頁而至萬曆甲戌督臣石茂華疏奏官民易虜馬駝
騾牛羊凡四萬二百八十有三頭矜矜競競駛牝如
雲極一時之盛也賞賚有差故事酋長以事出而代
爲監市者法得與賞以故妻黨忻忻皆因而爲利關
吏問或收氣黃台吉安在諸酋對曰阿長西捨兎剌
久未旋

捨剌乙搽者或收氣黃台吉之長子也萬曆辛巳秋
七月督臣鄭洛請襲其父指揮僉事久之與威正恰
麦力奇青把都西行直走延寧寇鈔番族虜劉漢人
省襖兒都司部酋俄大毛大爲之於是革其市賞先
是俺荅徃西一時在事諸臣聽由內地辛至遺晋尊
子丙兎并著力兎等入枝盤擴呼乳督臣郜光先慨
然追論之　上有詔追奪世彦侯東案誥命降王國
勳三級是時捨剌乙搽與麦力哥有隙督臣使諜者
離其黨與促之還塞所遺邊外請小虜艮大兵搗巢
款塞待罪而捨剌乙搽亦使夷使帖兒湃請于撫臣

梁問孟曰往時寇鈔肅州者實叜力哥爲之何遁歸罪于我哉然亦不敢推諉悉聽罰治先是叜力哥服罪罰橐佗一頭馬八蹄羊十角來獻索擒虜小剌靴虜俄大俄大者遊擊范子忠等建虜也我塞上榜掠之四十罰馬十六蹄橐佗八頭牛四蹄羊四角遣歸撫臣下令曰吾亦以叜力哥遇爾亟以毛大來獻吾其釋爾請復爾市賞捨剌乞捺曰毛大與抄胡兒西逝矣於是罰捨剌乞捺而恕毛大

遁化者捨剌乞捺之姊夫也萬曆丁亥與其岳父寇西海假道由內地出先是撫臣梁問孟創置令箭夷

酋往來必驗使迎送執之以爲符驗然後可遁化竟不遵此法強走卄寧語在捨剌乞捺傳戊子春遁化益憤肅州之耻欲畜報怨而力又不逮遁主使莊禿賴反已而虜欲征莊禿賴遁化輒先自徙去語在莊禿賴傳是時亦郎他卜浪亦捨剌乞之姊夫也兩人相與爲刎頸交出入必俱厥後亦郎他卜浪獨脫身去倘亦有鑒見之哲乎

讚曰

余觀或收氣所與出入者非其族類則亦戚屬毋乃硜硜自保者乎肅州之役說者謂捨剌乞捺與兩姊夫爲之而不知乞捺等不過因人成事者流余以爲肅州之役有著力兎在也厥後又從莊禿賴反然旋反亦旋降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或收氣等父子姊夫相聚自保率有味哉率有味哉

督師紀略十三卷

〔明〕茅元儀撰

明末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督師紀略序

往高陽公之身請督師也　熹
皇帝命之曰漢唯孔明唐則裴
度訓詞鄭重蔑以加矣高陽公
當潰敗之餘驅東西孽虜整頓

歐脫四百餘里駐師右屯遊騎
出入三岔奴一夕九驚自遼陽
徙瀋陽復營窟塞外幾幾遯匿
矣此其功名較祁山之營壘天
水之嚮應何如哉乃內格于璫

璫外格於娟相耳食附炎之徒
又從而揶揄之勞瘁憂懣幾于
盡瘁而下無韓弘以為都統李
愬以為前茅縱有總愈猶孤掌
耳而璫勢相威蔽　主上於重

翳玩　主上於股掌雖有烈火
燒心衆鏑叢體之懷不敢敷陳
當宁其難易又何如哉僕本以
徵書起家會時之急遂為特將
高陽公以其謀謨可佐萬一遂

入叅軍事出領中權拮据三載

同忤時以去㬋鑊餘生復搆

聖朝記憶往事與同幕鹿子伯

順輩纂輯成書庶以示之來玆

夫有亮度之才亮度之遇其難

易尚如斯也而况于它乎

前贊畫督師軍務翰林院待詔

茅元儀撰

督師紀略卷之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天啓壬戌正月廣章棄　朝廷震悚言者薦講
官孫承宗章數十上先是辛酉遼陽破御史方
震孺薦公銓部擬以佐樞　上以在講筵不允
是年熊廷弼王化貞爭戰守不决識者知其兩
不任屬意於公故兩人逃則交薦公　上命以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蓋二月初

十日也公辭不允既入閣　上即令暫掌部務
蓋是時兵部尚書張鶴鳴出視師左侍郎王在
晉署部衆知其不能任故意欲公以閣臣攝部
事如張文忠孚敬高文襄拱故事故　上即傳
旨至閣公復辭不允以辰入閣午入部仍以侍
郎承旨公入部即疏曰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
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之才兼幾分癡騃之
性决不肯妄承於身蓋所謂癡騃者習聞忠君
愛國之說不狥人情不聽私囑投之賄必告於
朝遺之書必聞於衆其懃懃懇懇期於集思不
以護黨期以廣益不以植私故能勞怨不避毀
譽不聞不化長安之習性不顧從旁之蝮口乞
皇上飭勵諸臣勿角口語勿事虛文司兵馬者
不得恣意於不可爲而不顧供應之難司錢穀
成造者不得刻意於不可減而不顧星火之急
即科道諸臣事必盡言言必盡事第入有賢否

事有緩急須身在事中者詳酌輕重悉心料理
以副言者之籌策蓋諸臣望臣以必行且望臣
以必可行臣望諸臣以必言抑且望諸臣以必
可言惟必可言乃必可行世入厭多臣覺厭少
矣是時兵部與戶工日相爭執推諉以誤軍國
而言路各欲行所言不盡售則隨擊之其所言
者又多不可行故首及焉中外改色又請重武
臣之權略曰昔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

荏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大破常格弗拘資序、又不得偕破例以狥情分至於武吏宜精擇將略、不拘曾荏戰陣曾爲大將亦不拘文武、宜令兵部詷諸將才望者偏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凡偏裨而下

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令其自擇所意氣相孚者卽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卒、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爲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俟軍費不得制其師、蓋兵之精不可以事窺粗不可以理解而文吏不達時勢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靮而不得展、凡將吏所以御士卒

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爲笑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攝登津不必更爲兩蛟之淵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惟是去文吏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旣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罪年來經撫而下、多起於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貴蓋予以不宜得之榮

實予以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巳是爲文犧旣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遼事畀之小勝小衂皆弗問北際西虜、東聯海防無諱於所未效遂以爲不可嚮、而城堡有所復卽以其人畀之略法黔國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朝廷特資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至於京營之濫久未變易、懼其徒類盛而易譁也臣以爲先精簡其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淸其拜座

主之費倣古伉健升爲親軍而後徐責其疲病益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至於淸詐冒但責其着役有人使强壯卽冒亦當予粟以爲弱則眞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爲老家總如宋初升籍之法更宜發數萬金令近畿兩三百里外儲米豆爲備無太近都門備而不用便可平糶以惠窮人而官饒其息如淮上當南北之衝當以總鎭據其上遊四川之亂其乘亂之民

多於賊法當散以孤之但兵變原野議紛廟堂此往代失着言出而告稟擬之不速旨下而忘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蓋法非一人之法必　皇上先立身於法以與天下共繇於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於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於奏成以息衆議之紛　上嘉之又疏請問謊臣以振起人心是時四川招兵給事明時舉

原缺第六葉

何以服本辜何以服天下抑何以自服其心於是二人之罪定至乙丑逆璫竟以蔣應暘事以不執戮廷弼致今爲口實服公之先識云是時經略熊廷弼遠尚書張鶴鳴以視師往非專官廷推解經邦經邦辭遂削籍再推王在晉在晉苦辭人以經邦事挾之不得已往至關卽歷數永平西至通州之可守者以聞人云其意欲棄關以捐重任矣頗籍籍或以語之於是議築重

關於山海關外八里鋪其意卽守關亦非所樂勢不得不守而又恥於茫關無所爲則入將議之而金錢亦未可遽請欲問關以外則所不敢於是欲離關八里復設關其說以外關破內關尚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其工四千餘丈爲費百萬而城樓等不與焉疏上　上許之先發二十萬已肇工矣監軍道閻鳴泰袁崇煥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揆葉尚高在晉之所倚任者

其分理軍需兵部主事沈棨贊畫軍需舉人孫元化所與估工建議者也亦陰以不可聞於首揆首揆出四牘示公曰是不能臆決我將親閱焉公曰是宜宗往其敢煩首揆乎是時六月十一日也公大病方小差疏請於十五日單車就道而以職方主事鹿善繼贊畫中書舍人宋獻隨行　上大悅公攝樞凡百餘日所條畫數百事俱切時弊如解蜀圍平蓮妖皆出自公籌畫

別有紀不載公既陛辭行至通州念曰撫虜之議未決是不可不取道密雲一晤制府是時兵部尚書王象乾先於辛酉出行邊遂晉制薊遼欲用百萬以撫西虜而責以禦奴廷議紛然故公往密籌之是時又方有十三山之事當正月間奴酋渡河王化貞望風走將領孫得功及諸生冀具香亭迎奴酋入城奴尚疑詐也偵無有始入大掠子女玉帛恣酣暢第四子河干貝勒

卽今酋也與其第三兄請曰經撫並逃千里無人嚴東震駭京師內擾不乘此長驅豈以京師華實不如廣寧耶奴酋曰我姑享於此大業枉爾輩爾自將以往於是盡以精兵配三子是時寧遠以西俱爲廷弼驅廣寧以西如右屯如義州如錦州如戚家堡俱尚城守三酋令降入下右屯盡徙其衆以東戚家堡人懼遂全城降西虜奴慮錦義未下下令曰凡髡以從我者俱安

堵如故虜闌入人家動一芻一粟及睨覘子女者俱斬民大悅俱髡以從三酋乃按兵前進大兵至杏山前哨已及翠巖山矣翠巖山去寧遠止四十里耳奴三子若有所見蓮墮馬死河干馳急足白老酋老酋懼遂命徙錦義之民以東於是姦殺橫行矣義州民不勝憤半復逃回城半據十三山以拒奴率大兵攻義州義州人殺奴累萬奴終屠其城據十三山山城者可四萬

餘他據前寺山者又萬餘據查角山者亦四萬餘約可十萬俱在二三里間奴以全師圍之主者爲大俠楊三三以人衆使畢麻子生西門而身主東門又以畢麻子之兄畢三主前寺山弟畢五主查角山楊三勇烈得衆心故奴集八王子兵攻之弗能克賊逼山三必逐之得始已故賊爲長圍日則分哨夜則列炬爲守無敢仰攻一日楊三逐賊道遇劉伯濉伯濉者故廣寧太

學生降於賊使督右營鹽伯濉故與三交見三泣曰我被逼於此日夜何敢忘本朝子死守辛苦苟何所需當以相濟楊三叱之曰爾果不忘天朝乎何不速爲計曰固也俟其隙當與子夾攻楊三曰我十萬之衆資糧民窖時出爲運虜弗敢迫也所患者少鹽耳伯濉曰是不難當於今春運鹽過山下子來見逐我棄去以無疑虜遂相嚙指爲誓是夕饋鹽果如期畢麻子者夜

人也以兄弟各長帥欲奪楊三柄遂紿其衆曰我屬今爲虜矣楊三入劉伯濉餌將以爾十萬贄博孤山矣孤山者虜中總兵號也衆信之遂各治兵攻三勇驚衆不敢逼畢麻子邀父老拜之曰我誤矣山城得有今日楊三郎力也奈何兩虎自鬪乎父老曰固也得如是十萬人幸甚遂爲講解於三三曰始事者我也我降得死所乎畢麻子疑我亦忠義也今旣白當撤備備甫

撤畢麻子卽麾衆殺之併其衆自楊三時卽募死士請救關內時在晉爲經略若弗聞也至畢麻子時屢令陳天民等請救十萬忍死待且六月長安籍籍聞之矣公曰此天所以資我恢遼也奈何棄之故至寄雲謀於制府王象乾曰須見監軍袁崇煥請以五千人出守寧遠去關門二百里其去十三山者不足二百里使駐寧遠以壯十三山之勢別以驍卒救之便則因據錦

義不便則退保寧遠奈何棄十萬以餐虜抑快虜鏑乎象乾曰然但關卒方風鶴主者未嘗鼓其銳豈能出乎當發護關揷漢虜之勁者三千以爲護公曰當至關與經略速議之取道盤山而出途經永平內徙遼人塡集啼饑號寒蓋是時郡邑不容遼人而遼人奸黠者亦爲郡邑苦公乃命發穀稍賑之職方鹿善繼請於公曰每言細奸匿於遼人寧遠無近今擁關而居將何

止乎公曰是誠然然我寧終能棄遼恢遼而不以遼人孰爲當外徙者故寧近無遠欲以爲遼資也六月二十六日抵關閱新城其去舊城八里耳其他口可入者則猶在八里之外經略度守新城用卒四萬使其不守則四萬人盡矣委之虜乎抑關內關入乎在晉曰三道關可入也公曰如此則賊至人思逃如故也又安用重關在晉曰當爲三堡於山以貯潰者公曰如此又

安用重關公欲具短服快鞋策馬歷寧遠覺華蓋闖鳴泰主寧遠之議而崇煥佐之在晉力持不可而逃回監軍張應吾邢愼言佐之公以重關無用易見也其寧遠覺華果迴環向背扼要當衝非親度不可見而在晉以死固爭曰出關一步皆西虜矣前哨將左輔名駐中前實身在八里鋪關以東寧遠以西五城二十七堡止此一城一堡耳鋪故無恙中前城亦前棄而近緝

之僅兩破屏耳脫元老出必不虞主兵者何以報　明天子惟有伏劍死耳公曰是不然東奴哨馬闖在杏山去寧遠尚數十里也其西虜以護關來卽戎心叵測豈遂誰何在晉涕泣告又哀乞偕行幕僚于是至中前所而止在晉後數年聒幕僚宋獻而語之曰向在中前曾與君共患難也公自登中前城遙見寧前形勢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峙海中與寧遠如左右

被可以扼奴之用水而且得展我之用水是必不可不守然欲其意自在晉發之可以無二三乃虔心告語凡七晝夜而在晉終腷臆不應公嘆曰使病軀不死無可讓者矣乃復出關入一片石以一片石爲關它衝耳在晉從公復力言之在晉曰覺華島以閻監軍議已發兵千五百戍之矣其寧遠之議當姑守中前益張應吾曰孤兵在寧遠大寇來誰爲應者邢愼言曰知其

卽當守而先後緩急當辨故在晉主其說公曰孤軍不足應敵誠然倘我不守而賊以一兵據寧遠一兵據覺華是將急之乎緩之乎是卽可緩而十三站之義民數萬可緩乎不如守寧遠而來義民擇其強者爲兵餘以屯牧無使賊既不得遠誅而忠義又不能援數萬之衆盡化爲東西虜而益之助敵在晉堅持不可應吾曰卽可入而吾虞其姦而將殺之況援之耶公知其

意不可奪乃始黽勉歸閱薊鎭諸口從夾山中行至建昌大雨乃留七日先以關上形勢及諸當行當罷事宜暨撫慰遼民與窮塞水災入告公所云關上事宜于守關則曰不如以百萬之金錢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覺華相犄角而寇窺城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卽無事亦且驅西虜于二百里外以漸遠于關城更

以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於撫虜則曰偕巳往模着動費百萬而不以爲要練如督臣撫夷用夷之說則臣種種有疑所云虎酋之助順兵動則犒賞及吃食可二十萬而以夷兵二萬守邊歲該犒賞三十六萬酋之助順以何時數約之而未有定期得無以謂賞之兵閑于邊卽爲助順乎曰助有必主我以何時以何將何兵從何道出應之而但曰助順又曰塞上增兵二萬歲

費芻餉一百九十四萬如募兵又不能不撫虜歲費銀二百三十四萬八千而用虜止費一百二萬臣又疑用虜而不能去兵也今之五十六萬者以今歲進兵而一用之乎將歲仍爲額也歲百二萬巳不能繼而恐又終不能去兵得報乃謁定慶二陵而入是七月二十八日也上遣中官頒賜銀幣羊酒且令仍辯樞公疏辭樞務不允前遣行時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公至此凡五辭止允辭官公始拜服之

督師紀略卷之一終

督師紀略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八月初九日　上御講筵公乃面陳邊事遂極言在晉本末　上大駭令具疏聞公疏曰大約臣之意實着在及時立練精兵而練兵在精簡良將其道在有沉雄博大端謹精詳之大臣力去逃官逃將以洗天下之心而新其耳目仍以用毛文龍用西虜爲虗活之着蓋文龍之着實

而力未卽能奏故同爲虗其主意在守而其守在力修戰具其戰具在關而其提撥全鎮之精神在關以外塞之土雖陷關外而當有聯絡關內之襟期塞之人雖奔關內而當有安頓關外之籌策議不在同而要在盡天下之情以竭其智謀或有異而要在研天下之幾以集其成經臣王在晉精勤有餘而筆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袁崇煥英發貼實綽有擔當自顧爲大將臣取其志尚欲練其氣閻鳴泰沉雄博大有之端謹精詳亦有之然而成色未滿八分又聞諸臣言新侍郎王之宷舊淮撫李三才宜撫王之臣可備經略之臣而臣未見其人當此間不容髮之時臣已不顧其性命何敢復問世人面皮蓋臣至關而眞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化爲強將強兵加之種種着數自可爲計無人爲主卽終日終年調兵調將加之百文龍萬西

虜十重城千道塹終是隔靴搔癢獨是承前人蠱壞之餘正秋高馬肥之日一接手而天下事不可知卽任者爲懼而任人者寧不懼臣以此身付之矣　上卽召還在晉以爲南樞委公一意擔承緊要事宜應會各部或本部徑行不必覆奏公嘆曰經略去矣代者且將奈何以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我乃拜疏曰　皇上急催更易

經略一時諸臣同心憂國無不悉意商確而目前人才止是如此但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束伍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鑿口口聲聲俱說要守而將不簡兵不練何以為守西虜決非守關之人逃將決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時逃將之破冒逃道之籌策寧足問乎杏山數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為夷虜

關城數萬之流人豈可忍其盡為溝瘠而方且釋最急之計與可緩之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為西虜之幕場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於關而逃官難於色也可乎蓋精意綜核於瑣屑神情凝滯於偏枯認不可憑之數以為遠大而反失其目前略不可忽之機以為目前而又失其遠大倘不可任之人以為公勤而或隔于忠計聽不可信之語以為忠計而更疎於公勤在晉業蒙　皇上召還矣然而代者實難其人今舉朝皇皇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可應其求即臣所疏三四人臣所未見者既不敢任耳而臣所久識者亦復未盡滿心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臣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為不可知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如奴來窺關必不使匹馬橫行

如賊稍斂輯臣當提掇全鎮之精神如遼人可用決不敢以眾疑而槩棄西虜可撫決不敢以眾信而遂憑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廟　光廟之生成也　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各處軍務俟功有次第即召還朝仍給關防勅書以便行事勅略曰前屯中前所等處尚可掀守亟宜經理

其寧遠廣寧暨河東舊土漸■恢復內安外攘
夙稱重任出將入相尤鮮兼才惟卿以畓勿贅
襄之臣兼干城腹心之任旣謨謀於帷幄復莞
攝乎戎樞今且秉鉞以統元戎建牙而分外閫
安危之任實爲一身朕所倚賴亦惟卿一人漢
則孔明唐惟裴度卿其勉建勳猷除兇雪恥以
標名麟閣此首揆葉少師筆也公疏請以職方
主事鹿善繼王則古以原官順天府通判杜應

芳升武庫主事隨行前請帑百二十萬爲遼用
上已發五十萬貯部請復發三十萬疏略曰數
萬枵腹勢何能久有罰無賞法何能行但决不
敢妄費一錢臣誼在弼諸今以邊急督遠闕廷
自念天下所極難在兵而兵所最難在東臣不
揣材局若冒任其難然一簡良將便得精兵規
模旣定便可就理乃若仰贊聖謨下調與望則
諸臣之計安在天下爲難而臣所計安在一隅

爲易也　皇上躬天地神明之統每事俱快人
心每事俱當天意是　皇上計安天下在幾微
爲難而臣所計安一隅在枝葉爲易也臣願諸
臣佐　皇上力爲其難而臣亦不敢自外諸臣
以圖難於易　上嘉奬允議於八月十九日陛
辭　上賜尚方劍銀幣坐蟒令百官吉服入朝
閣臣俱送至■門公念自古取遼必兼用青冀
今雖經理於關而恢遼全着必資於海途次遷

安卽拜疏曰今屯大兵於山海以選將練兵爲
實事以東連西結爲活着以東嚮敵爲正而以
時乎彌串時乎廣鹿時乎覺華爲奇益用力肘
腋肩背之間以繫其腹心其應不得不分其救
不得不急我方在險而運奇彼寀得履平而嚮
正縣登萊而東北於虜之入穴近卽牛毛嶺險
要而虜不能不念也縣登萊而直北於虜之出
路近卽四衛不甚愛惜而虜又不能不念也全

覺華彌串既各有人便可以登萊兵將爲四衛之計因薦山東人趙佑令謁見閣部以商方略葢三方布置自廷弼創之然廷弼之意卽關門亦止爲守況天津登萊乎公意以我欲恢全遼必先復金復海葢南四衛葢四衛在三岔河東而實全遼膏腴之地遼西七百里北山南海寬者不過數十里狹者十餘里耳其舊鎭遼陽在河之東然開原鐵嶺一帶俱切近北鄙地亦荒

瘠唯四衛膏腴而又近海遼之所以富實以此奴自破遼陽四衛卽沒於虜及破廣寧全遼盡失然使自河西步步爲進地遠難於計日而於虜無切近之災我竭力以徐圖彼猝至而遽敗矣如自四衛入則置刃於腹而且迫於遼瀋彼自不能安處毛文龍初得旅順奴遂震動者葢旅順在金州之尾而四衛南口耳文龍不能守旅順遂棲彌串島其入也止可自寬殿寬殿在遼陽之北地不甚要而爲入亦難至於自牛毛嶺以擣奴之穴此直爲聲耳其道甚險卽巳登陸而尚有千里且奴家口珍異盡在遼陽亦不甚顧戀中朝主用文龍者以此而不知實非肯要故公以三方布置皆當爲戰欲令登萊兵圖四衛之南覺華兵圖四衛之北則奴虜腹心之潰而自不能窺關門公閱關時卽決計矣故首建此議使趙佑入長安欲中朝爽朗而中朝不

識也趙佑者名家子感激自奮終無與之者遂怏怏而歸九月初三日公抵關是時閻鳴泰以公薦巳爲撫軍總兵江應詔先受尚方劍爲大帥公是日卽令應詔定兵制袁崇煥修營房立功總兵李秉誠教火器廣寧道萬有孚募守邊夷人採木遼人修營兵部司務孫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設奇兵於高深之間遊擊祖大壽給糧餉器械於覺華新歸之遼民葢是時逃潰之餘

兵雖名七萬而殘冗無統或將數千或將數百各據所自稱以冒餉甚則一營千八百餘人而爲官者三百一十七又有所領止四十三人而官居十有七兵譁於市互推葺受兵擾民居無敢或問欲加簡練遠市而呼寄食市肆譬至肆空則士卽枵腹予以本色尋或肯受故首令應詔定兵制使營巨子類以聚之無使不協又爲築營房以居之五人一屋有家者專分爲三部

每部五營卽設其帥署於部將署於營而中軍千把總各次列焉營房環列使將卒日久起居共之兵易於簡而難於譁難於逃屋給三金不足則或加一焉使之僱遠人以爲工其受僱者卽以寓賑而且弗以疲兵兵欲得僱值而身爲之者聽然不得以妨練木必藉于虜產萬有乎故廣寧逃回郡司馬象乾用以爲廣寧道使專撫虜廣寧久失藉名以僑寓關門以其督虜也

故使督採木孫元化者以孝廉下第上書請以所習西番火器銃臺自効關門公在部時覆之使出贊畫軍需閱關回題授兵部司務故使擇險建臺以終其長祖大壽者舊遼撫王化貞中軍也給化貞逃卽身走覺華島益其產寧遠也覺華有別業焉故率衆六七百人據島觀望其甥白臂向在西虜拱兔營用事拱兔營正直寧遠欲因白臂以歸拱兔監軍御史方震孺招之

遂據島顧盼鳴泰以舊誼招之使卽據覺華又力請於在晉使金冠將千餘人佐之亦實爲監也至是以陷虜人有逃回入島者報故公資給之亦欲因覺華以圖寧遠耳然哨馬止在中前所中前所去關纔三十里東四十里爲前屯公閱關後故經略袁應泰中軍趙率教以乘主逃罪當誅人或爲之赴關自効請於在晉乞往前屯在晉怒令自率家丁三十八人往不敢前尚

寄居中前所前屯又五十里爲中後所又五十里爲中右所又三十里爲寧遠度兵力未能踰越至寧遠也乃令遊擊魯之甲以米三千布三萬綿一萬往迎陷虜回者使居前屯其入可六千卽十三山義民也乘雨逃出公閲關時聞而促枉晉往迎之枉晉檄通判吳士科以舟泊筆架山迎之枉晉不欲其入關又不欲使屯牧關外故載而置之島饑疲多死其無貲以賂士科

及長年者又俱付之波臣矣至是始得舟渡之至趙家嘴嘴直前屯之甲乃迎之入城城有西虜每掠之之甲驅虜出剩敎遂編次之爲兵於是始闢荆棘漸修輯其殘堞矣時尚多病者羽林衛經歷程嵡以知醫　上令護公行公令率諸醫往療李秉誠故逃帥當誅人以其才尚留闗門公聞其能敎習火器故用之自以爲匝月可成亦借以明封齒之意耳然氣沮不能禁令

聯自演一營公於九月初三日蒞關辜方欲整衆救十三山者而初六日被屠十萬人自前逃六千人外盡被殲夷止兩男子脫入關公大慟於是度寧遠諸城無衆可守乃議招關以內之遼人爲兵一人應募一家可資以養卽隨其兵以出關袁崇煥舉叅將楊應乾可任招募以其爲遼人也復以崇煥議令陳諫將川湖兵出防前屯以佐趙率敎川湖兵大率皆土司勁而易

譁枉晉時分守北山據堞不下枉晉以王光有將之終任不識其兵嘗結陣以逃崇煥身追之還伍故厚其糈使出關關內兵之出自此始也公方綜理關外諸務而先整頓關內以爲根基於是禁絕餽遺宴會撫軍偶以公宴沾脣亦荷切責州邑往齎僕應以伺大吏張筵驛遞僕公馬以俟大吏差撥者俱罷之省叅謁使專一于公事如有所欲言則非時叩扉弗復拘常格罷

八里舖工使并力於舊關城加高五尺或七尺新城僅堆土數十丈已縻三萬金半入經略橐矣營房既建乃一意教演火器是時能火器者不過數十人公日短服親至營中按教之始有賞無罰繼則賞罰叅以所教多寡遲速爲諸將殿最每大犒則厚能火器者以表異之又分諸賛畫教肄之不少休於是營有數百人矣關上騎卒精悍者不過數百人乃調千里内諸將内

丁擇其尤者三千人立爲騎營擇騎將李承先統之中千以下俱高其選躬酹酒具威儀送之蒞於是騎士始奮矣公曰我始得有其兵有其將也於是乃考核諸將蓋前此在晉召還逃道張應吾邢愼言亦罷去在晉因颺言于衆曰孫公來將盡殺逃將逃兵欲鼓以爲亂公至示寬大曰兵之逃將罪也兵何誅即將逃而今能自勵當爲浣舊淬新然將之疑信者半頗爲偶語

公益示以不疑第賞罰其所業兵各有安居無一人擾民民之逃者盡歸市肆漸充兵遂樂止知有汰逐不能煽衆矣於是精閱之汰副總兵王光有等六十二員而它千把材官凡數百人逃將約略清矣各以生還幸俱頫首去於是乃稽核衆務以鹿善繼王則古按兵馬錢糧沈棨杜應芳孫元化按軍器火藥錢糧宋献程崙按撫夷買馬錢糧宋献閱關回公頗疑之故督師

時不復以隨行献固以請公曰是閱僚也且以賛軍拜何俟請乎時已抵關故并委之乃定領餉之法必將申於協協申於鎭鎭會道掛號始得支繇此而冒請者斬無赦器甲火藥在晉向以所擕主事沈棨分理公命杜應芳簡之棨不受也再以鹿善繼往火藥庫焚公問其主者何以致火曰火從天降但見焰自藥起須臾盡矣公曰藥焚而焰始起汝得坐以覲無悲乎乃寘

之法別局在開平最大再令應芳往芳與祭同徧夜半局又焚芳倉遽出北局夏應禹泣曰循環簿覈矣奈何芳曰是不然循與環不俱在下也火必自應禹祭號泣以公將殺之公曰豈遂以文吏殉哉况盡寬旣往乎但自厲無狃司務孫元化所鑄西銃成三試之俱轟裂引咎請罷公曰君非冒者但大器晚成耳

督師紀略卷之二終

督師紀略卷之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於是議更大將以江應詔駿不中程前令合兵制踆踆終無成而且無飛揚之色沉毅之局遂移三屯營總兵馬世龍代行授鉞之禮而援遼昌路遊擊尤世祿調京營練兵總兵王世欽爲南北部帥世祿驍勇善戰兩兄俱爲大將歿於奴故特援之以壯士氣激私仇王世欽者宿

將王威子家有一丁故偕以貲又前奉命將出同兩司馬閱京營將得十餘人至是調取之向廣寧濱海臣議調九邊兵十萬公曰是不可以天下殉一隅也及核諸邊銳卒坐調之止萬二千人但弗得以中下塞而且訪其鎮之驍將坐取將之來而卽以向所請之帑尚貯兵部者自部發邊以爲安家衣甲馬匹費共可二十五萬有兵馬不如格者卽擒其所發將領殉而又議

更番之法以慰其心使無以老師自沮於是兵威始振遂商度四衛之事劉愛塔者遼人也爲兒時奴見而奇之畜以爲心腹愛塔者愛它之譌也及長善用兵以爲都督奴甚倚之然其心願內嚮見遼人頗左右之時露其自拔意時有楊朝文者故海州世弁也習聞其事愛塔方守金復金復被陷民思歸若渴公乃爲符使招降將勗義民與其徒吳國秉等往而又有壯士張

盤者亦假名銜使偕行又使齎裴絮等犒文龍以下而別作溫諭諭王紹勳紹勳者故遼將航海歸向以登撫陶朗先令往圖四衛文龍先乘便發因令援之勳與文龍左公知其無用閱關時卽疏請量移內地至是招之入恐其折於奴以中文龍也有假文龍之使以請餉者衆皆惑公獨覺之斬以殉有假濟文龍火藥關出與奴者公俱禁絕之而又遣書登撫袁可立使激登

帥沈有容自奮願正居四衛以游御史士任劉招徠國縉兵合之得六七千人便可往駐廣鹿僾則取我附近之洲而據之賊小來則據之洲大來則避之海以用古以三肄疲敵之法公聞關時常切責有容有容自列公遂獎激之有容賈豪杰以朝議令佐文龍文龍實不足佐故公以有容當自專不足爲驟貴者役也有容亦感奮公既發東使乃一意馭西虜自宋濆以來王

象乾招西虜守關羅城之外盡韃幕也自譽之甲從前屯回主守中前所而撫夷將朱梅參將楊應乾等各受命招遼人爲兵於是中前之守固矣自趙率教守前屯陳諫以川湖兵佐之左輔前哨亦移駐焉於是前屯之守固矣而撫虜之地猶在八里鋪故無以禁虜入象乾又欲開水關撫之關內公執不可曰虜爲護當護於我所守之外奈何居我內地爲盜爲掠莫之禁乎

乃先安設鐵場塹使關外聯絡及中前所鐵場塹者近塹也在晉時亦棄不守故先復之方議移撫場於前屯之東撫夷將朱梅慓不肯公欲斬之乃始東初崇煥議於中後有孚不可乃議於狗兒河象乾又曰不可乃定於高臺堡於是前屯以西實爲我有矣公以撫事方始而金七入出潼酪往來不可無籍以考使中行說持爲絕學乃檄藺有孚宋獻條次之公自爲序說後

屬贊畫弟元儀論次成撫夷志焉方在晉時我哨馬至中前止耳公既安設前屯乃屬前哨設撥馬烽火直抵寧遠先是周守廉左輔司前哨守廉久任是職凡遼之潰俱守廉先奔而與羅藺言共事廣寧之役萬言降奴而守廉內應之自入關以來奴哨亦至杏山止而時有偵騎往來守廉密示以機宜公聞欲斬之而素出象乾門下力庇之趙率教之逃也籍守廉得活故率

敎力請□用守廉公曰守廉屢逃不言于軍節
冥矣昔用之別鎮乃罷之而專屬左輔左輔擒
其偵騎八僕喇以獻因刺虜陰事自是哨馬不
復東矣先是奴以數萬守廣寧二萬守右屯至
是知我軍漸張乃撤廣寧焚其餘糧恐我因也
度我必追之則伏騎西寧以待西寧者河西濱
河堡也既而我兵不出乃始徐撤之渡河遼之
遺黎千餘人遂入廣寧城食其燎餘西虜聞於

虜有孚有孚請帥大兵出關以西虜為先鋒以
復廣寧蓋是時虜去廣寧節軍中亦未知也知
公不可欺則又因幕僚以告公曰遼人覺而從
賊是亦賊也殺千餘人足以鹹賊報復廣寧大
都會而斬獲又可當侯封格以此為相公地不
亦可乎公曰是焉得為燹餘哉乃下教有孚曰
適得報聞虎酋以所部貴英哈領衆二萬到廣
寧近地且云助兵也眞耶假耶實有若干耶可
一一細查勿為狡夷所誑我國以誑朝廷也節
眞矣實矣第東虜在而西虜百計虛支不來也
今西虜來而東虜先去矣此中得無機局耶向
之不來畏奴而避之耶抑通奴而不肯來以
失好耶今之來乘其既去而偺省力於空城
以邀功耶抑兩虜原通而奴特以所棄予西虜
令之坐收助兵之利耶節不然拾奴所棄以歸
我而我何以守乃其助兵不可折也何以待之

軍門會云偺若輩為守三岔亦可為否耶節守
三岔又何以待之節前有約而不可不申明也
昨議原欲此着以攜兩虜之交為正着而細覘
機局似兩虜原相通者其狡或出原議之外也
貴道諳練事體可悉心體察大約分明一二分
便可為朝廷做一二分事勿謂虛圈套可襲也
愼念又下檄曰西虜乘東虜去廣寧欲以援復
廣寧賞格不可聽其斬我人以當奴必以殺我

人論致罰如前盟於是用虜之計詘矣哨探淸
虜間無緣入每偺貪於水公愈嚴通海之禁蓋
濱遼之海北海也入本朝以來以厲禁於關恐
以海漏故禁不開　神廟救朝鮮時刑玠爲制
府議欲開之而湮久無識趨避者又恐弛禁故
中止然自津以運從南道則析而至登州復循
而及旅順自旅順而蓋套覺華其途甚遠自北
道則天津而灤而關而覺華道與陸等所省殊

不貲自李長庚爲督餉始用黃胤恩開之爲利
甚大然虜間亦易入故公嚴之而祖大壽時守
覺華載族人家口二百餘冒禁不報直踰關而
出公立斬其主者於是海禁肅淸矣分理軍需
沈棨事未竣公示曰近各局所造牛房潦草以
至銃砲傷人今後各鐫其官其匠姓名及日月
於上糜費可五金者斬匠倍則斬官失款識者
兵將不得擅領官有求兵將賄方與精好之器

不則粗惡若姑寄首於項再犯者斬於是局匠
稍知警矣是時嚴寒　上念公乃令內閣中書
舍人閻宗本齎貂皮賜公及將吏公率屬以謝
刻詩于亭以旌　上賜公又發帑市葡以飲三
軍以當投醪以廣　上惠公乃立六館以招天
下豪傑一占天館凡通仰觀風角三式者一察
地館凡通夷虜部落道里山川阨塞安營立寨
及屯田水利者一譯審館凡識寫夷字通說夷

語及情事者一偵諜館凡精敏便利能入虜穴
諳虜來往者一異材館凡俠骨殊材能使外域
及有劍術如荊聶之流者一大力館凡力能挽
繩携重至千觔或六七百觔及能飛簷走壁日
行數百里者是時有杜應魁之兵在臺頭營杜
應魁者故遼東備禦也罷官市酒長安然其人
實悍毅可爲戰將有物色之者遂坐作聲價必
欲得大將方出給事韓繼思薦爲副總兵招兵

所招兵實多百金之士而索厚糈部轄格不與
遂未免虛伍以養壯士又時京師有刼略皆以
爲應魁所募乃出之守臺頭營遂補東協副帥
至是言者不已　上勅公會撫臣閱其兵闒撫
軍令袁崇煥往伍有虛者崇煥斬其人兵幾變
公怒曰殺人片石未殺不以請既殺不以聞其
有無激變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殺者何人
殺以何事徒曰奉撫院之令也監軍既可奉撫

院之令而專殺督師又何煩尚方之劍乎公向
所欲練崇煥之氣而大用之者此也公又調津
門水兵以佐遼蓋用水之意决矣而水師甚單
弱津門水師戰既不能守又無用故調之而適
有余子章之事余子章者河西小堡也在錦右
間經略西逃有曹恭誠楊文貴翟將少年數十
守之東西虜交攻之終不下虜攻三日以爲水
竭必降恭誠度城外井所直引其水脉進虜方

渴向内索水恭誠與之水且與之酒以示裕虜
嗇指去至是過撫虜王喇嘛自西虜還乃得寄
訊公爲手書諭之曰爲爾痛哭恨未能即親率
大軍以爲援也乃資給之因以歲暮出精醪以
犒關外諸將在關者雖大將不及也以激諸將
出關癸亥春乃羅羣材分營制以聞大約以馬
世龍王世欽尤世祿三大將列爲中左右部中
部駐羅城左部駐南海右部駐北山以副帥趙

率教孫諫爲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
店紅花店在關西十里直一片石之衝姑養鋭
於此出關則將以後部居前部之前以三千爲
營營有將有中軍有千總三有把總六有百總
三十如其營之兵數或稍盈詘於三千則百總
因之增損而千把總則設如額五營萬五千人
爲一部營名各繫以武在中部曰神威戡績戢
右部曰寧襄定耀龍龍者水兵也右部曰振奮

英雄乃兵而左右部帥之標兵稱左右神武後部
曰驃驍扞撓衝驃驍以統騎扞捷以統步衝武
居中合步騎為車營前部曰彰肅宣虞壯皆在
關以外其戍一片石者曰昭建靖修經各選核
立將疏略曰臣唯向來關城將領盡以白丁劄
授亦有未經劄授口報為官輒以官從其請夫
責人以安危之大任而視其官為可有可無何
以振天下之氣而得其半臂之用臣是以仰懇

天恩槩從題授令予而知榮乃奪而知辱蓋上
操予奪可以定榮辱下懷榮辱可以一死生
上悉從之先是公閱關欲巡寧遠為在晉所沮
及抵關每欲一詣之而諸大將吏自撫軍以外
亦俱未履遼識寧遠也諸大將吏欲先往視然
每要其期公於二月二十六日謂之曰君等欲
按寧遠其期果安在曰是在睫下耳公曰以明
日何如衆皆愕公曰此無容再計也次日即出

關自前屯以外俱絕無人蹤人莫不危之公既
至前屯見率敎已韓舊城使兵可巡行又扣兵
虛日之餉盡以還官以易牛種以兵為屯為修
為練俱有次第而率敎亦胼胝憔悴公大喜慰
勞以所乘輿賜之召較事者語其詳使以上聞
益是時　上令較事者日隨軍為報耳公自前
屯一日馳至中右城中僅屋兩楹去瓦餘苫自
他麓骨中得一敝几及木縶公為詩紀之明日

馳至寧遠乃登首山遵埡瓏而北轉灰山寨子
之前益諸其形勝非守此必不能守關以固京
師喟然曰好家居為鐵見撞破安得不致恨於
陸沉神州者乎　上念公久勞邊塞遣提督忠
勇營太監劉朝與副提督太監胡良輔紀用陶
文等督內臣四十五人齎白金蟒衣賚公因以
銀十萬蟒繡百五十疋犒將士及以內府器仗
佐軍公疏爭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且諸

將吏欲伸志禮文而不能不絀意兵馬之韉閫即諸隨從不責備禮文交際而不能不㮣酌親閫之兵馬卽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其爲慢天使遂無以仰答聖明慰勞邊臣之盛心臣欲諸將吏俛首而事貴人則恐向來所培養提掇以養其飛揚強毅之氣稍見於創挫而一旦頓銷鑠於內外交接之文又恐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之盛美且臣所深念更不在此兵不

可玩使不可嘗輿或以[illegible]而成玩侮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於兵事嵗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常令諸臣宣布　皇上德意無遂以觀兵爲威福以全政體以昭國威　上報曰朕念卿輔弼重臣邊閫久駐特用慰勞併頒賞將士兼以神器兵仗專使護行用壯軍威鼓勵士氣原非干涉別務且臨遣申諭沿途不擾竣事卽還覽卿奏具見周慎其尚悉朕意傳示將吏人等各安戎伍毋得過計蓋是時魏忠賢已創內操故所遣內臣皆主兵者已有中人觀兵之意故其出也愼簡謹黙非其故習而蓄意更遠故公惓惓以兵不可玩使不可嘗而又以將吏交際之禮爲言
上得公疏益戒來使無敢蒡及終公在事不敢萌他念後劉朝爲忠賢所忌竟死於途而良輔

等津津用事及逆璫將圖不軌遂公去遂以紀用胸文佐劉應坤以分督關寧薊門胡良輔出督海外皆自此基之故人服公先識云公乃頒
上賜於七鎭將吏均大賚於關門兵士稍不足數千金以前請帑益焉復勒石以昭異數

督師紀畧卷之三終

督師紀略卷之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而是時大司馬蓟漢儒以撫夷者之議欲殺前
屯守將趙率教蓋西虜虎墩兎憨者元之帝裔
向爲虜主　世廟間名土蠻者以其臣吉囊俺
答強乃東徙避左奪泰寧衛地而居之傳子及
孫虎墩兎向受撫於廣寧其部落及所統八部
可四十萬人故王化貞守廣寧時常欲結虎酋

與共禦奴以奴未盛時亦戴虎納進今遂耦大
非所欲也虎亦應許及廣寧潰虎亦無消息至
棄遼時虜哈喇慎部原從宣蓟爲撫者頗嚣於
關而虎之八部亦掠我寧前故王象乾仍以撫
馭之雖驟增重費而虜亦以護關之名陽受縻
縻虎部中有抽扣兒者善爲盜卽虜亦苦之時
撫事粗定而抽扣之部殺掠不已趙率教斬其
四人蓟有孚向與率教有隙遂以率教敗款與

奴爲奸紹聞於制府制府以告司馬司馬欲斬
率教以謝虜公曰非兵以爲防則款必不久如
以率教殉則諸將誰敢角虜者未得西以禦東
西患且逼於東矣乃力持之貽書漢儒曰甚矣
邊人之苦也與其謂無可奈何於黠虜而自縻
之金繒無寧謂妄殺而以金繒彌釁也急則治
標聊且爾爾諸酋豈眞助順者乎朝撫之而朝
爲逆習以爲常而刼掠之慘數日輒以見告蓋

抽酋之狠盜諸部落盡苦之寧獨我人萬僉事
固謂挟兎之部避抽盜於芝灣也以初六日掠
布商掠防兵掠馬一兵重傷而後竟死初九日
復起於狙伺而力捕之則所掠之衣物尚在服
佩而曰九日非六日之虜也虜安得於理言姑
妄子之而曰妄殺之耳既委曲子之金繒而直
爲去其將以謝之豢捕雞之鼠翦捕鼠之貍得
無似之乎則與撫分岐路以兩相爲用者遂至

於兩相為妨其交譎之詞曰新僕項與督撫公
言趙弁姑用之而徐以他事去之不獨可以聾
諸虜亦可以服邊人之心夫啓釁者釁也為之
白啓釁者更釁也僕何得執然姑用之而徐去
之亦邊人之苦心也願公終用之何如於是郵
敎得不死而益讐虜之不悛者關外民畜得以
寧而撫亦略定公念虜受撫者以虎酋為尊柔
虎則可制諸部有王世忠者故名茸把庫東夷

南關灰嶺之後也女直諸部以南關為尊南關
與北關金台失白羊骨軰亞折入於奴世忠纔
六歲得入中國而北關之女中根嫁於虎酋為
諸夫人與世忠為中表兩關遺裔在外者此兩
人耳中根方得幸於虎酋頗念世忠世忠往以
護北關朝廷已用為副總兵其事不果北關亦
滅世忠方落魄長安公念尊顧世忠可以通中
根而虎酋有內變可因以羈其心以堅款故請

以世忠補譯審館副總兵以　上所賜蟒及與
傘器仗賜之虎之部來款使譯者風示之中根
聞中國顯世忠深以為榮日夜泣告虎酋欲一
通訊虎酋之主款者為貴英恰令以入告公故
不許俟撫事竣乃盛具威儀導世忠出關至前
屯開幕以見貴英貴英匍伏甚恭因令世忠遺
書中根道親故而不及國事稍賂遺之頗精好
而不修貴英言及撫事使世忠謝曰各有司公

欲以世忠戢貴英之暴不欲使與撫以益之則
損國不益則虧其好故虎入我穀中益戒諸夷
無得恣肆以傷我親親而八部以虎恭順亦加
戢焉公於是度西虜不敢明為訌則可圖出守
矣向以撫軍所用丘磊徐敷奏等募遼兵滿百
即交主者使無得為冒至是已得數千乃以劉
之甲將三千於三月二十六日遣出守中後所
於大月初九日遣參將王楹將三千出守中右

所各賚以蟒紵白金明盔甲上馬弓矢大斧鎗刀親酹而餞之又欲以遊擊胡維寧守寧遠已遣矣而兵未備維寧所畫策欲以火藥獻奴詐之來而殲之公以其言憸乃已之檄祖大壽移覺華之兵七百人於寧遠使漸招遼人之歸者以充伍而因緝其城於五月十六日遣汪翥與守禮率遼民數百人先燒磚鍊灰採石以待需戒之甲楹以必守而令大壽等姑爲遊兵賊至

則保島諸將各戢衆治器具浹月而行至六月杪布置至寧遠矣公念五城既已布置其所屬邊腹諸堡不爲塡實修復亦不足固吾圉也俱量緩急以多寡其兵擇弁之驍而有志介者守之既定疏報曰今日之事復土與守關自合并議而守關此兵復土此兵功夫亦合并舉臣意在守寧遠以守關而不得撤守關之備以守寧遠臣歷覽城堡量其大小緩急酌議兵將自八里鋪至寧遠步步爲實而於寧遠特不欲先後大局第密念諸任事將領預備以待兵成而舉大約關以內曰整兵馬曰造器甲曰演射打曰修兵船習水戰關以外曰安流備曰修城舍曰擇銳將爲戰擇能治事之將爲招募爲安集爲守大約每城堡以土官有心計者招撫遼人而以客將有氣力者訓練兵馬有事則出戰而土官爲守又恐人守一城各護其地誰肯舍所防

而援人者更立兩遊擊於要害專備應援如戊巳較尉之制自八里鋪起歷寧遠城堡十有二臺六十有六抵中左爲二百七十里北偏爲邊自鐵場堡歷永安迤還而東抵椴木衝錦州界有邊堡二十一座而鐵場高臺與水三堡爲大鐵場屬中前爲一片石左護高臺屬中後相去十八里係撫賞哈喇愼等三十六家夷人市場興水屬寧遠係撫賞拱兔市場舊皆有兵五百

而前屯之背陰障三山營中後之三道溝錦川
營寧遠之沙河堡次之兵皆三百有奇其中前
之永安前屯之平川瑞昌中後之新興中右之
黑莊仙靈小團寧遠之楊安白塔寨兒山灰山
與夫中左之寺兒山長嶺山椵木衝共十四座
又次之兵二百有奇或百有奇臺一百二十六
座地與西虜爲鄰見今遼人聚田作興則西虜
當防臺堡當守今以守備寶承功以兵五百守

鐵場堡都司楊友誠以兵七百守高臺堡指揮
張弘謨以兵三百守永安堡尚可需兵五千馬
一千足以備邊堡而在腹者岳汝穆以兵五百
屯練於八里鋪與鐵場相呼應仍議築芝蔴灣
爲堡以通判柯仲炯兵千五百人再益之半且
屯且防要築虎龍峪三道關以內護關內爲奇
兵施西洋大砲中前所以叅將楊應乾將三千
人守之已修城百餘丈安插兵民可萬餘人西

虜方撫賞於此而通官王牧民朱梅王之楨各
有兵丁此地去關門四十里東行十二里爲高
嶺驛以備禦楊松喬領兵五百守之安插人口
可三千餘要議以都司楊樺領精兵三千以內
護關門外爲前屯之後勁又東三十里爲前屯
衛於此立爲前部以副總兵趙率教遼兵五千
陳兆蘭川湖兵四千駐其中城中兵民可五萬
餘人東十五里爲石河鋪以守備楊紹茗領兵

三百駐之可安插兵民二千又十五里爲沙河
驛以守備謝錫榮守之議增兵五百馬一百安
插人口可三千人東二十里爲中後所以叅將
魯之甲率兵三千馬三百爲守仍給工料銀六
千以葺城池安遼人約令簡壯丁爲兵次爲工
次爲田頃報安插軍民萬一千餘東至東關驛
十八里以備禦高如嵩領兵一千馬一百爲守
可安插人口三千東至曲尺河鋪十二里議以

兵三百為守東至中右所十八里撫臣以叅將
王楹領兵三千馬一千以理修葺耕鑿為安插
計仍如中後發銀為資安插人口一萬有奇東
至曹莊十八里議以守備吳守禮統兵一千馬
一百安插人口可萬餘而守禮仍與汪翥打算
修寧遠城又議以遊擊蕭閩統兵三千馬步各
半專習火器弓矢為應援以為寧遠之後勁東
至寧遠十二里臣入寧遠城西虜挨兔部夷幕

其中給例賞諭以弗燬城廬夷脫帽謝臣策馬
登首山去寧遠可四五里去海可十至北接崆
瓏山可里餘舊有敵臺撫臣以胡維寧將兵三
千為屯田於首山南以限胡馬仍議灰山之馬
鞍擇要為堡臨時拔立漢趙之幟以亂其耳目
臣南望覺華島三山連踞若與首山相招邀而
灰山連崆瓏與首山相為內護南則大海繇東
來以覺華灣環寧遠犄勢內嚮而水甜地肥覺

華有金冠祖大壽屯兵可三千城去海可二十
里北望寨子山尚遠議駐兵三千防西虜為寧
遠左掖而首山之坳可伏可奇撫臣議令徐應
垣領兵五千駐寧遠臣令姑練於內待甲伏備
而後出仍令大壽築城之內厚可二丈餘萬僉
事有孚議灰石柴木易之挨兔部夷汪翥為磚
計丈尺層數而備之外料既備內兵既齊則一
赴工而時月可成可安插六七萬人東至雙樹

鋪十八里又東至連山十二里又東至中左所
十八里以叅將左輔領精兵三千馬二千為哨
探東至高橋鋪界十五里始接錦州所屬然雙
樹東五十至止安左輔哨兵餘俱未議蓋關城
東前屯與寧遠為大寧遠屯重兵而覺華有水
兵賊抵城則水兵繞其後寧遠擊其首首山之
伏可攻其脇而曹莊寨子山要為遠勢蓋此地
有兵而又從四衛入艤舟皇城鹿島間以東通

西貫便可遠關覺華地虛活可奇可遠必不可
不據此振臣得力之急者臣竊謂以百萬守八
里不若以百萬爲遼關且遼人欲復其土如焚
灼今舊費且竊而內無地可耕無屋可居無衣
食可倚出則可耕可屋擇一人爲兵便可借養
一家而修城治田皆需民工又可以無用爲有
用蓋臣所與諸臣安排出關之計卽在安排城
守之中臣初不敢驟爲嚴而今不敢槩爲寬今

關外雖有多兵然不避以見在遼田安見在遼
人以見在遼兵守見在遼城卽兩撫臣奇謀異
計自此展布原非虛冒恢復之名以飾聽聞去
年兵馬叢挫之日臣病亦未敢言今年鎭撫殫
竭之日臣卽不病亦當去況臣病矣幸放歸故
里稍得休息　上嘉奬慰留所謂兩撫臣非虛
恢者自關撫閻鳴泰公所薦用薊撫岳和聲亦
公抗時局引之時有爲異論者以兩撫虛恢而

關撫有疏氣亦張遂口語籍籍故公先及之而
所云撫鎭殫竭者公時實深器馬世龍世龍本
寧夏世弁年纔三十爲撫院中軍貌環偉時有
稱之者公以超補薊鎭東協副總兵使過闕陛
見因與之語深奇之遂薦以爲三屯營總兵移
之爲經理大帥以代江應詔　上遂賜尚方劍
世龍於分布五部經理關外實深効勞勤故公
特爲請罷監軍御史及不以兵備道監軍以重

其事權而幕中諸僚或責其禮文口語亦騰矣
蓋世龍驟貴不諳交際而又深得公意未免色
揚故贊畫司務孫元化嘗上書於公力詆之公
不以爲忤而沈棨亦深排之公嘗建五部營房
爲公令擇營基戲曰滅奴之日當令兵持一錢
爲謝時遂有欲歛諸營數百金者日過諸將議
之公覺懸榜於門曰幕官非時而出與大將而

下非時而謁幕官者皆按軍法是時諸將之全
已斂世龍以公素嚴毖遂再請公因知其姦於
是要合而恨世龍飛書長安謂世龍不便馬馳
即刎血又以爲衣冠傀儡不辨菽麥然世龍之
才實過諸將如監司袁崇煥輩無不心折之寧
遠之論原始於閻袁而岳撫好爲慷慨之論且
不協於西人故西人潘雲翼爲巡關御史欲劾
去數人以中公公攝樞時雲翼請以鄉人錦衣

萬國爭募兵買馬公駁之已蘊怒而閻撫軍初
涖時清核兵馬分理所冒數百人必不與庇於
是又恨閻遂草劾閻章授雲翼雲翼其同年生
也雲翼念公方負重望膺　上眷不敢動搖特
欲去所用以陰扞之而岳撫無可指摘公每憤
於用人於閻撫所任者或不中即面格之遂倂
以爲詞以劾閻以爲閻不和於公而陰刺世龍
臺省復有佐之者閻遂聽勘去公力請去　上

不允特遣鴻臚宣諭賚銀百兩幣四有副蟒衣
一羊豕酒米瓜茄如故事頒賞諭於千里之外
叅兵數也衆知不能搖公於是各引去閣門稍
清而長安議論益厖矣於是公移書首揆葉少
師曰大凡權不得兩操機不容並省益同此地
方同此兵馬一檄兩出一詳兩呈俱屬未便而
一人專之則一人爲贅緐是局中窺伺局外浮
譚猝有挑激易生搆鬬此中經撫决不可兼設

似當一撫薊門一撫山海一總督增登萊於勅
即總督兼統撫禦之權而以爲款爲防分授計
於兩撫權有獨操則兩撫之責重而不得推諉
謀有授成則總督之體合而不至偏枯至宗所
爲督師者去歲决不可不來今歲决不可不去
不去則不獨多一巡撫抑多半箇總督蓋一事
之柄而三操之既易爲紛三人之柄而一操之
將易爲兢耳然中朝終倚重公而又不能體公

督師紀略卷之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先是公出時原期歲終還朝　上留過春防及過春防公欲親按薊門天津以及登州與沈毛二帥議圖大舉而　上急關門疑公託以求去復令需後命方以病請而閣撫議紛人心搖搖公求去不允乃出視事三日人心始定而鳳翼本遵化道也以會推第二而點關人益以占中

朝意指在與公異同鳳翼自遵化上疏大指謂必當憑關而守如欲出關一步必不敢任當撩葉少師其座師也韓次輔熿其鄉人也戒勿上乃馳疏時關上諸將素不便於分理輩者瀰雲飄逐之一空又劾去杜應魁而請以孫諫代之部議如其指公曰是以法爲姦也先是公嘗疏定與日出關大略欲以總督及三屯總兵王威移駐永平關撫居守關馬世龍統兵三萬列車營於關外王世欽與趙率教統兵三萬駐前屯尤世祿與孫諫統兵三萬駐寧遠而水陸各有奇有伏以爲之援調副總兵茅元儀忝將俞咨臯將覺華之師二萬扼奴肩背總兵沈有容統兵二萬襲金復擣奴脇胸總兵毛文龍統兵二萬襲鎮江九連城擣奴脾臍雖未卽出師而布局已定如賊來則陸師分扼於關前水師繞制其內顧如進勦則陸師步步爲進水師分道出

奇衆志已定士氣方厲而孫諫者故經略廷弼中軍也法當斬已奉旨解京公以初至關無可倚者諫才頗幹辦故令立功自贖其所簡練亦辦而欲使當前茅心悸一日趨謁和門步趾無恙及階卽跛而進公詢之曰病足甚公心惡之而亦西人也遂屬雲翼移之內地公曰諫不肯前則歸司敗耳焉得自便乃扭解之鎮道爲力請乃姑留舊官公抵關時將領在關外者數人

耳公力奬激於是材官世弁每有自請宣力關外者至是將移軍而東將士鼓舞獨二三宿猾畏敵玩法公加威於諫人心始慄而向所圖金復之事亦有效公初抵關令楊朝文等通劉愛塔愛塔遂自列改名興祚公給之免死符復予以官劄時羅萬言出守復州亦有內歸之心公亦招之叛將悔過畏禍俱萌歸志而沈有容之兵又至廣鹿島金州遂喧傳大兵來復金奴懼

遂棄金而保復於雙墩子掘溝設臺爲邊有容感公奬激益張兵勢布間諜於松木島汶悶島雙島麻洋島中島各分列舟師而中島者直與覺華聲勢相接公知其期不遠乃命胡維寧等數將帥水師載糧以出以伺其便而復州有中軍王丙者亦遼人也爲奴甚堅愛塔惡之列其罪於奴將殺之則易自拔丙遂告愛塔內附奴心恫疑乃縛愛塔及其弟與李永芳之子并王

丙面訊之而盡屠復州之民十餘萬維寧輩至逃出者六千餘人正徬徨海濱乃載之還公初計以愛塔果內附可因以取四衛即不然宣洩其謀亦可使內殘蓋愛塔者奴視如子許世襲總兵王丙者亦其驍將竟以此殺丙及愛塔之弟愛塔雖得免而稍稍疑之矣諸降者亦解體又虛金復之地僅留西虜二萬以守蓋蓋亦東虜不復至止遼民亦不復耕棄地數百里是時

奴警不聞已期且半人心漸弛外解不至餉每中絕而議論既囂司農不復外顧遂缺餉數月外呼急則請裁兵糧月三錢馬料四分又請以鹽糧二萬八千當餉八萬以給兵兵既饑數月兼苦霖雨新調至者頗有逃公嚴逋之而又立法曰逃一日不報圖冒餉者斬隊總法以漸而加六日斬將領并法議其主大將於是逃即報報即捕捕即嚴誅而重賞其獲捕者於是無敢

爲逃矣又立法曰凡支領兵餉俱依戶部法馬如餉司以庫折輕兌者挐問將領設法尅減假以幫貼公費債折月領科歛交結者斬承行胥吏以掛號駁查勒索者斬領餉者假以打點使用及眞歛爲打點使用者斬軍士無故起誚要挾者斬於是領餉之弊一淸而士得實惠矣又以帑金權偕爲餉以應其急帑巳竭而解終不至屢壓明旨如不聞公乃劾司農堂屬各罷去

而請行考成之法於撫按於是外解紛至　上亦發帑十萬佐軍需而餉得濟矣司馬每倚傍議以撓邊公曰豈其以待罪政地者可久之抗顏邊吏而以邊疆坐鎭中朝者從容謳議酌其去留不幾倒置乎卽有所除授當聞之　皇上議之政府而司馬堂反欲操位置與否亦不幾倒置乎虜警急初議調兵十萬招募十萬猶以爲少今未踰十餘萬而曰多曰嘗司馬司農何

不各將其屬以出核乎人任之若可緩欲身出則視關門爲絕地亦安用此統邦政乎先時九邊每苦客爲祟自遼急人無敢窺趾至是又漸營要人以撓將吏公乃下敎曰近聞各該鎭協每擯倉應客既塞傳食之口兼酬故人之知往復動至什伯該鎭協俸薪幾何堪此蠶食今天下此地此時尚作此等簡牘大是忍心人該鎭協既以俸薪爲應必且以尅剝爲俸薪是交口

而食我疲卒也該鎭協既以身許朝廷卽文墨之手不過尅我爵名卽爵名去而以完身生入玉門何不可乃以身奉人乎兩情相牾特損功名兩敵相加或及性命倘不能輕身外之功名而怕雄要又安能輕功名内之身而不怕賊虜驕桀寇哺固屬不仁豪口薦芹亦爲不智該鎭協豪膽果張一二揭陳其本末當不避嫌怨爲爾等一一奉聞痛心疾首敢問罪知幸爲告牘

者曰稍斂手以俟清寧何如於是遊客盡屏而
騰謗者愈衆矣公又慮諸將在事久或棄所業
而日進城謁貴人事交結乃令巡捕參將設門
簿以記其入問遺宴會久爲厲禁至是久而愈
嚴矣公以邊鎮概有廩糧定例山海當草創之
時銜出袖中糧無畫一官俸外有薪水有跟伴
有雜役各若干名此非有人而各官之公費也
官俸若薄而以冒反多兵籍若多而以冒反少

因定爲制首自總兵以至中千把各有差次次
實授候用者則遞減一等如副將則與領兵參
將同餘准此再次則加銜而聽用者亦遞減一
等如遊擊與聽用實授都司同都司與聽用實
授守備同若加銜守備管事止依其所領中千
把之實而凡加銜亦必奉本署及兵部劄付而
他不得濫至入衛將領與久戍不同比領兵者
亦遞減一等關內各部有兵馬無信地管各將

領一中軍一千總三把總六材官六兵百名百
總一若關外營分固同營制各有城堡哨探之
責再加守堡官一哨探官一火器官二副將所
加爲千總營將所加爲把總撫夷副將有千總
一將領有把總一若夫兵有步騎水陸馬有草
盛草枯之異船有官民之別訂爲成規以杜虛
糜之弊而官無冗員人無冗食矣公清三意百
漏盡塞志士奮臂三軍礪刃公遂銳意爲恢復

之舉但不肯明言大旨而中朝之議旣因邊人
而紛邊人又顧朝議而亂公乃爲兵事以示駟
世龍等略曰守與恢復終是一事但靜則爲守
動則爲恢復一意便要恢復必不能守絕想不
到恢復亦必不能守千言守者也予懼不能守
者也謂守在關內者盲於心謂截守關外數里
間而任胡馬之闌入曰不能遠禦之而能近禦
之不能外禦之而能內禦之更盲於目矣今日

之守關門必不可不堅守前屯後日之守前屯必不可不堅守寧遠守寧遠要易於守前屯寧遠有覺華可倚連山可扼諸山可伏曰就餉曰穩着此縮朒之聖書而宋人之所爲守也目前緊要只在訓練訓練便有簡汰兵以簡汰而精不必云就餉也卽餉多豈宜冗雜乎卽餉不足而不足用便可苟簡乎令止以減汰言守遂以守爲縮朒於關而不敢出一步此俗世論以文

其私者曾不足語肴睫而又安知大計是時副總兵茅元儀已調至關元儀爲諸生試於京師遼蜀事急言者薦其人并薦其所著武備志冒言等書十數上公時在講筵亦極稱之或問曰豈以其書乎公曰書固佳然以其人不以書卽以書而以其布置條畫如能將十萬也元儀不受薦引去公爲詩贈别有曰待爾翱飛日時清應有期元儀在京師時獨言遼經撫兩敗是時

左右袒者皆不與之問其期曰在明年正月已果如所言薦者益衆公初抵關卽遣書宋獻曰茅止生今安在而元儀以奉旨部聘不應臥山中白蓮寇起南冢宰孫瑋攝樞奉命添兵自選大帥乃以屬儀以爲京營副將儀固辭不得曰妖之起以虜也使以當妖何如當虜乎僅當妖前日之辭以避難矣妖渡河始受命出師適妖已敗順撫岳和聲遂薦以南樞所擬官赴薊欲

以練永平車營　上命撫按徵聘公時意在登萊馳書與儀令簡江南之舟來會儀方以母喪辭公調之率兵二萬宋覺華元儀過關辭官不允乃以野服謁公公促蒞覺華儀曰公聚天下之豪杰於東方乃以及儀儀何敢愛死然昨謁撫軍曰聞公欲以關門爲守然乎撫軍曰誠然今關外之人衆矣當以前屯爲守前屯北山南海可四十里爲土牆而不必甃磚穴其中置戰

車馬寇至則發砲於車寇退則藏車於穴是可
固吾圉也欲進而逼敵非吾所及矣昨又語大
將軍曰中外之議紛然君將何居大將軍曰中
後所之會之甲勁將也城工亦興當晝以爲守
而寧遠原置匠而無兵中右城圮而兵弱宜撤
之又語袁兵使曰君竟何如兵使曰守寧遠者
僕與閻撫軍之策也王經略欲以百萬守關爭
於邊不得故爭於朝幸相公至止遂儒夫方奮

然有爲而相公意中變且立營房修關城稽時
數月矣今安頻出關漸有機而撫軍以虛恢逐
僕足試劍鍔乎中朝雖淆終倚相公相公出關
之意不決故閻撫軍之謫終不得白而日堅臥
求還黃扉僕安得死所乎公所與共事者唯此
三大吏而其言人人殊至兵使之意方患公不
出而他人之意又惟恐公之出公出而恢遼是
當聚天下之豪傑儀雖儒請爲駿骨如畫而守

或欲去而付之它人則將吏自足辦此安用草
莽人徒驚其遠雀乎況儀方有母喪墨縗而非
伐淮君子不爲也儀安敢釋此野褐乎但奉命
而至終不能冥決形勝幸假數騎片帆登首山
俯寧遠泛大海歷覺華以所知入告以答明詔
耳公曰微子來我不能深言子知我於講寮之
日豈安坐黃扉而置理亂者苟不欲滅此朝食
豈數千里問子乎我欲先守關而後守寧遠每

明言之而膽者以爲恢膽者以爲懦此安足顧
子少需與子共巡寧遠以決其當守與否因以
決子去就何如遂於九月初八日出關諸鎮道
幕寮及儀俱從公過中前所以楊應乾城工未
加墾田未廣稍戒之至前屯則城裏口將遼未
嘗加費公務所屯田極廣約所收可七萬石止
費牛價三千六百兩穀種五百石耳兵民六萬
人有西虜警赴關如私佬公大喜慰勞次日爲

重九關外無菊以六月菊代之開小宴以宴將
吏題其新葺衙舍爲充隱堂與將吏各爲詩記
之因下教訪遼人之謀勇試文武諸生按可屯
田實數犒其爲城工者置綵亭以旌之次日至
中後所父老子弟環公而泣曰小民作孽憂勞
九重至屋相公馳驅公勉以忠孝大義千百人
應聲如雷魯之甲城高堅如寧致雖工方成始
而巳甃數十丈以爲式殊精堅可懾寇也先是

公將出時撫夷者不便之塘報西虜入寇甚急
公不顧至是陰令插漢使貴英恰於道中突出
雖臚拜乞賞而主者意實欲以非意恫公公不
動徐撫之而去而懲司撫者次過中右所王楹
城工未始兵馬亦不能如之甲而意忠懇兩城
俱以出遲未及屯又過寧遠是日從虜拔歸者
千餘人約略短髮陷虜回可及萬矣城半爲王
化貞所修者闊六七尺餘則不能容步公於途

凡小堡要臺必躊躇商略垂規畫於守者閱寧
遠獨無言次日將出大將吏候於門元儀請先
議應守與否惟袁崇煥鹿善繼茅元儀力主當
守而萬有孚劉詔極排之餘依違而巳元儀奮
曰公輩自徐議之僕即入告自不能匿所見以
殉衆有孚曰短髮萬人孰非虜者君能與共城
乎儀曰苟其心之無他雖虜貌而何害如懷二
心即衣冠亦不敢與同城也公旣出詢將吏將

吏議如前公曰我計決矣當以死爭之如以爲
否必放老臣歸如留老臣舍寧遠無他圖也但
須議守將耳馬世龍曰當仍以孫諫公笑曰豈
以滑而儒者先乎再薦李承先公曰固佳然未
持重衆方默元儀與崇煥耳語公曰二君何所
云崇煥曰二人之意以非滿桂不可但方爲相
公中堅故不敢耳公曰是何言歟如諸君以宜
僕自守亦何敢辭況中堅乎知其人堪任但亦

必慨爲任方無負耳衆曰然呼桂語之桂慨然請任世龍固以爲不可公不聽滿桂者夷種也幼入中國長而便勇善戰斬獲無算俱領賞以恣樂不知積資問官稍壯始授總旗居十餘年不遇虜後始得一級爲百戶以擢向爲王象乾所拔自名色把總至遊擊矣公聞其賢擢爲副總兵充閣部中軍人以幕府中軍必精敏便給而公獨用善戰夷種椎魯無文甚疑之公不答

也固請之曰是通夷語足以防中行說之誑而時有緩急可使親督陣以先耳及用之而清謹有才略用之寧遠三軍皆以爲得人時大壽以中朝必不守寧遠所築城裏口不能十一而潦草不中程公乃定關外建城式平身高三丈二尺垛口六尺共三丈八尺起底廣三丈收頂廣二丈四尺俱須築打堅實外口甃砌起底條石七層土下二土上五每五尺一橫釘已修者加磚四進未修者加磚六進俱須灰漿灌滿分其城爲三段以叅將高見賀謙及大壽分築使元儀畫計相度量所須人盡調遼人之不中兵而應汰者及客兵之願爲築者加鹽菜期以冬未膠完裏口春三月竣甃工

督師紀略卷之五終

督師紀略卷之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是時撫軍張鳳翼亦至寧遠矣聞元儀爭守議不悅蓋先是撫軍初蒞出巡關外有疏曰自廣寧奔潰河西七百里俱爲煨燼關以外幾成異域矣幸督臣表餌之術而朗剺楔兔諸酋始有爲我送銃砲者然荆藿猶未斬毳幙猶未移也迫樞輔當關軍威大振於時驅逐汰冗選將徵

兵設三大帥於關前提十萬師於境上層層布置節節安排邊亭有相望之旌旗島嶼有相連之舸艦分合俱備水陸兼施眞可稱率然在山矣故向來關門虜馬驕嘶居民息接淅以逃行旅亦荷擔而立自分防有兵將而山海之人食始下咽臥始貼席矣向來難民被奴淫虐欲死不得欲逃無所自哨兵出而接回男婦萬餘矣向來叛賊抗我顏行或據河干或防海口自舟師援而奪還大砲六十餘位矣凡此皆輔臣安攘大略臣得預首受成惟是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最可慮者城郭燒殘在在盡頹垣敗壁人當挫衂時時若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八城畚鍤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顧徬徨誰爲衛霍此臣所爲諰諰慮凛凛憂也臣謂守關之策有三以山海爲家當以前

屯爲門戶以寧遠爲哨探以一片石芝蔴灣爲左右翼此正着也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戶以廣寧爲哨探以興水覺華爲左右翼此奇着也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有容爲中權以登國寧爲後勁一則犄抗皮島一則搖櫓速雲一則鳴榔三岔口此虛着也且今關外室廬盡燬衙宇皆灰即佛刹神堂燕巢古木山房島舍鴉噪寒煙燐鬼夜號胡氛朝慘尚不是可居之地

但業巳分泒兵馬安揷遼民我進一程則奴近
一歩安得雲臺高坐儌倖封疆應照輔臣原疏
簡才智沉雄之道將出而料理之若臣既奉勑
巡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則冬夏宜居
山海春秋宜駐前屯俟臺堞告竣雞棲有地當
身先將吏以爲渝塞塘牌故以守寧遠夬不可
而公不聽公於是月望日鼓楫渡海一一問覺華
議於寧遠之南望海臺設墩與覺華之鞅鞨山

劉家口相對爲水關而議築倉築局於島以爲
大舉根本簡閱艨艟尚不及百慨然曰安得千
艘雲集以成下瀨之勢乎先是公調茅元儀時
原擬令浙江發銀六萬二千兩使募調沙唬船
各百隻水兵五千人而元儀巳將抵關部以言
者指請以船近取登津而元儀自赴關用長安
有口者媠毛文龍參金爲布置遊說以海上惟
文龍可籍惟文龍所直之地可以制奴覺華登

萊之說俱以爲漫無當而公旣出關益急圖此
故將出關時上疏曰自毛文龍出而遼之避賊
者集於我矣自沈有容出而遼之向賊者僇於
賊矣自覺華之兵出而遼之避賊者又集於我
矣夫賊撫遼以爲用與賊殺遼人以驅之爲我
用斯天下安危之大機也盍我入而賊殺順我
之良民則我再入而民將拒我惟我未入而殺
機之動有自也實不以我殺則旣脫而抱憤日

深未脫而息歸日切頃毛文俊議以戰船半移
北汛半移葢套作兩疑兵而以大軍入金州文
俊以島兵從之有容不言事不當爲而第曰未
便者四臣以爲卽四者便亦未可入何也小不
見有可因之便大不見有可乘之機而關城未
有進取之成謀况我以勞守且偏師也賊以逸
攻且全力也卽勝未得乘勝而入奈何不爲鷹
鸇之鷙颺而効鼯鼠之困鬬卽向者欲取四衛

正以因糧於民則餉不虞匱因兵於民則死鬭之衆與淡入之民俱可一當百今虜轄地而兩無可因卽所謂無賊則守賊來則走亦以城有可因兼可接渡順民耳豈其我欲擾賊而先爲賊擾也有容自不肯草草舉事然兵何以增餉何以益應援何以速船何以泊海中風汛止可半年而機與時合耍復何時又云金州無虜復州以北不可謂無虜信如此必得無虜之地而

守之矣夫無虜也而又何云守卽復州以北果無虜而我守此何爲大約能舉事卽有人亦可往不能舉事卽此地無人仍必到有人之地無人尚不堪守有人又何堪戰此關城之所以未入廣寧也然因其不可入而並不議必入之方是奴眀張勢以扼我而我竟束手以受其制是又我欲制賊而先爲賊制也卽謂可以徐取然機巳著而登萊之兵不可入金復在今之不可

入者遲之數年亦未見其可入也且其邊愈遠則我之機愈不可得有容不能入金復而文龍何能入鎭連其孤城之不可守同也其餽餉之不可繼同也其應援之不可待同也是以文龍之稱二三萬者踰年而不能輕窺岸然則舉朝所望於文龍制奴與文龍之請進師請以鮮師助亦其酬恩奮激之一念實未深言其利害也不獨此也自皮島而入鎭江九連猶廣鹿之入

金復也地益遠力耍不能及彼不諳地理而奈何以四衞責之文龍不獨此也自皮島至金復其途坦其爲道里雖遠而尚近若欲襲取老寨則自鎭江而至寬甸寬甸入奴寨也尚數百里卽向時劉綎所入故道卽有間道而牛毛董古諸險非可以偏師逕度卽險可度而襲人者必襲於近則可脫免應之不然則哨探入而險巳守守則不可襲卽古之千里襲人蓋別有掩蓋

之術誘之以不虞今示弱示強奴酋之習我有
年矣習又不可襲故未諳情勢而奈何以擣滅
竟責之文龍不獨此也年來牽制之說謂奴虜
前進而後襲之耳今地勢既未可輕襲奴兵動
言數十萬精者度可五萬彼畱一萬扼險而已
得十萬之用文龍動言男女四十萬然可兵者
不滿二萬耳或又言水陸相絕彼不能如我何
而我亦如彼何夫我既不能如彼何亦何所患

而為我牽制卽如文龍之說屯田而餘於粟鑄
錢而餘於金當進師之際陰入則輜重未易陽
入則眾寡尚懸我從險入彼從夷出轉而襲我
終有進退之虞故卽改掩襲為大舉改牽制為
擣滅而以大功專責一路臣終難之天下之患
莫大乎我知其未可而欲持以愚天下人妄意
天下之受我愚也而不知我已為天下愚而不
自覺臣向欲開四衛之局而該部仍付其議於

東臣頃欲增覺華之船而該部以空手茅生謂
臣於慕要未諳於地勢也兵固有聲有實知其
聲不繼而始防之終輕之則聲為虛僭其輕不
意而擣其所不防則聲又為實然終不若集聲
分而為合總眾聲以立讙令其無敢輕而分為
防則虛而為實之用要大臣欲以皮島之師伺
寬奠以廣鹿之師伺金復以覺華之師伺海蓋
再以夷官王世忠結虎酋而招撫於廣寧則賊

不得不分分而防之其途廣則合而入之其力
微皮島之路四要在鳳山廣鹿之路三要在氷
峪覺華之路二要在二溝兵不必盡下岸而舟
所過不得不驚為防窺其防所疎者遂下岸以
擾之若示以入益我有所不攻而實無所不攻
賊無所不備而實有所不備況我示其攻於水
則逸賊識備於陸則勞今文龍之舉事固曰覩
關門卽朝鮮亦曰具兵八萬以待天朝夫主不

爲先客何以籍令天下根本在關門而關門之
大勢在寧遠與覺華相倚籍蓋寧遠不備無論
我不能通聲嚮於東一旦賊據此二地則去我
促而我失戶庭不獨我不能以去賊二百里守
關而賊以百艘縣覺華西下則關門之百萬無
一可倚故寧遠者後日必爭之地今日必據之
衝而覺華者又寧遠虛圓之地而關門要塞也
今度文龍之師非二萬不可亦宜簡料果有二

萬勝甲之人無盡魅於不可究詰之地登萊合
江淮之兵可萬餘而仍當遼人三千爲鄉導覺
華所不足者舟舟用唬所以聯二鎭而通其氣
豚用沙以載兵非謂賊必舍車騎就舳艫也登
萊之舟取辦浙直而令遼舟取辦登津乎又言
有事寧遠則引賊豈賊乏二百里資具乎懼其
因糧寧遠則退守關懼其因糧於關則退守何
地天下以臣爲不先守而急遠取也然以此不

動卽爲守資以此有動卽爲進資乃若遲速之
間難言矣軍氣稍振而神氣未全不可速也布
局已定而物力未齊不可速也故言速者非也
遲之數年我軍之氣愈惰我將之志愈玩我民
之脂愈竭彼休息而氣完屯收而具完我撫之
西虜彼亦可餌多內難之朝鮮易爲陰陽使其
驁伏者一出我之待時者反爲所待我欲困彼
者先於自困此智者所不能謀也故言遲者亦

非也凡臣所言皆守也臣之意在合遠近水陸
以爲守而守之具皆足以進如臣之言守則此
事終有崖略不然內枘之而不顧外遼鵞之而
不顧近他附之而不顧身獨執之而不顧衆豈
惟不能守而徒爲後世之所歎封疆之臣不足
惜其如宗社大計何蓋是時李琮簒其主暱中
朝有欲與問罪之師者公以　高皇帝於李成
桂亦姑容之況國人以暉應奴琮附我爲名而

琮目稱權攝國事請命於我則名亦正文龍方倚朝鮮琮因文龍以請當使文龍市德以便其呼應故朝鮮有助兵八萬之說而文龍來請餉每以直擣奴穴爲已任牽制奴不東爲已功中朝惑其言以爲卽未能擣奴而奴之不來實文龍之力不知文龍實不能制奴也茅元儀來力以此事必明白道破則縱不能奪舉世之不忠而媢賄者亦能解舉世之忠而不諳地與勢者

與公議雅合故公極言之而中朝終不解也後公去奴入犯文龍且不及知何況牽制而我不能進取奴果日進以爭寧遠幸公先恢寧遠得以禦之而西虜果與奴合朝鮮終折入於奴一一如公料云公旣閱覺華復還寧遠先修文廟大閱諸生以示安閒以招流穴遂單騎東行至單艦山先期令覺華水將金冠等將戰船入葫蘆套與相邀期以習應援復暫還前屯公念關

外之民已可二十餘萬欲移大兵漸爲進取而是時王威在三屯營苦無軒翥遂騰奴僭西虜之境舍遼攻薊自喜峰口竟趨京師之說長安貴人助威者頗著其說公念西虜與奴未合必不卽爲僭然不合亦未可久憑也如其道坦遂則亦當爲防又以寧遠山形可依築關如山海則亦如紫荆居庸之有重關而併築其傍邊之牆則收二百里於腹如薊鎭雖力詘未能舉而

其形勢當規畫以爲萬年之模京師有重關勢益鞏固而又非八里舖關之徒以自坑令哨撥將左輔出邊相度輔終不能蓋輔已移寧遠半歲而單遠之邊堡如白塔峪等止隔二十里亦未敢入也又令胡維寧趙佑往閱二將歸言大小紅螺山去寧遠不過數十里勢似可憑細詢之則其身出寧遠亦不能十里也公念紅螺爲遼西名山往李文忠追虜於此遇角端卽其地

也國初之師自大寧而出則從薊門而東北行於今遼之外毛文龍常疏言關門當守紅螺部議卽欲從之不知紅螺自失大寧後遼西徙而南久已爲虜有且其山甚大無可憑以爲守必得究其詳實方可以一意東移是時已攺題茅元儀充贊畫畱幕中乃令偕滿桂東行儀與桂率家丁十餘人至寧遠呼左輔祖大壽共率家丁百餘人東出登紅螺自虜地繞而入歷亿塞

外諸山無不謂入虎穴而儀等與零虜遇竟勝之而返然不炊者亦七日矣儀以築重關使依灰山則東虜入犯竟至塔山馬首西向稍循而北卽可從諸口而入雖築邊牆而處處須設重兵其爲力分當依小紅螺之口而橫貫於塔山或守小紅螺之腰而橫貫於單籬山則虜必自大小紅螺之背從刺榆河轉而南向始可入鷹窩諸口其爲守尚專今度勢量力定未可興工

滋費若自喜峰而入固無所不通然山後之山尚厚止可通零騎而未可通大舉如大舉之路則其行於山之外較行於山之內甚遠非與西虜合則不敢可以必虜之不然公於是决志移師東向復自前屯至中右自中右繞至邊繇新與錦川黑莊仙靈小團山與水白塔峪宿於寨兒山是夕雨公遂臥輿中以氈幕讓從行士從行士無不泣乃自麻溝相大小紅螺之勢時制

府王象乾出關公邀之同東衍巡閱乃自寧遠夜騎而來早會於沙河堡乃閱灰山揚安寺兒諸堡而還宿於連山象乾先還寧遠公宿於連山是時象乾年八十矣尚躍馬馳驅公出塞三日俱煨燼無舍宇而虜馬時爲出入跡尚新無不爲公危之而公所至虜皆遠徙於山遙望嘶指故雖風雨饑餓極所不堪而終無驚譌公復自寧遠至前屯合較遼士簡閱寧前以西可也

之田約五千餘頃官屯其半買牛市種治耕具大爲明年屯計約用屯兵七千五百人牛五千隻籽種一萬二千五十石擡耩犂伏鏵耩耩頭千觔各二千五百副鋤七千五百把除兵糧外約爲費二萬八千五百兩督所司以　上賑遼銀辦之趙率敎以所獲籽種二千石分四大城於是遼人出關者又十餘萬而東來者晝夜不絶官民屯俱大興城堡皆輻輳如承平時矣

督師紀略卷之六終

督師紀略卷之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元儀曰是不能終料虜虜雖伏當急圖大戰大戰非車營不可往謁公京師潸然此言奈何柄兵年餘尚未及此乎公曰是難言也用車必籍火器初至此火器手不能數十人不能火其安用車車亦不辦也厰有熊經略所造迎鋒車六百輛敝敗不可用督工修之近始將竣往　主

上允主事譚謙益之請發帑三萬造攢鎗車千輛調之半載而尚未至且古今車戰之法雖曰犁然而按地布形按車備具則疎密繁簡分合奇正俱不可不深求以盡其用子曷為圖之於是元儀乃以分為尺寸為丈以画車圖使步騎輜車足以相容又量度車之火器無如子母子毋則循環無窮可以數晝夜不絕與夫主佐之用行止之需各疏列焉公復斟酌為車營制大約步兵五人為伍內立一伍長二伍為什外立一什長二什為隊外立一隊長隊有火兵一人奇役一人共為二十五人主偏廂車一輛以隊長為車正執隊旗什長為車副執牌刀餘二十人為朗機手六鳥鎗手二三眼鎗手六火箭平二大弩平二長鎗手二而砲弩手俱兼短兵以車四輛為一乘設乘總四乘為衡設衡總二衡為衝設衝總四衝為營設步佐將以參將領之

騎兵五人為伍內立一管伍二伍為什外立一管什二什為隊外立一管隊隊有背招一人傳督一人管隊執隊旗右什長為弓箭教師左什長為火器教師背招主弓箭傳督主三眼鎗餘大砲手二三眼鎗手八弓箭手十以五十人為乘分配於四車之後設乘總一四乘為衡二衡為衝四衝為營如步制而將曰騎佐以遊擊將軍領之而別有騎兵八百名曰選勇以權正一

員統正兵四百人以應四衝之變權奇一員統奇兵四百人以監四衝之兵而總之以權總皆隷於騎佐每面用輜車六十四輛供三十二戰車每輜車用牛一夫二八牛十六夫爲一乘三十二牛六十四夫爲一衝六十四牛一百二十八夫爲一衝二百五十六牛五百十二夫爲一營不別設官而分四面各統於督衝督衝者合一面之騎步戰輜聽其聯絡給發而聽命於主

將主將以副總兵爲之有中軍一旗鼓一材官十二騎奇佐亦各有中軍一材官六步營復有補伍總一率百人以俟補伍騎營餘奇百人内雜役七十五補伍二十五隷中軍步營自補五而外雜役七十七人隷中軍一百一十一人隷各官每營共爲將領材官一百二十七員騎兵二千五百人步兵三千四百八十八人輜夫五百十二人偏廂車一百二十八輛輜車二百五十六輛官馬二百九十六匹兵馬三千三十匹火器馱騾一百二十頭火器馱駝三十頭架輜牛二百五十六隻大砲十六位滅虜砲十八位佛朗機二百五十六架架各子砲九門鳥鎗三百五十六門三眼鎗二千七百二十八桿弓箭撒袋一千二百七十三件大弩二百五十六張長鎗長刀長斧一千二百八十件大棒二百五十六條火箭七千六百八十枝戰牌二百五十

六而腰刀五千九百八十八口盔甲二千六百二十八副管隊臂手九十七副車正臂手一百二十八副金鼓旗幟響器二副纏椿九十六根條拒馬鎗二百五十六架火兵尖擔二百五十六條鑼鍋五百口鐵鍋二百五十六口水袋五百箇水桶二百五十六隻火鐮二百二十八把燈籠三百五十八箇木梛一百二十八箇鐵鍬七百五十六張鐵鑊二百五十把鐵鍁二百五

十六把鎌刀一千二百五十六把斧一百二十八把鍫一百二十八把鍘刀二百五十口烘子炒麵各二百九十九石四斗十人日食米升五合馬騾駝日食豆三升牛日食豆二升計人日食米九十九石四斗五合畜日食豆一百九石四斗輜車每車可載八石四斗通計載二千一百五十石四斗計官兵夫六千六百二十七人畜三千七百三十二頭匹計輜車之載并耗止可

供十日之費烘炒可供人十日牛可供人十日車所載以四分約之以一分載米三分載豆偏廂車每輛占地一丈七尺車一百二十八輛周圍占地二百一十七丈六尺加四隅角門斜出五丈六尺共占地二百二十三丈二尺方營則每面占地五十五丈八尺卽為車內横直地數以輜車為子營每輛占地五尺周圍占地一百二十八丈加四隅角門斜出三丈二尺共占地

一百三十一丈二尺四面各占地三十二丈八尺輜車之前偏廂之後各距一十一丈五尺為四衝四奇騎步信地子營之內主將居中虛地横直各五丈其外則為四正餘奇步騎信地各有等差丈尺又為圖以便教習公於車營酌古宜今精詳適用掩往式來照映萬禩不可尚已遼東向習弓矢置火器不講至於車營則九邊英銳無不以為恥公力為提綴復令元儀傳其

旨於諸將惟馬世龍解其意首出授鉞時賜金盡改諸式車為偏廂公又下教切責之曰今天下安危繫吾輩一身而猛鬪此身於天下安危何如昨閱車回不食不寐氣咽而不下想將軍同之也初作車營豈敢遽求合式但各將冥悍如兒戲可惱可恨如昨果係銃砲炸裂便當近前拊恤被傷兵丁仍責成先爲驗試或藥有過分如止係兵丁失竦便當近前拏究其人凡陣

前要暇要整當兩軍對敵如營中失火衆軍亂驚當何如即砲有炸裂俱要各守信地不得輕動一步如輕動即梟方成軍令紛紛擾擾到底一場空話可奈何車營議幾月矣將軍為全遼大將而部下不能成一車營竊為將軍恥之吾輩原不着急那得責成各將昨賞尤岱豈賞其能練特賞其勤勤懇懇如饑思食如寒思衣獎之以為勸然總在吾輩急切則諸將動耳將軍

肯減去騶從之鎮兵以成一車營凡解到各車整成者俱隨到給發責令如法操演何人不可車何地不可車乎古名將舊事暇時可涉獵一念之本閣部原以腐儒冒據諸將之上愧無能振諸將以報朝廷惟將軍可為我釋此念也龍感激以公之法教習諸營公亦身為督閱始選能火器者於車使就車演打繼則合四車而使並發繼則合一面以及四面面又精察其焰不

張則瞄抽剩者治之又精察其聲不以並出者治之諸將之向在京營略知車營如徐應垣輩方欲騁語以教諸營面見公之法與舊迥異即所自肄舉動張皇每受朴以去公又為車營百八扣以啓諸將意旨微妙公既教關外乃進關教關以內者面適有王楹失事王楹所守中右以城工未興愧於中後乃日出採柴採木以為繕城計哈喇慎三十六家以朗素專款事哈之

穴直喜峰口於遼素無額賞近始有迎風等賞耳朗素稱堵東夷功欲添額賞是時魯之甲兼此部撫事執不與割通丁之髮焚高臺之芻終不與厚其迎風食物而去偵騎遠哨無跡矣薊有孛原主不出關之說以既塡城堡西虜必來擾為詞欲以驗其言遂若陰縱之楹自出護採柴木伏從溝起遂殺楹公聞之震怒下檄詰撫夷者使分別順逆必欲窮勘其穴命馬世龍率

銳師合關外之驍騎追躡之出龍至中右斬楹
之部曲左右十九人以正連坐之法爲佴以誘
朗素復入伏而殲之撫夷者洩之素遣追公以
其穴在大盤嶺可以按而至其他部落言把拜
等以順逆自列於前屯者可以不問則其衆亦
不過萬餘使不能哃其法試其銳於西烏望東
征予制府不欲以一將之故授奴酋鷸蚌之利
謂勝則報復不勝則益恣遂自喜峰口嚚其貢

使嚴諭令綁獻殺王楹者戮於境而添其應增
賞千餘金公曰賞果應添當添之於早不宜俟
其殺將也其所綁獻爲吾人而逃回者縛以當
虜此可以殉乎上疏曰此事督臣之所能而非
臣之所能也然而邊人或以此患爲壞撫而反
欲執此患以壞防曰關外不可塡實一塡實遂
以惹虜然不思近日薊門有白馬關之役豈必
關外之塡實今出防西虜者曰聞烽卽爲追襲

見其殺掠有據方敢生擒夫待有據而生擒不
已晩乎然無據又恐爲釁端益戒於往欲殺趙
率教之事頃諸臣欲以撫夷將朱梅管中右事
益欲執撫了戰故臣與撫臣俱爲不可　上以
爲然公遂以馬爌代楹而益料理關外事弗撓
乃具儀餞滿桂及爌行而以賞功經歷僉啓倧
管寧遠通判事原任訓導吳京管前屯等衛學
事金啓倧者以文無害積官至縣丞陞外衛經

歷外衛經歷冗官待缺故効用於關管賞功事
頗有志介而勤敏可念桂亦雅重之故以管通
判事使聚兵馬錢糧料理城工及軍民詞訟倧
至湊體公意大得衆心敘五防時遂題擢通判
後公行奴圍寧遠守城被砲死贈光祿少卿世
廕錦衣千戸人服公屐屨之間皆得其用云是
年行採青之法省度支鉅萬關門内百里俱無
草故俱仰給於永平諸府大爲公私之累王在

晉時議開關採青甫數日有緒譌傳有西虜至
卽撤兵入關并所採棄之虜載而市於我公是
年勒令各營採青量加犒勞以所得與乾草四
六搭放兩年合省銀十八萬有奇自王楹之事
撫者自知不理於衆反囑其鄉人鼓其扇亂羣
口頗囂公又力請去疏略曰臣觀自古人臣之
抱愚忠者其身獨危其心獨苦凡以欲平天下
之大患必籍天下之大權而非身冒天下所不

敢任之患必不能籍天下所不敢操之權故患
方起於倉襄愚者易爲任智者易爲讓蓋任與
患親讓與罪遠天下惟幸愚者之任患乃讓愚
者之冒權若夫機方伏而未發患稍息而有待
愚者見爲患智者已見爲無患旣以爲患則強
而任其患遂覺冒其權旣以爲無患則起而乘
其權或以及於患當是時愚者堅持衆入所應
得之權而不解寧惟無以已天下之患而其患

更大故臣謂其心苦而身危近因東酋爲逆西
虜紛紜督臣王象乾以兵部尚書行邊自任撫
事年來極力提挈遂有端緒然便覺專主於撫
若恐防者生事啓釁而主防者亦苦於主撫之
說而難防上以兼防之身偏款下以兼款之身
偏防是以趨率勦之殺賊督臣初欲叅之後欲
薦之而王楹之憸撫者曰罪防者曰忠以兩相
成之事至於兩相妨以兩相兼之人至於兩相

卸且既有督臣便不必有經略而況以臣督師
至今日更費矣今當削去經略亦可不用督師
止推一材幹總督移鎭關城以薊撫居寗以遼
撫居寧前如遼撫暫居關門則總督暫居永平
至於臣竟當罷譴以省二臣之紛紜如　皇上
不欲竟致其事則令臣姑還闕下以聯絡中外
邊情臣得比於識途之老馬如　皇上必不欲
臣離關則臣請且不推經略且不推總督只以

臣一身督兩撫兩撫居啻居寧如議臣枉關或枉永　皇上如推督臣則願有請焉有敢居啻不敢居柬者勿推有能任撫不能任勒者勿推有肯同功不肯同過者勿推有怕勢要甚於怕奴酋者勿推有顧局面不顧安危者勿推有愛便宜甚於愛性命者勿推如　皇上止以臣任則臣亦願有請焉　皇上終年不令臣一覲天顏則臣不能任　皇上不時予邊餉不設定軍

需則臣不能任　皇上不以聖斷臣所奏請而以樞部議臣可否且中外紛紜日論邊事日發竿牘於鎮道則臣不能任凡此數者　皇上幸一一許臣臣不復敢愛其死然目前尚不敢令撫臣居外而臣居中也蓋關城兵馬關外兵民皆臣所措置其可憂可憫皆臣爲之端天下事身爲之則親人起之則覺無味況臣所爲者未必盡合於人或不堪終其䶢卽撫臣忠誠體國願爲塘牌恐自臣遺之以難語不云乎巳欲居其名安所逃其患臣卽無居名而寧肯逃患乎臣謹擬恭趨闕下朝元旦令節一覲天顏以盡終年瞻戀微忱且以講明邊事往迴不過十餘日自可不悞要機　上報曰朕以邊事付卿倚賴甚切凡所奏請無有不從卿盡心料理巳經三防封疆安靜勞苦功高朕所具悉今邊防正急卿還勉爲朕留不必過有疑慮朕亦欲見卿

但少須寧貼自有召命蓋是時王制府聞繼母喪將去故公請停督府之推是時鹿善繼茅元儀俱以停制府不如罷遼撫而公以閻撫強予以不和而去不欲又去張撫而實督不礙於事權徒以王督爲始撫者故防撫頗有畀同枉它人任之自可相安而遼撫實爲贅官

督師紀略卷之七終

督師紀略卷之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所云怕雄要甚於怕奴酋者葢是時魏忠賢用事巳甚有宋明時者以符咀能制虜因主事譚謙益之薦有爲道地忠賢者甚崇信之令試於關公雅不欲而王制府盛爲供具恣其日夜爲喧貽笑華夷其說使神憑於人向前殺賊而不顧試之四卒不效制府戒諸將讓陣諸將莽

肯應公朴責之驅去忠賢滋御不顧也其所云可憂可憫者公在關外時張撫軍心動上疏以阻之謂可憫者四一世弁流離一諸主瑣尾一遼民困頓一陷虜思歸謂可憂者五一西虜入掠一饑卒思逃一遼民倒戈一奸細陡發一奴騎長驅故公疏及之是時永平道張春倡浮言於長安謂虜巳至中左所而關門不報葉少師以書詢元儀曰關外之議聞子决之今旣以來虜當并力爲禦而匿不以聞督師公之指安在卽禁絶塘報子以特徵寄心膂可無一言及乎元儀答曰守寧之說實與末議虜報實未聞然城工裏口幸天日晴和得於十一月竣雉堞未能甃聊設之耳覺華不之軍儲而海在凍未凍之間彼此隔絶所運火器火藥頗多而亦凍於海中僅車運者達耳於事似危急然而正慮虜不來虜來必送死葢城中自虜拔歸者俱憤怨

可一當百而我兵出防將士俱有致死之心滿桂忠勇冠一時袁崇煥巳出駐寧遠悉心爲理與此城共存亾將士素感崇煥樂爲効死如川湖兵叟願爲之死皆請自赴寧遠此人事之可守也寧遠雖無糧而督師公令前屯趙率敎津送而别補運還之亦可稍支獨苦無豆卽關門亦竭而津門運至者凍於海中不能達關門而忽有巽風自氷膠中送至寧遠寧遠之馬得無

嘗高袁崇煥韓張應吾所自燬之衙宇與工之
君烹一羊以饗諸將諸將再集而紫雲忽起偃
葢其堂燁燁生光此天意之可守也儀原與末
議自不當諉之它人特以新題幕僚不敢不從
公于邁以避擾權故相度塞外規畫城守姑且
入關此中哨探頗遠一聞虜警便當飛騎而出
與二人共守勝則不敢言功敗則一身不敢望
卹而更以一家三百口行古連坐之法少師得

書大喜以示同朝長安之驚稍定而永平巨室
或於春言斂金爲城守計張撫亦久心動欲送
家歸遂於此時津遣以益其勢關東之民遂復
棄家西潰公曰我不出則事不定乃於甲子正
月三日卽東行鳳翼懇留之曰聞奴於三之日
發公何急以是日行乎且今日聞韃門擒狠狠
虜徵也萬不可自輕公曰奴未必於三日發果
於三日發我得無行乎擒狠擒奴象也陰陽不

誣當爲吉徵遂冒風雪出關過中右爲文哭祭
王楹於人日抵寧遠公於初歷寧遠時卽以柯
付炯之議議黄鹽關外可以使兵民無淡食而
且以生財與張撫議之張撫曰人歲食鹽不過
二斤二十萬能食幾何元儀曰聞之會典每人
歲十二斤鳳翼以爲忤而鹽議竟行至是又聞
有煤山親按之卽灰山以煉灰凡百具皆與而
虜亦竟不來公横海之心迫矣乃復屬元儀往

募舟師元儀力辭不獲乃議節省較前題可省
萬餘金遂減其數爲五萬金而隨辦軍需居十
四焉公至止寧遠鳳翼以公東征意决心益動
乃曰以總督衙門與薊撫以寧前荒塞與我乎
是殺我也是戍我也國家棄遼東尚是全盛如
大寧河套盡棄亦何害今舉世不要遼東而偏
獨要遼東乎陰令言路指摘馬世龍貪淫及三
大帥建帥府之非公不得已以其言入告且曰

督科臣[illegible]任事而謂舊撫虛恢臣雖
無嫌於舊撫[illegible]遵科臣之言蓋此時關以外
可為而[illegible]為今撫臣亦如臣初議而關外實
有兵民二十餘萬棄而不為臣之一身舊撫以
為拘攣者今撫却又以為虛恢假令舊撫與臣
同其後今撫與臣同其前皆可以有為而無奈
時勢異而臣相拘而臣遂無以得兩臣之力徒
有自用之羞乞 皇上勅廷臣雜議主客之兵

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
民可否棄置屯築戰守可否與舉再察賊虜之
時勢果否坐待自可消滅臣不敢望為百年久
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勿徒取快目前令
當事之臣任其極重不返之勢使撫臣有不盡
之材而臣又蒙不合之誚 上報曰軍國大計
朕以任卿與卿所自任具知有何嫌疑其諸事
聽便宜行不必廷議撫臣意見不同即卿稱有

材恐不便共事下部議劉翼亦適有親喪是時
藺有孚亦為言者所劾益以疑崇煥等遂日夜
謀孽諸大將吏而為浮言以撓出關之舉又以
公聽幕士少年之言輕舉媒禍指元儀也公乃
直發其根株疏曰大約必爭之地我所據以為
利者賊得之必為害天下恐有我謀之未及敵
或及之決無我意之既至而敵終不能至之故
拒賊於門庭之中與拒賊於門庭之外其勢既

辨我促賊於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於二百里
之中其勢又辨不見宋之割地乎與而又與遂
至於無可與退而又退遂至於無可退假令一
與一退狠野可格一埤一埧蝸縮可保則旁觀
者尚欲居平當局者何敢冒險唯占往察來知
夷狄之欲必不可厭則 祖宗之土宇必不可
失臣請以羣臣之所信者明之喜峰之傳人盡
信之即如賊入喜峰必假道西虜道遠而糗糒

之費奢不知西虜為備乎抑東虜自備之也虜既自備以犯喜峰却不能自備以犯山海而曰寧遠貧盜糧則來絕屣扉則不來然乎否乎夫以天下之大豈其不為天下而計此然有心在天下而邊塞之情形未悉聞憑道路之口以為憂疑亦有心不在天下而邊塞之安危不顧祇念身家之計以為僥幸至於痿而息起則懼妨其起死而乞生則懼妨其生而起痿生死者又

或重私交排公議使其說不止攪一鎮人心惶惑躭延以廢可成之事臣豈饒舌於議論但事外之人苟幸無事可以延捱即一旦決裂責有所歸乃若臣既冒天下之安危而今日避忌不言誰為　皇上言者臣既不能曲隨以阿世定當去臣以定天下之大謀又曰近指三總兵各領萬二千金建帥府則馬世龍原未刱建曰賊平何用屋賊不平何用屋左右兩部各分信地

於山南海北寧得無居費皆不過三千黃明臣為王相晉所題以十萬買馬每馬在十三兩以上而解運稅運各費在焉戶部以鹽引抵草價至以二萬八千之米豆抵八萬則此五萬二千者誰為賠償而居間牟大利者必欲其說之行豈邊人苛求於商正如會稽之室不安其家他適既決舉目不遜百計撓留之不可然而邊臣亦苦矣鎮不當一裨道不當一倅諸臣聞長衣

大袖之雍容未見裋褐短後之結體也聞大酒肥肉之飲饌未見野宿風餐之約腹也倘謂冨擬王侯貪如狠鼠則臣抵關二年矣紫塞之風霜當加於丹庭之日月金戈之搶攘尤愈於車騎之容都今天下推何以不來來何以必去又曰臣以天啓二年抵關滿城奔潰之衆無可為語馬世龍分立五部三十營雅有條次是歲臣復病而邊事不壞則世龍與袁崇煥夾持督撫

爲之力次年劉詔來與崇煥交相呼應而世龍實爲之頡頏即兩道臣昂藏不下而每服世龍可爲大臣其後尤世祿相繼來世龍仰承 皇上予以劍章故兩部受其節制至金穀刑名軍需器仗各有司存而不得問然一時謂臣重世龍故竿牘不得通於臣而通世龍若謂世龍力能得臣而不知一事一人皆道鎮與撫臣互相推敲無論世龍不敢干以私即欲干而不得且

其自移駐三屯而人怒嚴核調兵而人怒投牒不屈而人又怒夫一總兵致人怒已不得自存而况滿司馬門盡怒此衆言煩興而人欲殺之臣敢謂諸臣無蹉跌然而納賄貪淫臣百口保其必無至撫夷官請以總督題世龍同任撫夷世龍辭不爲遂以激世祿使相口語臣切責之世祿感奮於歲前三日出防寧遠與滿桂頗有斬獲益其氣可作而使也既不能呼世龍輩以

未備之軍需強出塞以試其戰又不能以新勑之城郭力致賊以試其守徒兢兢與鎮道爲戰守之具而慳不事事者衆以爲能而其事事而致力者或逐其去或恚其留即如趙率教前歲衆欲殺之臣委曲解而姑用今且舉朝以爲可用臣豈不擇人以悞天下臣願用袁崇煥等之殫力瘁心以急公而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通臣閉閣誦經之孱膽臣願用博大強毅之馬世龍

少年英銳之尤世祿王世欽不願用熟愞通脫之姦猾且此中論三鎮臣獨王世欽爲不激不隨三道臣獨萬有孚功在不聞不見兩撫獨張鳳翼善談可愛可憫其它將獨萬化孚亟宜登壇此其押闔操弄不過僭諸臣以指臣之庸愚所謂不便其留至乞慰勞臣於寧遠則撫臣之氣怯謂寧遠不可居而難臣又所謂不欲其去總之薊鎮以萬化孚爲主盟而殷和聲受其短

長遼鎮以萬有孚為主盟而張鳳翼狂其提索
偕孫諫李秉誠為羽翼而又以錦衣萬邦孚在
中時為舍沙時為拭穢而御史為之入手故兩
鎮之人心強項者得禍低眉者得名督臣梟乾
之博大侍郎李瑾之謹飭原不為羣小所偕而
羣小偕之近者督臣闓憂侍郎去兼萬有孚劾
而羣小之勢頓減是以撫臣四顧旁皇不覺無
所依而偕御史以求自裁蓄材鄙而怯識闇而

狡工於投時巧於避患曾不知天下有忠義之
肝腸當其欲投善地悞入危疆歷日既久不展
一籌而徒偕手以攪天下之是非幸且去矣彼
既得避其怯而不任之苦而國家亦得去一選
懦觀望之臣其羣小奸貪盜逋姑不深言令其
解組　上深加慰勞令部院叅看諸指名者公
所云羣小奸貪盜逋者有孚當廣寧逃時有所
載而歸曾為遊擊徐璉切其半及公在關外劄

言欲往廣寧按視公甚喜乃托虜營中道入錦
州為模金事為錦衣項俊卿所持至靡撫夷金
繒約及虜者不能十之三又弗論已嘗以妻弟
雋陞求授撫夷官方見公於和門而胡維寧接
復州難民歸有孚先囑之又竄名敘功為公所
發幷已敘此功公所云不便其詔不欲其去者
蓋中書舍人姜雲龍述閣中諸臣意公嘗以告
之首輔者也是時西虜以銳師駐寧遠東甌脫

之地邀我自救難民無慮日公欲一勦之而遼
人未有變時原畏西虜而不畏奴故東潰時聞
西虜即逃至是遼人憤怨可用而滿桂尤世祿
各有夷漢家丁甚精遂偵其屯聚大凌河令二
將出勦之斬首四十三級他獲稱是其被傷者
數百人號泣西竄於是無復為掠於東者公大
喜親出迎師拜而酧之下及小弁入心無不感
奮而公每事不伐未嘗疏聞至此畧點明而已

是役也遼人銳甚於西丁犀頭敵五百則二千
人爭先公益喜其可用巳車營亦教有次第乃
以關內外者合閱於八里鋪軍容甚壯公於昨
年大閱卽更舊儀令大將登壇而公設幕於後
觀之至此閱兵更精勁矣公連章求去不允乃
請以本兵趙彥自代而以閣臣攝樞俟半年後
與更相出入　上不允公以諸事未奏須入面
奏而　上慮邊關無可倚者故公以中樞新有

平妖功　上所倚任請以權攝而亦以彥坐啣
樞以要人指可否邊事而不知邊勢欲其親閱
歷耳彥大懽至因所親以哀懇公是時寧遠城
工巳竣矣當未竣時公嘗欲斬汪翥以其燒磚
怠也又嘗欲斬祖大壽以其不出撫夷而漫坐
鎮城也皆以袁崇煥力救而免然公實無意殺
之欲操縱爲用而城工猝未能竣益以班軍班
軍故事不出關滿桂鼓舞之俱樂爲用遂得早

竣寧遠遂屹然金湯且偵奴酋罷王都堂管事
王都堂者王世忠之兄也其國亾遂臣於奴有
文武才略兼綜將相之事公旣題肅世忠而又
以項俊卿乃襄毅公忠之裔有德於世忠每疏
保任之故公并調俊卿出欲使同世忠將銳騎
居廣寧城外托虎酋以爲援而陰招奴酋之厌
魚諸部雖其事不果面諸夷聞舊主在中朝時
有逃來者故奴疑其兄遂罷之奴去一腹心政

事漸紊矣時毛文龍上首級三百餘顆雖不知
其自適解至寧遠公欲以風勵將士遂大犒賜
上亦發諭謂復遼之機端在斯乎聞假道潘家
口其急圖防賊而且令接濟文龍兵餉時關門
張撫旣去新推浙人喩安性未來頭緒稍淸公
疏言前哨巳安連山大凌河以西日有聲信入
潘口必過紅螺則我大兵綴之必令摧折奴救
而計穩必不出此又恐關城謂虜繇他道便可

緩防以爲聲東擊西之計舉世不言復遼獨我
皇上自爲社稷遠計不忍 高皇帝百戰土宇
頓壞於逆賊舉世要省兵省餉而 皇上特勅
接濟文龍此恢復之大機也臣念逆奴天怒人
怨自當殄滅而有錢糧工料則有兵馬有兵馬
則功可立奏 上深嘉之報曰朕昨據邊報申
微飭防知卿向來自有籌略覽奏知卿謀周萬
全朕何難裁斷内外各衙門當協心奮力共圖
大計疊奏成功其前後所請錢糧工料器械等
項作速措給仍將解發完欠數目開奏

督師紀略卷之八 終

督師紀略卷之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遂仰承聖斷疏請與内外各衙門協心奮力共圖大計其略曰諸文武將吏奉聖諭踏詣臣邸出所所計畫十二車營據所已備已練繪貼圖説其另具一冊則車營所需軍實除分布信地者不敢擬爲備止據見在車營者爲實數總計馬步二十四營合爲車營十二外又有前鋒

後勁馬兵七營合用騎步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名内步兵四萬一千八百五十六名通融俱足其騎兵五萬一千兵現有三萬五千二百一十一名以密雲通鎮東協及七鎮更番兵可抵幸速其期八月望抵關騎兵正馬外尚須馱馬一萬二千六百一十三匹共需馬六萬三千六百一十三匹除見在馬二萬六百二十四匹應所調兵攜馬可一萬八千四百以前所乞發銀及戸部補還銀共三十萬可買馬一萬八千尚少六千五百八十九匹乞於京營量選三千五百太僕寺量兑三千一百則馬可充用各營所需細大之數約可七十餘萬件除力可置辦外其凌雜尚約用銀六萬兩而騎營騾車二百四十輛有奇及行駐之費不與焉他如少鐵盔二萬一千九百九十六頂鐵甲二萬一千三百五十副臂手一千副腰刀三萬把大稍弓一萬四

千張大箭二十萬枝三眼鎗一萬二百五十六捍馬鎗二千四百七十二門弁藥袋弩三十張弩箭十萬枝鉛子三十萬斤西鐵二十萬斤此須該部亟爲擇精好堪用者亟爲給發乞　皇上自爲社稷大計立發帑金二十四萬以應必不可已之急其行營之費容臣另計　上大悦立發帑金十萬餘令戸工區處　上又以公陳病苦復遣鴻臚少卿宣諭公慮當事者不急發

軍需令幕僚鹿善繼杜應芳往京稟將之皆如期給發而京營協理戎光祚以京營馬不當予馬價市之於邊善繼以爲便且請公差官自京領價往邊市之工部尚書陳長祚不欲如數發善繼乃上書政府與力爭之長祚以內府皆爲辭善繼身入內府揀精好者竪有難色善繼婉諭之竪感激唯所擇於是軍需稍濟矣公所云鋒勁者以有車營兼馬步不可無前鋒以尖探

後勁以出奇乃立鋒勁制皆以騎兵爲之其伍什合隊之法俱如車營四隊爲局局有局總長百人分前左右後監五局爲旅旅有旅總長五百人分前左右後容崎六旅爲營營有主將以參將爲之一營又分爲三哨前左旅爲左哨右後旅爲右哨容崎旅爲中哨哨有哨總長一千將之下中軍一材官六其列陣也二隊爲一偵偵可以遠探遇警則四什長率八伍環列成營

二隊長監四什居中調度應敵[illegible]四什居前八伍居後二隊督之更番射打應變無窮其佈置也每營以前左右後四旅當四面以容旅爲中堅面以崎旅實其虛每面以本旅之前左右後四局環列即以本旅之監局分隊以監之爲外營以容旅環列於中央以分應四面而以本營之監局分隊以監之爲內營其崎旅五局一司旗鼓一領大砲一護輜重二備補

伍每局四分居於虛中應乎四外聚散分合皆可成營隨地相形皆可佈陣斯一旅一局悉爲應卒之兵矣其節制也每營四面每面一旅每旅五局五局之中以監司爲遊兵其四局爲正兵遊兵監於正兵之後謂之却月正兵臨敵退縮遊兵得以徑殺之四監有變容旅五局分應之四面有警崎旅三局分拊之而旗鼓親丁恒衛主將謂之握奇其陣精微惟在監容監容得

人無敵矣外營四旅一如車營騎兵其內營容旅則每隊隊什伍長背招傳督皆授弓箭每伍第五兵授牌刀第四兵授弓箭鈎鎗第三兵授弓箭板斧第二兵授弓箭腰刀其內營畸旅第一局授大滅虜砲三十二位每隊八砲分拊四面第二局授旗鼓以六十人四分之以便分旅陣四十人及人醫獸醫隨主將第三局護輜重各授弓箭第四五局如外營授器以備補伍共

將領四十七人兵三千人四旅兵二千人戰兵容旅兵五百人名權勇畸旅兵五百人名奇零三千人各一馬內爲隊長者百二十人三人共一馱戰兵權勇二千四百人五人共一馱奇零則不設駝官之馱有差共爲馬三千六百七十五匹戰兵四十偵每偵小滅虜砲二位共八十位每位馱騾一每二位馱藥子騾一共爲騾百二十頭畸旅一局大滅虜砲三十二位小滅虜

砲八十八位三眼鎗八百八十桿三者子藥器具各全弓箭一千八百五十六副每副弓一張弦二條箭三十枝撒袋一套腰刀三千三十把牌八十面板斧八十張鈎鎗八十桿盔甲三千三十副局長隊總臂手一百五十副容旅權勇臂手四百八十副金鼓旗幟響器一副高招燈籠二箇隊標一百二十桿燈籠如之每隊繩椿二根共二百四十每隊鐵鍬五張共六百每隊

鐮刀二十五把共三千每偵鍘刀十口共三百每偵鐵鑁十張共三百每伍鑼鍋一口共六百每伍水袋一箇共六百每人糗炒各五升各共一百五十石再以駝三十各馱糧四石騾車三十四輛騾三百四十頭每車載糧二十二石共八百六十八石人食一升五合畜食三升約略米居四分之一如車營可以供五日而人所自帶糗炒不與馬凢爲騎營者從無此內外周營

矢彈兼用行止有憑番應無窮如此者也公軍營布置略定日夜催督軍需每五日一核各道又請令死遜事張忠烈銘之子錦衣道濬就鐵造軍器於澤潞然內解外調俱不以時至且長安之口俱不欲恢復公乃上疏曰今天下怏怏然若邊人居奇於公事而奴酋爲邊人之私賊向也徵兵調兵立致數十萬而不敢後時今也約口裁腹更番萬餘人而不能必應方忍死以

前撐或居安而高議賊愈迫兵愈少而更議銷禍愈迫衆愈怕而却益玩曾不息七年遁寇勢同養癰兩歲徂伏狡如隱魅卽千里之土可捐三敗之羞可冒而天未悔禍賊自生心闖門之利害社稷之安危也一隅之生死萬姓之存亾也臣願天下以殺奴酋之心應邊人弗以殺邊人之心緩以釋奴酋是唯枉當國謀耳公欲面
上敷陳自一片石閱喜峰口潘家口而西然後具請是時新撫喻安性至矣先是總督傳催兩月張撫去公意欲補督裁撫故先請補督而西人之故主謀者以喻安性者浙人也向與有舊方久躓於家是時公論方詘之廢不用而西人自二三匪人之外固多君子故欲使安性出而與公爲仇用浙人攻公而不至有以君子攻君子之名使公與喻合則指公爲小人而不至如杭時用岳撫有首揆同主之而難以妄責公故

用吳用先爲總督而復以安性爲撫安性於六月至至則不能與衆格乃以鄉人劉永基者自數月兵曹遷爲山石道以相挾持先招永基以使事來關已公激以忠義導以時勢共成大舉安性亦唯唯公將西巡安性知公將面請於
上遂送於關外幕中力言軍需未備兵不可進公之心愈苦矣然軍需亦實未備乃卽止於一片石以歸事一任新撫爲之又具疏曰臣忝冒

政地奉命督司寧唯有司細瑣不得下親即六
卿督撫之事亦不得冴及其於兵馬錢糧器械
自宜各有司存今且沿門持鉢時遭呵怒索之
廠庫則工部曰重根本索之屯鎮則兵部曰各
重其根本榆林宣大各稱警以拒兵將已齊而
一開當事意指遂相視而不前開京師當事之
言曰兵馬糙餉既足渠便胡做不如許而弗與
直以文移往復令之緩不及事便可軟困之臣

以為世寧有此而繇今觀之殆近是乎正恐
皇上明旨不能得之天下而天下不能無事將
後曰無復可遵之明旨亦足勤當事之憂也即
批駁一荒徼之閣臣何足見風稜而躭悞及衝
邊之軍務寧不傷天理願急為之無令南指空
喢而無衣徒賦也　上申飭諸曹仍以朕查究
所不及者卿指名叅來重處公遂上敘列五防
疏九邊每防必敘公至三防時曾奉題敘之旨

而公謙讓不居及四防已將入告而喻燕示至
公嫌以乘間為德且以方在叅夏勤期治早也
此時欲大舉故發疏以獎前激後其於[illegible]
平無微不昭衆論允協而未後有遠異臣一疏
熊廷弼之入獄也自公發之廷弼嘗揚言曰我
被老孫所算然其兼人之才公未嘗不念之朝
廷兼設經撫以致兩敗公親歷其苦又未嘗不
念之而廷弼化貞雖在闕中各有黨與忌避功

之成中朝所以阻出關者祗以今日可守則咎
日之棄其罪愈張獄不可脫故巧阻之公時將
大舉欲朝議清則得一意致敵故疏略曰邊吏
不獨畏外而且畏內不獨畏公法而先畏私口
咎韓琦好水川之役以任福違其節制而貶官
臣以杜松劉綎自是猛材而實違經略之節制
則楊鎬當從末減至於熊廷弼王化貞以兼設
害事臣於二年來屢其地用其人每悉其心力

俱極艱苦夫亦欲爲國家圖大功而意見不同佐鬪者戮力遂至决裂諸臣當槩發遠戍無令久繫長安以滋口舌蓋諸臣在長安衆多欲貸其死而未敢言故凡邊政之不便於諸臣者便生議論唯遠去長安則可以淸長安之議論卽可以淸邊方之議論且以沛 皇上如天之仁而朝廷之法自在 上報曰三臣情罪各殊卿奏懇惻朕姑待以不死俟東事稍平另議是時

葉少師已去韓少師爲首揆故當時言路亦有爭執之而數年之後尚以爲韓罪御史袁必勛曰有奏請者而後有票擬者又以爲公罪然公之疏意自明而票擬者謂東事底定則正欲使望生而不致淆多口若其數年未决則固已久矣 上是時銳意恢復念公勤勞復遣副提督忠勇營太監劉應坤及前所遣胡良輔陶文等齎金十萬蟒繡百五十匹賚將士以內府軍器

佐軍而賚公坐蟒膝襴羅段各一襲匹帑有副白金二百時九月也公時尚在一片石乃疏請曰此時十萬官兵出防關外二百里而關門不過居民行賈臣願天威遠播於華夷聖德宣揚於中外謹於十八日從一片石扶病出關先俟命於寧前 上以正合朕意到卿駐劄地方宜讀其前屯寧遠隨便聖諭以諸物聽卿不時賞功諸需卿以心膂親臣肩封疆重任諸凡軍國

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徑達朕前庶俾邊籌用資廟略膚功蚤奏飲至還朝朕特佇望焉皆韓公爲首揆所贊也公不勝感切遂拜疏曰前兹十萬猶曰恤苦今兹十萬專以待功所不戮力同心滅此朝食何以復大命衰殘亦覺飛揚武健寧撫迅厲謹奉帑於筐奉金於府以待有功至于臣冒承大位力居人後賞居人先臣寔靦於

拜命適寧遠[illegible]二[illegible]行有閣以[illegible]寵修
臣除奪蔭坐蟒[illegible]綺亦待有功方敢祗服外謹
奉陽金充修閣之費恭勒聖諭於貞珉謹題曰
恩寧閣緣臣拜恩於寧以識天恩子東人以寧
也蓋從來臣下欽賜多建造樓亭以貽後人臣
以爲傳之家不過祝子孫賢不肖爲去留傳之
疆土將天恩與日月爲昭而臣下亦得附名於
有永　上嘉許之往中使劉朝至公告以方禁

宴會不敢自開之故一茗而已及應坤至時再
上請歸疏未得報故扶掖拜恩不與交一語應
坤深恨之是年夏楊漣以二十四罪攻魏忠賢
舉朝爭之而內外相持愈力公疏請罷忠賢私
家不唯安朝廷亦以安忠賢而速罷內操益將
日誅劉朝必以使事出而後殺之則知持兵者
爲害其攻忠賢甚切疏至長安楊漣左光斗等
恐益重怒力阻之公秋初入覲自兵事外亦欲

面陳此而竟不可得及應坤至關則微聞公意
而且恨慢已也關內道劉詔以同姓親之約爲
兄弟暱與宴會因益恨公故應坤歸而忠賢之
恨公深矣公將大舉而力尚未備乃喻撫觀時
可爲亦頗有吳功名之志同馬世龍袁崇煥等
至廣寧殊有黍離之感世龍與崇煥王世欽等
航海至蓋套一察形勢且以疑嘗之使後不爲
備而茅元儀所募舟師亦至以所齎六萬金

所造約可當關門十八萬有奇南樞核其數關
益艨艟火器之外復以羨自爲輕偏廂一千輛
輜車副之神飛砲車百二十餘高麗牌萬竹將
軍竹鳥鎗竹三眼銃各萬神臂弩神臂弓各千
輕偏廂者式如偏廂而廣止丈餘輕堅過險易
渡神飛砲者以木爲砲鐵爲裹用子砲五可裝
藥二斤發四里許卽以車運之爲車營鬥正之
骨高麗牌者獨爲盾合則爲城可以自立不仆

面因以發銃竹火器皆以竹爲之而麻縄代[illegible]
以爲纒可四五發而所費皆省人可多攜而[illegible]
裝藥之煩其將軍所發可二里裝藥亦十兩餘
皆以合水軍使登陸即成一軍而輕爲襲止爲
陣巨細俱無所不備先是南臺以閣　上命與
崇煥俱優用至五防時　公先以略敘至是始得
其全云

督師紀略卷之九終

督師紀略卷之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因令茅元儀斟酌舟師之制其法每營以沙船百隻爲率每船耆捕一繚手二水兵十火兵一皆聽命於耆捕凡四船爲一舫於四耆捕中選一爲舫長仍管本船耆捕事而得節制三船二舫爲一艄設艄總一四艄爲一艟設艟總一三艟爲一營設將領一以遊擊將軍爲之中軍

一材官二餘奇百人半爲旗鼓雜役半爲親丁補伍如其營船多則別設遊艟有哨船則捕盜一舵工一水兵八有飛船則以舵工管本船水兵四又立法以兼車船不水戰故止用十五人爲攆駕而兵皆健捷登岸頓可爲陸兵令每船鋇輕車一輛其捕耆舵繚留看本船其水手十一人之中立定車正一名狠機手六名鳥三鎗手四名本車狠機四架子砲二十位鳥三鎗四

桿每子砲每眼各備火藥鉛彈三十副用兵十五名人給腰刀一口車正兼大弩一張箭三十枝火兵兼火箭三十枝狠機手兼大斧六把鎗手兼高麗牌四扇每車仍載大砲一位虎尾砲二位緩急別用每船備虎尾砲二位鳥三鎗四門鎗叉等器隨船酌付其兵在水爲船兵在陸爲車兵其官在船管水兵在車管陸兵其演操在海岸上下其軍火器舟車兼用東下之具已

得十九而是時總督吳用先以春夏之交兵不可不發即撫軍之意亦若勃勃而行糧諸營一無所具公以此必入告方可而是時魏忠賢已橫逐冢宰趙南星總憲高攀龍副憲楊漣僉憲左光斗吏都魏大中等矣公以荷　主恩深必當有言而羣臣章疏久爲忠賢所格　明主可與忠言亦必面告乃因東巡欲以朝長至令節至通州以疏聞公之未宣麻也攀龍光斗俱嘗

特疏薦公葢攀龍在山中三十年既召久不出
人問之曰此時以平奴安社稷爲大吾度力不
能而又無可以倚者以入告又安用小草爲既
兩年幡然曰吾其出而相天下士乎廣寧潰遂
請用公主兵政而以鹿善繼兼言路光斗亦習
公是時薦疏數十而會推旨從左疏出故二公
既以攻崔魏得罪去人皆側目公而魏廣微者
與公同鄉同年雅善而實陰忌公當其初入綸

扉知爲世不與嘗欲偕公以自明特疏爲公言
勞欲加異典公疏曰此廣微爲臣干澤也廣微
大恨及附忠賢遽得大柄首欲殺公以洩憤乃
宣言曰兵侍李邦華約公進以清君側之惡方
率十萬銳師入矣邦華將爲內應忠賢大懼進
於　上郊囘卽令閣臣擬諭以止公而開大明
門急召司馬入令分三路逆公以止之仍記其
差官之名以核之是時忠賢悸幾欲死而閣臣

顧秉謙正欲投忠賢擬諭逐嚴而御史李蕃正
附權所稱三李者也遂誣公爲王敦而望公爲
裴度公曰御史未讀裴度傳耳遂涕泣望闕叩
頭而西時中外喧傳兩鬼欲殺公而忠賢尚有
較事者在公左右卽公實不攜兵一與一囊而
巳隨行幷無將吏唯鹿善繼從疑稍釋而廣微
進俗　主上震怒以脅公自盡既而直以忠賢
怒公脅矣公亦置之而唯杜門求去　上加慰

勞而復有吳國秉之事吳國秉者卽公初至時
令從楊朝文往說劉愛塔者也至甲子秋有孟
淑孔者楚奇士也游御史士任出募兵以爲遊
擊將軍中朝淡劾之公聞其材進疏釋其子而
以淑孔叅五部軍事使水營諸將及朝文國秉
出哨河東欲以間叛將招陷蕃爲大舉之計淑
孔有智略泊舟海套使間諜入遼民皆鼓動欲
內徙淑孔卽欲拔之歸公怒曰是失計也公以

此時當與豫爲計使其內應不則爲朱序耳奈何載之歸此徒一夫也而反使爲屠爲防國秉受淑孔命行無成功而匿金錢淑孔歸告於袁崇煥頗詰責之公西行欲尾公爲白而不得時見道遇一書生謂曰今魏司禮爲政大開告訐何不聞於廠乎遂以聶廷金攜三千金爲奴間劉伯淵以賊將爲姦而孟淑孔陰主之以告忠賢遂移公公曰聶廷金陷蕃歸而有資國秉挾

之不得伯淵曾爲奴將卽十三山輸款於楊三者也其人實忠義方欲以爲用至淑孔更奇才也若以國秉一夫之佻而殺之此失機會且自廠殺之邊臣猶有辭令使邊人訊之而邊人徇內詐應以殺之則邊人更不能用邊人以復遼矣遂止議發聶廷金等於他邊而發劉伯淵於寧遠忠賢黽勉從之而終以游御史事逮淑孔去殺之詔獄焉後竟以僞姦細武長春事獄封

五等知其於此恨公遲我一年封矣崔呈秀以高攀龍劾之應戍故與魏廣微共附忠賢至是召復臺班乃首疏頌忠賢而劾公科臣郭興治和之遂下九卿雜議是時崔景榮爲冢宰以非公不可而廣微意所屬王之臣亦未至嚴旨令出治事汰冗兵時附逆者多指摘兵冗蓋以劉永基意欲殺公及崇煥元儀世龍而李魯生等皆附之蓋意欲詘公先持簡汰之說使兵銷將

衰公自不得有爲故雖留公而終以此責公且戶垣林宗載竟照冊減將汰兵鹿善繼乃貽書臺省曰年來搖亂邊事者騰虛冒之謗以行簡汰之說邊人承望風旨以苟目前之富貴遂有任事八逾月祗點得一遍兵且以各營自報之逃故爲自巳清汰之數又有任事八逾月祗算得一遍帳且圖哄各營認無實之罪使自割再辯之舌噫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試問邊人二

三年前之事歷歷可想向也日見關門外撫夷八里鋪搶人今何不見向也日聞奴酋一馬金一馬銀買都令通虎酋今何不聞寧前屯種二百餘里何無敢擾亂東哨斬獲一百餘級何無敢承認而東奴豬地殲人築邊拒河斥堠刁斗其防我甚於我之防彼何以故而都門向聞苦求外補偷送家眷鄉邑每聞浮海買山之情中原每聞斬木揭竿之變今皆不聞又何以故蓋

自十萬之師布列於關之內外兵力既集兵威自振游徼往來嬰之者碎西虜實有戒心於我而東夷之氣遂奪東夷與西虜呼吸原通東方與中土氣機相倚西虜懼而東夷屏跡東方寧而中土晏然此理之明白易見者今受其成而迷其故日云減兵累歲之蒐羅何足佚一日之清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耳夫三軍之氣彼此依倚怯者倚勇亦自有膽拙者倚巧亦自

生心生者倚熟亦自成技今云所減之數不多夫兵有去一人而三軍無色者何不一息也或云減非減其壯特減其弱夫兵安能皆壯用兵安得去弱弱者固仗壯者以作氣壯者亦藉弱者以助威去壯是銷弱者之氣去弱是薄壯者之威去者去而留者亦歸於無用率是以行關上二三年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事果如彼能聽其淪胥而不一為料理否如其料理能不

需兵否需兵而已散之兵能再集否即再集而事在危急能待其集否事到無及而減兵者之肉猶足食否願及今一息之也且減兵之旨為省餉也天下事為於從容時自省為於急難時自費急而益急則費而益費向經急難以開此費今幸不益其急遂得不益其費使厭今日之為費而一意其省兵減則為兵而買之馬為兵而造之器為兵而討之金錢皆以兵去無所用

前費總成空卽兵再集而前項非散佚則敝壞
重爲主辦後費叓不貲費耶省耶况事不論所
關之重輕而只以省爲美談與其求省曷若罷
費與其減兵曷若散兵且省餉云者爲餉不足
佚費而求省也今之遼餉以遼爲名果盡歸遼
用而猶不足而過求於額餉之外耶遼餉六百
萬今分與遼用秖四百一十四萬關上歲觧只
得二百四十萬其在天津又未便得一百七十

萬則此不可知之數在民當問之民而民無可
問也不在民當問之有司誰肯問也不在民不
在有司當問之計部而計部旣使不完之遼餉
得寬於考成復使已到之遼餉散給於別鎭於
非遼處作情面反於遼做風裁議濟議汰不少
恕此其名實相抅政宜據經以爭之詎意不強
爲爭反阿爲奉耶或謂減兵之旨不盡於省餉
知當事者之意在進故以此掣之此亦中朝誤

矣進以求敵守以禦敵其以當敵均也主於不
敢當敵何以爲守敵不來我可勿求敵來奈何
諱一進字是倡一避字避者逃也逃有底止耶
恢復非爲遼爲內地也恢復明旨揭若日月申
飭中外協力同心不啻再四而議論滋煩揶揄
日甚縱覩肉食之謀強半婦人之膽彼旣不敢
明抗恢復之旨而又不欲自暴其中情之怯遂
巧爲託寄附於他山不必明沮恢復而能使身

任恢復之人日掣制於似愛似助之深文置辦
則非體而復虞洩機含容又情事不明而權遂
漸移其持論大端有二一曰愼重一曰簡汰夫
兵凶戰危當事者身切利害豈其嘗試且愼重
非執而不變之死法亦非虛而無據之活套唯
實心任事者深入於事之中窾郤日習躊躕轉
熟朝士身在事外固無繇得其肯綮卽邊人之
無膽者身若在事中心實在事外彼於恢復兩

守已自迎而心距之何嘗一日實覺者乎見其所當愼者何在乎以此持論不過自居於擔遲不擔錙之着數予人以到底難滿之分量而恢復自寢耳簡汰之說設端叓巧被戎行以嘗有之事則取信易爲海内持省餉之名則悚聽叓易且兵既冗冒則將兵者當併裁將既虛糜則將將者當併去和門上下救過不暇尙復言恢復乎故愼重原以進取簡汰原以振刷俱武之

善經也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愼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銷兵而總以巧行其沮恢復之術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議退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佚一日之議銷總之今日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而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藉朝論以撼邊情瘠剌明識此

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渝關之本色盡掩此可爲流涕者也且愼重簡汰卽不妨從旁論其理而其事須任當事者自酌之如持成說以授之曰其地必不可出某策必不可行其兵必不可留其將必不可用當事者尙可一日立於將吏之上乎誰不畏強敵而使之不敢退誰好居危疆而使之不敢去總奉　天子之寵靈有所以恩之威之者而人心乃一又軍中總奉

一人之恩威別無所以分其恩分其威者而人心乃不得不一令事之進止而別有主人之去留而別有門當事者又烏能行其令哉中朝有成意算之省廣微初得政卽起王在晉爲南冢宰陪推中樞又疏謂當屯守關内貽書謂公無暴虎憑河及公告歸又曰非殺奴不可歸公曰殺奴無難也只中朝不肯耳公請去不得出治事卽議發車營於外塡實錦右當去年秋撫鎭

至廣寧出龍崇煥即有守錦右意公以大舉在即而處處爲守則兵力不給故下教崇煥世龍曰凡兵在先定本謀定在進凡守皆進定在守凡進皆守原議安哨於錦便覺機活而主進今議隨地布騎而實之以步以欵來者而塡實之便是一意爲守徒銖積寸累延挨日月將令兵餉日毎不給而偺口隨人終爲人罵而終無所不守無所不備賊來而我不能猝合所守以禦

又不能專以所分守獨禦我進而不能以分守者進又不能合所守以進前出後空即目今兵稍出而寧前遂空自興水至高臺百餘里獨一朱梅而夜火徹天誰謂大兵在前虜不生心乎且右屯一安則氷合而東來者虜至勢必不能沮而姦細一雜覆車可鑒藎遠則難接近則易應譬我在關門而令陷蕃來歸則難我一渡海而機將自動夫燬城以絕其來固爲失計漫無主計而徒以欣美塡實似覺滯而不活懸而可念總之主進則一渡海而右屯自在主守而一實右屯則捉襟露肘進自爲難藎業已成守便不可無人如謂當進而仍可分其旣駐之兵則今何必爲守乎即一意爲守終年不進亦所不能藎寧前徽目前之安以出牧之而再益二百里將出牧者窮大約以進取之兵爲守之計必不可行此之不可不察也古人過與虜而不取

冒風雪而必進其避趨之機審而本謀先定耳兩河之地何處不肥美即白山木葉當歸版圖項　主上以十萬爲征勦行間之賞此其意何斷願諸君熟計之勿規細近務定本謀立望復我故僅安先鋒於錦州至是出屯關外欲乘機即爲進不唯不使疑而亦不使中朝間阻乃發四車營出關以張應昌主錦州馬士麟主小凌河樊應龍主松山陳九德主杏山而前鋒已用

齊之甲爲中營駐右屯左輔爲左營駐大凌河李承先爲右營仍駐錦州公親拜以送二營有車正者感奮刺臂血於酒以盟共二十五人公復奬巽之士皆勇往又十日發二營公病以委之諭撫時諭撫無意進取而欲以復錦右爲功故嘗揖謝世龍至是具威儀如公而贊者呼曰諸將免拜葢公拜送行者而安性以行者爲拜別也諸將含淚出

督師紀略卷之十終

督師紀略卷之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是時車營十二分四鎭叄趙率教滿桂已於五防叙陞總兵故與尤世祿王世欽分左右前後四部部分中左右三協協主一營共聽制於世龍而前鋒三營督之甲主之後勁五營楊嘉謨主之而別有李秉誠火營一龍武水營五至是前鋒兵盡在前行後勁兵更番出入左右部各

以二營出塡錦右各以一營守關而前屯部之三營分駐於中前前屯中後寧遠鎭之三營分駐於中右寧遠中左公又立法一伍虛一人斬伍長其什長責百一什中虛二人以上斬什長其車正責百一車中虛四人以上斬車正其乘總責百一乘中虛十人以上斬乘總其衡總責百一衡中虛三十人以上斬衡總責百一衡中虛四十人以上斬衡總其督衡責百一營中虛百人以上馬兵斬騎將步兵斬步將其副將拏問其權勇虛人一名以上遞從什伍加罪二十人以上斬其協中軍其前鋒後勁各營虛一人以上遞從什伍加罪如各營例兵精士奮犂然可觀矣而長安復有譌言謂公收東夷三千將以啓釁大司馬貽書問公然實不過二十餘人耳且已安置矣皆崔魏欲殺公故造爲浮言以撼也而言者便尤王甚急公旣奉旨汰兵

欲因此出關以圖東遂首請允世祿世欽病而汰李秉誠孫諫先自汰其鈴閣下額設經略衙門人役二百二十人止留五十二人以爲諸將吏先因餉以寓練自西而東爲留寧遠錦州各久之遂至右屯汰官兵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七開除變價馬騾駝牛五千四百四十九歲省餉銀四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兩二錢四厘草乾銀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兩米六萬六千六百

三十石豆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石六斗草三十九萬五千八百五十束再汰官兵八十三及減公費與班軍之半歲省銀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兩二錢一分五厘二毫米二百八十二石豆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石實見在官兵一十一萬七千三員名歲需餉銀二百一十七萬四千三百六十九兩七錢一分二毫八忽草乾銀三十二萬三百六十三兩三錢一分共銀二百

四十九萬四千七百三十三兩二分二毫八忽米六十一萬三千八百石豆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石二斗草一千六十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五束所省歲約銀五十二萬米豆草所值一十三萬公又分列其兵爲戰兵守兵屯工局運雜兵約爲戰兵者九萬四千守兵者一萬六千有奇雜兵者二萬四千有奇而以布花艌船採青犒賞及塡實錦州外大興諸堡須量加遼兵共

約歲十一萬又約去其月小盡之除三萬七千四百兩共需銀二百五十六萬八十兩公又以草乾在夏秋之間每年外解稽遲又適在此時今當均解於各月便以二十一萬四千爲額先是月至二十八萬部欲以二十四萬爲額至是幷減於此焉布花者國家舊制京邊軍皆頒之以爲禦寒具遼事興稱爲皮襖議人給九錢後改至六錢公以既稱皮襖則不必歲易之故幷

藏之則姑停之而終不可爲常戶部又執不肯任其費故公均派之以爲永法後魏忠賢欲扳結遼兵遂加之爲八錢而騰謗者以前此爲馬世龍沒入之是時中外承朝指外解内運俱斷絕兵四月無餉而餉司楊呈秀蒙人也吏胥利管之領次多則易爲姦遂不按月以意爲零發領餉者至又盛氣加之兵士聞減汰巳心不安見所發者寡以爲縣官巳減其額而領餉者受

責辱於餉司又危辭以激之九邊之兵久易囂矣自公至鎭從無噪者故諸營忍死不敢脫巾而徐璉者故羣盜也爲遼將兩逃矣王在晉以鄉曲用之公初至核將吏以其猾欲逐之憐其勇時其部曲證其倚在晉剝軍脒有據且有所連公不欲發在晉私故薄罰而用之至是爲步佐於寧遠所將川湖兵故囂於在晉時者也璉貪暴爲軍所怨而又不事練車營獨不請公閱

而大怒欲斬之後限以十日再閱十日頗可觀遂賞奬之而璉含怒以厚貲賸誘長安而又激兵反圍崇煥之署而以銃碎其門欲叩滿桂門而桂以夷漢丁塞巷遂結陣而東公聞以牌諭之而密示桂等諭不散當盡勦之無爲姑息桂與煥以兵追以示欲勦乃解散卽於追次斬首惡松山之兵亦湖兵也亦爲囂以應以公諭而散公乃欲斬餉司之胥餉司遂散如法償奴[illegible]

遼陽卽擇形勢於代子河北去舊城數里而城之甚堅固其珍異子女皆畜之及公斬東奴懼遂毀其宮室而北徙於瀋陽止以五百人守代子城奴自築宮於瀋陽覓城屢不就又懼襲之漸運珍異入老寨而又營城於撫寧關寒外漸思遁矣又數驚衆每聚而泣公以其遁入巢則反難爲攻而乘其驚亂饑災可以爲人故雖知中朝不與之意而念關係安危潛圖至計往公

唎言進取而中朝嗜沮之至是公暗爲進取而中朝且唎沮之矣先是二月間公前所遣張盤因金州之虛率衆據之公屢以孤軍難駐而奴果發銳騎馳七百里襲之卽殺馬爲糧不悋也時言者以金州必當守欲以茅元儀爲大將往已得旨公大喜曰此可乘以有爲也况元儀所素擬乎元儀以當取蓋有西虜降奴者二萬以東夷二百人長之雙馬重甲而西夷者徒步

徒手我以舟師取之降則徙不降則殲之易易耳如入無人之金州則又一張盤也公大以爲然中分麾下六車營以配水師萬人戰艦六百以元儀爲大帥崇煥爲監軍往疏略曰臣按兩河之中堅西在寧遠而扼要在右屯東在金州而扼要在葢州人知守寧遠以護關門守金州以護登萊而不知關門覂偺金州之議葢南衛爲遼鎭腹心據兩河之樞紐故全遼以四衛爲

存亾而金州又爲四衛腴壤臣初規遼事奴正以四衛爲守臣招撫乘隙議首據此地以覘賊腹心故屢用間諜而又屢疏開正局於登萊令科臣議取金州實見其大但間諜行而猜殺慘赭地墐城遂無可據之險卽欲塹南關以自固而十里工程非旦夕可竟且一航一米又隨處見瑕故今日之事守寧遠矣兼守右屯護寧遠矣必仍責登萊據旅順以南通其脉絡必仍責寧遠據葢州以北接其咽喉目今葢州雖尚有賊而西南近海則我易登東北逼山則賊難入且城郭依然而海州爲咽可扼以守金復爲腹可據以田得葢州則南衛在堂奧而西與右屯相犄角將奴無濵海之地而用海之術窮我所爲防遂減昝　高皇帝取遼於納哈也以馮勝大兵自遼渡三岔而馬雲葉旺實先自登州以取金葢緣河東沿海之地始於葢耀迄於旅順

而金而復而葢若鱗相次其自遼陽而來必繇海而耀而葢雖間有岫巖小道而嶮巇不能行軍故葉旺守金州營田築隍爲根本之計馬雲守葢州以遏絶虜馬納哈遂不能度反自鎭江繇廣鹿長生島駕海艦自東而西爲馬雲所誘北折至葢盡殲無遺今若據旅順據葢州以守金則仰遵　高皇帝之遺策兼有毛文龍在皮島以聯廣鹿長生則納哈之謀絶而葢州與右

屯夾水以扼其衝故曰用海之術竊況自天津
而灤河口而關門輿遠右屯俱爲海之右而右
屯其極也自旅順而金而復而蓋俱爲海之左
而蓋州其極也今臣已出據河西爰自松杏東
至右屯廣寧已在包絡之内然終不敢遽復廣
寧而以虛名微疲困之實禍正以去海遠而陸
運難也項有議復廣寧而明旨以必須兵力令
臣相機赫赫聖鑒已晰其微臣三年以來目營

苦畫着必求穩以爲今日之所守當沿海以爲
家而使轉輸不疲且近海之地頗有肥饒兵既
力防於外民恣屯於中而遼人漸可復業今年
以撫鎮之議糧運盡在右屯河西似可爲守且
得廟堂定謨決守旅順臣當督率舟師扼蓋州
之口與相首尾使四衛之肥饒漸實遼民而南
通登萊西通關門俱片帆可渡而兵無絕餉之
虞與日卽遼陽盡復奴穴盡洗而民已半殘城

郭堙毀亦姑且生聚於此而徐圖其内自登州
至旅順風便僅二日程而皇城等島皆有程限
可泊故旅順必當責之登自覺華至蓋州風便
僅一日程而又有右屯以爲止則其地愈近而
二家溝一帶亦可依泊故蓋州必責之寧遠以
覺華之去寧遠止二十里而去登萊尚三千里
也夫守旅順而不守金州與守金州而不守蓋
州則金旅之守誠難然而進守蓋州地薄虜而

當衝抑更難矣臣何敢好難而讓易於登也蓋
總論兩河之全局守關門而不守覺華則賊不
必盡渡海船不必盡載兵以其車騎稍兼舟楫
我之陸山水海必不能爲關守覺華而不西據
右屯東據蓋州則二溝蓋套之要不扼其防海
不密卽覺華與望海爲門而東南千里關門之
守尚虞其疎故臣謂守河西必守至右屯則東
窺耀岸扼二溝高坎之水衝西合錦松據三岔

廣寧之陸要其臨河而渡止在相時臣又謂守
河東必守至蓋州則海糴前覦寢西來入犯之
謀金旅後遮塞南下窺伺之路其遊騎所至直
可乘虛蓋以右屯之守合蓋州之守盈盈一水
犄角特嚴虜欲南窺蓋州必虞我右屯之師渡
河以擊其後虜欲西窺右屯必虞我蓋州之師
泛入以擣其穴當此時我乃得收全海以為用
而賊不得傍海之涯是謂合東江登萊之成以

守關門而關門之守乃客然而守蓋州難矣無
毛帥以守廣長無登萊以守旅順則回頭策應
無人而蓋州尚虞納哈之謀無寧遠以聯覺華
無右屯以聯松錦在金旅固虞張盤之變在蓋
州終虞金旅之危而臣非敢以臆剏也右屯之
守因乎寧遠無寧遠臣何敢守右屯蓋州之守
因乎金旅無金旅之議臣何敢守蓋州參相得
以合勢交相助以成局要在我據海以為用而

賊不得用海然意不常在海也奴用海則向來
隱慮而不敢名言者正不在如女直渡海寇宋
明犯千里之怒濤而別有詭虛如前之議可使
我百萬之兵矯立關門而無所用其尺寸我得
海以為用則糧可因田可屯食可足兵可壯即
毛文龍遠在皮島可通近日頗有東自四衛陸
行抵關而我據四衛則旦夕可以期應遂且合
三鎮之聲援壯中原之大勢即使奴鴟張而凌

三岔則右屯角之蓋州特之賊且兩虞其應而
不敢動在東江迺得偕緊促以成牽制之實即
使奴戀棧而甘蟄伏則地逼謀張情窮勢見遼
民日歸奴計日蹙一兩年間必有可乘之機而
合三而以為攻奴已在四圍之內是以守以戰
及戰守外之計俱無踰此然而守亦有分矣如
今天下必欲恢復而誠即欲恢復也則守右屯
無異於守寧遠守蓋州無異於守右屯如且修

恢復之業而姑為守則不獨蓋州為緩而右屯亦非所急再如苟延目前之安而竟不問恢復則右屯亦不必守而况蓋州總以分兵鶩廣地者敵專而我分合兵壓敵境者我專而敵分今入復右屯猶欣然而復蓋州無異於復右屯或又以逼處致寇屯聚資盜兩地所同而不知遼陽之去關門猶旅順也蓋同七百里而張盤之襲誰為資糧行無人之地食盡馬斃而不憯而

旅順實無一有固知奴之來不來不在地之遠近亦不在內之有無使兵勢既壯則右屯蓋州正足以扼其吭兵勢苟弱則雖棄旅順而置金州撤關門之守棄關門之地而虜馬無不可至不觀古事乎與而又與至於無可與退而又退至於無可退夷狄豺狼寧以我修退讓而不肆乎今奴且議造船議雜西虜繇寧前窺關門而移家舊穴徙居瀋陽我何可不為蚤計唯望我

皇上勅臣以必為則臣得以有諸將給臣以挾月之餉則臣得以有諸兵而過海十萬米豆可度來春此天下大計也而較事者謂公清君側之意雖不以兵戈而欲以口舌實元儀主其謀忠賢遂矯中旨格元儀不用公知事不可為嗟嘆竟日疏遂不敢上

督師紀略卷之十一

督師紀略卷之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鹽場堡者在三岔河之南奴驅人煑鹽人每逃作堡以收繫之其人思歸愈甚日來乞兵奴既守瀋陽所留兵夷不過數百人散於數百里間其備既弛我民十數萬無不圖内應公以大舉不容爲欲因哨將巡河一揆訊之而以非舟師不可濟故已調舟師於大凌河議欲以茅元儀

率舟師往應之而世龍以不如專用哨將可以無形不知論撫固已心疑之預屬水將金冠姚與賢弗聽調元儀徵聞之以專任之甲必致僨事舟師調必不至而之甲又以舟露形欲結葦以渡元儀復力爭之即世龍以爲不可世龍既發之甲欲身爲殿與元儀俱元儀曰舟必不至即君至無益何益一夫以舟爲聯以當浮橋利則陸師據城舟師亦分半爲佐可以直入海州以取遼陽不利則渡十萬之衆以歸奴兵往返徵發兩日夜方至至則渡民已盡未盡則撤三舟而浮橋久爲虛架遮嚴以當其矢則彼之長盡而我得從容以還如其零騎頓下則舟師所載竹火器即可襲殺之無遺而舟師必不至將奈何世龍以申明將令於冠等必無阻元儀遂力辭不往而之甲於九月廿一日發兵約冠等於廿二日會二溝廿三日爲渡於柳河至廿五

尚無舟至唯金啓倧所調漁舟七至耳遂以漁舟渡之三日而所渡止八百騎奴兵覘知其渡者嘗於河傍泥淖不能立遂悉城中甲掩出葦荻後以薄之而李承先被射死兵半渡歸半殲於奴騎八百盡失之之甲既渡投河死曰我無以見我公蓄王樹之甲皆故逃將公免死用之感公忠義與公法紀皆知恥而不敢再逃時之甲承先與左輔三先鋒分道出左輔自上流至

船城船城民殺一孤山夷賊數十全城而還船城近瀋陽二十里奴聞變皇遽欲遁無暇南下皆喻撫格之舟師至廿八竟不至不然則遼陽海州竟可復也其出哨渡民事原與喻撫謀之但不告以得便則湊入耳及事債喻撫遂推不知而與中朝人指摘公　上心悟乃幷詰安性而令世龍戴罪先是忠賢剌謙等已矯旨允御史陳世埈之言勒公還關以嚴秋防公曰秋防

反大乎是金牌十二也至是遂還關求去愈切而揆地新用事者亦湊忌公遂允公歸加官廕子行人護歸如舊典公先以累年督理事宜列為書略曰臣以章句腐儒誤承　皇上任使督理軍務三年來撻伐未彰鯨狐尚在督理之致無可入告　皇上廼諸務繁雜動關度支又何敢不入告　皇上臣惟軍務實繁首先簡將其次唯兵兵將剋而信地可明故先守關以為基

後恢遼以圖進有信地而後可審機宜然戰不克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款不成若無兵無馬亦不足以赴機故操次之馬又次之非餉無以養兵非芻無以蓄馬故又次之非屯田則餉芻之用窮故又次之有兵馬而無舟車器械是以卒予敵也故即次之以局有舟車器械而敢不為行營之計乎故即次之以營數者具而可以有土矣然不拊此民生與茲士氣雖有土其誰與

守故曰拊曰學又次之有土則可生財故儲與用又次之凡十八務又有條分三十一則各類見焉而十八務為國家一大經費特先之以錢糧出入軍實總務而後及諸務其目曰督理軍實總務凡二則曰正項錢糧曰雜項錢糧曰督理將務曰督理兵務凡九則曰立五部曰立車營曰立鋒勁曰立水師曰調集曰召募曰土着曰簡汰曰實在兵數曰督理關務凡六則曰修

城曰築臺曰建營房曰建衙宇曰禁交際曰葺
小馬曰督理遼務凡四則曰工程曰復世職曰
復業遼人曰回鄉遼人曰督理戰務曰督理守
務曰督理款務曰督理操務曰督理馬務曰督
理餉務凡二則曰糜糧制曰陸運曰督理劄務
曰督理屯務曰督理局務凡七則曰局造曰外
造曰江南造曰山西造曰外解曰車輛曰船隻
曰督理營務曰督理柎務曰督理學務曰督理

儲務凡三則曰鼓鑄曰鹽筴曰關稅曰督理用
務後以讒者方急不欲自明乃不敢上其書而
止以疏報其收放錢糧總數曰一正項錢糧正
項有二則曰帑金曰部解帑金有二則曰新頒
曰舊貯新頒者一則臣督師所請也舊貯者五
則一曰經略前經略二臣所支剩也二曰視師
前尚書張鶴鳴所支剩也三曰犒兵發前總督
王象乾犒標兵者也四曰賑濟允部臣之請發

遼撫賑遼人者也五曰車價發部造車所餘也
部解有三則曰戶曰兵曰工皆奉旨協辦軍需
而工部先解七千金亦附焉共爲一百六十萬
五千六百五十八兩一錢六分七厘其支銷亦
有三則一曰開銷所實用也共五則曰布花曰
犒賞曰賑濟曰衛官俸曰雜用二曰置辦金錢
雜用而若工程若軍需皆實在也共二十則曰
城工曰築臺曰營房曰衙宇曰進守關外曰調

募曰屯田曰器械曰盔甲曰弓箭曰旗幟曰火
器曰火藥曰鉛鐵曰戰車曰船隻曰馬騾曰廠
場曰陸運曰炒麵三曰借支暫以應他急而行
當補還虛用而實在也共四則曰督餉衙門借
曰餉司借曰各營借應餉司扣還曰各道借應
責追還其三者之外尚有二則曰在庫庫所貯
也曰現領各官領辦未畢查核見在行當覈辦
者也并借支者俱作爲實在共計三十二萬一

千二百四十一兩八錢九分八釐六毫二絲一雜項錢糧雜項有二則曰剩舊曰生新剩舊有六則皆支剩餘銀向不奏繳即交盤之冊或有或無而臣所剩出必欲明告之　皇上者也曰工部城工舊發修城之銀也曰城工工部力不及別發濟之者也曰部賞部發犒出關援兵之餘也曰閲科馬價前閲科姚宗文所支餘也曰太僕馬價前太僕何棟如解存者也曰助邊前

應撫王象恒括捐以資邊用者也共爲五萬一千七百兩六錢二分二釐八毫三忽生新有八則曰屯田關外所收之籽粒除本色充餉外別有變價者也曰鹽利近責海所息也曰錢利近鼓鑄所息也曰關稅近所收於關者也曰秋青入衛班軍不及操而改折者也曰節草前餉司白貽清買草所節省也曰寄庫各衙門無礙官銀寄庫存貯以俟雜用者也曰羨餘廳官支發帑金之羨也共爲五萬五千七百三十四兩八錢七分七釐四毫其用有關銷有置辦其存有備支有在庫有現領一如正支俱條分縷挙大軍之後每名卿巨手亦致淆雜公局度關豁有豪杰之略而一介不取一錢不妄又如處女如介士故分毫不苟而出納如水時忠賢欲以此求多發部覆案部閣俱欲仰承風旨而不得得京營以馬價抵馬不入銀數以爲間可乘大喜

欲以建公時馮嘉會爲大司馬曰我不知其端然孫公必自有說後徐業之始知此銀自京領買未嘗解至關故在馬數乃廢然後崔魏復矯嚴旨令巡關御史梁夢環覆案者再妄派官商十七萬而終不能一字及公當公之未去也廣微意欲用宣撫王之臣之臣方憂居爲南省科冒濫廣微特擬旨切責科臣而反起之爲薊遼總督以與用光不合時局已閒住去耳之臣未

至而廣微被忠賢逐矣廣微既得志卽欲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以雪憤而因以媚忠賢逮將至乃宣言於忠賢曰漣等以騾車運十數萬金往關賂孫公將使疏救矣是時　上意雅信公故忠賢尚恐公有言而或以廣微之言告公公亦竦息不敢言而客有爲諸賢行金於廣微廣微受之遂以疏救忠賢曰如此則關門之金其運南樂矣馮銓因間之

遂逐廣微廣微貽書公曰非家鬼不能殺家人也抱頭鼠竄去矣廣微又疏起高第再轉爲大司馬高第本欲傛公媚兩魏而又以前撫大同調兵馬虛伍羸弱爲公所持滋恨公及馬世龍遂以殺公爲已任故屢推不用而特拜焉既入大司馬日請減兵而撤關外以守關內公貽之書曰方今遼之兵政不圖戰決不能守不守關外決不能守關內然無兵無守無餉無兵此卽

日在關門而少不念天下則容頭過身必不肯言也僕與兄生燕薊間當遼未有事西虜何如卽既有事西虜何如蓋無日不殺掠而東賊日以金繒要結合謀卽中原如沸也兩年來何以稍爲輯乎則兵力集而氣色稍揚非人之力也一減兵則西虜乘釁東虜生心天下事將有不可知者他人可以殺邊人塞責兄何如乎第終不省聞柳河之失遂張皇其事謂遼之精銳十

萬盡矣又言中劉伯漒之間以迎合忠賢而伯漒實忠義之甲死之日復自拔歸後第竟殺之初　上甚震驚欲令御史練國事往勘後知其不然乃已之日夕見忠賢於工卽聲言公貪公不勝任而自矜詡卽忠賢亦厭之乃自下徼世龍令撤錦右寧前之兵棄圖外四百里崇煥元儀力爭之元儀謂奴三年不來非天幸也實以我兵勢既張畏而不敢爾柳河之役我兵失不

過四百人中朝自欲張大其事耳而奴實以船城之失過於是且逼於瀋陽而心懷憂悸如不撤兵奴必不敢輕我而來如撤則奴窺我之怯其入犯也必矣請身繫司敗直至明春如不撤而來與撤而不來皆甘軍法筭之省崇煥身臥寧遠以爭曰寧前道當與寧前爲存亾如撤寧前兵寧前道必不入獨臥孤城以當虜耳第不得已止撤錦右守兵回關并驅屯兵屯民以入

公私所屯糧俱不許運凡棄置數十萬石初以一金售五十斛後亦無應者哭震原野民怨而死者不知其數云高第欲以廣微舊策以王之臣代公而忠賢以第有口謂可任也令第自任第大懼叩頭於忠賢乞免不聽乃日夜憂泣怨主事徐日久平日佐之譁乃題以爲贊畫日久大懼乃疏論馬世龍激　上怒削籍去以自免葢是時巡關御史洪如鍾發喩安性劉永基之

債事故皆逐之而高第不得已來代公復叩頭求庇忠賢頷之第旣行聞西虜稍跳梁大懼上疏欲公竟其事而後往代　上怒責之遂往而以田吉贊畫田吉者故以殿試懷挾謫後爲民部郎以田爾耕同姓冒宗人以求薦於第第倚之以通中人後五虎之一也第未至關先疏請大將行庭叅禮　上不許大將於督府國制無庭叅禮後不肖者因仍爲之公攝樞時曾爲條

次儀注　上允頒行至是第欲更行雖　上不許而其所用大將楊麒等無不背旨長跽矣至關馬世龍不肯從乃請歸　上召還府公叅佐數人宋獻再來以父喪去王則古以察處惟晉繼應芳元儀枉耳皆請去部覆不允而三人終不出三人四載邊關未嘗進一階而徐日久田吉俱加銜出矣袁崇煥劉詔皆請去詔以中人佐之得留崇煥向以父喪去　上特奪情用之

故不得去而日抂死法中矣故將惟趙率教附於高第得寵任而滿桂亦岌岌矣公去關在十一月及明年正月虜卽來第卽以所存止五萬八千人報以寧遠必破漫無可稽欲留此言以飾罪并以中公而崇煥與桂殲虜寧遠第被再核兵之旨始報實數認罪以請曰臣始知舊輔之方略也寧遠之捷公雖去國而城池道將兵馬器械皆公料理其殲虜也以西洋砲而亦公

所遺先是太僕少卿李之藻以西洋砲可用請調澳夷教習　上從之以數萬金調澳夷垂至而之藻以拾遺去矣第元儀被召來之藻遇而屬之元儀至長安澳夷已至而其主調將張燾畏關不欲往遂得旨練習於京營元儀親叩夷得其法至關請公調之關公檄去而夷人已陛辭賜宴去乃調京營所習者彭簪古於關而卒不能用元儀曰用洋砲必用其砲車乃如式爲之欲載以取蓋及不果乃置於寧遠元儀從公歸滿桂泣曰公等去矣我獨留此虜知撤兵必來公何以教我元儀曰向遺洋砲於寧遠是天以佐公守也桂以不能放元儀乃以所造車試之平發十五里桂大喜遂製十車桂欲用於城外恐震以圮城也元儀曰不然是可用於舟而不可用於城乎後崇煥用於城遂一砲殲虜數百及論功忠賢不欲及去位者公竟止改吏部

尚書廕一子錦衣子戶亦札其辭而崇煥亦暫用而旋逐之幾死元儀爲梁夢環所連斃其奴以崇煥欲用之遂削籍

督師紀略卷之十二終

督師紀略卷之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與善繼元儀旣歸較事者未嘗舍也世龍至長安亦卽請歸而高第楊麒以不出援寧遠亦得罪去而竟用丑之臣代逐崇煥焉大約公嚴於持巳而恕以待人厲以持法而寬以用法故金戈風露不以爲勞胡餅鹽虀不以爲約擊體絡血不以爲病而於將卒之病如身當之親爲

撫摩不遠千里召醫見兵士之困每爲泣下而尤勵士氣如裨將劉永昌頗持風節遂屢招怨文吏而公終護持之嘗貽書督餉畢自嚴曰諸將中稍有志介者便不容於士大夫安得天下豪杰低靡俛首而能奮爲鋒者乎公風雷之法不惟姦弁猾卒巨奸豪吏爲之奪氣卽西虜狂逞聞公之來未嘗不遠徙毳帳而奴酋終始四年不敢內犯且自右屯徙至瀋陽自旅順徙至

葢州南北所棄者各四百里身退者可七百里而公於逃將宿奸又盡其用而未嘗槩絕於法如李秉誠孫諫祖大壽徐璉田翥以應敍之逃弁又犯法而將殺終赦之以盡其小材薄用卽身以蒙謗而不恤至士大夫法應問者亦竟容之卽王桓晉之蠹耗百端終不發以全大臣之體而於身之所用如馬世龍尤世祿丑世欽極盡優禮付托而一不中卽欲行大法而於其中

軍愛將每維繫而責之卽四年中所最托重者袁崇煥而事稍稽卽將行法於其中軍至其釐姦析弊揮叱澄淸如閻撫淸兵八月張撫淸兵十月皆大半以逃故抵名至踰撫而欲諸將自認八分九分以昭其淸汰之功諸將譁而止終無損益公三月爲汰而所省六七十萬至於生財益國不籍度支如以柯仲炯爲鹽以管關林翔鳳爲鑄以趙率敎等爲屯以馬世龍等爲採

青爲朋椿共可數十萬以佐公家而出自軍中今古所鮮也至於用間因間行之無窮故初至遼即發間於四衛而奴賭其地其功甚大而公不言世竟莫知至於粆化再款因大成喇嘛之往使滿桂之內丁朝兔毙而從之淚得機事故知奴倦而求款而公愈持不款之說必欲兩河盡復罪人斯得方開一面而後人發之稍早遂爲所乘至於奴之動靜無日不聞故奴畏而四

年不至公去未幾而虜即來又未幾而我發弔使實以不知奴生死遂出此以探之蓋以用間不如前明審也公於民之情僞無所不究一言析疑幾於照膽而又精於人倫時所操縱必得其用當　神廟時遼東以寧遠伯李成梁父子爲柱石有李平胡者成梁家丁也善戰東西虜聞之膽碎累官至都督人稱曰三都督得罪於主將亾命去東事起遼人思之有自稱平胡者

老而健其言李氏事甚悉王象乾以下俱欲爭顯之來謁公公慰勞去厚餼以養之欲公給劄公曰此可自制府耳時爲聲以喝虜而實不倚用後始知爲羅三杰也三杰與平胡同出寧遠家平胡久死三杰欲冒爲都督而又諱李氏事人無能難之公以虜既慴平胡當即以僞者應之使爲聲故不妨厚爲餼西虜就撫時使同防撫者出以慴之爾如重倚之則不惟冒官無法

而三杰終不能爲平胡且老矣公嘗曰果能殺虜不妨爲羅三杰不能殺虜即寧遠復生亦安所用後王之臣代公任之爲大將使之招練無所就虜亦且知其僞矣有羅養廉者軍中壯士也爲盜所引頗有跡公見其驍勇釋之使隨前鋒自贖公之將還也高第已撤錦右而屯民尚有未行者西虜來掠之世龍度其必來姑留左輔於松山而錦州亦留遊騎虜報至松山公夜

召世龍詢之世龍曰無虞也此必西虜欲掠右屯屯民恐松山之兵禦之故先封其出耳然左輔必能出而向援方略於錦州將爲要約應援必無虞明日而報至果如所料而是日爲仲冬朔左輔方緋袍謁神聞報卽馬上脫袍易甲冑而出虜不得圍松山遂反追之而錦州之兵來會大有斬獲公臨行之日賞功而後就道而羅贊廉斬獲獨多公御軍極肅而居功不矜大軍

出入無敢動一粒一芻故軍行而賈隨軍止而賈集初俠四百里之地而所至如通都尤世祿家丁嘗稍干法公卽欲寘世祿重典褫服待罪及大凌河之捷始得牽復而於前後斬獲百五十餘級未嘗一騰露布卽左輔所獲船城之東虜與柳河之敗同時公止自引咎而不肯宣張此功以抵所失故官至少師階至柱國俱同在朝諸輔遇恩洊加而未嘗以芻以功獨受至東

江之捷首敘及公公終不受而五防昔敘恩不及身蓋 上明公素志也公忠愛篤至雖身在遠而每聞 主上過舉廟堂失策未嘗不咨嗟流涕間有虛喝虜耗必不上聞恐以震驚 冲人或曰非此則中朝心弛而外輕而公終不以彼易此中朝竟忘危起娟以至事不可爲公生平不植交樹援及一身入塞更不內顧長安貴人四方郵筒有來則答自首撰而外未嘗一札

先及故得精神專一以圍外事而交遊怨其希闊知巳怪其冷落一切竿牘尊敢爲干遂失貴人之腴産後假之崇煥世龍而二人者又堅持如公以此開罪當途而終不恤遂至末年長安之口議屯則盡復兩河不爲驟議守則盡棄全遼不爲怯不能滅賊以就兵而欲減兵以就餉公堅持力主而終不肯屈理徇事最後減汰一舉亦欲因其機而得有爲事雖不成而公所定

兵馬錢糧規模至今守之爲成法卽疑謗之及
幾至指夷爲跖而公曰趙鼎被人言乾沒都督
府錢十七萬緡終不置辯蓋人之清濁終不昧
而言者之意不過欲其去而自爲表白是不欲
去也故未嘗屑置一言獨都尉王錫公之密戚
也怨公不用彼而用世龍然公邑子不能謂公
家有剩物遂曰世龍假閣部載金馳驛公曰兩
年來買車邢州募船江南造器山西調兵七鎭

及買馬買牛買騾買駝買簞自合用閣部郵符
而槩以爲世龍之所運世龍運金何必如是乎
至於愛惜人材惟恐不盡其用識鑒高整幾於
拔十得八咎所目爲中駟後皆稱爲名世而後
之謗公者忌公者祇能挫其所最賞以撓公而
至如趙率教滿桂尤世祿等雖時有左右之祖
而皆公所拭擢死事如金啓倧左輔楊應乾者
皆公所標置而鬱爲世望至袁崇煥等終以公

餘略兩挫賊於寧錦而最下如朱梅王牧民等
爲時所崇用而皆公篋皮之餘至如公嘗答人
詢人材曰鹿善繼應得吏部辭吏部來誠篤眞
恬爲我益友不惟贊此籌謨而且藉以規勵茅
元儀奉詔來有文武略人欲薦之爲大將而大
將惡之自欲請爲偏將而偏將惡之其材誠往
而終不能盡其用馬世龍在薊以數月而清積
弊七千人軍制條井亦試而方用而世以其昂

藏不下無問遺及人執法核所調兵馬遂舉世
交惡之故嘗語之曰留此一片不媚世之心便
足辦賊夫極言者之害不過殺此身而吾方捐
身以爲朝廷會此身之不顧卽見殺於言者皇
天后土寧不鑒之故士皆奮勵公又獎激忠孝
以振頹靡陳諫首出關也以病死而公哭之慟
請優卹之王楹之首死於防也而公哭之慟請
優卹之曰無負良友陳兆蘭故殉遼大將陳寅

子也出守三山平川二堡以白旗書忠孝字三軍皆縞素公泣而敬之故殉遼者如張忠烈銓之子道濬喬一琦之子桓張承胤之子應昌皆羅之塞下公誼私佽一時並激而頓改逃靡之習爲進戰之心其提掇人心挽回風紀又不特在危疆也但中朝士大夫畏進喜退嘗曰舉世皆怕只要兵不怕舉世要逃只要兵不逃不知兵之禮義廉恥湥於士人乎其高爵厚祿重於

士人乎故雖道長之日而孱膽縮人然身爲維妻而議尚風行及一朝道消魏廣微主退守之說高第佐之偷安性本以欲有爲之心爲劉永基所悞一變從時遂亦騰口而事遂不可爲矣然四百里之封疆誰復四年之安靜誰貽世豈能泯之後奴來而棄右屯崇煥猶以爲恨奴去而自棄錦州王之臣自以爲得計昨者毀錦城而去而識者始悟當忠賢之時尚能固守以爲

功而中興之日之臣棄之撫臣畢自肅任夷毀之不自以爲歉而反請敘捷於今較昝當何如哉當公在時兵不過十二萬餘而世以爲冗大將不過四五人而世以爲多及逆璫用事將倍遼爲叛遂兵加至十六萬而世莫非之王之臣以忠賢意一旦召用大將五人建牙者一時八九而世莫非之公號呼求餉持鉢求軍需而人不應及忠賢欲爲叛則本折色俱先發三月器

械無所不備而世不以爲難佚使以其後之養爲前之用何功不就哉在泰交之日在政事堂者尚疑公戀内惡外公曰病於外而愈於内得爲簸餘乎又曰范希文之誓出圖還李伯紀之出而悲不得還皆鄙也但伯紀曰既行之後無阻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執議不堅卽須告陛下而求代　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此則　君相所當念耳及忠賢當事

人有勸公爲狄梁公者公曰我寧守節而死不能徇時而或不或爲祖父所不子子孫所不祖故公歸而夢神人謂曰子能避元規塵不能奪翡翠衾公念而未嘗不爽然也及既歸之後邏騎交集而敝廬敗廐不能得公一事及保定欲建忠賢祠公府欲公爲倡公堅持不允忠賢大怒將中以危法而適以龍馭上賓遂以得免豈非天哉公之自請督師原以王在晉百萬築八

里公以爲不如用之圖大究竟公修築關外所費不及八萬而四百里歸版圖二百里成金湯且恢復者謂恢其城郭人民所固有遼自熊廷弼焚棄之餘一無所有公直生有於無而不特於恢公之出又以非遼民不能復遼土而在晉置十三山十萬之衆於死地忍而不顧然此十萬雖終不可救而其所逃六千使始守前屯以開東來西出之路不然則陷奴者終無一自拔

而遼民困於關內復爲雞肆之憂公之出又以王象乾百萬撫西虜究竟多費而未得其涯略且它邊所款虜即所防虜而遼欲款西以防東而西亦未能廢防乃毛幌列於關前是引盜於家故公既恢寧前即以虎墩八里鋪之撫場移於典木縣小歹青八里鋪之撫場移於黑莊窠拱兎八里鋪之撫場移於寨兒山哈喇愼八里鋪之撫場移於高臺堡皆在二百里之外方將

復錦州大奥之撫場而　弟當事遂不及矣歲費止用二十萬又逾年　紗化十萬而象乾所擬講賞十萬補賞　順吃食二十萬月犒四十三萬五千　今虎酋之橫甚於奴酋皆公令日之所　東事疲勞天下今東見何如哉故慨今憶往略爲敍

師全書在

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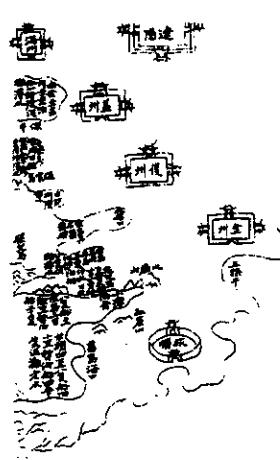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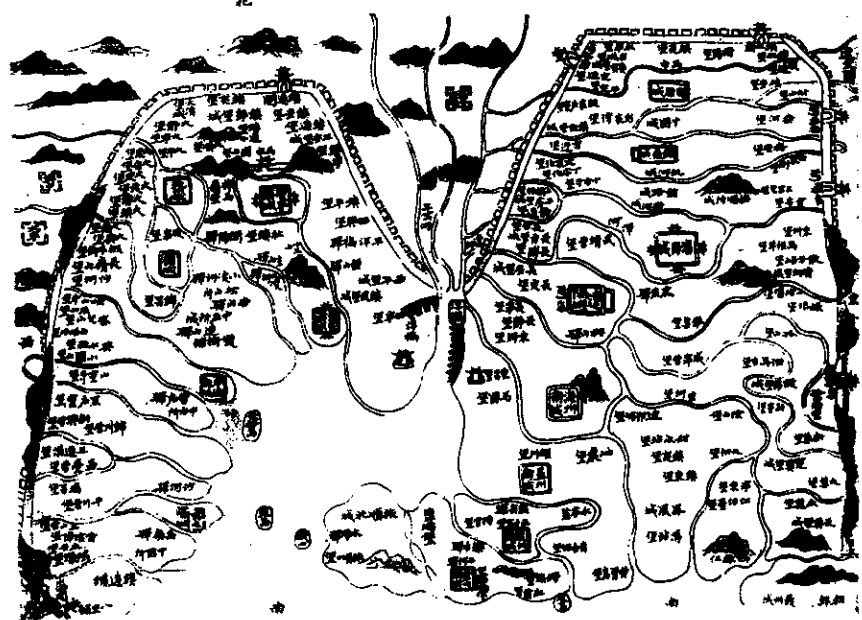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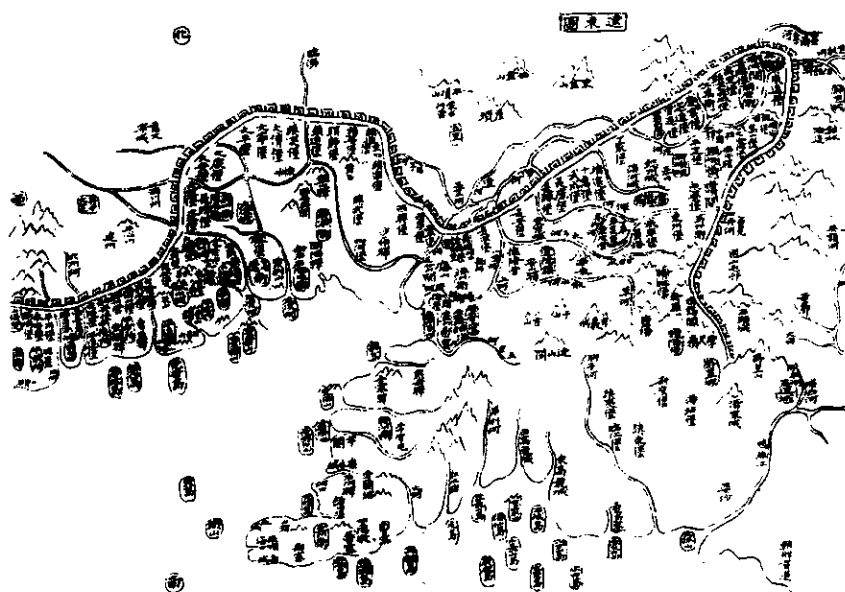
女直考一卷

〔明〕天都山臣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北
南
遼東圖
北
南

女直考

女直始著東漢、曰挹婁、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阻山穴居、塗豕膏禦寒、無君長、射用楛矢、石鏃長尺八寸、出赤玉豐貂、所謂挹婁貂也、自漢臣屬夫餘、魏黃初中始叛、使乘舟冦剽、景元末、以楛矢石弩弓貂來貢、歷元魏號勿吉、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言由水道密謀百濟、取高麗、其國在高麗北、有大水、廣餘三里、名粟末水、發源太白山、入隋號靺鞨、凡七部、其一粟末部、依水、南抵太白、與高麗接、頻

相冦者也、稍東白山部、臣高麗、餘部各勝兵數千人、而黑水部尤勁、居極北、惟粟末白山近隋境、其俗常以秋月造毒藥傅矢、射禽獸立死、畜多豕、衣其皮、以溺濯面、於諸夷中最穢、開皇初、遣使貢獻、開其國西北接契丹、每冦掠、因誡使罷貢、唐征高麗、靺鞨各部奔散、而粟末與黑水獨存、粟末一稱渤海、更號黑水靺鞨渤海靺鞨貞觀二年、黑水渠長阿固郎內附、以其地為燕州、開元十年、置黑水府、賜其酋姓李氏、名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畧使、訖元和朝獻、而渤海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保挹婁之東牟山、武后時、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乞四比羽東渡遼水、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比羽、而仲象亦病死、其子祚榮并比羽之衆、負險建國、勝兵數萬、盡得夫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地、屬宗遣使拜祚榮渤海郡王、以所總為忽汗州、領都督、自是去靺鞨、專稱渤海、傳孫欽茂、天寶末、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寶應元年、以渤海為國、王之五傳仁秀、頗拓境、遣諸生詣京師、習制度、遂為東海盛國、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為上京、南為中京、濊貊

故地為東京、沃沮故地為南京、高麗故地為西京、西京曰鴨綠府、朝獻迄咸通、世役屬黑水、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屬阿保機、遷其豪數千家於遼陽南、曰合蘇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入籍、號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水色微黑、亦名黑龍江、即粟末河、發源太白山者、太白山、一名長白山、橫亘百直、巔有潭、周三十里、下注成湖、出東珠、貴者值千金、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達五國城、東入于海、其出非

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為白山黑水、金所由開國、金始祖從高麗來完顏部、部有女年六十未嫁、配生男、遂為完顏人、自烏古廼孰叛遼節度使拔乙門以獻、遼主以為生女直部族節度使、至孫阿骨打滅遼、為金祖、以始興地為會寧府、更稱上京、初女直兵未滿千、及戰鴨子河、滿萬遼人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既屢捷以金堅不壞色白、而完顏部色尚白、遂號大金、為元滅金、即夫餘故壤、改開元路、治黃龍府、別置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度軍民萬戶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地、各仍女直俗、相統攝、

女直考 三

明初定開元、改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之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蓋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為建州女直、極東為野人女直、他種甚夥、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剌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織、居處飲食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即熟女直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即生女直、並有室廬、或以樺皮為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其戰鬥多步步騎、上下巉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巖層疊據要害、五嶺壽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九邊虜俱不毛、惟建州產珠、及人參與貂最下赤松子、珠出鴨綠江、其魚最肥、東多茂松、貂巢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墮於羅、張于女直稱富強、永樂元年、遣（遣行人邢樞偕[illegible]）中使治巨艦、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于是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勅印、各

女直考 四

統分部、令每歲以冬月從開原入朝貢、惟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為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永樂世奉職惟謹、征調報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賜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死、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答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寖為邊患、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

建州是也、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姓
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
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詔上更
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
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並附也先、為耳目、抄掠
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翶諭歸所掠、稍寧戢、天順三年、
董山潛結朝鮮、偽授中樞密使、巡撫程信令自在州知
州佟成、廉他事、得朝鮮授山制書以聞、上遣錦衣譯者
往建州、出制書示、始慴服、貢馬謝、成化二年、董山來朝、

女直考　五

語不遜、糾毛憐海西夷左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御史
李秉、率兵五萬征之、山悔自歸、詔羈廣寧、尋誅之、九月、
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渾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
鴉鶻關喜昌口、踰鳳皇城、摩天嶺、至潑豬江、中軍自撫
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剿、朝鮮
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遏東走路、俘斬千
計、併誅李滿住、會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至
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以來、人跡罕至、惟唐太宗東
征、抵鳳皇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上憐而

貰之、仍安置部夷閩廣、六年、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
子脫羅為指揮、他從叛者得降級襲、諸夷復貢、然往往
以報董山讐為言、糾掠塞上、會汪直用事、巡撫陳鉞希
直意、疏言建州夷伏當加欲寇遼、宜發兵剿之、乃以撫
寧侯朱永為帥、直督師、鉞贊軍務、直等紿執貢夷郎秃
等六十餘人、并襲老弱報級、十六年、建州以復仇擄掠
清河等堡、後三年直敗、馬文升撫遼、其酋完者秃貢馬、
復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稍息、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
叉、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右衛

女直考　六

夷酋李撒赤哈糾更入寇、都御史孫禬禦之、多失亡、至
深入鳳皇城、迨二十四年、始就擒、梟塞上、初海西夷酋
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帽大帶、其孫王台
益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
關、其祝孔革子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
關、地近北、稱北關、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
太、二夷常謀窺伺、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
最忠順、因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為之長、東陲晏然、耕牧
者三十年、台有力焉、萬曆三年、台縛送建州叛酋王杲

加煞衚、王杲者、建州右衛都指揮使也、生而黠慧解番
漢語、尤通數術、剽悍好亂、數盜邊、嘉靖三十六年十月、
窺撫順、殺備禦彭文洙、益驁恣、歲掠東州惠安一堵墻
諸堡、無虚月、四十一年五月、副總兵黑春搗杲巢、杲伏
媳婦山誘之、生得春、磔之、由是視殺漢官如莽、常深入
遼陽、掠孤山撫順湯站、前後殺指揮王國柱等甚衆、當
事議絶貢市加剿、尋請貸、杲不少悛、故事、撫順開市、備
禦坐撫夷廳、酋長以次立堂上、奉土産、乃驗馬、馬即羸
弱、並視善馬價、杲至、輒奪酒飲、酒醉、箕踞詬詈、無敢呵、

女直考　七

隆慶壬申、備禦賈汝翌新涖、抑酋長下階、驗馬肥瘦異
他時、杲怏怏引去、椎牛約諸酋入塞縱掠、萬暦二年、撫
順遊撃裴承祖搦備禦、秋七月、承祖將三百餘騎詣夷
酋來力紅寨、杲與力紅紿執承祖、剖其腹、所擄把總
劉承奕百戸劉仲文、于是巡撫張學顔請絶杲酋市、總
兵李成梁以十月誓師搗杲巢、凡斬虜千一百四級、進
成梁左都督、三年春、杲益恣、復糾虜益邊、副總兵曹簠
辱貴市夷、謀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
級、杲爲以蟒掛紅甲授阿哈納、脱去、將投土蠻、會撫順

關、質市夷、急購杲、乃走王台所、關原兵備使賀溱宣諭
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京師、
詔磔杲、益拓寛奠六堡、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
事、當是時、台所轄、東盡灰扒剌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
盡二奴、延袤幾千里、至晩歳而北關二奴之釁興、初逆
仰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戕、奪貢勑、并季
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西虜
哈屯恍惚太、潜爲鬻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修怨、會
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千白虎赤先後叛歸加

女直考　八

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剌江上夷、與虎兒罕搆兵、是
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
灰扒兀剌及建州夷、各不受鈐束、南關勢漸蹙、十年七
月、台竟以憂憤死、上嘉台忠、特賜諭祭、結彩帛、台有子
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兎、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三馬兎
早殁、台妾生子、争分父業、爲虎兒罕所忌、亡抵逆加奴、
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温姐、又二奴妹也、已虎兒罕
殺子歹商鮮弱、二奴益備西寄兵、與猛骨孛羅歹商搆
釁、時王杲子阿台、亦怨王台父子將送其父、日夜伺隙

報復、因挟逞仰二奴、旬北寨、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于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温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時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已阿台益糾虜大舉、于十一年春正月、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救援、虜稍却、阿台方擁十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曰、此逆雖在遼禍未息、乃于二月初二日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

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深、李將軍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死阿台、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也、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宣捷告廟、陞蔭有差、杲子孫自是無遺種、是年十二月、逞家奴仰加奴秉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勑、乃密與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叅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圈聽撫、則張幟為號、擐甲勿起、否則一開砲、即鼓行前、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到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圈門、頗横恣、目白虎赤、劍砍霍九臯、中臂、九臯及其一虜墮馬、餘虜横殺我兵十餘人、于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仰二奴、及白虎赤、逞家奴子兀孫孛羅、仰家奴子哈兒哈麻、共馘焉、共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開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廟、賜爵有差、而逞家奴遺孽卜寨、仰家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復、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列

剎、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尤狂悖、十五年四月、那林引兇憋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太寨、我兵往援、圍解、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家奴者、乘虎兒罕毀、即潛歸、已併妻其父妾温姐、分海西寨、與猛骨孛羅歹商為主、其年六月、約歹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歹商、擄貲畜、而猛骨孛羅以母温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歹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備使王緘檄叅將李宗召遊擊黄應賜勒兵執温姐康古陸、已釋温姐、止囚康古陸、而猛骨孛羅竟為北關誘脅、從那林夫攻歹商、因自焚巢、住十八寨、

併剋温姐去明年三月、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于十
三日從威遠堡出塞、中軍令、無殺降、卜寨棄其師入那
林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搗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
砲擊中堅、城盡裂、中檄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
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總督顧養謙議并釋康古
陸、刑牲盟、勃兩關釋恨、未幾、康古陸死、將暝、囑猛骨孛
羅無負中國、嗣後南北二關並請貢、卜寨亦以女許歹
商、那林孛羅妻、則歹商姊也、而歹商酗酒好殺、衆不附、
十九年正月、往卜寨成婚、因過視姊、中途、那卜二酋陰

女直考　十二

令部夷擺思哈射死歹商、乃歸罪擺夷、執以獻、南關止
遺猛骨孛羅、其勢益孤、初與王杲同時者、復有逵東王
兀堂、兀堂部、去靉陽二百五十里、萬曆元年、李成梁請
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會杲就戮、
兀堂亦無異志、七年秋、漸掠新奠寬奠諸堡、又以五十
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八年二月、遂犯靉陽
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李成梁出塞、追逐二百餘里、至
鴨兒匱、得虜級七百五十四、十月、兀堂復以千騎從林
剛谷入、剽總兵姚大節運殺並驀禄寨、獲六十七級、爾

後兀堂等並懾服、建州部益弱、幾十年、而　清太祖始
稱雄塞下、　太祖諱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祖
名叫場、父名塔失、有膽略、為建州都督王杲部將、杲屢
為邊患、是時李成梁為遼鎮總兵、誘降之、為嚮導討杲、
杲既誅、負不賞之功、李相其為人、有反狀、乃教之以火
攻、陰設反機以焚之、死時、　太祖方幼、李不能掩其功、
哭之盡哀、撫　太祖及其弟速兒哈赤如子、　太祖長、
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有謀畧、年十六、始出之
建州故地、初李將軍破建州、得金印藏之、至是以付

女直考　十三

太祖、　太祖走東方、號召故部、勢漸振、遂北併張海色
失、諸酋、會有住牧木扎河部夷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
追騎、殺指揮劉斧、走建州、　太祖即斬克五十以獻、併
陳祖父殉國狀、萬曆十七年九月、以都指揮陞都督、
與南關將、二十三年誅卜寨、旋以保塞功、得加龍虎將
軍秩、視王台時矣、二十七年五月、那林孛羅窺南關勢
孤、急攻猛骨孛羅、猛酋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師林
忽布飛語以激怒　太祖、　太祖果怒、反執猛骨驀寨
中、明年四月、稱與妻法頑奸、殺之、邊吏往詰、則以女許

婚猛酋長子吾兒忽荅、歸次子早把庫、及部夷百二十
家、請于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已竟如約、二十九年七
月、 太祖于撫順關外、刑白馬、偕撫忽荅保寨、然 太
祖實欲先併南關、次及那林孛羅、白羊骨、盡海西諸夷
地、居頃之、逐竊忽荅于建州寨、是時新併南關、勢張甚、
益勞侵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
鎮、議棄寬奠新疆、徙其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明年八月、
太祖強勒清河沿邊參貂、并爭入貢車價、邊吏始危皇
請增兵、而朝鮮亦報 太祖帶卷江上、併吞及海夷、且

假道初回波部落、于是朝中以棄地為成梁罪矣、三十
六年、 太祖傾修貢、尋治兵、聲言欲畧北關、三十七年
五月、遣子莽骨太以萬騎脩南關寨、已又勒七千騎犂
圍獵、入靖安堡、聞北關有備、乃去、已又向西虜宰賽煖
兔等窺關原遼陽、邊吏日夜告急、御史熊廷弼撫部、慣
添募兵、急撫北關、收宰賽煖兔、折其謀、俄 太祖請遣
諭、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剌佃子、張其哈剌者、即前
成梁所棄地內一山清也、三十九年、 太祖忌其弟速
兒哈赤兵強、計殺之、初 太祖與弟、俱以驍勇雄部落

中、兄弟每登山審諜、則建臺建幕下各一人閒著遇
發兵、以圍獵為名、不知所向、是弟孫五都督、 太祖
疑弟有二心、因營壯第一區、落成、置酒招弟飲、入寢室
鎖之、鐵鍵其戶、僅寨二穴、通飲食、出敵溺、弟有二禆將、
以勇聞、 太祖怒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室、腰斬之、復耀
兵侵兀剌諸酋、四十一年正月、江夷卜占台、 太祖婿
也、率部落千餘走北關、時那林孛羅殁、金台失新立、匿
之、 太祖索還婿、相仇殺、三月、盡壍南關曠土、圖窺係
斜西虜宰賽卜兔亥不兒兔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閒、

遼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禁糴及參貂珠寶、宰賽等
失利去、 太祖乃以好語謝邊吏、時金台失白羊骨來
告急、别將曹文煥為潛盟、給以火器、 太祖計靡彼羅
兵、北關乃可圖、因遣千骨里來訴北關拒婚老女、并匿
遁婚之罪、且許質子入關、巡撫張濤信之、遣官籍大成
往中諭、 太祖隨奉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巴卜海
者、 太祖妾真哥所生、猶巴卜太弟也、游疏侈張其事、
太祖度弛備、即嚴兵圖境、金台十九寨、及明師應援、隨
撤兵、以五百騎赴撫順、訴負婚、明無他意、四十二年正

月、方結西虜合兵莊南、圍北關、值發劉西春防兵二千、
屯開原撫順、嚴將馬時楠羅拱極統兵千人、駐鎮北堡、
分防二寨、　太祖見火器援兵大集、乃寢其計、且退所
耕南關地、四十三年五月、白羊骨竟以老女許婚煖兎
子煖谷兒太、且執建州夷六人、開原諭止不聽、七月、遂
成婚、　太祖因發兵三千屯南關、勢甚銳、已竟撤回、都
御史郭光復、令中協李繼功以一軍屯清撫、東協楊德
澤援遼瀋、承恩以一軍屯鎮北、總兵王捎以大營駐瀋
陽調度、　太祖按兵不動、四十四年六月、瀋河私出松

女直考　十五

山採木、為建州部敵掠、御史王雅量木遊擊馮有功戴
罪以需優致、初建州歲貢窯、惠開塞市、自癸丑後不貢、
至四十六年、相傳建州鉄窯為狼撫臺毀其事、未敢明
言于朝、寮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偽稱都督、銜命開故、于
玉盛具儀仗、來臨其境、　太祖不迎候、子玉怒、且詬曰、
天使至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　太祖
聞之、懼罪屬橐鞬、迎道左、供具甚豊腆、子玉大喜、相
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　太祖從容對曰、本部之
塞、猶天朝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詰耶、本
部五年來、花跌蟊死、是以不貢、俟春枝花滿、釀熟蜂衙、
當復貢市如初、此瑣事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並嚮而
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
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鄉境、非成不能敵汝、秦之聖
明、顧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為我致意撫臺、母再作詐
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是年四月、　太
祖佯令部夷載貂參數十車、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
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降之、城遂陷、守將王命
印死焉、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北關、遼東巡撫李維翰

女直考　十六

趣總兵張承蔭赴援、承蔭急率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
芳、遊擊梁如貴等、諸營並發、次撫順、承蔭據山險、分軍
三、立營浚壕、布列火器、二十一日、　太祖佯退、誘我師
前、以萬騎迴繞夾攻、大潰、死者相枕藉、承蔭世芳戰死、
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主將、亦陷陣死、將士死者萬
人、生還十無一二、而寧爆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墩坊
花亦屯鎮靜邊外、來西飈動、會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
赤如血、京師震恐、詔遼維翰革職為民、承蔭等贈卹有
差、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徹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

紀崇國柱等赴京調度、以楊鎬熟諳遼事、往經略閏四
月、　太祖歸漢人張儒紳等賷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
備述惱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
墾為辭、五月十九日、復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沖三堡、
鎬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既至、申明紀律、檄四方兵、圖
大舉、上諭總兵劉綎杜松星馳出關、七月、　太祖由鴉
鶻關入、二十二日清晨、圍清河、副將鄒儲賢拒守、復遼
遊擊張旆請戰、不從、敵兵冒挺挖墻、自寅至未、陸東北
角、因梯爬上城、旆戰死、儲賢遂見降人李永芳招撫、大

女直考　十七

罵赴鐵刃死之、時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惟柬手待斃、
部將二十餘人、兵民萬餘殲焉、自三岔至孤山、並遣焚
城、惟参將賀世賢于靉陽邊外綴擊、得級百五十四、清
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既
失、全遼震動、經略聞警、單騎赴河東、靉陽寬奠軍民俱
望風遁、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議徙寬奠
子女于遼陽、九月、　太祖統兵從撫明入、總兵李如柏
以初三日馳瀋陽、過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二十
五日、復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

竟天、其占為蚩尤旗、象主兵、而至隕地震報相踵、
十二月、海州衛邊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
罩城上、四十七年正月、四方援兵大集、大學士方從哲
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叢紅旗日趣
鎬進兵、鎬遂決策以二月十一日誓師遼陽、分四路、總
兵馬林率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令都司竇
永澄督北關之兵、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
順關出邊、攻其西、李如柏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
鴉鶻關出邊、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佃

女直考　十八

出邊、令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寨、計勝兵可十
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
並隸麾下、更令原任總兵官柬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
駐廣寧、督已斬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
日先後出師、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
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
樓傾折、其占為四夷來侵、上傳諭慰勵東征將士、兼錫
諸邊餉、三月朔、杜松晨越五嶺關、前抵渾河、乘車暨趨
利、率渡河、流急、未盡渡、松趣之、將士多溺河中、松遂以

前鋒進、逹克二小砦、松嘉、來勢趨撒爾湖谷口、時敵方築城界凡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精騎則盡伏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山旁吉林崖、明日、松引大軍圍崖、別遣將營撒爾湖山上、松軍攻崖、方戰、敵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趨界凡以爲援、而遣六旗兵攻松別將于撒爾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戰、破撒爾湖山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軍大敗、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

竭、與總兵趙夢麟王宣俱歿于陣、一軍盡殲、橫屍亘山野、流血成渠、時松車營五百、尚阻渾河、而松已敗、馬林改由三岔出塞、以進擊竇永澄監北關軍並進、林軍至尚間崖、結營浚濠嚴斥堠自衛、及聞松軍敗、方移營、而敵已逼、乃還、別主營、浚濠三周、列火器濠外、更布騎兵于火器外、他士卒皆下馬、結方陣濠內、又一軍西營飛芬山、敵既覆松軍、乘銳詣林軍、縱精騎直前衝之、林不能支、亦敗、開原僉事潘宗顏遊擊竇永澄副將麻巖死之、林僅以身免、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軍、如柏甫抵虎攔路、遂不進、初出清河、聞綎危急、副將賀世賢勸如柏往救、不從、敵哨兵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柏軍大驚、奔走相蹴、時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初綎以四萬兵與副使康應乾遊擊喬一琦別監朝鮮軍並進、所分道獨險遠、重岡疊嶺、馬不得成列、次深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敵兵五百守董鄂路、聞綎軍至、逆戰、綎縱兵圍數重、敵衆寡不敵、失裨將額勒納額黑乙、傷五十人、餘潰圍出、然綎不知杜松軍覆、復整旅進遇敵、綎引軍登阿布達里岡、將布陣、敵亦登岡出其上、

而別以一軍趨綎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綎軍、綎殊死戰、趨綎西者、復從旁夾擊、綎軍不爲動、敵乃張松軍旗幟、被其衣甲給綎、既入綎營、營中大亂、綎不支、遂潰敵乘勢追擊、與綎後二營軍遇、後軍未及陣、爲敵兵所乘、亦敗、綎力戰死、士卒脫者無幾、時應乾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敵移師逆之、應乾等將戰、忽狂風驟起、揚沙石、應乾發火器、反擊己營、大亂、敵乘勢衝擊、大破之、掩殺幾盡、應乾以數騎免、一琦亦爲敵邀擊敗、走入朝鮮營、敵兵逼之、朝鮮軍降、一時自縊死、惟清河一軍、以經

奴令箭撒回獲全級、于諸精中最驍勇、歷年大戰、威名
震海內、至是死、遼事日難為矣、是役也、文武將吏前後
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
駝軍仗無算、先是、經出師日、五星鬥於東方、松垂發、牙
旗折為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晝、
識者預知為敗徵云、報至、舉朝震恐、上令總督汪可受
移駐山海關、命御史熊廷弼赴遼、宣慰軍民、以李如柏
逗留獨全遼、如柏弟都督李如楨代將、馬林論守開原、
論經略楊鎬戴罪視事、時　太祖陰令李永芳採三岔、
女直考

二十一

砍辦船、圍襲金菌寨、又令都夷詐降金台失、四月初九
日、復縱兵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五月二十九日、深入
撫順、更以偏師躪鐵嶺撫安堡、復傳檄朝鮮、稱後金國
汗、建元天命、斥中國為南朝、衣黃衣、稱朕、儼然開國規
模矣、六月十五夜、　太祖親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
虛直薄開原、總兵馬林列軍城外、分步兵登陴、建州兵
設楯梯道攻、別以精騎破東門外軍、軍士爭門入、遂乘
勢奪門、攻城兵亦踰城入、林及副將于化龍等俱死焉、
開原遂陷、十九日、以三萬騎圍鎮西堡、七月二十五日、

從三岔堡入攻鐵嶺、自寅及辰、城陷、蓋自開原既失、瀋
陽逃竄一空、敵人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遼將佰倫嘉
疎、聞敵膽落、故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也、上初聞開
原陷、超擢熊廷弼代鎬經略、賜尚方劍、廷弼單騎就道、
甫出關、鐵嶺復失、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八月二日受
代、翊日、入遼陽、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等以祭死
節士、誅貪將陳倫、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
固守計、併懸撫北關為犄角、上度新經略已受事、十三
日、遣緹騎逮治楊鎬、論死、開鐵既失、河東半為敵據、北
女直考

二十二

關與遼越數百里、聲息不復相屬、廷弼受事數月、令嚴
法行、守備大固、乃上方略、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
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從之、廷弼之初抵遼
也、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
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
瀋陽、從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阻之、廷弼
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
人跡、廷弼哭、隨行者皆哭、遂耀兵東集、相度形勢而還、
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人心復固、廷弼身長七

尺、有膽畧、知兵、善左右射、先是撫遼、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以故物情不甚附、而傾之者衆矣、時　太祖陰忌北關、討先背以去內領、八月二十一日、聲攻遼瀋、佯綴遼兵、突引數萬騎繞金台失寨、各騎咒皮蔽矢石力攻、自寅至午、金台失力盡自焚、遂乘勝圍白羊骨寨、應時火發、請降被戮、併遣擒寨賽、鈐側媛、炒虎墩、各酋不敢救、經畧急檄總兵李如楨從撫順張疑兵、躡北關圍、僅襲零騎十餘級、以支吾、北關盡沒矣、遼勍罷李如楨、請以李懷信代將、

女直考　二十三

上命懷信赴期赴遼、廷弼乃決策守遼陽、引水為防、人心始定、巡撫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聲援、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謀稱建州方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遼左大雪、多飢凍、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犄角、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十一日、　太祖擁衆入龍潭口、往開鐵運審衆、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珥、及背氣二道、苍色甚異、而謀稱建州築城撫順邊外、堅守毛牛寨、萬遜嶺、廣遼攻具、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四十八年正月、復從清撫犯遼陽、遊騎往來撫順間、三月十七日、遼陽大桑局哭、闔城驚擾、二十一日、暴風揚沙、僉謂兵占、而　太祖未謀深入、徐圖乘襲、釋寨賽往會兵、遣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六月十二日、　太祖乘經畧閱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掠蒲河、深入渾河、殺掠七百餘人、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楨有斬獲、而給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劉國縉與廷弼有隙、遂共傾之、宗文閱視遼東士馬、與廷弼議多不合、歸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訓

女直考　二十四

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復鼓其同類攻擊、欲必去之、御史顧慥首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濬、尚方之劍、逞志作威、當是時、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多方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廷弼憤、抗疏極辨、且求罷、御史張修德復劾其破壞遼陽、廷弼益憤、再疏自明、謂遼已轉危為安、臣且之生致死、遼繳尚方劍、力求罷斥、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廷弼去、以袁應泰代經畧、廷弼乃上疏求勘、

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
嶺復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
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
立奏膚功、誠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
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轍、三
元、應嘉脩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卽請三人往勘、帝從
之、吳應奇、楊漣等力言不可、乃改命朱童蒙、童蒙還奏、
備陳廷弼功狀、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
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是廷弼受知
女真考　二十五
最深、瀋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其壯也、及見官
兵駑弱、遽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于何地、廷弼功在存
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
于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議起用、應泰受事、誓
以身委遼、帝賜尚方劍、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
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上奏陳方畧、應泰歷官精
敏、强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踈、廷弼在遼、將法嚴、部伍
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復下令招降、于是蒙古
諸部、歸者日衆、與民雜居、其人遂潛行淫掠、居民苦之、

議者言收降過多、或陰爲敵用、或敵藉間諜兵中爲內
應、禍且叵測、應泰方自詡得計、將藉以抗　大清兵、會
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陣死者二十餘人、應泰遂用
以釋群議、是年九月、總兵賀世賢連戰灰山撫安堡、獲
首功二百有奇、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十有二日、　大清
以重兵薄瀋陽、世賢貳總兵尤世功據壘濠、樹大木
爲柵、列楯車矢器木石、環城設兵、守城法甚具、　大清
兵先以數十騎來偵、世　兵擲之、殺四人、世賢勇而輕、
素嗜酒、且日飲酒、率親丁千　出城逆擊、　大清兵佯
女真考　二十六
敗、世賢乘銳進、俟精騎四合、世賢戰且卻、抵西門、身中
十四矢、城中聞世賢敗、各鳥獸竄、而降人果爲內應、斷
城外吊橋、或勸世賢走遼陽、曰、吾爲大將、不能存城、何面
目見袁經畧乎、已而圍急、世賢揮鐵鞭決鬪、殺數人、中
矢墜馬死、世功亦戰死、先是正月、應泰欲城清河撫順、
議三路出師、用大將十人、各將兵萬、總兵陳策童仲揆
當其二、未行、　大清兵已逼瀋陽、兩人馳救、次渾河、聞
世賢等戰殁、欲旋師、遊擊周敦吉固請急赴援瀋陽、石
硅部司秦邦屏營橋北、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浙兵

三千、與袁仲揆等營橋南、邢屏垦未就、　大清兵力攻、卻復前者三、諸軍遂敗、教吉邢屏及參將吳文傑守備雷安民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重、營中用火器、多殺傷、已火藥盡、短兵接、遂大潰、袁先戰死、仲揆將奔、銓止之曰、公何往、請返關、遂還兵決戰、力盡矢竭、揮刀殺十七人、　火清兵萬矢齊發、仲揆及銓皆戰死、自遼左用兵、率望風奔潰、獨此以萬餘人當數萬衆、雖力屈而覆、時咸壯之、瀋陽既陷、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十有

日、　大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仲善力戰死、世祿弼已負重傷、潰圍出、萬良秉誠亦敗、史其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明日、　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遂渡濠、大呼而進、鏖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將兵俱敗、望城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分陴固守、監司督餉等官、多踰城遁、又明日、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　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啓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泰不才、徽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公無閫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宜急去、吾死于此矣、遂佩劍印自縊死、銓與副使何廷魁俱不屈死、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閣臣劉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給事中郭鞏力詆廷弼、并及一燝、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保守危遼功、兼以排擠勞臣為鞏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三元、脩德、應嘉、鞏三秩、除宗文名、乃復起廷

弼于家、而擢王化貞為巡撫、六月、廷弼入朝、因請尚方劍、請調兵二十萬、以兵馬芻糧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並報可、七月、廷弼將啓行、帝特賜麒麟蟒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又以京營選鋒五千護行、比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餞三十里外、欲有所囑、廷弼輒手擊案曰、令日不得言遼事、鶴鳴由此銜之、乃從恿化貞以分其權、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為經畧、會　大清兵不至、賴以苟安、化貞巡撫廣寧、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守備一、分守西平鎮武柳

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議既上、廷弼不為然、疏言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
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
則諸營俱潰、宜以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
立營、深濬高壘以俟、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
議遂寢、而化貞以計不行、愠甚、由是經撫如水火矣、八
月、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已襲取鎮江、奏捷、舉朝大喜、
項之、化貞畧陳東西情形、言敵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
將士、日夜望官軍至、即執敵將以降、而西部虎墩兎抄

女直考　二十九

花、願助兵四十萬、敵兵守海州不過二千、河工止遼卒
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以為然、
化貞復馳奏、敵因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衛屯民、屯
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圍之益急、急宜赴救、
于是兵部愈促進師、化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
出關、次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化貞卒
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騃而愎、素不習兵、好謾語、文武將
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牴牾、而廷弼亦褊淺剛愎、有
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之、兩人累疏辨駁、惟太
常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
可信、欵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李永芳必不可信、永
芳先已降我　朝、化貞恃以為內應也、餘多右化貞、令
毋受廷弼節制、時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
卒、徒擁經畧虛號而已、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初廷弼
之出關也、化貞慮奪己兵權、佯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
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廣寧所得私、撫臣不宜卸責于
臣、及化貞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廷弼乃言宜如撫臣約、
亟罷臣以鼓士氣、當是時、中外舉知經撫不和、必誤疆

女直考　三十

事、章日上、而鶴鳴篤信化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衛
大化希旨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妬功、不去必壞遼事、
疏下部議、議未決、會　大清兵逼西平堡、守將羅一貫
憑城固守、用砲傷攻者、　大清樹旗招降、且遣使來說、
一貫不從、正月二十一日、騎益衆、環城力攻、一貫目中
矢、不能戰、矢石火藥盡、待援不至、乃北向再拜曰、臣力
盡矣、遂自刎、廷弼化貞初擁兵不救、已知城未下、化貞
信遊擊孫得功言、盡發廣寧兵付得功、及中軍遊擊祖
大壽、令會閭陽守將祁秉忠赴援、廷弼亦馳　鎮武守

將劉渠撤營赴援、二十二日、遇　大清兵于平陽橋、始
交鋒、渠秉忠等力戰、頗有殺傷、得功遂呼曰、兵敗矣、遂
同副將鮑承先等先奔、後軍見之亦走、遂大潰、渠戰死、
秉忠被二刀三矢、家衆扶上馬、奪重圍出、劉重辛于遼、
副將劉徵擊殺數十人乃死、大壽走覺華島、時廷弼已
離右屯、次閭陽、參將祁懷言勸急救廣寧、爲僉事韓初
命所沮、遂退還、　大清兵須沙嶺不退、化貞素任得功
爲腹心、而得功有異志、已潜降于　大清、欲生縛化貞
以爲功、時廣寧城中、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化貞方

女直考　三十一

閣署理軍書、參將江朝棟排闥入曰、事急矣、請公速走、
化貞不知所爲、遂棄廣寧、踉蹌走、與廷弼遇大凌河、化
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擧蕩平、竟何如、化貞慙、議
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潰民入關可耳、乃
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二十六日入關、得功率
廣寧叛將迎　大清兵入廣寧、化貞已逃兩日矣、　大
清追逐化貞二百里、不得食乃還、報至京師大震、鶴鳴
恐、自請視師、二月、逮化貞罷、廷弼聽勘、上命三　會審、
問廷弼曰、廣寧可復否、廷弼曰、可復則不失、又問何以

不可復、廷弼曰、以平章如是之主張、以樞部如是之調
遣、以經撫如是之區畫、以臺省如是之議論也、以獄辭
上、廷弼化貞並論死、鶴鳴亦罷歸、時邊警急、京師一夕
數驚、閣部大臣、苟且幸無事、而言官議論益紛拏、帝急
東事、乃拜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承宗因
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
開京東屯田數策、帝嘉納之、三月、兵部尚書王在晉代
廷弼經略、而王象乾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象
乾在薊門久、習知西虜種族部落、然無他才畧、惟用財

女直考　三十二

物啖西部、相羈縻而已、在晉之出也、深倚象乾、謀用西
部以襲廣寧、象乾惎之曰、得廣寧不可守也、罪滋大、不
如重關設險、倚山海以衛京師、在晉乃請築重關于
山海關外八里鋪、工四千餘丈、費百二十萬、以四萬人
守之、關門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力爭不得、奏記于
首輔葉向高、承宗請身往決之、疏請以六月十五日、單
車就道、陛辭、加太子太保、賜蟒玉、二十六日抵關、閱新
城、詰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兵守乎、曰、當更置
兵、承宗曰、如此、則八里内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

當設兵乎、且築關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址、舊城三面
坑地當、為新兵設乎、為敵人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
如不可守、新兵四萬、倒戈舊城下、將闢關延入、抑閉關
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承宗曰、若是、則敵至而
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于山以待潰卒、承
宗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
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潰、不又為全遼之續乎、曰、將于
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掘溝以限胡馬、承宗曰、徐中山
之經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拒要為關、今將

女直考　三十三

踐沙壘石、火燒水激以成河、不亦難乎、令不為厥復詐
尋畫關守、將畫撤藩籬、日關堂奧、斷東無事守矣、在晉
語塞、承宗欲便衣策馬、歷寧遠覺華、相度形勢、在晉固
止之、乃抵中前所而止、承宗出關、巍幘糧車、樑運網阜
駝馬滿野、驪纏撲人、由關門至寧遠、皆曰西部為防守、
而時以剗敵報、乃知守邊助順之不可信、而主撫者之
非忠計也、關以東、寧遠以西、五城二十七堡、獨一城一
堡僅存、前哨將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鋪、知守關
者無意于關外、即守中前、亦非本懷也、入中前所、所過
荒落、井臼依然、登其城、潸然下新亭之淚、遂重寧前、天
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懸海中、與寧遠如左右掖、
是為用衣制敵之地、而茲知畫關者之失策也、承宗固
已決計收復遼、朝言、與其以百萬金錢築八里鋪、曷若
築寧遠要害、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寧遠衛與覺華
島相犄角、敵窺城、則島上卒旁出三岔三浮橋、繞其後
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帝嘉納之、承宗長
而鐵面劍眉、鬚髯如戟、聲如鼓鐘、殷動墻壁、方嚴敵亮
沈塞果毅、嘗經塞下、道飛狐拒馬閣至走白登、又從紀

女直考　三十四

千青渡故道南下、結老將戍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
塞、相與解裘蒙馬、買酒高歌、用是曉暢邊事、至是極方
在晉不足任、帝乃改在晉南京兵部尚書、而罷築重關
議、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帝大悅、詔以原官督理關
城及薊遼天津登萊督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八
月十九日、帝御門臨遣、賜尚方劍、坐蟒、命百官吉服入
朝、閣臣送至崇文門外、承宗以九月三日至關、乃定兵
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為三部、而將帥
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敘肄分而獨械便、又

計關城堺垸三千有奇、量堺垸為信地、而兵營棊布其
下、續為十八堞、進直廬三、以車營號令為城操法、耳目
不驚、攻打徹日、子母砲更迭不窮、併夾城之役、脩築關
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置海臺出芝麻灣、三面
環海、置大砲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須萬人、開
突門為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築號臺十一、置砲以防
外瞰、相度山海為防、即設奇其間、關門習火器者、不能
二百人、承宗親按營部、短衣教演、于是關門有火兵矣、
又調三協諸將內丁、得驍騎三千、立為騎營、高其部曲

之選、使孝承先將之、然後關諸將、汰副總兵以下官數
百員、核真保河南兵萬人、不足備糧急、悉罷去之、撥戢
錢糧、以兵馬軍儲大藥撫夷買馬、分屬諸幕僚、而關門
凜如覔霜矣、王在晉之議守中前也、故中軍趙率教請
守前屯、在晉愁、自率衆往、率教懼、留中前不敢歸、而陷
敵回者六千人、樓泊覺華島、承宗命遊擊魯之甲以舟
師從筆架山迎之、使居前屯、率教編次之為兵、薙荆棘、
修樓櫓、而關外之出守、始于此矣、遼人好潰、敵細作多
厠其中、遼破後、東入于敵無遺種、命島將祖大壽給貲

糧器械于新歸者、募其流徙關內者、戍寧遠而守之、川
湖兵悍、不受約束、結隊而逃、踞北山不肯下、袁崇煥招
之還伍、令楊諫將之、出防前屯、以佐趙率教、其軍中車
砲、惟西丁慣習、乃挾重賞七鎮精銳、調為二千人、擇本
鎮驍將統領、以三大將列為中左右部、中部駐羅城、左
部駐角山、右部駐海口、副將趙率教、孫諫為前後部、前
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店、三千為營、五營為五千人為
一部、又調津門水兵以佐舟師、乃具奏建四衛之議、為
關部指陳形使成沸者、承宗即移咨朝鮮國王李琿、激

以同讎之議、以毛文龍在皮島可遙倚為聲援、欲其不
貳于我也、廣寧潰、總督王象乾專主撫事、議開水關、撫
之關內、承宗不可、乃定設撫場于高臺堡、承宗未抵關、
哨騎至中前所、去關門三十里、前屯既復、撥馬烽火直
抵寧遠、而　大清哨騎亦至杏山、哨將周守廉容以陰
事輸之遼遠治、而尋屬左輔、輔擒兵偵騎、　清哨不復
西、中明遼海舊禁、祖大壽之族、又闌出覺華島、斬其主
者、而　清之水謀絕矣、時　大清兵以數萬守廣寧、二
萬守右屯、至是猜忌間作、糧粿易盡、乃撤廣寧、焚其餘

糧、度必迸襲、伏兵西寧堡、而裁兵不出、乃徐引去、遼之
遺黎數千人入廣寧、居之撫漢郡、先是江應詔受尚方
劍、權尊、驕不任事、承宗薦馬世龍代之、俾領中部、調總
兵尤世祿王世欽分領南北二部、天啓三年正月、復爲
世龍請尚方劍、帝可之、乃築壇拜世龍爲平遼將軍、代
行受鉞禮、以尊其權、南北部並受節制、世龍貌偉、中實
怯然、感承宗知、頗盡力、與承宗定計出守關外諸城、規
模漸近、時張鳳翼代閻鳴泰爲巡撫、鳳翼怯、復主守關
議、承宗不悅、會王象乾遭憂去、承宗患主款撓已權、言

女真考　　三十七

督師總督、可復兼用、并請以遼撫移駐廣寧、帝命止總
督、而鳳翼謂置已死地、恨甚、兵其黨力綏世龍以撼承
宗、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今日即不能恢復遼左、而
寧遠、覺華、終不可棄、復爲世龍辯、未幾、鳳翼亦以憂歸
朝命喩安性代、而廷臣言總督不可設、乃命吳用先代
象乾、時關外守具畢備、承宗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
以命所司、而部臣故緩之、師不果出、當是時、魏忠賢益
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命中官劉應坤申意、承宗
不與交一語、忠賢由是大恨、承宗西巡薊昌、閱喜峯古

北諸口、取道都門、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聖壽、面奏
邊兵事宜、有傳其擁兵數萬以清君側者、璫大懼、急與
其黨魏廣微顧秉謙謀、令三道飛騎止之、承宗抵通州、
聞命而返、魏黨近疏詆之、至比之王敦李懷光、忠賢遣
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後車惟鹿善繼而已、由是清君
側之疑漸解、承宗杜門求罷、下詔勉留、五年九月、世龍
部將敗沒于耀州鹽場、攻者益衆、耀州在三岔河南、有
降人劉伯漒者、來言城內虛、可襲取也、世龍信之、遣前
鋒副將魯之甲、參將李承先率師往、檄水軍遊擊金冠

女直考　　三十八

以舟師師、會于柳河、冠奉遼撫喩安性指、帝聽調、九月
二十五日、之甲承先師抵三岔河、冠不至、得六漁舟以
濟、三日濟八百騎、二十八日、師趨耀州、大清設伏以
待、伏發、師進走、大清兵追掩之于河、師不能營、縛葦
編未就、承先力戰死、之甲說渡、回何面目見閣部、赴
水死、八百人死者强半、由是攻世龍者并及承宗、承宗
乃抗章求去、帝允之、無何喩安性亦罷、遂廢巡撫、以兵
部尚書高第代經略、未幾、世龍亦謝病歸、承宗在關四
年、前後脩復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立車營水營、造甲

冑弓矢砲石渠荅鹵楯之具、合數百萬、開屯五千頃、寧遠屹成雄鎭、 大淸兵不大入、而承宗防守嚴、亦少敗衂、五年十月、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承宗纍章力爲駁正、第以兩言蔽之曰、臣旣遵皇上恢復之明詔、不能再奉中樞撤守之意旨、第以此心恨承宗、柳河之敗、請御史往勘、欲殺承宗以媚璫、璫弗之許、甫受事、卽下撤馬世龍、令盡撤錦右諸城之兵、移其將士于關內、袁崇煥力爭不可、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幷撤寧前二城、崇

女直考　三十九

煥曰、我軍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入、獨卧孤城以當敵矣、第不得已、乃撤錦川右屯大凌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屯民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道、哭聲振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大淸知經畧易與、六年正月、擧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卽偕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綱等、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淸野以待、明日、 大軍進攻、 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砲、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

却、圍道解、事聞、崇煥桂等各遷秩有差、 大淸分兵數萬、畧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盡焚其積聚、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桂急率兵往、已無及、高第坐失援、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截 大淸擧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敘功、加兵部右侍郎、崇煥旣解圍、志漸驕、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鎭、乃召桂還、崇煥以之臣請留桂、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而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其年五月、東江鎭將毛文龍遣兵襲 大淸鞍

女直考　四十

山驛、殺其年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撒爾河、攻城南、爲 大淸守將所却、東江在登萊大海中、亦謂之皮島、陣亘八十里、不生年木、北岸海面八十里、卽抵 大淸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天啓四年五月、文龍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淸國東偏、被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淸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文龍雖徙擾敗衂、然 大淸惡其躡後、故欲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其端、幷規剿文龍、六年

八月我　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往弔、且以覘虛
實、　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
還報、我　大清以謀討朝鮮、欲藉此阻其兵、得一意南
下、七年正月、再遣使賚之、遂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朝
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
外盡屬崇煥、與鎭守中官劉應坤・紀用並使宜從事、崇
煥銳志恢復、乃乘　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
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三月、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
夜擣文龍于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朝鮮・文龍同告急、
女直考　．
朝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
敎・朱梅等九將、以精卒九千、先使逼三岔河、爲牽制之
勢、而朝鮮已爲　大清所服、諸將乃還、中朝頗以和議
爲非計、四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
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
人稠、安可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故
乘敵有事東江、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
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時趙
率敎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左輔爲前

四十一

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
日、　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敎等憑城固守、用
大砲距擊、頗有摧傷、相持二十四日、圍始解、方圍急時、
崇煥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持繞出　大軍後決戰、
別遣水師來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鎭・宣大兵東護關門、
朝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
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世祿等將行、
大清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督將士登陴
守、列營濠內、用砲距擊、滿桂急還兵往救、被圍笊籬山、
女直考
桂與總兵尤世祿赴之、大戰相當、桂身被數矢、還入寧
遠城、與崇煥爲守禦計、俄　大清兵進薄城下、桂率副
將尤世威出城迎、頗有殺傷、　大軍旋引去、益兵攻錦
州、不能克、時溽暑、士卒多死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
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桂與率敎功爲多、忠賢
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崇煥遂乞休、七月、允其歸、
而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撫、駐寧遠、未幾、熹宗崩、莊
烈帝卽位、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崇煥右都
御史、之臣與桂收西部降人、多置之麾下、言官多挾之

四十二

臣并及桂、崇禎元年四月、罷之臣、桂亦召還、命崇煥以
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
道、帝召見平臺、崇煥極言朝臣掣肘之患、帝優詔答之、
賜尚方劍、假之便宜、帝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曰、臣請
五年、爲陛下肅清邊陲、崇煥出、廷臣問以五年之期、當
有定筭、崇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耳、識者
謂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責效、崇煥不旋踵兵、是月川湖
兵戍寧遠者、以缺餉譁、執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
蘇涵置譙樓上、箠擊交下、括帑金得二萬、不厭、復借商

女直考　四十三

民、得五萬、自肅草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崇煥以八月
初抵關、聞變、與兵備副使郭廣密謀、戮十五人、斬知謀
中軍吳國琦、一方乃靖、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鎭、祖大壽
仍置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僉事、代朱梅鎭寧
遠、而移薊鎭趙率敎于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
稱三人之才、帝可之、崇煥遂留鎭寧遠、二年閏四月、敍
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崇煥素惡毛文龍、及文龍來
謁、接以賓禮、文龍不爲讓、崇煥謀益決、至是以閱兵爲
名、泛海抵雙島、文龍進謁、慰勞甚至、崇煥與相飮宴、每

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六月五日、伏甲邀文龍觀射、文龍
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
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强、因數文龍
十二罪、文龍喪魄不能言、叩頭乞免、崇煥頓首請旨曰、
臣今誅文龍以肅軍紀、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
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還取尙方劍斬之、乃
出諭其將士曰、止誅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數
萬人、皆憚崇煥威、莫敢一動者、遂分其衆爲四協、檄撫
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鎭、以其狀聞、末言文龍大將、非

女直考　四十四

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帝驟聞、意頗駭、念文龍既死、且
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且暴文龍罪以安其心、崇煥既
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由是皮島不
復置帥、以副將陳繼盛攝、然島弁失主帥、心漸、蓋
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文龍死甫三月、我　太祖文
皇帝、親統大兵數十萬、入洪山口、別將復大安口、會于
遵化、崇煥聞、卽督大壽可綱等入衞、以十一月十日抵
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
聞其至、喜甚、温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命盡統諸道援

軍、時趙率教拉平遼將軍印、移鎭關門、聞　大淸兵由
大安口南下、率教急赴援、三晝夜、馳三百五十里、抵三
屯營、總兵朱國彥不令入、遂策馬而西、十一月四日、戰
于遵化、中流矢陣亡、一軍皆沒、帝聞痛悼、率教爲將、廉
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勞而不懈、與滿桂並稱良將、率
教死、益無能辦邊事者、十一月六日、　大淸兵臨三屯
營、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推官何天球知縣徐澤等
憑城拒守、副總兵朱來等夜遁、國彥忿恚、揭逃將名于
市、同婦張氏拜自縊、及城破、元雅天球澤等皆死之、
女五考　　四十五
太宗文皇帝嘉其忠、命賜棺斂、遵化三屯營旣破、　大
淸兵趨薊州而西、崇煥懼、引兵營沙河門外、帝立召見、
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
不許、出與　大淸兵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
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卽千里赴救、自謂有
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
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
之、不能無惑、會　大淸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
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信之不疑、十二月

朔、再召對、命下錦衣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成基命叩
頭請愼重者再、帝不省、時魏黨王永光高捷史𡎺等力
攻崇煥、幷及錢龍錫、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爲兩人
罪、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磔崇煥
于市、天下冤之、時都城方急、廷臣爭請召孫承宗詔以
故官駐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對平臺、帝慰勞畢、
問方畧、承宗具對、帝稱善之、曰、卿無庸往通也、且爲朕
保護京師、而諭首輔韓爌卽擬勅、示權要、賜尚方劍、京
營總協、及坐門文武大小公侯駙馬伯五城御史順天
女五考　　四十六
府官、盡聽統轄、承宗出、漏下二十餘刻、卽周閱都城、五
鼓而畢、敎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
逼近邪、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疾馳抵通、門者戰
不納、旣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
國棟登陴固守、而　大淸兵已自順義西薄都城、尋下
良鄕、殲副將申甫兵六千于盧溝橋、遂進逼永定門、承
宗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兵三千援之、　大淸兵方攻廣
渠門、城上不發一矢、方揶揄手笑、岱兵忽從東來、與殊
死戰、殺傷適當、　大淸兵退入南海子老營、旋遣副總

兵、劉國柱率馬步兵二千、與協合薊密雲兵三千營東
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　大清兵入幾南、承宗復
檄密薊兩鎮兵、要其歸路、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
城、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故遼撫王化
貞之中軍也、化貞逃、大壽率衆七百人、保覺華島、其甥
白臂用事于西部、挾兎大壽將西走、御史方震孺招之、
未有所屬、承宗撫而用之、袁崇煥之入衛也、大壽為東
鎮總兵、上逮崇煥下吏、懼誅、遂與副將何可綱率所部
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齎
女直考　四十七
手書慰諭大壽、而令遊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
科、言麾下卒赴援、連戰大捷、冀得厚賞、城中群詈為賊、
投石撃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為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
是以奔還、今當出搶桑顏、然後束身歸命耳、柱國追及
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既戮、又將以
大砲盡殲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已去遠、乃返、
承宗密奏曰、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詭
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慰諭將領、解散士卒、
大開生路以收衆心、遣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
宜、遣世龍撫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承宗
乃密札諭大壽、令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而許
代為剖白、大壽許之、帝命承宗移鎮關門、乃傳諭曰、朕
以東事付袁崇煥、致兵入犯、不能先事偵探、致深入內
地、雖兼程赴援、卹又躬御、諸將坐視擄掠、功罪難掩、暫
解事權聽勘、祖大壽何可綱等血戰勇敢、朕所深嘉、今
或撫有可乘、兵有妙用、或乃輕信偽言、倉皇驚擾、急宜
憬省自效、奮勵圖功、事平一體論敘、關寧兵將、朕竭天
下財力養成、又卿舊日部曲、卿可作速遣官、宣布朕意、
女直考　四十八
一面星馳抵關、便宜安輯、特諭、承宗抵關、即戒塗東發、
而馬世龍之追及大壽于關門也、遣將捧詔往、大壽惶、
有變、嘆而出關、世龍追及于歡喜嶺、單騎入其營撫諭、
諸將多自殺來歸、大壽知之、恐諸將之賣己也、乃受詔、
檄兵待命、承宗急遣世龍報命、以步騎兵萬五千入援、
世龍抵通、　大清兵始拔壩上營歸遵、帝憂、　大清兵
甚、令兵部于獄中出袁崇煥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先
是滿桂鎮大同、聞　大清兵入近畿、急率五千騎入衛、
次順義、兵宣府總兵侯世祿俱戰敗、遂趨都城、帝聞、遣

官、慰勞犒賞金、命與世祿俱屯德勝門、無何交戰、世祿兵潰、桂獨前關、城上發大砲佐之、誤傷桂軍甚衆、桂亦負傷、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旋與袁崇煥祖大壽並召見、桂解衣示創、帝深嘉歎、拜易而出、十二月朔、復召見、下崇煥獄、賜桂酒饌、令總理關軍諸軍、營安定門外、及大壽軍東潰、事益急、乃拜桂武經畧、盡統入衛諸軍、賜尚方劍、趣出師、桂言敵勁我寡、未可輕戰、中使促之急、不得已、揮涙而出、以五千人同孫祖壽黑雲龍麻登雲諸大將、以十二月十五日、移營安定門外、二

女直考　四十九

里許、列柵以待、　大清兵方自良鄉回、明日昧爽、以精騎四面蹙之、諸將不能支、大敗、桂及祖壽皆戰沒、雲龍登雲被執、帝聞震悼、三年正月四日、祖大壽入關、謁承宗、觀軍五百人、甲而候于門、承宗開誠與語、諭以勉報聖恩、大壽喜溢眉睫、出謂將士曰、公真生我兵、是日列其所統步騎三萬于教場、行誓師之禮、衆心釋然、自趙率教戰歿、　大清已拔遵化而守之、正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遷安、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猪可法等死守不下、九日、　大清兵自撫寧向山海關、明日、至鳳皇店、離

關三十里而營、副將官惟賢率參將陳惟翰等設兩營以待、堅壁數日、逆戰十餘合、互有殺傷、二十二日、兵部侍郎劉之綸請出城自戰、無兵、則請京營兵、不得、則請關外川兵、又不得、則議召募、獨衣裝芻粮、馬匹器械、百無一具、之綸權宜偫資之、時滿桂申甫相繼戰歿、之綸率所部出城、會　大清兵引去、時天大霧、風沙獵〻、至抵通州、過三河、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之綸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章之無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營于娘娘山、世龍等不受制、負其

女直考　五十

約、　大清以三萬騎、自永平來逆、之綸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繼耳發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退、可邀後功、之綸按劍曰、吾受國不世恩、誓殲敵乃已、今事不成、惟有死耳、令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卒皆殊死鬪、軍中矢石竭、人將挺刀夾之綸馬而前、矢石雨集、之綸度不可爲、乃大呼曰、死則死、惟負皇上耳、解所佩印授家丁、忽一矢貫其首、又一矢中膝、遂仆而絶、全軍盡敗、　大清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不下、初滿桂既死、朝命馬世龍總理入衛諸軍、正月十七日、世

龍集諸將議曰、敵方專力于東、大壽與相持、我輕兵襲
遵化、與大壽尅期會戰、庶諸城可復、惟賢惟輪及遊擊
張化奇等、慷慨請行、世龍乃簡精銳、令將而東、是日至
遵化城西波羅灣、城中兵出擊、前鋒殊死戰、 大清兵
收入城、後隊乘勢抵城下、城上矢石如雨、尋復遣兵出
戰、惟賢陷陣、中矢死、士卒死傷者三百餘人、化奇亦戰
死、日已暮、始各收兵、惟賢膽畧絶人、勇冠諸將、其死也、
人咸惜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
援兵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波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

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
燕河、六城東接關門、西統永平、皆近京要地、承宗飭諸
城嚴守、而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官惟賢等既
死、餘衆退保石門臺頭間、頃之、 大清兵攻馬蘭谷甚
急、守將金日觀死守、觀放大砲、砲炸、焚頭目手足、意氣
不衰、乞援于馬世龍、世龍令參將王世選等赴援、與乃
退、尋復以二千餘騎乘攻日觀、世選等死守不下、二月、
世龍偵 大清兵將南下、命退擊曹文詔等拒玉田、初
八日、遇洪橋、文詔等力戰 大清兵乃退、二月、監軍邱

禾嘉率軍入開平、 大清兵乘攻、禾嘉力拒、引去、已分
畧古冶鄉、禾嘉等迎戰灤州、而 大清兵復攻牛門水
門、三月、世龍督文詔等戰大塹山、轉鬪二十餘里、漸近
遵化、城中兵出援、乃引退、錄先後功、進世龍左都督、時
四城失守已三月、承宗大壽隔關門、與世龍諸軍聲息
斷、帝急召四方兵勤王、先後至者二十萬、並壁薊門、莫
敢先進、帝數下詔督趣、諸將亦時戰攻、然莫能克、承宗
議先取灤州、謂諸將曰、敵據四城、其勁在永、其次在遵、
而以灤遷為羽翼、橫截京關之間、關欲合京取遵、則隔

永、京欲合關取永、則隔遵、當多為聲勢、示欲圖遵狀、以
牽之、令大帥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關
平兵守之、而以騎兵待戰、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天下
安危之局定、可以一意圖遵、而董口大安留為歸路、以
懸敵必死之心、取遷易于取灤、遷在北易取而難守、姑
留之以分敵勢、而先圖灤、謀言敵將輦重去、則身輕無
所顧、輕騎來則氣銳、有所必求、兵貴乘機、機在去而未
來之時、不可不爭也、撫昌樂三邑、負海去永各五六十
里、步兵守城、騎兵挑戰、使敵騎不得西出、而成促之後

不得不動、動乃有機。我軍遇于敵、而機可乘也。故曰、圖
灤使、就下數、世龍具疏為上、分明之。然後取灤之議定。
承宗欲窺永以牽遵也。遣四前鋒抵永城下、明日呼大
壽曰、兵雖發、不虞單薄乎。大兵去二百里、粟成于帥、不
虞遠乎。大壽曰、請即行為後勁。承宗善、令大壽出撫寧
河西、張弘謨為二敵、在十五里中、三敵不出二十餘里、
近永多岡巒可伏、以前三鋒為三伏、以一營為誘敵、不
深入不發、傍山為哨瞭、誑賺入伏、當敵兵乃轉戰而伏
發可殲也。撤劉應國四將自西北由建昌趨永東北、張

女直考　　五十三

存仁四將自西南由樂亭趨永東南、大壽依戒為三敵
三伏而攻之。　大清兵入伏、追奔至永城下、　大清兵
繞城東欲入北門、應國兵自北至、奔南門、存仁兵自南
至、伏初起、四面皆兵、從山半藏空而下、　大清兵大敗、
殺傷者數千、捷聞、帝大喜、而猶憂　大清之尚據內地、
下詔撫諭、且趣師期。承宗遂令東西諸營並進、以五月
四日誓師、而親詣撫寧督之、以副總兵金日觀與副將
謝尚政、曹文詔等、攻復大安城、八日、大壽及祖春、禾嘉
諸軍、先抵灤城下、世龍及寧夏總兵尤世祿、延綏總兵

吳自勉、固原總兵楊麒、臨洮總兵王承恩等繼至、與大
壽分地而攻、世龍身中數矢、而益率士卒併力以仰攻、
復攢砲數十以擊敵雉、　大清兵少避、以大炮分擊其
旁、使不得回救、越　日克之、　大清兵冒雨出、大壽以
騎邀之、殺傷殆盡、　大清兵自永平趨敵、知灤破、遣所
遷安兵于永平、從冷口北還。承宗遣何可綱等入永
平、十三日、副將王維城遊擊靳國臣等復遷安、十六日、
諸將謝尚政等復遵化、閱五月而四城始復、帝為告謝
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可綱加太子太保、

女直考　　五十四

左都督、世龍加太子少保、俱賜世蔭、餘各陞賞有差。白
袁崇煥下獄、以梁廷棟總督薊遼軍務、未幾、入主本兵、
寧遠自畢自肅遇害、遂廢巡撫、以經略兼之。至是議復
設、廷棟力推禾嘉才、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轄
山海關諸處、禾嘉初涖鎮、　大清兵以二萬騎圍錦州、
禾嘉督諸將赴救、城獲全、登萊巡撫孫元化議撤島上
兵于關外、規復廣寧及金海蓋三衛、禾兵議用島兵復
廣寧義州右屯、廷棟慮其難、以咨承宗。承宗上奏曰、廣
寧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難、義州地偏、去

廣寧遠、必先據右屯、聚兵積粟、乃可漸逼廣寧、又言右屯城已竣、脩築而後可守、築之設必至、必復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錦州繞海而居、敵難陸運、而右屯之後即海、據此則粮可給、兵可聚、始得為發軔地、奏入、廷棟力主之、于是有大凌築城之議、四年正月、承宗出關東巡、抵松山錦州、還入關、後復西巡、遍閱三協十二路而返、因條上東西邊政八事、帝咸採納、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毀、至是以承宗議、遂以七月興工、工甫竣、而　大清兵大

女直考　五十五

至、直抵城下、掘濠築牆、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外堠臺皆下、大壽與可綱固守、承宗聞、與禾嘉馳入錦州、急遣總兵吳襄宋偉與禾嘉合兵赴救、離松山二十餘里、與　大清兵遇、大戰長山小凌河間、互有殺傷、九月望、　大清兵薄錦州、分五隊、直抵城下、襄偉出戰、不勝、乃入城、二十四日、至軍張春令襄偉兵過小凌河東五里築壘、列車營、為大凌聲援、　大清從長山不得進、禾嘉遣副將張洪謨祖大樂靳國臣孟道等出戰五里莊、亦不勝、夜趨小凌河、至長山接戰、大敗、春及洪

謨俱被執、大壽不敢出、凌河之援絕、敗書聞、舉朝震駭、禾嘉聞敗、移駐松山、圖再舉、言官以推委詆之、帝以禾嘉獨守松山、非卸責、戒飭而已、大攻粮盡、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獨副將何可綱不從、十月二十八日、大壽令二人掖出城外斬之、可綱顏色不變、亦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大壽遂與副將張存仁等二十九人投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錦州守將、而留諸子于　大清、禾嘉聞大凌城炮聲、謂大壽得脫、與襄及中官李明臣高起潛發兵往迎、適大

女直考　五十六

壽偽逃還、遂俱入錦州、大凌城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為　大清所有、城亦被毀、十一月六日、　大清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砲擊、乃退、大壽入錦州、未得閒、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奏聞于朝、因初奏大壽突圍出、前後不符、引罪積死、于是嚴旨飭禾嘉、而帝于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廷臣追咎築城非策、交章論禾嘉承宗、承宗復連疏引疾、十一月優旨許之、賜銀幣、乘傳歸、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反、旅順副將陳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祿皆從之、承祿文龍義子也、有德與

耿仲明李九成皆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
撫孫元化擢爲偏裨、大凌危急、元化遣有德赴援、抵吳
橋、遂反、明年春、陷登州、執元化以遁、撫帝命總兵楊御
蕃盡將山東兵討之、不利、走入萊州、賊圍萊州甚急、復
命兵部侍郎劉宇烈總督軍務、宇烈日遣使往撫、賊愈
熾、乃逮宇烈下獄、以朱大典巡撫山東、調關外勁旅往
討、敗之沙河、乘勝抵萊州城下、賊解圍走登州、官軍築
長圍困之、時諸島俱搖動、東江總兵黃龍乃遣尚可喜
金聲桓等撫定諸島、而躬巡其地、賊黨高成反、據旅順、

女直考 五十七

斬關寧天津援師、龍遂將孥走之、援始通、其冬、賊久困
登州、謀泛海去、是年五月、 大清兵西征、直抵歸化城、
虎墩兎先已遠竄、遂旋師、入大同宣府境、沙河得勝二
堡守將、遣使議和、獻金帛酒牢諸物、 大兵卽旋、帝聞、
責總督張宗衡等、逮宣府巡撫沈棨下獄、六年春、有德
仲明等浮海遁去、龍遂追斬賊魁李應生、生擒毛承祿
等、獲首級一千有奇、有德幾獲而逸、獻俘于朝、帝大喜、
磔承祿等、傳首九邊、有德等大憤、偵旅順空虛、七月、有
德等遂引 大清兵來襲、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

率遊擊李惟鸞等力戰、被圍、知不能脫、自刎死、惟鸞及
諸將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尙可義俱死焉、事聞、贈龍
左都督、以副總兵沈世魁代龍爲總兵、明年二月、廣島
副將尙可喜降于 大清、島上勢益孤、先是孫承宗將
告歸、擧傳宗龍自代、會薊鎭巡撫罷、卽擢宗龍代之、尋
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曹文衡總督薊遼保
定軍務、時薊遼東經畧并其事于總督、責愈重、宗龍所
統四巡撫、寧遠方一藻永平楊嗣昌順天張鶴雲保定
丁魁楚相與協謀、武畧甚飭、初以遼鸞通州昌平分駐

女直考 五十八

督治、宗龍又請廢通州總兵官、自是畿輔晏然、悉歸總
督一人、七年七月、 大清兵西征插漢、援師入大同宣
府境、宗龍卽鑿兵赴援、帝聞之大喜、賜蟒衣僉帛、命宗
龍遂援宣府、時山海總兵尤世威寧遠總兵吳襄亦率
師馳援、二將俱頓兵不進、 大清兵入宣府、攻圍龍門
新城赤城、克保安州、薄鎭城、總兵張全昌嬰城固守、全
昌承蔭子也、已而 大清兵西行、全昌邀兵應州、帝以
其孤軍、勅吳襄等赴援、不應、全昌至渾源、以援闕還軍
雁峪峯房口、襄等復不援、 大清兵入大同者拔得勝

堡、參將孝全自經、遂攻圍懷仁縣、及井坪堡應州大同
總兵曹文詔及總督張宗衡先駐懷仁固守、八月解圍、
卽移駐鎭城、挑戰敗遇、已而靈州及他屯堡多失陷、宗
衡不敢出戰、屢檄裒等未至、朝命山西參將曹變蛟赴
援、七月、遇大清兵于劉武、力戰、守備王國棟陣亡、大清兵再入宣府閏六月、四臥、充爲全右
衛、他城堡多失守、是月、　大清師旋、既解嚴、論罪、全昌
宗衡文詔並戍邊、宗龍削籍歸、變蛟亦以疾去、擢保定
巡撫丁魁楚代宗龍爲總督、　年秋、　大清兵西征、平
察哈爾、旋師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將屢敗、總督楊嗣昌
女直考　五十九
遣副將自代州往偵、亦敗走、山西巡撫吳甡斬五級、嗣
昌及大同巡撫葉廷桂鎸三級、俱戴罪視事、以梁廷棟
代嗣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屢陳邊事、咸見聽、明年七
月、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克昌平、通京師山後地、
都城戒嚴、命廷棟戴罪入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
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賜
尚方劍、盡統諸鎭勤王兵、以左侍郞王業浩署部事、命
中官盧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廷棟亦統兵入援、三
人相犄角、皆退怯不敢戰、于是近畿地多破殘、寶坻順
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
廷棟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黃藥求死、　大清兵以八月
十九日出塞、兩人擔尾不敢逼、未幾、兩人相繼卒、魁楚
亦下吏、久之放還、是時中朝益無人、敵至則邊巡不復
前、以故疆事日壞云、十年二月、　大清兵攻朝鮮、克王
京、圍國王李倧于南漢山城、已復破江華島、倧奉表出
降、與明絶、總兵沈世魁移師皮島、爲聲援、萊州副總兵
金日觀從登萊總兵陳洪範往救、次皮島、　大清遣孔
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先攻鐵山、四月九日、分兵攻皮島
女直考　六十
副將白登庸先遁、洪範不戰走、日觀偕諸將楚繼功等
相持七日、力戰不支、遂敗歿、世魁亦陣亡、失亡將士萬
餘人、島城隨破、白登庸率所部降于　清、諸島雖有殘
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置大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
已、明年夏、楊嗣昌決策盡遷其軍民于寧錦、諸島乃空、十
一年九月、　大清兵自墻子嶺入密雲、總督吳阿衡敗
歿、阿衡有知兵名、代張福臻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節制
寧遠山海順天三巡撫、性嗜酒、時適大醉、而警猝至、不
能軍、乃據墻子路城拒五日、力屈城破、與副將魯宗文

俱死、中官鄧希道遁走、遂深入、抵平欒、京鐵戒嚴、時盧
象昇以父喪未行、詔率師勤王、三賜尚方劍、督宣府總
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山西總兵虎大威諸軍入援、
時中樞楊嗣昌與中官高起潛潛主和議、象昇心非之、
十月四日、召對平臺、帝慰勞之、咨以方畧、對曰、命臣督
師、臣意主戰、帝變色、久而懌曰、撫乃外廷議爾、象昇因
奏禦敵形勢甚悉、帝壯之、而誡象昇持重、命與嗣昌等
議、當是時、帝心知　大清兵銳甚、刀不敵、而恥言和、故
委廷議以荅象昇、象昇卽日陛辭、諸將棄怙、象昇益自

女直考　六十一

奮、夜半抵昌平、帝命中官賚金帛犒師、而賜御馬百、太
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念帝意頗銳、而事多爲起潛
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議撥宣大山西之師屬象昇、關
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象昇務
忠勇、剋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如雨、嗣昌不能
平、思阻之、擬畧令赴通就總監高起潛、象昇不赴、嗣昌
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通就監、敵未下、監應趨京就督、
象昇聞而嘆曰、樞部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乃整師
次順義、抵暑、至孫候、忽遇　大清兵、象昇從騎止十餘、
念退則必死、拔刀前決戰、會撥兵漸集、得還、越數日、嗣
昌至軍中、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意撫款、獨不聞
城下之盟、春秋所恥乎、且某叨劍印、使安口舌如鋒、備
唯唯從議、恐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
引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象、盡
喪本面、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頳顏曰、公直以尚方劍
加我耶、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不忠不孝、尚方劍
當先加巳頸、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
象昇曰、周元忠赴敵講款、經數日往來、其事始于薊鎭

女直考　六十二

督監、受成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嗣昌語塞、
元忠者、益責卜更替人也、善達人、故遣之、然議和事不
得要領而止、又數日、象昇會起潛于安定門、象昇言非
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各
持一議、會新任宣大總督陳新甲至、象昇分兵與之、而
自將馬步軍列營京城外、兵益寡、帝命輔臣劉宇亮閱
視三大營、及勇衛營軍士、二日而畢、又閱視內城九門、
外城七門、皆苟且卒事、時　大清兵分三路入、一由淶
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

之、從涿州進據保定、與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慶都、猶未
敗衄、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尚書
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與賊角、大小數十戰、所
向摧破、及是遇大敵、又為嗣昌所阨、兵力單、餉久乏、將
士飢、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
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遂于十二月
十一日、進至鉅鹿南賈莊、起潜擁關寧兵、相拒五十里、
象昇遣贊畫主事楊廷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
如死疆場、我以一死報君、猶為薄耳、廷麟詣起潜、起潜
女直考　六十三
不應、象昇卒僅五千、行至蒿水橋、與　大清兵遇、王樸
先走、惟虎大威楊國柱從、象昇勒麾下卒居中、大威帥
左、國柱師右、呼軍疾馳、奔衝入、大戰移時、　大清兵乃
退、象昇謂將士曰、今雖勝、敵必憤集諸騎乘我、毋怠、夜
半被圍、明日益以數萬騎、圍三重、象昇顧左右曰、誰為
我取彼者、大威馳卒推之、不勝且却、象昇大呼曰、虎將
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揮刀力戰、自
辰迄未、砲盡矢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鬪、身
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曰鬪羽斷頸、馬援裹革、
在此時矣、馬躍陣亡、一軍盡歿、惟大威國柱得脫、象昇
白皙而臞、膊獨骨、負殊力、善射、嫺將畧、書讀張巡岳飛
傳、輒嘆息曰、吾得為斯人足矣、每臨陣、即身先士卒、三
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愛才卿下、如恐不及、畿民聞其死、
皆奔走雨泣曰、盧公死、誰恤我者、競立祠祀之、起潜聞
敗、遂倉皇遁、嗣昌既夙惡象昇、而起潜懼坐罪誅、諱象
昇死狀、嗣昌疑不死、有詔驗視、廷麟遣將得其屍于戰
場、麻衣猶被體、一卒還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
衆皆拜、死年三十九、踰兩月、乃得斂、初、嗣昌遣邏卒三
女直考　六十四
人、察其死狀、中有俞振龍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箠
楚三日夜、終不易、將斃、猶翹首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
聞者無不切齒、嗣昌云、劉宇亮奉命督察各鎮勤王兵、
甫抵保定、聞象昇戰歿、至安平、偵者報　大清兵至、上
下相顧無人色、急趨晋州避之、時　大清所至空破、州
縣相繼失亡、諸將益彼此觀望、帝憂甚、召總督洪承疇
巡撫孫傳庭入衛、會象昇戰歿、即擢傳庭代督諸鎮援
兵、賜尚方劍、　大清與薄保定、總兵劉光祚堅守、　大
清兵不攻、至是年十一月九日、深入內地、攻高陽時少

師孫承宗方家居、率家人拒守、　大清兵以數萬環攻、
填壕塹、豎雲梯、承宗以飛礮擊之、　大清兵持門扉如
木城、承宗令以乾草為束、蘸以硫黃擲城下、木城盡燬、
而圍益堅、明日遲明、城中矢石竭、火焚西北樓、城遂陷、
承宗坐北城樓、叱家人速去、我死此、　大清兵挾至城
南三里圍頭橋老營、欲降之、承宗叱曰、我天朝大臣、城
亡與亡耳、望闕叩首、投繯死、年七十有六、子孫十餘人
皆戰死、帝聞震悼、　大清兵戰輔、山海總兵侯拱極率
精騎二千、躡至郿鄰、遇伏敗、負重傷、尋謝病去、時山東
女直考　六十五
巡撫顏繼祖奉命駐德州、標下止卒三千、奉本兵嗣昌
令、專防德州、濟南由此空虛、繼祖屢請敕諸將劉澤清
倪寵等赴援、皆逗留、明年正月二日、　大清兵克濟南、
德王由樞被執、布政司張秉文等死之、遊騎直抵兗州、
逮繼祖下獄、光祚從傅庭南下、二月、　大清兵道至潭
河、直水漲、輜重難渡、諸將王樸曹變蛟相顧不敢擊、光
祚恇怯尤甚、是月、　大軍北旋、傅庭尾蓋建昌、亦不敢
擊戰、事平、論諸臣失事罪、中官鄧希詔孫茂霖巡撫陳
祖苞順天張其平保定顏繼祖山東總兵吳國俊陳國威倪寵
援劉總兵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
三十六人、同日棄市、祖寬敢戰有功、稱良將、人頗謂失
刑云、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罷、及是亡七十餘城、而
嗣昌貶削不及、以是物議益譁、御史王聚奎郭景昌等
極論嗣昌誤國、給事中張作楫復極論嗣昌起潛、帝皆
不聽、反罪言者、時金國鳳以副總兵守松山、是月、　大
清以重兵來攻、用大砲四面齊擊、臺堞悉摧壞、國鳳督
將士死守、城中人負扉以行、間出兵沖擊、又敗道、乃于
城堞壞處、以木石補之、　大清兵將登、屢被擊退、乃分
女直考　六十六
與攻塔山連山、而分道穴其城、國鳳隨方圍拒、終不下、
閱三十五日圍解、帝大喜、立擢署都督僉事、為寧遠團
練總兵官、方松山被圍、巡撫方一藻議遣兵援援、諸將
相顧莫敢前、獨副將楊振請行、至呂洪山遇伏、全軍盡
歿、振被執、令往松山說降、未至城里許、南向坐于地、命
從官李祿曰、為我告城中人堅守、諸將援兵即至也、祿
至、數振語、城中守一堅、振祿皆被殺、其年十月、　大清
復攻寧遠、國鳳出據北山岡、力戰移時、眾寡不敵、與二
子俱死、帝聞痛悼、贈卹俱從優典、十三年五月、錦州告

警、總督洪承疇率東協總兵官曹變蛟出關、駐寧遠、七月、變蛟與援剿總兵左光先、山海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遼東總兵劉肇基、遇　大清兵于黃土臺、及松山杏山、互有殺傷、十二月、洪承疇以　大清兵退屯義州、議遣光先變蛟科入關就、留三桂肇基于松杏間、佯示進兵狀、又請解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光先西歸、代以白廣恩、部議咸從之、而請調旁近邊軍、合關內外見卒十五萬、備戰守用、承疇言師行糧徙、必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然之、勅所司速發、命宣府總兵楊

女直考　六十七

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各練精兵赴援、以十四年三月、先後出關、合三桂廷臣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馬四萬、並駐寧遠、承疇主持重、而朝議以兵多餉艱、職方郎張若麒趣戰、時錦州被圍已五月、聲援斷絕、有卒逃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七月二十八日、諸軍次松山、營西北岡、數戰、圍不解、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陳新甲又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勅、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八月、

楊國柱先至、陷伏中、　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昔年殉難處也、吾獨爲降將軍乎、突圍中矢、墮馬卒、兄子、謂振也、國柱戰歿、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承疇命變蛟營松山北之乳峯山、而列七營兩山間、環以長壕、俄聞　太宗文皇帝親臨督陣、大懼、及出戰、又數敗、諸將遂謀潛遁、二十一日初更、樸先走、通科三桂廣恩輔明亦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爲　大兵邀擊、溺海死者無算、餘悉被戮、惟三桂樸奔入杏山、變蛟聞敗、急入松山、兵承疇固守、居數日、三桂

女直考　六十八

樸欲自杏山遁寧遠、至高橋、遇伏、又大敗、僅以身免、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自是錦州圍益急、而松山亦被圍、應援絕、九月二十三日、承疇變蛟等盡出城中馬步兵、欲突圍出、敗還、巡撫邱民仰與承疇誓死固守、外援不至、芻糧並竭、至十五年二月、圍半年矣、副將夏成德爲內應、松山退破、曹變蛟援佩劍自刎于承疇前、王廷臣繼之、民仰等及參將以下百餘人被執不屈死、承疇及故總兵祖大樂皆降、三月、大壽亦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相繼失、京師震懼、詔賜諸臣祭葬、有司建

祠、法司令物王樸罪、御史郝晉言六鎮罪同、皆宜死、而
三桂實遼左主將、不戰而敗、奈何反加撥暫、兵部尚書
陳新甲覆議、請獨斬樸、勒科軍令狀、再失機即斬、三桂
失松錦杏塔、宜斬、念守寧遠功、與廣恩輔明通皆敗救、
充為事官、五月、樸伏誅、傳首九邊、是時諸將擁厚貲、賂
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免、帝念兵事益急、傳各邊才、廷臣
多舉前密雲巡撫趙光忭、命復冠帶、赴京陛見、光忭家
素豐、闕命、攜數萬金為軍前用、入都、召見德政殿、奏對
稱旨、十一月、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総督薊州
女真考
六十九
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復召對中左門、時　大
清已克薊州、分兵四出、命光忭兼督諸路援軍、援軍至
者甚衆、皆觀望、及　大清兵南下、河間失守、不敢救、随
而南、已聞塞上警、又疾馳而北、十二月、給事中曹良直、
劾光忭不可鮮者四、帝下詔切責、而御史衛周胤又言
獻縣交河衡水景州被攻、光忭不急救、退回高陽坐觀
淪覆、十六年春、言官復論光忭及范志完、帝令立功自
贖、志完者、虞城人、崇禎十四年、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西、尋擢兵部右侍郎、総督薊永通津諸鎮軍務、未幾、

進左侍郎、加衛督師出關、駐關內、自王樸諸軍敗後、兵
力益衰、松錦相継失、志完不能救、乃舉用無極縣知縣
蘇觀生等八人為監紀參賛官、築五城于寧遠城南、護
轉輸、募土著實之、又議脩覺華島城、為犄角勢、帝甚倚
之、六月、易衛為欽命督師、総督薊遼昌通等處軍務、節
制登津撫鎮、遼事急、則移駐中後前屯、關內急、則星馳
入援、三協有警、則令同薊昌二督并力策應、將關內外
並建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望尤等、又于昌平保定
分設二督、于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六巡撫、八総兵、星
女真考
七十
羅碁布、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時帝召薊督張福臻
還京、令志完兼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上疏、言不能兼
薊、請仍設薊督、所司不即議、踰月、始從其言、以趙光忭
任之、至是　大清兵深入、分兵南下、二人俱被劾、兵部
劾志完疏防、令督軍入援自贖、是時唐通罷密雲、奉詔
入衛、命守密三河平谷、畏縮被責、及　大清兵下山東、
魯王以派自殺、通尾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戰、志完軍
至山東、遠道觀望、州縣多覆没、　大清兵南攻下海州、
贛榆沭陽豐縣、已而北旋、唐通復尾而北、帝下詔督責、

志完光忭皆不進、首輔周延儒自請督師、帝大喜、降手
勅、奬以召虎裴度、賜章服金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
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
帝輙賜璽書褒勵、傾　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
議將吏功罪、其欺罔如此、而帝不寤也、四月、光忭令唐
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　大清兵于螺山、皆敗走、總兵
張登科和應薦敗歿、惟大器營以兩監軍御史在焉、不
動、既解嚴、志完光忭並獲譴、志完素無謀畧、畏怯甚、行
兵所在摽掠、自是論列者益衆、光忭雖文、志有膽決、嘗

女直考　七十一

遇敵、諸將欲奔、光忭坐地不起、久之乃引歸、其起戍中、
將卒不相習、而　大清兵强甚、將士先膽落、故所當輙
破、至是被逮、與志完同日誅、順天巡撫潘永圖永平巡
撫馬成名先後伏誅、先是十二年封疆之案、伏罪者三
十有六人、至是失事甚于前、誅止志完等四人、及總兵
薛敏中副將柏永鎮、其他悉置不問、而保定巡撫楊巡
得善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獲遷擢、帝之用刑、至是窮
矣、是役也、　大兵入畿輔山東、次年始北歸、封疆大帥、
無敢一矢加遺者、總兵周遇吉、時調防天津、　大兵至、
巡撫馮元飈令出戰、遇吉以五百騎伏楊柳青、邀擊之、
自辰鏖戰及酉、其夜　大軍徙營北去、軍中皆言壬癸
入關之後、往來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惟見此一戰耳、
其年冬、　大清兵薄寧遠、總兵李輔明赴救、軍敵、猶力
戰、歿于陣、事聞、贈卹賜祭葬、當是時、李自成縱横河南、
開封既陷、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楊文岳汪喬
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歿、賊勢愈張、而朝廷時時切衆憂、
是年十月六日、自成攻潼關、總督孫傳庭固守、帝屢詔
督趣、傳庭率師東出、援寶豐唐縣、至郟縣、自成以萬騎

女直考　七十二

迎戰、擊敗之、會天雨、賊輕騎出汝州、截餉道、傳庭令陳
永福守營、而自與白廣恩高傑分道迎糧、既行、永福兵
亦爭走、為賊所乘、傳庭還戰大敗、自成急追、一日夜踰
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傳庭由垣曲走河北、急趨
潼關、與監軍副使喬　偕戰歿、潼關既破、數日而西
安亦陷、十二月、自成陷全陝、將犯山西、總兵周遇吉力
拒、明年二月七日、攻太原、巡撫蔡懋德以奉旨革任聽
勘、或勸其解任卸責、懋德不可、遂誓衆死守、賊以馬步
兵東攻、懋德登陴抗敵、發以矢石巨礮、傷賊甚衆、乃遣

裨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于砲、勇等陷陣殁、已而
城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霾陡作、走石飛沙、對面莫辨、
懋德知事不可爲、結遂疏藏衣帽間、守門將張雄爲內
應、賊遂入城、懋德出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齎佩劍
自刎、爲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懋德上馬、率衆巷戰、欲
衞之出城、懋德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耳、遂至書院
三立祠、南向自縊、時獨時盛相隨、見兵身縊而氣未絕、
因解所被鐵甲覆之、候氣絕、亦自刎死、太原既陷、賊遂
陷忻州、圍代州、時總兵周遇吉憑城固守、而潛出兵奮

女直考　七十三

擊、連戰數日、殺賊無算、會粮盡援絕、退保寧武關、二月
十五日、城逼寧武、遇吉晝夜授兵、更選城中壯勇、得數
千人、激以忠義、迎而邀之、賊不爲備、其前驅皆難民、斬
殺殆盡、直擣中堅、復殲其精銳、賊雖挫不卻、屢戰始薄
城下、遇吉日則列兵城外、夜則登陴擊打、賊死又無算、
已乃砲石竭、賊得并大砲擊城、遇吉令健兵伏巷、開城
誘賊、賊入及萬餘、將城門閘下、伏四起、殺賊無噍類、斬
其四驍將、自成大恨、擁兵悉力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
城遂陷、遇吉復巷戰、馬蹶、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

如蝟毛、被執、罵不絕口、賊叢射殺之、復磔其肉、城中士
民感遇吉忠義、無一受屈者、夫人劉氏、素勇、使率婦女
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
逼、縱火焚之、闔宅盡死、自成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受創
已深、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
武、奈何、不若還陝休息、圖再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
姜瓖宣府總兵王承胤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決策
長驅、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迎降、京師遂不守
矣、賊每語人曰、他鎭復有一周總兵、吾輩安得至此、先

女直考　七十四

是吳三桂以守寧遠功、欲使禦流賊、封平西伯、其父襄
先以失機下獄、至是起爲提督軍營、流賊逼近畿、令關
遼總督王永吉徙寧遠兵五萬入衞、三桂器精銳殿後、
甫至山海關、聞京師已陷、帝自盡于萬壽山、入衞兵已
潰、弗戰前、自成質襄以書招之、三桂遂次灤州、及聞歎
女陳圓爲賊將掠去、三桂乃作書絕父云、側聞聖主晏
駕、臣民僇辱、不勝眦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
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
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

美乎、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
愧乎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兒亦安能為孝乎、兒
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　俎旁、以誘三
桂、不顧也、自成怒執襄置軍中、三桂乃馳歸山海關、逆
副將楊坤、遊擊郭雲龍、來我　朝乞師、時順治元年四
月、睿親王多爾袞奉　世祖章皇帝命、統師至寧遠、三
桂致書曰、流賊逆犯天闕、僭尊號、縱淫掠、罪惡已極、天
人共憤、三桂受國厚恩、欲興師問罪、奈兵力弗敵、爰泣
血求助、乞王速振旅入關、與三桂合兵、直抵都城、掃虐

女直考　七十五

焰于宮庭、示大義于中國、此千載一時也、睿親王得書、
許即進兵、自成糾衆二十萬東擊、三桂聞、益發使趣
大兵、我兵距山海關十里、三桂以賊兵分趨關外來告、
睿親王進兵擊賊于一片石、賊敗遁、明日、三桂率衆出
迎、睿親王令三桂兵各以白布繫肩為識、遂統師入關、
自成列營北山、橫亘至海、　大兵對賊布陣、三桂居右
翼末、悉精銳搏戰、天大風、揚沙石、戰良久、勝負未決、
大兵呼聲再振、風止、從三桂陣右突衝賊壘中堅、騰躍
合擊、大破賊兵、逐奔四十里、是日睿親王令關內軍人

皆薙髮、分隸三桂步騎兵一萬、使先驅討賊、自成遂殺
襄于永平、懸首于竿、入京師、盡屠襄家屬三十八口、五
月、僭帝號于武英殿、焚九門城樓、挾太子二王西走、
大兵至、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以禮葬
崇禎帝后、及熹宗懿安后、令臣民服喪三日、三桂與英
親王阿濟格等追賊于望都、屢戰皆捷、賊走山西、乃班
師、十月、　世祖御皇極門、冊封三桂為平西王、設宴、賜
白金萬兩、尋命三桂率兵從英親王由邊外趨綏德、二
年、攻克延安鄜州、剿賊于襄陽武昌、東下九江、召還京、

女直考　七十六

宴勞之、　命赴鎮錦州、五年、移鎮漢中、六年、督兵剿賊、
賊次第就平、遼左自萬曆四十六年用兵、歷二十餘載、
宿將勁卒、死亡略盡、關內外要地、相繼失陷、我　大清
兵所至克捷、莊烈帝時、　大兵連歲深入、樞輔皆一籌
莫展、諸鎮多望風奔潰、重以中原多故、兵餉竭蹶、至是
則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女直考終

聖主中興全盛兼三錄附一卷

〔明〕何光顯撰

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中興全盛兼三錄附

目錄

上書布衣臣何光顯俯伏竊聞感罪七奏
聖主陛下伏惟顯一腔熱血滿腹忠誠前已因言觸
罪蒙復往替又言蓋仰
聖主神明千秋一遇故無言不盡無善不陳只知上
有
至尊不復下顧忌諱前有干罪諸事不畏附後不知
臣罪何事臣竟何人爲此陳情備列並塵
聖覽是荅學
明良喜起共知臣之生平共爲小人仄目肆害至無
極也言無徵而莫信人有本以可稽俯伏披衷
仰祈
天鑒因其三卷之外另彙一冊以附梢末
天地函覆
聖度昭明臣顯不勝席藁待罪悚息屏營之至

上書公案一

天啓元年至六年因遼事蹶張潑著大事紀七卷
皇明三正録三卷至關當事借劾
名教南北交章數十餘疏奉
熹皇聖旨下法司下遲按下禮部下都察院格殆盡
前疏俱在
聖前法司按臣戌辭復疏畧曰何光顯肯捽莫稱白
簡蠢蠢憑式廬以養驕因折節而長傲說賢說
否朧畝而上干黜陟之權議出議入匹夫而操
生殺之柄二介狂生公然秉春秋之筆削高月
旦之品評儼然自附於千秋而目舉朝為盜跖
言
王氣而欲消毀銅殿言
國脉而借譏刺臺垣言
母后言女謁而欲開赦齊庶言
官閣言侍御長隨而有豢乎嫣乎昐赤復何之乎
等文
國柄朝綱輙欲一手握定邪說惑衆乃敢撟肆妖

言宜正兩觀之誅先示三苗之竄此罪顯戍招
之畧也不能盡書言言道義係南京刑部河南
司郎中陳之清筆尚書周希聖按臣郭増光道
臣傅淑訓府臣王公弼理刑臣今御史鄧啓隆
即抄上之又獄五載其謂憑式廬以養驕者罪
臣曰譽效子思子夏田子方不輕見人諸侯
魏文侯欲見之尚踰垣閉門而過門必撫躬而
式也曰折節長傲者以
廟堂一時元老於兵農諸事必折節下問臣於屯徵
放米白蓮諸事亦救南京數次大亂也曰說賢
說否者以臣各衙門自宰相而下各上一書求
其進忠為
國乃以為罪也曰匹夫而操生殺以一時封疆失
事奮筆殺之今果一一盡殺也曰匹夫曰公然
秉春秋之筆削高月旦之品評以
孔子著春秋曰知我罪我以匹夫而論七十二國正
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今以罪臣實譽臣不虞
也曰儼然自負於千秋而目舉朝為盜跖今果

當日諸人一一俱登、
欽定逆案不聽臣言一至此也曰言
王氣者
孝陵青龍花山銅殿也曰譏刺羣姮者言臣謬效崔紋
求言將當日進言乃以爲譏刺也曰
官闈者魏忠賢也曰女謁者客氏也曰哈赤復何
之者言臣言奴兒哈赤必來也言言俱驗而懈
罪至斯求仁得仁不敢怨也今毫無所爲一無
所求惟仰
聖人中興千古
一人願陳一二以臻
全治也伏乞
聖念

上書公案二

天啓初年有移宮一案楊漣方有此事天下尚未
知魏忠賢之奸忠賢亦尚未改名仍名進忠時
事臣曲突徙薪首發其奸首犯其逆布刻
皇明三正中以御史游鳳翔媚逆揑奏板追南京刑
部庫內今翔亦問徒其書略曰
新主登祚之明日
移宮旨尚未行閹人魏進忠大主之給事中楊漣
慈慶宮紛紜一議進忠事始覺明日
帝諭始末乃知
皇母存選侍弗恪
大行崩逝選侍披猖啓欲自后欲作垂簾儀注幸大
學士劉一燝掖
嗣皇左國公張惟賢掖右楊漣排闥入內
天子始從倉卒中迫而得出
盛朝之際竟使
天子而避宮人有是理乎且魏進忠何人也腹心盤
據何徒之繁也宮之據实據也進忠等皆侍役

竊寶玉大弓之牌非必然
移宮而於移官見之益
祖圭璧金錢以臣萬計狠籍聲聞内外甚矣賊有待
侍貧
朝廷也兔在市貪者弗逐在野人爭逐之詩奸竊而
彰秘玉脁金一擲曠宇之下如瓦礫見而爭之
然則非攘物於官而攘金於市耳
國有與援

朝廷上可不忍斬此一蔓草哉臣日夕其間反覆於
冒白錄諸事曷勝一日三百大慟哭之至書上
當宁言刻災木板拿刑部比時楊州太守劉鐸一唐
詩書扇尚斬西市况書之直刺其名直數其罪
者乎而卒未加害又
宮闈一書亦刻於三正錄曰甚矣
宮闈之當慎也甚矣
宮闈之當慎也今日遊事至極吃奴之糞受奴之金
為奴之官者詎止趙普廡下有海物十瓶也哉

宮掖之地胥小之人有此輩焉焦頭爛額可上客否
臣言及此臣骨粉矣臣心膽墮地矣又上八宰
相書曰相公渾身是病到處無藥而終之以客
氏事曰甚矣客夫人之事不可不慎也臣之一
身而歷犯大逆如此有書具在現庫司寇一片
血心惟
天可表嗟乎
天乎伏乞
聖念

上書公案三日變

天啓四年春魏當權殺戮大臣炮烙百姓天下無

一敢言比正月二十八日忽見

日變

朝諭天下修省臣獄中又上書延按郭增光寧國

知府王公弼推官今兩淮延臨御史邵啓隆書

其書曰

國家近憂日變臣戴盆不敢忘

天譴以日對蓋古之占日數矣老子師有常從其人者

況日月星氣三十一卷漢日旁行事凡三卷雜

行占驗凡一十三卷日食雜變一十三卷海中

日月彗虹凡十八卷日月曆宿一十三卷太歲

謀日晷凡二十九卷日晷三十四卷以至鐘律

叢辰日苑凡二十二卷諱日之事詳哉言之豈

妖孽禨祥古有所驗而今偏不驗天愛

國家前代爲警而今非警予憊噫

天象前年渚月太白經矣去年朔月太白晝矣去年

牛月熒惑斗矣前年嘉平壁星貫矣此皆其一

年而數異遠不敢舉而近有所遺者惟是今年

正月念有八日黑光磨盪青蜺食陽太陰中天

白晝無光顯登劉向亦登京房然讀京劉之書

杞人憂天不知淚之無從涕泗滂沱顛寤稽之

漢書有言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

日旁氣也其占曰蜺再重赤專至衝旱妻不壹

順妻者臣也黑蜺四背又有言曰白蜺雙出日

中茲謂擅陽擅陽者有擅大柄者也蜺四方日

光不揚解而溫內取茲謂禽蜺如禽在日旁茲

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乃除夜星而赤茲謂乘

夫乘夫者臣之乘君也蜺白側日黑蜺袤之氣

正直茲亦擅陽陽君也蜺中窺貫而外專茲謂

媟專專也媟褻慢也蜺與日會茲謂頊頊傾也

在士庶人則傾家也蜺白貫日赤蜺四背茲謂

不尖蜺直在左蜺交在右茲謂危嗣危嗣者其

子亦有人危之也蜺抱日兩未及茲謂亡蜺氣

左日交於外茲謂不達更有蒙焉赤日不明德

不序茲謂不聽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

言祿茲謂主窳臣夭象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
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
職茲謂怙祿蒙三日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
食茲謂閉上閉上者上不得聞一事一言也蒙
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茲謂蔽下
蔽下者下無一人敢言也蒙微日無光雲雨不
降廢忠惑佞茲謂亾蒙天清而纍日不明茲謂
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紬蒙起微
而日不明惑衆在位茲謂覆國蒙微而日不明
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庳佞厚者朝
有佞臣而厚之也今日之際蜺乎蒙乎抱乎貫
乎揠乎乘乎蝶乎煩乎不交而危者乎赤日不
明可稱聽否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可稱非窳非
夭者否雲行過日公不任職非怙祿否蒙五日
晦冥五日非閉上否白雲如山行蔽日懼不言
道非蔽下否蒙微日無光雲雨不降非廢忠惑
佞者否而且公不任職矣而且溫寒揚塵矣日
變之後風雨晦冥實如其數嗟乎異哉嗟乎異

哉此臣獄中猶不忘
君父書也狴犴森嚴身不能出不能飛叩
九閽裂目裂眦苦上當道又再逼刻以獻要路天下
烘傳而權奸切齒亦明知不殺豈武聖讀騭賓
王撤耶嗟乎臣於獄中而不忘憂
國豈今日
盛明而忍忘
聖主伏乞
聖念

上書公案四

天啓三年四年政治叢挫畢

朝織口見邸報

奉先殿火

帝陵鳴獄中亦效鄒陽枚乘江淹上書

其書曰伏聞

帝陵鳴三晝夜聚蚊之口在道烘傳

天聲之威至現竟奏然考之前代經傳全無惟顏南人

也

神宗末年瀋陽陷日確有是聲此時念之毋亦

太祖

列宗神武在天怒號震省者與乃今又見告矣去年一

事

奉先祖殿公然一炬豈不至冤豈不至痛而言者引之

於銅賊之蘊崇夷考二事與亦畧據第恨蟣室

無子長之書杼腹無便便之笥謹就所知亦伏

陳之蓋

帝陵之鳴殆劉向所謂近鼓妖者乎左傳楚公三十二

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將殯於曲沃出絳閘柩

有聲如牛劉向曰此鼓妖也怒象也將有急怒

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未幾秦穆公遣兵襲鄭而

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已不假

塗請擊之遂要崤阨以敗秦師匹馬騎輪無反

者今日之鳴斷非曲沃之倫然其為怒象為鼓

妖殆無疑議又徵之漢景帝建平二年四月乙

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玄為御史

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

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耳目不聰為衆

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歲月

日之中必稔焉楊雄亦以為然未幾果稔京房

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鼓自動若有音

倘亦其然乎至

奉先一厄實生痛哭恐真不容無說處此矣春秋之言

日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災御廩董仲舒以為

君臣俱惰內怠政事非能守宗廟者故天戒告

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
器宣其名也劉向以為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
子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故火之定公二年五
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定公不能
誅季氏用其私說淫於女樂而退
孔子門闕號令所從出舍
大聖而縱有華何以號令為漢平帝元始五年七月
巳亥漢高皇原廟殿門災盡原漢高廟在長安
城後以叔孫通議複道復起原廟謂此非正也
是時平帝幼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漢天
象始見其冬卒應之嗟乎今日之
奉先非禦廩之僅僅供粢盛者也非榭火之僅僅藏禮
器者也又非徒雉門兩觀之發號施令者也而
太祖建極公然祝融顯豈敢言又豈恐言忠臣義士為
國憂心能無血下嗟乎河圖洛書互相經緯八
卦九章原為伯仲殷道弛文王演易周道敝孔
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明天
人之至道景武宣元之世董仲舒治公羊劉向

治穀梁向子歆治左氏以逮眭孟夏侯勝谷永
李尋諸人皆世所推本諸理道以運洪範者顯
今所引皆諸先正已試之言諸言不效即洪範
九疇亦可土苴顯罪人寧欲土苴洪範俾諸儒
之言可一秦而炬也而安聽其沓沓從事大異
在前
聖天子在上而舉朝羣公宜然漠然也耶顯言及此
顯可死矣此臣獄中上
先火
陵鳴書也魏崔之時至日
天子不能行政令又日殺召伯毛伯又日季氏逐魯
日陳恒弒逆日欒盈弒逆日委任王莽又日不
能誅季氏天下此時誰敢一言而臣諄諄言此
未必不集賊之膽亦未必不日夜欲殺臣而未
殺
二祖列宗在天有靈留遺
聖上不動聲色應手除之此時舉

圖無一言而臣言如此
天乎刻書現在天下傳聞幸千古奇逢恭遇
聖主又得少嘔披瀝眞
天之所活以委曲保全爲今日
聖主獻言以恭
全盛者也伏乞
聖念

上書公案五

天啓五年六年天下地震物怪人妖臣陷獄中又
刻書以獻其書曰嗟乎方今之際人妖物怪幾
遍天下山崩地震幾滿域中此何爲者耶伏稽
之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
之亂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
地震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襄公十六年地震
是歲有崔氏欒盈之變昭公十九年震是歲隨
有季氏逼魯之變哀公三年震劉向以爲是時
諸侯聽言邪臣莫用仲尼遂有陳恒之變漢惠
二年漢武征和二年皆有是震亦皆有是驗而
劉向以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故有此異今
帝京震陷京震四方亦俱震參剝有之上以厚下安
宅乃今而地地蕩搖人人兢虺毋亦
天之震憾不一而足而地之震遂代天以戒其張皇貿
板以薪其儆惕矣乎歷年以來北直大異至現
牛妖人面人鬚手足人類則去年撫按一疏所
昭昭天下者也方山之狗囊遂且引爲在伏之

憂無距之難易傳亦列爲明夷之颩而况牛而
人之則人之所托以舒其力與天之所以大其
牢者一旦以人現焉亾亦天將曰牛力竭矣卽
盡以牛易人恐不足以當地祇之加殺而况火
耗錙銖緡㟼膏血盡索之石牛之髓而屠之泥
牛之血也蔑有攋矣不入何待噫吁痛哉且在
天則有日象在地則有版蕩在人則巴蜀之弑
官長與之弑宰東西二虜之交訌而在物則有
牛妖在
宮殿則關伯不祥[illegible]
陵
寢則金毋有聲在天下則瘡痍在四海則鼎沸古荆
軻刺秦白虹貫日衛先生畫趙太白蝕昴鄒衍
盡忠於燕惠王信譖而擊之衍仰天大哭正
夏飛霜庶女告天雷電下擊臺殿海沸而後世
猶曰精誠能動天地而信不獲於人主然則罪顯
之事自
太
祖以迄今日自宰相以迄齊民自遠左以迄雲貴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

國家要事計條陳者千二百餘事
當宁者盡蒙財擇而人引其言多昧其人顯亦有言
寧殺其人無怨其言今天下事半用其言半如
所料而僅以博四方之囹圄喘息之性命嗟乎
此臣憂地震言也當日不忘於
國家今日豈忘於
聖主伏乞
聖念

上書公案六

太祖以來止設提學以教士子後改御史爲提學獨二
京爲然誠重之也三百年殊無一廵視御史朴責
生員之事天啓二年御史何薦可受人金以無
故朴責生員文時光三十七板是日二月十六
年山東
文宣祖廟地震傾盡十數縣俱傾見之廵撫趙彦章
奏後以臣平日謬言時事羅織其中臣亦直任
不辭身先入獄一人未累至下刑部又下廵按
父子俱累萬害受盡甫入寧國獄
文廟又傾上本御史福建問本御史福建知府福建
知州福建知縣福建上下十級閻羅實欲立刻
致死已獄寧國又拿赴池州正行之日
文廟又傾因具書以上其書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只
有此禮義廉恥管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亾士可殺不可辱爲士守節妄爭
禮義而必欲殺之
孔孟何在

孔孟詩書何爲於此不急可謂道乎於此不怒可謂
靈乎此所以
孔子生於山東而山東
文宣祖廟一時盡傾再繫寧國而寧國府學
文廟公然兩陷豈不奇哉東魯
祖廟之傾猶然漢家傾高原義也
帝王有
帝王之祖
名教亦有
名教之祖高原傾則漢高盡
文廟傾則
名教喪而且至再至三以至宛陵天下詩書禮義
可使
聖人名教一至此乎且
當宁亦知宛陵
文廟之陷之奇乎殿宇廊廡俱皆新餙亦俱盡無恙
而罪題二月二十六日稽首入獄三月一日大
雨如注者二晝夜

文廟遂傾池守潘應龍獨欲殺顯鏻同鄉按臣十日
之內十二金牌必欲拿顯生赴池獄以便炮烙
而解出之日
文廟正殿當中數椽丁丁又陷
聖人木主竟没泥中寧府署守司理屬縣諸臣率諸
師生目擊憑吊不知何出嗟嗟此異常異事豈
因
名教罪人卒然突致然一陷再陷未必不為
孔孟聖人凌衰然也第念斯文一喪誰與立國今天
下欲盡棄其立國者而欲國之立得乎且顯至
不肖一初入刑部獄時法司獄墻深厚數丈大
雨迅雷一時忽倒顯攜罪人號以生死利害不
許一出比時刻一南冠草書徵言刑部大獄諳
事其獄墻屋詩亦刻於中比時當事一一俱見
今詩板亦追庫中其詩曰爲問墻何屋天將壓
范滂奸將碑與死挑御那
宮墻維時北中欽天監亦報變奇星使貫索文人無
罪而獄犯揚州界大司寇周希聖査揚州界係

南獄而書生無罪又只臣一人此憂時憂
國獄中事獄中書也生平所學不敢負
孔孟其敢負
聖恩伏乞
聖念

上書大治平第七

臣十年憂時無書不上矣止爲天下治平四字
皇天后土實鑒其心以此每每受禍每每受禍未死
何也人知其無所爲而爲無爲身名之心也有
所爲而爲有爲
君父之意也昔人有言讀十年書天下無不可醫之
病醫十年病天下無可讀之書臣爲醫者十年恍
如未讀醫十年病猶如未醫蓋讀者擬書醫者
迂醫耳而目者又迂病譬一醫者不迎不合直

行其是直來直往先得罪於主人之家主人厭
之主人之侍從羣佐又厭之雖有盧鵲其能俾
其手乎人必曰此迂腐也不可爲也而孰相良
醫亦日見多事蓋治
國如治醫從來霸藥可行王藥不易見效然伯行
之可效則立效不可效則不旋而即潰王行之
則數十百千年不已止惟不伯不王之藥則瘢
結疲癃毫不能治主人諱醫亦爲諱主人忌醫
亦爲忌補瀉全聽主人而醫無所効則神樓亦

難惟臣則佐使者藥性賦也按定者本草也窮
心者黃帝素問也參酌者諸家方也上不敢以
阿下不敢以諛只以一塊血心綿亘於
主人之身包裹於按症修方之內而
元首股肱四肢手足無一不望其泰然今天下忠愛
亦莫不人人願天下之大治平乎而或以臣言
爲迂則天下事誤矣今臣草茅封股者半世仰
聖主矣
堯舜再見千古唐虞而岳牧皐夔尤爲畢集故不敢

不以方書獻書云何爲天下治平也天下治平
云何
陛下實治平天下之主而集思廣益實有同治天下
之人也治平天下云何有未治未平者不可須
刻忘不可一念就不可纖毫忽也譬之孝子順
孫進藥於其父母祖父母其藥亦未必全效其
情亦未必精而孝子之色則憔然其心則誠苦
亦可備一症也伏乞
聖主明良大醫天下而元氣稔之神氣周之精氣穀

氣脉流通之天下事事做通人人洗刷改過弊
弊漸次除過朒朒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臣
只此三字藥天下可立而治而醫
國者無諱疾無忌醫此臣三刖之後又三獻意也
天下未有不
磨處者也知臣罪臣自有
聖主自有千百世臣光顯局膝俯伏匍匐敬爲兼三
終諭曰天下大治平書

上書
聖主納言
中興全盛天下治平萬代仰贍瀝血陳情表
草莽臣何光顯俯伏匍匐叩頭叩頭
大明中天
聖主中興全盛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陛下伏聞之古人有陳情表語不必駢偶而情傳至
今言表者每多頌之何也惟其眞而不浮俚而
不繪臣與密敢不謂天有短寸有長而臣之情
實彼以祖孫之彝臣以
君父之至臣先世吳江以墳實
京師奉
太祖令得占籍江寧而上世太史臣瑄以通識
天文業
太祖徵辟官南京欽天監一傳而數世諸臣咸讀父書
發甲第而讀書立志平生絕不以呫嗶爲事以
祿位爲功以崇高富貴全軀保妻子爲念每一

念至卽望致
君澤民詛生不逢辰遘
國難有大故逆皆捐軀報
國可憐飛燐化碧千秋烈烈猶生骨碎形銷一點
丹心猶在蒙
朝恩之過厚顏
寵命之洊加
贈官建祠封邺廕錄死者受之榮光泉壤生者覩
之益切瞻依歎人生忠義不過一二五日不汙而
殺身成仁
朝廷終不辜負其人身後餘施姓名竹帛臣嘗望祖
貌而嘆曰大丈夫諒當如此懷
國恩而感曰忘此者豈爲人哉所以先臣遠不敢
述近稽其相承三代者曰御史鍼尚寶遵司寇
守一以諫
世皇帝之積慶鳴玉二坊而力救科臣張任隆以請同
下獄一犯顏
武廟止葬
南巡手扼
帝車頭碎
陛下致蒙
震怒烈日之下發跣五日
午門廷杖五十而死可憐壁立忠肝片片含血淋
漓疏草至死猶懷不絕如綫生祖世守得紹宣
孟之後更爭節義之光仕宦二百餘年家無寸
草發科既已數世矜肘稜稜朝論號曰清官聯
名海內小民稱曰閻老笑比黃河身立
神宗之朝原雲南木邦罕犴作亂先是大蠍沅江殺方
伯麓川層生靈皆招撫者索其金利其有嚇以
兵挑以變先臣念切府事恨不顧身數萬里要
荒隻身獨往曰何世守此行不能上報
國家下安億兆以省百千萬甲兵者生決不歸故
鄉然不敢先忠於地下於是出滇雲邊陸行三
月始至其境古人孔明入不毛永昌駐蹕張騫
使西域博望停槎從未有至此者而先臣一往
食不堪咽自常供外分毫不受酋卽詞曰有是

哉通使問以何意曰招撫耳果實心歸順即加
恩冊封否則大兵壓境可虀粉以待酋懼自縛
先臣俄其首餘黨盡釋旋候
命於
朝酋首亦釋酋又詐曰有是哉於是歸歸而進以金
帛牛酒成封寄以還酋人益舉手加額木邦遂
平報績
朝廷功當不大入京君[illegible]
闕時嚴酋斬高當路子世蕃以賂求不貲先臣佯不
[illegible]
知其吏咎十五罵曰貪官汚吏天下有賣官者
哉以是復遣雲南曰木邦初平非何世守不可
官之實戊之役十二年酋聞者俱赴學教以
中國禮儀書字半爲師生木邦至今無事者書至
多後着邊事獨曰不可開釁不可用匪人生事
徵功自滇歸來風土瘴癘遍身痲腫孔如瘡穴
日夜血流如注每孔可放一筋常百孔終日惟
食茯苓同行者十存一二至是嚴敗得進官少
酬而先臣殁矣嗟嗟活活忠臣三世天下有如

此之烈烈而生不泯泯而死上不負
國家下不負所學如此一家癡漢者哉孔子曰知
可及愚不可及臣祖孫父子皆愚之至也語皆
制誥諭勑之評事列文獻志乘之内不敢一溢不能
盡陳爰奉鄉評月旦父子皆立於
文宣俎豆之餘而子孝臣忠家世箕裘實不忘其立
身之大挨生臣父應鼎母金生臣兄弟三人鼎
冠南庠叨爲名士二經自治早可決拜而劉黃
[illegible]之不合時宜遂生平僅可一頁殉身
名教不降不辱慟母至賢生平惟訓臣以只學三
祖及父惟臣至不肖上不能紹祖父甲第中不
能如臣父之讀書做人下不能伸平生積志年
四十五二十餘年秀才登三試副榜敝帚羞言
忠孝適切爰念母故腐切莫伸思無以報母而
願爲范滂之子以傳母更思無父之老無以報
父而日爲節義之砥以事父寵遭逆奴犯順逆
賊當權倒海排山横口直出此豈石人之能語
實則

高帝之遺靈屢犯大奸萬刃不殺千刀齊臣首領尤全

上人曰

天之有意也臣日生平之未了耶湯火一家至極塗

炭萬害備嘗南北連翩乘權肆焰數十餘疏如

熾如焚每一

旨下飛擁拿問父子二人未嘗蹙眉一向一闊逮繫

即携項踵匍匐而行長嘯權奸今日何在一字

富弼十九年蘇武此日尤存君子共閔無辜小

[illegible]人猶為側目幸[illegible]

[illegible]

皇恩浩蕩殊聲盡除釋陽乘而予歸睡羣紀之二命

活一日當頌

朝廷一日而逆虜一旦至此人非土木敢不剡衷以

此仰見

宸衷日夜霄旰而食祿者多憂

國者少以是積習日久兵食人全未一備故東西

揮盡犯頰行嘔血十五萬言上書百數十事言

言規切字字啼鵑蒲紙鮮紅腥凝萬丈如進藥

者不進以苦口則不效醫人有刲股之心孝子

[illegible]惟枯肝可進

天高萬里願可呼吸

上通世代三忠直欲五傳節義寸心全無別事一點

只是安

邦上慰

至聖殷憂下輸蒼生積困生為太平人死作太平狗

足矣嗟乎孫不肖祖定非骨血兒孫學步不成

亦恐畫虎類狗以此戰戰岌岌臨深履薄益經

[illegible]磨鍊益加勵忍日[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十四

天人之所以交相淬也故六年獄底時時自撫變膚

三鑄金人刻刻直封一口今慟心莫禁熱血重

噴百谷無時可乾杞人隱憂方大然欲言則前

車不遠高堂實有鰥親欲不言則

君父恩深何以瞑其蕎目以此言無忌諱血瀝忠誠

二書成日兩手熱氣如纏香芬者一刻伏几寐

夢孫眞人示以青蚍書多不解孫為解曰潔淨

精微便盡神仙之道胎元丹汞方擒六賊之王

臣亦不寐夜起嘆曰此夢魂教也盖欲臣潔淨

精徵胎元蓀固乎臣離羣獨居久矣前後書六
卷僅二閱月纂成心實枯血實竭生死實全不
一知雖
天
地之大無事鑊壓而
神聖之懷不應草芥可畧
揉納望
賜施行千秋幸甚萬世幸甚臣光嗣昌勝悚息陳情
俯伏俯留具
奏以 [illegible]
聞

天下臣民恭賀
聖主中興全盛天下眞安兵食人三足文武大小羣
工協心竭力共殲逆虜掃定犁庭告祀
太祖
成祖
列宗獻俘
受臚封拜熊歷開國承家大告天下表
豐鎬布衣臣何光顯俯伏恭撰
伏以
聖人之心如日雖
中國蠻貊亦盡包於
並照之中
天子之守以夷卯玁狁鬼方總止奉其服役之職兵
無術而不勝
道惟正以通神七縱七擒
廟算之精嚴直搗黃龍於掌上遁增遁減
訏謨之微妙尤弄黑闥於九中
吞詢前席

以下原缺

鋒膏血只飽一若傀若偶之殘夫魏璫之時今
日獻俘明日報捷雖一如賈似道之蟋蟀而漏
卮衣狗犬羊尚未蹶張卽毛帥之餘或俘數十
或易數人卽廉有郭武靖之樂浪而閒尾藩籬
殘醜亦無遠志詎大賊袁崇煥哉

君謨

國戰期則三年五年力小任重呼餉則百萬千萬
忽無將而不足突專殺而殲龍自謂
尚方可以誅莊賈而誅賈之後兵何可以更膺孫武
可以殺愛姬而斬姬之餘師寧可以再老高宗
伐鬼方曰三年克之假三年而復俟三年克於
何日岳侯擒楊么曰七日必擒惟七日不逾一
日乃稱神算兵行貴速將畧惟神無亂倉卒不
戒長驅至踏
中原遂至犯我
城下驚我
聖主危我封疆環我昌平震我
祖廟焚我通鎮血我張灣肉我良鄉踏我蘆溝竊我灤
洲攻我薊北刈我蘭州古北宄我遵化永平百
萬生靈可憐飄杵幾千塗炭半作汚泥幸
聖人神算
中天
睿謀人定奮
高皇偉畧振
成祖希功大會天下兵食拯天下億萬蒼生集衆謀僉
衆議君子亦用小人亦收有知者效其奇有能
者亦效其異
帝王不愛爵祿將士豈愛身軀於是
賜尚方
賜蟒玉大振武畧節制專征而醜虜殘腥望風遠遁
天下皆賀
聖人辭曰待大擒奴以雪城下之忿也不則且餒將
士之志古大將狄青擒一儂智高而不以爲實
恐其仍有智高況其逆虜之未擒者乎
聖人曰必不受賀未幾又選天下異士集天下異人
大會天下兵食四方戒嚴盡力勦滅

復戎加愼着意隄防
五道出將軍汗流靑草三河來使少人耿黃金於
是直馳大漠李藥師眞文武奇才霍度流沙虜
君集果眞賓可用匈奴授首天下再賀
聖人曰未可賀也
祖廟未安天下匹夫匹婦之讐未復城下之恨未雪古
唐高宗藝胡越一家突厥起舞八蠻羅拜曰一
喜二懼曰失馬得馬况授首者果冒頓之頭乎
果月氏之頭乎於是又大足兵食更又安於下
百姓曰講富
國足民以固內圉以進軍將更益天下奇兵後先
援應必擒必犁而尤振以蘇軾安邊一論大破
肅肅之議以開功名又振以徐達蔣虜一言大
殺不斷之人乃猶保保而囚膽碎矣獎鼓敵矣
逆奴眞首繫矣稱臣稱虜舉族舉類大小羣醜
毛髮巨細勦無遺矣天下進賀
聖人曰未敢賀也我
太祖一掄友諒再掄士誠曰未敢受賀恐天下未平將

士陳志
朕登輕受賀哉未幾邊士報曰角端見矣盡奴兒巢
穴眞蕩然掃矣
聖人端拱天下
冠九旒乘
玉輦
服火龍
御大輅九御九品備列萬耳萬目咸擒用戒精誠敢
昭告於
皇天后帝
太祖
成祖
列宗維今
天地有靈
祖宗有福文武大小羣工盡力竭謀天下蒼生純嘏多
福乃眞擒逆虜乃眞搗奴巢乃蕩胡虜之塵乃
忤猾
夏之氣乃築三受降城乃鼓皆胡邸帳獻馘

受俘大誥中外
圖丹青銘彝鼎畫麟閣肇雲臺進文武將相而大
列其功曰某開國某承家某金章某鐵券某封
拜某襲蔭某陞賞某復職某按法某加罪某赦
放某
覃恩某賑濟某寬征而後人人受之無愧士士享之
有名天下治平
怔世享熙康之福
華夷一統
代代蒙樂利之安
黜七德
歌九功文者封受酒泉武者痛飲黃府鳴絃奏管
人歌大樹將軍憂玉蔽金士須小范老子文曰
非文之力也乃血戰之功武曰非武功也乃
幃幄之力將不敢受辭之畧畧不敢受辭之樞
樞不敢受辭之相相不敢受辭之
天子曰眞
聖人之廟算也

綸扉奏草三十卷（一）

〔明〕葉向高撰

明刻本

綸扉疏草序

葉進卿先生總揆席垂八
年
主上推誠委重先生竭股肱之
力加以忠貞夙夜盡瘁已
而以乞骸請
主上不忍先生去左右疏六十
餘懇始憐而予之褒寵異
數蓋自
上踐祚以來所未有者越明年
復
詔撫按臣存問于家先生荷
主恩如天罔極爰輯綸扉中啓
事累數百牘梓貽子孫用
章
聖德閒出以示余因得而言言
詳閱之則歎
主上神聖登咸三五而先生身
依
日月積誠感動潛收補浴之功
良千載一時哉蓋余嘗評
古大臣計安社稷必争中
而後其誠格必納牖而後
其機通又必其言之明達

和平而後忠可輸圜可轉
漢之賈生治安一策史稱
其通達國體然慷慨激烈
痛哭流涕即以文帝之賢
止輦受言而竟以讓謙未
遑置也陸敬輿在唐孜孜
獻納忠誠懇惻蘇子瞻謂
其智如子房辯似賈誼顧
所值者建中興元間匡弼
徒勤而猜疑已貳卒亦莫
之聽已今進卿先生參調
密勿補牘纍纍間有情急

勢迫者未嘗作賈生流涕
之談乃其詞之詳明心之
真懇遠追敬輿至遭際
聖明都俞吁咈回視漢唐有不
翅霄壤者余諸不具論舉
其大者
福邸久稽屢疏趣就國正而
不阿侃而不激甚至
內降直以封還此則漢之子房
所不能以口舌爭於高帝
者而
主上獨忠先生較羽翼于商山

之皓何如也榷[illegible]之璫馬
跡遍天下閩閹焰虐戕民
以逞先生從中勸諍隨撤
之回奠海國於春臺斯之
為伐詎獨遺一方安而攸
暨且溢區宇矣在昔名哲

之輔有以詔旨納帝前而
遜遂監出空頭勅者千古
而下令人顧為執鞭兩者
舉以視先生寧有異哉世
之人好慕古非今輒云古
令人不相及此亦闇於大

較耳剞劂竣先生復索余
言以弁篇端余愧迂戇譎
居踰念年遡惟往昔東國
成者不勝異意焉胥有太
史之簡在矣先生光輔宏
業史必大書特書余可可

襲末俗為一言諛而先生
亦不受諛不必諛者也
年眷弟林材頓首書

綸扉奏草目錄

誤傳虜警揭
請邊餉揭
東宮出講揭
條陳時政揭
東宮出講揭
請發兵部尚書辭本揭
請發緊要各事揭

卷五

東宮出講揭
是非賞罰揭

請補閣臣第三揭 附請大條
吏禮掌印官揭
工部撤回京商揭
吏禮掌印揭
擅去各官揭
請補閣臣第四揭
票擬孫善繼等揭
翰林院掌印揭
同官辭疏揭
請補閣臣第五揭

推轉翰林各官揭
止造神器揭
議論混淆疏
為同官乞歸揭
詹事府掌印揭
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催請要務揭
催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催請巡按揭
請補閣臣第六疏

通政司吏工二科署印揭
熱審逆犯揭
請補吏科併發吏部各疏揭

卷六

銓臣計窮求去疏
乞休第三疏
請補閣臣第七疏
欽賜酒米謝疏
催補吏科都給事中揭
乞休第四疏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乞休第四十二揭
催請各省巡撫揭
謝 宣諭疏 附求去及請補閣臣
請補閣臣第七十三揭
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請補閣臣第七十四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五揭
謝 宣諭疏 附補閣臣諸事
又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聖節條陳要務疏

催發條陳各事揭
謝 宣諭疏 附補閣臣諸事
請允孫都御史乞歸揭
謝放滿朝薦等疏
催發庶吉士卷揭
擬都察院署印官併放孫都御史揭
請改審錄日期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六揭

卷二十二

請補閣臣第七十七疏

請武舉監試揭
因病遣家先歸揭
謝 宣諭併請點閣臣疏
請點閣臣併召原任大學士沈揭
謝 宣諭奏 附請儲請分封
入直請簡元臣疏
催發同官辭疏揭
大臣去國疏
陳愚衷以維世運疏
請發各省巡撫揭

頒曆請擇之國日期揭
請起廢揭
剖明 內旨奏
請擇之國日期揭
請止阮昇抽稅揭
請點江浙按臣發同官辭疏揭
請發同官辭疏吏部署印江湖巡按官揭
回奏吏部署印揭

卷二十三

請發湖廣河南山東巡撫揭

回奏　聖諭慶賀　聖母揭
封還留　福王慶賀　聖諭揭
催之國日期揭
謝　允福王之國　聖諭疏
請減　福藩庄田揭
催請之國日期揭
辭免大捷　加恩疏
謝捷功　欽賞揭
長至請脩　聖政疏
再辭大捷　加恩疏

謝　賜斗牛衣疏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揭
乞休第四十三疏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揭

卷二十四

乞休併辭考滿疏
催發大學士吳辭本揭
再辭考滿　加恩疏
回奏發擬　福藩請減庄田揭
科臣因事質證據實奏聞疏

三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催補大僚揭
四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五疏
考滿謝　欽賞疏
請問　聖母萬安揭
歲暮請行各事揭
謝　宣諭疏
奉　旨入直疏
五辭考滿麼宴疏
催發各差御史揭

辭考滿　賜宴疏

卷二十五

再問　聖母萬安併請行　聖政揭
封回工部請　福藩之國　傳諭揭
催發之國經由河路揭
回奏　聖諭爲　聖母違和揭
請改麼疏
請定　福藩經由河路併護送大臣揭
附奏請點通政使揭
問　聖母萬安揭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綸扉奏草目錄終

綸扉奏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

請止礦稅疏 掌春坊上

臣惟人臣之事君也當官有專職苟事關
宗社不得避出位之誅納諫有婉辭苟情迫號呼
不得逃危言之罪今日
宗社安危之機萬口同聲欲號呼于君父之前者
則礦店是已臣等儒臣也觸事危言情非得
已臣惟往者礦砂之採僅在北方店稅之興
止於近地中外人情已洶洶不安謂亂在旦

夕今日四封之中五嶺之外更無一處山川
得完其面目更無一處人民得安其生理試
覩從古至今有如此世界而不亂者乎有如
此召亂而可容易收拾者乎
陛下神聖之資無幽不燭此明明之事有何難曉
而
聖意堅欲為之群言不能爭群怨不能動度
陛下之心必曰國家之威靈甚張小民之力量甚
微卽有狂圖何渠能逞不知三代以還危亡
之禍接踵見矣創謀發難豈伊異人盡蚩蚩
之氓也東漢之季西邸聚錢中璫肆虐其君
至蒙被詬聲然尚未至鑿山張肆與小民爭
尺寸之利而四海已糜沸矣况今日事勢十
百危此者哉武弁負恩貪圖徼倖誑賣
聖明至于市井無賴假揑礦山枉辱褒奬此等小
人得志橫行旣幸
陛下為其所中復笑
陛下為其所愚無禮無義一至于此臣等私心實
懷痛憤積無用之財基無窮之禍蒙無端之
欺受無根之謗

陛下何利于此而必欲為之也且
明旨屢下皆云協濟大工今宮中之一瓦一椽有
取自礦砂者乎有取自店稅者乎耳目昭彰
誰人可掩而
陛下必云然者得非聖心于此亦有所不安而姑
為之辭歟如其不安何如勿為
明旨又云不許擾害地方夫中官承命奉宣德意
或亦有人然而前後左右盡皆豺虎業已予
之牙距啟之攫機而復禁其搏噬責其馴伏
卽有賢者猶難約束况于暴戾恣睢如陳增

孛道之流者哉掘人墳墓壞人田廬奪人貨
財姦人妻子此等豈衆群臣知之而不敢盡
言卽言之而
陛下不信也今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臺賤隷無
有一人不云
朝廷如此舉動天下必亂宗社必危
陛下方紹明大業垂有道之長柰何使
祖宗刻聖艱難創守之天下爲此饑不可食寒不
可衣之長物遂聽徂儈謬言而棄置弗恤耶
臣目擊危難披瀝上陳伏願

聖明急行省敗毋爲群小所中以爲萬世之基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進唐書疏 國子監上
臣惟帝王賢聖之蘊淺于經而理亂興衰之
迹備于史三五以降統緒相承自漢而來惟
唐爲盛其累傳之基業本由太宗卽一代之
昇平亦惟貞觀觀其求賢若渴納諫如流帷
幄得開其忠糾繩得盡其職維貽謀垂範尚
遜前古之哲王而致治保邦抑亦軼近之令
辟迨于後嗣厥有明皇惟開元治紹乎祖風
乃天寶孽成于女寵苟矜終之不替雖明哲
其何加德宗以艱難之餘而疎陸贄憲宗以

削平之後而任承璀一則猜忌存心一則倦
勤移志較初年之功烈遠不相侔及晚節之
沈迷同歸于亂祚遂衰于長慶釁已釀乎元
和夫此三宗皆唐英主乃或躬遭否運而罔
恤令圖或治致小康而自蔑初績迹其治忽
之故用尋得失之原大抵以憂勤而興以宴
安而敗以任賢從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
披之一毫不爽推之百世可知眞如影之隨
形無待徵而後見者矣我
皇上睿資天縱大業日新卽政要之披宣尚無當

于
聖意豈唐風之褊陋乃敢陳於
上前顧義取鑒觀而事存轍跡掛菲儻或可采瑜
瑕自不相妨苟乘凊燕之時少加繙閱其于
善敗之際必有明徵十漸六箴皆足裨于實
用台衡宸扆不徒托之空言將舍己從人近
取于秋之鑑而與治同道遠追五帝之蹤此
實臣等惓惓之愚不能自已者也伏惟
聖慈俯賜留念

再請止礦稅疏 宮坊上

奏爲直陳天下安危第一大機懇乞
聖明亟圖挽回消弭以保治安事臣等見臨清告
變戕殺四十餘人中使馬堂幾乎不免奉
旨逮繫守備矣中外人情咸謂馬堂平日不能奉
宣
德意信任牙爪虐害商民斗米寸薪皆被攘奪以
致小民窮迫無聊生心倡亂爲堂者正宜改
絃易轍歛戢兇殘庶幾可弭乃計不出此輒
復擅殺立威致深衆怒孽由己作罪復何辭

竊意
聖明于此必有處分决不令奉使辱
命之中官晏然無恙以貽地方之憂又意
聖心必因此悔悟罷革稅店與四海享安靜之福
乃日復一日未聞
德音臣等淺陋腐儒莫知其故第念臨清去
輦轂下不數百里白晝通都兵刃交接此而不問
朝廷之紀綱安在法度安施威刑既失姦宄窺人
是大亂之道也若店稅猶存中官如故而徒
欲正法伸威捕治亂黨人心不服禍變必生

一夫號呼四方響應又大亂之道也刔今歲
春夏雨澤愆期近自京畿遠至關陝赤地焦
原亘數千里無之閩粤苦潦川貴苦兵吳越
荆揚騷然擾動今日域中遂無一樂土卽向
者通邑大都市廛喧鬧之處亦蕭條凋耗無
異窮鄉曾未有枕戈之虞暴骨之苦而景象
已若此矣
陛下試思此等世界如尫羸之人食以粱肉猶恐
顛仆尚可椎肌擢髓以速其斃耶非獨此也
百姓旣與中使爲仇留之地方終難展布迨

其再辱國體益傷今臨清之局未完而山海
關三家店又復見告遠方聞之孰不效尤所
在官司無辭以謝百姓夬難約束懲治令之
不從禁之不止中官之勢必將大窘臣恐稅
店之名徒存國家終無分毫之入於此時而
後議罷則已晚矣此等事理人人皆知而
陛下獨若有未釋然者不過以帑藏空虛急於補
塞未暇念及耳以臣等愚慮天下人情不甚
相遠
陛下貴爲天子享四海九州之奉尚欲患貧彼蚩
蚩編氓囊橐幾何肯甘剝削最可痛者有一
種窮民營生無計惟千行賈輳集之區百貨
灌輸之地肩挑背負趕脚推車日覓數錢以
資衣食養父母妻子一旦生計斷絕束手無
如千百爲群椎心飮泣而其人又皆雄健多
力之夫不閑禮義之輩挺而從亂如决水東
流滔滔莫禦其勢非用兵誅夷矣不能定
陛下受天地付托爲生靈父母乃驅迫窮民陷於
死地毋論憂及
宗社卽于心能不惻然耶且

明旨屢下固云徹
天法
祖勤民矣洋洋
聖謨旣已如彼而徵之行事乃復如此
陛下試思年來舉動以此敬
天天心順乎以此法
祖祖心安乎以此勤民民心悅乎卽如中官奉使
累朝誠有故事然惟正統以後乃始見之非
二祖之舊章也
世皇英斷盡行召回遂爲中興第一美政

陛下爲人子孫當紹述芳規發揚大美乃以一時
權宜使
祖宗有信任貂璫徵求貨賄之名書之史冊傳之
後世豈國家之光
神靈之所想望哉大小臣工日夕望
陛下改圖甚于農夫望歲累牘連章冀回
天聽而
陛下恬若罔聞甚且以沽名擯斥夫沽名賣直臣
子大罪
聖明之朝豈容有此况今所陳列皆事關安危情

同休戚豈可以此名目槩疑群臣而杜其口
哉直道難行嚴威易折自呉宗堯呉寶秀逮
繫以來縉紳縮氣守土諸臣上章告難亦或
委蛇其說無敢直言時事如此真可寒心
陛下若翻然改悟不過發數行
詔書與天下更始薄海內外歡忻鼓舞共沐
天恩眼前世界便是唐虞如仍前不改群奸日恣
辭怨日深臣恐秦隋之禍不旋踵而至語云
爲于未亂今已亂矣圖于未形今已形矣已
亂已形勢不得不旋轉而旋轉之力又如此
其易
陛下何靳而不爲之乎益臣等史臣也見史傳所
載凡人主意向有所沈溺于臣下之諫未嘗
不怒及其敗亡思往日之事未嘗不悔至于
悔則已無及矣唐玄宗遷蜀父老張公謹進
言曰草野之民知有今日玄宗爲之歔欷嘆
息而無可柰何夫禍亂之萌至草野共知而
其主獨不悟未有不傾覆者臣等每讀史至
此輒徘徊惋惜故不勝杞憂復爾狂瞽伏願
陛下鑒往察來俯垂採擇先召還馬堂盡革稅店

然後責撫按以治亂民之罪處置得宜孰不
俛首聽命惟
陛下之所欲爲天下自此有萬世之安矣如
聖意遲回未欲遽已亦乞量定稅額責有司解進
毋令群小得魚肉下民儻亦急救燃眉之一
策乎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請舉
冊立大禮疏 南禮部上
奏爲
大禮屆期群情望切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事臣等備員留京竊聞
皇長子
冊立冠婚久軫
聖懷近者
明旨渙頒好逑豫定人人舉手加額喜吾
君之有慶卜祚胤于無疆臣等何幸躬逢

聖典乃自冬及春屬期巳迫在廷諸臣連章上
請一槩留中臣等庸愚莫窺
聖意不勝款款之衷相與揆度謂
皇長子茂齡今巳十九自古以來帝王之子未
有當此之年而名號未正元服未加婚媾未
遂者恭之事理必不再遲況我
皇上慈愛篤至歷年
勅諭委曲詳明頃又暫停講讀惕以將息其乘春
陽而舉令典益萬萬無疑矣然則今日在廷
諸臣之請亦不過仰體
聖慈恭成
獨斷云爾豈敢謂此時此禮猶俟人言而後行哉
惟是普天率土延頸企踵共待茲舉早一日
則慰臣民一日之望矧春陽巳屆事貴及時
萬一蹉跎恐愆佳候願我
皇上速斷而亟行之如或以
大工未竣經費未充尚欲少待則臣等聞翼
宸居成在不日無庸待也度支二十餘萬之金
錢必非一時所能遽辦不宜待也以
大聖人行大典禮何必爲此而徘徊其間哉臣等

遙望逖聽情不能巳輒敢冒昧上聞伏乞
聖明遵禮昭信俯垂鑒俞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請舉
册立再疏 南禮部上
奏為
綸音久涣
吉典難稽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以昭
成命事臣等以
皇長子大禮踰期曾於初春合詞上請未奉
俞音隨從邸報伏誦
勅諭謂俟

慈慶宮工完次第舉行臣等歡欣祇候不敢再有
陳瀆今工業報竣而
大禮尚稽寒冬在卽勢難再緩及今不舉更待
何時四海臣民竊相揣度謂
皇上之於
皇長子倫序昭矣好逑定矣睿質克矣新居飭
矣百凡處置無不精詳此自古大聖極慈有
慮未必周者而
皇上悉念及之然而當婚未婚當冠未冠當册立
未册立屢期屢更輒請輒寢遂使十九齡之
元子垂髮獨居未正名號此尋常家人父子有
不能一日安者而
皇上顧緩視之揆之事情靡得其故
明旨嘗云諸臣當仰體
上心臣等愚陋反覆思惟大凡人情無不以有子
有孫為樂以子孫成立有室有家為吉祥善
事竊意
聖心亦當如是故惓惓懇懇不避煩瀆以此為仰
體之萬一耳今事勢已極萬不可緩若再遲
延竊恐

列聖神靈
聖母慈念皆有未安而臣等受國厚恩當此大事
不能披瀝感動
天聽律以臣子分義尚何顏面以自容哉伏望
聖明俯順輿情亟須明詔擇吉舉行
宗社幸甚

南直隸採礦公疏 南禮部上

奏爲
陵寢重地開採非宜懇乞
聖明亟賜停止以光
聖孝事臣等近接邸報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户王
遐桂奏獻奇異銀礦無徵遺漏錢糧以助
大工
皇上過聽其說隨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
劉朝用開採進解其舖面門房會同部科及
撫按等官查議明白奏請定奪臣等欽遵除
舖面門房另行會議外惟是開採一事關係
匪輕其在各省猶可少延時日以待
天意之迴臣等不敢縣有陳瀆若南都事體委與
他處不同他處利害尚在小民而南都直上
關
陵寢他處小民雖苦礦害然朝報罷而夕見休而
此
陵脈一傷雖欲補救無所復及臣等待罪此中若
隱忍不言他日誰任其咎故不得不披瀝愚
衷仰干

天聽臣聞天下之大界三北界自秦隴以盡于幽
燕則今之京師南界自岷峨以盡于大江東
南則今之留都紫金山
孝陵在焉中界亦自岷峨以盡于淮揚其中風氣
凝結則爲今
祖陵
皇陵故天下之輿壤神皐輿山川之淑氣前代或
得其偏而我國家獨收其全運祚之昌雖
祖宗功德亦地靈使之然也
祖陵
皇陵之去廬州
孝陵之去徽寧諸郡皆不過二三百里山川連絡
龍脈所鍾譬如人身雖肢體各別而此撼彼
動處處相關若廬州諸山鑿則
祖陵
皇陵之脉傷徽寧諸山鑿則
孝陵之脉傷此皆理勢必然非渺茫無據
陛下孝事
祖宗每念未嘗不在
陵寢必不忍以經費匱之而動搖

先世之神靈想當奏請允行之時或未及慮即慮
及亦尚未知其利害如是甚耳在昔帝王湯
沐之鄉輒加優渥豐沛南陽他方不敢望焉
今此數郡毋論枌榆舊社即開創之初供億
艱難過豐沛南陽遠甚其山川草木猶宜愛
護以毋忘
皇祖眷顧遺意況關係
陵寢國脉如是重大可以他處而漫例之耶今
成命雖頒猶可及止
陛下若俯採群言亟賜停罷非但大江南北雷動

歡聲將
皇祖在天之靈亦爲悅豫默佑
聖躬陰培運祚其爲利益豈僅僅數萬金錢已哉
臣等咫尺
陵京歲時瞻拜憂深慮切決不敢飾迂濶之譚以
欺
陛下伏乞
聖明曲垂聽納
宗社幸甚

公劾遼東稅監疏 南禮部七
奏爲權使矯縱異常罪狀疏列已備懇乞
聖明蚤發宸斷以釋群疑以杜亂萌事臣等備員
陪京切見近日時事上致天災下深民怨皆
中使縱橫亂法干紀所致自愧素餐無能感
悟
聖心爲百姓請命忽閱邸報自四月二十九日以
來內外諸臣交章累牘參論稅監高淮不法
事件大都謂淮在鎮之日淩虐文武將吏破
壞軍民田產縱容無賴家丁淫奪良民婦女

致死多命搶掠客商貨物近又勒要各路將
官調取精兵沿途擺撥控弦露刃演習行陣
不奉
明旨擅離地方率領家丁數百人騎軍馬數百匹
金鼓喧天吶喊載路直抵廣渠門外聲言進
獻各項貨物入
皇宮面
皇上求討鎮守種種狂悖臣等一見不勝駭異何
物閹豎敢於蔑法無狀至此誠國家從來未
有之事中官從來未有之橫此而不問則朝

廷紀綱法度蕩皆陵夷中外人心盡皆渙散
天子之威命靈爽同神明而侔造化者盡爲群小
所狎寵恣玩而不復忌畏
于權將失國勢將危其爲興戎鼓釁何可勝言在
大明律近侍之人在外私行煽惑人民者斬私行
如此横行何如煽惑如此擾動何如皇皇三
尺即大奸巨惡尚知諱避而准公然冒犯旁
若無人豈真閔不畏死性與人異哉不過揣
摩
皇上近日稍覺言利者之誅妄意

皇上所愛恤之赤子彼即暴虐可以利奪也
皇上所置設之將吏彼即窘辱可以利解也
皇上所守
祖宗禁草之鎮守彼即僥倖可以利干也以
皇上神聖操縱海內莫知端倪即准敢無端作弄
若以
聖明真墮其術中則自此而撫按監司其爲陵蔑
何所不至往者中使肆暴只魚肉百姓漸及
青衿漸及士大夫漸及守土之吏今且上及
朝廷矣往者中使營謀只垂涎礦稅漸而受獻漸

而撓有司漸而私畜兵衛今且驅戎馬於國
門之外矣貪人無厭小人無知
皇上微寬之而彼遽狎視之
皇上稍假借之而彼遽張大之
皇上未享其尺寸之利而彼遽以爲丘山之功日
新月盛上陵下替譬之于火不撲則愈揚譬
之于癰不彈則愈大至于燎原剝膚無可柰
何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天下安危四方觀望
盡在今日而言者逾切
天聽逾高牘盡留中未蒙裁處畏奸究之謀阻忠

讜之氣令天下之人莫測
上意所嚮始而驚駭繼而惶惑憤謂准之神力真
能蔽塞
主上見聞准之布置真能邀取實封章奏視准如
虎畏准逾深避左無告之民不走虜則出口
外京師左臂且岌岌矣是可不爲之動念哉
不特此也釋一高淮而不問天下之爲高淮
者尚多彼皆吸百姓之膏血擁巨萬之貲盡
欲求所欲求有如踵淮故智藉以進獻爲名
擅調官軍多騎驛馬統領參從四令六聚於

都城之下
陛下此時將聽之乎抑止之乎止之則彼有辭不
止則禍變立至廷臣所稱吉祥王振之事皆
事勢必然良非過計
朝廷將何以處分之哉臣等願
皇上將諸臣前疏一一檢發下淮法司推究來歷
意在何爲如事情有據盡法處治其帶來家
丁戰馬發回該鎭查明另奏仍念遼左孤懸
被淮殘蹂已極一切礦稅盡行停止特
勑撫按將淮擒虛被害之家行所司查訪加意撫

䘏以彰
朝廷威福解群情之惑消禍亂之原其於
宗社生靈所關非眇小矣臣等誼切同讐心懷戀
主敢披瀝血誠伏惟
皇上省覽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郊壇雷火疏南禮部上

奏爲郊壇災變異常天威赫怒可畏懇乞
聖明急脩實政以保治安事臣等接邸報見
皇陵石碑方告成事南郊雷火遽折望杆此之爲
變上關天地弁切
祖宗甚可懼也
皇上惕然下
明詔講求脩省大小臣工莫不仰承
德意毋敢怠遠其於消災弭變之道言之至諄切
矣臣等愚衷以爲變者對常而言詩曰日月

吉凶不用其常夫不用其常所以爲變也
皇上試思年來舉動有一之用其常者乎
朝講常典也而久輟矣
郊廟常祀也而久代矣百司庶職常員也而久闕
矣章疏批發常事也而久
留中矣重以礦稅驛騷營建迫急賢才廢棄猖狂
宄號舉耳目之所見聞盡非常可駭之事其
甚至於六年考察自有常期二百年來遵行
無改乃今或寢而不發或發而特留遂使
清朝黜陟之典翻爲聚訟之囮留京根本之區

盡皆待罪之吏成憲幾至弁髦人言褎如充
耳公論鬱結士氣摧殘纖微
上天譴告其爲變固已大矣夫災異之變見於天
者
皇上已惕然而恐懼矣至於人事之變甚於災異
顧恬以爲常而不怪也此臣等之所大惑也
更有甚者
皇上年來詔旨不信於人如欲興礦稅則曰助大
工矣欲人毋言礦稅則曰將停止矣欲掩礦
稅之非則曰不忍加派矣諸如此類皆從而

爲之辭是以民爲可欺也此機既熟不但施
之於民而且施之於天今日告災則曰甚警
惕矣不遑寧處矣明日告災則曰省躬思咎
矣暫脩實政矣天下之人延頸企足以爲
聖心悔艾如此痛切必有施行而日復一日歲復
一歲未有一事改絃易轍且加甚焉夫三尺
童子頻相愚弄猶知怨恨皇皇上帝鑒觀有
赫祟何以誕謾虛恢之說賣於其聽一之爲
甚而況再三而況數四珪幣不以告虔而以
告慢祝史不以陳信而以陳欺豈不益重其

怒而厚降之毒哉自三代以來居此位者予
奪靡常吉凶禍福視其所行毫釐不爽此誰
爲之天爲之也使天而可欺則所云警惕愆
咎之空言亦不必設矣
皇上又何爲而有此詔乎天以天下畀
祖宗以逮
皇上今乃以
皇上之失而累
祖宗爰及
神靈頻歲震驚

皇上爲人子孫謂宜如救焚拯溺不能須臾而尚
晏然於深宮之中以虛文塞責即四海臣民
不足要念其何以仰慰
列聖之想望哉此尤臣等之所大懼也臣等今日
之所祈懇於
皇上者無他常法當守常情當順常格當存常言
當聽舉凡
郊廟朝講以至政令施行等項一循舊章盡如
臨御之始而又確然果斷期於必行無空言無反
汗以警惕不遑之心昭反躬引咎之實則人

既率常天豈獨異
宗廟之神靈自安蒼穹之仁愛必篤其爲脩省急
務無過於此如徒恃祭告爲感乎借彌文爲
消弭始則皇皇終則泄泄有如頃歲脩省故
事將恐天怒人怨日甚一日而天下事有不
可收拾者矣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臣等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日食疏南禮部上
奏爲天心仁愛切至人情危懼日深懇乞
聖明急脩實政以保治安事臣等待罪留京切見
邇年以來四方災異奏報頻仍竊恐
聖心玩災爲常未嘗動念今見四月朔日日食八
分有奇適當廟享之期
皇上急須
明詔兢惕不安臣等仰窺
皇上畏天一念如此真切必有脩省實政以答天
心礦稅必罷內帑必發輿作必停章疏必下
被逮諸臣必蒙
恩宥大小臣工痛心危言仰干
天聽者必次第舉行而跂望月餘未聞德音是
陛下徒有兢惕之心而無兢惕之政徒爲是畏天
惻怛之言而未見畏天昭事之實也赫赫蒼
穹可以空文虛語挽回消弭否此臣等所未
解也
陛下聰明天縱何所不知覺于此等事理猶有未
了所以然者蓋由利欲一念橫于胸中不能
自割正如太陽本體光明烜爍萬古常新而

陰邪一乘不能自露其光夫使太陽長蝕而
不復則世界將何照臨使人主之心長溺于
利欲而不返則萬方將何仰賴今內而輦轂
搜括空虛外而閭閻剝削淨盡窮天極地無
處可避誅求搉髓椎肌無人得安生業蕩蕩
乾坤蹙蹙靡騁此等景象正如人行昏夜中
魑魅豺虎出沒從橫思一見天日而不可得
蠢此下民皆祖宗生養
陛下赤子何罪何辜而罹此患
陛下亦復何心而不一加照臨以答其望且匪獨

民困也邊軍枵腹漕水斷流戶工二部號稱
苦海即南中諸曹向時稍有積儲用備緩急
今亦一槩告匱朝不謀夕
陛下曾不省憂屢疏屢格方且營離宮索金寶督
率不休此如人家子弟饑寒田廬荒廢而爲
祖父者且奪其衣食以助遊觀收其錢財以
充私橐家人號呼付之不理曾不思田廬誰
之田廬子弟誰之子弟
陛下以爲可乎不可乎最可憫者被逮諸臣禍患
盡智不避禍害與群小爲仇以捍衛生靈保

全宗社而囹辱桁楊淹禁囹圄存者已病病
者已死覆盆無見天之時幽谷絕逢春之望
哀此纍囚皆
祖宗培植
陛下藎臣何罪何辜而罹此患
陛下亦復何心而不一加照臨以雪其枉天下之
人皆謂
陛下欲錮諸臣以訾中外使不敢與中使爲梗不
知人情誰不惜身誰不懼禍
陛下有生靈不自愛養有

宗社不自顧慮彼亦何苦而自干
天怒以陷不測忠肝義膽鼓之尚恐不動何事摧
殘以逆來者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尚且不爲
陛下柰何輕以億兆蒸黎二三藎臣之命而徇此
無厭之求靜夜思維可乎不可乎縱
陛下不爲民心留念
皇天
祖宗日日鑒臨望
陛下奉若祇事而十餘年來

郊壇無鑾輅之音
宗社希
袞冕之容
法宮高居日持籌而商貨廝宵人附和共按籍
而課錙銖每逢大祭輙稱調攝其誠然與否
臣子不知
皇天
祖宗必不可慢今
廟享日食徵應昭昭臣子不敢言而天與
祖宗言之臣子不能悟而天與

祖宗悟之此時若不改圖更將何待往者天下之
人見
陛下舉動稍異尋常以爲暫時如此後不復然日
復一日歲復一歲駸駸習玩以變爲常人事
既爾天象亦然無地不災無歲不異即頃者
南畿地方自鎮江以至蘇州橫亘數百里冰
雹異常田禾盡損根本重地震驚若此臣等
私心慄慄危懼欲言則詞已竭欲默則義不
安故復冒昧陳說雖皆
陛下習聞飫聽然在今日消災弭變第一義實無

踰此伏望
聖明留意罷礦稅發私藏釋纍臣蠲金寶停工作
使
聖心廓然雲消霧釋如日中天更無纖翳然後
郊廟必親
朝講時御大臣
召對逐臣召還宮闕必補牘上必報君臣上下脉
胳貫通歡聲四布沴氣不生唐虞三代之治
在呼吸眇嚮間矣

請止歛取錢糧疏 署南戶部上

奏爲根本重地積貯已空懇乞

聖明亟圖節省以保治安事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壙因人乏攝事戶曹諸曹郎見臣輒蹙額愁眉謂帑藏匱竭萬分困急留都

陵寢所在六軍庶府朝夕仰給事勢如此莫知所終臣稽之往事核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削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議改折議留榷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

折既不可常行而榷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宣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滾滾而至姑毋論其遠者即近六年之間所進工部咨取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㮣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

歛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脫巾之變可立待矣

陛下奉承

祖宗顧念

高皇帝創業之區豈宜以不經之費可已之役坐令空虛匱乏一至于此况所取之物名爲供

御而實則群小營謀視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閙

詔下蟻聚蠅趨奸商之冐濫內使之侵漁吏胥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射利一金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動費百金而其他道途之傳送舟車之絡繹驛遞之騷擾州縣

之賠累又不知凡幾比入

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佚其朽爛而已

朝廷被其虛名群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苦無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獲似此奸弊

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

祖宗設立六部各有職司戶部所掌責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即如朝廷歲供亦俱有常數各部所掌自行祗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事濫觴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

能支斬之則勢不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
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
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乏馬
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尚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
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況
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
年年有奉時時有進
祖宗二百年來亟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
之命脈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卽無論軍餉所

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凡
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
點砂化鐵之術剜肉醫瘡望梅救渴尚無奈
何而坐視痼瘵不關之華冀土用之尾閭洩
之狼籍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
自礦稅事興百姓皮骨俱盡重以催徵之令
嚴各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充官府之
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正以
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徵所得只供如此
之用則何爲取彼膏脂塡此漏穴歛之既極

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惑也年
來災異頻仍
孝陵之焚木
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在南畿地方天意如
此亂形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可知之患
勢須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問之
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則他部亦無
不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搏空命難行
高帝之寢園東南半壁之天下誰爲捍衛此臣心
之所甚恐也

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于此等隱憂不關
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請便爲允行至于此中戶
工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盡
皆折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那借不充之苦
無有爲
陛下言者故臣敢冒昧瀆陳亦以勢窮事極萬不
得已冀
陛下之憫念而爲是疾痛之呼耳伏乞
聖明察臣言之非誣臣慮之非迂
俯賜留神以後凡額外

欽取畫行停罷卽歲供物件亦乞
勅部臣悉心節省任怨任勞毋容別端以滋耗蠹
其所稗留京庫藏地方大計良不淺矣

天鳴星異疏 南吏部上
奏爲東南災變頻仍
畿輔隱憂日甚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急圖脩弭事臣等待罪留曹竊見
四方災異連綿不絕每讀邸報輙抱杞憂乃
自八月以來近畿州郡異變疊出泰州去留
京不二百里而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鎭江去
留京不百里而華山忽裂下視昏黑又自鎭
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泰州而留京教場
則兩夜隕星或墜地而化爲灰或自空中分
爲三塊墜地有聲尋覓無跡節經兵部與科
道諸臣奏聞皆確然有據非僅得於流傳者
也臣等尸位素餐職業曠廢天災示警罪復
何辭天文占驗之書臣等夙所未習惟是經
傳所載如隕星紀於春秋山冢崒崩見於小
雅天鼓鳴無雲而雷著於前史諸如此類皆
當衰亂之世禍敗相尋毫釐不爽然其見猶
不同時其災猶不同地未有百里內外諸異
畢臻兩月之間告凶洊至連宵星隕同在兵
營若是之駭異者中間天鳴一事尤爲曠見

詢之故老謂嘉靖年間虛空之中曾聞微響尚不如今日之甚未幾而倭寇縱横東南塗炭禍患之烈已如此矣况在今日可勝言哉國家建都幽薊根本之地全在東南今東南民力日見困竭旱澇凶荒無歲不有今歲自入夏以來恒暘不雨粒粟不登大江南北流離載道而蠲租之詔未聞催徵之令日急留京倉庫隨處空虛列署官聯强半缺乏綠林潢池之輩嘯聚已多一旦四起横行將何以應此實臣等之所日夜寒心不容自已者也更有說焉自古及今未有數百年全盛之國家亦難得數十年太平之世界建元耗其中開元亂其末故周公陳殷周哲王享國基命皆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良以天下大器帝王大寶晏然享之甚不易也

皇上席熙隆之運福祚綿綿與天無極可謂振古之一時已天以振古未有之福與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報之者未有以稱頻年譴告終不能悟將天亦自厭其煩矣而

皇上每一遇災輒下修省之詔殷勤懇惻終無一行將

聖心亦自厭其虛矣大小臣工請復

朝講請

親郊廟請罷礦稅請發章奏請補內外缺官辭窮情竭終不見聽即臣等亦自厭其瀆矣物盛則衰日中則昃豈以殷周哲王兢兢業業迓之而猶難者可恬然安之而無事乎漢唐前事可爲炯戒此又臣等之過計也臣等受

國厚恩毫無報稱當此災異洊臻之日自度分義惟當反躬引咎急圖省改以補愆尤而復妄有陳瀆者良以臣子力微即一時悔艾未必動天而

聖明惓然舉動即以回三光而奠二儀無所不可故不勝其欵欵之私爲東南請命於

皇上又望

皇上之警悟亟修實政自結於天以益培萬年無疆之運祚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臣等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公賀

皇孫誕生疏 南吏部上

臣等近接邸報伏覩
勑下禮部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戌時
皇太子第一子生臣等躬逢
大慶不勝懽躍竊惟
聖神有作功與德以並隆
祚胤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有道
之長而
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慶眷此

文孫之誕育
益占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駿烈同天
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承華垂裕惟咸
正罔缺而啓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三應華
封之祝
重輪重輝而重潤兩肴離照之明爰自
元良冊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
青宮玄圃陶成玉裕之姿瑜珮釧臣嗣播葛蔂

之響篤皇天之篤祜肆宗社之垂休適當長
至之期有此
元孫之慶黃鍾飭六琯一陽來復於斯時紫氣
滿于門庶彙騰懽於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因熙朝間值之嘉祥在
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况慶源遠
濬
慈闈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未艾
凡有血氣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
闕

五雲天遠每翹首於凫趨
萬葉祚長欲齋心而燕賀追惟
元子誕生之日曾於詔書未到之先慶集群工
恭陳微悃茲敬倚乎舊典庶仰答于洪休益
茂發
孫枝實
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
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
翕順歡心旁流滋澤
近天休滋至匪獨樂於己而同樂於民

貽哲命初生以逺垂于
孫如近垂于
子則
鴻基燕翼侈錫祉于周京而甲觀畫堂隨鍾祥于
漢代此實
聖謨之所素裕而亦愚臣等不勝惓惓者也

催考察疏（同吏部上）

奏為計疏未奉
綸音臣工不便供職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以重國典事臣部於今年正月二
十八日准吏部咨文遵奉
欽依舉行察典該尚書臣曾同亨會同各該衙門
矢公矢慎列名上請專差辦事官傅尚義齎
進臣同亨隨於事竣之日以補考離任獨臣
在部署篆日與諸臣伏候
明旨而經今月餘未蒙

批發臣惟命甲六年一計內吏其議論在天下萬
世之公故一毫之私意必不得容其關係在
紀綱吏治之大故一代之舊章必不可越自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並未有停留寢閣如今日者
留都去
轂下遠求其故而不得輕揣揣度輒有憂疑百司
庶府不敢營其職業而坐待
君上之去留世道人心將日趨于傾危而妄寬
朝廷之舉動悠悠泛泛如浮不繫之舟擾擾紛
紛似涉欲風之浪豈鎬重地景象若此甚非

所以肅官常而重根本也
陛下試度如此等事可終停寢否此等事停寢可
成世界否則必有惕然
聖心而不俟終日者矣臣躬在待罪豈敢言他顧
事繫朝章豈容終默伏乞
聖明
早下原疏以慰輿情以勵庶職其有光于
聖政良不小矣

再催考察疏 南吏部上

奏為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駭愈深再懇
聖明蚤賜批發事臣切惟治道多端然其要不過
曰同民心以出治國家設考察之典正以同
衆錯於民心而昭大公於天下每六年一舉
中外臣民翹首拭目以觀
大典庶職之所以勸懲
朝綱之所以理亂皆由於此其所關係甚為不
細今南京考察且三月矣臣等催

請亦兩月矣一槩
留中莫知其故將以留曹開冗無關重輕則
祖宗根本之區固
聖心所軫念也將以進退去留未符
宸斷則天日鬼神之臨亦
聖心所洞鑒也展轉揣度意見滋多遂使
皇上有果斷之
神明迹頗涉於猶豫
皇上有率由之美意事反違乎典章衆口囂囂莫
知紀極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臣竊惜之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進賢退不肖以共維天下非爲臣
下計
皇上自爲計也今賢者趦趄不肖者觀望欲去不
去欲留不留人人自疑官官皆曠此其利害
得失在臣下乎在國家乎而何以遅回不決
之若是也臣竊惑之宋儒真德秀有言公論
者國之元氣元氣壅閼不可以爲人公論湮
鬱不可以爲國留京豐鎬之邦夙稱清議如
考察之久停恐公論之彌鬱將來不職之吏

何所懲戒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朝廷之
舉動與兆衆之心思常不相合故跡戾之患
生一代之
紀綱與庶官之法守兩不相維將危亂之禍至
臣竊懼之凡臣所言皆得於此中大小臣工
及道路之口以臣等職掌不得不言必不敢
妄掇浮詞輕瀆
天聽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將前疏蚤行批發庶舉錯公而人
心服大典竣而群言息矣

三催考察疏南吏部上
奏爲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怪愈深懇乞
聖明蚤賜批發事考功司案呈查得本年二月初
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衙門掌印官考
察各官明白分別疏請至三月間又經本部
疏催俱未奉
旨良由萬幾殷繁不及檢發理宜靜俟但六年考
滿國家大典凡在臣工顒顒待命非但留者
得安心于職業即去者亦息念于覬覦耶黜

陟之權衡成平明之治理關係最大難以稽
遲今
停留已久變態漸生賢者無所據以業官寢成弛
廢不肖者有所因而觀望將致紛紜甚至造
揭流言公然放肆有不止如本部及諸臣催
疏之所慮者是宜懇請
聖裁以肅朝典者也至于北京考察
聖明念科道人乏將浮躁不及者盡行留用雖
聖意無私未必以南而同北而人心過計將謂因
北以例南竊恐

祖制不可盡遺公論不可盡拂嚴庶官而寬科道
輕重既為倒施寬科道而及匪人紀綱盡致
廢壞今已經
批發者尚望斟酌于
宸衷在未奉處分者自當率循乎令甲輿情如此
國體攸關是又宜併賚
聖聰以備
采擇者也呈乞具奏等因到部該臣看得計疏留
中已於三月十五日具疏催請寧敢再塵乃
考之典章參之物論誠有如司臣之所言者

若日復一日仍舊停留將議論愈多而官守
愈曠其為利害得失不徒下及于臣工行見
世道人心因之大壞于今日臣竊懼之是在
皇上蚤渙一日之德音庶使諸臣蚤安一日之分
義臣等之所為夙夜禱祈不避煩瀆者實在
于此若夫科道之權留實駭中外之觀聽雖
予奪之柄本出于
朝廷然是非之公當付諸天下
列聖之謹守而勿失者所以塞僥倖之門而昭公
平之典也此防一決弊竇安窮所望一代舊
章尚存于留省庶幾千秋公道未泯于清時
此則臣等所聞于大小臣工及道路之口無
不皆然萬不敢以一人之意見一偏之議論
妄陳于
君父之前也惟是
聖心慎重自有權衡又無俟臣等之嘵嘵看職守
所關冒昧上請伏乞
聖明俯鑒狂愚仰勸
覽斷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自陳告病疏 南吏部上

奏為自陳未奉

明旨部務難以久妨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以六年考察具疏自陳經今

兩月未蒙

賜允臣部尚書臣曾同亨考滿離任臣承乏署篆

又兼署南京禮部欲杜門候

旨則百凡廢閣事體不便欲強顏視事則躬方待

罪進退未明以積愆應黜之人而雍容奉職

固義之所必不可也以旦夕當去之官而遷

延緩事又心之所大不安也留銓重地職務

頻煩臣身一日未去則曠一日之官曠一日

之官則滋一日之罪

皇上以黜陟肅吏治則如臣者既不宜久玷乎清

曹以廉耻維世風則如臣者尤當使自安其

分義伏乞

聖明俯鑒愚衷

蚤行斥罷庶功罪之等既明根本之地亦重矣臣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自陳告病第二疏 南吏部上

奏為待罪患病情切歸休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事臣頻年以來累因患病陳乞俱

蒙

聖恩着令調理於三十二年冬赴京考滿行至山

東鄒縣地方舊患大作僵卧傳舍至于三旬

勢且不起此地方官民所共見者幸存餘息

黽勉支吾得至

闕下復蒙

聖恩着臣復職適逢考察自陳之期同官強臣力

疾抵任臣自分罪愆夬當罷斥不敢遽以病

請乃

聖度優容兩疏未發臣身在待罪既官守之有妨

情類觸藩復進退之無據殘軀狼狽病勢轉

增寒熱交攻痔瘍並作初從五内轉及四肢

手足頭目盡皆腫痛行住坐卧無不呻吟晝

立形銷奄奄待盡縱使求醫問藥少延殘喘

于歲時亦難奉職業官用報

君恩于萬一罪臣宜黜病臣宜休臣之私衷揆度

已審萬不敢飾辭以瀆

聖聽者也夫臣子力能效用而數稱疾病于
君父之前心之所甚不安也妄意
君父之容留而故求引去法之所必不貸也有一
於此皆為大罪臣尤不敢伏望
聖明俯鑒愚誠
速加罷斥俾臣子分義得以少安而于
國家黜幽之典亦非小補矣臣不勝激切祈懇
之至

告病疏 南吏部上

奏為患病抱痛情勢難支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自舊歲再入留都適逢
計期恭待幽黜伏候
聖明容留供職義當圖報豈敢顧私不意自徂秋
以來病軀委頓向時所苦溺血痔瘍諸患一
時並作呻吟痛楚不自聊生無以營衛素虛
風邪易感寒熱交攻肌膚盡削但以部中乏
人勉強支吾不敢言去臣家有庶母與臣父
同其艱難臣身受其撫抱近得家報奄然淪
逝臣既失父母與感沒存病痛相煎形銷骨
立朋友妻子皆勸臣歸而臣部又幸
聖明點用尚書旦夕當至故敢以犬馬餘生哀乞
于
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念臣情緒迫切難以遲留
勅下該部放臣回籍調理萬一殘喘少延感戴
皇恩高天厚地未足云喻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
至

告病第二疏南吏部上

奏爲患病沈篤痊可無期迫切籲
天垂容休致事臣之病困已歷三時仰賚
聖明業經再疏
天聽彌高下情未遂臣子分義不得言私況七尺
之軀皆
君上所造卽一旦溘然以殉官守亦何說之辭惟
是留京重地以堂堂六曹之首而使病臣尸
素則國體傷卿貳大僚以旦暮顛仆之人而
使備員奉職則官常壞如使

皇上弘曠蕩之恩臣子得乞身
聖世歸林壑以盡其天年則
聖德光使天下人曉然知臣子言病眞病言去眞
去不至徘徊趦趄于進退去留之際以啓誕
謾之疑則臣節植此其利害得失關于臣下
者小而關于國家者大臣之所爲不避煩瀆
再三哀祈者蓋又不徒危困之私情一身之
狼狽矣伏望
聖明省覽而哀憐之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綸扉奏草卷之一終

辭內閣疏

奏爲恩隆任重自揣不堪懇乞
聖明俯允控辭以安愚分事接得吏部咨文爲會
推閣臣事奉
聖旨于慎行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葉向高李廷
機陞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慎行向高便
差官行取來京俱入閣同錫爵等辦事欽此隨
望
闕叩頭謝恩外念臣一介書生倖陪詞苑薦居

清秩遂晉貳卿素無尺寸之長可自表見又
乏分毫之効少報恩私即如詞臣尋常職業
編摩讐校之類臣亦無有可謂至愚極陋無
足比數者矣不意廷臣之過舉伏蒙
聖主之殊知拔自留曹俾叅政地凡在紳弁孰不
慶其遭逢少有心胸能自忘于報稱而臣揣
分增慙量能滋懼
高天厚地旣頂踵以難酬策蹇鞭駑雖馳驅其何
補況當國家多事之日而冐肩重任更易招
覆餗之尤以仁賢久滯之秋而先竊高位必
復來維鵜之誚臣之日夜凌兢再三籌度真
有難靦顏以就列者萬不敢爲謙讓之虛辭
以仰瀆
君父之淸聽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俯容辭免庶
皇上年來其難其愼之心不因臣而有誤而愚臣
生平知止知足之念亦賴此而少安矣臣不
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閎深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

辭內閣第二疏

奏爲
天恩隆重愧悚彌深再瀝悃誠仰祈
俞允事該臣於六月二十一日具疏辭免
新命隨於七月初五日接吏部咨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閎深政本重地特兹簡任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欽此又先於閏六月十二日行人司行人
王孟震奉
命到南京取臣入閣臣一介孤蹤頻承
寵命義當奔走御答
恩私惟是昔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以臣自度
藏拙于優閒之曹避紛于恬寂之境雖容奉
職無所短長是臣之所能也處之以艱大而
不驚當之以震撼而不動深謀紆筭佐謀斷
而臻蕩平是臣之所不能也審分量之大小
度進退之所宜見可知難身名毋隕是臣雖
不能尚可勉而能也今
聖主之更化方殷海內之望治尤急安危否泰正
在兹日所以上寬

聖慮下慰群情惟二三元僚是賴而使庸劣如臣
者參陪其間安能勝其任哉至膏肓難去蒲
柳易零是臣一身之私不敢爲
君父告者伏望
聖明量臣愚分鑒臣微誠收回
成命毋強臣以所不能以貽他日之悔生成造就
之鴻恩更有深于拔擢之外矣臣不勝感激
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學行素著人望允孚政本之司朕特簡畀
宜遵命速來佐理愼勿再辭吏部知道

入閣謝
恩疏
奏為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臣于本月十三日見
朝次日報名謝
恩仍候面
恩該內閣照例題請到任奉
聖旨知道了着即入閣辦事欽此臣謹于二十五
日

午門前謝恩即到任辦事訖伏念臣詞林下品
留省疎蹤方圖田野之安久無雲霄之夢誤
蒙
聖主破格登庸蓋自二百年來自南曹而參
密勿僅一再見臣之遭逢可謂奇矣夫有非常之
遇則必有非常之報而臣內省行能茫無以
稱惟是勉竭庸愚毋孤任使特事之扞格何
以幹旋人情之參商何以調輯朝何以無曠
位野何以無遺賢種種隱憂形諸章疏者何
以消弭此臣之所願從二三臣後而自效其
萬一者也至于營身肥家徇私罔上以成心
而遮衆以勝心而敗群以名心而要譽以黨
心而植交以患得患失心而固位負
聖主之虛懷犯萬世之公論少有人心必不出此
此臣之所自盟寸衷而欲質于鬼神者也臣
之來也實與同官臣于慎行偕慎行
講幄舊臣赤忠自矢志未及酬奄然淪謝而臣幸
以多病殘軀猶存視息
天恩難報每顧影以自憐人命幾何益傷心而滋
懼不乘蒲柳之未零及犬馬之能效而勉自

策勵乃碌碌奄奄甘同朽腐豈但
君父之罪人抑亦生成之棄物矣臣雖至愚亦知
辨此伏望
聖明俯鑒微誠時垂宸慮念今日政地最為難居
思天下人心豈容久失事事毋至于壅格言
言必見諸施行在
皇上不過復初年之恒規便是登三咸五之業使
臣等不過修向時之常職已免尸位曠官之
譽此則
聖心一念轉移間而愚臣不勝其欵欵者也臣無

任感激仰望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忠愛懇切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

入閣讓名次疏

奏爲同官名次先後未安懇乞

聖明俯賜裁定以便供職事臣以庸愚誤蒙

簡擢再奉

温綸促令趨赴臣感激

天恩冒昧前來已經連日見朝謝

恩外有同官臣李廷機以前者

欽點名次臣偶在前途欲遽此爲先後之序惟廷

機資俸向在臣前臣又生平所嚴事不敢以

雁行進者今受事已五閱月而臣新從外來

顧偃然躐而先之非但心所不安抑亦義必

不可負乘之愧方深凌節之譬滋甚此臣之

所以不容已于言也伏望

聖明特賜

欽定使臣得追隨廷機之後庶于事體妥便而愚

分亦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謙讓准列名在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催發考選揭

臣等爲考選科道一事於前月二十二日本月初三日初七日連催三次煩聒之罪委無所逃臣等亦欲無言以俟
宸斷但今科道之人萬分難處非如向時猶可設法挪移延挨時日事勢已窮人情騰沸咸歸罪臣等無以自解夫
皇上以臣等爲股肱而耳目盡廢則股肱之用將安所施臣等仰
皇上如天地而閉塞日深則天地之仁亦何由顯

萬不得已冒死竭誠瀆懇
皇上廓天地之仁使臣等得少效股肱之力以報答萬一如使微誠必不能動
天亦望
皇上俯垂體恤容臣等自審去就毋致曠瘝以叢罪責亦厚幸矣臣等區區一念委非爲一身計毀譽爲諸臣求官爵實以朝綱政體關係非輕歲迫年終晷刻難緩情急詞窮伏望
聖明憐而察之臣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請教習揭

臣等竊念庶吉士考選已經半載得
旨亦已三月其教習官員臣等推舉得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蕭雲舉量陞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量陞詹事兼官各照舊俱堪教習久未奉
命今歲序更新尋常庶民之家亦開塾延師而作養人才爲
聖明加意簡遴一時稱爲得士豈可蹉跎歲月使

被選諸臣徒蒙拔擢之恩而失進脩之益乎至于翰林院爲文學侍從之臣職務清要掌院爲之統率必不可缺今院篆久虛百凡不便統望
聖明亟賜檢發使視篆有人而庶吉士學業不致曠廢實今日一急務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十二日

請東宮開講揭

臣等于本月十二日以
皇太子講學日期上請十七日復進一揭中間
又以爲言俱未蒙
批發惟
皇太子輟講業已三年人情惶惶咸謂
元良國本學業久曠甚非所以開廓聰明增修
德美杜宴安之萌而防私昵之累也
皇上慈愛天成垂訓貽謀無所不至豈其于此曾
不慮及而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荏苒蹉跎若

視爲不急之務臣等恐衰誠竊惑之今節假
已過轉眼仲春萬無尚不開講之理伏望
聖明于臣等前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內
欽定一日其
福王講讀亦于是日同舉臣等不勝悚息仰望
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

催請各項揭

臣等自歲裡至今連揭催請各項緊要事務
並未蒙
批發今正月又將過矣豈以其事之尚可延遲耶
則上關
國本下切治幾人心企望如焦如焚口語傳流
如沸如羹殆不容一日遲也豈以爲臣等之
言爲無當耶則天縱
聖明萬幾久熟其于治亂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
宜寧有一毫能逃

聖鑒誰敢以無當不急之言而煩聒也益
聖主之意真淵微而難窺而臣等之愚益惶惑而
莫措矣目前急務甚多臣等前此或條請或
分請然條請則恐其泛分請又恐其煩今謹
擇其最急者開列數款伏祈
聖明次第施行毋再遲緩或
聖意有所可否亦乞
明示臣等以豁其愚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一日講起居注官久缺臣等前推堪任各官
伏乞

批發

一東宮開講臣等前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今巳無及容臣等另擇吉日上請節

賜允行其前侍班等官併乞

批發

一庶吉士教習并掌翰林院印信官伏乞

批發

一吏部考選科道本伏乞

批發

一吏部會推兩京六部尚書侍郎及都察院

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貴州雲南各巡撫本伏乞

批發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條陳用人理財疏

奏爲

天恩隆重報稱未能謹述當今第一急務少效愚

忠仰祈

採擇事臣以一介豎儒誤蒙

任使當贍

天就日之始宜有一言用備先資而臣自揣智識短淺不敢輕言忝從二臣後有當言者皆公共奏揭又無庸私言

皇上天縱聖明

宸衷默運方自爲旋轉臣亦可以無言乃人春以來政務愈塞

天聽日高臣碌碌出入未有分毫可以報稱揆之私心終難泯默葢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爲天下國家者今日之用人何如哉鈌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

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强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贅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剳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
聖心于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懸
缺許多亦未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卽一事
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
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操舟
順水安流篙師柁工或不必盡具至於急浪
驚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
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
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

得假以市恩所以重靳不知爵位官職皆出
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輙
歎呼曰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
催請也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
財今日在廷諸臣頗知尊
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
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
事故爲此以摧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厲
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

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況人品
不同難以槩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
亦有身受
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驅馳者矣而槩
以嘗進疑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
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正由于不用如其用
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
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

則更有可慮者太倉積儲盡矣太僕馬價空
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卽大官供應之需亦
朝不及夕矣涸轍之鮒日望救于西江無米
之炊徒興嗟于巧婦
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如是之困苦危急
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
者
聖心于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輿

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况其出如流不能久
聚而惟積不用者爲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
貴者正以臣妾億兆富有四海窮天極地無
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
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貧縢鐍
此何貴于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
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
矣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
猶堪朘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
縮理勢必然今

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即思逃徙
兼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剜肉醫瘡以
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輒疾首蹙額怨詈守
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卽卒然有
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
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
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
捉襟露肘卽臣在留曹曾署戶工二部戶部
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
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

甚夫酌行潦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
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
至相與誶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
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大他費猶
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者而
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
今虜酋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　雄　日甚
雖
聖明在御恩威懾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
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　之心
乎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

此皆藉
皇上威靈攘除甚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
今滇南叛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
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
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臣
之來天下人見
皇上板臣于疎遠之中以爲曠世遭逢必有一番
聽用一番感格臣亦廩廩兢兢祗濯振奮惟

恐以不肖之心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目見
朝端景象空虛若此竊謂處
聖明之世無烝烝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岌岌
皇皇之慮心切惜之日追隨二臣見其蒿目
焦心殷憂積念諸所揭請肝胆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
東宮開講之期頻煩懇瀆皆不得報每相對嘆
息以爲居如此高位受如此
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天顏退不能發舒悃款每日所供不過可否擬旨
一二套數本章以爲職業心竊愧之臣等愚
極陋雖欲效芻蕘之獻而其說已窮惟此時
人理財二事要意
聖心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其故敢以
其私衷忖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
國家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若只爲諸臣一身出
進退用舍爲持籌主計之臣較尋常爲忠出
入則臣爲不敢以此轉瀆
君上自取煩瀆之罪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
所推
日講
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次
第檢發令其供事仍
勅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少作何處補何事
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宜索上供
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壅閼之病爲之
一瘳而太平之業可立致矣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催發考選揭

臣等竊見考選科道一事臣等以事屬喫緊不得不言職居輔導不敢不言相與竭誠具揭上請者至頻數矣迄今新年又復三月朝夕翹跂未奉

綸音

聖意淵微不惟中外諸臣不知臣等備員密勿而愚昧淺闇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伏乞

皇上亟賜裁斷完此一事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

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請發薊遼總督處建夷揭

兵部題覆薊遼總督蹇達所奏建州夷酋驕橫事情臣等曾經擬票恭候

聖裁今已七八日未蒙

發下臣等仔細訪得此酋桀黠非常雄行日甚旁近諸夷多被吞併其馬步精兵約有六萬餘人恃強不貢已經二年又勒買參斤多索車價去歲通事官前去講說乃將步兵三萬騎兵三萬盡出擺陣以威示之其驕橫如此遼陽凋敝之區兵食俱詘一旦內犯何以支吾自非

天語叮嚀督撫諸臣亟行計議振刷條舉則人皆玩愒邊事益不可爲矣近來疆場日見多事滇南叛夷尚未戡定交南遺孽又復內侵至于建州去京師甚近肩背之患更爲可虞臣等日夜彷徨不勝憂慮伏望

聖明速將前疏省發以便遵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請處置錢糧揭

臣等接得戶部尚書趙世卿揭帖備陳財用出入之數與課額虧損之由條分縷析至爲明白臣等平日雖知府庫空虛尚不知其窮迫之狀一至于此讀未及終巳心寒股栗然若不可一朝居一息寧者其中關係最大最緊又最難處無如邊餉此三軍之命難緩須臾而舊歲所欠巳百二十餘萬歲甚一歲將何以支細稽餉額在隆慶初年僅二百餘萬漸次加增至于今日遂幾四百萬而各邊一有事端又輙求增兵增餉不知隆慶以前虜未款貢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有餉有兵及至有事何以又不足用若不嚴行稽覈將來流弊莫知紀極而邊事愈壞矣至于

宮中買辦歲進二十萬以十歲計之則二百萬其他一切慶賞禮儀等項故事取之于該監者今皆責之該部無名之供無例之取無綱設之錢糧苟非鬼運神輸從何措辦而自礦稅設立以來各處正供多被侵削鹽課壅滯關征減少曾未十年其所虧損巳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即使管仲劉晏王計恃籌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人臣事主凡有可爲皆當竭心力拚性命惟此一事縱欲捐軀盡力亦無所濟自非

皇上加意留心振刷節省與天下更始則惟有坐觀其弊而巳今計臣窮苦稱病杜門爲日巳久誠宜

丁明旨督其速出與九卿科道悉心計議嚴責邊臣將兵餉稽查痛革年來虛冒尅剝之弊其買辦上供錢糧一槩停止卽稅使未能盡罷亦當權其利害最重如遼東雲南有事之處先行撤回則天下事尚不至于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乎抑臣等猶有請焉唐憲宗嘗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而謂宰相李絳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蓋英斷之君識度卓越如此史臣書其事以爲美譚今虜情叵測邊餉急在目前滇事未平軍需不容少緩各處錢糧搜括無餘那借巳盡惟願

皇上慨然發內帑所積以解搭腹之危救燃眉之
惠使萬口同聲歡傳
聖德即唐宗不敢望焉此尤臣等與天下臣民之
大幸也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請發考選揭

臣等以考選一事陳瀆至十餘次未蒙
聽納方當引罪自責豈敢復言但今事勢窮迫正
至萬分臣等備員輔弼入則愧心出則赧顏
自非懇求
君父計將何之今御史在內只有二人南京科道
各止一人各省各差大半闕乏而廣西且曠
至數年廣東遼東皆目前有事無人彈壓遼
東以奴酋驕橫邊備空虛需人尤急若復因
循不補恐紀綱法度日益凌遲禍亂之生又

有不止如近日所奏報者頃
皇上于臣及兵部之請皆
允俞發令又數時矣又有繼請者矣中外之望日
切一日
皇上之聽日煩一日天下之事日壞一日臣等區
區血誠萬難自已故復冒昧陳瀆若有一毫
市恩沽名之心則得罪于
皇上得罪于神明臣等雖愚必不敢出此伏望
聖明憐察施行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乞休第一疏

奏為殷憂日甚贊理無能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免曠瘝亟採讜言圖修實政事

臣以樸遬下材濫膺

簡命備員伴食數月于玆雖兢兢飭勵不敢茍且以負

恩私而行能淺薄才質疎庸實無尺寸分毫可稗萬一每見大小臣僚條陳時事岌岌皇皇有禍亂之憂輙慨然太息事

聖明之君忝輔弼之任而坐觀世界如此能不愧

心頃接吏科給事中姚士愼揭帖臚列中外危困情形更為深切而望臣等以轉移之術死生去就之爭槪其所言皆臣之所欲言其所望臣尤臣之所展轉反側于衷圖之而不得其方憂之而莫訴其苦者臣書生也不習今事頗知古事古來致亂之故多矣然未有上下隔絶中外乖離處處隱憂人人語難如今日者十餘年間亂端數見皆幸而無事今西南東北夷釁竝興建州遺孽尤稱雄黠道路流傳甚有侮慢窺伺之意加之稅使誅求邊人怨憤控訴無門勢將走虜外訌內叛將何以支

國家大計不過兵食兩端今日自京營以至九邊兵籍雖存空名無用每名額餉又苦不敷遼薊宣雲之間流言西布邊臣拊膺計臣束手累疏籲天終不得請此何等事而泄泄若是大臣言官所稱股肱耳目不可一日無者今九列共止數人又強半卧病御史闕署止有二人巡差半闕綱紀陵遲向日擯廢諸臣老死牖下若無

賜環之期

皇上試思一旦有事中外何人可以倚仗何項錢糧可以動支何處兵馬可以殺賊何方百姓知感

朝廷恩德可以得其死力念及于此豈不寒心往嘉靖時倭以數千之衆蹂躪東南竭天下之力更十餘載而後撲滅虜一闖郊關

肅皇坐齋宮召問群臣禦虜方畧皆莫能置對勤王之兵麇集城下而不敢發一矢維時公私充羨法令修明軍實未隳庶官無闕而狼猖

已若此矣使在今日又當何如
皇上端拱穆淸所托重恃力實臣等二三人天下
人鬱結無聊不能自遏延頸跂足望有幹旋
亦惟臣等二三人臣初至時二臣喜臣之來
謂如車之有輔家之有亞旅相與計畫回
天殷勤補牘意氣甚銳顧未幾而臣賡以病告矣
今臣廷機又求去矣豈無戀
主之心豈無報恩之念而恝然若是則二臣之苦
心與臣之薄劣無足爲二臣助亦槩可見夫
爲臣子而避怨辭艱惟身名是恤固義之所

不敢出也若不量時度力隱忍浮沈以負恩
誤國亦心之所甚不安也以臣自度積誠感
悟力所不能票擬尋常無須贊助臣之當去
固已百倍于二臣矣而又多病蚤衰孱疾痛
楚每一嘔血輒至數升黽勉出入非但無顏
亦終願仆伏望
聖明憐察下情允其休致毋使遷延日久罪戾愈
深臣之幸也至于
軫念時艱咨諏衆正弘開聽納之途亟講綢繆之
策以維

宗社萬年基業則臣雖旦夕去國有餘寵焉臣不
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况今國家多事之時
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卽出贊襄毋得介懷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乞休第二疏

奏為天語彌温臣心滋愧再瀝悃誠懇祈罷免事臣以贊理無能自求休致奉

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況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即出贊襄毋得介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奉

温綸祇承無地感極涕零莫知所報惟臣求去之意實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覆思維不能安處初不因士慎之言而萌此念也下情

未伸愈增鬱結憂愁困苦生意稿然即欲扶病入直而

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臣曰庶官曠矣職何以脩計臣問臣曰邊軍譟矣餉何以處臺臣問臣曰憲署空矣要緊各差急何以應諸如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即臣自忖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臣乎人情有所冀而不得必有後言矧合天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盡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副兢端一啓則猜度滋多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二臣既已堅卧而欲使臣以孑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望顧影無侶呼

天無門臣誠莫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報

主酬知臣待來世惟望

皇上哀臣憐臣亟

賜臣歸臣即身先朝露敢忘

聖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補官考選等事俟朕詳

覽裁度檢發因推官考選時言公言私煩賣聒激故此遲疑方今國家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匡濟豈可恝然求去宜即出入閣辦事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
旨入直揭
臣自審庸劣無以報
國適因困苦遂欲乞身伏蒙
皇上再發温綸諭以即出而又明示以考選補官
遲疑之故且將檢發臣感激
天恩不敢再辭無以二臣方杜門候
旨閣直久虛臣萬不得已於今蚤
廷見謝
恩入閣辦事惟是二臣未出則機務殷繁既非臣

恐之所能獨當庶政未倫則物情迫切又非
臣力之所能獨副碌碌因循必將隕越此臣
所以雖黽勉承命而尤不勝其恐懼之私者
也惟望
聖意軫念時艱亟頒
明旨將補官考選諸疏次第檢發如中有遲疑
特加乾斷誰敢不服仍
諭二臣蚤出供事庶臣得有所憑藉追隨少效犬
馬之力而丁罪戾亦稍逭矣臣不勝感戴懇
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入閣贊襄朕心忻慰其補官考選
等知道了候旨次第檢發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請同官入直揭

頃臣賡臣廷機俱以人言求去只臣一人在
閣辦事竊念政本重地關係匪輕每日票擬
多軍國大計一有差錯非但不便施行卽傳
之四方亦爲不雅臣本書生受事日淺朝綱
政務夙未練習若非二臣領袖差錯之愆勢
必不免臣不足惜其如誤國家之事失
朝廷之體何哉今二臣已奉
旨慰留更望
聖明諭令卽出毋杜門日久以致誤事或
俯從二臣所請寬鄭振先范汝梓之罪以安其心

而速其出尤甚便也至于票擬一事從來皆
首臣主張其餘協贊惟首臣請告則在直者
暫爲代擬間有重大事情仍送首臣詳定此
舊例也自二臣被言臣賡遂具揭將一應本
章令臣擬票臣雖冒昧供役心甚不安蓋毋
論差錯可虞而于事體亦甚戾矣伏望
聖明幷諭臣賡仍舊擬票其諸尋常事務可以代
擬者臣方在直自不敢辭亦彼此相成之誼
也年來治理壅塞凡百艱難舉往時朝上夕
報之常規今皆成轉日回天之事業人情嗚
喁中外交責臣等欲辭不可欲爲不能蹐天
蹐地無以自容度日俟時將何爲計雖有慷
慨報
主之熱心亦至是而寒雖有貪戀富貴之俗心亦
至是而淡二臣對臣每相憐相戒毋相留行
臣同官同好豈不相信而敢復以此相苦良
以
機務所關不容漫視先公事而後私情臣固策所之
審矣伏望
聖明察臣萬不得已之情曲念所以留二臣之道

將緊要本章如補官考選等事屢允檢發者
亟賜施行毋復遲疑以虛
明旨卽臣等一息尚存敢忘圖報臣不勝激切祈
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請處邊餉揭

臣等竊見近日各邊疏請兵餉皆情詞危急而薊遼宣大尤連章累牘訴苦告窮心欲嘔而語欲涕凡在聽聞無不動念臣等仔細詢訪皆云邊軍無糧日久盡向撫鎮司道及管糧郎中環擁泣告各官懼其為變多方曉諭使之安心而曠日經時未見給發終難以望梅畫餅之空譚而安枵腹待哺之戎伍鼓譟之禍匪朝伊夕兼之黠虜窺邊累謀入犯近日喜峰口諸處警報屢聞凡此饑軍豈堪防

禦欲督率誰肯向前昨見宣府撫臣揭帖又謂將今歲市賞之費那借給軍轉盼秋防又當開市並無別項錢糧可以抵補犬羊之性易動難馴市賞無資將何撫馭邊疆之釁殆有不可言者矣似此事情皆安危所係急於燃眉寧容泄泄坐觀不為之所伏望

聖明儉發帑儲諸臣之疏

勅下戶部今尚書趙世卿速出會九卿科道從長計議如何那借以救目前如何區畫以垂永遠斟酌上請恭候

聖裁是今日萬分難緩之急務也臣等伶仃困苦力盡計窮敢謂微言足回

天聽惟是安危大計不忍不言萬口沸騰歸罪臣等亦不容不言仰祈

聖慈俯垂憐察臣等不勝悚息懇禱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請處分遼事揭

臣等頃接劃遼督臣及順天撫臣各揭帖報稱山海關內外軍民因遼東軍變阻絕糧食怨恨高淮平日暴虐聚衆數千攻圍稅府高淮窘急率領夷丁刼挾管關李主事王通判護送逃回軍民洶洶雖解散陰尚結聯難以撫釋等因臣等見之不勝駭懼竊惟高淮罪惡

聖心洞鑒今旣逃回則雖欲爲恭于地方亦不可得自當靜聽

皇上之處分臣等不敢屢瀆惟是遼東一百三十七城堡十餘萬軍數十萬百姓處處沸騰人人疑懼若非

亟須明詔開示慰安彼將謂

朝廷不察其枉尚欲深求訛言震驚何所不至兼之黠虜狡夷聞我內釁必相煽誘我之軍民計出無聊必圖外向一夫倡謀萬衆響應竊恐全遼之地非復國家有矣其爲

宗社之禍尚忍言哉夫激變之事盛世所不宜聞一之爲甚而況三四今遼東之變不數月間一見于前屯再見于松山三見于廣寧四見于山海關勢愈猖狂地愈逼近燃眉剝膚未足云急尚可置之罔聞付之于不足問哉又各鎭額糧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萬無可緩之理今戶部不敢問及

內帑只借工部太僕寺銀兩以救目前而疏復留中屢請不發以此饑軍合于亂衆臣等更不知其禍之所終極也今謹擬勅一道請

皇上裁改亟發該部轉行地方以安民心仍乞檢發戶部借餉前疏

特賜施行庶軍食少充而戎伍亦戢矣此安危大計間不容緩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等不勝喘息稽首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請同官入直揭

臣惟臣賡臣廷機杜門日久頃蒙奉
旨慰留而二臣尚未卽出臣隻身入直孑然無侶兼以痔瘍苦楚溺血淋漓委頓呻吟幾無生
趣
皇上柰何以綸扉重地使一妄庸書生支離楚躄于其間耶今封疆多事警報時聞遼左軍民激變未靖糧餉久缺戎伍沸騰督撫諸臣移書告急者日三四至其言皆如蹈湯火望人拯救似此景象固非二臣堅臥之時矣況自

臣一人入直已再旬餘
綸音愈疎庶政愈壅非但考選等事唇焦舌敝望眼徒穿卽其他章疏稍有關係者皆一槩
留中臣之劣罪已自畢見若非二臣速出夾輔將
見
朝綱政體日壞一日臣之罪過日增一日少有人心能不愧懼此臣之所以切望二臣以日爲歲者也臣每接諸臣疏揭多爲臣等忠告其淺者則望以補牘開陳其深者則望以積誠感動臣開陳無效感動未能情急計窮不

于此時號呼同官更將何冀伏望
皇上亟諭二臣促其速出左提右挈天下事或尚可爲臣進則協恭退則止足不至孟浪悠悠
負
恩誤國其幸大矣臣不勝悚息稽首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封還楊少宰求去疏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令臣擬票臣觀本中稱科臣宋一韓所論新推雲南巡撫薛夢雷乃係彼中士民公舉及自請給假等因臣與夢雷同鄉跡涉嫌疑不敢擅擬而臣賡臣

廷機亦杜門日久臣不能强當候

聖明裁斷以服人心至于時喬清謹

皇上所素知目下大選會推事急亦應候

聖明裁定以便遵行但臣又恐過煩

聖心謹擬一票不知當否統乞

上裁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救王同知邦才揭

臣等聞有

旨以高淮奏同知王邦才貪酷殘害逐殺税使刼擄錢糧等情遂

命錦衣衛差官校扭械來京究問仍令督撫官嚴追錢糧解進濟工臣等聞之不勝驚駭王邦才之事臣等一時不能究其原由但自高淮取回中外歡呼謂遼人方有更生之望而猶恐其疑懼未釋地方官難以諭解臣等方請

聖明亟下德音安此反側今一聞官校入境數十

萬軍民必謂

皇上震怒不赦其罪其爲叛亂萬萬無疑凡遼東殘弊之區被高淮剝削十室九空淮之錢糧已盡搬回毫無遺失乃反令嚴追賠補剜肉剝膚終不可得徒促之使亂耳此

旨必行則禍變之生必在旦夕遼東一鎮必非國家之有他日縱費千百萬錢糧亦難收復此臣等之所痛悼而萬不容已於言者也伏望

聖明亟將

明旨收回毋使傳布以搖人心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論時事疏

奏為感觸近事敬述愚衷仰祈

聖鑒以重政機事臣入直無事日取

皇上御極以來

起居注莊誦繙閱至萬曆十六七年以後大半皆

閣臣辨謗之章與

皇上慰留之旨葢二十年間惟臣王家屏以忤

旨蚤歸免于人言其餘無一得免臣不覺喟然嘆

曰政本重地輔弼重臣而蹈瑕釁詬一至於

此豈

聖代之光國家之福哉已而思之諸臣雖品格不

同行業各異然豈無忠貞端亮足任股肱謹

愼小心能自愛惜而槩罹口語動涉風波其

故謂何于是反覆推尋窮極原委乃知諸臣

之志實不得行而天下之議實有所由起而

難于自白也其所由起者雖多然其大端不

過曰章疏停留人才壅滯夫章疏者下情之

所由達上意之所由宣譬如人之有口有語

言不可喑啞若章疏停留則上下隔絕無以

自通而輔臣者身處禁近爲朝廷腹心若不

為之遏其塞而達其情則凡有結轖湮鬱孰
不忍尤而彼此猜度如人行暗中轉相摸索
此議論之必不能免者也至于人才則人主
所恃以分猷共理以治安天下譬如人之有
口鼻耳目手足有一不備不可以為人若人
才壅滯則天下事誰為效力彼高之懷忠抱
猷思自表見下之欲竊升斗以自潤者皆不
得售而輔臣者方[illegible]然高官厚祿自處于尊
膴之地人孰能甘此亦議論之必不免者也
更有大者自古人臣或事庸常之主則人尚

能相亮以為轉移匡救之無機又或信任不
專禮貌衰減則巳亦可自委以為方枘圓鑿
之難入今我
皇上總攬乾綱恢弘治理
神聖英明之質固三代以後之所無其敬禮輔臣
推心寄腹三至之杼不投十行之札時下元
首股肱之誼亦三代以後之所無夫事如此
之
君蒙如此之眷遇而欲曉曉自白于人曰吾力不
能為非但心有不忍即天下後世之人誰肯

信之無可柰何于是自安曰臣子職分為
君父任怨任謗而巳無恤身名而巳夫怨謗在臣
子而有益于
君父此固所禱祀而求也苟以臣子之怨謗而反
累
君父之焦勞則何如無怨無謗之為愈乎若無恤
身名則亦萬不得巳之說非出于本心今有
人譽臣曰忠
君愛國無負
春知臣雖不敢謂然而于心實願之也有人訾臣

曰祿祿浮沈負
君誤國臣雖不敢謂不然而于心實不願也夫豈
獨臣耶
皇上之溫綸重疊褒嘉臣等固亦為其身名計矣
皇上欲予臣等以名而臣等乃不能竭力效忠以
二帝三王之名歸之
皇上此尤天下之責望而議論之必不免者也
天子之威令無所不行而獨于衆口衆心有所不
能奪
皇上試思二十年來為輔臣費多少周旋用多少

氣力而輔臣終不能自脫于是非毀譽之場
雍容于進退去留之際而彼其求多于輔臣
者天下且群然譽之爲慷慨爲敢言裕者毋
論即今日臣所追隨之二臣其人品行業豈
不卓然足爲一代之鴻鉅亦豈不灼然見信
于
聖心而頃者之被言天下人莫敢爲白顧反連章
累牘爲言者左袒此何故也天下人以回天
轉日之事盡責之輔臣而輔臣處勢之艱難
情事之困苦人固不能盡知即知之而亦不

相恕也以臣愚慮今日事勢已當極屯極否
之時苟非有所改絃易轍以少厭塞天下之
望而稍平其情則此地必不可居此官必不
可爲徒使臣等怨集謗興身敗名滅終無補
于國家之分毫且有大損即臣等不足顧惜
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臣才質駑下䖍從前
諸臣萬不及一積愆叢詬當又甚焉每私自
念天下之受臣等者無過于
皇上臣等苟有苦情不以訴于
皇上更將誰訴而今日時事之緊急人情之所洶
洶責望于臣等者皆在
聖心無俟臣言
皇上誠慨然行一事則爲臣等減一事之紛紜早
一日則爲臣等消一日之罪過非爲臣等計
乃所以爲天下國家計也至若臣等之矢心
竭慮營職奉公庶幾不至顛覆隕越以辱
皇上簡用寵權之盛心則尤所日夜兢兢不容自
弛者矣伏望
聖明俯垂矜察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綸扉奏草卷之三

條陳時政催發考選疏

奏爲時政愈塞禍患可虞懇乞
聖明矜察苦情
留神大計以解倒懸以光
聖德事臣日逐接得各處撫按官揭帖告苦訴窮
千言萬語其大較只是巡按缺官軍士缺糧
兩事最爲緊急卽臣與同官亦焦唇敝舌代
爲祈請而
聖意未回
懇綸未渙臣賡又以考選事獨請邊餉事合請皆
未得報將以此事爲尚可報耶則耳目風紀
之司內資糾繩外資彈壓毋論極治之世言
路弘開卽極亂之世此官亦未嘗廢豈在今
日獨可不設至于草士月糧關係性命饑寒
迫身則父不能有其子而能保嗷嗷窮軍甘
于餓死而不變乎此度之事理萬不容緩者
也將以
聖心爲未慮及也則次第檢發之命絡繹下頒而
頃有

旨取回高淮且言軍士披堅執銳卧雪眠霜九死
一生勞苦萬狀蓋舉邊戍所不能自言臣等
所不能代爲之言者
皇上已盡言之是
聖心軫念更爲深切者也年來
皇上每有溫綸輒云時事艱難以臣籌之時事固
未嘗艱難也
皇上第一下德音而壅滯者立通廢弛者立振枯
槁者立甦枵腹者立飽天回地轉更無停留
雷動風行誰敢壅遏尚何艱難之可言乎而
必以爲艱難者是
皇上自爲艱難也
皇上不下考選則考選難矣
皇上不處軍餉則軍餉難矣考選難則紀綱無人
整頓而治理難矣軍餉難則邊臣莫措手足
而疆事難矣推之他事莫不皆然
皇上以難諉臣等固爲慰留之盛心臣等若以難
告天下必蒙推諉之大詬展轉思惟無可爲
說自臣隻身入直業已月餘始者數日猶有
可觀今則要緊本章百無一發日間票擬皆

尋常套數之事一啓史而可辨者曰求二臣
勉出相與戮力以免曠官而臣賡伏枕涕泣
臣廷機稽首號呼皆謂
上不見聽下又見疑世事日非人情愈迫既不能
出又不得歸進退路窮生趣俱盡平日思報
聖恩今事勢到此亦無奈何臣每聞之輒悽然淚
下不忍聽其辭之畢也
皇上勉二臣之出而不用二臣之言是欲其入而
閉之門日增其困豈但二臣即臣亦有心胸
亦有面目豈能長出入

黄扉恬然無羞愧之念乎爲身爲名臣等固所
不敢然身備股肱坐觀時變漠若胡越則臣
等亦有不忍使天下後世相與指名謂今日
國家之亂由某人某人爲輔弼所致則臣等
更爲不甘伏望
皇上俯賜哀憐將目前急切如考選邊糧二事先
行
檢發更諭二臣即出輔政他所奏請以次施行則
人心翕服天下事無不可爲臣等犬馬之力
亦可以自効矣臣不勝迫切哀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悉見忠懇但今國事多艱正賴
忠賢贊襄考選之事已有旨即次第發行軍餉
着戶部從長計議設法措處卿可傳示鴻臚寺
堂上官宣諭二輔臣速令即出入閣輔理以慰
眷懷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票擬吏部大選會推本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令臣等票擬內稱

疾病日久欲俟大選臨時疾勢稍可方能遵

旨供事仍以會推事重恐所舉未當請

點用尚書右侍郎管理銓政又恐

聖明以前推數員日久事更議論不同請

旨會同九卿諸臣再推數員仍將前推內擇出數

員一併開列上請等因臣等知時喬稱病情

真但目前大選會推事急擬令力疾供事至

于尚書另推數員及將原推擇出數員非臣

等所敢擅擬但恐過煩

聖心謹擬二票上請恭候

聖裁臣又念銓務繁重乃尚書右侍郎久缺時喬

又久病不出百凡事體委屬不便今日時喬

之情亦萬不得已萬不容緩者伏望

聖明即賜點用庶司銓有人而時喬之進退去留

亦有餘裕矣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災傷揭

臣等連日接得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

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

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

渰没週廻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

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

決廬舍無不傾頹暴骨漂屍悽凉滿目棄妻

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

燥之地者今皆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

河舟航徧于陸地魚鼈遊于人家蓋二百年

來未有之災也臣等讀之不覺潸然泣下曰

天之虐斯民一何甚哉惟此數郡實財賦之

區國家所仰給以為外府其租賦極重生計

極難每歲漕輓轉輸以供軍國不至乏絶皆

此數郡之民力也向時雖有災傷猶或此歉

彼豐夏凶秋熟而民間嗷嗷便稱困苦矧如

今日滔天之水等於懷襄既奪民食復毀民

居無地無人不逢其害其困苦之狀可勝言

哉聞諸臣發疏之後水勢日增未有底止而

各處窮民相聚為盜通邑大都肆行劫掠不

於此時速加措循多方賑助大破常格臣恐
數郡生靈不但不為國家出力而且為四方
首禍國家不但不得東南租賦之利而且受
其擾攘之害矣臣等非不知今日國計空虛
軍儲窘急議蠲議賑皆未易談但事勢至此
不得不為悉心講求委曲措置即輔臣申時
行王錫爵皆以桑梓之故移書臣等托為求
救于
皇上其危困窮蹙哀痛迫切之情殆不敢盡聞之
天聽也昨守備諸臣公疏已蒙

皇上軫念批發更望將前後諸疏盡發該部令其
籌度經營有權宜可行便計可用者悉為酌
量覆請而其他樽節之方通變之術有諸臣
所未及者皆為紆畫詳慮以共拯時艱豈非
東南數百萬生靈顒緩須臾之死延頸而想
望者哉抑臣又有請焉世之盛也君明臣良
陰陽五行無不順軌今年來變異屢見疊生
即兩都重地樞紐四方而徂歲水災見于北
今歲水災見于南
陵廟震驚郊圻蕩析此豈尋常細故而漫不加意
則真孟氏之所謂泄泄沓沓不至于危亡不
止矣陳平言宰相之職在于調燮陰陽使百
官各得其職而漢世常以災異策免三公今
陰陽舛逆庶職空虛南北諸曹寥寥晨星而
南臺省共只二人當此多事之日何以支撐
臣等奉職無狀宜盡行罷免以塞天災更望
我
皇上垂念天人之際毋忽安危之幾于諸凡政理
大小臣工竭誠祈請者
亟賜施行庶幾轉災為祥易危為安豈但萬方臣

庶共感
天恩即
九廟神靈亦皆動喜色矣臣等不勝流涕哀鳴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救王邦才揭

前奉

旨拿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臣等深懇因此激

變地方今幸軍民人等尚感

朝廷恩德只相率涕泣追隨為二臣請命而不敢遽萌抗拒之意昨接順天撫臣劉四科揭帖乃知地方官極力調停官校亦不出山海關方得無事今邦才獲陽不日且到矣臣等

誠願

皇上大普慈仁曲垂赦宥即不然亦望照往年曾

行事例徑下法司免其打問則在二臣雖遭

意外之禍尚蒙格外之

恩而在

皇上雖施不測之威尚有不枉之法亦庶幾少慰人情于萬一也自二臣被逮以來大小臣工連章累牘所為振暴高淮之罪而申雪邦才等之枉者固已不遺餘力臣子微誠終不能

動

天臣等待罪股肱惟當反躬自責豈敢煩凟獨念

今日災變頻仍陰陽舛錯亙古未有自非朝政乖違人心鬱結何以致此匹夫匹婦之寃能使六月飛霜三年不雨矧全遼百萬生靈被高淮荼毒怨聲憤氣未能發舒而奈何復使邦才等以遼人之故桎梏縲累含寃瀝血于詔獄之中哉其為重民怨而干天和甚不細也臣等萬不得已昧死竭誠伏望

聖明俯垂

俞允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請東宮開講揭

臣惟

東宮輟講三年餘矣

元良睿質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宜講學親賢增修德美而荏苒優游曠歷年歲天下之人私相揣摩以爲深宮之中所近何人所習何事不勝過計之私而歷稽前代舊章及

聖朝家法又並無

東宮講讀久輟不舉之事此皆

聖心之所洞炤也臣等每遇春秋開講之期輙連

章懇請至爲頻煩未蒙

俯允而外庭不知率疑臣等之不請夫請而不得與不請同臣等備員輔弼受

國厚恩日覩

宗社大計關係若此四海人情盻望若此而任其悠悠不能力爭其爲負罪委無所逃今溽暑已退秋氣漸深典學乘時再難再緩若復因循停輟仍如向日此無論臣等負愆溺職無辭以謝天下而于

皇上平日惓惓貽謀燕翼之盛心亦大拂矣臣等爲此敬竭愚誠謹擬得本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俱出開講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條陳時政請發考選疏

奏爲時事愈急獨力難支萬不得已竭誠籲
天仰祈鑒允以重政幾以免狼狽事臣至愚極陋
猥蒙
眷知未能報稱豈惜掄擬顧臣賡臣廷機先後陳
乞獨身入直業將三月中間票擬多欠周詳
事體多欠檢點皆荷
聖慈包容不加罪責臣猶得藏拙匿咎苟延時日
惟是事勢艱危至窮至急非臣譾劣所能支
撐不得不冒死爲

皇上言之自古災異之生說者謂天心仁愛然不
過日月告凶星辰變異之類猶是以虛文譴
告今乃舉天下財賦之區東西數千里盡爲
馮夷所據人民漂流死徙不可數計臣每讀
各處報災之疏輒爲隕涕每日出入長安門
各處遺民匍匐至京哀號望救于
皇上者又輒擁臣之輿牽臣之衣責臣以轉達
天聽臣每掩袂過之自江淮以北如陝西河南等
處又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彼苦有餘此苦不
足則是今之天下幾無一處樂土百姓從何
安生官司從何設法明歲邊餉錢糧從何措
辦其爲災傷實從古未見頃者頻奉
溫綸議蠲議賑人情鼓舞歡若更生然而無米難
炊捉襟露肘若不及今多方講求臣恐北方
無食南方無民邊兵枵腹內地拋荒其相挺
爲盜理勢必然將不知國事之所終也目前
奉宣
德音查勘料理全賴巡按一官而考選一事經今
已及三年臣等揭請至爲頻煩卽臣賡頃者
獨力苦請亦已屢矣其於地方乏人種種窮

迫之狀無復遺說臣又何言獨念
明主待臣固用其力亦惜其私股肱耳目原是一
體若執之如仇讎輕之如草芥消磨摧折無
復憫念之心此非但國家不得賢才之用而
于
君臣上下之情亦大愬然矣古稱帝王盛節曰愛
惜人才曰待士有禮而人臣尊君輒謂之天
以天能覆蓋長養萬物使遂其生苟萬物枯
槁天不加澤將何以負高卑之位成清寧之
世界乎今

聖壽屆期嵩呼雲集萬國臣民共逢嘉美而獨此
千百侍
命之臣無職無官逍遥于長安市上前路欲窮壯
心盡沮雖士各有志無所怨尤而
皇上如天之仁亦豈能不動念乎非獨此也臣等
備員輔弼
皇上所責以啓沃謨謀命之曰政本者而自待罪
以來未見有涓涘塵露之微足以自貢其誠
而少伸其效聞之往事閣中疏揭甚稀無有
不報故

上無煩瀆之嫌而下得盡贊襄之力今外廷章奏
旣十九留中不得已希望于閣中之疏揭于
是疏揭日多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瀆愈
輕愈煩愈厭至于今日則閣中之疏揭亦無
以異于外廷之章奏矣而自疏揭之外又無
可以自通于
皇上者天下之責望臣等彌甚于向時而臣等之
感動精誠無加于往日斯已困矣又况閣中
從前皆謀斷相成彼此相濟無有一人獨任
之理今二臣屢奏

溫綸堅卧不出臣廷機又以生平相知日來追臣
・爲擬票放歸臣極力苦勸而其意不回乃至
頻形章奏反啓疑端臣甚尤之然猶委于情
之不得已也乃臣賡以帷幄元臣身任天下
目前病患調理已痊柰何久淹私第自春及
秋尚無趨朝之日乎昔周之盛也詩人美其
臣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至其衰也則曰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由是觀之群工戮力庶職
修明治之象也上下離心人情懈弛亂之徵
也今九列空虚百司廢曠叢脞之形已成倒

懸之急莫解甚至綸扉重地乃使寥寥一人
出入其間瑣尾蕭條不成體統真有如言官
之所陳列者矣臣智力短淺雖有憂時之心
終無回
天之術真病而不敢言病真宜去而不敢言去真
不能爲而不敢言不能爲悒悒奄奄中焦如
火荏苒因循竟成誤國之罪伏望
聖明先賜臣歸使得苟延殘生少安愚分責令同
官蚤出供事力拯時艱更念臣賡請發考選
之疏實其一念悃款之朴忠萬々難緩之事

勢
速賜允俞以慰其心臣幸大矣臣以入直無人猶
強顏出入顒望
處分以日爲歲情事迫切不避煩瀆臣不勝負罪
哀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知卿爲君爲國忠勤勞
悴當嚴諭二卿速出入閣輔弼佐理待朕檢發
考選之疏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宣諭同官復命揭

臣頃以災傷可慮考選當發請
諭二臣速出贊襄伏承
聖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知卿爲君爲國忠勤勞
悴卿當嚴諭二卿速出入閣輔弼佐理待朕檢
發考選之疏該部知道欽此臣即祗奉
溫綸傳諭二臣以
主恩不可辜負國事不可躭延誼當即出以慰
聖懷二臣忠
君愛國實其夙心其勉遵

嚴命速出佐理當不待臣辭之畢矣惟是考選一
事
皇上欲二臣之出以待檢發而人情傒望若願
皇上旦夕速發使二臣之出而無庸待者當萬國
嵩呼之日二臣得率諸臣舞蹈于班行則獻
壽之典益光乘人心鬱結之秋諸臣得從二臣各
修其職業則中外之情盡暢群工輯睦戾氣
消除豈但我
皇上無疆運祚從此愈培其所以光寵于臣等造
福于天下國家者更不淺矣至于臣猥蒙

任使未效分毫日間所供皆尋常職業有何勞悴
足許忠勤獨念人臣事主義專報國何恤身
家况臣一介書生叨塵過分身旣遭逢家亦
温飽若無爲
君爲國之心則真犬馬禽獸之不如矣此臣所以
捧誦
綸音益增感激而復惓惓效其愚衷者如此葢真
以此爲今日爲
君爲國之第一義而非有一毫私意于其間也臣
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三十日

仰惟

德意疏

奏爲幸際昌辰仰惟
德意敬陳用人急務懇祈
允行以光萬年盛治事頃者蒙
皇上沛發綸音將考選諸臣盡皆授職一時言路
濟濟蒸蒸朝端增色士類騰歡以爲國家景
運方開
聖德自此益新天心自此益祐
萬年無疆之福祚自此益引益長葢數年以來人

情之歡欣鼓暢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臣等備
員輔弼不勝慶幸已又思之
君父有美不能揄揚臣子之過也能揄揚矣而不
能將順擴充以助成其美亦臣子之過也今
皇上之美多矣臣等之所欲將順擴充以少助于
萬一者其大端有三請頤言之
皇上頃者點用南北卿佐及巡撫各官矣臣等喜
曰此任賢之美也然吏部尚書統率百官左
都御史職司風紀鈌皆數年矣雖署事有人
不敢苟且顧位任輕則衆心不肅事權重則

獨力難支此二正卿不當亟補乎至于剞遼
總督提衡三鎮控壓諸夷關係何如而福建
貴州撫臣皆候代日久陳請頻煩此三督撫
不均當亟補乎
皇上誠將此數官速行簡用以及南北大僚次第
點發則中外責任皆有擔當天工亮而庶績
熙唐虞之治可立見矣
皇上頃起原任撫臣王汝訓于家為南京刑部侍
郎矣臣等則又喜曰此求舊之美也汝訓往
嘗蒙譴罷歸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用而猶恐

其不用汝訓用則凡此廢棄諸臣人品行業
足方汝訓者孰無彈冠之思拔茅之慶乎天
生賢才不可多得苟取忤于一朝而沈淪于
終世甚為可惜誠宜及今令吏部擇其尤者
先請收用而漸及其餘是亦所以增國家之
光而廓
天地之量也
皇上頃逮同知王邦才等而不發詔獄矣臣等則
又喜曰此赦過之美也邦才等以爲淮揚稽
關

雷霆之威孰不震恐今官校到已數時金吾未兼
明旨臣等竊窺
聖心亦必憐二臣之無辜而竟釋之後命矣先年
皇上出馮應京華鈺曹學程等于獄海內歡呼之
聲于今未已自滿朝薦逮繫以來人方日夜
望
皇上以宥應京等者而宥朝薦其可復益以邦才
等乎今當萬國呼
嵩普天同慶之日而獨此二三纍臣抱向隅之痛
諒非

大聖至仁之所忍也此臣等之所以敢爲三人請
也此三事者臣等皆因
皇上之已行而推廣其未行且知
皇上之必行而特贊其速行以爲蚤一日則增
皇上一日之美名添四海一日之頌聲非敢有徼
譽市恩以賣
君父之聽也
皇上如俯鑒微誠
慨行採納將見朝無曠位野無遺賢獄無冤繫太
平雍熙之氣象在指顧間矣豈非千萬世之

一時千萬人之共願哉臣等不勝歡欣企望
之至奉
聖旨鄭等所奏周詳遠慮國計邊疆悉見忠誠懇
切簡用尚書都御史等官統率百僚職司風紀
委非久缺待朕點用檢發其原推尚書總督等
官着吏部各再添推一二員共前推的一併寫
來點用其餘諸事已知道了候旨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請東宮開講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三年餘矣每遇春秋開講之期臣等
邊章累牘懇請至切即今入秋以來請補講
筵侍班講讀等官請擇日
出講疏已再上未蒙
批發今秋已過半天氣清和正宜講學此時若再
因循則轉眼之間便是嚴冬而今歲開講又
不可望矣臣等常私相擬議謂
皇上聖知聰明萬幾庶務有群臣積思窮力而不
得者一經
聖斷動中機宜此雖
天縱英資乃
冲年講學寒暑無間功自不小豈今日
東宮之學顧可緩耶若恐
睿質過勞則臣等以爲
出講稍遲休息稍蚤儀文稍畧亦無不可此又事
之有益無損而于我
皇上慈愛之盛心貽謀燕翼之遠圖且無盡矣臣
等項以

萬壽
千秋昌辰不敢瀆請今謹擬得本月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
皇太子福王俱出閣講弁查前次補官疏揭統
賜檢發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封還吏部求去本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爲衰病求去請
點用尚書右侍郎以理銓政臣等竊惟時喬署銓
清謹
皇上所素知其求去懇切雖以衰病爲辭亦見銓
政繁難不能獨任陳乞頻煩情非得已臣等
前此票擬
慰留亦已屢矣今時喬又苦苦欲去而尚書右侍
郎又未蒙

點用臣等欲擬留則重違其意欲擬放則典銓無
人計無所出敬將原疏封
上恭請
聖裁仍乞將尚書右侍郎
亟賜簡用則銓政有寄而時喬之進退去留亦餘
裕矣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催發都察院題差揭
竊惟各處巡按缺人巳極蒙
皇上慨發考選入情欣慰以爲可朝拜官而夕奉
命矣乃都察院題差諸疏一槩留中即巳經
點用者亦未蒙
發下今都察院又催請矣臣等或杜門求去或扶
病入直不敢以一揭言事者業巳月餘豈敢
爲諸臣陳瀆但地方關係勢難停遲不敢不
冒死爲
皇上言之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至于吏部右侍郞福建巡撫二官
在大僚中更爲緊急併乞
點用此實目前之至切至要者也臣等不勝激切
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請止
皇親庄田揭
伏蒙
發下戸部尚書趙世卿一本大槩爲李誠銘
欽賜庄田仍當官爲徵租不應從其陳乞該內傳
聖諭着自行管業令臣等擬票臣等惟此事巳奉
成命義當將順但
皇親庄田自
祖宗以來並無自行管業之例故戸部以職守所
關不得不行執奏中間所引皆我

皇上屢旨申飭極爲森嚴臣等前此尚未知其詳
細今觀奏中
禁例如此昭章事體如此明白豈敢復冐昧票擬
以壞
祖宗之法哉極知我
皇上孝奉
聖母無所不用其情凡爲臣子孰不欲委曲順承
惟是此事關係旣大議論復多臣等再三籌
度不敢妄擬敬將原本封進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條陳時政疏

奏爲時事艱危病臣困急激切籲

天俯垂憐念事臣聞天下有必至之勢因其未至

而忽之則其釁必深天下有共憂之情以爲

不足憂而玩之則其患更大今日天下之禍

患蓋可謂必至而共憂者矣南直隸及江浙

湖廣各省爲洪水渰没至今未退數百萬生

靈轉徙流離未有還定之日此亦二百餘年

僅見之災也近蒙

聖慈軫念多方蠲恤中外歡呼更生有日惟是征

榷之令未除採木之工未艾織造之困未舒

哀此孑遺豈堪朘削苟非大沛

皇仁終難盡甦凋瘵事變之生尚未可量矣六曹

九卿

朝廷所倚以綱維庶務一日曠官則一日失事

年來卿貳寥落已如晨星近又累牘連章稱

病求去其應聽與否似當速

賜處分使其進退分明公私各便今十九留中未

奉

宸斷間有一二曾經票擬者亦復不發至于卿寺

科部諸臣率皆如是政體朝綱屑越已甚加

之虜酋跳梁邊報警急一旦突犯深入如嘉

靖庚戌故事誰爲

皇上制勝運籌誰爲

皇上分憂恤患是能不爲之寒心乎太倉者軍國

之所恃以立如人身之有血脉不可一日枯

者也今老庫懸磬業已多年各處轉輸朝不

謀夕至于那移馬價冏藏俱空而日者薊鎮

報警羽檄紛紜撫臣請餉計臣告窮彼此徬

徨莫知所措此在賦額未虧漕供無闕之時

已如此矣延至明歲何以支吾近言官條陳

事關兵食亦皆不報

皇上試思此等貨物豈真有天降地出鬼運神輸

以供國家之用耶豈真守邊之士能飡風吸

露忍死觥饑以從事于戎馬之塲耶此實臣

之所未解也頃八月間留都天鳴一月不止

中外惶惶以爲異變占候事應之說臣所不

曉第觀目前世界民窮財盡如此朝列空虛

如此百務廢弛壅塞如此而欲僥倖無事苟

延歲月之安萬無是理國家承平二百四十

餘年矣稽之史册千載一時無平不陂無往
不復凡有心知無不悼懼以我
皇上聰明神聖其能晏然而不念及此乎臣一介
書生擔負至重徒有憂時之心實無匡時之
具同官二臣又久卧不出其觸藩維谷之苦
情難以言述即臣孑然一身復嬰血疾重以
痰火胷膈飽脹寒熱交攻飲食損廢奄奄餘
息亦不知能有幾時徒以閣直無人剳富供
事呻吟痛楚兩房各官閣中諸役皆所目見
似此孱病之軀一旦有事安能爲

皇上效犬馬之勞當勛勤之任此尤臣之所大懼
也萬不得已哀懇
皇上察臣孤苦之情深惟
宗社之計將榷稅盡收採木暫罷諸凡不急之務
悉皆停免以固結民心使有樂生之望其鄉
貳大僚及各處督撫遇缺必補間有當去當
留蚤行
裁斷毋使遲回僶俛以誤國事仍
勑下廷臣各抒石畫講求裕財節用之方以收彊
兵足食之效而我
皇上亦視宮中府中通爲一體有可樽節毋斬㡣
搔綱維既飭上下相聯朝宁之間歡然輯睦
無有煩言則天鳴之變可消而雖有南災北
警亦可以無患矣若泄泄悠悠曰復一日禍
變既成天下之人必歸罪臣等
皇上亦必咎臣當日之不言爲負
恩誤國臣雖萬死不足贖矣此臣再三籌惟竭其
愚慮若
皇上復以爲過計付之罔聞則願首先罷臣俾免
譽戾不然臣亦無可柰何惟有鬱結愁思無

聊以死以七尺之軀還之
君父償此一官而已豈復有他策哉臣不勝激切
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忠君憂國謀猷遠慮至意各省
災傷黎庶困苦流離宜恤昨已有旨留銀賑濟
俾民得沾實惠卿開陳諸事朕已知道了其補
鄉貳大僚各處督撫檢查點月軍士守戍饑餓
請餉着裵卿設處元輔次輔久卧在家調理其
疾已瘳且
聖母萬壽節在邇着鴻臚寺宮宣諭述出贊襄夾

輔共濟時艱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七日

請發兩廣總督揭

今日蒙

發下兩廣總督戴燿一本大約以被論乞罷臣前

日已於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論劾本官

疏中票擬罷職爲民未蒙

發下惟本官在地方日久兩次拾遺屢經論劾近

又以欽州失事攻之者多至謂當與陳用賓

同罪留之地方委屬不便若仍前容恐不行

處分竊恐兩粵之事日壞一日而本官之見攻亦

日甚一日臣等莫知其所終矣今本官自行

乞罷相應

俯從如

聖意以前擬爲民過重則臣等謹再擬一票令其

冠帶閒住仍錄前票同上恭候

聖裁至河南巡撫沈季文自到任以來並未開門

視事百凡事體廢弛已極中州重地豈宜撫

臣高臥如此近本官有疏告病臣等已票擬

回籍統望

聖明留神檢發此實爲兩地生靈之至計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請發同官辭疏揭

臣在閣辦事蒙
皇上連日發下章奏頗多仰見
聖明留心庶政與理有機不勝欣幸惟是同官臣
錫爵辭疏久已票擬未蒙
批發在錫爵雖控辭甚堅然
皇上起之田野之間
恩眷甚隆今日有疏豈可寢而不報使莫測
聖意之所存哉至于臣賡臣廷機近日辭疏亦有
未發二臣忠赤

皇上自能鑒知無待臣言惟臣獨出獨入既綿力
之難支多懼多因又寸心之難訴統望
聖明俯賜檢發微獨三臣獲被
溫綸即臣亦與有光寵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封還同官求去疏揭

蒙
發下同官臣賡一本令臣票擬前日有揭懇
皇上發同官三臣之疏今賡疏發票臣不勝大幸
即擬慰留
溫旨上請而臣賡偵知疏發即遣家人到閣泣
請爲之擬放久力言其病勢沈篤人言日多
不得不去之情其所以責臣者甚迫甚切臣
雖再三陳說而其意不回臣亦無可柰何葢
從來閣臣求去之苦未有如是之甚而從來
閣臣之所爲同官留行者亦未有如是之難

在臣賡則非但平日忠
君愛國之夙心不能自明即今日投簪解組之真
心亦不能見亮在臣則非但殷勤挽留之私
衷賡不見從即奉
命票擬之
綸音賡且見怨此賡與臣之所以兩遭其窮也今
賡既迫臣如是臣萬不得已將原疏封進伏
望
皇上斷自

聖衷特下

明旨則臣賡既自無辭而臣亦可以免于同官之

交謫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綸扉奏草卷之四

災傷賑恤揭

昨蒙
發下戶部題覆應天府巡撫周孔教災傷本令臣
等改票臣等昨已細閱此本其各項欵段俱
已斟酌停當相應依擬惟念
皇上頃於浙江災傷已發戶部拖欠買辦銀及兩
淮存積鹽銀賑恤今蘇松各府災傷不下於
浙西而地方之廣潤人民之衆多不啻倍之
則賑恤銀兩斷不容已但戶部買辦之銀原
無所處有名無實而外間又無別項銀兩可
以動支則惟有請
發內帑之一節耳此出於
皇上浩蕩之特恩而臣等又不敢遽擬今蒙
發下改票臣等再三籌度其計不得不出于此又
巡撫官原疏中欲將
上供袍段暫停一年或將三大運分作六小運其
所寛于小民者亦多臣等今再擬一票不知
妥否統候
聖明裁定又昨戶部覆湖廣巡按史弼本亦係災

傷臣等亦已票擬依議今事同一體併望
聖裁葢
皇上一舉念一啓口數百萬生靈便有更生之望
其歡呼頌祝
福祚綿延亦皆歸于
皇上臣等實所深願而無所庸其力耳臣等不勝
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宣諭同官回奏

該文書官冉登捧到

聖諭朕見近來中外妄言煩興尊卑淩夷朝綱紊亂體統混淆是以將諸臣之疏留中方今國家多事邊方擾攘大臣疑畏杜門註籍小臣囂然逞臆橫肆是何國體正賴二輔臣協心共理豈可因小臣誣害譖言故爲身謀意欲高蹈且爲臣子大義豈如是乎何乃舍朕而歸雖屢疏辭義難聽允卿可傳示朕意宣諭二輔速出入閣視事爲朕分猷贊化以副眷懷欽承之意欽此

臣卿恭奉

綸音宣傳

聖意計二臣自當奔趨入直仰副眷懷惟臣竊念自近來議論之煩多致二臣相率以求去物情震蕩政本單虛臣輩實素輕力何堪乎鎮壓謨謀無補心徒切于寅恭幸我

皇上日月之明既足以燭煩囂之說天地之量又足以容狂妄之流念國事之多艱勉輔臣以

大義

溫綸一渙衆志維新微獨二臣感激

恩私當竭忠于匡贊即臣濫陪密勿亦荷德于

生成矣所有

聖諭尊藏內閣謹具回

奏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催請各項揭

臣等竊惟天下有必不可緩之事幾則必有不可停之章疏我皇上留神治理卽緩者終亦未嘗不行而停者終亦未嘗不發但事幾所關有遲一日則妨一日者臣等不敢縷陳謹取目前最急條列數欵恭候聖裁

一戶部覆應天巡撫官勘災本已經兩次擬票未蒙

發下此乃臣等愚陋莫窺聖意寧敢瀆請但本內有改折漕糧一欵極其緊要目下正是兌糧之時若不亟頒明旨則各衛軍必至地方責民交兌而各地方民必謂已請改折不肯輸納軍民相持勢且生變昨總漕官亦言及此情甚迫切伏望皇上留神檢發若臣等所擬未當是在聖明一裁定耳

一朝鮮冊封陪臣候命日久每日在長安門跪訴中國舉動實外夷觀望以爲重輕且生向背今旣許其封而又遲留顧惜若印刓不與之爲得無爲外夷所窺見乎且陪臣在此每日費光祿寺供給亦自不少寒冬之時羈旅困苦尤當軫恤者也伏望聖明將前疏亟發其差官一節或如禮部所請或查前例舉行統在聖裁

一大僚近日寥寥已甚其最急者如左都御史吏部右侍郎兵部左右侍郎乃銓衡風

紀與兵戎重寄豈可久缺不補而各處所推巡撫官皆蒙皇上點用獨福建巡撫缺且三年屢推不下新者無人舊者移居境上濱海要區誰人彈壓望皇上將此數官亟賜簡用而徐及其餘則中外布列而朝綱吏治日以振肅矣

一各邊糧餉已極空虛而宣大撫賞市本亦復告竭卽今夷情騷動之時隄防制馭豈

邊臣束手所能支吾乞將各總督巡撫請
餉本
亟賜檢發令戶部議處尤今日第一急務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災傷揭
今歲各處災傷極爲重大賴我
皇上念切如傷屢發
溫綸多方賑恤如天之仁海內含生孰不頌戴今
日又蒙
發蘇松四府災傷本准留稅銀五萬賑濟其餘皆
依部議
聖恩廣大隨處克周臣等不勝欣服惟日前戶部
題覆應天等六府災傷本已經票擬未蒙
發下此六府與蘇松四府共一巡撫官而以報災

先後分爲兩疏今蘇松已發則應天必不可
遲且蘇松有賑則應天又必不可無伏望
皇上併檢此疏亟賜發下仍照蘇松例給與稅銀
一體賑濟庶
皇恩無彼此之偏而窮民盡有更生之幸矣又浙
江三府
皇上先發買辦銀五萬又發鹽課銀五萬又發儀
真稅銀五萬共有十五萬之數較之直隸已
爲獨厚是或可通融斟酌于其間乎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處錢糧揭

臣惟目前最急一事無如錢糧各邊督撫連章苦告又貽書臣等具述艱難危急之狀有不敢盡形于奏牘者前六月間蒙
皇上借發工部太僕寺數十萬金方支持數月今又盡矣聞太僕所貯近亦垂罄而臣在閣中連日接得揭帖工部又以撫夷二三萬金疏請兵部給發光祿寺又以進宮御馬監粟米等項數萬金疏請戶部給發然則今日諸司庶府無一之不空虛無一之不告苦訴窮欲

此責望而終無所出也在京衙門已自如此又何以應外間督撫之求令軍士之不枵腹乎萬不得已請及
內帑而
皇上又屢以匱乏支用不敷為言臣子卑微豈能強之
君父況內外一體亦何苦而欲括內帑之積以供外用實以今日事勢窮促無聊譬如大旱之歲泉源盡涸無處桔槔惟有祈天降雨而已
皇上縱未即慨然亦當責令廷臣悉心計議共求長策豈可坐觀其困漫然不為之所夫臣子言事欲動
天聽或不無張皇至于帑藏之空竭邊軍之饑而思亂事理甚明無所增飾昨薊遼總督王象乾又報軍士攫食運營放砲人情洶洶朝不保暮即京師中亦無不危懼臣觀此景象安能默然伏望
皇上哀憐中外之苦俯從計臣所請不難割損以解倒懸併將言官條陳有關關計者盡賜檢發令該部酌量覆請仍廣集廷議圖所為經久

之計可行之無弊者不至年年歲歲日日時時窮窘如此煩瀆如此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為同官訴病揭

同官臣賡卧病日久臣尚冀其痊可協力贊襄近于十八日復感寒疾至二十日益加沉重其夜遂不能言語家人驚忙以三更時呼臣往看臣到則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臣令醫人灌藥解救至今未盡甦醒度此病勢倘得生還即為萬幸必難黽勉再出為國家任事矣臣泰為同官不勝悽愴伏望
皇上先允回籍以安其心俟其調理稍痊然後就道

天高地厚之恩臣亦均戴之矣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處置商人揭

今日蒙
發工部覆議商人困累一本令臣票擬臣不勝欣幸竊惟自古
帝王建國皆以京師為根本之地故必京師充實民人得所方成萬年不拔之基近年以來京民為派商窮困十無一免哀鳴泣訴至不忍聞今蒙
皇上憫念垂仁特下部疏
溫綸一頒則百萬生靈皆有更生之望其歡呼鼓

舞祝
聖壽于萬年願
皇圖之鞏固者將聲徹于郊圻之內而歡騰于瀛海之遠矣此真
大聖至仁善政第一事也臣歡忭之極謹即擬票
上
請惟此事須內外衙門共加體恤方足以副
聖心故臣所以擬責該部者亦甚切耳伏望
聖明裁定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條陳時政揭

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虜闖郊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即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今薊鎮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畿甸萬一邊臣不戒如嘉

靖時將令何人任莞鑰之司效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賞夷無措求借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恐相尤臣每票擬此等章疏則茫然莫知為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柰何又復瀝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為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亡流竄每聞號訴盡爲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為鋪墊半為奸胥干
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填此谿壑其亦倒置之甚矣倘有風塵之警及于
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即有民亦不肯為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洶洶無可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舊歲于慎行之沒臣竊以為羡今賡已垂危而臣廷機亦真病矣臣之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足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病故輔臣揭

奏為病故輔臣事據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賡家人朱棟報稱本官于本月二十九日酉時病故看得臣賡學行兼隆才猷素裕早侍
講帷啓沃之功居多後參
政幾贊襄之力不少迨于當國尤極苦心秖緣時事之艱危忠猷未售復荷
聖慈之眷念去志莫伸遂進退之兩難致公私之俱困加之寒疾奄至殞軀二子幼孤諸孫在

遠惸惸旅邸深可惻傷所有應得䘏典伏乞
勑下禮部查例上請以彰
朝廷優禮首輔之意又其家人出遺疏一通乃其病時所豫草者忠愛之悃亦可概見謹代為
奏聞緣係病故輔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一疏

奏為首臣淪逝閣務繁難懇乞
聖明俯從遺疏賡賜登延以重政本事臣以匪才濫叨
簡命受事雖僅年餘而自同官二臣請告以來獨身入直居其大半維時閣事之大臣愚闇所不能辨者猶得諮請首臣彼此商確今首臣没矣臣廷機一味乞歸不問
朝政而臣錫爵又堅卧里中其來無期臣之一身如摧翼之鳥飛而不前獨輪之車行惟恐覆

固已不勝其狼狽矣兼之中外多事
宮府久睽倉庫盡虛封疆屢警昔人所謂三空四盡之病畢見于今日縱使夾輔有人匡維協力猶懼不濟而柰何以臣庸愚揭當其任哉故臣賡臨没惓惓以再補閣臣為請老臣憂
國之苦心臣深望
皇上之俯念也且臣之私衷又不但是輔弼之臣從本稱位高任重位高者如臨千仞之淵其足易墜苟非使之有退步之地則必至于顛危任重者如扛萬斤之鼎其力易疲苟非使

之有息肩之期則終虞其竭蹷
皇上試思自御極以來閣臣之承
恩遇而善始終者能幾何人小者敗名大者喪身
雖人品行業之不齊亦以登進難而在事者
退步息肩之不易耳今一年之間連喪二輔
龍蛇方厄帷幄無光若不及今旁求名哲共
筦樞機而復使碌碌如臣者羈縻充數不敢
乞身進退既窮顛危立至臣一身不足惜其
如壞天下國家之事何也臣既讀賡遺疏深
為有感而又與臣廷機計之皆以為宜顧廷

機方在求去未敢有言臣輒冒進其愚伏望
聖明深惟天下大計重念臣賡遺言
勅下九卿從公推舉
亟賜簡用其舊臣之忠貞夙負身繫安危者
特賜召用而又
渙發溫綸促錫爵之來諭廷機之出使仍足舊歲
五人之數或加濫焉則衆正畢登而太平之
業端有望矣臣不勝激切顒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二疏

奏為政本單虛愚臣窘迫再懇
聖明俯察微衷
亟行推補事臣頃者因臣賡之歿具疏請添閣臣
候
命數日未蒙
允發臣欲補續申請而前疏中所云時事之艱難
臣愚之困苦位高任重之可憂求賢夾輔之
宜急于公私之情已自詳盡語語由衷毫無
粉飾亦不能更有說矣總而言之今天下事

百孔千瘡斷非臣一人所能補塞今天下人
情鼎沸絲紛斷非臣一人所能厭服臣之在
此如孤舟涉險惟憂同濟之無人如窮卒守
邊惟恐更番之不蚤備
皇上不加憐念復有遲疑則臣孱病之軀不堪愁
悶將復為臣賡之續即幸而未死猶玷綸扉
亦與臣廷機淪胥以溺而已其于國事不愈
壞哉臣情甚危臣詞甚苦伏望
聖明俯從臣請此非臣之幸乃天下國家之大幸
也至于枚卜之事則下由廷推上由

聖斷國典在前公議在後臣誓不敢萌一私出一
語以沽恩市德得罪于
君父貽譏于衆口取殛于
宗社之神靈矣尤望
聖明俯垂鑒亮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代同官求去揭

臣廷機杜門已八閱月求去已數十章頃因
臣賡之没心又感傷去念愈切臣寓宅相隣
朝夕相見每勸其勉出以副
眷懷而廷機苦言欲去之情不容不去之勢托臣
以轉聞
天聽者其詞極哀極懇甚至于詬臣責臣謂臣無
休戚相關之誼也臣欲為之言則失
皇上所以慰留廷機之心且閣中無人難徇其請
欲終不為之言則見其情勢如此不忍默默

再三籌度竊以為今天下事機極壅議論極
多閣臣極為難處非但廷機當去即臣亦當
去非但廷機不能自安即臣苟延旦夕亦終
不能自安此臣連日惓惓以推補閣臣為請
者實萬不得已萬不容緩之事體也夫惟
皇上難閣臣之去則閣臣之勢愈窮閣臣之勢愈
窮則其心愈危懼而無措誠使閣臣欲去得
去以其身處于進退從容之地無觸藩維谷
之憂庶幾心志稍舒而體貌亦重其關係于
政幾殆不小矣臣之行能遠不逮廷機豈不

顧廷機之留而事勢已極無可奈何惟願
皇上鑒臣私衷容與廷機同去不致羈留困苦以
誤天下事是臣之所以爲廷機計而亦自爲
計耳廷機疏臣已擬留而附臣愚衷如此以
備
聖明裁擇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請補宮僚揭

照得
東宮輟講已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侍
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等屢次題請未蒙
允補此尤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制參之時宜
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傅新德左諭德
兼翰林院侍講顧天埈左春坊左諭德兼翰
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
事朱之蕃俱充講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
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事范可
悛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陞
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顧天埈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量
陞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蕃回坊兼
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悛向經侍書日久量陞
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無司經局正

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邊務揭

臣在閣辦事接得薊遼總督王象乾順天巡
撫劉四科各塘報謂虜酋合兵七萬將以此
月二十邊進搶又聲言有兵百萬以明歲正
月進搶其虛實雖未可知然日前曾傳有進
搶消息未幾果然則今日之報甚可慮也目
前邊餉匱乏士卒饑疲驅之臨敵誰肯用命
兼以本兵未推侍郎久缺只戎政尚書李化
龍署事戎務劻勷何人協贊至于部院大僚
節經吏部催請未蒙

允補緩急需人更難措手非獨此也自來戎狄生
心每窺中國虛實今夷使二三千人紛集闕
下見我九列無官諸曹畫閉又中外庫藏盡
皆空虛甚至工部之犒賞光祿寺之供給皆
彼此告窮東挪西借窮蹙如此寧不為其所
輕而敢于肆侮哉臣恐邊塞之憂方殷而未
艾也戶部尚書趙世卿杜門日久臣每勸其
計處輒苦稱無策人臣利害不過一身一家
彼無可柰何則委而聽之我
皇上為天下國家計

宗廟社稷計豈容晏然不加之意乎臣一介書生
負此重任
九重天遠下詖難達見此邊報甚切憂惶莫知所
措故不辭昌瀆彼瀝私衷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勿至危急之秋方責臣之不言臣
愚幸甚天下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催請各項揭
臣惟歲序將新萬邦胥慶我
皇上悠久雍熙之盛福固自此日臻
光明俊偉之治功亦自此日起所有緊要政事中
外喁喁望于歲秉舉行者臣不敢縷瀆敬開
列上請伏候
聖裁
一政本单虛臣愚一人將至誤事頃已兩疏
懇請未蒙
批發此雖

聖明慎重至意然事勢已窮萬不容緩所當
亟命會推以俟簡用者也
一卿寺翰林科道諸臣曾經人言及自行請
告者皆連章累牘情詞迫切而一槩留中
未蒙
裁斷非但諸臣進退路窮其于
國體亦甚不便矣臣以為被言者既當別其是
非而引告者亦當裁其去就肅朝綱尊
主權皆在于是乞將吏部題覆諸疏卽行
檢發其未經題覆者併發該部令其從公分別應

去應留以聽
聖斷亦今日一大急務也
一兩京大僚之人巳極內則左都御史兵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外則陝西三邊及兩廣總督福建巡撫更爲緊急臣等催請頻煩自知罪瀆但度之事勢有不容不言者耳尤望
聖明亟行點用
一東宮輟講將及四年併侍班講官亦日久不補

人情洶洶皆歸咎臣等頃者具揭推補各官非爲勸講計亦以舊章如此不宜久曠且以少慰天下之望耳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雲南事情揭

奏爲同官被言情甘同罪事臣廷機因雲南巡撫陳用賓失事言者以其同鄉疑其受賄庇護廷機具疏自明謂臣與之同擬
言矣臣惟此事初起以滇南隔遠情形未詳而科臣臺臣之參劾部臣之題覆皆責用賓以戴罪殺賊事平之日議其功罪絕未有以逮治爲言者臣之愚陋實未能獨出一見助廷機之不及也夫寧獨臣卽臣賡之見亦如是耳其後議論寖多臣等有聞遂擬用賓之革任

又其後該科參覆情罪愈章遂擬用賓之解問蓋前後票擬之故只是如此中間思慮之未周擬議之欠當臣等之罪委無所辭若以爲受賄庇護則廷機生平自負何如豈遂至此亦可以無辨矣夫與人同事而不與人同謗心之所甚不安也况臣自五月以來隻身入直商確無人諸所擬票舛錯尤多固有過泥乎舊章而未參之物議偶伸其獨見而無當于憐才臣之罪過臣獨當之寧有爲臣分者伏望

聖明將臣罷免以爲輔臣不任職之戒亟
勅會推以需簡用其關係治理甚不小矣臣以入
直無人猶赧顏供事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詞臣序遷疏

奏爲詞臣久滯勢宜疏通謹遵舊例量擬序遷
事照得翰林各官供論思代言之職自前代
以來最稱隆重國家崇儒右文尤爲加意其
歷官遷轉皆與他曹不同往往有十五六年
至內閣者卽臣廷機亦十六年爲侍郎臣向
高十七年爲侍郎雖蒙
恩拔擢而人亦不以爲驟今丙戌科巳二十三年
尚有未爲侍郎者巳丑科二十年未有一人
至三品者壬辰科十七年未有一人至四品
者亦可謂壅滯之極矣推原其故蓋以社時
翰林官資俸久者他部卿佐皆可序遷近來
只吏禮二部其途巳狹而今二部尚書侍郎
又缺其三詹事府缺掌印南京禮部尚書侍
郎俱缺屢經吏部催請未蒙
允補故昔翰林之官至二品三品甚易而今望四
品五品亦大艱難前路愈窮後薪愈積尚不
如他曹之官途徑稍多猶可冀望也雖諸臣
各安分義恬靜無營而厄塞旣久志氣漸消
地望旣輕煩言易起譬如鄧林之材不加灌

溉任其推枯其何以克明堂梁棟之用哉頃
蒙
皇上有愛惜人材之旨人皆歡躍仰見
聖心於翰林諸臣甚不薄也臣等查詞林典故有
年深序遷之例即前歲臣等題請亦蒙
俞允今謹遵舊例除養病未到及見在陳乞與資
俸雖深尚可少緩者俱不敢槩開外止將見
任官年勞最久王圖等量加陞擢開列職名
于後其部堂大僚例由廷推者亦望
檢發以使疏通惟是

恩典出自
聖裁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勅旨
擬詹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協理府事一員王圖
擬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二員吳道南
劉曰寧
擬右庶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一
員翁正春
擬左諭德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一員顧
天埈
擬右諭德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二員李
騰芳　史繼偕
擬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回坊兼翰林院侍
讀一員朱之蕃
擬右中允陞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一員湯賓
尹
擬右贊善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一
員蔣孟育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誤傳虜警揭

今日臣入直忽聞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争入避虜臣隨遣人問之兵部乃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致此擾動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皇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

變盡皆離心誰爲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真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倥傯一人之身何以荅應況化龍今尚病卧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纔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户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卽使盡發所濟能幾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

其計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

請邊餉揭

今日蒙
發下署兵部尚書李化龍一本令臣票擬該文書
官口傳
聖諭內庫缺乏難以給發臣連日與戶兵二部臣
計議此事皆云大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
皆以災傷難追且難應目前自
發帑之外更無別策而今日薊鎮督臣王象乾又
以書遺臣極言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
能禦虜而且生變中外人情惶惶岌岌朝不

謀夕皆歸罪于臣謂坐難事變誤國負恩臣
展轉思惟無以自解若
聖意必難發帑則必有別項措處足救此急而後
可不然虜窺于外軍變于內
宗社之憂非臣所敢任也今臣且據此疏所請申
飭京營添設哨探事擬上其
發帑一節更望
聖明再三籌度今日事勢是否危急該部庫藏是
否空虛別有何項錢糧可以動用或暫借帑
金令其日後補還
諭臣再擬庶可以塞該部之請而紓目前之禍患
矣臣萬不得已乃為此言非敢違
君父之命也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東宮出講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已踰四年臣等每遇春秋無不急請

疏揭頻煩其辭已窮竭而無所復措矣天下

之人但知

皇上之愛

皇太子遠過于古之帝王而不知其所以難于

講學者出于何故即臣等備員密勿亦茫然

莫測

聖意之所存也以為勞乎則平明而出移晷而入

不為勞也以為

睿德之已成乎則怠惰荒寧古人所戒不可以

既成而遂輟也臣等亦知我

皇上宮中之教導時勤

皇太子之服習不怠然豈能如開銅龍親講席

其工夫有常而精神尤為奮勵哉且人當盛

年兀坐一室則血氣脉理無所動盪既非所

以養身而耳目心志有所遷移又將至于導

欲此皆臣等之所深慮而

皇上亦必念及者也今歳春氣和暖勝于往年正

宜講學臣等查得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皆吉伏望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條陳時政揭

臣待罪綸扉日夕兢惕惟誤國負
恩是懼竊觀臘月以來章疏差遍外僚多補仰見
聖明留神治理太平可望中外臣民不勝欣幸惟
是政本重地臣庸愚之資加以孤立鞭策不
堪顛覆可俟頃者屢疏懇請未蒙
允發顒望之私以日為歲今邊事方殷物情震動
本月初九日城外人民訛言相驚九門晝閉
臣即揭請
點用兵部侍郎及為戶部訴錢糧之匱乏而候
旨數日尚自杳然臣連日接諸臣疏揭多為此事
其亮臣者或以臣使倆雖窮而處心亦苦其
不亮臣者若以近來凡事壅塞皆臣等漫然
無所匡救臣每讀之且愧且憂徬徨咨嗟茫
然莫知其計之所出也姑無論其他即錢糧
一事臣等披瀝祈求不知凡幾而竊觀時勢
非但內者不出且使外者復入承運庫督拖
欠矣御用監請
瑞王之婚禮矣以罄空之戶部將何支吾薊鎮
督撫諸臣疏請軍糧至危至急每當票擬臣

閣筆沉思終無他策不得已下之計臣非不
知計臣之無策猶之臣也職掌所關無可柰
何及至計臣告窮又令設處設處不得又復
告窮展轉循環終無休已計臣之手足無措
而臣之唇舌亦枯矣往者閣臣得關其忠全
在票擬票擬不行尚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
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
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
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
之閣臣然則閣臣之罪真罄南山之竹猶不
勝書也而欲使臣以一人當之寧不立見其
斃乎此臣之所以惓惓懇懇請補閣臣者非
憚勞也蓋真度其力之必不堪而勢之必不
可已耳伏望
皇上憐臣困苦俯賜允行併俞內外諸臣之請暫
借帑金限以歲月令其補還庶人情稍安而
臣亦可少逭罪戾于萬一矣抑臣又有請焉
今九卿諸臣缺者未補補者未到其見在者
或真病或引疾列署俱空不成景象而自卿
寺以下諸臣因人言求去者一槩留中未蒙

宸斷以若有若無之官居不進不退之地既公私之兩妨以無可無否之意待一彼一此之人又是非之俱混廢官常傷政體其流之患將不可言臣下已矣如國家之事何此亦今日所當亟處者更望

皇上將內外大僚盡補已補未到如尚書孫丕楊等令吏部移文催其速來毋得推辭延緩而兵部尚書侍郎又安危所關當亟賜點用其求去諸臣大者取自

聖裁小者悉下該部虛心評論勿有偏主應去者

去應留者留毋令一槩杜門以誤國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言已頻數自知煩瀆然于衆懷鬱塞猶未能盡不勝迫切籲號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

東宮出講揭

臣等于本月十二日揭請

東宮出講候

命 俞未蒙

聯 在廷諸臣連章累牘莫不以此事爲今日第一義夫豈臣子之心好爲聒瀆以取厭于

君父哉蓋真念

宗社大計關係至重不容默默已也今正月將盡過此又是仲春春而不講又將至秋日月如流蹉跎已甚回思前此四年之間猶旦暮耳

寸陰可惜就將講何臣等備員輔弼安得不任其責耶謹擇得本月二十七日二月初三日皆吉伏乞

聖明欽定一日以便遵行其侍班講讀侍書等官亦皆久缺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傅新德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顧天埈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
之蕃俱堪充講讀官制勑房辦事戶部山東
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寺范可㑽
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者相應量陞吳
道南量陞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埈量陞左庶子李騰芳
史繼偕量陞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
蕃回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㑽向經侍書
日久量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
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併乞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請發兵部尚書辭本揭

題兵部尚書欽蒙
皇上點用李化龍極爲得人但化龍辭本未蒙
發下本官既已具辭不敢到任供職昨邊報緊急
虜賊十餘萬將分道入搶調度防禦全在本
兵若因此躭延誤事不小臣等萬不得已懇
乞
皇上檢發化龍疏即令供職臣等非爲化龍乃爲
國家安危計也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請發緊要各事揭

奏為閣揭留中愚誠莫效仰祈
聖明留神檢發事臣自臘月以來連具奏揭如請
東宮講學請會推閣臣請發邊餉請補大僚請處分求去諸臣皆目前至急事務臣萬不得已而後塵瀆維智識短淺無以仰副
聖心陳說滋多未免上煩
聖聽臣自知罪然其一念悃款之愚衷惟恐有負知過有誤國家則

皇上亦必憐而鑒之矣中間推補閣臣一事尤為臣切身利害益緣臣一人獨任閣事已有十餘月政幾煩重未易承當又無一商量籌度之人思之不得則仰屋竊嘆而已古人言智者千慮尚有一失况以臣之至愚而責其無失萬無是理惟是中外安寧雍容伴食猶可苟免今何時也逆虜猖狂蜂屯蟻聚既謀伺隙于薊又欲倚怨千遼明搶暗窺時時欲逞東馳西突處處難防臣每日接薊遼督撫巡按諸臣揭報深用寒心在
皇上必以臣所言出於過計且借此以聳動
至尊為索餉補官張本不知今日事勢實是如此臣備員輔弼常思委曲以紓
宵旰之懷若復張設虛辭貽憂
君父其罪可勝誅哉此臣之萬萬不敢者也今中外所恃惟
皇上聖明與萬年無疆之福可以無慮然而安危倚伏從古已然一旦戎馬闖於郊關帷幄之地誰能佐
皇上之運籌者於此時而治臣罪則已晚矣自昔

君臣相與國有大計必面相經畫今
穆清高拱臣等下情既無由自通即疏揭一路又復阻塞如此萬一有危急之事叩閽不聞請
旨無路其為狼狽尚忍言哉此又臣之所深慮也目前緊要之策只是倚政用人臣不得不忌其塵瀆再三陳奏除
東宮講讀另揭題請外其餘當行要務謹開列數款恭候
聖裁益逐項具揭愈恐煩聒亦臣之甚不得已耳
一從來閣臣皆有四五員多至六七員今名

雖三人而在直者只臣一人何以支吾臣
前屢疏催請會推伏望
檢發
一大僚中如左都御史兵部左右侍郎及南
京兵部尚書吏爲緊要至吏部左侍郎楊
時喬病甚沉篤司官不得已代爲具奏雖
尚書孫丕揚不日當至而時喬情不能待
其欲
點用右侍郎委屬迫切伏望
檢發

一單偏匱乏發帑之請未蒙
賜俞今雖暫措太僕寺馬價以應目前而爲數不
多又終非經久之計臣前屢請責令該部
會同九卿科道講求長策何項可以節省
何項可以清查何項可以經理必使一歲
之入足供其出而不至如今日之窮蹙無
措此固萬分難已之急務也伏乞
允行
一科道官章疏煩多以致
聖明槩行留中但間有條陳議論關係時政者亦
多可采若盡皆沉閣則非但忠言不售而
有浮漫無當者亦無從別白毋惑乎其言
之愈多矣誠宜下之該部斟酌覆請毋泛
毋狥悉取
上裁如吹竽者一一而聽之則自無濫吹豈非省
議論便國家之至要乎伏乞
允行
一求去諸臣連章累牘備稱困苦若其人可
留則當明留之可去則當速去之今不去
不留使之進退無據不知

聖心以此爲優之乎爲困之乎今工科都給事中
孫善繼已上章徑去如付之不問則大傷
政體必欲苛求其情又有可亮再有此等
何以處置誠宜盡下其章或取
聖裁或從部議使去留進退悉由朝廷庶
主權可尊而群紛亦息矣伏乞
允行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綸扉奏草卷之四終

綸扉奏草卷之五

東宮出講揭

臣等今歲屢請
東宮講學古已再擇翹首企望而未蒙
允行臣等請而不已則
皇上以爲讀止而不請則自古以來無有
元良主器竟不講學之理且無論進德脩業功
難久曠即深宮之宴居至於數歲是教偷也
金聲玉裕之容節弛于積年是習慢也以我
皇上聖學已成緝熙罔間而四海臣民猶若以邇
來之靜攝不無損于初年之勵精況於
皇太子春秋方富正當進學之時者哉此臣等
之萬萬不得已而冒昧進言自甘冒瀆之罪
者也倘
皇上以慈愛之故恐其過勞或
命二三日內間停一日以便休息其出講皆以平
明不必太蚤則起居有時精神自裕而于
聖慈亦可慰矣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九日二十二
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其侍班講讀等官容臣具揭

另請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是非賞罰揭

臣惟天下之相維有二事下有是非上有賞罰是非不明則議論多而爭端日起賞罰不决則功罪混而大柄漸移此皆關主權之得失繫天下之安危非細故也頃來諸臣以意見不同互相矛盾一人而甲以爲賢乙以爲佞一事而甲欲如此乙欲如彼甲乙旣爭而是甲非乙是乙非甲者又助之爭參商之跡已著水火之勢漸成所賴

皇上神明旁燭蚤賜剸裁以服其心而疏槩留中

無所可否薰蕕黑白旣不爲之分明進退去留又輙聽其自便舉百司庶職泄泄如不繫之舟之綱之紀之謂何而使朝端一至此也雖臣下雷同非國家利然而風波不止流禍安窮亦大非盛世之景象矣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逮解至京亦已多日謂宜下之法司定擬其罪而候

命旬餘未蒙

宸斷夫讞獄輕重自有主者臣不敢知然豈何地方失事從萬里外逮鎮撫二臣四海九州覩望此舉而可復猶豫遷延持不斷之意耶以爲無罪則前之逮解何心以爲有罪則今之遲疑何故如雷如霆之謂何毋乃令人窺

朝廷之短長乎且陳典等旣已送問而用賓等猶自稽留悠悠道路口語日滋又大非

清朝之法紀矣臣待罪綸扉職專票擬豈敢多言惟目擊朝綱國憲將就陵夷不容不言伏

望

聖明盡將諸臣彈劾辯論諸疏

勑下吏部都察院詳其是非曲直以聽

聖裁要于大公至正足服人心即有詿誤風聞不妨明說仍

逮下陳用賓等于所司議罪上請如此則是非明于下賞罰決于

上大權一而國是昭其所裨于治理良不淺矣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三揭附請大僚

頃以會推閣臣一事屢煩
天聽候命杳然臣犬馬之力苟可自效即至于捐
糜何所顧惜獨以天下國家事如此殷煩臣
質本庸愚加之困病閱歷尚淺事體多所未
諳精神既衰檢點時有不到種種差訛勢必
難免即
皇上能原之而天下人不能亮即天下人能亮之
而臣心不能安兼以時事紛紜隱憂萬種其
大者則府藏盡空災祲相繼臣僚無師濟之

風封疆有馮陵之患綢繆修弭茫然無術臣
之私衷自危自懼日夜延頸企足望有人來
不啻顛者之望扶溺者之望拯也今在朝在
野賢才不乏或沉而未用或用而未究世道
繫其安危人情甚於饑渴
皇上何惜綸扉一席地不賜登延而獨使臣力盡
智窮卒誤天下事耶且
皇上所最疑者臣下之專擅而臣以獨身受事何
專如之
皇上所最厭者臣下之煩瀆而閣臣一日不補則

臣不容一日無言何瀆如之臣進而供事退
而焦思當食咨嗟興言涕泣
皇天后土實鑒臣心豈在
君父而不哀憐臣詞窮矣自知罪矣伏望
皇上原其情而
亟賜允焉抑臣猶有無已之請敢盡言之六部九
卿
皇上所與共治天下其職任之重不下閣臣今吏
部侍郎楊時喬業已病故戶部尚書趙世卿
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

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察院副都
御史詹沂皆稱病篤只二禮部侍郎楊道賓
尚在供職而春分禮祭
朝日壇忽眩暈仆地至今未甦然則今日大僚
非但少而且空矣其已經
點用未至者雖尚有三四人而皆以時事艱危徘
徊趦趄未即趨
命世卿等又宛轉哀號迫切如此諸臣之事
皇上如天禍福生死惟其所命
皇上之待諸臣如子疾痛疴癢豈不相關苟視同

朔越任呼天而不聞加之縶維如樹的以受
射進無效忠之地退無生還之期旅邸長幽
游魂悲泣寧不傷
聖慈之心而灰士大夫之氣乎昨孫善繼掛冠徑
去世卿輩皆有美心徒以大臣分義有所不
敢世道至此成何景象
皇上愛惜官爵不以予人而不知今日人情固真
有以無官爲樂去國爲幸者臣之嘵嘵喋喋
請補大僚請蚤决諸臣之去就者實非爲諸
臣地乃爲國家計耳用舍進退皆在

皇上孰敢不聽惟毋于不用不舍不進不退之間
別設一法以使列署空虛一至此極則天下
幸甚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吏禮掌印官揭
今日蒙
發下禮部司務潘能等一本爲印信事令臣票擬
臣惟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
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卽本部之
事尚不能理况于兼攝而吏部印務亦急務
須用人尤爲難處今兩部右侍郎俱久缺未
補臣謹將原推各官開列上
請伏乞
聖明欽定二員分補二部使臣得遵

命擬上庶供職有人而部事不至於廢弛矣謹將
原本封進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工部撤回京商揭

該文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工部一本爲京商坐派事與福王府第有相干否臣惟府第照

潞府規則已屢有

旨見在奉行無容別議今工部此奏蓋爲河南巡撫沈季文奏辯疏中言及監造主事房楠帶有京商在地方告討預支多增料價甚爲擾害故工部奏請行文該省禁止或將京商撤回蓋專爲此一事與府第不相干涉也臣以

爲府第營造費用甚繁而奸商復貪緣冒破據季文所奏多增料價至三四十萬爲害不小工部此奏所當

允行故臣票擬是字其事情如此伏乞

聖明裁定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吏禮掌印揭

臣前以吏禮二部缺官掌印恭請

點用待

命數日未蒙

允發此在

聖心必欲爲二部擇人特加詳慎惟是銓衡典禮事務煩多難以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之事即大選定期亦在明日已無及矣政體人情深屬不便伏望

聖明蚤賜裁定以便遵行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擅去各官揭

日前蒙

發下吏部条工科都給事中孫善繼擅去一本令

臣票擬臣隨卽擬上今巳半月未蒙

批發臣惟臣子以尊

君為大去就以候

命為恭今孫善繼倡首徑行劉道隆繼之較於顧

天埈等雖巳出都而尚在近郊者更為可罪

若皆無所

處分甚非政體且諸臣因言求去者尚多其中應

宸斷示以舍之銜明進退之義而一槩留中置之

不聞上之則煩瀆

去應留亦當仰釐

聖聽次之則曠廢官守下之則滋生議論極為不

便伏望

留神檢發以肅臣工如臣所擬未當亦望

聖慈矜其愚昧

親賜裁定或傳示

聖意令臣改擬以進此亦今日明法守尊

主權之要務也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四揭

臣屢次懇請推補閣臣未蒙

賜允九閽遠隔無處籲號近見吏禮二侍郎連日

淪謝甚為感傷人生朝露旦暮難知而臣又

素禀孱弱加之多病溺血痔瘍種種惡症每

一舉發便狼狽不支同官雖有二人然或堅

卧未來或決意求去如臣犬馬之軀復塡溝

壑將誰為

皇上供奔走之役者而今日宇內尤稱多故姑無

論其他卽遼東撫按二臣所言征稅之苦邊

備之虛軍民怨咨之聲夷虜桀驁之狀人人

讀之無不寒心無不掩涕邊事破壞一至此

極而

廟堂絕不講求所以綢繆備禦之方抱火厝薪

豈足為喻臣內自思惟無有分毫伎倆可以

匡濟時艱轉移否運徒拚以其身負他日誤

國之名非但可羞亦可為恨昔鄭綮拜平章

事而語人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不

踰時遂告去而司馬允作相遼人相戒曰中

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臣雖愚陋其

自知之明不下于蔡而今日朝野賢才濟濟
蒸蒸豈無司馬光其人者惟願
皇上亟賜簡用使　知中國有人亦自敬憚而
毋使臣欲爲鄭綮而不可得愚臣幸甚天下
幸甚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

票擬孫善繼等揭
案
發下吏部參孫善繼一本傳
諭令臣票擬臣於擅去諸臣已擬重處其餘被論
者或徑分別去留或仍下部議覆臣未敢專
擅謹擬兩票上請參候
聖裁臣智識愚昧中間或議擬未當亦望
聖明改定其大九卿諸臣進止去留臣於此本中
不敢擬及伏乞另行
宸斷謹具題以
聞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翰林院掌印揭

臣等以翰林院缺掌印信官推得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資俸最深堪以掌管具題半月未蒙
允發竊念翰林為文學侍從之官掌院為之統率必難久缺且每日有常行文移皆須用印而各處歲貢生已到曾奉
欽限于四月十五日廷試若無掌院官誰為料理今時日已迫難以再遲伏望
勑下吏部將王圖量陞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管前項印信以便供職臣等亦得免于催請煩瀆
聖明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同官辭疏揭

該臣廷機自入春以來七疏求歸未蒙
批發臣子之義只宜靜聽臣何敢以同官之故代為祈懇但念近日閣臣體面已輕困苦艱危無人相恤所恃者獨
君父耳若
君父之前籲訴而不聞頻煩而不應留既不可去又不能此真所謂窮人無所歸耳豈不殆哉今臣錫爵又來告矣伏望
皇上併行檢發以慰其心仍望

親賜裁答勿令臣擬蓋臣前此擬票已多其辭已窮今若擬放則恐非
皇上慰留之心若擬留則又大拂同官之意且強以難堪亦似不情再三籌惟萬分難處惟是閣臣之用舍去留斷自
宸衷其於事體實為妥便此臣之所以冒昧而進言也伏祈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五揭

臣惟今日
朝政之最急與人情之顒望者無如推補閣臣
一事前後疏請不知凡幾而尚未蒙
允發豈謂庸劣如臣尚可支吾了事耶不知臣之
伎倆窮矣劣狀著矣世道日壞而不能維議
論日紛而不能止是非日混而不能明釁孽
日多而不能弭一切時政廢墜甚于往年如
言官之所列者皆不能救蓋臣蚤夜捫心自
供自認罪實難辭而又展轉思惟力盡智窮

終無他策若不冒死哀祈
君父蚤簡忠良俾司政本則雖黽勉出入愈覺厚
顏而天下事愈陵夷潰決不可收拾矣昔小
雅正月之篇憂時念亂而終以將車爲喻言
必無棄其輔以益其輻又屢顧其僕然後可
以越險而不墮若既墮其載而後號伯以助
予則悔之無及今臣之號呼求助情詞已竭
而
皇上猶不爲置輔以益之聽其推輪傾輈而不顧
臣則已矣其所墮之載誰之載也卽臣言不

足恤而昨臣錫爵再疏懇請皆以此爲言且
深慨今日國事如無柁之舟莫爲主持蓋老
成苦心真切如此伏望
皇上省覽錫爵之言深惟詩人之義
蚤發俞音會推簡用毋使臣負妨賢誤國之罪臣
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推轉翰林各官揭

照得臣等近推
日講教習庶吉士等官果係急務未蒙
允發相應催請其淸理軍職貼黃缺官日久亦應
推補又去年十二月推轉翰林院各官資俸
最久者俱未蒙
發竊念內外官陞轉皆由吏部而翰林院獨係閣
臣題請今吏部推官尚陸續奉
旨而臣等所題十無一報以致翰林各官名爲文
學侍從淸華之選而其淹廻壅滯反甚于他

曹至于額定各差亦復不補職業曠廢人情
解弛甚非國家所以優禮儒臣培植人才之
至意也臣等不敢屢次煩瀆謹將原題
日講教習及今推淸理貼黃與資俸已深相應
量爲陞轉者數員開列上
請伏乞
勑下吏部查照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止造神器揭

今日蒙
發下工部一本爲神器急缺速行造補事該文書
官張文元口傳
聖諭舊例內裏造着分三運造令臣擬
旨臣敢不遵行但據疏所費錢糧至二十萬此時
該部萬分匱乏而太僕寺馬價亦自無多且
備緩急買馬之用委難借給况此項火器該
戎政官謂其體質重大不便運轉見存已屬
無用補造將以何爲故該部再三爭執不欲

以時詘擧贏臣反覆看詳不敢輕擬者也臣
見連日風霾異常應有警報極當爲綢繆防
禦之具但戎臣部臣之言皆是如此則此器
之爲無用昭然可見又何如留二十萬金以
爲緩急之備乎謹將原疏封上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議論混淆疏
奏爲議論混淆紀綱廢弛懇乞
聖明亟賜裁斷以肅人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下
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
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卽謂之治亂者非禍變
搶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卽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卽如
近日進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旣
樹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
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鬪又繼而操戈矣株

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跖朝夷好莠自口遂使
盡言無諱之朝反爲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
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
一時未必定而徐之日後則又自定者有爭
辯而明者有愈辯愈不明而置之不辯則又
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喩諸臣
胡不思乎然此爲諸臣言耳
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
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
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

開群枉之門今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
斷決不斷夬聚之使爭養之使鬪奏牘日多
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
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
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毋乃自傷
其朝而威幾損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爲害
多見于叔季之世庸弱之君今日
聖明在御
乾綱獨攬豈容有此緘宜

盡發諸臣之疏
勅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
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中有顚倒謬戾之甚者
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議論分明
而
朝宁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爲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
和氣正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徇交遊勿
以兒女爭言而瀆
君父盡臣嘗爲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

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真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甚晰自古至今未有能逃念及於此將客氣自消而争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為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肩事
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其愚伏望
聖明留神採擇

發賜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為同官乞歸揭

今日蒙
發下同官臣王錫爵李廷機二本令臣票擬臣惟錫爵老成端亮廷機清公任事皆臣所遠遜不如祇以勁直之故與世不合遂致攻之者多而錫爵又以子死身病其情甚苦貽書于臣懇為轉達廷機亦迫切求去杜門不出已滿一年入春以來疏已八上每見臣輒求票放至于涕泣臣惟
聖明在上而帷幄大臣進退狼狽一至於此以後

凡居此地孰不自危臣與廷機私相憐也私相慮也在廷機自處進不得關其忠退自可明其志在
皇上處廷機留之只是虛拘放之乃是實惠事理甚明所當體恤惟是從來輔臣求去同官以跡涉嫌疑莫肯代請臣雖至愚亦知顧避况今政本乏人豈願廷機之去獨以事窮勢極無可柰何而臣與廷機生平知契不必更存形迹故敢為一言如此至子錫爵乃
特簡元輔其惟放與否我

皇上宜有獨斷臣不敢定但恐有煩
宸慮謹各擬兩票以聽
聖裁惟廷機之情更爲窘迫尤有望于
聖慈之曲軫者臣真萬不得已而爲此言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

詹事府掌印揭
照得詹事府印信自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曾朝節病故至今已經六年無人掌管然中間尚有協理詹事少詹事等官可以代署今詹事王圖已陞掌翰林院印信該府遂無一官每有當行文書無人用印甚爲不便臣等推得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正域前以詿誤回籍今公論已明相應
推補伏乞
勑下吏部將本官起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管前項印信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三日

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惟今歲大比之期巡按一官責在監臨較之常年尤為緊要而南直隸提學御史舊者已陞新者未蒙

點用各府生儒無人考校懸望尤切今去試期只三月餘再或遲延必致誤事伏望

皇上將部院題差各疏

亟賜檢發令其速行庶于賓興大典猶可及矣事勢至迫而部院屢請未

發臣不得已乃敢冒瀆伏望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五日

催請要務揭

臣惟閣臣之設主于輔導代言原不以諫諍為職近因部政壅塞內外睽絕臣等不得已而有言遂致疏揭滋多煩瀆

聖聽至于今日亦一槩不報是臣等之罪也然而政幾所關義難終默非但天下以此責臣即臣反之于心亦不能自安每深思默念臣以千言萬語請之而不足者

皇上以片言決之而有餘臣以千言萬語請之而天下猶不信

皇上以片言決之天下莫不服然則

皇上亦何愛于片言而遲疑不決之若是耶夫天下事有必不可已者

皇上固未嘗終靳也但行之有遲速耳速則威權歸于上而議論自消遲則議論多于下而威權反失當斷不斷及其斷人已玩矣當行不行及其行事已去矣

乾綱因而解紐國柄為之倒持然則

皇上亦何利于遲疑而堅持不化之若是耶臣竊

觀

皇上天縱聖明于天下國家事雖在細微無不留
心即臣所票擬容有疎失一經
聖裁無不妥當獨于先後遲速之閒未盡合宜以
致紛紛至此心竊惜之臣今不敢泛有陳瀆
謹將目前切要事務萬不容緩者開列數款
仰祈
皇上審度事勢憐臣苦心
俯賜施行臣愚幸甚
一擬去諸臣如孫善繼輩已經吏部參糾臣
屢次票擬未蒙處分此
朝綱所係漸不可長伏望

檢發
一科場在邇應天提學御史有考校之責各
省巡按御史有監臨之責皆不可缺而應
天生儒一半未考福建巡按缺已二年路
途尤遠及今點用猶以爲遲再或遲延必
政誤事伏望
檢發
一政本乏人臣極病極困不能支吾屢請會
推萬非得已伏望
檢發
一求去諸臣如尚書趙世卿等皆杜門日久
進退狼狽或去或留大者斷自
聖衷小者下之部議其在公私實爲兩便伏望
檢發
一臣等題推
日講諸臣教習庶吉士官及翰林諸臣資俸已
深應量陞轉者此係臣等職掌不得不請
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十日

催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臣昨接得都察院揭帖催請
檢發南直提學御史至為懇切竊惟科場日期甚廹而南直生儒未經考校者尚多何以應試故南京科道諸臣連章奏請而吏部都察院亦題催數矣此真不可一刻緩者至于各省巡按有滿而應代有缺而未補而福建一差已三年無人目下科場事務誰為管理揆之事勢亦萬難再遲臣不得已冒昧代請極知語言煩瀆取厭

聖心然事情急切如此而臣復隱忍不言心何能安伏望
聖明亮臣愚衷
亟賜檢發臣不勝悚息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催請巡按揭

臣惟今歲大比之期各省巡按責在監臨極為緊要頃蒙
皇上發下南直隸提學御史人皆喜慰而都察院題差巡按尚未蒙
允發今各省路途遠者至七八千里使即日承
命奔走趨赴亦僅可及事若復遲延數時寧不貽誤省方重務賓興大典臣知
聖明之必留念也煩瀆之罪臣無所逃伏望
聖慈原宥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六疏
奏爲身病時危力竊情急懇乞
聖明留神治理以弭天災
蚤簡閣臣以隆政本事臣一介寒儒遭明盛之世
事
神聖之主厚澤鴻恩隆天重地卽捐糜此生何足
顧惜豈敢以困苦私情頻煩籲訴于
君父之前自取干冒之罪乎顧今日事勢萬分難
處委非臣愚所能勝其任者臣不得不涕泣
而申言之向時閣臣只以票擬爲職票擬之

不當則閣臣罪也自年來諸事留中籲
天無計遂謂閣臣身居密勿有股肱心膂之誼力
能得之
皇上凡各衙門章疏停寢不發者無不責之閣臣
閣臣于各衙門之事毫不與聞徒以軍國大
計所關不得不請甚至于題差掌印請告乞
歸諸尋常瑣事亦皆屢揭代陳在臣私心方
自愧煩數不足以感動
君父乃外間不知尚群然責臣之不言臣爲國家
任罪固所甘心惟是天下事日危日迫不容

坐視如頃者遼東巡按揭稱奴酋領兵侵迫
北關勢甚猖獗兵部官對臣每嘆無餉無兵
窮窘無策遼左之危固已甚于累卵矣而直
隸山東一帶又盡皆荒旱盜賊縱橫昨山東
巡撫揭報濟南靑州二處名產犉牛一隻兩
頭三鼻四目二口考之五行志云牛一身二
首爲天下將分之象今
國家全盛萬無他虞然當此水旱頻仍民心離
散之日而非常妖變著見如此臣恐內地之
憂亦不下於邊鄙也爲今日計卽使六曹諸

臣各舉其職如救焚拯溺猶恐不支而一事
之請難于拔山一疏之行曠然經歲其將何
以爲計哉往者天下無事朝政淸明閣臣常
有三四員或多至五六員而今日在直乃只
臣一人豈無事之時數人爲之而不足而多
事之日顧一人當之而有餘乎六曹九卿北
扃事
主各懷忠藎而事有壅隔乃責專在臣豈以諸臣
之賢相與補牘而不足而如臣之愚顧獨任
回

天而有餘乎臣嘗譬之今日事體如大旱之歲農
夫束手而群以祈天請雨之一事責之巫師
不知流金鑠石之秋終無興雲致霧之術此
臣之所以力窮智盡自傷孤苦之若是也臣
今腸胃日枯飲食日減每一下血輙至傾盆
昏憒迷忘生趣俱盡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以
憂
君父故敢及此一息之尚存昧死哀號望
皇上速下會推之命多簡忠良共叅政本使臣得
量力度時自審進退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

臣聞之朝中無不罷之官世上無不盡之年
臣罪過已深分當斥罷病患已篤身近死亡
惟此須臾間未斥未死故尚妨賢誤國若是
惟求
皇上視臣如已塡溝壑急擇人以代臣此不過先
後遲速之間而其利害得失相去遠矣臣言
及此一字一淚一字有欺萬世爲僇伏望
聖慈哀憐賜允臣不勝目昧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通政司吏工二科署印揭

臣連日見
發下本章無通政司封進者不知其故今日詢之
該司始知右叅議趙邦柱以左叅議呉默新
到具本將印信推與呉默署掌未蒙
檢發遂致一槩本章無人封進臣惟通政一官乃
喉舌之司不可一日壅滯若使本章停閣則
外間有緊要事情如軍機邊報之類皆不得
達豈不誤事至于吏工二科亦無人署印章
疏下部者久不發抄大選等官不得領憑日

在長安門外遮臣號愬夫國家精神血脉惟
章疏一路今自下而上者既積于通政司自
上而下者復積于吏工二科揆之政體實大
不便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以便遲行庶上下周流而
幾務不至于壅塞矣抑臣又有請焉通政司列在
九卿責任殊重而通政使與左右通政久缺
不補今趙邦柱署印業已年餘資俸甚深吏
部屢次推陞右通政未蒙
允發而呉默新到即令署印于先後資序亦甚不

安若吏科都給事中今歲考察乃其職掌勢
不容緩統望
聖明俯允吏部緩陞之請將此二疏
亟行檢發是亦慎納言重計典之大端也臣煩瀆
已甚而事不可已尤望
聖慈俯察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

熱審逆犯揭

照得熱審一事乃
祖宗二百餘年相傳之舊章所以宣布
皇仁而哀矜民命至重典也今歲踰期已月餘矣
而
明旨猶然未下當此酷暑之時囹圄累囚死亡疾
病我
皇上至仁極慈必有惻然于中者而雲南叛賊阿
克等久已讞
上亦至今未蒙

允發此賊擾亂一方殺人無數即使速正刑書猶
未足以洩萬人之憤盡叛逆之辜而遷延需
恐未伏天誅此人情之所深疑而不得其故
者也惟此二事臣等知我
皇上在所必行無容瑣瀆但宜急而緩人將謂
皇上不忍于逆賊而反恕然于可矜之獄囚
恩威之用容有未當故敢冒昧陳情以聽
聖裁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補吏科併發吏部各疏揭

臣逐日入直每至長安門則諸大選急選官群擁臣告訴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守候日久百凡不便而歲貢就教者貧窮困苦言與淚下尤為可憐至該科與工科章奏奉
旨下部者一槩不得發抄堆積數月且有數百通該部無從題覆其為廢時失事妨誤朝政甚不小也臣前已揭請未蒙
允發今不得已冒昧申瀆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吏科掌印官及工科請官署印

疏亟賜檢發以便供職庶候憑各官無留滯之苦而章疏亦不至沉閣矣臣又見日來
發票本章多尋常瑣事而于用人行政之大寥寥罕見人情悵望以為時政壅塞甚於前日如吏部尚書孫丕揚公清正大卓然為名世元
臣
皇上拔之田野之中置之百僚之上四海人心無不聳服丕揚年近八旬宦情久息而猶竭蹶前來不惜身命思以報答
聖主高天厚地之隆恩臣竊敬其人而傷其志乃受事數時諸所奏請知推補大僚科道年例之類皆目前要緊事務而無一得
旨如此因循非但丕揚之効忠無地其于
皇上簡用之盛心亦已拂矣自昔稱君德無過明斷二端
皇上之特起丕揚可謂至明惟于用處再加以斷則知人善任真與帝王比隆丕揚萬不敢市恩沽名以負
皇上也臣區區愚衷輒敢陳述統望

聖明俯垂鑒納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銓臣計窮求去疏

奏爲時政壅滞已極銓臣計窮求去謹力疾籲
天懇乞
聖明留神省覽事臣惟爲治之道只用人行政二
端用人行政之不當猶足以致亂若人皆不
用政皆不行則毋論禍亂之可憂自古至今
亦無此朝廷無此世界我
皇上神聖聰明超然遠覽豈不念及于此顧自近
歲以來官多不補事多寢閣至于今日隔塞

尤甚臣常望吏部尚書孫丕揚之來
皇上篤念舊臣必有一番信用一番轉移而丕揚
受事兩月亦竭其心力矢公矢慎以報
皇上乃所推上內外大僚一槩不報卽最緊最急
如左都御史戎政尚書真定河南山西巡撫
皆必不可缺之官而皆未得請甚至方面藩
臬亦無一下而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
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
者且數百人此亦從來未有之事也丕揚每
問臣
主上英明如此今之隔塞出于何故臣雖備員密
勿而
九閽萬里朕兆莫窺安所置對今丕揚窮窘無
聊且以病求去矣
皇上用一丕揚天下之人方相與傳頌以爲
聖明盛事曾幾何時遽使丕揚不得已而有此請
臣竊惜之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年來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元元離
心思亂者衆北虜東夷憑陵横肆所恃以分
憂禦侮惟此二三大小臣工

皇上柰何吝惜區區之爵祿而不恤
祖宗相傳無恙之金甌乎夫承平無事人主常視
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
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爲輕則
其禍不忍言矣此尤臣之所深懼也臣以血
疾顛危今日已不能入直忽聞丕揚此疏惕
息不安故復黽勉匍匐而進陳其愚衷伏望
聖明俯念丕揚感
恩圖報之苦心深惟今日用人行政之大計將吏
部推舉諸疏

亟賜檢發使不一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
光于
聖德聖治真不小矣至于臣之殘軀病困已極進
退去留無所關係尚容另疏陳乞臣不勝悚
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
僚况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
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
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即行檢
發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疏

奏為病困不支懇
恩罷斥事臣有痔瘍下血之病已二十年以向者
年力未衰輔以藥餌猶時發時瘳不至狼狽
今殘軀頹暮重以憂煎鬱火上蒸有同焚灼
痔瘍乘之其痛如割然猶黽勉供事不敢告
休乃自入夏以來血疾復作每一便溺輒如
決溜傾盆不可禁禦眩暈數刻然後少甦強
至閣中亦昏昏沉睡常如夢魘家人驚呼再
三始能開眼諸凡本章舉後則忘其前讀此
則遺其彼固有昨日所票而今日不憶為何
事者怔忡慌惚神理俱枯雖具人形已無生
趣兩房各官與閣中諸役皆所親見不敢一
字之欺誕也病勢如此猶復隱忍不言死而
後已其罪滋大且古人鞠躬盡瘁將以有為
今
皇上視臣亦能有為乎否乎積誠未至既不足以
感孚補牘雖勤竟何裨于尺寸伎倆已窮罪
愆叢集若多留一日即為國家一日之害萬
不得已哀祈

聖明將臣速賜罷斥使得及旦夕未死即出國門毋誤國事臣幸大矣今閣中無人苟臣犬馬之力猶有分毫可以自效亦不敢以此而賣

君父徼望

聖明垂憐鑒察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七疏

奏為患病陳情蒙

恩賜假敬述感衷併祈

亟補閣臣以重

政幾以免瘝曠事臣以吏部尚書孫丕揚求去具

疏請

留及以臣病困下情仰干

天聽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僚屬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以疾求去已有

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即行檢發該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溫綸不勝感泣竊惟

皇上于丕揚則

慰留于臣則

賜假蓋

聖心洞然知丕揚之求去由于志之不行而臣之求去由于身之真病也

天地父母之恩

神明之見凡為臣子孰不傾服今丕揚已遵
旨勉出矣
皇上許丕揚以候補各官即行檢發矣下不惜竭
力以效忠
上不吝用賢以明信當豐蔀之後而忽垂
下濟之光處屯膏之時而漸闢汞征之路自非
大聖人舉動卓越何以有此自今以後
皇上于丕揚所推舉隨
覽隨發如用有不當責在丕揚章疏省而
聖躬無詳覽之勞臣惟延頸企望而已無庸言也

惟是臣之私衷有所大不安者不敢不伏枕
哀泣陳之從來閣臣地居密勿時奉傳宣
祖宗以來常用五六員非但以謀斷規隨可免于
僨事亦常慮死亡疾病或至于乏人年來世
事參商擾端捏杌遂致綸扉晝閉擬票私家
雖
聖恩寬大曲體下情而樞機之重地閒其無人軍
國之密謀公然屑越揆之事體萬分非宜故
臣前此雖極病極苦猶不敢不匍匐而進直
至無可柰何而陳訴

君父亦不敢言假而言去以為臣去之後可以即
補也乃
皇上既不允其去而又勉以調攝望以即出臣自
度將朽之骨再肉無期難驅之駑雖鞭何益
遊魂殘喘未卜須臾敢望任天下事哉此臣
所以誦
溫綸而零涕感時命以灰心也臣之同官雖有賢
如廷機足堪委任然杜門日久未肯入直強
之票擬亦復苦辭臣伏枕一日多一日之艱
危未死一日添一日之罪過若不以此時哀

祈
君父蚤賜會推亟行點用一旦奄然就木寧不為
一生無窮之恨難贖之愆哉臣今謹遵
旨調攝未敢遽伸前請惟望
聖明察臣迫切至情原是為
國非便身圖
哀憐賜允使臣一聞此
命歡欣鼓舞霍然起色亦不可知即不幸而死亦
無餘憾矣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欽賜酒米謝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患病乞休伏蒙
聖恩賜假調理又
欽遣御前牌子于朝用齎
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
瓜茄一罈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力疾於床褥
中扶掖叩頭祗領訖伏念臣濫叨逾涯涓埃
莫效遂災生于福過因身病而思歸何意
聖慈曲垂軫念許之休沐已特渙乎

溫綸
錫之駢蕃更重壓乎中使不知三生何幸得承
帝澤之旁流卽使二豎爲殃亦望
福星而遠避倘苟全乎性命皆仰藉于
生成報德未能銘心爲已臣無任感激頂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疾稍愈卽出輔理吏
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催補吏科都給事中揭

臣臥病兩旬不知外事但聞道路傳言謂候
憑教官無處揭債饑餓病死者已十七八人
昨尚書孫丕揚顧臣於榻前亦深言諸人苦
楚之情不得已而欲題請給劄先令赴任此
蓋丕揚仰體
聖心不敢煩瀆而爲此委曲權宜之計耳臣惟給
劄赴任乃二百年來之所無況今候憑者有
七八百人卽使教官給劄而其餘尚在守候
亦無了時

朝廷選一官得一官之用豈令其困頓淹留坐
索長安米乎前蒙
皇上發下吏科給事中胡應台本令臣擬票臣欲
卽擬應台署印但念吏科今有大計之事最
爲繁重而應台一人難於辦理故以吏部所
推曹于汴擬上至今未蒙
允發臣之罪也夫
皇上日照月臨之晃豈不知六垣職事而難於于
汴之一陞
皇上天覆地載之恩豈故吝片紙文憑而忍於各

官之久候必以吏科掌印責任頗重詳慎而
未欲遽發耳以臣愚見于非爲吏部所推其
人與資必是相應可以無煩
聖慮而今日候憑之苦一至於此銓臣至欲權宜
以救之其窘可知是在
皇上一點用間而計典得人舊章不失各官皆雷
動歡聲感激
天恩倍於常日矣臣伏念此事窮困已極故敢從
床褥中代爲哀懇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乞休第四疏

奏爲痼疾難痊
隆恩莫報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事臣以患病乞歸蒙
恩予假及蒙
賜陳謝又寵以
溫綸諭令稍愈卽出臣感激
天恩踰於高厚卽捐糜此生何足顧惜但臣所患
之病已將二十年其來日久與驟感風寒旋
發旋瘳者不同尋醫問藥徧于四方卽手抄
方書亦已成帙而終無一效今亦厭而棄之
聽其自生自死而已日者

中使臨問濃血滿床實所親見非敢飾辭以欺
君父也昨見
聖明允補各官自巡撫以至藩臬已八九人又
發餉募兵以拯遼左之急臣伏在床褥不勝喜色
極欲乘時竭忠少贊
廟謨於萬一且閣中無人臣僵卧私第業將再旬
於心何安顧再三籌度病困如此卽使匍匐
復出亦終不能長效犬馬之力不如蚤自斷

决之為愈也伏望
聖明特
賜哀憐俯容休致仍速下會推之
命剗簡忠賢以重政本臣之生死皆有餘幸矣臣
不勝伏枕懇切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昨請假調攝特為勉從朕望卿速出弘濟
國事卿精力正強何乃引疾求去還即出贊政
仰體朕懐其會推閣臣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請止陳永壽補給錢糧揭

今日蒙
發下工部侍郎王汝訓一本為覆內官監太監陳
永壽奏請給發錢糧事該文書官王體乾口
傳
聖諭宮内多繁比不的别衙門着仝與他出
旨來欽此臣即欲遵依擬票但細讀本内該監所
請扺給之錢糧經今已五六年辦納之鋪戶
已無一人其為乾没克棄如部科諸臣所言
與否臣不敢知但今各部錢糧匱乏已極分

文雖應而此項數目且至七千九百有餘緣
費不少科臣部臣如此執爭皆為
皇上節省愛惜以充軍國之用臣獨何心坐視其
困而不為之一言乎若
啓祥宮未放四千餘兩理所當給則部臣已自
無辭惟此項補給似在可已伏望
皇上俯允部臣之請以示寬恤至意亦
聖明一盛德事也內臣外臣事屬一體臣何所私
但度之事勢自當如此謹冒昧擬上恭請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初七日

請　東宮講學揭

竊惟我
皇上貽謀燕翼卓越千古四海臣民孰不欽仰惟
是東宮講讀之曠且將五年請講疏揭何啻
百十而尚未蒙
俞允人情緦緦不勝企望望而不得則又相與揣
摩疑端百出即臣等身依帷幄忝列親臣亦
不能測
聖意之所存也臣等千思萬想別事猶可或已而
此事萬不可已日積月延至于五載可謂極

矣今炎暑已過秋氣漸凉乘時講讀猶可以
補從前之曠而圖將來之益此實臣等犬馬
之微忱而亦我
皇上之所深鑒者也謹擇二十一二十四二日皆
吉伏望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等今月十三日具揭恭請
東宮講學候
命數日尚未得
旨頃者
皇孫誕育麟趾振振中外臣民歡欣鼓舞咸謂
皇上福履方興於萬斯年撫此瑤圖長享雍熈悠
久之治
皇太子春秋鼎盛亦於萬斯年率諸
皇孫共修問安視膳之敬千古盛事並萃

聖朝上
壽呼嵩與天無極臣等亦何庸爲
宗社過慮豫設千萬歲後之圖惟是犬馬私心惓
惓無已者但以深宮邃穆起居游息之節或
有所難諷便嬖周旋嗜欲玩好之萌或有所
易啓無以宣揚儲範仰稱
聖慈此之關係自不小耳且我
朝東宮講學禮節甚嚴講臣出入皆有常度自
旅進而外無私覿也其所陳說經史皆只發
明大義自本文而外無他說也

神聖貽謀原自深遠此皆
皇上之所知者今天祐
聖躬吉祥疊見而又當此
萬壽
千秋之期使
皇太子出御講帷一修曠典合四海之歡增萬
年之筭其為延休介福可勝言哉前擬二十
一日已迫臣等謹再擇得二十四二十七日
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令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讀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八疏

奏為閣臣罪責日深推補萬分難緩哀懇
聖明俯垂俞允事臣自徂冬以來以推補閣臣一
事竭誠祈請其辭極煩而其情極苦即夢中
囈語病中號呼皆是此事九閽甚遠無路可
達不知
聖明亦曾覽臣本章察臣窮困一加惻隱與否臣
以夙病纏綿本不能出但再三籌度臣子有
請于
君父而偃卧床褥坐需

君命非但跡疑于要挾且情涉于慢臣不敢也今
臣勉強出幾請
文華門叩首以請者又旬餘矣而
皇上又不報也臣昨日在閣又眩暈數次且兩目
近盲方寸憒亂薪盡之火不續以後薪非罷
之駑不代以騏驥天下之人蓋知其不可而
皇上猶幾祝之者豈以今日閣臣不過票擬尋常
本章無甚難事即獨力為之亦自可辦乎不
知閣臣雖輕號稱輔弼
皇上以名而任之天下人遂以實而求之

東宮不講則問閣臣官僚不補則問閣臣章疏
不發則問閣臣紛爭不息則問閣臣去留不
決則問閣臣自大至小自內至外無一人不
相責望無一事可以推辭
皇上試思此等情景閣臣易為乎不易為乎庸劣
如臣能為乎不能為乎往者閣中人多有事
則衆畫之然猶未免失也有過則衆分之然
猶未免敗也今臣孑立如此狼狽乎不狼狽
乎
皇上亦可以哀臣矣臣窮窘之極形雖存而神已

痒心欲訴而口難開千言萬語只望
聖上矜憐千艱萬難只望
聖主拯拔舍此之外嘵嘵無益惟
懇臣煩聒之罪而俯允施行焉臣不勝瀝血披肝
昂昧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為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自舊年四月杜門求去扺今
一年四箇月矣從來閣臣求去不遂曠日經
年間或有之然猶或出或入旅進旅退未有
一味杜門隻身羈絆如是之久者自入春以
來廷機所上二十餘疏皆未奉
旨中間曾兩次發臣擬票臣既上體
皇上眷留之盛心而又下念廷機萬不得已之苦
情各擬兩票上請
聖裁復另具一揭為廷機代懇經今數月亦未蒙

發下竊窺
聖心于此必有難于廷機之去而又重違其請故
遲疑未決臣亦久之不敢為言至于今日則
廷機之情愈迫而其勢愈不能留其所以大
聲疾呼以籲祈於
皇上者蓋無所不用其極矣廷機之生平
皇上之所知也其自登第以至今日皆
皇上之所拔擢而成就也
皇上既知廷機于平日矣豈忍坐視其進退去留
狼狽困苦之若是乎年來政地甚輕本難展

布所恃
君父假之禮貌體恤其私而後有以自立乃今連
章不報疾痛不聞繫之維之與小臣無異且
不如小臣之尚可自便飄然掛冠自此以後
臣恐輕者益輕而此地之難居日甚于一日
也
皇上即不為廷機惜獨不為國體慮乎廷機立身
行已有以自信于是非毀譽未嘗介懷獨此
欲去不得去不得去而人又責其不去一段
極苦極鬱之衷終有不能釋然而自遣者此

實臣之所深知深憐不容默然而已者也非
臣誰肯為此言非臣與廷機相信誰敢為此
言臣亦非為廷機為國家耳伏望
聖明垂鑒將廷機疏
亟賜裁發臣不勝悚息冒瀆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條陳時政疏

奏為
萬壽屆期普天同慶敬陳
君臣一體之誼以效愚衷以光
盛治事臣惟自古國家之治安必由君臣之共濟
故為臣者莫不願其君之壽考久長與天無
極而為君者亦莫不欲其臣之進退始終承
恩勿替鹿鳴天保南山蓼蕭諸什其君臣上
下遞相祝頌不啻家人父子此周之所以盛
也我

皇上以神聖御極
福履之盛超軼百王四海臣民奉
萬年之觴而祝
無疆之壽者已三十七年于茲矣臣子之心其依
戴
皇上真如天地父母無有窮時顧自深宮靜攝以
來上隔之勢漸成下濟之光未普臣
主之情容有鬱塞而未盡暢者今此
萬壽齊天嵩呼匝地之日固亦否泰循環之一時
也臣未敢泛有陳瀆請以其事之最急與其

情之最當體者爲
皇上言之都察院紀綱百僚而經年無人入署矣
大計在近何以贊襄戎政整齊六師而以兵
部尚書帶管矣邊事方殷豈能兼任巡撫保
釐一方而廣東應天皆候代日久移居境上
矣軍民百萬誰爲拊循此臣所謂事之最急
者也其他如續選之科道尚有七人未
點之巡差尚有三省耳目所關激揚攸係亦豈容
以緩視乎九列至重任也而尚書趙世卿沈
應文侍郎劉元霖副都御史詹沂請告俱已

經年京堂翰林科道皆要職也而京堂如侯
慶遠等翰林如馮有經等科道如熊鳴夏等
杜門亦復歷歲求去之章動至數十詞急情
哀莫迴
天聽以爲可用則當留之以爲可舍則當聽之以
爲可用可舍則當且聽其去而徐議之輕重
高下斷自
聖心誰敢不服而乃令其進退路窮籲天無計小
臣之望眼已穿大臣之體面亦掃悠悠世路
孰不寒心此臣所謂情之當體者也其他如

災傷之赤子賑恤無資窮餓之邊軍轉輸不
繼雁鴻未集庚癸長呼亦豈容以恝視乎臣
聞庶人之家一有吉祥善事則其家之子弟
僮僕無不歡呼醉飽以共沾其家長之惠故
滿堂燕笑而一人向隅則衆爲之不歡今以
萬國承
恩普天同慶之佳辰而中外臣民有向隅而悲如
此之甚者
皇上其忍不爲之一處分耶至于
點用都御史等官則又

皇上自爲天下國家計不爲臣下計臣之惓惓而
祈請者亦欲爲
皇上萬年之盛治助耳豈有他哉抑臣又有感焉
往歲
萬壽之日與元旦長至二節閣臣常有數人濟濟
蹌蹌共詣
宮門拜舞稱慶
皇上賜之酒食相與醉飽而出誇爲盛事自舊歲
長至以來只臣一人踽踽凉凉不成景象況
今四海衣冠雲集

闕庭而使臣以子然之身強顏趨走人孰不指

而竊笑曰此竊位妨賢之具臣赧顏在百僚

之上者也其爲辱盛典而損觀瞻更無甚于

此者蓋嘗百里之國耳其臣之祝君至于俾

昌俾熾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而必繼之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豈以

聖明之世而揆路寥寥一至于此此尤臣之所日

夜翹首而不能一息安者統望

聖明俯鑒愚衷

留神採擇施行臣不勝悚息齋沐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

請賑濟災傷釋放滿朝薦等揭

臣竊惟

聖節乜屆人情喁喁謂當此

聖心悅豫之時必

大渙溫綸旁流闓澤以益增

無疆之休慰中外臣民之願而目前有二事人望

最切其關係于

聖德最大

綸音一沛則其騰歡聲而揚盛美者尤最爲宏博

臣敢冒昧陳之其一則山西福建之災傷奏

報未發昨山西一省官于京師者皆于朝房

見臣備言天時亢旱赤地千里人民流移餓

莩載道而福建撫臣移書于臣謂該省地方

半爲洪水漂沒毋論田園廬舍卽丁口損失

且將十萬今歲錢糧委難出辦故在山西則

以留稅賑濟爲請在福建則以蠲免錢糧爲

請此皆

皇上舊歲所以行于江南者而今此二處之災視

江南爲更甚所當並蒙

曠蕩之恩者也其一則鎭撫司監犯滿朝薦等錦

永衛拿到同知王邦才等向爲梁永高淮連
累致觸
天威拘囚禁獄遠者數年近者浹歲中外人情皆
望
皇上矜放昨見掌鎮撫司事李楨國亦深爲朝薦
哀請至于邦才等尚在頌繫則
聖心亦必憐其無辜而不欲遽加之罪者今遼東
稅銀巳充軍餉陜西稅雖未罷梁永亦久撤
回
皇仁沾被如地如天而獨此數臣尚在縲絏之中

未覩天日似亦宜從寬恤之例者也年來朝
政闕失甚多所當舉行者甚衆而臣當此時
惓惓以此二事爲請者蓋人情有所祈祝則
必以救命放生爲第一義而昔人有以渡蟻
獲報放龜獲報救蛇活雀獲報在蟲介之屬
尚且如此今
皇上一下留稅蠲租之
旨其所救兩省生靈何啻百萬一下放釋滿朝薦
之
旨其歡呼頌德且徧海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過
于此者兇災傷賑恤尤
聖心所最留念無待臣之仰贊者乎臣萬不敢藉
此沽名市恩自干罪戾伏望
聖明將山西巡按福建巡撫報災二疏亟賜允行
特渙德音將滿朝薦等釋放或且送刑部擬罪奏
請定奪將
聖德彌光
福祚彌永天長地久之壽命莫知所紀極矣臣不
勝懇切肙昧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九日

請補閣臣第九疏

奏爲懇

恩憐憫准補閣臣事臣愚劣書生無經世之志誤

蒙

簡拔自知非據然猶冐昧而來者以身在四臣之

後雍容伴食可免罪責不意此四臣者半厄

于天半厄于人

特召者既不肯來杜門者又難于出而臣遂突然

當重任矣蓋從來閣臣之任事未有如臣之

踈者而又值中外多事之秋

宮府隔絶之日上之所難不敢告于下下之所

祈不能得于上孑然一身孤立其間有口難

開有心難剖蓋從來閣臣之孤苦未有如臣

之甚者今妖怪頻生水旱屢報軍儲無措邊

警方與人心皇皇咸謂

皇上神聖聰明

留神治理于此等隱憂豈不洞燭必是容勿之臣

開陳未切不能感動以致上下之間壅隔如

此臣揣分捫心實難逃罪所以屢疏哀鳴懇

祈

皇上亟行推補蓋真非爲一身利便之圖而以天

下大計萬不容已耳頃

聖政日新

天恩廣被諸凡推用多蒙

檢發而最緊最急如閣臣者豈容獨緩臣前後所

奏事理甚明不知

聖意何以遲回不決徒使臣極病極危將復困斃

以當天人之厄臣不足惜天下後世且謂

聖明之朝閣臣顛連相繼一至此極閣家亦何利

焉臣情辭危切自干罪戾伏望

聖明垂憐賜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日久大小臣工連章懇請未蒙
允發頃以
萬壽聖節臣等不敢冒瀆今
慶典告竣群情胥暢以
紫禁稱觴之暇修
青宮勸學之規推
大聖燕翼之心慰四海臣民之望是亦清朝一盛
事也且時光易邁歲月如流春而不講尚云

待秋今秋又過半矣去歲不講尚待茲歲今
茲歲又不可知矣雖我
皇上儲訓甚嚴
皇太子睿姿夙茂臣子所言不無過計然而遠
覩前代近考
本朝並未有元良國本深居曠學如今日者則
臣雖欲不嘵嘵陳請安可得哉惟是
皇上慈愛篤念不欲過勞則臣等以為或兩日三
日一出寒暑之時蚤行輟講亦無不可是在
聖明一裁定耳臣等謹擇得本月二十七日九月
初三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災異乞休併請補閣臣第十陳
奏為異災叠見咎由愚臣謹陳輔理無狀懇
恩斥免併祈
發補閣臣急修實政事臣聞災異之生何代無之
而出于異常重大者則少異常之災間或有
之而至于並見疊出者則少自頃者山東以
牛妖報已而薊鎮地陷矣遼東地震矣江西
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矣山西
大旱矣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
形怪狀從古稀聞矣甘肅地震如雷摧倒邊

墻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
衙舍毀壞無算矣山東旱蝗矣畿南真保諸
處皆大旱赤地千里矣此皆在數月之間同
時之事訪之傳聞稽之史冊自非大禍亂失
道之世未嘗有此我
皇上聖明御宇威德覃敷此等災異奚為而至臣
反覆思之而知其故矣古者三公燮理陰陽
鼎足承君苟非其人必有折足之凶乖戾之
應今自臣賡云亡延機不出臣以一足當鉉
鼎之任者已多時矣碌碌悠悠茫無寸樹中

外知臣之不堪至于扼掔拊膺憂其子立妻
孥恐臣之顛覆至于祈神拜佛願其速歸有
臣如此
皇上猶久賜優容不加譴責災異之生又何怪乎
夫治敗屋者必易其棟戒覆車者必更其御
漢人以災異策免三公良為有見故願
皇上首先罷臣
亟簡賢良以代此任是今日弭災第一義也如
聖心無已更求所以挽回修省之實則臣請竟言
之盈天地間只是一氣相為感召自古言災

異者雖多乃其大要不過曰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考之往
事分毫不爽今閭閻之膏脂竭于征稅邊塞
之戍守困于饑寒其氣不已怨乎逐臣無
賜環之期病臣無
賜玦之日纍臣無出獄之望其氣不已鬱乎名腹
心手足也而痛癢不關本主伯至旅也而門
戶各立其氣不已舛乎王封未定于款虜宣
雲之釁方開兵威未震于屬夷遼左之憂更
大其氣不已驕乎最關係者惟章疏一路氣

脉之所以流通今
御前之奏牘其積如山列署之封章其沉如海咽
喉巳塞茹吐難明此尤結轖底滯之症元氣
神氣皆受其傷而害有不可勝言者召災致
變豈偶然哉自開闢以來一治一亂相爲循
環並未有數十年安靜無事之世界今國家
之承平極矣天下人情焦焦僥僥若將有禍
亂之發朝不及夕之虞而又值天變人離交
會並至如此我
皇上淸宴之時試將各處報災本章一一省覽當

必有蹴然而動念者犬馬私衷不勝過計伏
望
聖明俯賜鑒原許臣之去行臣之言
速下會推之命而後于用人行政大節目關係諸
臣所惓惓陳請者次第舉行而又
嚴勅大小臣工各捐偏黨之私共成和衷之雅
君臣上下一體交修將見協氣薰蒸
天心立格何災之不可消何祥之不可致
宗社萬年之福在一反手間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同官被論辯白疏

奏爲同官被論出於風聞義難緘默據實剖明
事臣今日在閣接得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
王霖揭帖條列時政深言李廷機趙世卿詹
沂三人之當去夫三人既巳被攻謂之當去
亦有說也惟謂臣逐日票擬廷機必遣狡僕
偵伺娓娓纒詰不得其詳不休臣爲其所苦
含忍難言茲說也臣不知霖何所受之而事
既連臣茫無情實臣安得默然而巳乎自舊
歲四月臣賡臣廷機被言獨臣在閣供票擬

之役臣以賡爲首臣且綜練日久每有重大
事情時與商確賡猶據其所見直以告臣至
於廷機臣實未嘗問也賡沒之後臣以廷機
孑然獨處情緒荒凉寓舍相隣時往共語然
皆生平故舊之私鄉井田園之事如長安市
中講說平話以資排遣而巳至於
朝政絕口未嘗及即及之廷機亦不對也而乃
謂其遣僕偵問纒詰不休豈不誤哉且今日
朝政下由部議上由
聖裁即臣所擬票亦不過循行舊套如諺所謂依

祿而蓄薪蘆非敢有輕重高下於其間者廷
機之纏詰將何爲乎彼其對臣日日哀求言
言欲去甚且嘆息悲酸悽然淚下迫切如此
而猶欲向臣無端牽纏寧不爲臣之所笑乎
年來人情變幻口語日多疑上生疑影中捉
影卽如臣與廷機先後交情本無厚薄而前
此人疑其離今疑其合浮游展轉莫可端倪
御史何心其或有造此言以毀廷機而併中
臣耳病源所在總由廷機欲去而不得去以
至於此臣向者曾屢爲廷機請矣而猶未敢

深譚也今請畢其說近世則臣冐稱執政地
居密勿執政則怨讟之所必歸密勿則耳目
之所未到怨讟必歸則議論易起耳目不到
則心跡難明所恃以自表暴者惟有去之一
策耳去則無貪位則寵之疑去則無妨賢忌
才之謗一旦休官萬事都罷惟其拘留不去
日復一日以致疑竇叢生譏彈肆起政地由
之日輕時事因而愈壞其流之弊不可勝言
皇上但知愛惜大臣之當然而不知其事體之不
便一至此耳夫小臣一有齟齬猶思引避況
于大臣又況于股肱之臣今在朝在野人才
非乏此之不能必有能者此之不可必有可
者
皇上何情於登延而必苦見在之一二臣使進退
觸藩之若是乎臣竊願
皇上速聽廷機之去也臣非不知嫌疑所在非所
宜言但區區愚衷以爲今日閣臣事勢實當
如此臣不獨爲廷機計亦以自爲計耳自廷
機被言以來臣不敢深爲置辯誠以辯之無
益徒滋紛擾且廷機生平人品亦不待臣之

辯而發明者惟此一事書之邸報傳之天下
將謂此言出自臣口臣無面目以立於天地
間矣故不得已嘵嘵若此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請補閣臣第十一疏

奏為閣臣推補萬分難緩冐死哀祈萬非得已事臣自舊歲臘月以來懇補閣臣詞已窮舌已敝矣九閽遠隔不知臣所陳奏曾一一經
聖覽與否如其經
覽豈有不為臣而動心者且來各項章疏省發愈少人情驚疑不知何故而臣之私心更為惶惑以為臣雖不才亦已蒙
聖主之知備帷幄之列而何其艱難困苦之情頻煩籲訴不少動
聖心之若是也我
祖宗設官分職毋論大小皆有長貳至於教官倉官未入流之類猶有二三員或四五員不以為冗而朿何以政本重地使譾然孤臣獨處其間自形影之外更無相憐自心口之外更無相語乎天下萬世寧不以
皇上為厭薄萬幾而併視此官為可有可無付之不問乎此臣之所甚惜也況此官號稱揆路其名甚擅臣以不才竊據日久悠悠世情孰

能相亮展轉猜疑何所不至行且視綸扉尺地為魑魅魍魎之場而臣妨賢病國之罪日甚一日雖欲勉強自放其道無繇矣此又臣之所甚懼也臣之惓惓祈請蓋上為國謀下為身謀皆不容已要之臣之為身謀者亦所以為國謀耳如
皇上以閣中名籍尚有三人可以緩補則臣觀錫爵之來杳無程期廷機之去急如星火即臣狼狽病軀分毫無益名雖三人實同無有一旦有緩急之虞
皇上何所托重恃力是可不深長思乎臣查艱臣之設自永樂年間至今僅二百年已滿百人載長稱短每人不過二年蓋先後乘除理勢如此今臣之備員已二年矣其為忝竊亦已過矣伏望
聖明將臣苦衷情詞哀憐省覽亟行推補以慰天下之望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六終

綸扉奏草卷之七

請補都御史揭

臣前日在閣接得吏部尚書孫丕揚揭帖以考察事急催請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未蒙
允發今日又接得御史徐兆魁等合署公揭以副都御史詹沂求去懇切勢不能留乞
亟點左都御史等因臣惟都御史一官秉持風紀振肅百僚其職任在平時已爲至重況今大計之年大小官員所與吏部共持銜鑑分別

賢不肖而去留之者惟此官是賴今詹沂封印上章各道御史皆爲之請於勢已萬不能留矣此時再不點用則今歲計典之協贊將屬之誰我
皇上加意吏治於考察一事尤爲留心即近者懸食旌廉之
旨諄復惓惓人心聳動丕揚之急於催請者蓋欲得人協力爲奉行
德意計耳豈有他哉堂堂風紀之地閉署經年已非事體今又併文移章疏一槩停閣其於窮急之勢亦無以復加矣伏望
聖明俯從丕揚所請即
賜點用其他如協理戎政南京兵部尚書廣東應天巡撫皆至急之官萬不容緩併乞
點用庶內外重地皆得人料理而天下事不至於廢壞矣臣非不知言已煩瀆取厭
聖心惟是事關一體不忍坐視心在急公
聖明所亮故復嘵嘵如此若以爲請之愈急則靳之愈甚
君父之於臣子亦若有感心云者此則膚淺謬悠

之見臣斷不敢以爲然也伏惟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請補大僚及拯救災傷揭
臣惟年來
朝政廢弛甚多而目前最急最要必不容已之
急務蓋有二端如左副都御史詹沂封印求
去臣爲揭請處分併點用左都御史未蒙
允發今沂已出城矣其勢難再入矣乃國子監祭
酒周如砥又相繼出城矣刑部尚書沈應文
又封印謝事矣國子監衙門尚有司業代管
乃都察院刑部自詹沂沈應文之外堂上更
無一官此兩衙門一司風紀一司刑獄至重

至繁凡百事體不容一日停閣而都察院又
有考察之事刑部又有審錄之事皆急在目
前審錄較之往例又已過期或行或免未奉
宸斷此尤急中之最急者臣願
皇上速下應文之疏定其去留仍俯從吏部尚書
孫丕揚所請將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卽
賜點用其餘求去諸臣皆斷自
宸衷使其進退有據
乾綱肅而庶政修臣所謂必不容已之急務者此
其一也又頃者各處報災遠而福建江西近
而山東山西又近而真保諸郡或遭洪水或
被旱蝗人民死徙流離不可勝計而山西近
邊一帶赤地千里其人皆拋妻棄子逃入虜
中官不能禁自徐州以北至於郊畿蝗飛蔽
天所過殘滅餓死屍骸徧滿原野撫按諸臣
連章累牘爲百姓請命其言皆痛徹心骨而
籲訴徒勤
德音未沛哀此殘黎更何仰望弱者委之溝壑強
者轉爲盜賊閭家之禍寧急言哉舊歲江南
大水賴我

皇上多方蠲賑幸而安全今歲各處之災甚於江
南誠宜
特頒明旨或留稅或蠲租酌量重輕以爲救助卽
未必能大有所濟而使窮民知
朝廷有不忍坐視其死之意相與傾戴亂萌消而
邦本固臣所謂必不容已之急務者此又其
一也臣聞之堯舜之聖孟氏稱之惟曰急先
務所謂先務則知人安民二者是已今
皇上每日發行之本章皆尋常套數無所關係至
於列署之空虛民生之憔悴反一切置之堯

舜先其所急而
皇上先其所緩以此希恭已垂衣之治不亦倒置
之甚哉夫人君之所以尊者以其托於百官
萬民之上也無百官萬民何以成其尊今上
至九卿下至縣令自留自去漫無稟承則亦
不知其有
君矣萬姓嗷嗷宛轉待盡號天不聞投生無計則
亦無利於有
君矣長此不已毋論爲
宗社之憂臣不知

皇上之所爲稟命靈爽以臨制天下者果安在也
臣言至數至瀆顏厚心慚義當緘口顧念
聖恩深重責任暴危一日居此地不得不言一息
尚存不忍不言敢復冒昧痛切舉其最急者
言之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少賜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瑞王婚禮錢糧揭

蒙
發下工部侍郎王汝訓一本爲
瑞王婚禮期迫懇借冏金
命臣票擬臣即當擬上但昨太僕寺有揭極言庫
藏匱乏近年那借已多今歲又被劄邊借馬
五千疋恐一旦有事該寺銀馬俱乏何以支
吾欲比照
潞王婚禮酌議裁省以免那借其言甚爲懇
切臣伏而思之

瑞王
皇上之愛子也婚禮莫大之吉典也凡爲臣子苟
可將順豈宜有愛而况于該寺所藏皆
皇上之財何必爭執但此項錢糧委係買馬之用
軍國大計關係非輕年來邊餉無措不得已
借給已至數百萬藏金竭矣併馬群而空之
矣若屢借不已從何答應寺臣之所言是固
一說也
潞王以愛弟之親費至八萬餘金
福王之浮濫出於一時偶然不可以爲定制以

愛弟而例

愛子當無厚薄寺臣之所言是又一說也乃臣之意則徒以府庫空虛百凡難處

皇上肯節一分即爲國家留一分之用爲今日計不得不如此耳豈敢過有較量而不仰體

君父慈愛之心哉惟是婚禮期迫需用甚殷難以稽誤臣謹擬兩票恭候

聖裁即

聖意未肯全依

潞王之例但就中減省以示撙節其所裨於國

計亦自不小而且使天下傳頌

聖德是亦

盛典之一光也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催掌詹事府揭

臣惟詹事府衙門與翰林院並重往時自掌印外尚有詹事少詹事四五員今無一員矣前此屢以掌印請未蒙

允發今只以協理暫管請而亦不發矣印封閣中日久不用凡一切關支俸薪等事盡皆況閣則此一衙門幾若裁而不設者臣誠不知其可也今凡列大僚員缺甚多臣何敢獨爲此汲汲緣此官推補係臣閣中職掌而署印無人又各衙門所無之事故敢冐昧催請伏望

勅下吏部將臣前所推右庶子翁正春量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協理府事暫管印信是亦完今日不容已事也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四日

請處分求去諸臣疏

奏爲議論日多

紀綱日弛懇乞

聖明蚤賜

乾斷以尊

主權以明臣節事頃者大小諸臣以被言求去經歲杜門章數十上而不得請計出無聊于是有挂冠徑去者矣有封印出城者矣始猶出于庶僚今且至于九卿浸淫不止臣恐將來尚無紀極雖有貶秩奪官之

嚴旨不能禁也豈堂堂盛世而使臣下之去留盡不由于

君父是尚可以爲國乎從來人臣求去無有不報即彈劾之章亦無有不下或是或非或進或退下採銓評上懸

宸斷主權尊而人心服臣下惟俯首聽命而已無越志也今言者留中被言者亦留中薰蕕白黑莫爲剖明于是言者愈言被言者愈苦紛紜攻擊茫無了時

皇上但知諸臣擅去之有罪而不知其情亦大有不得已也以臣愚慮去留用舍俱是

君恩遲速後先總關

聖念與其遲疑不決使議論日多于下何如事至立裁使威權盡歸于

上之爲愈乎臣非不知

皇上豈惜人才之盛心但念事勢已窮不容再緩況臣子分義何處不鞠躬盡瘁固足以效忠雖進易退亦足以勵俗若必至于叢疑集謗膈禁負慙而後已則身名俱傷而

皇上之所以惜之者乃所以困之耳今都察院堂

上已無一官刑部封印日久毋論事體壅滯而二百餘年所無之景象見乎此時亦大非吉祥善事矣

皇上執八柄以御臣一言襃勵寡咎同春一令行則萬方壟職何嫌何疑區區能于片言之裁決識臣區區暴其不勝爲朝綱國體計而陳瀆如此伏望

聖明悉覽諸臣之疏自九列而上或去或留斷自

聖心傳諭臣等擬票以進其餘盡下該部分別上請而于都御史等官即行

允補如臣等所擬及吏部所奏有未當
聖心不妨明示更易使天下曉然知用舍進退悉
出
宸衷非臣所能干預
乾綱攬而群議消其所裨于
聖治非淺鮮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五日

請補閣臣第十二疏

奏爲閣臣久缺理極勢窮懇乞
聖明亟賜推補事臣惟天下之事有心所可盡而
不盡力所能爲而不爲則猶可勉強以責後
效而無藉于人今臣之薄劣其所能爲與其
所自盡者只是如此靜言思之不知今日世
界更有何神機妙策可以挽回今日
聖心更有何忠謀至計可以感動以四海之廣賢
才之衆豈遂無人能辦此事而臣不及今哀
鳴推讓能者扶以不肖之身備員塞責因循
荏苒直至敗壞决裂而後已則是臣之罪妨

賢爲輕而誤國更重
皇上寬臣于今日乃所以禍臣于他日耳臣爲此
憂懼寢不能眠食不下咽每有疏請輙延頸
以望望而不得且悽然而淚下也頃六月閣
臣以篤病乞歸蒙
恩慰留臣扶病復出亦以此事未了不敢再陳今
又三閱月矣時序已更而浮沉如故臣每出
入閣門輙引領聊瞻與兩房官嘆息謂自此
去

帝閽咫尺耳乃其隔絕之勢雖千萬里不足以喻
積思之極時從夢中望見
天顏叩首籲訴且驚且喜覺而知其夢也又復惘
然鬱結無聊前病日增而又妻病于室子病
於家公私苦楚塡集寸衷人非木石何以堪
此萬不得已冐昧懇瀆伏望
聖明勅下吏部速行推舉但視輿論所歸安危身
負者盡開列上請斷自
宸衷或特召或簡拔使展其忠猷以慰中外之心
而一洗從前負乘覆餗之誚豈非

宗社神靈四海蒼生之所共想望歟臣既了此一
事然後乞身田里尋醫問藥延此殘年寸心
尚在誓于來生墮爲犬馬化爲螻蟻以報
聖恩不敢負也臣不勝懇切籲呼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八日

催發推陞各官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推補山西副使秦大夔及邵武府知府
楊一桂二本皆已經本月初一日票上未蒙
檢發又昨日
發票文選司主事王宗賢刑部郎中史文煥二本
亦於初一日票上未
發臣謹各再擬以
進但查初一日所票尚有十六本未
發中間如應天巡撫及南北通政司皆係大僚勢

不容缺而應天巡撫尤關係地方難以延緩
其餘皆方面官員責任匪重伏望
聖明亟行檢發以省吏部屢次瀆請臣不勝祈懇
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請 發同官辭疏揭

前四月間蒙

發同官臣錫爵臣廷機辭疏令臣擬票惟時錫爵

方有哭子之戚貽書懇臣爲之揭請而廷機

之求去又甚力故臣於二臣所奏皆擬兩票

恭請

聖裁今已半年餘矣未蒙發下臣亦嘗代爲催請

而不能得錫爵以前疏未發不敢再陳廷機

屢陳不報臣之愚昧不能窺

聖意之所存但念二臣皆位居輔弼而有所奏請

槩不見

答于國體已甚輕矣况政本何地今日何時協力

匡維猶恐不濟而乃使在野者有類于寄銜

在朝者徒困于羈繫去就不明進退無據

祖宗設此官之意謂何而虛拘若是耶伏望

聖明亟檢二臣之疏將臣所擬兩票

親賜裁定或允或留務酌其可如以日久難尋亦

乞傳示

聖意令臣再擬上以顯

皇上優禮之盛心下以存輔臣去就之大體而中

以爲國家求匡濟之實用其所裨益甚不小

矣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催行時政揭

竊惟今日政務壅滯甚多各衙門無日不行催請無人不以職事控訴臣人直則投以揭帖出至朝房私寓則相率面言其辭皆直其勢皆甚不容已臣緘口結舌無可答應不得不爲懇之

君父謹將最緊最急數事開列上請其餘少有可緩者不敢槩瀆伏乞

聖明體察施行不勝幸甚

一都察院自詹沂出城刑部自沈應文封印

今已一月無人管理法紀重地豈容久曠其左都御史等官當亟行

點用沈應文辭疏亦應

檢發使其進退有據不至躭誤伏候

聖裁

一兩廣地方爲山海奥區內而猺獞外而海寇眈眈窺伺即舊歲欽州之事可見已今總督戴燿久已爲民不敢管事且以丁憂告矣巡按御史李應魁已經陞任總兵孔憲卿又告病回衛雖有司道等官不相聯屬誰爲彈壓一旦奸人作亂方數千里之地必受荼毒而南方數省皆被其害矣至于應天等府乃根本重地舊巡撫官久杜門候代諸事廢閣人情惶惶均屬可慮其兩廣總督官當亟行

點用而應天巡撫官亦應

檢發以便交代伏候

聖裁

一巡按官舊例一年一代今山東湖廣皆已兩年尚未得代至于真定巡按以丁憂去

業已數月亦無代者遂使三年武舉之常典寢閣不行此地近在郊圻又遭荒旱人民流離盜賊四起新巡按官尚未到任該地方事務何人管理其爲關係非細故也都察院爲此三處題差已有數十疏俱未蒙發臣敢冐昧併爲催請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催都察院應天巡撫及沈尚書告病揭

臣惟國家建設九列共襄庶政而都察院紀綱之司最爲緊要刑部則職在庶獄民命所關皆不可一日曠者今詹沂去位沈應文封印皆已一月一切文移詞訟悉從停閣兩署空虛杳無人跡是亦從古及今未有之事也至于應天巡撫乃留都根本重寄較之他方更爲關係自舊撫臣陞任被論杜門歲餘昨接按臣鄧澄揭帖言其諸事寢閣百凡不便地方災傷之後誰爲拊循今新撫臣已經

點用又復留中臣之愚陋誠莫測
聖意之所存但竊見昨者宣府巡撫官一推卽下
仰見
聖明留心邊務頃刻不忘或未知南畿地方其利害尤甚于宣府耳伏望
皇上將左都御史等官亟
賜點用沈應文辭疏
亟賜檢發其已
點用應天巡撫官併
賜檢發厥內外重地皆稱得人天下皆知
聖明雖深居高拱而于緊要政務盡閣
宸衷未嘗曠廢其所以作臣工之玩愒而增
聖德之光明者眞不細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災傷請

發勅諭揭

臣觀近日各撫按官奏報災傷近則河間保定真定各府遠則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福建江西四川各省或水或旱或蝗蝻或冰雹無地不災無災不甚漂蕩流離僵尸枕藉窮極計生必至叛亂昨接御史徐贊揭帖言河南磁州已有屯集作梗天津霸州諸處盜通輦轂乃流民嘯聚剽劫公行觀此景象甚屬可憂而報災之疏一槩不下朝廷之上竝無片

字隻語以慰窮民之心彼蚩蚩之氓何所眷戀維繫甘于就死而不變也往時災傷雖重

賴

皇上仁愛惻怛發帑留稅多方蠲賑以救元元之急故雖有亂萌旋復底定今民窮如此

聖心惻念豈異昔日其所以停寢而不行者度必意有所靳而難於明言耳臣日夜焦思委無他策萬不得已敬擬

勅諭一道發明

皇上軫念窮民之盛心責成地方官講求恤民之實政使海內聞之知

朝廷與百姓猶稍相聯屬不至漠然泛然坐視其顛連而不顧即窮困之極猶庶幾忍須臾毋死以待

皇仁之沛發而不至甘于叛亂是亦急救目前之一策也若

皇上能

慨然從諸臣之請惠留稅銀以資賑濟起災民於

溝壑

播聖澤於寰區此尤臣與普天之所同願而未敢

強瀆耳所擬

勅諭恭請

聖明裁定發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諭吏戶二部今歲各處災傷重大人民流離困苦無以為生朕每覽奏報輒用惻然但以帑藏空虛難于徧賑各地方撫按官宜仰體朝廷德意督率司道府縣官設法拯救多方安輯以弭亂萌有功效顯著的破格擢用其貪污害民及闒茸怠惰不修職業的着不時拿問參奏從重處治今考察在邇爾吏部便將救荒一事加意甄

別明示勸懲至於各處抽稅有司害民更甚着
撫按官另行開報爾部另行細訪加一等處治
如或貪緣漏網發覺之日罪連撫按其各項錢
糧有可量行蠲免改折的該部即爲分別題請
以昭朝廷加惠恤寬至意不得違玩故諭未下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乞休第五疏

奏爲奉職無能聞言心服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今日方欲入直適聞御史鄧
澯有疏論劾其大端責臣爲同官臣廷機辯
雪疏中有凡所票擬循行舊套之一語又催
補閣臣疏中有援路名糶竊據日久悠悠世
情孰能相亮展轉猜疑無所不至之數語遂
以爲明已無權杜絕人口暗中躲閃就裏擠
排上以歸過于
君下以中傷善類因及於時政之壅塞邊事之紛

紜
東宮之不講責臣不能開悟
上心挽回世道其議論皆侃侃鑿鑿足以使臣內
愧而心服但臣所謂循行舊套者固云下由
部議上由
聖裁此票擬事體實是如此至于
綸扉重地臣以一身竊傷多時天下之人安得不
疑臣安得不懼御史或徒據其措辭之欠融
而不知其宅衷之甚苦也總之臣待罪兩年
受

恩深重實無分毫可以報塞時事至此誰當其辜
臣之罪狀巳如丘山御史皆畧而不言僅以
疏中語言之謬相疵議其用意甚厚至云重
其人故望望不副則疑尤爲忠厚婉至之語
臣所面熱內慙而不敢當者也臣多病殘軀
力窮智盡久思歸去徒以閣中乏人報顏滿
滯得御史直言成臣之志舉家感頌世世無
窮伏望
聖明察臣下衷暴臣罪戾
亟賜罷斥使臣得卽日退歸田里以全餘生天高
地厚之恩卽啣結不足報矣臣不勝激切哀
懇之至奉
聖旨卿亮節鴻猷清愼忠謹政幾繁重筴身勞苦
朕所洞知方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卿匡襄佐
理豈可浮言求去小臣妄言朕置之不理卿宜
安心卽出入閣辦事愼勿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辭票擬揭
臣自舊年四月供票擬之役以至于今盖因
臣同官廷機被言杜門不出無可推辭今臣
亦被言矣亦杜門矣彼此之挂議旣均則自
當以資序爲據伏望
聖明將一切本章發廷機處
諭令票擬臣斷不敢冒昧共役以重不職之罪也
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纂修玉牒揭

奏為纂修
玉牒事伏覩
玉牒紀載宗支係
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
曆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欽奉
聖旨命翰林院委官并制誥兩房官員續修完備
進呈訖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有一十五萬
七千餘位
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

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
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
勑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
修撰之事理勢難再緩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謝 宣諭揭

該文書官劉用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諭次輔朕自入冬以來動火頭暈
又害眼怕風服藥調攝昨覽卿具揭所奏朕已
悉知但日每本章擬票關係國家重典卿當仰
體朕意將發下本章還照常擬票進覽况今國
家多事卿勿以浮言介意宜即入閣輔政佐理
庶政務不至廢弛特諭卿知欽此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謝恩訖竊念臣以奉職無狀致被人言
誼當引罪不敢與聞國政故懇請

皇上將一切本章發臣廷機擬票乃
聖意似知廷機求去之堅不欲苦之故仍以
命臣臣捧誦
溫綸不勝感愧惟臣子之事
君父以奉
命為恭安敢故違况
聖躬偶有違和方在調攝臣又安敢不效犬馬之
勞以寬
君父之慮謹將
發下本章擬票進

寬仍望
皇上加意調攝保養
聖躬勿冒風寒以致動火此尤臣一念惓惓忠愛
之私衷也至於臣積慾多病久思陳乞其入
閣事情尚容另疏籲祈未敢遽瀆謹將
聖諭送內閣尊藏外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請改遣分獻揭
竊見郊
祀在邇前日票擬分獻官臣亦預焉今臣以被言
待罪又連日痰壅火蒸遍身痛楚度其勢必
難供事誠恐臨期具辭有所不便謹另擬一
票上請
批發庶
大禮不誤而臣亦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十三疏

奏爲閣言蒙
恩感懼交集再懇
聖明卽賜罷斥事頃御史鄧澄論臣臣具疏乞罷
隨蒙
聖諭令臣照舊票擬本章促其入直臣捧誦
綸音惟有感泣竊念本章重事本非私家所可坐
擬亦非挂議之臣所可妄擬但以
君命嚴重政務殷繁不敢固違巳經遵
旨回奏外至于入直輔政則揆之分義萬難勉承

蓋今日
朝政壅塞巳極其所責望于臣者不止澄之一
人臣出而無以副天下之望則負罪日深愆
尤愈集不如及今决去猶可以附不能者止
之義此臣之萬不敢出者一也人臣之罪莫
大於蔽賢疾能今臣巳蒙躲閃觕擠中傷善
類之疑豈可復立
聖明之朝居百僚之上此臣之萬不敢出者二也
況臣摧苦餘生百感交集連日間精神恍惚
腸胃枯焦舊患未除新病復作其不能黽勉
馳驅效犬馬之力明矣今長安之內剳留半
空綸扉僻掩甚非盛世景象臣待罪之人不
敢復言其他惟是閣臣推補萬不容巳且臣
廷機杜門日久去意巳堅臣困劣如此卽私
家擬票亦暫時奉
命終非久計閣中事務將以屬誰此臣之不得不
言者也伏望
聖明勑下吏部卽行會推以憑
點用將臣放歸田里全其餘生庶賢才有效用之
機而世運有挽回之日矣臣不勝激切祈懇

之至奉
聖旨卿秉公持正忠亮老成朕所鑒知況今國事
多艱正望卿分猷化理豈可因小嫌介懷堅欲
求去卿宜遵前旨卽出輔政愼勿再陳其餘政
務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謝遣官宣諭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鴻臚寺卿李承華等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

諭大輔朕因動火頭目眩暈又害眼服藥調攝未

愈但念國事多艱正賴卿分猷佐理方今

聖母萬壽聖節在邇履長屆期豈可因小臣譖言

杜門不出堅欲求去卿心安乎遣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即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特諭卿知

欽此臣謹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賦性廉愚受

恩深重奉職不效致被人言仰煩

君父再渙

溫綸中使鴻臚臣繼臨私寓且以

聖母萬壽在邇履長屆期令臣即出輔理臣捧誦

諭音隆天重地苟有心胸寧敢忘于鞠結苟有筋

力寧敢惜乎驅馳惟是臣萬不得已之情已

經兩疏申請今亦未敢再瀆惟望

聖明加意調攝以膺自天之祉至于

聖母萬壽佳辰臣自當匍匐

宮門叩首稱

慶以少盡臣子之愚衷耳臣不勝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但政務繁重國事多艱

卿二疏奏辭朕已悉知卿公忠清謹守正無私

豈可因浮言介意卿宜遵諭旨即出入閣贊襄

慰朕懸望之意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請補閣臣第十四疏

奏爲微臣劣狀已著諸臣責備允宜懇乞

聖明亟採忠言以明用舍事臣以被言求去伏蒙

聖恩兩次宣諭臣具奏陳謝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但政務繁重國事多艱

二疏奏辭朕已悉知卿公忠清謹守正無私豈

可因浮言介意卿宜遵諭旨卽出入閣贊襄慰

朕懸望之意該部知道欽此臣陳情未遂再辱

溫綸進退趦趄措躬無地昨御史孔貞一有疏謂

閣臣輔理無效

論札虛拘非宜其所責備于臣無不切中臣當去

之故不能自言而貞一代爲之言極苦之情

不能自訴而貞一代爲之訴

皇上試取貞一之疏觀之如東宮不講枚卜不行

大僚不補稅使不撤章奏不下被言諸臣不

蒙

處分孰非臣輔理無效之公案乎臣有一言可以

自解者乎呼焉而又不聞請焉而又不報諸

事之沉閣焉而又如故則臣之所以事

皇上者其道窮矣天下人又相與罪臣責臣臣曰

不能辯身不能容乎足不能措卽欲苟然尸

位素餐亦不可得則

皇上之所以用臣者其道亦窮矣臣千思萬想天

下人皆以理律臣而

皇上獨以情恕臣則臣之自解于天下難而乞恩

于

皇上易臣屢疏所請會推閣臣一事實乞恩之至

急而事理之至窮難以再緩者輒復不避煩

瀆冒死哀祈伏望

皇上俯賜允行使政本得人輔理有效而又

念臣情勢之窮

賜以一去則不崇朝人心大定而

皇上亦得以晏然穆清無煩瘝之累矣臣不勝激

切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人直疏
奏爲臣衰未途
君命難違謹遵
旨勉出併瀝悃誠仰祈
採納事臣以不才引分求去乃蒙
君父爲臣焦勞兩勤
宣諭五奉
温綸臣何功何能被此隆渥卽今長至屆期
南郊將事臣不敢固違
嚴命安戢私家謹于今叠觚觚延見供事外惟是

言者之所責臣皆國家大計臣尚奉能得之
皇上則雖靦顏強出終不自安誠望
皇上乘此履長之時一新庶政補闕臣點都御史
下各差巡按一切章疏盡皆
揄發使天下翕然稱
皇上爲堯舜之君臣雖駑劣亦得苟安時日勉效
馳驅豈非大幸如仍前壅塞無所轉移日復
一日遷延苟且則是近日諸臣之所以責臣
者僅爲臣博此幾番之
温綸而臣之所苦口而力爭者僅得
皇上其餘政務知道了之一語於
國家大計毫無所裨于天下疑議毫無所解竊
恐臣今日之出無以終事
皇上也年來求去諸臣
皇上每責其好名潔身臣竊謂人臣之所以事主
全在身名名且不顧則何事可顧身且不恤
則何事可恤以若人而能憂國愛君未之前
聞
皇上亦安用此臣爲哉彼聖賢之所云不可則止
不能則止難進易退禮義廉耻云者又何說

也臣此番度量實當决去顧惟
君父之大分
天高地厚之大恩不能恝然故復不惜身名冒昧
一出伏乞
皇上哀臣憐臣萬不得已之苦心將臣所請
俯賜允行使臣之輔理少有分毫之效而
皇上之留亦不爲虛拘豈臣一身之幸實天下之
大幸也如使臣復不得已而求去以自甘好
名潔身之罪臣有辭矣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問安揭

臣頃連接
聖諭仰見
聖躬以動火頭暈害眼怕風臣隨于回奏中附陳
願
皇上善自珍攝以膺自天之祉矣此係暫時所感
今已經數日必
延吉無疑惟是今歲天氣乍寒乍温難于調護稍
有失宜風邪易入加以
萬幾殷繁深勞
聖慮虛火一動則頭目暈痛其勢然也日下長至
已屆陽氣初回伏望
皇上順時攝躬平情和氣
總攬乎紀綱政務之大而不以瑣屑分心
致謹于飲食起居之微而毋使風寒乘隙則天休
滋至萬福畢臻履長之慶與天地而無極矣
臣下情無任惓切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請補都察院揭

竊惟目前最緊一事無如都察院缺官盈天
下計吏旦夕至京考察之期相去僅一月若
有吏部而無都察院是祖宗二百餘年舊制
壞自今日一不可也且吏部獨司考察而無
人與之參伍非但咨訪不詳亦恐事權偏重
二不可也即無論計吏而堂堂風化之司百
僚瞻望所係乃閉門空署已及兩月何以振
肅朝綱奉行國憲三不可也
皇上神聖天縱于此等大事皆洞然
聖心無待臣下之言其
點用之命亦必在旦夕無待臣下之請但臣之愚
衷以為蚤一日則此官有一日之用而中外
人心亦蚤安一日故敢冒昧資陳以祈
聖明之速斷耳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處置邊餉揭

今日蒙

發下兵部尚書李化龍覆薊遼總督官塘報建夷事情一本令臣票擬臣謹即擬上竊念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為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日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必相率投虜天下事將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

聖明亦必為此縈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為備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酋雖強橫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薊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況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

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憂也誠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

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萬分匱竭冏寺又那借將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臣會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遷延遲緩視為故常則臣真不知其禍之所終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催發都察院堂官揭

臣以都察院缺官屢次催請未蒙
檢發登
聖意以考察一事自有吏部官主張不必都御史
耶此其事體緊要臣前言之已詳不敢再贅
惟臣愚慮以爲此官之萬難久缺蓋不獨爲
考察一事
祖宗設立都察院專以糾察官邪振揚綱紀使大
小臣工有所畏憚而不敢爲非自年來總憲
無人百凡廢弛各衙門堂上官缺者缺去者

告泛泛悠悠茫無統攝宴會日多職業日曠
昔人所謂盤樂怠敖泄泄沓沓之病畢見十
今日一旦禍亂則盡舉而委之
君父亦可嘆已此非得剛嚴果毅手裁獨持爲衆
所憚服之人使之秉執臺綱激揚振作尚未
知其弊之所終也胙都察院經歷司以署印
請此亦無可柰何之計臣竊計今尚書侍郎
共只八人中有三人杜門日久其餘皆有本
部事務誰可兼攝即使暫時兼攝亦非久計
且官屬代庖終是苟且望以起弊維風勢必
不得臣日夜憂此至于痰火上蒸咳嗽喘急
即勉强入直恐難久延所爲冒死陳瀆若是
者誠迫于勢不容已不敢有一毫矯飾以欺
君父也伏望
皇上留神省察如
聖意有所未愜亦望
俯賜明示使臣可以奉行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爲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李廷機自去年四月以人言堅意求去至于冬月又遣家先歸僅以二僕自隨荒凉病苦情緒不堪臣與隣居每爲寛慰經今一年九個月矣人言紛紛催迫不已廷機自以閣臣受
恩深重未奉
君命不敢擅出國門今見朝
覲在邇居處不便且欲移居荒僻之處以待
命臣念廷機事
皇上三十年清苦勤勞一心報
主蒙
皇上知遇振擢以有今日乃暮年衰病窮迫無聊一至于此固
聖心所深憐也彼之日夕哀祈不過一去
皇上但以片言允放即是終始造就之恩亦
聖心所不靳也頃者臣被言待罪求以票擬歸之廷機而
皇上仍以屬臣蓋已洞悉廷機之苦有甚於臣而不欲以此困之也則何如蚤放一日使廷機免一日之苦之爲愈乎廷機又言今年四十疏一槩留中今亦不敢煩瀆取厭屬臣代懇極其哀求故臣輒敢不避嫌疑饒舌如此伏望
皇上鑒其苦情將其屢次辭疏隨便檢出一通
發臣擬上使廷機身退心安始終兩全目前亦得省于搬移
皇上體恤之恩臣與廷機共戴之矣臣亦進退維谷之人而惓惓此請者先僚友之急而後其私有萬不容緩者在也臣不勝激切懇懇之
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時政疏
奏爲微臣時刻難容萬言只是一苦哀懇
聖明垂憐超拔事臣項奉
温綸强顏再出亦冀
皇上察其苦情於緊要政務有所
允行以少伸其報效之私乃旬日之間四請都察
院而不報再請兵餉會議而不報在廷諸臣
移書罪臣詈臣者逐日不絶其輕者責臣以
去而甚者責臣以死臣孱然之身耳萬罪千
愆萬懟千恨無不總集雖使金石爲軀亦將

銷鑠以至于盡也而況于血肉之形骸乎今
禍亂未作天下人已以臣爲罪首紛紜如此
一旦變故橫生恐雖死不足以快人之意以
二十年來蘊祟之釁毒而使臣獨當其辜甚
可痛也大小臣工苦心力爭不能動
皇上之分毫而謂庸劣如臣獨有神謀秘策可以
回天亦可憫也今之責臣者曰每日當詣
宮門力請也請必涕淚也又當合九卿科道郎
署伏
闕以請也夫宮門禁地臣子不得到九卿諸臣
各受
國恩各懷惻款苟可效忠何待臣言若臣之淚
已無時而不揮矣即送本文書官亦親見之
矣萬想千思終無計策即欲合羣恐辱遷延
以待而臣亦有心胷亦有面目豈能如此且
今之罪臣者又不止在廷諸臣已也災傷遍
天下不能卹
闕額祈爲之拯救至于横歛重征一槩如故則
萬姓罪臣矣內變將生外變復至戎馬一闖
于郊關勢必震驚

宗社則
九廟之靈罪臣矣書之史冊傳之後代以爲我
明禍亂自某人爲輔臣始則萬世罪臣矣臣每
念及此忽忽忘生宇宙雖大將何地以自容
聖恩雖深將何福以消受然則臣雖未能遽死而
似此情形亦必死而後已耳臣聞之仕宦之
道有如飲酒席將殘矣主人怠矣首坐之客
自宜引避以謝主人彼爲衆賓者即不速而
至醉飽而歸諠呶爭坐亦自無妨臣濫居首
坐者也故敢哀祈

皇上許臣一去以稍寛其罪責如必不容臣去而
　困之以死臣死而見
二祖
八宗于地下亦有以逃罪矣臣滿腔欝結五內俱
　焚氣喘聲悲言無倫序更望
聖明原宥臣不勝哀號迫切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

請免戶部買辦銀揭

蒙

發下戶部一本為金花買辦銀兩該文書官劉用

傳

命票擬臣細觀本內金花欠至五十六萬四千餘兩買辦欠至六十七萬餘兩此二項雖俱係

上供之數但金花原有額派買辦則起自萬曆六年原無額派皆係該部設處挪借軍餉等項錢糧以進計其所費已六百餘萬至于今

日部帑盡空無可設處故不得已而祈免下

皇上耳今邊餉逼迫軍士號呼勢將為亂昨見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可為寒心該部智慮已窮困極欲死今日合部十三司官來見臣哀訴臣但對之太息而已軍糧如此買辦銀兩又將安出耶以

嚴旨督之亦何益哉臣謹擬令該部將積欠金花銀作速催解其買辦銀且暫停緩以救該部之急亦其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伏惟

聖明憐察賜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都察院署印揭

今日蒙

發下都察院經歷趙士吉請官署印本令臣票擬

臣念九卿中甚為乏人只總督倉場右都御史孫瑋工部侍郎王汝訓二人堪用然昨吏部尚書孫丕揚告臣謂孫瑋與之同鄉共事考察稍有不便汝訓又見署工部難以兼攝

臣不得已謹擬兩票上請

聖裁其都御史官必當

點用與代庖之故臣項已具揭奏聞併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請會議兵餉揭

昨接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言達虜頭目十個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等處瞞搶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罰此其勢已極爲猖獗而督臣又移書于臣恐此虜與奴酋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何以支吾即欲發兵應援而糧草久缺兵不肯行然則邊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四次票擬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

我
皇上神明聖武
留心邊事何至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蓄積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爲捍衛即糜費不惜何也小有所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蠢爾犬羊生心日久有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爲
皇上守此者誠使割內帑之十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爲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節
聖心未肯慨然亦
亟命廷臣講求長策人出所見必有可采何至束手待斃坐觀其變之若是哉年來邊備廢弛已極封疆之臣當任其罪乃以糧餉不敷之故使之有辭一旦地方失守彼必委過于
朝廷而
皇上反爲之受惡矣三尺法縱無所逃亦何以服其心也大小臣工談及此事無不慄慄驚危若禍在旦夕相與謀伏闕力爭臣恐其太激

勸之且止然細觀事勢實萬不容緩臣若不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直陳如此伏望
聖明即將戶兵二部前疏檢發使得奉行以紓倒懸之急少安中外之心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宮坊推轉揭

題爲印信事照得掌右春坊印信右庶子傅新德已經陞任去訖遺下印信缺官掌管臣等推得南京翰林院掌院事右諭德朱之蕃堪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管右春坊印信及照國子監管司業事左諭德湯賓尹右中允孫愼行顧秉謙鄧士能郭淐南京國子監司業朱延禧各資俸已深壅滯日久擬將湯賓尹量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孫愼行量陞左諭德顧秉謙鄧士能郭淐量陞

右諭德俱兼翰林院侍講朱延禧量陞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以稍示疏通之意

伏乞

勑下吏部查照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催請薊遼兵餉揭

今日蒙

發下薊鎮總督王象乾請討錢糧本令臣票擬臣讀之其言至危至迫至爲可憂此事責在該部然該部連疏奏請廷臣會議皆在

御前未發今若泛泛下部無益於事必須依其所請速集廷議庶幾人出所見或有長策亦不敢專望內帑也至于急救目前則須暫借馬價銀以應其請此當于戶部疏

批發今未敢遽擬耳事勢窮急無可柰何故敢附

陳愚見若此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救處刑部司官揭

該文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寶和店條稅銀兩係

聖母宮中御用之資如何縱容經紀棍徒包攬錢糧浸漏條稅前誣告事情也有旨了今有啟名揑告劉弼等司官受賄故違着降調于山等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劉弼等俱免提照舊應役出旨來欽此臣細觀本內所奏只為劉弼之枸提並無官司受賄之說劉弼既奉

明旨免提應役而司官復行拘提自是有罪但中間亦或別有事情未可懸斷我

皇上聖度如天凡百優容今以中使之一言而遽降處司官人情疑駭必復紛紜而臣愈無所逃罪矣如使司官果有受賄實跡確然無疑則雖治以重罪亦不為過而況於降處乎惟其事既無的據而原奏亦無一字言及突然坐以此罪揆之情法實為未安此臣之所以再三躊躇而不敢輕擬也臣尚不知司官為何人豈敢曲護但愚見如此故敢冒昧陳瀆

仍恭遵

聖諭謹擬一票上請

聖裁伏望

聖明弘加矜恕以光

聖德微獨司官蒙

恩即臣與大小臣工無不頌戴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請會議兵餉揭
今日兵部各官共至閣門投遞揭帖其言兵餉匱乏邊事危急之情狀讀之真寒心變色凜乎不可一朝居者
皇上試一覽之便自洞徹不待臣言今內外空竭百計已窮發帑之情不能強得之
皇上該部無可柰何乃以會議為請蓋一會議則邊備之作何整飭軍餉之作何清查逋欠之作何徵催廢墜之作何脩舉人出所見以待該部之折衷而

皇上又以神明之見斷于上必有一番經畫救此危急不至汲汲惶惶茫然無措之若是也若復猶豫遷延付之不理一旦禍亂大作不可收拾封疆之臣必歸咎于該部曰兵食之不給也該部之臣必委責于
皇上曰力請而不報也則是今日
宗社之憂天下之亂皆
皇上一人任之豈不甚可惜哉事勢至窮至迫臣雖欲不言情不容已故敢冒昧具揭覩請
文華門稽首恭進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催散館揭

臣惟翰林院各官陞差事務原係臣等職掌

年來壅塞已多百凡癈廢蒙

聖恩于臣等所題

請勑撰文及右春坊掌印等官俱行

允發積滞稍通臣與諸臣不勝感戴惟庶吉士散

館日久臣等擬授職銜蒙

允下部亦已三月而吏部銓除之疏屢上未蒙

檢發諸臣無所事事閉戶逍遥殊失

皇上作養優待之盛心而亦臣等未完之一緊要

事也伏望

聖明俯賜兪旨

勑下吏部查照原覆所注各衙門行令各到任供

職庶

朝廷之作養不虛而臣等亦免于煩瀆矣

萬暦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十五疏

奏為艱危日甚籲訴已窮懇乞

聖明亟補閣臣以維世道以救殘生事臣以庸愚

獨當國事已一年九個月論精神則日昏一

日論時事則日難一日其所爲泣血陳情以

求

皇上之推補者不知其幾矣而至今尚杳然也請

以不容不補之故再臚列而申言之古來輔

弼之臣責任雖多然其大者不過于安國家

保黎民鎭撫四夷使中外寧謐而已今水旱

災傷幾徧天下人民流離死徙在在不絕建

夷達虜連結窺邊國家之危有如累卵自非

宏猷淵畫真足以撥大遺艱挽回氣運者曷

勝此任此其不容不補者一也天下之事有

如一家主伯亞旅不和不可以爲家群臣不

和不可以爲國今中外諠豗茫無底止向者

置臣于是非之外猶可平停今已扯臣于是

非之中何從辯折若非政本有人平心剤量

愈見决裂此其不容不補者二也

文皇帝初置閣臣即用黄准胡廣楊士奇等七人

列聖相沿少亦不下三四人豈爲此具員哉蓋以
咨勿心膂之地濟濟師師則氣勢自壯人心
自服
朝廷之體統亦若因而尊嚴今孤單若此輕弱
可知加之以庸愚救過不贍何暇論匡濟之
事乎此其不容不補者三也國家庶政名曰
幾務幾者動之微吉凶悔吝之所由分議擬
一不當其害立見古之名臣如魏丙房杜之
流猶必同心輔政謀斷相資今柰何以幾務
之重令豎儒冥冥決之嘗試爲之乎其亦忽

天工輕
社稷甚矣此其不容不補者四也人才之生于世
長養甚難摧殘甚易故鄧林之木可爲棟梁
大臣必亟擇焉今朝野之間舊德名流人情
歸向者良可指數及今不用臣恐老成者有
剝落之憂精強者有桯杌之患霜雪斧斤同
歸于盡國家將何賴焉此其不容不補者五
也凡天下之物必有主者則人無競心置璧
于途而莫適與爭者必至矣今自此官空缺
以來內外南北衆論滋紛推戴擠排疑端四
起盈庭聚訟大率由茲其流之禍將有不可
言者誠使一旦慨然補用則衆喙俱休息嚣
競之風養和平之福何利如之此其不容不
補者六也夫此六者利害得失較然甚明臣
不敢飾一語以欺
君父也臣聞之月爲臣象昨者月食至旣自初更
以至半夜較之往時最甚且久天象昭彰甚
可畏懼故敢不避瀆煩詳陳其說以冀
聖心之一動至于萬折苦心萬行清淚固有萬言
不能盡者伏望

聖明哀憐省覽
俯賜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催請會議兵餉揭

前十五日蒙

發戶部借給邊餉疏臣已擬上而至今未發昨薊遼總督王象乾順天巡撫劉四科又各有揭帖言軍士以歲暮無糧喧呼擾動其勢至急其言至爲迫切若不速爲處置臣恐嗷嗷之衆計出無聊而督撫諸臣亦不能繩之以法矣且非但薊遼爲然卽宣大管糧官亦來告急其所欠之數皆多至數十萬然則今日戶部所借尚不足供兩月之需而將何以善其後哉此會議之舉所以必不容已而臣之惓惓而苦請者亦其勢之必不容不言者也伏望

聖明亟將戶部前疏檢發以救目前且使窮餓邊軍得沾升斗以度癸年亦

皇上無量之功德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時政揭

臣惟歲除在邇節届端履我

皇上無疆之運祚日引月長而中外企望之人心日殷日迫葢庶人之家每當改歲之時必取其一年停積之事務而料理遣發以使新歲得以從容恬適無煩擾之累而況于國家政事停積如今日之多寧可再遷延不決以待來年乎臣今不敢槩有陳瀆謹擇緊要數事開列上請伏望

聖明槪賜允行不勝大幸

一兩廣地方介在山海內有猺獞外有盜賊控馭極難今督撫巡按官俱缺地方事無人統攝彼處兩司官具揭到臣及吏部吏科言㳅夷盤據結連海賊勢必爲亂責臣等轉聞

皇上亟爲點用督撫官使作速赴任毋致誤事其言甚切其勢萬不容緩臣不敢不爲之請伏候

聖裁

一刑部尚書沈應文封印已數月三尺不行
法令廢弛近日都城內外盜賊縱横公行
刦掠無所忌憚甚可憂也頃應文辭疏
發票臣已擬允其去而又留中如未當
聖心亦望
傳諭令臣再擬使其或去或留有所歸結毋以一
人而誤一衙門之事其餘求去諸臣皆
賜裁斷以便奉行是今日肅紀綱省議論之一大
竅係也伏望
聖裁

一今日邊疆多事夷虜縱横制勝運籌惟兵
部及戎政二三臣關係甚重尚書李化龍
文武具備眞堪委寄但去歲一病至今尚
未全瘳加以部事無人佐理又兼攝戎政
勞苦已極昨以月食救護臣與之聯班見
其足軟力弱不能成禮而去心竊慮之
皇上既眷留化龍須爲
點用侍郎及協理戎政官以分其勞且可以爲緩
急之用蓋此官與他曹不同必須曉暢戎
機熟知邊務者方可臣竊觀朝臣中足當
此任者甚少殊不可不豫圖之也伏候
聖裁
一庶吉士散館考授奉
旨日久而該部題覆至今未發諸臣茫無職業優
游閒曠殊失
朝廷一番作養之盛心而于事體亦不便者也
此關臣職掌不得不爲屢請伏候
聖裁
一工科無人署印章疏久積不敢發抄極爲
不便至于山東湖廣眞定各處巡按或報

滿已久或空缺無人都察院催請之疏無
慮數十應與工科署印槩
賜檢發者也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宮僚徑去揭

該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
疏未蒙
批發送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
文華門叩辭將坊印送至閣中臣不敢受有經
留印而去臣不得不爲奏聞竊念臣子進退
當候
君命近來挂冠徑去者已多雖
明旨森嚴加以重罰終不能禁此在諸臣之罪信
無所逃矣但杜門經歲哀請頻煩九閽茫然

終無一報固從來未有之事也進既不可退
又不能拘繫縶維無所控訴亦從來未有之
苦也古稱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禮曰體群臣
今日諸臣望
皇上之體切矣
皇上一爲處分使得以禮進退是諸臣之幸也不
然彼窮迫無聊自甘從罪臣子不足惜而其
如國家之體何哉夫功名爵祿人情所甚愛
潔身勇退人情所甚難今使人棄其所甚愛
而就其所甚難則亦足以觀世道矣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至于馮有經之送印辭官併望
聖裁非臣所敢擬也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十六疏

奏為青陽肇布
聖政維新懇補閣臣以隆政本事臣受事
綸扉三更歲矣每見節令一新則中外臣民欣欣
相慶曰我
皇上真亘古未有之完福也萬曆之治其與天而
無極乎則又相與顒望曰
聖天子其必有所舉動法天道而順人情乎今歲
上計之吏偕計之士自遐方絕徼咸至于
闕廷其思覲揚

德化以共耀休明者尤甚于往歲臣竊計
聖明於諸凡政務之緊要大小臣工之所力請而
未得者且以次施行以答天下之望矣惟臣
之所最急則無如推補閣臣一事蓋昔人有
言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今閣臣非相
也而已醜然冒相之名矣歲歲具贍之地而
零丁孑立一至于此非所以為觀也即使其
人而賢猶且不可而況不肖如臣乎即使天
下無事猶且不可而況多事如今日乎詢之
輿論皆謂近來議論愈紛人心愈怪天下之

可憂有不徒在于水旱災傷盜賊夷狄而即
在于
朝宁之間者假使密勿有重臣焉當不至此此
臣之所自愧自傷而不得不急懇于
皇上也夫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於天
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瞻新輔之丰采
於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
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
皇上之功德至大也臣所嘵嘵而陳瀆者至矣盡
矣伏望

聖明憐察施行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催發吏部題覆散館揭

照得庶吉士散館已五閱月業經奏

旨於各衙門授職惟吏部題覆至今未發諸臣既

蒙

作養之恩乃淹苦困頓不得一官自效彼其同科

進士皆銓除已盡各有職司而諸臣爲

皇上所拔擢顧反不如衆二百餘年之盛典而屑

越之誠可惜也年來

朝政壅格六曹事務所不能得者悉歸罪于臣

等臣等已困苦極矣而自已職掌如此等事

亦頻頻疏揭而不得請寧不愈困愈窮而無

所措手足乎今歲庶吉士既已停選不敢復

煩

聖明惟此前件必當結局臣不得不爲瀆請伏望

皇上慨賜俞音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微獨諸臣感

恩即臣之戴

德亦不淺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九日

催發刑部沈尚書病疏揭

照得今歲大計將竣稽之舊章有大班糾劾

一事係刑部職掌歷來遵行不廢今刑部尚

書沈應文告病封印已五閱月堅辭不出昨

該司官已將此事具奏恭請

聖裁未蒙

發下臣惟考察糾劾係國家二百餘年功令必不

容已該部尚書不出誰爲舉行臣不得不爲

申請伏望

聖明將沈應文辭疏或允或留斷自

宸衷發臣擬上使應文之進退得以分明而千大

計重典亦有光矣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十一日

請東宮講學揭

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
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
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將百通於一切
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
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
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絶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
之迹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欲默定也秖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
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秖因輟
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顧使四海人情皇皇
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
苟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瀆
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顒望于下
即
列聖在天之靈顧念
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爲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修
乞
臣謹擬得二月初四日初六日二日皆吉伏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倶出開講是真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也
臣不勝懇切政望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催庶吉士授職揭

該庶吉士散館日久吏部銓除之疏已屢上
矣臣等亦爲屢催俱未蒙
允發今會試在邇舊例分考官用翰林官十二員
而目下翰林諸臣或以出差或以避嫌或以
舊歲曾經主考甚爲寥寥不足充數惟得庶
吉士
命下始不乏人此臣之所以復冐昧而有請也伏
望
皇上慨賜俞音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做獨諸臣得藉此服官少答
恩遇即會試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聖政當新人言宜省疏

奏爲
聖政當新人言宜省謹陳目前要務乞
賜施行事臣惟國家三歲舉計吏比士之典至爲
隆重四方萬國之耳目盡在此時我
皇上臨御以來此典十三舉矣自古帝王陳玉帛
于明堂而操威福于五位如是之久音自羲
黃堯舜外不可多見玆亦千古極盛之事也
顧四海人情常汲汲皇皇若有觖望于衷以
爲

聖德有未盡光世道有甚可慮者其大端有二曰
時政之壅塞也議論之煩多也所謂時政之
壅塞者何也九列六曹
朝廷之股肱不可一日缺者而今大半不補即
見在數人亦相率求去無有固志刑部印且
無人掌管兩廣總督屢推不報則大僚之壅
極矣遷謫諸臣以激濆蒙譴不爲無過然其
閒固多出于忠
君愛國之真心其所言之事亦多有蒙
皇上之採納者此皆一代難得之才也顧一行摈

斥卒老丘園凋零相繼錄用無期則廢棄之
壅極矣內外臣工諸所奏請大槩留中至于
彈章辭疏兩無處分是非不明邪正俱混而
求去待
命諸臣尤爲困苦頃沈應文得
旨都門歡動以爲曠世
特恩則章疏之壅極矣其他如州縣之淹遲選補
之濡滞庶吉士之久不銓註種種停留難以
枚舉循此不已其弊安極臣故謂
聖政之當新也所謂議論之煩多者何也人臣之

義協恭爲國廉藺寇賈千載美譚而今一言
違戾動成戈矛一事參商便形奏牘引繩披
根牽蔓無已則辯訐之煩極矣古朝之道忠
厚正直言必當罪始服人心而今一羅口語
槩入于深文但挂雌黄無分乎流品吹求洗
索之風日熾簠簋帷薄之義奚存則彈劾之
煩極矣章疏之體明白正大君前臣名古有
成訓而今俚言隱語動違
至尊邑里官稱全無名姓彼此相沿恬不知怪則
奏對之煩極矣其他如內外之交爭門戶之
各立是非黑白之互混種種喧呶亦難以枚
舉長此不已其禍安窮臣故謂人言之當省
也夫此二端其一如隔食之病令人困悶而
不聊生其一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憒而不自
覺病雖不同症則皆惡而臣之愚衷又竊以
爲惟
聖政新則群情懾服而人言自當斂戢惟人言省則
宸衷感悟而
聖政庶可挽回症雖異治藥則相須自非上下之
間各盡其道相與匡扶天下之亂其何日之

有哉至若臣之庸劣無狀自揣甚明上不能
感格乎
君心下不能調和于衆口即國家大計如
東宮講讀閣臣推補嘵嘵言之亦尚不能得又
何怪乎政本之日輕而紛紜之日甚也量力
度時真有難以一朝居者伏望
聖明先行罷斥以示溺職之愆而後將時政所急
次第允行用以風勵臣工挽回世道
宗社靈長之慶將在兹矣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該臣於二十日具揭恭請

東宮講學仍擇於二月初四初六二日皆吉恭

候

欽定今時日已迫而天氣又漸就融和累年曠典

惟待今日舉行不容再緩乃尚未蒙

批發天下臣民無不翹望臣萬不容已竭誠催請

伏望

聖明即於臣所擇二日內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俱出講學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催庶吉士授職揭

臣前以會試缺分考官揭請庶吉士銓註授

任未蒙

允發今去試期只六七日事體愈迫不得不行催

請伏望

聖明軫念重典及諸臣守候日久有虛作養之意

亟賜俞音

勑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催　發吏兵二部尚書辭疏揭

竊惟今九列大臣寥落日甚至于尋常遣祭亦遂無人而吏部尚書孫丕揚兵部尚書李化龍又以病求去疏皆留中未蒙

批發惟此二臣碩德壯猷老成鎮重真國家之柱石中外人心共相倚賴以匡維世運

皇上既知而用之矣於其求去寧可不慰而留之乎吏兵二部責任最重二臣杜門則事多寢閣即如刑部尚書薊鎮總兵亦無人推舉堂堂六曹率皆空署甚非盛世之景象也二臣

之心皆主于决去言甚懇切臣知

皇上必不聽二臣之去但疏久不發則二臣之去志愈堅而天下事愈爲難處故敢冐昧言之

伏望

皇上將此二疏亟賜檢發

諭令即出供職毋復堅卧以至廢事其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亦以給假告病爲請目今有會試主考重事更無他人堪用併

望

聖明檢發其疏責令供職庶有以紓目前之急務矣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四日

催知貢舉官揭

該禮部題請會試知貢舉官臣已擬票翁正春供事查舊例知貢舉官從來皆用禮部侍郎至近年甲辰丁未兩科侍郎無人始以少詹事代充今正春已經吏部屢推侍郎故臣擬陞一秩以存舊典而至今未蒙
發下試期已迫不得不為催請如
聖意未欲遽陞或令以原官供事亦足應急今翰林官四品以上者共止四人吳道南見掌禮部蕭雲舉王圖擬充主考官自正春之外更

無可知貢舉者伏望
聖明亟賜
允發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五日

請留朝覲各縣官揭

昨該吏部具題請留朝覲俸深各官恭候
允發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為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為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轉陞匪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為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挂議去者故人情甚為厭苦即強之涖事亦哀頹不振于民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朝覲各官其資俸

視前尤更久竊方內災祲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勞苦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鬮應選便有百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尚書臣丕揚老成持重蓋徘徊躊躇不敢遽請者久之至揆度理勢必不容已乃敢具題蓋一以為
朝廷存舊章一以為地方省勞費一以為銓部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臣之愚衷亦竊以

爲當從丕揚之請令查資俸最深者作缺別
選至于得請之後或留之候補或聽之暫回
從容處置不必刻期則皆在
皇上之聖裁而非臣下所敢專者夫虞廷三載黜
陟幽明有黜有陟方成勸懲
皇上留心計典而此一事于計典亦大有關係故
臣敢昌昧言之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等前擬于初四初六二日皆吉奉請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講學未蒙
允發今日期已過謹再擇得十二十九二日皆吉
上請
聖裁合四海之人情屬望莫急于此事舉六年之
曠典緊要無過于此時若再復遷延則轉眼
之間便將及夏而出講又無期矣臣等所以
不避煩瀆再三祈請于

皇上者蓋度其事之必不容已而時之必不可緩
也其侍班講讀侍書等官又皆盡缺自古以
來未有
東宮已建乃宮僚顧虛而無人若今日者臣等
謹推得原任國子監祭酒方從哲詹事府協
理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翁正春
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湯
賓尹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趙用先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南師仲劉一燝

俱堪充講讀官禮部儀制司主事范可悛大
理寺左評事兼司經局正字羅萬英俱堪侍
書內方從哲翁正春資俸已深俱陞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范
可悛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併乞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請 發論救李漕撫各疏揭
該工部郎中邵輔忠御史徐兆魁各論劾總
督漕運戶部尚書李三才隨該三才具疏恭
辯又三疏乞休及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
董紹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相
繼為三才辯雪俱未蒙
批發臣惟三才夙著時名雅稱物望在淮上十三
年有保障功言者所云必別有所見臣不敢
知且三才事
皇上日久其行事人品具在

聖鑒臣不必言但兩惟重地督漕重任國家咽喉
命脈寄于一人關係甚大今三才已杜門待
罪百事沉閣若久不得
旨妨誤實多臣不得不為之請伏望
聖明將諸疏檢發一二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使三才之去就分明而于漕撫大
計亦大有裨矣再照近來論劾章疏一槩留
中此雖
聖恩寬厚普示優容然自古帝王為治忠佞邪正
必須別白若言人者與言于人者兩無可否

則彼此混淆是非倒置茫茫天壤大似混沌
世界而天下事愈紛紜潰亂而不可支矣更
望
皇上於諸凡論辯之疏時行
檢發或斷自
聖衷或
勅下吏部定其是非曲直以待
處分是亦今日尊
主權肅人心之一大窾係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
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催補胡二僉事
勅書揭
該吏科給事中俞安性推陞廣東按察司僉
事兵科給事中胡嘉棟推陞福建按察司僉
事皆久奉
俞旨當赴任供職而二臣所有
勅書該臣擬上至今未蒙
批發臣惟科道外轉名曰年例原非優處若併其
勅書而靳之則是塞其效用之路於政體欠平且
二臣既無

勅書不便赴任行事而吏部又不敢更推臣查俞
安性係羅定兵備道胡嘉棟係建南分巡道
皆緊要地方難以久缺故敢為之一言非但
為二臣請亦為地方計耳伏望
聖明俯賜
批發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請補閣臣第十七疏

奏爲萬懇

天恩速補閣臣事臣之請補閣臣章已十數上詞已千萬言斯亦從前未有之事也而

聖心猶未動者豈只見臣言病則尚能入直言苦則尚能支吾以爲如此亦足以搪塞而了事耳不知臣之力竭精亡爲日已久屢欲杜門陳訴而以票擬重事無可推托勉強奔馳日復一日蚤每望閣門而欷歔對妻孥而飲泣也在

皇上既以臣之未去而故緩其補在臣又以

皇上之未補而不敢言去兩相挨延兩相耽誤其究且以蒲柳之軀與國家之事而俱敗也豈不痛哉往時閣臣職掌只在票擬天下人亦只以票擬之當否定閣臣之忠邪自年來章疏留中九閽隔絕帷幄勿一路差可上通天下人遂以章疏之阻塞罪閣臣之奸欺即甚懷忠恕之心者亦尚謂臣袖手坐觀不行力請臣鬱抑私衷從誰告語

皇上憐憫孤臣曲加容貸亦嘗爲臣一念及此否乎今世事多艱殷憂未艾仁賢困厄中外空虛大小臣工欲進不能欲去不得無不責望于臣臣逐日疏請揭請率多不報身且如此何况其他若多留一日徒添一日之罪此所以展轉思維不得不哀祈于

皇上也臣聞之牛馬至賤然驅牛者猶哀其喘駕馬者猶兩其縣牛馬力疲猶別求壯健者以代其罔臣所哀祈無他但得比于牛馬足矣

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八日

綸扉奏草卷之九

請刑部署印併允戶部趙尚書求去揭

該刑部各官題請署印已經

發擬侍郎王汝訓署掌今已數日未蒙

允發竊惟該部自尚書沈應文封印以來已將半

載一切獄情盡皆停積因犯監禁日久不得

發遣法紀陵夷已大不便況六卿衙門關係

至重乃堂上無官庫中藏印其於

朝廷體統所傷亦不小矣今大僚之缺過半所

存二三人又皆杜門求去自王汝訓外更無

堪用而汝訓亦自有本部事務苦于兼攝臣

之所擬蓋亦無可柰何之計耳伏望

聖明即賜

檢發或臣所擬未當亦乞傳示

聖意令臣再擬上請應署印有人而部事不至于

久廢矣又戶部尚書趙世卿杜門日久六朩

釋放毋論病苦真情所當體念即人言紛沓

世卿亦難展布昨令屬司官皆為代請其急

切可知今國計方虛邊陲危困而欲世卿以

喘息僅存之餘生持籌學畫以衆喙交攻之

逆境出令指揮其誰信之而誰從之臣不知

此之為患在世卿乎在國家乎

皇上亦可以思矣伏望

聖明併俞世卿所請使得歸去別行推補庶計事

猶有可為不至于束手而坐困也臣不勝悚

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請點巡漕倂巡按各差揭

臣#接都察院揭帖言漕運届期巡漕御史未蒙
點用誠恐有誤國計其言甚切竊惟漕運係國家命脉第一重事地方遼遠軍民刁頑非有御史一官持斧巡行綱紀而統率之則人必不肅而奸弊滋多矣往歲此時御史皆已啣命出都僅能集事今届期已過而都察院屢疏尚未
允發臣竊慮之且總漕尚書李三才又以人言杜門今歲運事誰人料理御史之速遣尤事勢之萬不容已者至于山東湖廣兩差候代皆已踰年舊巡按官皆以病告其情甚苦而直定巡按缺官遂令武舉大典因之曠廢亦二百餘年未有之事也該院題催之疏無慮數十郎臣之揭請亦已屢矣
皇上神明之見豈不知此事必不容已特以遲滞之故而使臣等焦唇敝舌以煩瀆
天聽亦何利之有乎伏望
聖明將此數差先行

檢發而後徐及其餘庶軍國之大計不誤而各地方亦皆有賴矣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催請刑部掌印及各差御史揭

該臣于數日前具一揭催請刑部掌印官又一揭催請遣運及各差御史俱未蒙
允發昨刑部司官又來見臣極言該部堂上無官百凡壅滯衙門空虛不成景象責臣不爲代請而右都御史孫瑋又極言各差巡按屢請不下缺者不得補舊者不得代甚爲不便而巡漕遣運一差更爲緊急數千糧艘皆賴此一官催督且約束官旗稽察奸弊皆其職掌今較之往歲已爲愆期萬不可再緩以誤運

事其言甚切其意亦咎臣不爲力請臣念此二事實目前要務難以推延臣雖言之諄諄
而
皇上不行亦臣微誠不能感動之罪也夫復何辭

近日方面部屬各官多蒙
恩允補人情欣慰惟是大僚各缺猶未
點用此根本所在其重且急甚于他官昨吏部已推上刑部尚書侍郎伏望
聖明即賜點用使部印不至于久懸其遣運各差御史倂
賜檢發以便行事臣非萬不容已不敢如是之煩瀆也統祈
聖慈俯垂炤察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催請刑部掌印及　發工部侍郎辭疏揭

臣惟刑部封印已經半年旣不
命官暫署其吏部推上尚書侍郎又未蒙
點用然則此一衙門可虛而不設耶今六部堂上
官共只七人又有三人告病天下之大庶事
之多豈此四人所能料理而刑獄一事關係
尤重乃獄訊久停累囚長繫以愛惜官爵之
故而使
如天好生之仁併壅遏而不暢甚非計也至工部
侍郎王汝訓頃因偶疾亦具疏求去在汝訓

雖出于眞情而當此乏人之時豈可容其閑
門堅臥自遂其私乃辭疏至今未蒙發擬去
留無據亦甚不便臣見
皇上近來于方面各官
點用甚多而邊東巡撫旋推旋發仰窺
聖意軫念藩方
留神邊圉如此眞切就不願服第臣之愚衷以爲
藩方固重而大僚尤重邊圉固急而
朝廷更急譬如人身四肢雖盡精強而腹心之
內空虛日久其何以爲運用之樞綱維之本
哉臣屢次揭請煩瀆
聖明自知罪愆然欲默而不言則理所不可情所
不安故復嘵嘵如此伏望
聖慈俯鑒微誠將刑部尚書侍郎
亟賜點用如所推未當
聖心不妨令該部再推上請其王汝訓辭疏併乞
檢發責令供事庶于朝政不致久誤而我
皇上知人任使之明亦益顯矣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

請　東宮出講揭

臣惟

東宮講讀大小臣工相與苦請而臣閣中之請視諸臣更為頻煩即今春疏揭亦已屢矣而荏苒遷延又將春暮尚無出講之期

聖意淵微臣等委不能測但逺稽往事則殷鑒甚明近考朝章則

儲訓具在仰體

聖慈則燕翼貽謀極其周至旁參事理則

宮府內外毫無所妨向者

冊立之舉重而且難

皇上猶斷自

宸衷慨然舉行豈以尋常出講一事而顧遲回若此耶或者謂

皇上厭臣等之煩瀆因而致疑愈加疑滯臣竊以為列在股肱于國家大計安得不言此

聖心之所亮也況臣以旦暮欲去之人事

萬壽無疆之主何嫌何疑而有所諱避此在皇之所自亮也故復冒昧竭誠擇于本月十二十七二日皆吉恭請

聖明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青宮朱邸並聞絃誦之聲主器分藩共受進修之益豈非今日一盛事哉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六日

催纂修玉牒揭

臣惟

玉牒纂修前此多十年一次今已踰期而

天潢之派其繁衍視前此為加倍頃該臣等具題

已奉

俞旨而纂修各官屢列名上請未蒙

允發若遲延日久則簡帙愈多有難辦理我

皇上奉

祖展親百凡周渥而此一事關係

宗支亦臣等職掌之緊要者故敢冒昧申請伏望

聖明留神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催發吏部孫尚書辭疏揭

該吏部尚書孫丕揚於十五日以

廷試供事入

朝偶爾感疾扶掖而出隨具疏乞歸今已數日

未蒙

發下竊惟丕揚年已八十屢欲求去徒以

聖恩深重不忍辜負每對臣言輒至泣下老成之

人不堪勞苦忽然眩暈遂有不測之憂亦可

憫也惟是銓衡重任耆碩若丕揚豈容遽遂

其請乃辭疏不發則其去志愈堅而于銓務

亦大不便矣伏望

聖明將原疏

檢發勉其供事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十八疏
奏爲感事觸衷苦陳愚悃懇
補閣臣併及九列大僚事臣昨以
廷試大典備員讀卷因查歷來故事讀卷官該
有十八員至近年始漸不如額然猶皆十人
以上即萬曆三十五年稱爲至少亦有十一
人而今歲遂止六人寥寥巳極難亦勉強完
事而蕭條索莫之狀殊不堪觀假使
國家一旦緩急有艱難重大之役亦此數人能
辦之耶此臣之所深有概于衷也臣猶記萬

曆三十年春
皇上勅諭吏部朕思我
祖宗時閣臣常有三四員至五六員以佐襄治理
今閣臣雖有四員且首輔錫爵敦催未至輔
臣張位行取未到國家多艱閣務繁重况又
試期在邇爾該部便會同九卿推堪任的五
六員來用大哉
皇言所以加意閣臣者如此其周至而懇切也彼
時閣臣尚有四員今併具銜者只三員矣彼
時錫爵雖辭尚有幡然之念今其辭愈堅昨
又以疏至矣彼時九卿尚濟濟有人今併九
卿亦缺過半矣
皇上于彼時不難再推五六員而獨靳于今日何
耶豈以時事之易爲耶則中外紛紜之景象
固
聖心所具知也豈以愚臣之足任耶則庸劣不堪
之罪狀亦
聖心所洞燭也即毋論重大事體只如
廷試一事臣若卒然不可知伏在床褥不能強
出誰爲

皇上綱紀而了此乎日前臣在閣眩暈數番幾于
長瞑深以不能供事爲懼今幸而畢役矣其
能不動念而戒心乎自前歲四月至今臣獨
身力疾燭歷奔走者巳滿兩年即金石爲軀
猶將銷鑠鐵石爲腸猶將糜爛此臣所望于
皇上之哀憐也其他毀譽是非功罪怨德皆可付
之東流等之飄瓦不敢復問亦不敢爲
皇上道也昨臣錫爵書來自訴其苦而又憫臣之
苦臣讀之悽然淚下臣廷機又羈棲荒廟進
退無門堂堂

聖朝而使二三閣臣相憐相哀一至此極是豈清
時之盛事哉錫爵疏薦沈鯉郭正域自代此
老臣憂國之苦心亦今日朝野之公論臣竊
願
皇上採而聽之至于在
朝諸臣中其才品尚多可用更望
皇上查二十年之故事槩令該部會推上請多
賜點用而又念大僚缺乏已極併行
點用則不出旦夕閣而朝端赫赫然改觀薄海內外
翕然頌

天子之聖明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請 發都察院題差揭

頃該都察院題請各差巡按案
旨諭令每差一本已經遵奉具題而至今尚無一
差得蒙
允發昨接掌都察院孫瑋揭帖具言各差壅滯之
苦今一時當代者至有二十一差而真定應
天廣東等處則皆久缺未補地方事務尤爲
廢弛今蚤瑋又來見臣言承
皇上簡命俾署院事常懷溺職之憂乃院中事務
以題差爲急而屢請苦請並不見報則安用

其署院爲哉今糧運且到兼理爲難意欲具
辭臣告以大僚乏人誰可代攝勸其且勉強
任勞以稱
皇上委用至意瑋亦無辭而去臣竊惟
祖宗設立巡按官一切官邪民隱皆責其糾察關
係甚重而其行部只以單車不携家室其巡
歷必徧郡國日逐奔馳蓋亦極勞極苦之官
人情所難久處者也故國制每一年一代以
節其勞而恤其私令其精神不倦得以盡其
激揚之職耳今差近者亦已年餘其久者至

二三年不得代情緒困苦往往稱病已歸杜
門謝事公私上下極爲不便而在京應差各
御史意氣方新又不得自效其用均此一官
均此差遣何必靳其當行者而苦其當代者
使在事之臣日嘵嘵呶呶煩瀆
君父爲哉臣之所以不辭冒昧而屢爲之請者蓋
爲此也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祇循舊制將都察院題差各疏
慨賜檢發庶勞逸適均而于地方亦大有賴矣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言時事請補大僚揭

臣竊見今歲入春以來逐日風霾異常黃埃
黑霧匝地連空較之往歲氣候獨惡而又日
久不雨麥苗焦枯人情嗷嗷復以荒旱爲慮
昨河南巡撫官又以兩頭兩口四眼四耳四
足之牛妖來報且備陳地方人民之流離盜
賊之横發岌岌然有禍亂立至之憂其言甚
爲切至以
皇上神聖覽察今日宇內之情形或安或危豈不
洞矚臣每見邊陲有事
聖心極其留念批答處分較常獨速是何嘗一日
忘國家之大計哉顧臣以爲今日之可憂在
邊陲固急而在內地爲尤急內地之可憂在
各省直固甚而在
朝廷爲尤甚大臣者朝廷之股肱也今戶部只
一尚書而外困于多口內困于病魔伏枕哀
號無復展布之望矣刑部自舊歲八月至今
印封貯庫頃雖點用侍郎遠未得至而署印
之官又屢請不報矣兵部戎政原各專官難
以兼攝今只尚書李化龍竭蹶支吾其左右

侍郎亦久不補矣夫兵刑錢穀乃國家精神
命脉所係不可一日缺人料理今或空署無
人或有人而不得其用或得其用而力不能
兼經年累歲玩忽因循事務之停閣而廢弛
者不知其幾假令如此而可以長治久安也
則唐虞之九官成周之六典皆爲冗員而聖
帝明王所爲惟幾惟康率作省成兢兢業業
惟叢脞之是虞者不幾于多事而過計哉臣
嘗竊論今天下必危必亂之道蓋有數端而
水旱災傷夷狄盜賊物怪牛妖尚不與焉承

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絕二也士大夫好勝喜
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氣
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此非
皇上奮然用一番精神率厲振作
簡用老成深慮之士布列朝端將年來廢弛政事
一一講求修舉臣恐
宗社之憂且有萬倍于　者矣至于臣隻身奔
走精力已竭愁困憂思如焚如灼勉強支持
轉加狼狽每念先臣趙志皐陳于陛朱賡死
時閣中皆尚有人今臣若溘先朝露同官遠
者不來近者欲去即求如志皐輩之安然瞑
目亦不可得
皇上不爲臣憂獨不爲天下國家憂乎此又臣之
最切最急而不得不誓死哀鳴者也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三日

乞休第六疏
奏爲病苦旣難支持聞言益增愧懼一去之外
實無他策泣懇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自任事以來以病苦至情哀
籲于
皇上者不知凡幾至于今歲血氣消枯精神昏憒
日甚一日鬚髮之蒼者盡苦變白每一闔眼
便如死人夢中展轉求醒不得游魂飄蕩莫
知所之屢欲杜門求去而苦無代者又見日
來

聖政較前少通芹曝之心尚有冀望故隱忍至今
未敢控陳然亦廩廩乎其有死亡之慮矣臣
只有一子舊歲聞臣疾病自家奔來從史臣
歸留此三月餘見臣事勢如此旦夕難行又
復辭臣而去昨日送之出門尚欲勉強入閣
供事而私衷耿耿嘆骨肉之分離悲此身之
留滯痛哭移時因而僵仆今蚤又接福建恭
政張應槐揭帖責臣優游釀禍而引申時行
趙志皐沈一貫爲戒其言深得肯綮至于悠
悠觀望苟且目前之說則又臣所心服情輸

萬口不能自解者甚哉應槐之謀國忠而知
臣審也夫非獨應槐自鄧澄論臣以來臣之
門生故人移書誚讓者不可勝數臣感其相
愛之情而慚其相責之義默念深思莫知所
處亦不敢以聞之
皇上也今天下隱憂至多而
東宮輟講一事則毋論智愚賢不肖皆知其不
可應槐疏中所云實千萬人之同心即臣日
夜焦思不能安處者亦惟此一事最急縱使
人不罪臣臣亦無顏以立于廟堂之上矣其

或以臣嘗言之而
皇上不聽耶則漢武唐宗中主耳猶能從諫如流
何難于
皇上且
皇上嘗以人言行出閣冊立之典矣又以人言釋
放吳寶秀矣何難于今日應槐之言又鑿鑿
其有據也臣雖欲逃罪安可得哉萬想千思
實無他策只求
皇上亟放臣去如復因循勉留則臣之病與國家
之禍皆日深一日及至決裂之時雖救臣亦

無益矣萬望
聖明垂憐賜允仍卽
勑該部會推閣臣上請點用臣去賢于留死賢于
生不勝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病苦情詞懇切朕心惻然况卿精
力未衰正賴分猷佐理豈可以浮言意欲求去
不必介懷卽出入閣視事其東宮講學會推閣
臣朕知道了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八日

請補閣臣第十九疏

奏爲愚臣萬難再留推補萬難再緩懇乞
聖明卽賜允行事臣昨以抱病被言卽具疏控辭
伏枕候
命雖逐日猶勉供票擬之役甚不自安而又不敢
復有推諉以滋紛紜蓋勢極窮而情極苦其
仰望
皇上之亟補閣臣眞以日爲歲夫寧但臣盡中外
之人情汲汲皇皇有不以此事爲急者乎
皇上卽不哀臣之窮極獨不念輿情之不可拂耶
卽不備恤輿情獨不慮國家之禍不可久釀
耶夫擔石之負非壯夫不勝百里之途非健
足不至股肱心膂之重任非豪傑非常之人
斷不能堪今求之于內而資望相應者固有
人也求之于外而衆所推轂者亦有人也求
之于已事而如言者所引能感悟
聖心者亦有人也四海之大本非乏才
皇上柰何靳之而獨使愚臣長處不堪之地至于
狼狽顚沛而後已耶卽無論釀禍他日而試
覩目前景象已自如此臣又何可一日少留

以誤國家添士大夫一話柄乎明者覩未萌況于巳著故敢不避煩瀆哀懇
聖明卽賜推補使重任得人臣亦可以蚤息肩而去實今日
宗社之至計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

乞休第七疏

奏為病苦日深羈留無益懇
恩亟放以免罪愆事該臣以抱病被言具疏乞罷
奉
聖旨朕覽卿奏病苦情詞懇切朕心惻然況卿精力未衰正賴分猷佐理豈可以浮言意欲求去不必介懷卽出入閣視事其東宮講學會推閣臣朕知道了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誦
綸音仰見
聖明鑒臣苦情勉臣供事

天地父母之心盎然溢于言外臣非木石能不感激但臣年雖未邁而病則已深形雖尚存而
神則已耗兩載驅驅無刻休暇固已不勝其困瘁矣而又百司庶府之事有一壅礙無不罪臣臣之一身如入籠之鳥奮飛不能遊釜之魚煎熬更急有何心情戀此一官徒以
君父恩私臣子分義不能悠然荏苒遷延以至今日而臣之罪遂不可逭矣臣聞之庶人之家有紀綱之僕不能事事將破壞其家或以告其主人則為主人者將逐其僕而別求勤幹

者以代之乎抑將聽其飽食安居置其家于度外乎而為之僕者亦將恬然不顧破壞于人之家而後已乎閣臣者
皇上紀綱之僕也其上者則能積誠悟主康濟艱難德業聞望足以厭服天下之心使身安而志行次者則量力度時決于去就使天下之人雖知其不能而猶亮其非貪戀富貴患得患失之鄙夫最下則貪昧隱忍敗名喪檢而不恤矣舍此三者更無他途臣力不能為其上當勉為其次者亦望
皇上哀憐成就使得遂其微志可以戴顏面于人間也若夫聞言而杜門言已而視事遷出遷入如登塲之傀儡憑人提弄臣竊羞之而
皇上亦安用臣為哉臣區區愚衷實是如此不敢有一毫矯飾以欺
君父自干罪僇至于
東宮講學推補閣臣二事則在今日理窮勢極萬難再緩臣言亦至詳至切無可復陳願
皇上即賜施行若但以知道了之一言而遂了事則天下之望愈孤而臣之罪愈無所逃矣臣

不勝懇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忠清廉慎朕所鑒知况今邊疆多事正倚賴贊襄豈可以浮言堅欲求去卿宜安心亟出入閣佐理愼勿再辭其東宮講學及枚卜朕已知道了
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八日

虜警補官揭

臣杜門乞歸於一切朝致皆不敢言今蚤接
得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帖言虜賊四五萬衆
侵犯遼陽從來聲息之大未有如此甚爲可
憂該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一切戰守之
具無人料理象乾欲
勑下吏部另推就近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以濟
燃眉之急其情甚迫伏望
皇上將象乾疏亟行發擬仍卽
賜批發以便推用以後凡有邊情緊急俱望

皇上留神檢發毋致躭延誤事其所裨于邊計良
不小矣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乞休第八疏

奏爲國事艱危日甚微臣展布愈難
儲講會推萬宜速舉冐死瀆陳懇
恩俞允併賜罷斥事臣再疏乞歸再奉
溫綸
君父之於臣子如此勤篤一介書生何福消受敢
不黽勉驅馳圖報萬一顧臣之求去不在于
人言之指摘而在于衆曲之不安不在于一
身之去留而在于國家之治亂今天下到處
災傷人民死徙畿輔近郊流離載道中州齊

晉更不堪言加之中外空虛人財俱盡一旦
禍作天下人必不以罪他人而專以罪臣臣
觀自古危亂之朝必有姦邪之臣欺君誤國
書之史冊萬世爲僇臣若不去亦當與此等
同被惡名
皇上雖哀臣憐臣欲爲湔雪而不可得臣於此時
悔之晚矣且
皇上之留臣者將以用之也用之則當少行其言
而今章疏不下大僚不補起廢不行差不
發刑部尚書不點請著不報臣之微誠皆不

能得之
皇上至于
東宮講學閣臣會推尤臣所延頸企踵日望
皇上之允行者而兩奉
明旨皆只云知道杳然無期然則臣雖勉留亦復
何益天下人亦誰肯容臣居于此地而默默
無言哉頃者禮部奉
詔修省祈禱臣竊以為祈之於天不若祈之于
皇上蓋
皇上即臣等之天也且天之沛澤猶待風伯雨師

興雲致霧而
皇上一言之發便是甘霖一事之行便成沾溉至
速至神無所停待故臣敢不避煩瀆哀祈
皇上將
儲講會推二事慨賜允行憫臣之窮即賜罷斥
而後將切要時政次第修舉將頃刻之間驕
陽回災旱颸退含太平之理從此可期臣雖
先犬馬塡溝壑有餘幸矣此實臣一念惓惓
不能自已之愚衷若夫疾病昏迷呻吟痛楚
只關臣一身之生死者尚不敢以控于

君父也伏望
聖明俯垂憐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爲正陽門樓被火恭　慰揭

臣在伏枕中不知外事今日午間始聞人言
昨夜二更時分
正陽門火光突起焚燬箭樓人情驚惶以爲災
變臣亦不勝憂懼伏望
皇上仰慰
聖母俯寬
聖懷臣無任惓惓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乞休第九疏

奏爲求去情真遇災倍切懇求
罷斥以免罪愆事該臣被言之後三疏乞歸兩奉
溫綸一尚未發竊計
聖心或亦憫臣窮苦放臣使歸臣義當靜聽何敢
瀆陳但昨見門樓被災大小臣工皆望
聖明勵精圖治維新庶政而臣忝居政本不能盡
忠匡贊極力轉移天災之見咎實在臣則今
日弭災切務宜先以罷臣爲第一義臣若不
激切哀求早避賢路於心何安蓋昔人言宰
相之職在于燮理陰陽鎮安天下今方隅之
內無地不災無歲不災各處撫按之所奏四
川撫臣之所圖聞之刺心觀之墮淚即
輦轂之下亦流亡滿目盜賊公行旱魃未驅
攸復繼哀此殘黎皆
上天所生
祖宗所養以有此性命一旦顛連至此彼雖無所
控訴然當其轉徙溝壑號呼待盡之頃寧不
相與怨詈曰輔相何人使我至此極也此猶
藉口于天也刑部之獄囚八百餘人無賄無

糧難挨旦暮被逮知縣滿朝薦等幽縶多年
未蒙
釋放而各衙門參送人犯皆隨在羈禁不得結局
熱審屆期無人料理古稱一婦含冤三年不
雨今愁怨之氣充滿貫城欝為驕陽蒸為孽
火青天黯慘人類咨嗟凡此累囚亦寧不相
與怨詈曰輔相何人不為我一顧呼也其他
如人才廢棄九列空虛種種厄塞人實爲之
于天何預頃者百官奉詔修省夫修省則必
自閣臣始而臣自省甚明欲修無地伏枕思

惟君非堅求一去決無以塞咎殃而回天意
故不能假前疏之發而冒昧中請伏望
皇上亟先罷臣即行會推人情既協天心必格今
日修省大端更無切于此者至于火焚城樓
占為兵象庚戌之事恐將再見樞臣廷臣皆
有條列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奉
聖旨覽奏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春以來恒
風亢陽又兼門樓被災朕甚儆惕精心虔修消
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豈忍慦然求
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佇望速出贊
襄臣濟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請罷礦稅密揭

臣受恩深重無以報稱今雖以病苦求去豈
能恝然不以國事爲念伏枕思惟我
皇上真千古之
聖主也臨御將四十年
乾綱獨斷海宇乂安而且仁孝無隆寬嚴竝用即
黄帝堯舜之盛何以過之其少爲
聖德累者惟礦稅一事
皇上爲此受多少煩言惹多少閒氣惹天下後世
多少說話其實所積之物終歸無用乃將巍

巍蕩蕩之聲名被其玷鈇臣竊惜之此事行
來已久閭閻膏脂亦已罄竭故一遇凶荒百
姓便流亡死徙不自聊生至于今歲更苦更
甚近而京畿遠而山東山西河南又遠而四
川百姓餓死無數樹皮草根無不剝盡骨肉
相食慘不忍言官司無計可以拯救惟有坐
視其死坐待其亂而已人情嗷嗷咨嗟怨嘆
皆歸咎于榷稅之害若一夫作難必相響應
如漢之赤眉黄巾隋之竇建德唐之黄巢秦
宗權皆因饑窮倡亂毒流四海而國祚隨之

甚可鑒也今災傷處多甚難賑濟惟有
亟罷礦稅可以收拾人心使其雖餓死不忍爲亂
而且歡欣鼓舞感戴
皇仁書之史冊亦永爲千古美譚豈不盛哉臣區
區愚衷實以此事爲今日第一義而不敢露
章以請故力疾手書密封上
聞並未嘗告之一人伏望
聖明親發德音頒自內庭豈但宗社生靈之幸其
於
聖德聖治亦大有補焉若刑部署印無官獄訟停

閣兵部揭帖拿獲强盜許多無處送問亦
爲可慮統望
聖明即命官署掌或臣前所擬未當
聖意亦乞發下再擬奏請
聖裁臣不勝冒昧陳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請賑荒揭
該臣旬日之內又有兩疏乞罷俱未蒙
發竊計
聖心俳徊必有
允臣之意矣臣 惟虔禱以俟未敢再陳但蓋臣之
誼雖身已去國猶不忘社稷之憂況臣一日
未去則一日不能恝然今何時也逐日風霾
經年不雨自京畿以至山之東西河之南北
又至于西蜀蓋天下大半皆成赤地流離餓
莩之狀至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近且有父食

其子者矣村墟市肆稍有貨物米穀輙公行
搶奪莫之能禁若復旬日不雨又不知作何
景象往者劉六劉七石和尚趙風子鄢本恕
之類皆以饑荒作亂荼毒生靈地方力不能
制至出京兵調邊兵擾動數年糜費無筭僅
乃勝之豈在今日能晏然而無慮耶虔我
皇上之意必以年來災傷言者動稱禍亂而卒皆
不驗故漫不加省耳不知前此雖災民間尚
少有贏餘有司尚能設法賑救今公私罄盡
無可柰何如癰疽之病屢發則難醫奔潰之
流久防則必决理窮勢極豈復可僥倖希冀
如前此之不亂乎卽使不亂而甘心束手就
於死亡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亦寧不惻然而動念乎而
皇上向年之所爲步禱
郊壇發帑遣官到處賑濟者又何爲也今編戶齊
民中有發心修善者尚能捐金布施自種福
田況我
皇上至聖至仁千古罕儷內帑之積克牣如山豈
不能割其毫毛救元元於溝壑之中貽

宗社以無疆之慶哉
皇上試一發德音而臣民鼓舞歡聲聚而爲雷喜
氣蒸而成雨傳之寰區書之史冊卽桑林雲
漢猶掩其徽是亦千古一大快事也果何憚
而不爲乎臣非不知此事言之極難不宜輕
瀆但旱災如此必不得不救舍此之外又別
無救法故臣今日亦不得不言言又不得不
出於此如
聖明高見另有處分可以拯此危急則亦可
傳諭臣下使之奉行不當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

耳臣伏枕待罪又復嘵嘵自知愆戾統望
聖慈俯垂鑒宥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宣諭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三疏乞罷伏蒙
欽遣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覽奏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
春以來恒風亢暘又無門樓被災朕甚儆惕精
心虔修消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豈
恐怒然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竹
望速出贊襄匡濟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

恭設香案扶掖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泰職無狀不副物情蒿目時艱匡維
無策真病真窮無可告語不得不哀祈
君父憐憫放歸乃蒙
皇上屢渙溫綸諭令入直不誅其誤國之罪而嘉
其憂國之忠不以災旱頻仍委咎于股肱之
失職而以精虔修弭自盡其儆惕之誠心蓋
非但勉臣以使留而且復為臣而任過卽
天地父母之德何以復加凡血氣心知之倫豈能

忘報推是

恩諭其分欲消受以何從志困于才願驅驅而無力不可則止不能則止已自萌于夙心以道事君以人事君恐終遺其始願况此天變人窮之會正當舍舊謀新之時臣留則深誤于畋幾而去或不妨乎賢路此所以徘徊躑躅而不能自已于哀鳴也臣不勝悚惶感戴之

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乞休第十疏

奏爲

天恩愈重國報愈難泣血陳誠自甘罪戾仰祈憐

故事該鴻臚寺官奉

旨宣諭趣臣入閣臣已具疏陳謝外竊惟人臣受

恩至閣臣而極其官尊祿厚亦至閣臣而極以分義言則犬馬猶知報主而况于人以俗情言則富貴人所同欲而臣何獨不然矧

君命薦至鴻臣爾將何物豎儒徼此隆遇即使臣旦暮死亡而有益于

君父臣不辭也惟是臣願呼籲雖迫

天聽尚高始曰知道繼曰候旨又繼曰稍候

綸以漸而加溫事猶然而如故所以爲臣之一身則厚矣如

宗社之計何臣若藉此以強顏亦可矣如誤國之愆何今亢陽已極如焚如蒸每日間雲氣乍騰狂飆隨起方仰天而望雨忽走石以飛沙豈彼蒼明示震怒欲困此下民耶抑

聖心善念初興復有阻遏而天亦以此應耶漕運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河水已枯泉源盡竭數

百萬漕糧豈能飛到新點河臣未知何日受
事而帶管河務之漕臣又以人言杜門辭疏
不發臣頻爲催請而不能得此非但漕舟阻
滯而聚百萬之饑民睥睨其旁臣恐其禍更
有不忍言者矣臣每念及此輒欲涕泣竊計
群臣之中必有絕倫超群之才補天浴日之
手可爲國家濟此危急而
皇上猶不允會推但云稍俟臣愚以爲天下之事
凡有所俟者必其今日不可明日方可此時
未急他時始急也以今事勢度之可乎不可

乎急乎不急乎以爲必不行則無可俟以爲
必行則不宜俟俟之一字其誤事真不小矣
臣愁苦之後舊疾益深溺血痔瘍呻吟痛楚
卽欲黽勉自力以奉
上命而天實困之無可柰何一念杞憂又不能自
已故復冒死瀆陳若此伏望
聖明俯允賜歸亟行推補仍將目前最急如刑部
掌印賑荒諸務
併賜舉行庶天意人心猶可挽回不至于大亂而
不可收拾矣其

東宮講學尤萬分難緩或以炎暑爲期
明諭秋凉出講以慰天下喁喁仰望之情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拯荒揭
題當此旱災爲虐之時臣忝居輔弼乃以奉
職無狀病苦不堪杜門待罪甚懷踧踖每日
晨昏必扶掖叩拜少助我
皇上爲民祈禱之誠其不敢匍匐入直者實以人
言紛紜日相罪責臣若強出則攻者復至毫
無益于國家之事而反取辱招尤以累
君父此臣之所以展轉于衷而無可柰何者也昨
接九卿諸臣揭帖其爲災民請命至切至苦
言言皆真字字欲涕不知曾經

御覽與否諸臣又移書責臣不爲力請臣伏枕殘
生叩
闔無路惟有愧死尚復何言
皇上引咎責躬齋心虔禱業已多時而雨澤猶慳
風霾轉甚夜來狂飈大作震撼怒號大地幾
于動搖人心增其恐懼荒凉淒慘之景象
皇上卽深居高拱亦必有動于
聖衷矣其諸臣疏中所言百姓流離父子相食之
狀
皇上或不信則使人一訪之而可知也人情當窮

迫之後何事不可爲一旦相聚爲亂迫近國
門于此時而下蠲賑之令人亦不感卽欲用
兵剿除人亦不肯用命
皇上雖有金如山誰與共守天下事尚忍言哉爲
今之計必
發帑金數十萬分道賑濟庶幾猶可少救如
聖意未能慨然亦乞先發二三十萬再令外間設
法措處以相補助其所以必用帑金者蓋欲
百姓知出自
皇上特恩歡欣感戴一金而可當數金之用耳不

然天下之財孰非
皇上之財而臣等何爲苦苦陳瀆必欲割其所甚
愛以自取違忤之罪哉今二麥已焦秋種亦
過卽使目前得雨亦無濟于事賑濟一策萬
難再緩臣聞畿南真保一帶每日死者常有
數于人早賑一日便有數于人得活幾輔如
此其在各省又當何如非我
皇上誰能發此大慈悲心作此無量功德此實臣
等之所日夜延頸而企望者也謹望
闕百叩首流血以

諦不勝悚息哀鳴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賑荒

聖諭回奏

該文書官趙金傳捧

聖諭二道到臣私寓諭內閣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饑饉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實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又

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

浙直稅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令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十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令一併諭卿知欽此臣方伏枕中一聞

德意不勝懽忭鼓舞頌

聖母慈澤振古未聞

皇上仁恩與天無極蓋任姒遜其徽而堯舜讓其烈矣普天臣民孰不感戴祝

聖母

皇上萬壽無疆永造蒸黎之福也臣謹即傳諭該

部遵奉施行更擬
勑諭一道恭請
聖裁臣又見
皇上將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俱留二季充
賑饑
浩蕩之恩此數處已皆沾被惟四川饑荒不下數
處福建水災異常各撫按具奏至懇至切而
稅銀尚未蒙留不無向隅之嘆臣於
諭中敢僭擬及此皆出自
聖恩非臣所敢瀆請但愚衷如此不敢不盡伏惟

聖明裁改施行不勝大幸幸于時政緊要人情切
望如刑部掌印推補閣臣之類伏望
皇上益擴宥協弘敷解澤渙賜舉行使頃刻之間
斯世便為唐虞萬古永傳盛美豈不休哉仍
望
皇上將中外感戴之情轉奏
聖母以仰慰
慈念以永綿無疆福履所有
聖諭臣謹藏內閣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請速治棍賊并二等及內官揭
近以災傷之故盜賊縱橫即
輦轂下亦公行剽掠莫敢誰何昨接邸報京營
科臣朱一桂與巡城御史王孟震揭報皆稱
捕獲盜賊又被脫逃至于神棍由一等儀惡
異常害人無數今雖拘繫而其黨又肆脫虎
伺希圖搶去聞此輩聚集千百為群若復縱
容不治臣恐旦夕之間且有蕭墻之禍而京
師不得安枕矣昔人救荒之法皆以治盜為
先良以窮民困迫易與為亂一搆難端便難

翦撲況都門之內逼近
宸居奸宄所聚尤宜慎防尚不可以為泛常而不
加之意也伏望
聖明亟檢各衙門參疏盡送法司究治并
點刑部尚書或命官署印作速鞫問不至淹繫各
城以生盜賊之心豈非今日弭亂消萌一切
務哉至于事干內臣亦乞
發司禮監查究以息外議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捐俸助賑疏

奏為捐俸助賑事今歲災傷蒙

聖母

皇上發帑賑濟至下

中宮以下亦皆捐助

恩德至厚臣備員輔弼深愧素飧當為

國以分憂尚何心而獨飽光禄數省但荒饑民以千萬計非十餘萬金所能周濟臣恨不能剜肉割肌救此垂亡之命謹捐俸一年助賑臣知滄海之枯無資于涓滴然使溝渠之莩

微潤乎升斗是亦臣區區之一念也臣不勝

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